平江不肖生著

足本
大字

江湖奇俠傳

下册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江湖奇俠傳

平江不肖生著

下册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第八一回　賓朋肆應仗義疏財　湖海飄流浮家泛宅

話說知圓聽了青年和尚那種奇異的報告，卽起身走到那倒地的青年和尚跟前一看。燈燭之光照得分明，不是死了是甚麼呢？知圓不由得躊躇起來！暗想：「卜巡撫官居極品，大概他所到之處，必有百神呵護。這彌勒布袋取去，便是他生死的關頭，所以百神要保護他的性命，就得是這般顯點靈應出來，使我好消滅殺他的念頭！不過我今日不殺他，來日他必殺我！像紅蓮寺這麼好的基業，一旦敗露不能再在此地立脚，卻教我們到何處更創一個這般穩固的所在呢？他既不肯剃度，難道因取彌勒布袋的人死了，便饒了他放他出去不成？生死原有一定，安知不是這小子應該得急症病死，適逢其會在這時死了！我倒不相信眞有神靈如此保護這狗官！我命裡若也註定了要死在這時候，就躲也躲不了！我何不親自動手將布袋提過去？」

知圓這麼一想，立時似乎下了一個決心。才向布袋跟前移了兩步，正待彎腰伸手，猛覺得呼的一陣旋風，房中的燈燭，登時齊被吹熄了；有幾盞燈竟被那風颳倒在地，祇吹得知圓毛骨悚然！連忙伸起腰來，左手揑訣，口中念動禁壓妖魔鬼怪的眞言。這是知圓和尙的看家本領，無論山魈、野魅、鬼怪、妖精，那怕在百里以外，知圓將這種眞言念動，立刻都不能行動！惟有俯首貼耳的，聽知圓的指揮號令！知圓何以有這般本領？畢竟他是如何的來歷？前幾回連篇累幅的寫紅蓮寺，卻沒工夫把紅蓮寺的歷史敍述出來。大概看官們心裡總不免有些納悶！以爲光天化日之下，逼近省會之地，怎的會忽然鑽出一個這般鬼鬼祟祟的萬惡紅蓮寺來？一定是不肖生活見鬼，青天白日在這裡說夢話！

看官們不要性急，這是千眞萬確的一樁故事！諸位不信，不妨找一個湖南唱漢調的老戲子，看是不是有一齣火燒紅蓮寺的戲？這戲在距今三十年前，演的最多，祇是沒有在白天演的。因爲滿台火景，必

在夜間演來才好看！不過演這齣戲，僅演卜巡撫落難、陸小青見鬼，甘聯珠、陳繼志暗護卜巡撫，與卜巡撫脫難後火燒紅蓮寺而已。至於知圓和尚的來歷，戲中不曾演出。並且當時看戲的，都祇知道知圓的混名鐵頭和尚，少有知道他法號叫知圓的。在下卻破工夫打聽了知圓的一生履歷，正好趁這時分寫出來。

知圓的俗家姓楊，原籍河南人。他父親單名一個幻字，二十五歲上就點了武狀元，專好結納海內豪傑之士。論到楊幻的武藝，能大魁天下，自然是了不得的高強！不過他點狀元的本領，是他極不得意的功夫；他得意的功夫，爲一般會武藝的行家所推崇佩服的，在會試場中都用不著！

他最會縱跳和使放暗器，身體魁梧奇偉，無論甚麼有眼力的人，一眼看去，無不以爲他這麼高大的身材，必然笨滯不堪！誰知他上起高來，竟比猢猻還加倍輕捷。渾身筋骨，要硬便硬如鋼鐵，要軟便軟如絲綿。身材矮人鑽不過去的縫隙，楊幻鑽過去倒像綽有餘裕，一點兒也不覺得那縫隙仄狹了。

尋常會武藝的人使放暗器，儘有準頭極好，百發百中的。然普通祇能近放，不能遠放。就是有力量能放遠的，也祇能在那毫無遮攔阻隔的地方打人；若在樹林當中，及有窗格阻擋的所在，暗器便發放出去，也不能遠，效力是更差了！惟有楊幻的暗器，不拘在甚麼地方，祇要有一線之路，能看得見心裡想打的人，不問上下左右有多少層障礙，他的暗器能照著那一線之路，直射過去。他練習暗器的時候，每在牆壁上掏一個茶杯大小的窟窿，點一枝線香在牆那邊，他立在牆這邊，暗器從窟窿中打過去將香頭打滅。後來練習的日子長了，能在黑夜之中，暗器穿過兩層牆洞，將點在第三間房裡的香頭打滅。凡是有人使用的暗器，他無有不會，無有不精！

他祖傳的產業，原極豪富；自奉卻非常儉約，銀錢專用在交遊上面。祇要是有點兒能耐和聲名的人，走他家經過，或是專誠去拜訪他的，他總得奉送些程儀。若有緩急去求他幫助，看需要多少，開出口來，沒有不如數奉送的。受他殷勤款待與銀錢幫助的人越多，楊幻兩個字的聲名也越大！

那時在江湖上一提起楊狀元，不問認識不認識，都得稱讚一聲：仗義疏財的好漢！後來楊幻的家產

被楊幻沒限制的贈送得精光了；在原籍不能居住，一則因為遠處聞名的人，不知道楊幻的處境不如從前，以為永遠是一個可擾之東，源源不斷的來楊家拜訪。楊幻慷慨慣了，一旦沒力量幫助人，面上覺得很慚愧！二則因家境既不寬舒，便不能款待朋友；他是生性好友的人，沒有朋友在一塊兒盤桓，更覺得索居無味！有這兩個原因，祇得離開原籍出門訪友。

這時楊幻的年紀，已有了五十多歲。祇有一個兒子名從化，年已十六歲了。楊從化得他父親傳授的武藝，雖趕不上他父親那般高妙；然不但和他一般年齡的人，沒有能敵得過他的，就是從來在江湖上稱好漢的老手，看了他的功夫，也都得說一句後生可畏，不敢存與他嘗試的心！

楊從化才到十歲，他母親便死了。楊幻也沒續絃，也沒納妾。楊幻一帶著楊從化出門，原籍地方就沒有楊幻的家了，楊幻父子到處遊行訪友。

這日在陝西境內，坐船經過一處很大的碼頭，天色已將近黃昏了。船靠碼頭的時候，楊幻坐在艙裡，推開窗門向碼頭上看熱鬧。祇見離船約一箭遠近的岸邊，有一個大石巖伸在水裡；石巖上巍然矗立著一個和尚。右手撐著一條臂膊粗的禪杖；左手握拳抵在腰間，挺胸昂頭，豎起兩道濃黑如漆的掃帚眉，睜起兩隻光如閃電的巨眼，不轉睛朝船上看著。

楊幻一見面，就不由得吃了一驚！暗想：我自己的身材已是很魁梧的了；這和尚祇怕比我還要高大一倍！這和尚的年紀雖也不小，然像這樣金剛一般的氣概，出門怎用得著撐拐杖？並且看這拐杖的形式，十九是用純鋼打就的，怕不有一百來斤重！看他兩眼露出兇光，下死勁釘住在我這船上，難道曾和我有甚仇怨，知道我今日到這裡來，特地先在此地等候我嗎？祇是我平生並不曾見過這樣的和尚，也不曾有開罪和尚的事！我於今也不管他是不是有意來與我為難的，今夜祇小心一點兒睡覺便了！

楊幻心裡這麼思想著，兩眼懶得與那和尚對望了，移向碼頭上閒看了一會；再向石巖上看和尚時，已不知在何時走到何處去了！這夜楊幻父子都不敢安然就睡，準備那和尚前來有甚麼舉動。但是提心吊

膽了一夜，直到天明，絲毫動靜也沒有！楊幻不由得暗自好笑道：「我眞是疑心生暗鬼！白擔了一夜的心思，不敢安睡，誰知是偶然遇著！祇是這和尚雖不知道我，我旣遇見他，倒得上峰去訪訪他，看他的本領畢竟怎樣？這和尚在此地的聲名必不小，逆料沒有訪不著的！」

楊幻父子所坐的船，是單獨雇的，行止可以自由。因爲他父子的目的在訪友，沿途遇著名人、好漢，隨處都得流連。

這日楊幻吃了早飯，卽帶著楊從化上岸，專訪本地的叢林古寺，卻不見有那般模樣的和尚。找著地方年老誠實的人打聽，也沒人知道有這麼一個和尚。整整的訪了三日，不曾訪著，祇得罷了！

第四日仍開船向前進發。行了幾十里，天色向晚，又到了一個埠頭停泊。每次泊船的時候，楊幻照例憑窗向岸上眺望。想不到一擧眼，又見那個和尚，仍是與前日一般的眼睜睜向這船上望著，右手還是撑著那枝臂膊粗的黑色禪杖！

楊幻心裡想道：「難道這番也是偶然的遇著嗎？我看這禿驢的神情，逆料他對我必不懷好意！我平生雖不曾有事得罪過和尚，祇是和尚是凡人做成的，說不定這禿驢在未出家以前，曾與我有甚麼事過不去！我當時不留意，相隔的年數多了，他又出了家，改變了裝束模樣，我見面不認識他，他是存心圖報復的，自然能認識我！有一句古話說得好：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他若不是爲尋仇報復，使不應該是這般跟著我，現出這樣神氣來！我乘他不防備的時候，賞他一袖箭，我寧可錯殺了他，不能因姑息之念，反爲他所算！」

主意旣定，再看那和尚，正掉頭望著後面。楊幻不由得暗喜道：「這眞是絕好的機會！」一點兒不躊躇，右手一起，一枝箭早已如掣電一般的，直向和尚的後腦射去！楊幻自以爲一箭射在沒蓄髮的光頭上，至少也得射進去兩寸多深，將腦髓射出來！那知道事實完全與理想不對：那箭不偏不倚的射在和尚後腦上；祇聽得喳的一聲，就和碰在鋼板上一樣，不但沒射進去一分半分，反碰得那箭射囘來，足有一

兩丈遠近，落到水裡去了！和尚彷彿吃了一驚似的，一面用左手在袖箭射著的地方搔著，好像表示射著的地方，如被蝨子咬著一般的癢！一面掉轉臉來，望著楊幻含笑點頭。

這一來，倒把一個見多識廣、武藝高強的楊幻，弄得不知待怎麼才好！此時船已靠好了碼頭。那和尚便拖著禪杖，一步一步的向船跟前走來，現出滿面的笑容，不似以前那般橫眉鼓眼，兇不可當的模樣了！楊幻這時心裡雖甚後悔不該魯莽動手，然事已到了這一步，吉凶禍福，已來不及計慮了！惟有連忙吩咐楊從化在隔艙蹲著，端整兵器在手；準備和尚一動手時，就冷不防的鑽出來，幫著廝殺。自己也將應手的兵器，安放在便於攜取的地方；裝出安閒的樣子，走出艙來。

祇見和尚已到船頭立著，將禪杖倚在身邊，雙手合十，迎著楊幻笑道：「來者果是楊狀元麼？貧僧迎候了好幾日。祇因不知究竟是也不是，不敢冒昧進見！幸蒙賞賜了這一袖箭，貧僧方能斷定，若不是楊狀元，他人決不能打得貧僧的頑皮這麼發癢！眞是幸會之至！」這幾句話，祇說得楊幻的臉紅一陣，白一陣；祇是看和尚說話的神氣，甚是誠懇，並沒帶著譏諷的意味，也不像是前來尋仇報復的，祇得也陪著笑臉，抱拳，說道：「不知大和尚法諱怎麼稱呼？寶剎在那裡？何以知道不才會來此地？」旋說旋讓和尚進艙裡，分賓主坐定。

和尚接著答道：「貧僧法號無垢。這番因雲遊到陝西，在西安報恩寺雪門師叔那裡，聽說楊大居士已動身來陝西訪友。貧僧久慕大居士的聲名，本打算親到河南來拜訪，無奈一晌都不得方使！近來正喜有機緣可以成行了，偏巧小徒從河南回來，據說：曾到了大居士府上，適逢大居士已離開原籍，出門訪友，並無一定的行蹤。貧僧聽了，惟有自嘆緣慳！卻想不到一來西安，無意中倒得著了大居士的蹤跡，所以特地來河邊等候！」

楊幻見無垢和尚說得這般懇切料知決無惡意。忙起身拱手道：「承大和尚如此厚意殷勤，不才眞是又感激，又慚愧！大和尚剛才說西安報恩寺的雪門師叔，不知是不是和江南周發廷老爹同門的雪門師傅

？」無垢連連點頭，笑道：「正是他老人家！居士原來和江南周老爹相熟麼？那是貧僧的師伯。」楊幻笑道：「江南周老爹誰不知道，更是不才平生最服膺的老輩！聽說周老爹同門兄弟，並雪門師傅祇有三人；還有一位田老師，多年隱居不出，外人知道的很少。想必大和尚的尊師，就是他老人家了？」

無垢和尚微笑點頭道：「貧僧俗姓田，字義周。居士所說的，便是貧僧的俗父，已於五年前去世了。」楊幻喜道：「怪道大和尚有這等驚人的本領，原來是大名家之後！我眞是肉眼凡胎，唐突了大和尚，罪該萬死！」

無垢和尚擺手，說道：「居士不用客氣，貧僧雖是出了家；然貧僧的功夫，不是在出家後練的，你我都是同道的人。貧僧因聽得小徒說：居士有一位公子，功夫甚是了得，居士帶著一路出門。何不請出來給貧僧見見？」楊幻謙遜道：「小孩子頑劣不堪，怎夠得上說功夫！」旋說旋向隔艙叫道：「我兒快出來向大和尚請安！」

前艙說話，楊從化在後艙聽得分明。連忙放下手中兵器，理了理身上衣服，應聲出來，恭恭敬敬的向無垢和尚行禮。無垢慌忙雙手拉了起來。兩眼在楊從化渾身打量了一遍，不住的點頭笑道：「好氣宇！好骨格！怪不得小徒再三稱讚！」楊幻問道：「令徒是那位？曾見過小子麼？」無垢道：「自然是見過的。」說著，拉了楊從化的手問道：「你今年有十六歲了麼？」楊從化應是。

無垢又問道：「從幾歲起練功夫？」楊從化道：「五歲。」無垢叫著哎呀道：「練過十一年了，難得難得！你也讀過書，認識字麼？」楊從化道：「書也略讀了些；字也略認識一些。」無垢道：「書是從幾歲讀起的？」楊從化道：「也是五歲。」無垢聽了，歡喜得哈哈大笑道：「書也不間斷的讀了十一年。像這般文武全才的童子，除了你恐怕沒有第二個！」楊從化不做聲。

楊幻在旁謙謝道：「大和尚太誇獎他了！小子今日能遇見大和尚，實可謂之三生有幸！得懇求大和尚玉成他才好！」說罷，起身對無垢一躬到地。無垢欣然答道：「令郎合該與貧僧有緣！貧僧在十年前

雖收了一個徒弟，祇是他有他自己的事業，不能隨侍左右。多久就存心要物色一個，無如稱我心願的實不容易找著！就是我那小徒，也隨處替我留意，因此見了令郎，對貧僧稱道不置！」楊從化生性極聰明，聽得自己父親求無垢玉成他，無垢已應允了；不待他父親開口，卽雙膝往艙板上一跪，搗蒜一般的叩了四個頭。

無垢很高興的坐受了。對楊幻說道：「貧僧近年募化十方，已在湖南長沙、瀏陽交界之處，買了些田地。那地方原有一所古寺叫紅蓮寺，規模不大，地形卻甚好。貧僧已從四川、陝西兩省，雇了二三十名很工巧的泥木匠，到湖南重新蓋造起來；此刻已造成一所大寺院了。那地方最好修鍊。令郎既拜給貧僧做徒弟，就得跟隨貧僧到紅蓮寺去。不過出家不出家，倒可聽憑尊便，那是不能勉強的！」

不知楊幻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再說。

第八二回　述根由大禪師收徒　隱姓氏張義士訪友

話說楊幻聽了無垢的話，笑道：「師傅知道我父子此刻雖不曾出家。卻已沒有家了麼？十年前我父子在河南原籍，不但有家，並是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大家。自己家裡的眷屬奴僕不在內，就祇每日在我家盤桓的親戚朋友，至少也有四五十人，這還不是熱熱鬧鬧的大家嗎？誰知敝內去世後，家政經理無人，家業便一年不如一年的凋零起來！漸漸供給不起親友，親友也就漸漸的疏遠不大上門了；更漸漸蓄不起奴僕，奴僕也就一個一個的換上主人了！所有相依不去的，祇有這個小子！爲人到了這一步，還有看不透的世情嗎？這小子若沒有安頓的所在，我也捨不得就此不顧他；於今旣遇著師傅了，正是他的福報！他果能卽時皈依三寶，求師傅剃度，我心裡不但沒有捨不得的念頭，並且深慶他能得所！」無垢合十口念阿彌陀佛道：「這就更難得了！」無垢和尚這夜就在船上歇宿。

十年前收的那位高足，畢竟姓甚名誰？既到寒舍見過小子，一定也見過我的，我祇是想不起何時來過會武藝的出家人來！」

楊幻陪著談論了多少時事，評騭了多少人物，忽然想起無垢所說的徒弟來。忍不住問道：「師傅在

無垢略沉吟了一下，笑道：「我那小徒原不曾出家，居士如何想得起來呢？居士不是外人，貧僧不妨直說。小徒到尊府去的時候，貧僧雖不知道他假託甚麼姓名，然可料定他決不肯將眞姓名說出。因爲他身上的案件很多，在河南地方說出眞姓名來，多有不便，並且怕拖累居士！居士廣結納天下豪傑之士，張汶祥這個人，居士曾聽人談起過嗎？」楊幻道：「不是四川的梟匪頭目張汶祥麼？」無垢和尙笑道：「除了那個張汶祥，那裡還有第二個張汶祥，夠得上稱天下豪傑之士呢？」

楊幻也點頭笑道：「那是時常聽得有人談起他，說他武藝高強，性情豪俠，實在是一個數一數二的好漢！不過談論他的人沒一個不嘆息他，說他可惜走錯了道路；以那麼好的天資能耐，不走向正路上去建功立業，將來封妻蔭子。卻專一結交川中無賴，成群結隊的販私鹽！聽說幾次與官兵對壘，都是張汶祥打勝了；官廳幾番想招安他，他不但不理，並殺戮了好幾名官員。弄得官府沒有法子，祇好懸重賞捉拿他！我聽了張汶祥這種行爲，也委實有些替他可惜！大師傅的高足，就是張汶祥麼？」

無垢也嘆了一口氣，說道：「凡事不是身歷其境的，不容易明白！以張汶祥的聰明智識，何嘗分辨不出邪正？譬如騎在老虎背上的人，豈不自知危險，急想跳下虎背來？但是不跳下，不得近虎口，跳下來反不能免了！如果有方法能跳下虎背，又可免遭虎口，張汶祥早已改邪歸正了！」

楊從化偏著頭思索了一會，忽向無垢問道：「張師兄是不是三十來歲年紀，長條身體，紫色臉膛，兩道長眉入鬢，說話略帶些口吃的呢？」無垢笑道：「你何以見得這般模樣的是他呢？」

楊從化望著楊幻，說道：「爹爹不記得那個姓趙的嗎？他說姓趙行一，就叫趙一，沒有名字。他去後，爹爹不是很覺得奇怪嗎？說像他這般本領高強的人，應該早有很大的聲名了，怎麼就叫做趙一？而

趙一這兩個字，卻從來沒聽人談過呢？我當時聽得爹爹這般說，也疑心必是有名的人；或者因恐怕敵不過爹爹，壞了自己聲名，所以不說眞姓名！依師傅的話推想起來，那趙一不是張師兄，還有誰呢？」楊幻沉吟著沒開口。

無垢已笑道：「倒是你推想的不差！你且說那趙一是何時到你家去的？在你家是怎樣的情形？」楊從化道：「那趙一在三年前到我家，祇歇宿一夜，就推說事忙走了。初時談論拳脚武藝，不肯和我爹爹較量，言動很是恭敬，很是客氣。問我練了些甚麼功夫，似乎十分仔細；後來定要和我交手，我推辭不掉，祇得和他走了兩趟。他卻祇是招架，絕不回手。我見他身體矯捷得非常，祇顧向後閃退，打算將他逼到沒有退路的地方，看他怎樣？祇見他背貼著牆壁，牆壁就洞穿了一個和他身體一般大的窟窿，用斧頭鋼鑿鑿成，也沒有這般迅速，這般齊整！我記得他次日臨走的時候，笑嘻嘻的向我連說了幾句後會有期。」

楊幻說道：「怪不得那人有如此高強的本領，原來是老師傅的高足！我眞粗心，當時也不知道根究他一個來由。」無垢道：「居士當時不根究他的來由也好！小徒生性甚是多疑，他去府上原是好意，沒得因無意的根究他來由，倒使他好意變成了惡意！」

楊幻父子這夜又和無垢談論了一會，就彼此安歇了。

次日，無垢帶著楊從化要走。楊幻心裡總不免有些依戀，對楊從化說道：「你的緣法好，能得著這樣的高明師傅，更有那麼了得的師兄！祇要你能不辜負你師傅的栽培，將來的造就，實不可限量！我現在已年將花甲，此後得一日清閒，便是享受一日的福報！沒有重創家業的心，自然沒有再行住家的事，遊到那裡是那裡；在何處死了，便在何處掩埋！

「你此去但一心伺候師傅，不可想念我！我若有緣遊到湖南，必來紅蓮寺瞧你。你會著你師兄張汶祥的時候，說我問候他。他的境遇，我因與他只有一面之緣，不得而知。不過我十分佩服他是好漢，也

十分愛惜他這個好漢。師傅說他騎虎不能下背，自是實在情形！但是我有一句話奉送他，就是勸他得好休時便好休；綠林祇是好漢暫時存身之地，不是終身立足之區！他既得高師，出家豈非跳下虎背的第一妙法？」

楊從化流淚，說道：「爹爹的話，孩兒牢記在心，遇見師兄便說！」楊幻又拜託了無垢一番。無垢才帶著楊從化作辭去了。楊幻從此單獨一個人，遊蹤無定。不知遊了多少年？何時死在何地？正應了那句不知所終的老話了。

於今且說楊從化跟著無垢和尚，一路並不耽擱的回到紅蓮寺。這時紅蓮寺裡，已有十來個和尚，都是無垢和尚的徒弟。寺裡雖一般的供奉了佛像，祇是並不開放給俗人燒香禮拜。無垢和尚在寺裡的時候，每日由無垢率領著衆和尚做幾次照例的功課；一到夜間關閉了山門，無垢便督率著衆和尚練習武藝。楊從化聰明出衆，武藝本來在衆和尚之上，無垢更特別的喜愛他，盡自己的能耐傳給他。楊從化一因沒有六親眷屬，心無罣礙；二因年輕沒有損友引誘他入邪途；除學做佛堂功課以外，能專心一志的練習武藝。無垢在衆徒弟中，獨喜愛楊從化，也祇最信用楊從化。寺中有許多內容，衆和尚所不知道，楊從化無不知道。

原來這紅蓮寺，表面雖是無垢募化十方得來的銀錢，蓋造這一所寺院做淨修之所的。實在就是張汶祥拿出錢來，由無垢經手蓋造這寺院，爲他自己將來下台地步的！所以泥木匠都從四川雇來；暗室機關，造得異常巧妙，非深知內幕情形，不但在房裡房外，都尋不出一點兒可疑的破綻來，儘管動手將這一座寺院拆毀，夷爲平地！也不會顯出可疑的地方！是這般建造紅蓮寺的主意，果然不是無垢和尚想出來的，也不是他徒弟張汶祥想出來的，這其中還有一個才高八斗、足智多謀的人物在內！這人是張汶祥的把兄，姓鄭，單名一個時字。

講到張汶祥的事，因爲有刺殺馬心儀那樁驚天動地的大案，前人筆記上很有不少的記載，並有編爲

小說的，更有編爲戲劇的。不過那案在當時，因有許多忌諱，不但做筆記、編小說、戲劇的得不著實情，就得著了實情，也不敢照實做出來編出來！便是當時奉旨同審理張汶祥的人，除了刑部尚書鄭敦謹而外，所知道的供詞情節，也都是曾國藩一手遮天揑造出來的，與事實完全不對！在下因調查紅蓮寺的來由出處，找著鄭敦謹的女婿—爲當日在屏風後竊聽張汶祥供詞的人—才探得了一個究竟。這種情節不照實記出來，一則湮沒了可惜；二則在下這部奇俠傳，非有這一段情節加進去，否則荒唐詭怪的紅蓮寺，未免太沒來由！因此儘管是婦孺皆知的「張汶祥刺馬」故事，也得不憚詞費，依據在下所探得的，從頭至尾寫出來，替屈死專制淫威下的英雄出一出氣！

閒話少說。且說楊從化到紅蓮寺有了半年，與聞了無垢和尙與張汶祥的一切秘密。這夜已在二更過後了，楊從化在夢中被人推醒。張眼看時，還彷彿認得出是幾年前在河南原籍和自己交手的趙一。心裡早已明白就是大師兄張汶祥，並非眞個姓趙行一。連忙翻身坐起來，正待稱呼他一聲大師兄。

張汶祥已笑著開口說道：「楊公子久違了！還認識我趙一麼？」楊從化已下地對張汶祥叩頭行禮，口稱大師兄道：「自從來此半年，無一日不想念大師兄！」慌得張汶祥連忙陪禮，笑道：「楊公子爲何稱我趙一爲大師兄？」楊從化正色道：「還在這裡楊公子、楊公子，我眞不敢和大師兄說話了！那年自大師兄走後，我和家父都疑心趙一不是眞姓名，不過憑空想不到是大師兄罷了！所以我和家父在陝西初遇師傅的時候，師傅一提到大師兄曾去我家的話，我便知道大師兄便就是那個假趙一！」

張汶祥道：「我那時連對你說幾句後會有期，你不覺得我是有意麼？」楊從化道：「那時雖不知道是甚麼用意，但已覺得說那話的語氣和神情，都不像平常臨別時照例說出來的套話！」

張汶祥笑道：「可見得凡事皆由前定！我若在那時向你和老伯直說，要引你到紅蓮寺來，拜我師傅做徒弟，十有九是辦不到的，因爲那時的機緣還不曾成熟！雪門師祖在三年前，早算就了楊老伯必有在家鄉不能居住的一日，所以直待你隨楊老伯遊到了陝西，師傅才來相見！」

楊從化想起自己父親吩咐轉達的話，即將那夜在船上楊幻與無垢和尙談論張汶祥的話，及次日臨行所吩咐的話，都很委婉的說了。

張汶祥聽罷，就含眼裡向天空恭恭敬敬的作了三個揖道：「楊老伯愛我的厚意，我應銘心刻骨的感激！我祇要略有機緣，誓不辜負他老人家這番厚意！你是我自己親兄弟一般的人，我的事不妨直告你知道。我此刻的境遇，若是出家可以了事，也不自尋苦惱了！

「在四川，連我自己有三個把兄弟。大哥姓鄭，名時，雖祇進了一個學，然學問淵博，四川的老生宿儒，沒一個不欽佩鄭時的才情文采！並且他不僅文學高人一等，就是行軍佈陣，劃謀定計，雖古時的名將，也不見得能超過他！數年來我輩在川中的事業聲名，全仗他一人運籌帷幄；我和三弟施星標，祇是供他的指揮驅使而已！不過每次與官兵對壘，總是我奮勇爭先，所向披靡；因此我在四川的聲名，倒在鄭大哥之上！其實我輩若沒有鄭大哥運籌帷幄，早已不能在四川立脚了！

「鄭大哥也知道綠林祇可以暫時托足，不能作爲終身的事業。無如手下數千同甘共苦好多年的兄弟，一個個都是積案如山的人；一旦散夥，他們都找不著安全立足之地。望著他們挨次斷送在那些狗官手裡，我們當好漢的人，於心何忍！」楊從化截住，問道：「不是大家都說官府曾幾次派人來招安，大師兄不但不肯，反把官府派來人殺戮的嗎？這又是甚麼道理呢？」

張汶祥笑道：「招安兩個字談何容易！在四川那些狗官，那一個配有招安我們的氣魄，配有駕馭我們的才能！旣沒有氣魄，又沒有才能的狗官，就不應提起招安兩個字；招安兩字從他們口裡說出來，不過想邀功得賞，打算用招安兩字騙我們落他的圈套罷了！是這般居心，就應該殺戮；何況眞敢派人來嘗試？他旣存心來要我們的命，我們自然不能饒恕他！如果眞有一位有才幹，有氣魄的好官，休說招撫我們之後，還給官我們做，那怕招撫我去替他當差，終日伺候他，我也是心甘情願的！我和鄭大哥都抱定一個主意，寧肯跟一個大英雄、大豪傑當奴僕，不願在一個庸碌無能的上司手下當屬員！」楊從化點頭

道：「這種主意，實在不錯！不過英雄可以造時勢，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以師兄與鄭大哥這樣的文武全材，祇要有了這個改邪歸正的念頭，將來一有機緣，飛黃騰達，自是意中事！本來也不能急在一時，更不必急在一時！不知那位施星標三哥，是怎樣的一位人物？」

張汶祥道：「施三弟麼？論這人的本領，文不能提筆，武不能揮拳。祇是為人誠實，外不欺人，內不欺心。現成的事教他去辦，他是能謹守法度，不能將事情辦好，也不至將事情弄糟。若教他去開始辦理一樁事，那是不成功的！我和鄭大哥就愛他為人誠實，不知道世間有狡猾害人的人，並不相信世間有狡猾害人的事。他跟著我兄弟兩個，總不至有上人家當的時候，若離開我兄弟兩個，他就不行了！」

楊從化問道：「聽說師兄在四川，也時常攻城奪地，將府縣官拿住斬首，是不是確實有這種行為呢？」張汶祥道：「這不算希奇！攻城奪地，殺戮官府，也不但我們這一起人！凡是幹我們這種行業的，總免不了有與官兵動手的時候，既動手就有勝負；負則逃散，勝則奪取城池。不過祇我們這一起的力量大些，從來不曾打敗過。所以外面的聲名鬧大了！」

楊從化道：「那麼，師兄在四川佔領的城池，應該不少了？」張汶祥笑道：「誰去認眞佔領，和官兵打一個不歇休呢？我們若和官兵認眞打起來，是無論如何討不了便宜的！我們的人，一陣少似一陣，一時沒有增加添補，官兵是可以有加無已的。惟有飄忽不定的一法，可以對付官兵！做官的人，誰也不願意打仗；祇要目前安靖了，就得粉飾太平，邀功討賞！便明知我們藏匿在甚麼地方，他也不顧問；不是面子上太過不去了，決不至與師動衆的和我們相打！我們也祇求生意上可以獲利，又何苦無端去找官府為難，因此才能兩下相安的過下去！」

楊從化道：「此刻師兄到這裡來了，於那邊的事業沒有妨礙嗎？」張汶祥道：「久離是不妥的，有鄭大哥在那裡，大致還可以放心！這地方就是鄭大哥出主意經營的。鄭大哥也多久就料定做私鹽不是長遠的局面，不能不趁這時候，積聚幾文血汗錢在這裡，作將來退步的打算！但是我們三兄弟的聲名鬧的

太大，萬不能由我三人出面購產業！而這種銀錢上的事，又不容易託付得人！鄭大哥想來想去惟有託我師傅，因他老人家是個出家人，銀錢可以由募化得來，不必定有出處。若在俗人，憑空拿出許多銀兩出來買田購地，旁人看了，沒有不生疑的！旁人一生了疑心，就難免不查根問底；萬一露了一點兒風聲出去，我三人便枉費心機了！我三人將來的下場，十九得依遵楊老伯的話，以出家為上！」

楊從化道：「我的母親早已去世。父親雖健在，然風燭殘年，且萍蹤無定，今生能否再見，尚不可知！是則有父也和無父一樣！兄弟妻子更是無有，難得有這出家的門路！我一晌打算求師傅替我剃度，師兄的意思以為怎樣？

不知張汝祥怎生回答？且待下回再說。

第八三回　求放心楊從化削髮　失守地馬心儀遭擒

話說張汝祥聽楊從化打算出家的話，很高興的答道：「賢弟能出家，是再好沒有的了！不過出家容易；既出家之後，又想返俗，就太不成話了！賢弟此刻年輕，有幾件出家人最難守持的戒律，還不曾經歷過，不知道艱難。所慮的就怕將來守不住出家的戒，以出家人造在家人所不敢造的孽，那就不是當要的事！賢弟若自問將來能保住決不至有犯戒的事做出來，那麼出家真是再好沒有的了！」

楊從化問道：「將來怎麼樣，我不曾經歷，固是不知道。不過我得問師兄一句話，祇看出家人最難守持的戒律，是由旁人逼著我使我不能守呢？還是由我自己忽然不能守？」張汝祥笑道：「那有由旁人逼迫犯戒的事！出家人犯戒全是由於自己沒有操持的力量，與旁人無涉！」楊從化道：「如果是由旁人逼迫的，我倒有些害怕！因為我的能力有限，強似我的人多；若遇著一個能力強似我的人，要他逼迫我做犯戒的事；我拗他不過，又不肯拼命保守，那就難免不被他逼的犯戒！至於沒有能力強似我的人來逼，

我自己不肯做犯戒的事，卻如何會犯戒呢？」

張汝祥微笑點頭道：「但願老弟能口心如一，能始終如一，將來成佛成仙，也都從這不犯戒中得來！老弟能從此立定脚根，我卽刻便去向師傅說，求他老人家替你剃度。我也知道出家修行，是最好的事，無如我自知生成的塵心太重，和野馬一般的性格，絲毫受不了覊勒！甚麼菩薩戒、羅漢戒、比丘戒，種種繁難的戒律，我果然是守不了，就是極簡便的殺、盜、淫、妄、酒五居士戒，我除了妄語而外，這四戒都難保不犯，這是由於我的生性，到了那時分，自己也制自己不了！

「我也知道不可殺生；不過遇了有一種惡毒的人，正在幹惡毒的事，一落到我眼裡，心裡就不由得冒起火來，心裡一冒火，兩手就也不由自主的，非殺了他不可！刀光過去，心裡便頓時舒暢了！

「老弟生長名門，人心險惡，世路崎嶇，都沒有閱歷，又得早遇名師。譬如一株樹，出土就有人栽培扶植，不經風雨摧殘，冰霜侵蝕，所以能枝幹條達，沒有輪囷盤曲的奇形怪狀。老弟此時的心地，光明活潑，渣滓全無，出家修道最相宜的！快把身上衣服整理，就一同到師傅那裡去。我好將老弟要求剃度的心願，當面禀明師傅。」

楊從化欣然答應。立時端整了衣冠，隨同張汝祥到無垢方丈裡。

這時無垢還不曾安歇，正盤膝坐在禪床上做禪定的工夫。張汝祥輕輕的立在一旁，不敢驚動。好半晌，無垢才出定。張眼望著楊從化問道：「你和他別了幾年，見面還能認識麼？」楊從化上前一步，應道：「像大師兄這般英偉的氣槪，便再過十年八載，見面也能認識！」

無垢笑了一笑，又問道：「你父親吩咐你對他說的話，你已說過了麼？」楊從化道：「已向大師兄說過了。」無垢卽轉臉望著張汝祥，問道：「你聽了他父親的話，心下如何打算？」張汝祥道：「弟子明知楊老伯的話，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師傅是深知弟子的，暫時惟有盡人事以聽天命。若撇下數百個幾年來同甘共苦的兄弟，祇因自己能安然脫身，他們的死活都不顧；這是弟子萬萬做不到的！不過弟子出

家的事，雖遙遙無期，楊師弟卻已動了出家之念。特地同來，要求師傅給他剃度。」

無垢聽了，現出躊躇的神氣，問楊從化道：「你知道出家有甚麼難處麼？」楊從化道：「弟子不曾出家，不知道出家有甚麼難處。但是弟子曾讀孔、孟之書。孟子曾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弟子思量出家修行，也祇在求放心上做工夫！這求放心的勾當，說難便難，說易也易！不知道是與不是？」

無垢原不是讀書人出家。祇因那次敗在朱鎮岳手裡，朱鎮岳逼著要見他，氣量偏仄的人，一時羞憤得跳窗戶出來。後雖自悔魯莽，然打聽得朱鎮岳在山中守制，自覺不好意思轉臉回山去，就此出家做了和尚。剃度他的師傅，雖也是四川峨嵋山伏虎寺方丈，開諦和尚的徒弟圓覺大師，也是個大有道行的好和尚。無如田義周不是個十分聰悟的人，又非由他本人看破了紅塵出家的，迫得無家可歸，才出家借寺院爲棲身之所；因此在圓覺大師跟前，並沒領會多少修行眞諦。不過他生小在俠義之門，平日的薰陶濡染，已使他不敢有背義害理的舉動。受戒後自能恪守清規，凡是普通出家人所應行的功課，他都能遵照實行罷了！至於禪機妙理，是沒有多大心得的！

在紅蓮寺的和尚，大半出身鹽梟，通文理的更少。當下聽了楊從化求放心的話，便歡喜稱讚，以爲是寺裡許多和尚所不及的！次日，就替楊從化剃度了，賜名知圓。

知圓的天分果是極高，遇事能得無垢和尚的歡心。寺裡衆和尚也因知圓的年紀雖輕，文才武藝都高人一等，又是方丈和尚得意的徒弟，大家都爭著巴結。知圓這時在紅蓮寺做和尚的事，暫且擱下。

再說那張汶祥自聽了楊從化轉述楊幻勸他的那番言語，初時還覺得自己的處境，一時要改變途徑，有些爲難！在歸途上一路左思右想，越想越覺得現在的處境危險！因此改邪歸正的念頭，不知不覺的就決定了。回到四川，將楊幻的話，又對鄭時、施星標二人說了一遍道：

「同走我們這條道路的人，除了有幾個因洗手得早，打起綑包遠走高飛，不知去向的而外，簡直沒

有聽說一個能善始善終的！未必他們的力量都不如你我，可見得這條路是不能多走的！依我的意見：果是趁早設法抽身爲好！」

施星標素來是個毫無主意的人，聽了不開口，望著鄭時。鄭時笑向張、施二人道：「這些兄弟怎麼樣，我都不管！我祇問兩位老弟，現在能出家做和尙麼？」張汶祥道：「我說要設法抽身，就是爲現在不能去做和尙，所以說要設法。若願意就做和尙，有現成的紅蓮寺在那裡，去落髮便了！」

鄭時道：「好嗎？既不能出家，你們可知道抽身就很不容易麼？和我們同道的人，雖有打起綑包遠走高飛不知去向的，祇是我們不能照他們的樣！他們多是偸偸摸摸的不敢撞禍，沒鬧出甚麼聲名來，祇要離了四川，儘管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也沒人知道他的履歷！你我此刻是何等聲勢？就是出家尙且恐怕有人挑眼；何況不出家呢？」

張汶祥道：「照大哥這樣說來，不是簡直不能下臺嗎？」鄭時道：「且看機會如何，暫時沒有妥當的法子！我們既存了這個得好休時便好休的心，料不久必有機會！不過我們萬不可因動了這個念頭，便自餒其氣，遇事退縮不前；那就僨事不小，更不可露一點兒消息給衆兄弟知道；如果大家在未下臺之前，先自餒了銳氣，便永遠沒有給我們好下臺的機會了！」張汶祥點頭道：「這是至當不移的道理！我和三弟兩人，橫豎聽從大哥的主張便了。」

三人商議之後，並沒有改變行動，仍是各人督率手下兄弟，做私鹽交易。又過了些時，一次與官兵對打起來，官兵敗退，梟匪照例攻奪城池。這次攻破了一座府城，將知府全家拿住了。這位城陷被擒的知府，便是馬心儀。

馬心儀的品貌才情，當時四川全省的官場中，沒有能及得他的，在四川早有能員的聲望！這回因兵力不足，又疏於防範了一點兒，被張汶祥等攻進城來，一時逃走不及，全家被捉！

馬心儀早知張汶祥等這班梟匪，特別兇悍；官府落到這班梟匪手裡，從來沒有好好釋放過！自己這

番被捉，也祇好安排一死，不存倖免的心思！平時梟匪捉了官府，也和官府捉了匪徒一樣，由匪首高坐堂皇，將官府提出來審訊，並不捉著便殺。

張汶祥等這部分鹽梟，在四川所殺戮的官府，盡是平日官聲惡劣的；若是愛民勤政的好官，爲地方人民所稱道的，他們不但不拿來殺戮，並不去攻打好官所守的城池。馬心儀雖有能員之名，對於地方百姓，卻沒有恩德可感，沒有使張汶祥等欽敬之處。所以城陷的時候，便將他全家拿住了。他們從來拿了官府，照例是由鄭時坐堂審訊的。

這日，鄭時審訊過馬心儀之後退堂傳集張汶祥、施星標二人，秘密會議。鄭時先開口說道：「前次二弟從紅蓮寺回來，因聽了楊幻勸勉的話，動了改邪歸正的念頭，我一晌留心尋覓大家好下臺的機會，卻苦於尋覓不著！剛才我審訊這個知府馬心儀，看他的談吐相貌，很不尋常！我料他將來發達，不可限量！我等要下臺，這機會倒不可錯過！祇不知兩位老弟的意思怎樣？」張汶祥道：「這知府的談吐相貌好，如何是我們下臺的機會？我不懂得其中的道理。」鄭時道：「我也知道老弟不懂，也祇問老弟願意不願意趁此下臺？願意，我再說其中的道理。」

張汶祥道：「既是下臺的好機會，安有不願意的！」鄭時點頭道：「我看馬心儀的儀表非凡，逆料他將來必成大器。我打算好生款待他，和他結納，求他以後設法招安我們，於我們有好處，於他自己也有好處。我料他爲人精幹，將來必能如我等的心願！」

張汶祥道：「他若自以爲是朝廷大員，瞧我們這些私鹽販不起，不願意和我們結納，大哥這番心機不是白用了嗎？」鄭時搖頭道：「這一層倒可不慮！因爲我們平日捉拿了官府，都是置之死地。於今我們不殺他，反殷勤款待他，與他結交；人誰不怕死，豈有不願意的道理？」

張汶祥道：「世人能心口如一的絕少！我們殷勤款待他，他這時爲要保全他自己的性命，口裡說得很好，儘可對天發誓，與我等結交，將來盡力設法招安我等。一離開了我們，就立時變卦，甚至還記我

們擒捉他的仇恨，反力圖報復。這片心機不仍是枉費了嗎？」鄭時笑道：「我也想到了這層。不過我料他決不至有這種舉動！我知道馬心儀做官十分熱衷；我有方法能幫助他，使他陞遷得快，不愁他不落我的圈套！我既有力量幫助他，使他陞遷；就有力量陷害他，使他不安於位！他心裡儘管不高興與我們結交，一落了我們的圈套，便不能由他作主了！好處就在我們是私鹽販的，他為他自己的地位、官聲起見，斷不敢開罪我們！」

張汝祥道：「大哥是心計素工的人，祇要大哥覺得是這麼辦妥當，就這麼辦下去！俗話說：『求官不著秀才在！』我們結交了他，他能如我們的心願，自是再好沒有，就是他轉臉不識人，我們也沒有吃甚麼虧！」鄭時見張、施二人沒有異議，便獨自到拘押馬心儀的所在，親自替馬心儀解開繩索，引著與張、施二人相見。

馬心儀不知鄭時是何用意，盛氣相向的說道：「你們這班逆賊，打算將本府怎生擺佈？要殺祇管就殺，休得囉唣！」

張汝祥聽了這幾句話，又見了那種驕慢的神氣，又已不住待伸手抽刀。鄭時連忙望著張汝祥使眼色；納馬心儀上坐了，才從容說道：

「我等若有相害的心，也用不著這些囉唣了！你在四川做官的能名，我等早已聽得；我等在四川的威望，你大約也有所聞。我三人雖是異姓兄弟；然情逾骨肉。三人一般的性格，生平痛惡貪官、汙吏、惡霸、土豪；所以貪官汙吏落到我們手中，簡直和有深仇積恨的一樣，頃刻不容緩的將他處死！

「你在四川沒有貪汙之名；我們兄弟原不存心和你作對！無奈你放我們不過，幾次派兵向我們窮追痛勦，逼得我們沒法，祇好努力攻進來，和你當面說個明白。我等其所以甘觸刑章，拚死要做這私鹽買賣，全是迫於生計；不能坐待著餓死，就祇得鋌而走險了！如果有賢明官府，憐憫我等是出於無奈，設法安置我等，我等是情願効死的！」

馬心儀見鄭時沒有殺害他的心思；他也知道鄭時是個豪傑之士。便改換了很和易的臉色，說道：「你既說如有賢明官府，設法安置你們，你們便情願効死；何以官府幾次派人到山裡招安，你們反把派去的人殺戮呢？」

鄭時道：「那幾次招安，何嘗有一次是眞意？無非想用招安的名兒，騙我等入牢籠罷了！我的耳目很多，官府的一舉一動，都不能逃我的耳目！並且那幾個想騙我們入牢籠的官府，就是我們兄弟所深惡痛絕的貪官汙吏；正恨不能吃他的肉、寢他的皮，豈肯受他的招安？

「我粗知相人之術，看你的相，將來必位極人臣；因此不打算害你，並願盡我的能力幫助你，使你宦途平坦，一路陞遷上去。不過你得應允我一句話！」

馬心儀問道：「應允你甚麼話？且說出來，看能不能應允？」鄭時道：「你不能應允的，我也不至向你說。就是我先幫助你陞遷，你陞遷之後，再盡力援引我們。我們非不知自愛的人，到那時決不會有使你爲難，或拖累你的舉動！」

馬心儀道：「你有甚麼能力，能使我宦途平坦，一路陞遷上去呢？」鄭時笑道：「這倒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你應允了我的話，我自然要做給你看的！若以後我的話不驗，你也不妨將應允我的話勾銷！」

馬心儀暗想：這話倒爽快；他既能先幫助我陞遷，我陞遷之後再援引他，於我有益無損的事，如何應允不得呢？當下便答道：「我眞能宦途平坦，一路陞遷上去；將來一定盡力援引你們出頭，決不食言！」鄭時道：「就是這麼應允，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雖也未嘗不可！不過我與你地位懸殊，似乎非經過一種儀式，不足以昭愼重！常言：貴人多忘事！你將來大貴的時候，因爲我們有雲泥之隔，若存心嫌我們微賤，我們也無可奈何！你是眞心打算將來援引我們出頭，此刻就應該不存貴賤高下的念頭，與我們三兄弟結拜；我們綠林中人最重結拜，一經結拜，便可共生死，永遠沒有改悔的！你肯和我們結拜，方可顯出你的眞心。」

馬心儀是個做知府的人，那有眞心和梟匪結拜爲兄弟呢？不過在初被擒的時候，以爲萬無生理，已拚著一死，說話才能氣壯！此時見有一條生路，便祇求能脫身，不肯再向拚死的這條路上走了！明知若不應允鄭時的話，使他兄弟惱羞成怒，翻過臉來，就不好說話了！遂不躊躇的答道：

「我也知道你們都是些豪傑之士，將來必能爲國家建立功業，不是久困風塵的！結拜爲兄弟，我很願意！不過你我此時因地位不同的緣故，結拜的事，除了我們自己而外，無論誰人都不能給他知道！這風聲傳出去了，於我果然不利，你們也討不了好處！既討不了好處，又何必多此一舉呢？」鄭時道：「敬遵臺命！我所以親自來解縛，不許有一個跟隨的人在這裡，也就是因這事不宜使外人知道！」

當下雙方說妥了，就點燭焚香，四人對天結拜爲兄弟。並照著尋常結盟的例，都對天發了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誓。論年齡馬心儀最大，鄭時、張汶祥次之，施星標最小。鄭時原是做大哥的；此後的大哥，就得讓馬心儀做了，各人都降了一級稱呼。

四人結拜過後，鄭時早安排了豐盛筵席，算是慶祝成功。馬心儀在筵席上，雖是強作歡笑，然時時露出愁眉不展的樣子來。鄭時看了不樂道：「難道大哥心裡有不甘願的地方，礙難說出嗎？這事雖由我等強迫做的；然我能斷定於大哥有益無損！大哥是有胸襟、有氣魄的人；料不至因我等出身微賤，便存不屑之心！何以大家正在開懷暢飲之際，卻時時露出愁苦的樣子來呢？」

馬心儀道：「二弟說盡力量幫助我，必能使我宦途平坦，一路陞遷上去；這話我也相信。因爲素來聞二弟的名，知道是個足智多謀的人。不過那是以後的事！我所著慮的，就在目前的這個局面，教我不好擺佈！我是有守城之責的官兒；於今城破攻破了，我全家被擒；如果我能以身殉城，身後還可以得些榮典。除了身殉以外，敗兵失地的處分，總不免！教我如何能不愁苦呢？」

鄭時大笑道：「這算得甚麼！我若沒有對付的方法，也不敢說幫助大哥的話了。大哥目前有爲難的事，我就不能幫助，以後幫助的話還靠得住嗎？大哥祇管開懷暢飲。我們今日雖結拜了成爲異姓兄弟；

然因地位不同的緣故，此後料不定要到何時，方能與大哥再是這麼共桌飲食；大約第二次能與大哥共飲，便是我們三個老弟出頭的時候了！」

馬心儀立時出現了笑容，問道：「二弟有何方法，就說出來讓我參詳一番。能得周全，我總知道感激！」鄭時道：「感激的話，太顯得生分了！請大哥以後不但不可再是這麼說，並不可想這麼存心，祇求此後不忘記我們三個兄弟久困泥塗，就受賜已多了！這囘的事，極容易對付！大哥不是在幾個月以前，曾出了教四鄉招募團練的告示嗎？」馬心儀笑道：「就是爲你們鬧的太兇了，祇好是那麼辦！」

鄭時道：「有了那道告示就好辦！大哥此刻趕緊辦一道告急求援的公文，倒塡今日黎明未破城的時刻，火速報到省城裡去。」馬心儀道：「那倒用不著臨時辦了，黎明時原有告急求援的公文去了。」鄭時道：「那就更簡便了！大哥祇須帶了印信，單身混出城去；將四鄉招募的團練，不問老幼強弱，數目能多越好；就由大哥率領了，趁明日絕早趕到城下來，虛張聲勢的將城圍了，祇留南門不圍。我也率領衆兄弟到城上抵抗一陣，兩邊不妨打得熱鬧些！我們做出抵抗不住，不敢戀戰的神氣，率領衆兄弟擄了大哥的官眷，從南門敗逃下去。大哥一面進城安民，一面仍統率團練追趕，在路上又得虛打一陣，才把官眷奪囘來。如此一番做作，照情形誇張一點兒呈報上去，大哥還得受處分嗎？」

馬心儀喜得立起來笑道：「二弟眞不愧足智多謀四字！能照這樣做，必不致再受處分！不過委屈了三位老弟！」鄭時道：「大家都有妙用在內，也說不到委屈的話！」馬心儀隨向三人拱了拱手道：「事不宜遲，我就不再耽擱了！」

鄭時點頭對施星標道：「守城的不知端的，不見得肯容大哥混出城去。大哥快改了裝束，四弟親送到城外再囘來罷。」馬心儀連忙改裝一個粗人，隨身帶了知府的印信，由施星標護送出城去了。

四鄉的團練，原是招募現成的；有一個知府親身去召集，還怕不容易雜湊成軍嗎？絕不費事的就集聚了一千多名高低不一、老幼差參的團兵。

來，擡槍鳥銃，一齊向城上開放；城上也劈劈拍拍的對打。祇嚇得這一城的百姓，一個個從睡夢中驚醒，兒啼女哭，夫叫妻號！

鄭時等依照原定的計劃，擄了馬心儀的眷屬，率衆棄城從南門逃走。馬心儀進城分了一半團練兵，留在城裡假做搜捕餘匪；其實那裡還有餘匪留在城裡，給團練兵來搜捕呢？不得不是這麼做作掩人耳目罷了！親自帶了一半團練兵，追趕出城。追不到幾里，就將眷屬安全奪回了。眞是齊打得勝鼓，高唱凱歌還！一府城的人民，無不稱讚馬知府的神勇，並沒一個人知道其中內幕。

官場中照例最會舖陳戰績，已經被梟匪佔領了的城池，居然能在一個對時之中，恢復轉來；表面上並殺得梟匪大敗虧輸，狼狽逃遁。在不知道內幕情形的人，自不能不恭維馬心儀有膽有略。馬心儀有了這番的事功，更得上官信任；官運果然益發亨通了！屢次陞擢，不到一年工夫，就陞到了山東藩臺。竭力提拔他的人，就是清室中興的名人曾國藩。

曾國藩素知四川梟匪厲害，而他自己也是個得力於團練兵的人；見馬心儀能統率團練兵恢復失地，殺敗四川最以兇悍善戰著稱的梟匪；因此十分器重馬心儀是個有用之才，存心要提拔他出來，好做自己一個幫手。

那時曾國藩的權勢傾動朝野，凡是經他賞識的人，無不功名成就。要算是有清一代中第一個熱心培植人才，獎掖後進的！馬心儀的才幹，本來不弱；又有這樣轉禍爲福的好機會，送給他利用。再加一個有大力的存心提拔，竭力保舉；有時遇了關於梟匪爲難的事，更有鄭時在暗中爲之劃策；宜乎無往不利，一月三遷了！

祇是馬心儀自規復失地後，不到一年就陞到山東藩臺。而鄭時等一班梟匪，自從假敗之後，卻交上否運了！就在那日假敗出城，等馬心儀追來，將眷屬交還後，率著七零八落的隊伍，打算回山休息。不

提防走了二十多里，忽然迎面衝出來一枝兵馬，見面就殺將起來。鄭時以爲反中了馬心儀的詭計，氣得跺脚，嘆道：「人心眞難測！我這麼幫助他成功，他倒存心算計我，預先在這裡伏下一枝兵馬等待我們！」張汶祥也氣得磨牙裂眦，奮勇當先與官兵對殺。

往日張汶祥手下的兄弟，與官兵對壘，無不以一當十，所向無前。這回雖是假敗，並沒損耗軍實，兄弟們也非疲乏不堪應戰；無如隊伍散亂，毫無應戰的準備，臨時由少數人振作不起來！

張汶祥獨自帶了些親近的兄弟，當先殺了一陣，回頭看四面都是官兵旗幟；自己不過一二百人，被困在中央；鄭時、施星標都不知被衝到那裡去了！心裡著慌二人被官兵擒捉了去！料知久戰必難倖免，祇得率了這一二百名兄弟，又奮勇殺出重圍。看前面也有一大堆兵馬，好像是圍困了自家兄弟在內。

張汶祥高聲對手下一二百名兄弟說道：「我大哥、三弟，量必被圍困在那一團兵馬之內；你們情願幫我去救的，請隨我來，我今日不要命了！」衆兄弟聽了，轟雷也似的應一聲道：「我也不要命了！」虧了這一鼓勇氣，如衝發了一二百隻猛虎，齊發一聲吼，大地震動！張汶祥左手挽藤牌，右手握單刀，祇見就地一滾，賽過一團黑煙；馬撞著馬倒，人撞著人翻！衆兄弟緊跟在後，轉眼就殺進了重圍。

鄭時正被困得無可奈何，張汶祥若再遲一刻兒趕到，他和施星標二人不落到官兵手裡，便是自刎而死了！官兵見張汶祥這部分人如此驍勇，不由得膽都寒了！張汶祥所到之處，紛紛後退，讓開一條道路，給衆匪逃去，也不敢追趕！

張汶祥等事後調查，才知道這一枝兵馬，並不是馬心儀預先埋伏的。原來是因省裡接了馬心儀告急求援的公文，星夜派兵來救援的。梟匪的旗幟裝束，都與官兵不同，遠遠的一見便能認識。鄭時等不提防有官兵來；官兵是來救援的，卻料知近城處必有梟匪，所以見面便動手殺起來，好像是預先埋伏了的一樣！

這次鄭時三兄弟雖不曾受傷，然手下的兄弟死傷不少。他們自當梟匪以來，從沒有是這麼大敗過！

行軍打仗，全賴一股銳氣；這銳氣一挫，就有善戰的好主將，也不能帶著沒銳氣的兵應戰！鄭時因在暗中幫助馬心儀的緣故，對於別部分梟匪，平時可以援助的地方，總得量力援助；旣和馬心儀有了關係，就不便再助梟匪了！因此別部分梟匪，對鄭時等多懷怨望，也都不肯出力來相助了！

從來官兵勦匪，失敗則悄悄無聲；略得勝利，就雷厲風行的想斬盡殺絕！省城派來援救的官兵，無意中打了個大勝仗，官兵與鄭時這部分梟匪相打，要算是第一次得勝，那裡捨得就這麼輕放過去！接著又加派了一標人馬，跟蹤追勦。

任憑鄭時足智多謀，張汝祥驍勇善戰，梟匪都是烏合之衆。從來勝則奮勇爭先，敗則如鳥獸散，紀律兩個字是說不上的！沒有紀律的兵打了敗仗，那裡還能振作呢？接連又被官兵打敗了兩次，三兄弟每人手下存留的，祇二三十個人了；尙且被官兵追趕得無處立足！

鄭時祇得率著敗殘的兄弟，逃進一座深山；向張、施二人提議道：「我想不到假敗弄成了眞敗，以致熱烘烘的基業，沒一年就虧敗到這步田地！這雖是因我的計謀不得當，然也有天意！我們此刻想再恢復以前的基業，等馬大哥招安，是辦不到的事了！我想馬大哥於今在山東，名位已是不小了；若有心照顧我們，並非難事！我打算教施四弟先去山東找馬大哥；我再詳細寫一封信給他。看他對待施四弟的情形如何，我兩人再作計較！不知兩位老弟的意思怎樣？」

不知二人怎生回答？且待下回再說。

第八四回　謀出路施四走山東　離老巢鄭時來湖北

話說張汝祥聽了鄭時的話，躊躇了一會說道：「現在也祇好如此。我與二哥的聲名，鬧的太大了！我總覺得馬大哥是做官的人，不見得可靠！四弟爲人誠實，沒有多大的才能，不招人忌刻；他先去試探

一番最好！四弟到山東見了馬大哥之後，看對待的情形如何，寫一封詳細的信來。他肯拿四弟當自己人看待，我和二哥便不妨前去！若他搭起官架子來，竟不認四弟爲把兄弟，或十分冷淡；我們就祇好別尋門路了！」

鄭時道：「他如果竟不認四弟爲把兄弟，我們自然用不著再去，就是四弟也以趕快離開山東爲好！不過我們去投奔他，也得替他原諒原諒。他是個熱中做官的人，萬一將和我們拜把的事，走漏了消息在外面；而說不定立時就有殺身之禍！我們求他幫助，總以不至連累他爲主！四弟到了那邊，須先買通門房，將我的信遞上去，看他如何吩咐下來。在官場不比在山裡，任情率性的舉動，一點也來不得，凡事總以忍耐謹愼爲好！他就有十二分的心思提拔我們，幫助我們；但限於地位，格於形勢，有許多不能在表面上露出來！不能因他外面十分冷淡，就賭氣不在那邊了！」

施星標道：「我祇要他肯認我是他的把兄弟，隨便他如何對我不好，我朝著他是大哥的名分上看，決不至和他賭氣！不過我們三兄弟，一向在一塊兒幹這營生；我的聲名，雖不及二哥、三哥那麼大，然也多久就已懸了賞格捉拿的。我從這裡動身到山東去，在路上就難保沒有人點眼藥！不過我動身時不給人知道，在路上不停留耽擱，並將姓名改變了，或者不至鬧出意外的事情！惟有到了山東之後，將二哥的信投上去，倘馬大哥竟抹殺天良，硬抓了我就地正法；我不是自投羅網，白送了性命嗎？」張汶祥道：「這一層倒也是可慮的！二哥以爲怎麼樣？」

鄭時偏著頭想了一想道：「我料他斷不敢這麼做，也不値得這麼做！想得賞得功的，是差役和候補小老爺。他已做到了藩臺，何至有這些舉動？並且他在四川做了多年的府縣官，早聞了我兩人的聲名，也應該知道不是好惹的！殺了四弟，於他自己絲毫沒有益處；而留得我兩人在世，他從此就休想高枕而臥！他是個精明能幹的人，何至做這種於自己有害無益的事？四弟儘管放心前去！若他眞個被糊塗油蒙了心，殺了四弟，我兩人不出頭替四弟報仇，剜了他的心祭四弟，我兩人便不是人了！」

施星標是極信仰鄭時的；鄭時敎他去做甚麼事，那怕赴湯蹈火，也不推辭！三人當時商議妥當。施星標拾掇了隨身包裹，帶了鄭時寫給馬心儀的信，卽日動身向山東前進。

在路上免不了舊小說書上所說繞行夜宿、飢餐渴飲的兩句套話。一路不停留的，安然到了山東。也不落客棧，馱著包袱，逕跑進藩臺衙門，找著門房裡人說道：「我是馬大人家鄉來的。這裡有一封信，請你就替我送上去，我在這裡等回信。」

施星標那般粗莽的人，加以身上是行裝打扮；藩臺衙門裡的門房，眼眶何等高大，那裡把施星標看在眼裡！以為不過是討了一封有點兒來頭的信，到這裡求差事的；連睬也懶得睬一眼！反擡起頭，蹺起腿，向旁邊的人說話。

施星標在四川當鹽梟的時候，手下也是一呼百諾，那裡受過這樣冷落！依得在山裡時的性格，已要動手打人了。衹是心裡一想鄭時吩咐凡事忍耐謹愼的話，火性就按捺下去了。勉強陪著笑臉，對門房說道：「這封信請你替我送進去，我有要緊的事須等回信呢！」門房聽了仍是不睬，衹鼻孔裡冷笑了一聲，繼續向旁邊的人說道：「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野猛身！沒名沒姓的，究竟是向誰說話啊！」旁邊的人瞟了施星標一眼，登時滿臉現出鄙視的神氣；也是鼻孔裡冷笑了一聲，臉又掉了過去。

施星標看了這情形，忽然想起鄭時吩咐買通門房的話來了。暗自思量道：「原來官場的門房，都是要有錢給他，他才肯替人傳報的！我忘記了鄭二哥吩咐的話，沒拿錢給他，怪不得他便使出這般嘴臉來給我看！這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怨他！」施星標心裡這麼想著，卽從包袱裡取出準備送給門房的一包散碎銀子，約莫有二十來兩；雙手連那封給馬心儀的書信，捧到這神氣活現的人面前，陪笑說道：「我是個鄉下人，初次到衙門裡來，不知道禮節，連一點兒小意思，都忘記拿出來！對不住，對不住！請你自己去喝一杯酒。」

門房聽了這幾句話，倒覺很中聽！隨卽掉過臉來，先向施星標手中望了一望，似乎還有點兒嫌棄輕

微的神氣，不肯就放出笑臉來。及伸手接過去，在掌心中略掂了一掂，知道分量不輕，竟不像是鄉下人的出手；不由得喜出望外！連忙立起身對施星標笑道：「何必如此破費！請在這裡坐一會兒。這信我立刻親自送上去，有不有回信，等我下來就知道了。」施星標暗喜虧得鄭二哥有見識，若沒有這點子準備，我這一趟簡直是白辛苦了！

施星標在門房裡坐等了一刻工夫，這送信進去的門房，已滿面笑容的走了出來，對施星標招手道：「大人傳你上去，隨我來罷。」施星標抖去了身上灰塵，一手提了包袱，跟著門房穿廳過廈，直走到上房內客廳裡。門房招呼施星標坐了，自去通報。

不一會，馬心儀就走了出來。施星標見面幾乎不認識了！因爲初次見馬心儀的時候，馬心儀正在縲絏之中，滿臉憔悴憂煎之氣！別後馬心儀官運亨通，宦途得意；居移氣，養移體，此時的馬心儀已養成一個大胖子了；氣度也與從前迥然不同！施星標那敢怠慢！忙起身趨前請安。

馬心儀伸手拉起來，笑道：「老弟辛苦了！自家人不用多禮！坐下來好談話。」施星標諾諾連聲的斜簽著半邊屁股坐了。馬心儀挨身坐下來說道：「老二的信，我已見過了。那種局面，本來就不是可以長久的！你於今打算在這裡弄點兒差事幹幹呢？還是由我荐到別處去呢？」施星標道：「情願在這裡伺候大哥。承大哥栽培，就教我去死，我也不含糊！」

馬心儀緊蹙著兩道濃眉，說道：「依我的意思還是由我寫一封信，荐到別處去的好，包你得著一個好撈錢的差缺！」施星標道：「我從四川動身，就存心是來伺候大哥的；鄭二哥也吩咐我須小心伺候大哥。祇要大哥肯拿眼角照顧我一下，我便終身感激不盡，並不曾動撈錢的念頭！」

馬心儀道：「我知道你是個實心人，也未嘗不想留你在眼前，做個貼身的人。不過其中有些不便之處，不說大家不好，說了又對不起你！」施星標道：「大哥何必這麼客氣！我將要動身到這裡來的時候，鄭二哥已說過了，我到這裡來，大哥必有許多爲難的地方，教我忍耐謹慎。大哥有甚麼話，儘管吩咐，

我決不敢違拗！」

馬心儀笑道：「倒是老二有些見識。他既經對你說過了，知道我有為難的地方；我為顧全你們，便不和你客氣，你我雖是當天結拜的兄弟；但這一節事故，在當日已有約在先，祇有我四人各自心裡知道，無論對任何人不能透漏！因此稱呼上須大家留意！你的姓不能改；名字卻不能再用星標兩個字。你排行第四；我此後祇能叫你施四。你須記著，萬不可失口呼我大哥！暫時還沒有相安的事給你幹，且在衙門裡住著，等到有機會就安插你。我的事情忙，恐怕沒有工夫和你談話。你得原諒我！」

施星標連聲應是。從此就住在藩臺衙裡。沒住到幾個月，山東巡撫出缺；馬心儀便陞了巡撫，教施星標當了一名巡捕。施星標也不懂得巡捕的官階大小，以為巡撫是一品封疆大臣，巡捕的官銜，照字面上看，相差並不甚遠，必不十分卑小！興高彩烈的當著巡捕。

同事的人因施四不肯說出自己的出身履歷，並和馬心儀的關係；都疑心他是馬心儀的親戚，說出來恐怕辱沒了馬心儀，所以不肯直說。卻沒人疑心有那種不能告人的事實在內！

施星標幾番想寄信給鄭時和張汶祥兩人；無如從山東到四川的道路太遠，託人帶信本不容易；而施星標自己不能寫字，他們的秘密關係，又不能給外人知道，不敢請人代寫。因有這兩種原因，施星標到山東一年多了，還不曾有一個信給鄭、張二人。

鄭張二人在四川的勢力，一日薄弱似一日；盼望施星標在山東的消息，簡直望眼欲穿！等了七八個月，還杳無音信。鄭時祇得主張將手下親信的兄弟，每人給了些生活銀兩遣散。張汶祥並無家人妻室；鄭時的髮妻早已死了；因年來不得一時安居便懶得續娶，二人都是孑然一身。手下的人既經遣散，就不能在四川逗留了。二人假裝做生意的人，帶了盤纏行李，打算在東南各省閒遊幾處名勝，順便探聽施星標在山東的情形。若還得意，就到山東去走一遭。在重慶包雇了一條船，一路順流而下，遇著可以流連遊覽的所在，便將船停泊，遊覽些時又走。

他兩人在四川的聲名，雖鬧的很大，然一則因認識二人面孔的人還少；二則因他們當鹽梟時的舉動，從沒有結怨於人民的；地方人民不存心與他們為難，官場緝捕的力量是有限的。並且二人既改了姓名，又不在一處地方停留多日，所以能平安無事的到了湖北。

他們到湖北的這日，正是七月初七。這夜天高月朗，微風不動，漢水波平，映著半輪缺月，光明如鏡。船泊黃鶴樓下，樓影也倒映在鏡光之中。

鄭時欣然對張汶祥說道：「我等半生勞碌，未嘗得一日清閒。像這般清幽的景致，那裡是勞碌人所能領略得到的！我們於今可算得天牖其衷，回頭是岸，才有這種景物，給我們在安閒中享受！若糊塗錯過了，實在太可惜！我們何不趁這月色正好的時候，到黃鶴樓上去遊覽一番？」張汶祥道：「既是二哥有這般清興，我陪二哥去便了。」

鄭時一團的高興，與張汶祥攜手上岸，抖擻精神，走到黃鶴樓上。憑欄俯首，祇見江流如帶，夾岸武、漢三鎮百萬家燈火，隱約如在煙霧迷離中；幾條秋葉一般的漁船，往來蕩破一平如鏡的水光；下網的聲音，都彷彿送到耳邊來了！二人不覺心曠神怡，相視而笑。

正在這塵襟滌盡、榮辱皆忘的時候，忽聞長笛之聲，悠揚清遠。張汶祥聽了，笑道：「我記得小時候讀過『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詩。難道這黃鶴樓中，真是時常有人吹笛子嗎？」鄭時笑道：「那有這回事！你聽這笛子是在黃鶴樓中吹嗎？遠得很呢，說不定離這裡還有幾里路。」張汶祥側耳聽著，說道：「好像是兩枝笛子同吹。二哥也是會樂器的，聽這笛子吹得好麼？」

鄭時一面用手在欄杆上拍板，一面答道：「吹得很好！祇是聽這音調淒涼抑鬱，估量必是兩個有心事的女子，在那裡吹弄。」張汶祥問道：「聽吹出來的音調，就分得出男女嗎？」鄭時道：「這如何聽不出？不但分得出男女，其人的老少美惡，以及性情行動，都能於所奏的音樂之中求之。不僅這笛子可以聽得出，在一切樂器的音調中，皆能聽出。」

張汶祥笑道：「然則二哥聽這兩個吹笛子的女子，其年齡容貌，以及性情行動如何呢？」鄭時道：「我既說是兩個有心事的女子，可知年紀不大，至多不過二十多歲；容貌決不醜陋。並可知道他兩人的樂器，是由高明的師傅傳授的。」

張汶祥問道：「不是娼妓在那裡陪客侑酒麼？」鄭時搖頭道：「不是，不是！世間恐怕沒有這麼文雅的娼妓；就有也是由宦家小姐淪落入煙花的！」

張汶祥道：「細聽這聲音好像是從江邊發出來的。我們何不順便去探尋一番，看二哥所料的究竟是也不是？」鄭時點頭道：「也使得！我本來要回船去了。」二人仍攜手走下黃鶴樓。

聽笛聲覺得一步近似一步。直走到泊船的所在，用不著探尋，原來笛聲就是鄰船上發出來的。二人回到自己船上，看鄰船的窗門都已做開；看見艙裡堆積了許多箱篋，箱上都貼了封條，卻看不出封條上寫了些甚麼字。艙上首安放了一張床，床上枕蓆皆異常精潔。床前一張小几，一個年約二十歲的女郎，盤膝坐在几旁的一張湘妃竹榻上；一枝笛子握在手中，已停口不吹了；側轉臉向坐在床緣上一個年齡稍大些兒的女郎說話。几上也有一枝同樣的笛子，想必是坐在床緣上女郎放下來的。

兩女郎臉上都沒有脂粉的痕跡；而修眉美目，皓齒朱脣，天然絕麗。因兩船緊靠著船舷停泊，鄭、張二人所立之處，相離那床不過一丈遠近；女郎說話的聲音雖低，沒有關閉窗門的緣故，也能聽得分明。祇聽得坐在床緣上的女郎悠然嘆著氣說道：「去依靠人家的事，總是爲難的。此去也祇好聽天由命罷！就是林家不能相容，也不見得便是不了之事，到那時再作計較！」

卽聽得坐在湘妃榻上的女郎說道：「我想姨母、姨父，決不至存心歧視我們！我們此去，雖說是不得已，去依靠他兩老人家；但是銀錢上並不沾他家的光！父親在綿州的時候，我的年紀雖小，還記得姨父、姨母帶著海哥到那衙門裡住了一年半；臨行還向父親借了三千兩銀子。那三千兩銀子借去以後，聽說姨父很得了幾趟潤差事，卻不曾聽說歸還銀子的話。無論那銀子還了沒有，姨父曾向我家借銀子的事，

總是確實有的。我們於今並不圖沾他家的光，祇圖他兩個年老的至親，照應照應；若還不能相容，就未免太不念我父母的舊情了！」

床緣上的女郎正色說道：「妹妹快不要將這些事擱在心裡！到林家之後，萬一不留神說到這些事上面去了，傳到姨父、姨母耳裡，定要背地責備我們不懂事！父母手裡做的事，我們不應該管！」女郎說到這裡，偶然回過頭來，好像已覺得鄰船上有人偷看的神氣。當即立起身來，順手將這邊的窗門推關了。

窗門一經關上，說話的聲音便聽不明晰了。鄭、張二人祇得縮身進艙。

不知鄭、張二人和這二個女郎要不要發生什麼關係？且待下回再說。

第八五回　識芳蹤水濱聞絮語　傳盜警燭下睹嬌姿

話說鄭、張二人縮身進艙以後，張汶祥說道：「二哥的本領真不差，估量得和目睹的一樣。他說他姨父、姨母在衙門裡住了一年半，又借去了三千兩銀子；可知他兩人確是官家小姐。」鄭時彷彿思索甚麼，似乎不曾聽得張汶祥說話，坐下來半晌沒有回答。

張汶祥笑道：「二哥便著了魔嗎？」鄭時搖頭道：「那裡的話！你可知道他兩人是誰麼？」張汶祥道：「我又不曾去打聽，剛偷看了一面，如何得知他們是誰？」鄭時笑道：「你自粗心不理會！他已說出來了，怎的還用得著去打聽？老實對你講罷：若認真說起來，我們還是他們的大仇人呢！你這下子可想得起來麼？」

張汶祥望著鄭時出神道：「從來沒有見過面，仇從那裡來？我簡直想不起來了！」鄭時道：「他說他父親在綿州時候的話，你沒留神聽麼？」張汶祥忙接口說道：「我沒聽仔細，祇道他說的是在綿州的時候。然則二哥料他姊妹就是那個做綿州知州的柳剝皮的女兒麼？」鄭時道：「不就是他的女兒，是誰

的女兒呢！」張汶祥道：「何以見得便是的？」

鄭時道：「我料的決無差錯！因為我知道柳剝皮是南京人，和福建人林鬱是同年，又同是福建藩臺福保的女婿，兩連襟都仗著福保的奧援。林鬱在江蘇也做了好幾任的縣官。他剛才所說的海哥，就是林鬱在海門廳任上生的。

「林鬱做官與柳剝皮一般的貪婪殘酷；因官聲太惡劣了，被上司參革，耗了多少昧心錢才得脫身。丟官後就帶了妻子到綿州，在柳剝皮衙門裡住了一年多的事，我早已知道。借三千兩銀子的話，外邊人自不得而知。柳剝皮是一個極貪酷的小人；其所以一般百姓送他這個『剝皮』的綽號，就因他有三件剝皮的事：第一件是，有一次拿著一個著名女賭痞。他坐堂問了幾句，就向左右的衙役喝道：『把她的褲子剝下來打屁股！』從來沒有抓著女人打屁股的事，衙役遲疑不敢動手。他更發怒喝道：『褲子不能剝嗎？本縣還要剝她的皮呢！』第二件是，因他打人的小板，兩面都有許多半寸長的小尖丁子；打在人身上，血肉橫飛，不到幾十板，就得剝去一層皮肉。第三件，就為他專會剝地皮；他做金堂縣的時候，有人就他的名字做成一副罵他的對聯，乘黑夜貼在他縣衙的大門上。他看了幾乎氣死！

「他名字叫做儒卿。那對聯道：本非正人，裝作雷公模形，卻少三分面目。慣開私卯，會打銀子主意，絕無一點良心。上聯切儒字；下聯切卿字。他自從看了那副對聯之後，自知官聲太壞，貪贓枉法的事，稍微斂跡了些；祇是益發鄙吝了，看得一錢如命！不知他怎的肯拿出三千兩銀子來借給林鬱的？柳儒卿為人雖貪鄙不堪；書卻讀的很好，並會種種樂器。文廟裡習樂所的各種古樂，他都能教人練習。所以他這兩個女兒的笛子吹得這麼好！」

張汶祥笑道：「既是柳儒卿的女兒，論起寃仇來，與二哥眞是不共戴天的了！我記得那次打進綿州的時候，柳儒卿單身逃出衙門，劈面遇著二哥；因二哥認識他的面貌，才喝一聲拿住。柳儒卿登時嚇得跪下來。二哥罵他膽小無恥，就將他殺了！那時若遇著我或四弟，當面不認識他，必放他走了！」

鄭時也笑道：「也是他惡貫滿盈才遇著我；我沒殺他全家，就是十分寬厚了！林鬱此刻在甚麼地方，不得而知。因此他姊妹現在將去何處，也不得知道。我們的船，總以不和他們的船在一塊兒走為好。他姊妹雖不認識你我，然他們乘坐的也是川幫裡的船隻，駕船的多是川人；萬一弄出意外的枝節來，失悔就來不及了！」張汶祥道：「二哥所慮不錯！我們總以小心謹慎為好！明早不待天明，無論風色怎樣，吩咐船戶開船便了。」

這夜二人安歇了。次日東方才白，船就開離了黃鶴樓。

好色的這個關頭，任是英雄，也難打破！鄭時為人對於一切的事，都極精明能幹；惟一遇美色的婦女，心裡就愛慕得有些糊裡糊塗了！他明知鄰船那兩個女郎，是與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但是開船以後，總覺得兩女郎太嬌美可愛，心心念念的放不下來，彷彿害相思的樣子！

張汶祥知道鄭時從來是這般性格，故意打趣他道：「想不到柳儒卿那般貪鄙無恥的人，倒有這樣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可惜二哥當時料不到有這回的遇合，若當時饒了柳儒卿的性命，今日豈不好設法將他的女兒配給二哥做繼室嗎？」鄭時聽了，並不覺得張汶祥這話是有意打趣他的，一面沉吟的答道：「我仔細思索了，似覺與綿州的事不相干！」張汶祥吃驚，問道：「怎麼與綿州的事不相干？難道不是柳儒卿的女兒嗎？」鄭時道：「不是這般說。我所謂與綿州的事不相干，是因事已隔七八年了；他姊妹那時年紀小，未必知道他自己父親是死在何人手裡；卽算能知道，也不認識你我的面孔！我們祇要把名字改了；女子們有多大的見識，怕不容易對付嗎？」張汶祥笑道：「然則我們用不著迴避麼？那麼，仍舊把船開回黃鶴樓下去好不好？」鄭時看了張汶祥說這話的神氣，才知道是有意打趣的，便不高興回答。

船行到第三日下午，忽然颳起大風來。同行的船，已有一艘重載的被風打沉了。各船上的人看了都害怕起來，祇得急搶到背風的汊港裡停泊。汊港小了，停泊不了許多船隻。後來的船，就祇得靠近淺水沙灘，使船底擱住不能轉動，以免被風颳到江心裡去。鄭、張二人所坐的這船，也是找不著汊港，就沙

灘上拋了錨；所靠的這處沙灘上，一望無涯的，盡是七八尺深的蘆茅，被狂風吹得一起一伏。

七月初間天氣的蘆茅，尚不曾完全枯槁白頭，青綠黃白相間；起伏不定的時候，就和大海中的波濤一樣。鄭時與張汶祥同立在船頭上看了，笑道：「這般景物，也是我們在四川所領略不到的！」

張汶祥道：「四川若有這種所在，我們的船敢停泊嗎？祇怕連船底板都要被人搶去呢！」鄭時道：「這也是現在的亂世才如此！在太平盛世，沒有失業的人，儘管有這般好藏匿的所在，有誰願意去幹那些犯法的勾當？於今的四川，固是遍地荊棘；就是這長江一帶，也未必眞安靖，不過沒有大幫口，略斂跡些兒罷了！論起地形來，四川就因山嶺多好藏匿，能容留大夥的人，才弄出到處荊棘的局面！像這種所在，不過好藏匿一時，使追捕的找不著途徑罷了；那裡趕得上四川的層巒疊嶂！」

張汶祥道：「怪道祇有我們這一隻船，靠在這蘆茅邊上；大概那些裝運了貨物的船，也是防這類地方不妥當，所以都擠到那邊汊港裡去了！」鄭時笑道：「那卻不見得是這般用意！祇要能擠進那邊汊港裡停泊，風浪確是小些。此時天色還早，上流頭的船，就要找一處像我們這樣的地方拋錨，也找不著；再過一會兒你瞧罷，一定還有船在我們這一帶停泊的。」二人在船頭上談論了一會，回到艙裡沒一刻工夫，忽聽得江邊有船篙落水的聲音。鄭時笑向張汶祥道：「何如呢？不是有船來我們這一帶停泊嗎？」張汶祥隨手推開窗門向外面看時，果見有兩條一大一小的船，撐過灘邊來停泊，即回頭對鄭時說道：「這兩條船吸水都很淺，可見得也是和我們的一樣，沒載多少貨物，所以也敢停泊在這裡。」鄭時隨口應了一句，也懶得起身探看。行船的人，照例不待起更就安睡了。

鄭時這夜在睡夢中，猛被鄰船上哎喲一聲驚醒了。醒來便覺得船身有些兒蕩動，接著又聽得有人撲通落水的聲音。鄭時驚得翻身坐起來叫三弟，連叫了幾聲，不見張汶祥答應。忙伸手向張汶祥睡的地方一摸，已不知在何時起去了！再聽鄰船上似乎有人在那裡格鬥。心想難道眞個有強盜前來打劫嗎？鄭時雖是一個文人，然在四川當鹽梟時，常有親率黨徒與官兵對抗的事；尋常兩三個蠻漢，也不是

他的對手，膽力更是極大。這時聽到外面的聲音，料知必是張汶祥已與來打刼的強盜動手；當下並不害怕。因身邊不曾準備兵器，立起身順手摸了一條壓艙板的木槓，看朝船頭的艙門已經開了，即竄身出外。此時的大風已息，天上星月之光，照見鄰船上約有七八個漢子，各人都操著雪亮的單刀，圍住一個人廝殺。

這人正是張汶祥，赤手空拳的騰拿躲閃。一眨眼就見一個漢子被張汶祥踢下河去了。鄭時逆料這些蠻漢，便再增加七八十個，也不是張汶祥的對手。祇是眼見著七八個手操兵刃的，圍攻自己赤手空拳的兄弟，不由得忿怒起來！手起槓落，劈在一個漢子後腦上。那漢子不提防背後有人暗算，也被打落下水。正待趕過去打第二個，祇聽得那張汶祥喊道：「這裡用不著二哥幫助，二哥快進艙裡去救人罷！」鄭時也是老在行的人，知道彎腰竄進不知虛實的船艙，容易受人暗算！聽了張汶祥的話，先提脚將窗門踢破了兩扇，就月光向艙裡窺探時，祇見兩個赤條條的女子，仰面躺在一張床上，好像是被繩索綑縛了的。

艙中箱篋器具，橫七豎八的亂堆著。鄭時一看艙中情形，心裡就忍不住一跳！暗想：這不就是柳儒卿的小姐嗎？登時勇氣更鼓動起來了！將手中木槓一攢，就從窗門竄身進去；口向床上的女子喊道：「不要害怕！我是鄰船上來救你們的！」旋說旋上前動手解縛。見兩女子都不開口，知道是口裡塞了東西，先將兩人口中的東西掏了出來，然後解開了身上的繩索。鄭時眼快，已看見床頭有一堆衣服，即抓了擱在兩人身邊；祇羞得兩人恨無地縫可入！鄭時也覺在旁看了難爲情，反身跳出來，打算幫著張汶祥將強盜打走；但是衆強盜已一半打落了水，一半駕著靠在旁邊的一隻小船逃了。

張汶祥道：「饒了這夥毛賊罷！祇要人沒吃虧，東西沒被搶去，便是萬幸了！」鄭時還沒回答，兩女郎已穿好了衣服出艙來，低頭向張、鄭二人叩拜道：「今夜若不蒙兩位義士搭救，我姊妹身死不足惜，還得受這班狗強盜的汙辱！兩位義士實是我姊妹的救命恩人！不敢避嫌，請兩位進艙裡就坐。」鄭、張二人不便伸手去扶掖，祇得在船頭答拜道：「同是出門人，急難相救，祇要力量做得到，是應該做的！

快不要說甚麼救命恩人，承當不起！」

鄭時首先進艙。聽得後艙裡有人的哼聲，剛待問是那個。年大些兒的女郎已跟進艙，說道：「哦！我的丫鬟春喜和老媽子在後艙裡睡著，祇怕也被綑綁了。」鄭時道：「船戶一個也不見出來，大概都被綁在後面。」這時鄭、張所乘船的船戶，因這邊打鬧得厲害，也驚醒起來，到這邊船上幫著鬆了船戶、水手的縛。

大家混亂了一陣，兩女郎才請鄭、張二人在艙中坐定，請問姓名去處。鄭時將自己和張汶祥的名字都改了；因鄭、張二姓極平常，用不著更改，也故意回問兩女郎，才知道大些兒的叫柳無非；小些兒的叫柳無儀克因林鬱住在南京，特地到南京去，想依附他姨父母居住。

柳無非又說：「這條強盜船，在湖北就跟著開行。一路時前時後，開也同開，泊也同泊，並不斷的有人向這邊艙裡窺探，我已疑心那船上不是正當人。特地叫船戶進來吩咐，夜間須擇妥當地方停泊！想不到今日忽然颳起大風來，我姊妹害怕得甚麼似的，叫船戶趁早停泊。無奈一路下來，簡直找不著可以停泊的所在；直走到這裡，船戶見兩位所坐的船在這裡，就進艙來向我說，這邊已有一條四川的船，靠蘆茅灘停泊了；我們的船祇好停泊在一塊，比單獨拋錨的好多了！我那時見天色已近黃昏了，若再不停泊，恐怕往下更找不著好地方；既是有同鄉的船在這裡，彷彿多有一個伴侶似的，遂叫船戶開了過來。及至錨已拋了，才看見那小船也跟了過來，緊靠我們的船泊著。

「我姊妹雖是害怕極了；但也無法逃避！入夜便緊緊的關閉艙門安睡，連高聲說話也不敢。及至從夢中驚覺時，身體已被強盜按住；一張口要喊，那堵口的東西已塞進來了。祇得拚命掙扎，船身搖蕩得幾乎傾覆了！強盜剛將我姊妹綑綁了，待施無禮，陡聽得艙口有人喝了一聲：狗強盜！快出來送死！接著就好像有一個站在艙口邊的強盜，被人抓了出去，撲通攛到一丈遠近的江心裡去了。艙裡的強盜才一擁出外，在船頭上廝殺起來。……」

鄭時聽到這裡，截住話頭向張汶祥問道：「三弟同睡得好好的，怎麼知道那船上鬧刼案，也不招呼我一聲，就悄悄的出來動手呢？」

張汶祥笑道：「那小船跟著拋錨的時候，我在窗門看見，有四個彪形大漢在船面上撐篙，篙尖落水的聲音，分外沉重！我在江河裡混的時候多，知道老當篙師的人，篙尖落水沒有聲響，偶然有之，也祇有在水面上飄一下，不至有深沉的響聲。即此可知那四個撐篙的人，都是外行！再看船艙裡，還有兩個漢子伸頭向外邊張望，並時時回頭對艙裡說話，可見得艙裡還不止兩個人。

「那船既吸水很淺，可知沒裝貨物。若說是專裝客的罷，搭船的客，不應都是三四十歲的壯健漢子；並且也沒有搭客大家幫著撐篙的道理！這船就很可疑了！再看這條大船，是我們川河裡的；雖是艙門緊閉著，看不見船裡的情形，逆料必是有闊人在內。既是我川河裡的船，又靠著我的船停泊；如果夜間有甚麼動靜，我是不能袖手旁觀的！我雖存心如此，不過我料的究竟對與不對，不敢決定！若拿出來和二哥商議，料得是便好；萬一看走了眼色，二哥不要責備我遇事張皇嗎？我外面和二哥同時安睡，實在因有這事擱在心中，那裡睡得著！

「當強盜跳過這船上來的時候，踏得這船身一歪，蕩得我們的船身都動了。我就知道所料的驗了！我船上的艙門，早準備了，是虛掩著的；從容起來結束好了，才輕輕的走過這船上來。強盜人多手快，已有幾個扛著皮箱在肩上，待搬過他們自己船上去；不提防我堵住艙門一喝，大約也猜不透外面有多少來拿他們的人，祇驚得各人都將皮箱放下，想衝門而出。第一個衝出來，被我順手揪住了胳膊祇一拖，拖得他哎喲一聲。我恐怕船上人太多了，纏脚礙手的不好施展，就提起那強盜向江心拋去。鄭時道：「我就虧了這一聲哎喲，把我驚醒了！若不然，祇怕直到此刻還在酣睡呢！」

鄭張二人在艙裡坐談了一會。張汶祥起身作辭道：「那些小毛賊受了這次大創，估量他們逃得了性命的，也寒了膽不敢再來了！此後儘可安心，一帆風順到南京，想不至再有意外！此時才到半夜，還可

以安睡些時。」說罷，提步要走。

柳無非連忙起身，說道：「我想求兩位再坐一坐。承兩位救了我姊妹的性命、財物，還要耽擱兩位的安眠，我也自知原是不近情理的事，本來說不出口！不過我姊妹險些兒被強盜汙辱身體，蒙兩位救了，此恩不比尋常！我姊妹何敢以外人待兩位！我們從重慶動身到此地，在船上已有兩個多月了；雖是素來膽怯，然沒有像此刻這麼害怕的！千萬求兩位在此多坐一會，我還有話說。」張汶祥聽了不做聲，望著鄭時。

不知鄭時怎生擺佈？且待下回再說。

第八六回　盟弟兄同日締良緣　四獃子信口談官格

話說鄭時見了柳無非說話時那種嬌怯可憐的樣子，不但心裡軟了，連帶渾身的骨頭、骨節都軟洋洋的。當即對張汶祥說道：「女子的膽量，本來多比男子小；何況是宦家平日不出閨門的小姐，又才經過這般大驚嚇！就是平常的男子，也要嚇得膽破魂飛，手足無措；能像柳小姐這樣不慌不亂，使很不容易了！我等救人救澈，就多坐一會罷，行船不愁沒有睡覺的時候！」

張汶祥知道鄭時平日對於女色之迷戀，此時心裡雖覺得柳家姊妹，萬分迷戀不得，然口裡不便違背鄭時的意思，說出定要過去安睡的話來！祇得依舊坐下，聽鄭時與柳無非談論身家遭際。

柳無非道：「我姊妹都是在四川生長的；先父在四川做了十幾年州縣官；兩位居住四川的時候多，大約已聞先父的名。」鄭時裝作不知道的說道：「我們是做生意的人，平日於官場中人不甚留意。不知尊大人上下是那兩個字？」柳無非瞟了鄭時一眼，說道：「先父諱灼，字儒卿，丙辰年在綿州殉難的。」

鄭時故作驚異的樣子，說道：「我們在外省的時候多，不知道家鄉地方的綿州，曾鬧過甚麼亂子？

」說時，揑著指頭，口裡念著丙辰、丁巳的輪算了幾下，說道：「怪道我不知道！我甲寅年出四川，在新疆、甘肅一帶盤桓，直到前年才囘四川去。因我的行蹤無定，家鄉的消息，很不容易傳到我跟前來。究竟丙辰年綿州曾出了甚麼亂子？」柳無非黯然說道：「並不曾鬧旁的大亂子。就是近年來在四川鬧得最兇的梟匪，乘先父沒有防備，陡然攻進了綿州城。先父已來不及，在衙門口遇著匪首，認識先父的面貌，先父遂被難！」

鄭時問道：「四川的梟匪，大小有若干股？小姐可知道那時攻進綿州的是那一股麼？匪首的姓名還記得麼？」柳無非點頭道：「匪首的姓名，自然記得！但是那梟匪是四川最兇悍有名的，誰也奈何他們不了！我又沒有兄弟，這仇恨是永遠沒有報復的時候了！」鄭時仍作不知道的問道：「在四川最兇悍有名的梟匪，不是小辮子劉榮麼？」柳無非搖頭道：「不是姓劉的，是姓張的，叫做張汶祥；於今還在四川。官兵聞他的名就害怕，多不敢與他對壘！」

張汶祥坐在旁邊聽了，心裡止不住的怦怦跳動，看鄭時卻行所無事的神氣的問道：「尊大人就是張汶祥所害嗎？」柳無非道：「那倒不是！聽說動手殺我先父的，是張汶祥的手下一個小匪。先父殉難之後，先母因哀傷過度，不到三年也棄養了，丟下我姊妹兩個！親房叔伯人等雖有，祇是不但得不著他們的照應，並欺負我姊妹年幼無知，用種種盤剝計算，侵佔吞蝕，無所不至！幸虧當日隨侍先父母在各州縣任上的時候，我姊妹都曾略讀書史；處理家政，不至茫無頭緒，才能將先父母遺留的財物，略略保存些兒！不過自先母棄養後，我姊妹家居便沒有相關切的家長，究竟諸事都嫌不便。

「我有姨父、姨母住在南京；我祇得帶了舍妹到南京去，打算相依姨父、母度日。以為由水路直到金陵，是可望一帆風順，平安無事的；不料在半路上會有今夜這種險事發出來！若沒有兩位拔刀相救，我姊妹受禍眞是不堪設想。」

鄭時謙遜了兩句，將自己和張汶祥的身家履歷，隨口編造了許多好聽的說了。二人既更改了名字；

鄭、張又是尋常多有的姓氏，柳無非聽了，當然不至疑心二人就是他自己不共戴天的大仇敵！祇道鄭時所說的身家、履歷，是眞實不虛的！鄭時說自己也是大家公子出身；因讀書進學之後，無意科名，又生性喜歡遊覽，就借著經商，好遊覽天下名山大川。柳無非聽了，就笑道：「這就對了！我剛才聽先生說是做生意的人，平日於官場中人不甚留意的話，心裡正在疑惑：怎麼做生意的人，有先生這般氣宇，這般吐實？原來是厭惡科名，借著經商到處遊覽的！」鄭時的學問，本來很淵博；此時更有意誇示才華。柳無非姊妹都能略通文墨；兩下接談之後，不由得柳無非不五體投地的佩服！

柳無非姊妹，雖是生長官宦之家，知書識字。然因柳儒卿死的太早，失去了拘管的人，種種淫詞豔曲的書，遇著便廢寢忘餐的不肯釋手。他母親不識字，以爲女兒能發憤讀書，是不會有差錯的。已成年的女孩兒家，裝了一肚皮的淫詞豔曲，安有不心心念念羨慕那些才子佳人的呢？加以他姊妹被強盜剝得一身精光的綑縛了，是由鄭時親手解開的；有這一層關係，柳無非心裡對鄭時就不知不覺的親熱了！

男女之間，雙方都有了愛慕的念頭，便沒有不發生肉體關係的！在鄭時不過因柳無非生得可愛，素來好色的人，不能制止自己不轉念頭；祇是還有些覺得自己的年紀，比柳無非大了一倍，不敢希望便成夫婦！不料柳無非因自己曾赤身露體與鄭時的手接觸，更欽佩鄭時的學問好，並不嫌鄭時年老，竟願以終身許給鄭時！鄭時原是沒有家室的人，自是再得意沒有了！但是張汶祥心裡極不以爲然！卻又明知鄭時決不聽勸，不便攔阻。

鄭時和柳無非都看出了張汶祥不願意的神氣，二人商量對付，就將柳無儀配給張汶祥。這時除了與鄭時絕交而外，沒有方法可以拒絕！一個鐵錚錚的漢子，遂也輕輕的被捲入這愛河的漩渦中了！

兩柳姊妹既嫁給兩盟兄弟之後，便大家計議，恐怕到南京不爲林鬱夫婦所歡迎！卽決議不到林家去了。依鄭時的計算，逕到山東去找馬心儀；看馬心儀對待的情形，再定行止。柳無非姊妹既嫁了他二人，行止自由他二人作主。去向已定，便望山東進發。

柳無非姊妹陪嫁的資財，都是柳儒卿在四川搜刮的，也有十多萬。鄭時打算到山東後，借馬心儀的門路，捐一個官銜；憑著自己的才幹，也不愁沒有出頭之日！在路上經過了多少時間，這日到了山東在一家招牌名鴻興的大客棧裡住下。先打發人去巡撫部院裡將施星標找來。

施星標這時的氣概，已大異乎從前了！因終日和官僚接近，眼見的是官模樣，耳聽的是官言語，而他又自以為做了巡捕大官，不能不有官架子、官習氣。巡撫部院裡的人，因不知道他的來歷，見他初到的時候，馬心儀立時傳見，並很密切的和他談了一會話；估量必是和馬心儀有密切關係的人！

官場中人的眼睛最勢利！不要說是和督撫有密切關係的人，全省的官員都得逢迎巴結；祇要督撫在閒談中提了這人的名字，或在上衙門的時候，督撫單獨對這人點了點頭，這人便得了無上的榮幸。一般同僚的官員，卽時對這人就得另眼相看了！施星標就因馬心儀對他與對一般在部院裡供職的人，略似親切一點，便沒有一個不在施星標跟前獻殷勤表好意的！

施星標原是老實人，看了這些人對他的情形，不知道勢利官場，照例如此，祇道是自己的官階比人高，應受一般人的敬禮！這時他騎來一匹馬，帶了兩名跟隨，自覺很體面的到鴻興客棧來。他是個天眞爛漫的人，倒還有一點兒念舊之心！見了鄭、張二人，連忙行禮，說道：「二哥、三哥到這裡來，怎的也不早給我一個信，使我好遠些迎接？並且也用不著住客棧，直到院裡去住，多少是好！」

鄭時看施星標還是在四川時一般的親熱，便說道：「自家兄弟何用客氣，說甚麼遠些兒迎接的話！老弟知道院裡好住嗎？」施星標笑道：「怎麼不好住呢！難道二哥、三哥是外人嗎？」

鄭時也笑道：「老弟還責備我不早給你信；你到山東來這麼久了，曾有一個字給我們麼？我和三弟因沒得你的信，委實有些放心不下，祇得親來這裡瞧瞧。如何好冒昧逕去部院裡住呢？」施星標跺脚，說道：「二哥快不要提寫信的話了，眞是急得我要死！從前我們兄弟在一塊兒的時候，凡是要提筆的事，有二哥作主，我倒不覺得不識字的不方便！我動身的時候，記得二哥曾叮嚀我寫信，那時還沒拿寫信當

一件難事！及到了山東一兩個月，差事弄妥了，才想起要寫信的事了；但是我既提不起筆，又沒有知心的人可代我寫，你想我不是急得要死！」鄭時點頭道：「我也想到了你有這層爲難的情形！於今大家都見了面，這些話也不用談了！你且將到山東後的情形，詳細說給我聽；我再告訴你別後的經歷。」施星標卽將馬心儀待遇他的言語、行爲，和盤托出說了一遍。

鄭時躊躇道：「既是這麼一回事，你何以見得我兩人好到院裡去住呢？」施星標道：「這還有甚麼可疑慮的地方！像我這樣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的笨人，到這裡沒幾日，也就弄到了這麼一個前程。難道對二哥、三哥還不如我麼？放心，放心！於今是我們兄弟應當得志的時候到了！」

鄭時見施星標自以爲巡捕是大前程，不由得好笑；但也不便說穿，掃了他一團高興。便說道：「能如老弟所說的自是好事，你我都巴不得有一條出頭之路；不過到院裡去住的話，就是大哥吩咐我們搬去，我也覺得不大方便！老弟到這裡坐，談了這一會，我沒引見你兩個嫂子。」施星標聽了，望著鄭、張二人發怔道：「甚麼嫂子？兩個哥哥都在我走後娶了親嗎？」鄭時笑道：「自然是娶了親，否則那裡有嫂子給你引見？」

施星標登時很著急似的說道：「這卻怎麼辦？我不知道二哥、三哥都已辦了喜事，有嫂子同來了，一點兒見面禮也沒準備，我面子上不太難爲情嗎？」說時，立起身伸手在懷中摸索，大約是打算摸些兒銀兩出來。

鄭時忙拉著他的手在身邊坐下，說道：「不要忙！我還有話向你說。我和三弟娶你這兩個嫂子的原因，不能不先說給你聽。但是這原因祇能向你說；因你和我賽過親手足，在一塊兒時候的事，不能瞞你，別後的事不忍瞞你！除我們自家兄弟而外，無論甚麼人都說不得！」施星標道：「那是自然！我到此地這麼久了，從不曾向外人漏出半句以前的事！」

鄭時接著將七夕在黃鶴樓聞笛，及以後種種經過，詳述了一遍道：「這事可算是弄假成眞的！三弟

當時果然沒有動絲毫不正的念頭；就是我也不過生性慣尋這種開心，見了可愛的女子，不問成與不成，是要轉轉無聊的念頭的。誰知竟是天緣湊巧，居然都成了夫婦！若給他姊妹知道了我和三弟的履歷，日後恩愛深了就不要緊，暫時是難保不有些麻煩！」

施星標愕然說道：「那回打進綿州，我不是也在內嗎？」鄭時笑道：「誰說不是有你在內！我也想到了這事不免有些行險僥倖，但我卻有把握，決不至給他姊妹知道！就是萬一有洩漏的時候，我等男子漢，身上長了一對腿，還怕跑不了麼？」施星標道：「怕甚麼！我們男子總佔了便宜！好，就帶我去拜見罷，見面禮日後補來便了。」

鄭時因恐怕施星標來了，說話給柳無非姊妹聽了去；特地另覓了一間相隔所遠的房會面。這時才引施星標與無非無儀見面。施星標見無非姊妹都生得這般豔麗，險些兒看癡了！原預備了幾句吉利話，打算在見面時說的，竟說不出了！鄭時看了他這樣失魂喪魄的神情，見禮之後，便不讓坐，仍引到坐談的房間裡來。

施星標突然對鄭時說道：「二哥、三哥的福命眞好！簡直是一對玉天仙，凡人那有這樣美貌的！大哥於今共有六個姨太太，都是年輕好看的！在我的眼睛看了，以爲生得好的都聚在他一家了！此刻看了兩位嫂子，才覺得那六個姨太太，都是俗不可耐的女子了！」鄭時含笑不做聲。

施星標繼續說道：「我們兄弟在川中的時候，都怕家室累人；現在既大家換代局面，我也要留心訪求一個才好。」鄭時笑道：「老弟的事，我當代爲物色，包管你得一個稱心如意的人兒便了。」施星標正色說道：「二哥不要多心！我想你們也是應該找一個相安的給我快活快活，才對得起我！」

張汝祥忍不住，笑問道：「你這話怎麼講？憑甚麼定要我們找一個相安的給你快活？你自己不會去找的嗎？」施星標漲紅了臉，說道：「要我自己去找，要把兄弟做甚麼？」張汝祥大笑道：「把兄弟是專爲拉皮條的嗎？你這話眞露出你獃子的原形來了！」施星標很要緊似的辯道：「說媒、娶老婆，算得

是拉皮條麼？當日拜把的時候，不是擺了香案，一同跪下來發過誓的嗎？那幾句發誓的裡頭，是不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話？於今你們都有天仙也似的老婆享福，教我一個人睜開眼睛望著，你們憑良心對的起我嗎？」張汶祥聽了，雖是笑不可抑，但也說不出駁他的話來。

鄭時哈哈笑道：「獃子何用發急呢！我不是說了包管你得一個稱心如意的人兒嗎？」施星標忽轉了笑容，問道：「二哥這話可是眞的麼？」鄭時道：「我何時曾向你說過假話？」施星標喜道：「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個老粗，人品趕不上二哥三哥，學問也趕不上二哥三哥；不敢望有二嫂、三嫂那麼美的！不過我現在已有了這樣的前程，若是我的官運好，將來的陞遷是量不定的！總要像一個官家太太的樣子，才可以配得上我！」張汶祥道：「官太太的樣子，是甚麼樣子？我沒有見過官太太，倒有些分別不出！」

施星標道：「說正經話，三哥不要開我玩笑！一種人有一種人的樣子，三哥這般精明的人還說分別不出，不是存心開我的玩笑嗎？」鄭時知道施星標是老實人，說話最容易認眞！便接著說道：「是否官太太的樣子，我一望就分別得清楚；不配做官太太的，我斷不至從中撮合！你祇回去多準備些喜酒給我們喝！你是在官場中的人，娶親須有個場面，不能像我們一般的草率！」

施星標道：「話雖如此說，祇是二哥一時那裡有一個這麼合適的人兒呢？我到山東來了這麼久，不曾遇著有相安的人；不相信二哥剛到這裡，便已看中了有可以配給我的人！」鄭時笑道：「你可以不問我這些話，我從來沒有哄騙過你！這一層還不能使你相信嗎？」

施星標心裡想著：這話倒是可信！我在四川的時候，許多人都因我老實，每每說假話哄騙我；就是張汶祥也時常拿假話來尋我的開心。惟有他一次也沒有騙過我，並且因我老實，連笑話都不大向我說。他的話是可以相信的！想罷，就說道：「我不是不相信二哥，是恐怕一時找不著合適的人。」

張汶祥道：「你祇回去準備辦喜事。二哥替你撮合的人，我也知道了，確是再合適沒有；我也能包

你稱心如願！」說得施星標如雪獅子向火，渾身都喜得融化了！當下辭別了鄭、張二人，回到巡撫部院，即到上房裡見馬心儀。馬心儀平日也是因施星標誠實可靠，出入必帶在身邊；所以能直接跑進上房去。

這時馬心儀正在檢閱重要公文。忽見施星標進來，臉上喜氣揚揚的，不是平常的態度，料知必是有甚麼可喜的事。隨將手中公文擱下。施星標見左右沒有人，便近前說道：「鄭時二哥和張汶祥三哥都來了。二人本應一到就進來稟安、稟見的，因爲不敢魯莽，先打發人來叫施星標去。」

馬心儀不待施星標往下說，接口問道：「帶多少人來了？」施星標道：「沒帶旁人，祇各帶了一房家眷。」馬心儀道：「他們不是都沒有家眷的嗎？怎麼各帶了一房家眷呢？」

施星標是素來不會說假話的人；隨口就將鄭、張娶柳氏姊妹的經過，及柳氏姊妹如何美麗的話說了。馬心儀笑道：「你的眼睛裡看出來的美麗，祇怕不見得是眞美麗吧？」施星標急得竭力爭辯。

馬心儀低頭沉吟了一會兒道：「他兩人改了名字很好。不過鴻興客棧裡面住的人太雜，種種類類的人都有；在那裡住久了，終恐遇見面熟的人，傳揚開了不是當耍的事！你就去向他兩人說，我原想去看他們，親自接他們到院裡來住的，祇爲有許多不便的所在，不能隨意行動，望他們原諒！即日將家眷、行李都搬到這裡來，且住下再見機會。祇須將西花廳騰出，就夠他兩房家眷居住了。西花廳雖是離上房太近了一點兒；好在不是外人，沒甚要緊！」

施星標見馬心儀這麼說，心裡說不出的高興！一疊連聲的代鄭、張二人道謝。

不知鄭、張二人究竟肯不肯到撫院裡來住？且待下回再說。

第八七回　做壽筵六姨太定計　營淫窟馬心儀誘奸

話說次日一早，施星標就吩咐人收拾西花廳準備給鄭、張二人居住。馬心儀取了一張名片，教施星

標去鴻與客棧迎接。施星標領命到鴻興客棧來，見鄭、張二人，將馬心儀的話傳達了。

鄭時問道：「你曾聽大哥說過，將如何安插我們的話麼？」施星標道：「他祇說且住下再看機會。我們既住在那裡，他自然得安插我們！」鄭時低頭不作聲，好像思量甚麼似的。

張汝祥道：「我們既經來了，在客棧裡住著，總不成個體統！我們又沒有第二個可靠的朋友，二哥毋庸躊躇，不搬去，倒覺得對不起他似的！」鄭時點頭道：「承馬大哥的盛意，教四弟前來迎接，我們豈有不遵命的道理？不過我所躊躇的：是爲從四川出來，因路途遙遠，不曾攜帶一些兒土產來孝敬馬大哥，見面是很難爲情！打算就在此地辦幾色禮物帶去，聊表我二人一點敬意！」施星標道：「這卻可以不必，他那裡在乎這點兒禮物！」張汝祥道：「他雖是富足不在乎人家的禮物，我們不能不聊表敬意！二哥說應辦些甚麼，我去照辦便了。」鄭時當即開了一單應辦的禮物，張汝祥親去辦了。

就在這日，施星標幫著將眷屬、行李都搬進了巡撫部院。馬心儀與鄭、張二人相見時，祇寒暄了幾句，便有事走開了。好在有施星標督率著下人安置一切。

直到夜間，馬心儀才安排了筵席，在上房款待鄭、張及柳氏姊妹。馬心儀的六個姨太太，都對待柳氏姊妹十分親熱。柳氏姊妹雖也是生長在官宦之家；然柳儒卿當日不過做了幾任州縣官，排場氣概，如何及得巡撫部院的闊綽？少年女子的虛榮心最重，當下看了馬心儀六個姨太太的豪奢放縱情形，不知不覺的動了豔羨之念！而施星標在幫著搬行李的時候，看見春喜丫頭了，也不知不覺的動了愛慕之心。暗想：

「二哥祇說替我撮合，教我準備喜酒；他何不就把這丫頭配給我？雖說是個丫頭，身分有些不對；但是這丫頭的模樣兒很好，舉動比尋常人家的小姐，還要來得大方。大哥身爲督撫，尚且討班子裡的姑娘做姨太太；論人物，六個姨太太都趕不上這丫頭。我討了他，料想不致被人笑話！就祇怕二哥是個有名的好色之徒，他要留著給他自己做姨太太，不肯讓給我！我且先和三哥商量，求三哥幫忙我說；如果

他硬不願意讓給我，我就向大哥叩幾個響頭，也說不得！總得求大哥說一句公道話，看我爲甚麼要單身過一輩子？」

想到這裡，他自覺有了把握，乘左右沒有人的時候，悄悄的對張汶祥說道：「男子漢到中年以後，還沒有一房家室，好像凡事都沒有著落的樣子！我自從來到山東，境遇一天好似一天，地位也一天高似一天；我就想在山東成立一個家業，免得終年和沒廟宇的遊神一般，沒個歸宿之處！無如我既不是本地方人，對本地官宦人家，又少有往來；高不成，低不就，很難得有合意的人！前日二哥說替我做媒，並說包管我稱心如意，不知他打算替我撮合的，究竟誰家的小姐？」

張汶祥因施星標的言語、舉動，從來有些獃頭獃腦似的；和他沒多的正經話說，一開口便是開玩笑。這時見施星標說得如此愼重，並不似平日說話的沒條理沒次序，也就不便拿出開玩笑的神氣。祇得應道：「此後既安排在官場中過活，家眷是少不得的！二哥打算替你撮合的，他不曾說給我聽，不知道究竟是誰家的小姐！」施星標道：「不問是誰家的小姐，我都不願意！大富貴人家的，好是自然很好；不過我做官不久，總怕匹配女家不上！我祇要討一個人，能像二嫂的春喜丫頭那般一模一樣的，就心滿意足了！你可知道春喜已經許配了人家沒有呢？」

張汶祥大笑道：「既是你自己說出來願意討春喜，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施星標喜問道：「難道二哥說替我撮合的，就是春喜嗎？」張汶祥道：「不就是她！還有誰呢？」施星標道：「怎麼這兩日不見二哥提起？你猜事情不致變卦麼？」張汶祥道：「二哥因你說要討一位官太太，他恐怕春喜是個丫頭出身，不配做官太太；所以說出來之後，就失悔不該說了！你於今既不嫌棄丫頭，我去向二哥說便了。」

施星標聽了，來不及似的對著張汶祥一連作了好幾個揖，說道：「這事就拜託三哥了！」張汶祥將施星標的話對鄭時一說，這段姻緣便立時成就了。馬心儀聽說，卽賞給施星標二百兩銀子，作結婚費。鄭、張二人也都有饋贈。於是施星標與高采烈的和春喜結起婚來。

施星標是有職務的人，結婚後仍照常供職，也沒有另租房屋。春喜夜間陪他睡覺，白天不在柳氏姊妹房中閒坐清談，便在上房陪馬心儀的幾個姨太太尋開心玩笑。春喜本來生性聰明，因從小伺候柳無非姊妹，也略解文字。施星標一心想馬心儀栽培提拔，無時無地不求得馬心儀的歡心！知道馬心儀最寵愛的，是新討來的六姨太。

六姨太是北京極有名的紅姑娘；豔名也就叫做「紅姑娘」。但是容貌並無驚人之豔，就祇應酬的本領高大；一張嘴伶牙俐齒，能遇一種人說一種話，使凡見過他的人，個個疑心她對自己有無限深情！心思更是細密玲瓏，在她班子裡走動的，不是王公貴人，卽是富紳巨賈；每有爲難的心事，或是在她跟前愁眉不展，或是背著她短嘆長吁，她總得尋根覓底，問出情由來。祇須她那兩個水銀也似的眼珠兒一轉，不論甚麼爲難的事，她都能立時代籌應付的方法；雖不見得處處妥當，但見解確能比人高！因此一般在她那裡走動的王公、貴人、富紳、巨賈，見面多呼她爲「紅軍師」。

馬心儀爲慕她的名，花了上萬的銀子討來，果是名下無虛！馬心儀寵幸她無所不至，大小家政，多半歸六姨太掌握；滿衙門的人，沒有不畏懼六姨太的，沒有不巴結六姨太的。施星標想馬心儀栽培提拔，更是巴結得盡心盡力；春喜是當丫頭出身的人，不待說最會承迎色笑，對於幾個姨太太，雖是一體奉承，祇是在六姨太房裡周旋的時候爲多。

馬心儀既是寵幸六姨太，當然除了辦公事的時間以外，總在六姨太房中尋歡取樂。論年齡，春喜比六姨太輕；論姿色也比六姨太美。馬心儀是個縱慾無厭的人，六個姨太太還不能滿足他的慾念！見春喜生得有幾分動人之處，又鎭日的在左右殷勤；便串通六姨太勾引春喜實行無禮。在六姨太未嘗沒有醋意；因知道馬心儀生成的如婦人之楊花水性，可以隨處鍾情；恐怕他再討第七個姨太太進門，奪了自己的寵幸。春喜是有夫之婦，祇能通奸相好，不能定名正位，停眠整宿，對於自己的寵幸，還可以保全！因此情願順承馬心儀的意旨，用種種方法引誘春喜！在班子裡當姑娘的人，引誘婦女的手段，自是高人一

等！全不費事的便將春喜引誘成奸了！施星標是個粗人，又輕易不敢到上房裡走動，那有察覺的時候呢？

馬心儀與春喜通奸了一兩個月，厭故喜新的毛病，不覺又漸漸的發出來了。這日秘密對春喜說道：「我今年差不多五十歲了。中國各省繁華之地，我多到過；生得美的婦女，在我兩隻眼裡見的，也實在不少，祇是從來沒見過有美麗像你家那兩個小姐的！我不知道鄭老爺、張老爺怎麼有這麼好的豔福，不費甚麼氣力，在半路上遇著，便成就好事？眞是可羨可慕！從外面看，似乎我比他兩人命好；其實我的命，如何及得他兩人！我若能得一個像你家大小姐那般美女子的，陪伴終身；現在的高官厚祿，都情願讓給旁人去享受，我就以白丁終老也是快活的！」

春喜笑道：「我家兩位小姐，豈但生得容貌美，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沒一件不會，沒一件不精！這回嫁給鄭姑老爺和張姑老爺，也要算是天緣湊巧！不然，也沒有這麼容易！「我記得當日在四川，老爺太太還存在的時候，來替大小姐、二小姐做媒的，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次，都是官宦人家的少爺。老爺、太太說門第人品都很相安，可以定下來。偏是兩個小姐自己不肯，說那些官家少爺，多是酒囊飯袋，毫無學問的；一旦沒了祖業，便無力謀生！我大小姐並不知道害羞，當面向太太說，不願意嫁給那些文不文、武不武的少爺！

「有一次趙提臺託人來做媒，想把我二小姐配給他家大少爺。那時趙家大少爺，已經做到都司了；年紀還祇二十五歲。據說：趙大少爺能開兩石重的硬弓，武功好的了不得！我家老爺、太太以爲二小姐是沒有不中意的了；誰知二小姐仍是不情願！我那時心想：兩個小姐這也不願，那也不願，到底心裡打算要甚麼樣的人物才嫁呢？誰也想不到在船上遇見鄭姑老爺，卽時就傾心要嫁他！

「小姐原是要到南京林家去的；大約也是因爲喜事辦的太草率了，恐怕到林家說起來不體面，所以情願不去林家，逕隨姑老爺到這裡來。論兩位姑老爺的人品，雖是很好；但從前做媒的那些少爺們，不

見得都趕不上！」

馬心儀問道：「然則你那兩個小姐，何以是那麼來不及似的嫁給他們呢？」春喜道：「我在隔壁艙裡彷彿聽得大小姐勸二小姐道：你我的年齡也不小了，終身大事，若依賴姨父、姨母，是靠不住的！我們赤身露體的承他兩人從強盜手裡救了囘來；因要解我們身上的繩索，遍體都撫摸到了！難得他兩人沒有娶妻，我們不趁此嫁他，好意思去嫁甚麼人呢？」馬心儀笑道：「遍身被人撫摸了，就得嫁給這人！我倒得設法在他姊妹身上撫摸一陣，看她又肯嫁給我麼？」

春喜想迎合馬心儀的意思，便說道：「這不是極容易的事嗎？大小姐、二小姐都喜歡喝酒，而酒量又不大，兩三杯酒下肚就醉了！不過這事也得商通六姨太，要六姨太出頭請他姊妹到上房裡來。」馬心儀不待春喜往下說，即連連搖頭道：「這事不能給六房知道！他姊妹既通文墨，我自有方法，使他姊妹心甘情願的著我的道兒！祇要你在中間做個穿針引線的人。事成後我自重重的賞你！」春喜道：「我自然應該盡力！不過兩個小姐平日待我，雖與姊妹無異，我卻從不敢在她跟前放肆。勾引她的話，我是不敢去說的！」

馬心儀問道：「看他姊妹的性情、舉動，都像很隨和的，很容易說話的；並且你此刻的身分、地位，已和她一般大了；有甚麼不敢在她跟前放肆呢？」春喜道：「兩個小姐的性情、舉動，實在都很隨和；就是我當日伺候她的時候，一次也不曾受她責罵過。祇是要我向她說無禮的話，她究竟是小姐，有小姐的威嚴，我怎敢和她比身分比地位！」

馬心儀聽了，兩個眼珠兒登時向上轉了幾轉；不住的點頭，笑道：「有了，有了，我有計較了！你既畏懼她的威嚴，便勉強敎你去說，也是說不動她的！大小姐爲人更精明能幹，一張嘴又能說會道，就是商通六房去勾引她，也不見得不碰她的釘子！沒得弄巧成拙，倒難爲情，我於今思量出一個最妙的方法來了：不問她是怎樣三貞九烈的女子，不愁她不上我的圈套！」春喜忙問是如何的方法？馬心儀笑道

：「現在還不曾著手，不能說給你聽，你瞧著便了。」春喜遂不敢再問。

過了幾日，六姨太忽親自到西花廳裡來。柳無非姊妹迎接進房。這時張汶祥和鄭時都到外面閒逛去了。六姨太坐下來，笑道：「兩位妹妹都是極精明的人，可知道我此來是幹甚麼事的麼？」柳無非也笑道：「姊姊不說，我們從那裡知道呢？」六姨太道：「今日是我的賤辰，特來接兩位妹妹上去喝一杯淡酒。」柳無非道：「啊呀！我眞疏忽得該打！勞動姊姊親自來接，如何敢當！我早應該上去給姊姊叩頭才是！」

六姨太連忙伸手來掩柳無非的口，說道：「快不要說這些客氣話！我們都是年輕輕的人，豈是慶壽的時候？祇因我今年二十七歲，正逢暗九。我那生長地方的風俗，每人生日，逢著明九、暗九，都有禁忌。據老輩傳說：若這人逢明九或暗九的生日，不依照老例熱鬧一番，這人必不順利，並且多病多煩惱！」柳無非道：「我倒不懂得這種風俗。怎麼謂之明九？怎麼謂之暗九？因四川沒有這風俗，不曾聽人談過。」

六姨太道：「風俗自是一處不同一處。如我今年二十七歲，三九二十七，所以謂之暗九。若再過兩年二十九歲，便是明九了。遇著明九的生日，須在白天安排些酒菜，邀請若干至親密友。男子生日，邀男子，女子生日邀女子，已成親的邀已成親的，未成親的邀未成親的，大家團坐在一處。

「每人由生日的人敬九杯酒。酒杯可以選用極小的，酒也可以用極淡的；但是少一杯也不行！這就是托大家庇蔭的意思！各人盡興鬧一整日，越鬧得高興越好！暗九就在夜間，一切都依照明九的樣，也是越鬧得兇越好，務必鬧到天明才罷！

「平常生日做壽，至親密友都得送壽禮；惟有逢著明九、暗九，無論什麼人一文錢的禮也不能送！若是明九、暗九有人送禮，簡直比罵人咒人還厲害！過了六十歲的人，便沒有這種禁忌了！我今年是暗九，所以特來請兩位妹妹去喝點淡酒。務望給我面子，早些光降，最好大家聚飲到天明。」

柳無非道：「姊姊說得這麼客氣，眞折煞我姊妹了！我們即刻就上來給姊姊叩頭！」六姨太道：「依照我生長地方的風俗，凡是至親密友，都得邀請，越請來的人多越好。無奈在這地方和做客一樣，至親不待說沒有，便是密友，除了兩位妹妹之外，就祇有我家裡那五個姊姊。太太肯不肯賞光，此時還說不定，須看她臨時高不高興。」

柳無非道：「我不知道姊姊貴地方的風俗，本應該略備禮物，以表我姊妹一點兒慶祝之心。既是姊姊說送禮比罵人、咒人還厲害，我姊妹就祇好遵命來討酒喝了！」六姨太道：「原是爲有這種風俗，才依照老例熱鬧一番。若送禮，便犯了禁忌了！」柳無非姊妹信以爲實，絲毫沒有疑慮。

六姨太去後，不一刻，鄭、張二人都回來了。柳無非對鄭時說了六姨太親來邀請的話。鄭時笑道：「明九、暗九的話，我也曾聽人說過；祇不知道有邀請至親密友飲酒的風俗。你是歡喜喝酒的，酒量又不大，宴會中萬不可多喝！喝多了一則身體吃虧；二則酒能亂性，恐怕錯了規矩禮節，鬧出笑話來！醒後就失悔也來不及了！」

柳無非笑道：「同席的沒有外人，都是些每日見面的；就多喝兩杯，也未必就鬧出甚麼笑話！好在六姨太說：酒杯可以選極小的，酒也可以喝極淡的，僅僅九小杯酒，那裡能喝醉人！不過六姨太說：照風俗須共飲到天明。你不是得獨睡一夜嗎？」

鄭時笑道：「我獨睡一夜倒沒要緊！你每夜不到二更就睡，於今忽教你熬一通夜，你怎麼受得了？」柳無非搖頭道：「熬夜算不了甚麼！你睡在床上等我，我祇要可以抽身回來，就回來陪你睡。」夫妻很親密的談了一會，六姨太已打發丫鬟來催了。柳無非姊妹方一同走進上房裡去。

此時天色已是上燈時分了；內花廳裡已擺好了酒席。雖沒設壽堂，也略有舖陳，是個有喜慶事的模樣。馬心儀的六個姨太太，都濃粧豔抹，出廳迎接。春喜也打扮得花團錦簇的，跟在六個姨太太當中。柳無非姊妹同向六姨太下禮；大家都爭著攙扶，齊說不敢當。

分賓主略坐了片刻，六姨太即起身邀請入席。各姨太都自有丫鬟在旁斟酒伺候；另派了三個丫鬟，伺候柳氏姊妹和春喜。每一個丫鬟手捧一把小銀酒壺，各斟各的酒。柳無非看杯中酒色金黃，喝在口中，味極醇厚，但是略有點甜中帶澀，彷彿有些藥酒的餘味；不覺用舌在唇邊舐咂。

六姨太非常心細，已看見了柳無非的神情，連忙含笑說道：「今日賤辰，承諸位姊姊妹妹賞光，和我喝酒。我知道諸位姊妹的酒量，都未必很大；恐怕外邊的酒太厲害，喝不上幾杯就有了醉意！因此特地派人辦了幾罈金波酒來。這金波酒的力量不大，大家都可以多喝幾杯。」說時，兩眼望著柳無非問道：「妹妹曾喝過這種金波酒麼？」柳無非道：「不曾喝過。」柳無非滿心想問：怎麼有藥氣味？因轉念一想：這是慶壽的筵席，如何好隨便說出藥字來？祇心裡猜度，以為金波酒本是這般的味道。喝了兩杯之後，便不覺得有藥味了！

六姨太殷勤勸敬，柳無非覺得九杯之數未曾喝足，不好意思推辭，勉強喝過了九杯，已實在不勝酒力了！六姨太即向她說道：「妹妹今夜無論如何得熱鬧一整夜！我知道妹妹的身體，不甚強健；此時可到我房裡去休息片刻。」說著，起身走到柳無非跟前，就無非耳根低聲說道：「喝酒的人，每小解一次，又能多喝幾杯。」柳無非此時正想小解，聽了這話，便也起身對同席的說道：「對不起，我立刻就來奉陪。」大家齊身說請便。六姨太攙著柳無非的手，一同走進臥室，推開床後一張小門。

柳無非舉眼看這房間，比六姨太的臥室略小些；房中燈光雪亮，陳設的床几桌椅，比六姨太房裡還加倍的精潔富麗。正待問這是誰的房間，六姨太已說道：

「這是我白天睡覺的房間。床頭那個形像衣櫥的，不是衣櫥，拉開櫥門，裡面便是馬桶。妹妹小解後，在床上略坐一會。我去教人弄點兒解酒的東西來給妹妹吃。我這房裡誰也不敢進來！外邊有甚麼聲息，裡面毫不聽得；這裡面也不論有多大的聲響，祇要關上房門，那怕就站立在門外的人，也簡直和聾子的一樣！因為我白天睡午覺，最怕有聲響；一有聲響，就被驚醒得再也睡不著了！為此弄這麼一間房

子，連我自己的丫鬟都不許進來！」

柳無非心中羨慕不已。六姨太回身退了出去，順手將房門帶關了。柳無非走到床頭，輕輕將櫥門一拉；看櫥裡果和一間小房子相似，並有一盞小玻璃燈，點在櫥角上；照見櫥裡不但有一個金漆馬桶，並有洗面的器具；玻璃燈側還懸掛了一軸五彩畫。

柳無非這時忽聞得一種極淫豔的香氣，登時覺得渾身綿軟，心旌搖搖不定，兩腮發熱，自知是因爲多喝了幾杯金波酒！連忙解衣坐上馬桶，兩眼不由得望著那軸五彩畫，那畫不望猶可，一落眼眞教人難受！

原來是一幅極淫蕩的春畫！柳無非初看時，嚇得掉過臉不敢多望！祇是兩眼雖望在旁處，心裡再也離不開那畫；覺得房中並沒有人，我何妨多看看，這類東西是輕易看不見的！誰知越看越不捨得丟開，慾火也就跟著越發騰騰蒸上，不能遏抑！卻又恐怕六姨太送解酒的東西進來，撞見了不好意思；祇好硬著心思起身，決然走出來，關了櫥門，整理了衣帶。覺得這房裡的香氣，比櫥裡更甚！看壁上也掛了好幾幅工筆畫，以爲這壁上的，斷不是春畫。

柳無非本是會畫的人，尤喜工筆畫。就近看時，不是春畫是甚麼！並且每幅畫上，都是一男數女，妖褻不堪！柳無非正在春興方濃的時候，再加上看了這類東西，那裡還講得上操守兩個字！兩脚竟軟得支不住身體了，就到床上橫躺著，一顆心不待說在那裡胡思亂想！正在此時，忽見馬心儀從床後轉出，走近床前，笑嘻嘻的打了一躬。

不知馬心儀將怎生舉動？且待下回再說。

第八八回　馬心儀白晝宣淫　張汶祥長街遇俠

話說柳無非眼望著馬心儀笑嘻嘻的向她打了一躬，說道：「好妹妹！你眞想死我了！」柳無非嚇得心裡一跳！正待掙扎起來，無奈在醉了酒的時候，身體不由自主。馬心儀來得眞快！祇一霎眼工夫，已被摟抱入懷。

柳無非身體既不能動，惟有打算張口叫六姨太快來。不張口倒也罷了；口才張開，隨卽就被塞進一件又軟又滑的東西來，祇塞滿了一口，不能出聲。動不能動，喊不能喊，掙扎又無氣力，此時的柳無非，除了聽憑馬心儀爲所欲爲外，簡直是一籌莫展！因此柳無非遂被馬心儀玷汙了！

馬心儀最會在婦人跟前做工夫，柳無非一落他的圈套，便覺得他是個多情多義的人！大凡婦人一被虛榮心衝動，操守兩個字是不當一囘事的；祇有如何才能滿足自己的慾望。倒是馬心儀還存了幾分畏懼鄭時的心思。明知道鄭時有殺柳儒卿的事；因恐怕對柳無非說出來，柳無非不能忍耐，在鄭時跟前露出形跡來。鄭時機智過人，必能看出其中毛病；萬一因這奸情事，彼此弄決裂了，鄭時不是好對付的！

此時的馬心儀心目中，祇覺得鄭時可怕；以爲張汶祥不過一勇之夫，不足爲慮的！幸虧馬心儀不把張汶祥放在心上，方有以後驚天動地的事鬧出來！若馬心儀將張汶祥和鄭時一般看待，那就難免不一同寃沉海底了！這是題外之文，不去敍他。

且說馬心儀既誘奸了柳無非，就每日教六姨太借故將柳無非接到上房裡來，以滿足雙方的獸慾。鄭時雖也是一個好色之徒，然尙顧體面；不似馬心儀這般不擇人、不擇時、不擇地公然白晝行淫！

鄭時自進巡撫部院後，每日除了同張汶祥去外面閒逛些時外，總是獨自坐在西花廳裡看書。白天非有事故，並不和柳無非在一塊兒廝混。也不是鄭時對柳無非的愛情減少了，不願意親密。一則因已成了

眷屬；自以爲夫妻是天長地久的，不必和露水夫妻一般的如膠似漆；二則因柳無儀與柳無非不曾離開過，姊妹的感情厚，歡喜時刻在一處笑談。並且馬心儀的六姨太和春喜也不斷的到柳無非房中來，自覺坐在一塊兒不方便！加以鄭時喜讀書，日常手不釋卷，夫妻在一間房裡坐著，總不免有些分心，不如獨自在花廳裡的清靜些。因此六姨太每日來引誘柳無非到秘室去行淫的事，鄭時絲毫沒有察覺！

馬心儀的慾望若是容易滿足的，便不至有了六個姨太太，又弄上了春喜，還要想方設法的誘奸柳無非。既是個逞慾無厭的人；初與柳無非成奸的時候，似乎很滿足；及至每日歡會，經過若干度之後，趣味就漸漸的減少，一縷情絲又不知不覺的繞到柳無儀身上去了！

尋常愛情專一的女子，醋心也非常濃重；和馬心儀鬼混的這些婦女，既無所謂愛情，便也沒有甚麼醋勁，並巴不得多拖幾個人下渾水，免得人家獨爲君子！

柳無儀從小就異常服從柳無非；有時她母親叫她做甚麼事，反不如柳無非說的，一些兒不敢違背！就是在船上與張汶祥成親的事，柳無儀因張汶祥的年齡比自己大過一倍；又是一個麤人，沒一些溫柔文雅之氣；原不甚情願的！祇爲柳無非已與鄭時發生了夫妻的情感；鄭時恐怕張汶祥不高興，也是竭力想把張汶祥拉下渾水，教柳無非勸柳無儀與張汶祥成親。柳無儀服從慣了，不敢說出不情願的話來！張汶祥一般的是服從鄭時的人，遂由雙方生拉活扯的成了眷屬。

然這般成親的夫妻，自表面上看去，好像是經過一番患難的，可以稱得是一段美滿姻緣；其實夫妻各有各的不情願！加之張汶祥是個鐵錚錚的漢子，早晚必鍛鍊身體，終年無間；對於女色，雖不說視如毒蛇、猛獸，但是存心要留著這有用的身體，好待將來做一番事業。是絕對不肯在婦人身上銷磨豪氣的！

因此柳無儀空得了個嫁人的名，夫妻之樂，領略得極少！心裡早就有些怨恨柳無非，不該拿他當送禮的人情！柳無非這回引誘他上馬心儀的圈套，也和六姨太引誘他一般的做作。柳無儀一旦嘗著了這滋

味，對張汶祥更加冷淡了！

張汶祥那裡拿她的行爲、言語放在心上，儘管柳無儀冷淡，他祇是不覺得；倒是鄭時看出柳無儀不親熱張汶祥的神氣來了！背地裡勸張汶祥道：「我知道三弟把功夫看得認眞，不肯在女色上糟蹋了身體！不過少年夫妻，實在不宜過於疏淡！你要知道，你是練功夫的人，越是不近女色越好。三弟媳不是練功夫的，又在情慾正濃的時候，何能和你一樣呢？」張汶祥聽了，從容問道：「二哥這話怎麼說起來的？難道無儀對二嫂說了甚麼話，二嫂叫二哥來勸我的嗎？」鄭時連忙搖頭，笑道：「豈有此理！不但你二嫂不敢對我說這類話；就是三弟媳又難道肯拿著這類話向你二嫂說麼？」張汶祥緊接著問道：「然則是二哥親眼看出無儀甚麼情形來了麼？」

鄭時道：「你知道的，我生平的大毛病，就在好色。因爲好色的緣故，和女人親近的時候居多；因親近得多，對於女人的性情擧動，也揣摩得很透澈。我眼睛裡三十年來所見的少年夫婦，其和好親熱如膠似漆的，必是男女的身體強弱相等，性情靈活也相等的。聰明強健的丈夫，沒有親愛愚蠢衰弱婦人的；反轉來，婦人對丈夫也是一樣。

「少年夫妻不和好，不是一邊的身體太衰弱，便是一邊的性情太古板。總而言之，十九是由於情慾上一方太過，一方不及；若兩邊都能如願，夫妻就沒有不和好的了！你對三弟媳，自成親之日起，到今擧動言語都無改變。祇是我細心體察三弟媳對你的神情，就彷彿一日冷淡一日，不似初成親時那般親切了。」

張汶祥笑道：「我倒不曾在她身上留心，不覺得她冷淡，也不覺得他親切。二哥既看出她對我冷淡的神情來了，卻敎我有甚麼法子又使她親切呢？」鄭時笑道：「你我做丈夫的，也得代她們做女人的設想設想。他們終身所依賴的，在兒女未成立的時候，就祇能依賴丈夫。若丈夫不和他親近，他終身的快樂便保不住了，他心裡安得不著急呢？祇要你我做丈夫的肯體貼他、親熱他，除了生性下賤，不顧名節，

不知廉恥的女子而外，決沒有不體貼丈夫，親熱丈夫的！」

張汶祥也搖頭道：「這祇怪我的生性不好，從來拿女子當一件可怕的東西，不僅覺得親近無味，並時刻存心提防著，不要把性命斷送在女子手裡！我未嘗不知道這種心思，祇可以對待娼妓，及勾引男子的卑賤婦人，不能用以對待自己的妻子。無奈生性如此，就要勉強敷衍，也敷衍不來！「我這頭親事，原是由二哥、二嫂盡力從中作成的，我自己實不曾有過成立家室的念頭。二哥方才勸我體貼親熱的話，我也知道是要緊的；但我仔細想來，即算我依遵二哥的吩咐，從此對無儀，照二哥對二嫂一樣，無儀心裡自是快樂！不過我爲圖她快樂所受的委屈，就眞是啞巴吃黃蓮，說不出的苦了；何況在我這個生性不會體貼，不會親熱的人，縱勉強做作，能不能得他快樂，還不可知呢！我想與其是這般兩邊不討好的延長下去，不如仍由二哥、二嫂作主，另物色一個好男子！……」

鄭時不等張汶祥再說，急伸手去掩著張汶祥的口，說道：「這不像話，快不要如此亂說！便是這般存心也使不得！休說無儀是你很好的內助，你不可胡亂存這駭人聽聞的念頭！就是無儀的德容工貌都很平常，祇要他沒有失脚的事，你也不能這麼亂說！你非不知道他姊妹都是詩禮之家的小姐；這話若傳到她姊妹耳裡去，你試代她們著想，寒心不寒心？」

張汶祥道：「我並不是胡亂說的！二哥既以爲不能這麼做，我祇好依二哥的話，此後凡事將就她一點兒就是了！」鄭時喜道：「好嗎！夫妻間很有一種樂趣，非做丈夫的凡事將就妻子，這種樂趣便不能領會！你依我的話，將來嘗著了這種樂趣，還得向我道謝呢！」張汶祥不說甚麼，自悶悶不樂的走開了。

過了幾日，張汶祥忽於無人處對鄭時說道：「我們山遙水遠的來依靠大哥，到這裡也住了幾個月了。初到時還見過幾次面，近來簡直面都見不著了。他口裡雖道竭力設法安插我們，心裡不見得有這一回事！我想久住在這裡也無味！我們原不是爲官作宰的人，娶了個官家小姐做妻子，已經是不相匹配了！再加上久住在這種富貴地方，使他們終日和一般驕奢淫逸的姨太太在一塊兒厮混，把兩個眼眶兒看得比鑑

盤還大，將來一定有不把我們這些窮小子看在眼裡的時候！我想不如趁早離開山東，去另尋事業。不知二哥的意思以爲如何？」

鄭時笑道：「三弟的性情，還是這麼躁急！你不知道在官場中候差、候缺的人，每日得上衙門，鑽營巴結，無所不至，常有候到幾十年，還候不著一點兒差事的！我們在此地才停留了幾個月，也並不曾去巴結人，向人求差事，怎樣就著急要去另尋事業呢？我並不是貪戀這地方，且圖一時的安樂；我們既是在幾年前便動了這個想混進官場去的念頭，好容易才得了這條門路，你不要把這條門路看輕了！尋常做官的人，花多少萬銀子，還趕不上我們這種際遇呢！」

張汶祥見鄭時這麼說，沒話回答，祇低下頭像思索甚麼。

鄭時道：「我料著你說這番話的心事了！你必是因三弟媳近來終日和大哥的幾個姨太太在一處廝混，你覺得對你益發冷淡了；由這一點原因就動了牽眷離開此地的心思。我料的是與不是？」

張汶祥面上透著不耐煩的神氣，說道：「這倒用不著說了！我當日在四川的時候，看了那些督撫司道的排場，祇覺得做官的快樂；於今來這裡住了些時，才知道做到督撫司道的人，都已受過大半世鑽營巴結的苦了！我生性不慣巴結人，將來有不有給我快樂說不定，此時的苦我便已不能受了！並且我自知是個粗魯人，就有官給我做，也幹不了！二哥不妨在此多住些時，我打算動身去湖南走一趟。我已有多少時候不見我師傅了，心裡思念的很切！」

鄭時問道：「你去湖南，來回大約須多少時日？」張汶祥道：「好在此刻不比當年了！此地沒有少不了我的事，來回的時日不必計算。」鄭時道：「這使不得！三弟不能就此撇下我，自去另尋生活！我也不是貪圖富貴的人，若此地實在不能混了，要走得大家同走！我勸三弟暫且安住些時。我明、後日上去見大哥問他一個實在。他有沒有你我放在心上，言語神氣之間是可以看得出的；且待見後再作計較。」

張汶祥點頭道：「我等候二哥便了。」

次日，鄭時照例坐在西花廳裡看了一陣書，覺得心裡有事看不下去。他的書籍，原是安放在他自己臥室裡的，就捧了這本書回房，放在原處。一看柳無非不在房中，料知又是被幾個姨太太邀到房裡閒談去了。心裡登時轉念道：「我何不趁這時候去上房找大哥談論一回？三弟是個生成的急猴子性質，談論了一個著落，免得他在這裡等著焦急！」想罷，即反操著兩手，一步一步踱進上房的院落。

平時這院子裡照例有幾個伺候上房的人坐著，聽候呼喚傳達；此時卻靜悄悄的，一個人影沒有，一點兒聲息也沒有。鄭時並不躊躇，仍是一步一步的踱上去。剛踱近上房的窗格跟前，耳裡便隱約傳進了一種氣喘的聲息；這聲息不待審辨，就能聽出是有人在房裡白晝宣淫！這聲息若是傳進了張汶祥的耳裡；必立時退出去，連呼晦氣。無奈鄭時也是生性好淫的人；聽了這聲息，心中就猜度這行淫的不是別人，必是馬心儀和最寵愛的六姨太；難得有機緣遇著！何不從窗格裡張望張望，畢竟是何情景？

不張望倒沒事，這一張望，卻把一個足智多謀的鄭時氣得發昏！和馬心儀行淫的，那裡是甚麼六姨太，原來就是他自己最寵愛的柳無非！當時看了柳無非的醜態，不由得氣的舉手打了自己一個耳光！知道若被馬心儀看見了，必有性命之憂！不忍再看，也不敢再看，連忙三步作兩步的退了出來。

他從臥室裡取了一本書，坐在西花廳裝做看書的樣子，咬牙切齒的心裡恨道：「我眞瞎了眼！人面獸心的馬心儀，我不曾看出來！水性楊花的柳無非，我也看不出；拿她當一個義烈女子！怪道她近來每夜說身體疲倦，上床就睡著不言不動。我還心裡著急，以爲她身體虛弱，慾念淡薄；打算找一個名醫來，替她診治診治。誰知是這麼一回事！」

鄭時獨自越想越氣，恨不得拖一把快刀，即時衝進上房去，將馬心儀和柳無非都一刀殺死；再回刀自殺！但是立時又轉念道：

「我與柳無非原不是明媒正娶的夫婦；在船上乘她之危，將她輕薄，因此勾的她上手！這樣配合的夫妻，原來是靠不住的！她若是一個三貞九烈的女子，便不應胡亂在船上許我親近！這事祇能怪我自己

不好，所謂悖入者悖出！我不值得因此氣忿！為這種淫賤婦人，送了我的性命，更不值得了！

「就這回的情形看起來，不待說兩姊妹都被這淫賊馬心儀奸佔了！我眞被鬼迷了眼睛，前日還竭力勸三弟親近那淫婦！為今之計，除了我和三弟偷逃，沒有別法！不過我和三弟忽然棄眷潛逃，在別人不知為的甚麼，那淫賊心裡是明白的！那淫賊既懷著鬼胎，又知道我和三弟的履歷，未必不想到放我們逃了，不啻留下了兩條禍根！那時為要免他自己的後患，卽不能不借著在四川的事，破臉緝拿我們；使我兩人到處荆棘，也是不好過活的！待借故帶著兩個淫婦走罷，姑無論沒地方可走，那淫賊也決不肯放！那淫賊是何等機警的人，一疑心被我識破了，便很危險！」鄭時如此翻來覆去的思量了好一會，一時委實想不出兩全的方法來。

正在悶悶的難過，忽見張汶祥興匆匆的走了進來，笑道：「可惜今日二哥不曾同我出去。我今日連遇著兩個異人，都是尋常不容易遇著的！」鄭時勉強陪著笑臉，問道：「兩個甚麼樣的異人？你如何遇著的？」張汶祥吃驚似的在鄭時面上打面了兩眼，湊近身坐下來，問道：「二哥身體不大舒服嗎？面上的氣色很不好！」

鄭時搖頭道：「沒有甚麼不舒服，祇心裡覺得有些兒悶罷了！你說你所遇的異人罷。」

張汶祥見鄭時說沒有不舒服，便又鼓起興致來，說道：

「我今日出衙門去街去閒逛，信步走到一處，祇見前面一個癆病鬼也似的人，穿著一件破爛不堪的衣服，低頭曲背的向前走。那走路的形象，一歪一扭的，簡直是一口風來就得吹倒了的樣子！左手提了一根尺多長的旱煙管，右手擎著一個酒葫蘆；邊走邊用嘴對正葫蘆，仰面咕囉咕囉喝下酒去。喝了這口酒，又將旱煙管送到嘴邊，呼呀呼的噓幾口煙。是這般怪模怪樣的走著，引得滿街的人都笑嘻嘻的看他；他彷彿全不覺得有人看了他好笑，祇管偏偏倒倒的一面噓煙，一面喝酒。許多過路的見了，多停步望著他；也有好事的，跟在他左右背後，和看甚麼新奇把戲一樣！

「我正是無事出來閒逛，見了這般怪物，不知不覺的也就跟在他後面，看他究竟是個幹甚麼事的？跟過了一條街，祇見他轉身走進一條狹巷子裡去。剛走進巷口，忽然迎面來了一輛騾車；那騾車因是空的，行走的很快；騾夫更在將出巷口的時分，催著那騾快走。不提防湊巧這怪物迎面走進來，一時收繮那裡來得及，騾頭不偏不斜的正與怪物撞個滿懷！騾夫祇嚇得哎呀一聲大叫，以爲這一下撞出大禍來了！跟在背後看的人，也都齊聲叫不好了！連我也吃了一驚！

「再看那怪物眞是作怪！經騾頭那麼一撞，倒撞得不歪不扭了，身體都不曾向後仰一下，祇立著屹然不動！葫蘆口正對著嘴邊喝酒，並不因騾頭撞過來，停止不喝。咕嚕咕嚕喝下了酒，一面提旱煙管往嘴邊送；一面仍舉步向巷裡走。這條騾子就走了倒運了！騾頭抵著怪物的胸膛，怪物向前行著，騾車便被抵得向後倒退；騾子大約被抵得忍痛不住，弓著背，屈著頸亂跳起來，牽連得騾車一掀一落；若不是在狹巷子裡，早已翻倒在一旁了。騾夫也驚得出了神，不知待怎樣才好！

「委實奇怪！那頭騾子雖是弓著背亂跳，騾頭貼著怪物的胸膛，就和有膠漆粘著了的一樣，無論如何跳，總是貼著不能離開！騾子亂跳的時候，怪物就立著喝酒；騾子一停脚，怪物又啣著煙管前行幾步。是這麼一停一走的約有十來次，我們看的人都擁進了巷口，大家吼起來大笑。

「騾夫在這時方才明白，知道得罪了這怪物，非陪禮軟求是不得了的！也顧不得騾車翻倒，慌忙跳下地來，搶到怪物跟前，屈膝請了個安，哀求苦告的說道：『求爺爺恕小人粗心！小人實在不知道爺爺在這當兒走進巷口來！』怪物見騾夫這麼哀求，才慢慢的順過臉來，說道：『你們趕車的，在轉彎抹角的地方，照例是應該催著騾子快走的麼？』騾夫還不承認道：『小人並不曾催著快走。求爺爺饒恕！』那怪物聽了，也不開口，啣著煙管向前又走了幾步。沒有騾夫在車上，車輛更掀簸得厲害了！嚇得騾夫雙膝跪下來道：『是小人不該！是小人不該！千萬求爺爺不要再走了。』

「怪物遂止步用旱煙管指著騾夫，說道：『你們這類東西眞該死！幸虧今日撞的是我，若換上一個

年老的或小孩，便不撞死也得踏死了！你們下次再敢是這麼胡衝亂撞，就休怨我不容情啊！』說著，身體一偏，又是歪歪倒倒的走過騾車去了。

「許多看熱鬧的人，也有想再跟上去的；無奈那輛車塞滿了一條狹巷，擠不過去，祇得退出巷口，讓騾車走過。我知道這是個異人，有心想結識他，便不肯跟著大衆退出來，側身從車旁竄過去。看那人還在前面，我想趕到他前面，看看他的容貌。但是趕到了他背後，正打算從他身邊搶上前去，他卻不先不後的將身體向這邊一歪，恰好擋住了我的去路；我以爲他走路本是這麼偏偏倒倒的，偶然倒在這邊，我搶那邊過去便了。

「等我剛搶到那邊，他就和有後眼相似，又不先不後的倒向了那旁，又是恰好擋住了我的去路！我還不覺得他是有意的；直到連搶了十多次，無論我用甚麼身法，他祇輕輕的一歪就擋住了；我才知道他是存心與我開玩笑！祇得立住脚待開口問他的話。他已回過頭來望著我，說道：『你到底爲甚麼事，祇管在我背上，左一下右一下的這麼撞？我一立著不動讓你過去，你倒也立著不動，不是存心開我的玩笑嗎？你要過去就快過去罷，我的頭都被你撞昏了！』我見他倒來是這般責備我，不覺好笑道：『我如何敢和你老人家開玩笑！我在各地遊行，本領高強的人，也會了不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老人家這般高強的！我心裡佩服極了！願聞尊姓大名？』

「我在說這話的時候，一面留心看他的面貌，那副臉嘴，可是醜得怕人：面盤瘦削得不到一巴掌寬，皮色比刨了皮的南瓜還要難看；頭髮固然是蓬鬆散亂的；連兩道長不過半寸的眉毛，也是叢叢的如兩堆亂草；兩眼合攏去祇留了兩條線縫；鼻孔朝天；一張濶口，反比尋常人口大了一倍；口角在兩腮上，淌出許多涎來。聽了我的話也不回答，好像已被酒醉得迷迷糊糊的神氣，胡亂將頭點了幾點，掉轉身軀就走。旋走旋舉起酒葫蘆在頭上敲著；口裡怪腔怪調的不知唱些甚麼。

「我心想這人必非瘋癲，也不是喝醉了酒，大概是裝成這個樣子，以免有人看出他的行徑。我已經

請教他的姓名，不肯回答，就再追上去問，照這情形看來，也是問不出所以然的！不如且緩緩的跟著他走，看他走到甚麼所在停留？知道了他停留的所在，就好去從容結識他了。隨卽遠遠的釘在他後面，見他走進關帝廟裡去了，我也跟進廟去。祇見他已頭枕葫蘆，鼻聲動地的睡在廟門彎裡。我找著廟祝打聽，據說他已在廟門彎裡睡了半個月，有時整日的睡著不動，有時日夜不睡，擎著酒葫蘆喝個無休無歇。我打聽了走出廟門，因關帝廟已靠近鄉村了；心想索性到鄉村裡玩玩，打算玩一會囘頭，再到關帝廟裡去，看那異人醒也沒醒？主意既定，照著一條小路信步走去。

「約莫也走了三四里，祇見一個年約二十來歲的後生，挑著一副豆腐擔，從一個小山上走了下來。我看那後生就覺得可怪：皮膚白皙，面貌姣好如女子，完全不像鄉村裡賣豆腐的人。並且身穿一件長單衫，脚上穿著鞋襪，也不像一個賣豆腐的裝束。我在這邊打量他；他的一對眼睛也不住的打量我，祇望了我幾眼，就折身走過那邊去了。我心裡揣測：這後生多半是世家子弟，原是讀書的；祇因家業衰敗了，不能安心讀書，沒奈何挑了這擔兒販賣豆腐！讓我去問明他，湊這麼幾十兩銀子給他，那他便不愁無錢讀書了。我心裡這麼思量著，就提步追上去。我與他相離雖不甚遠，祇是那後生的脚下倒很快；我就放緊了脚步追趕，總相差一箭之地，追趕不上；不由得詫異起來！

「我自問脚下不慢，怎的他挑著擔兒從容行走，我倒追趕不上呢？難道這後生也是個異人嗎？不相信山東有這麼多的異人，偏在一日遇著了？倒得盡我的力量追他一囘試試看！遂提起精神來，施展生平本領向後生追去，並不見後生奔跑。約莫又跑了二三里，忽見前面有個村莊，後生挑著擔兒走進莊子裡去了。

「我這時相隔還有一箭遠近，心裡已斷定這後生決非尋常人物！估量他既進了村莊，是不難與他會面了；仍不停步的走著。再看從莊子裡突然跳出三條極雄壯的狗來，祇略吠了兩聲，卽同時對著後生猛竄過來，竄的比後生的頭還高。……」

張汶祥說到這裡，柳無非姊妹同走出花廳來，笑問：甚麼事說得這麼起勁？便把張汶祥的話頭打斷了。

不知那後生怎生對付三條惡狗？且待下回再說。

第八九回　狗碰狗三狗齊受劫　人對人一人小遭殃

話說張汶祥聽柳無非問甚麼事說得這麼起勁，祇得起身讓柳無非姊妹坐了，回道：「且待我說完了，二嫂欲知詳情，再問二哥吧！」當即繼續著說道：「我看那三條狗的來勢兇猛，便是空手也難招架。那後生肩挑了豆腐擔，待放下來是萬分來不及的；不放下來卻怎生對付呢？在這時分，就顯出那後生的本領來了。祇見那後生一手護著豆腐擔，一手從容向迎面撲來的那狗揮去，那狗的頸項，早被他抓住了；才一抓住，這兩條狗恰好撲到，就將手中的狗橫慣過去。祇見狗碰狗，同時叫了一聲，三隻狗都跌在地下，幾翻幾滾，便和死了的一樣，不能動彈了。

「那村莊裡的人，大約是聽得外面有狗叫的聲音，立時跑出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莽漢來。一眼看見三條狗都死在地下，不由得怒衝衝的問道：『你這東西是那裡來的？爲甚麼把我家三條狗都打死？你能好好的照樣賠出三條狗來便罷，賠不出就得請你賠命！』後生也怒道：『你家簡直是率獸食人；我正要找養狗的人，問個道理，你倒來找我很好！我且問你：你家爲甚麼要養這般比豺狼還兇猛的狗咬人？今日幸虧是遇著我，若是年老人或小孩婦女，不要活活的被狗咬死嗎？』那漢子辯道：『養狗的不僅我一家，鄉村裡人家，那有一家不養狗的？就是我家養狗，也不是從今日才養的。平日在我家來往，及打這門口經過的人，也不知有多少；若依你說的，老年婦孺就得活活的被咬死，那麼我家應該遭了多少場人命官司了！你這東西定是個賊，存心打死我的狗，好來偷盜，眞是好大膽的惡賊！』一面罵著，一面竄

上前去拿那後生。

「我看那漢子的身法好快，武藝必練得不弱！那後生竟是毫不在意似的，並不放下豆腐擔；祇見他的手一舉，好像在那漢子的肩窩上點了一下；漢子的兩條腿，就和軟癱了的一般，登時支持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下，身體隨著向後一仰，面朝天的躺著，也和死了的一樣，一下也不曾動彈！後生這才從容放下豆腐來，笑道：『就是紙紮的人，也不應該像這麼不結實！』

「我這時與後生相隔不過丈來遠近，即走過去打了一拱，說道：『好武功！佩服佩服！請教尊姓大名？有這樣好的武功，爲甚麼做這小販生意？』後生剛待回答，才向我回拱了一手。莊子裡跟著便擁出七八個身強力壯的大漢來了；每人手中都操著兵器，單刀、花槍、雙鈎、棍、棒都有，彷彿是事前準備了廝殺的。

「我想，這後生今番可糟了！看那七八個大漢的身手脚步，使人一望就知不是好容易對付的！常言：好漢難敵三雙手！那後生又是赤手空拳，並是長衣大袖，倒要看他怎生對付？我那時心裡已抱定一個念頭：後生果有大能耐，能對付那些兇神惡煞便罷；萬一寡不敵衆，我就祇好跳進圈子去，助那後生一臂之力；因爲七八個圍打一個，未免太欺人了！誰知那後生絕不把那些人看在眼裡，神色自若的舉手擺了兩擺，說道：『你們這樣拿刀使杖的擁上來，是不是打算和我動手相打呢？』

「大漢之中的一個年歲略大些兒的，擎著一把雪亮的單刀，挺身走近後生跟前，答道：『你打死了我家三條狗，還不認錯，公然敢動手將我的兄弟打死！我們豈但打算動手和你相打，不取了你的狗命，替我家兄弟報仇，我們也不活在世間做人了！』

「後生哈哈笑道：『你們一不與我沾親，二不與我帶故；你們不活在世間做人，干我甚麼事？我一點兒不著急！不過據我看你們這些笨蛋，那裡是我的對手？休說祇有這幾個毛人，便再邀幾十幾百個來，也不夠我動一動手。我若不先事說給你們聽，就一陣將你們個個打死，所謂不教而誅，顯得我太殘忍了

！於今我也沒精神和你們多說，祇略給點兒能爲你們看。你們是眼睛有心思的，看了自去思量；若自信能和我動手，被我打死了就不能怨我！你們仔細瞧著罷！』說畢，回頭看地上有一個長方形的石磴；現在草地上面的，有一尺五六寸高下，見方約一尺半大小；半截埋入土中去了，卻看不出埋在土內的有若干深淺？

「後生望著這方石，點了點頭道：『就拿這東西做個榜樣給你們看。你們有氣力好的，可將這石頭搖出來。』那些大漢好像都自知拿不起那石頭的樣子，大家不作理會。後生不慌不忙的走近石頭跟前，低頭看石上有兩處握手的地方露在外面，原來是一個練武的頭號石磴。大概是因爲太重了，沒人能拿起來；年深月久，所以埋了半截到草地內去了。後生端詳了幾眼，也不用手去拿，祇一脚橫掃過去，那石頭就連黃泥帶青草的翻了一個觔斗。後生並不躊躇，兩手捧住那石頭，輕輕往上一拋，伸左手托著；隨卽擧右手對準石頭劈去，祇聽得嗆喇一聲響，碎石四散。嚇得立在近處的人，連忙躲閃。後生指著散在地下的碎石，說道：『你們自信比這石頭堅硬，就不妨前來和我試試！』那些大漢一個個驚得臉上變了顏色，沒一個敢動手的！

「就在這時候，又從莊子裡走出來一個鬚髮雪白的老頭，撐著拐杖，緩步走近後生面前，說道：『你顯出來的能爲是不錯！祇是能爲顯過了，這躺在地下的人和狗，你應該趕緊救轉來！』那後生看老頭精神充滿，顏色和平，便也改換了和易的神氣，說道：『要救轉來是極容易的事！不過你們莊子裡養了這種惡狗，白晝放出來咬人，還想歸咎於我，說我不應該打；我無論如何不能認這個錯！』

「老頭笑道：『不能教人立著不動，送給狗咬，怎能歸咎你不應該打呢？這祇怪他們不懂禮節，又不懂人情！且請你將人和狗救轉來，我還有話向你說。』後生欣然點頭；走到躺地漢子身邊，一彎腰捉住漢子兩脚倒提起來，和爛醉的人一樣，渾身棉軟，似乎一點兒知覺沒有。

「後生將兩手抖動幾下，仍放下來，伸手在漢子肋下一扭，扭得哎呀一聲，卽時如夢初醒。睜眼向

四周望了一轉，托地跳起來，指著後生對老頭說道：『師傅！看這忘八蛋把三條狗都打死了，非敎他償命不可！』老頭兒厲聲叱道：『休得胡言亂說！你知道是打死了嗎？』叱得這漢子不敢做聲了！轉臉又向那七八個手操兵器的大漢叱道：『還不快給我滾進去，都站在這裡現世！』那些大漢被叱得滿面羞慚，一齊奔進莊子裡去了。

「我估量這老頭也不是尋常人物，旣經遇著，豈可失之交臂？遂整衣上前施禮，請問他的姓氏。老頭拱了拱手，指著地下的狗對我說道：『等這狗救轉來了，一同請到莊子裡指敎指敎。』祇看那後生毫不費事的樣子，在每條狗身上踢了一脚，狗卽隨脚而起，低頭憚尾的走開了。老頭向門裡叫了個漢子出來，替後生把豆腐擔挑進去；然後讓後生和我進莊子。

「這莊子的房屋不小，進門經過一處方形的土坪，兩旁排列著刀槍架，架上有種種的兵器，一望而知這土坪是練武所在。土坪盡頭處，才是三開間的房屋。看房中的陳設，可知是個務農之家。

「老頭讓我和後生在東首一間房裡坐下，說道：『我並非這裡的主人。我是流落在此地，承這裡的主人賞識，留我住在這裡，給碗閒飯我吃了，敎我陪著他家的子弟練練武功。我原不懂得甚麼武藝，又加以年老血氣衰頹，祇好借此騙碗飯吃罷了！難得今日無意中遇著兩位英雄豪俠之士，眞是三生有幸！這裡的主人拜客去了！一會兒工夫就得回來。他也是一個歡喜結交的，請兩位多坐一會，等他回來了，我還有事奉求。』

「後生問道：『我還沒有請敎老丈和此間主人的尊姓大名？』老頭答道：『說起來見笑！我的姓名，已有四五十年不用了！十年前皈依我佛的時候，承雪門恩師賜了慧海兩個字。原來認識我的人，都呼我爲在家的老和尚；其實我歷來無家，卻又不能出家，祇是一個老怪物罷了！聽兩位說話，都不是本地口音。請問兩位因何到此鄉僻之處來了？』後生答道：『我是湖北襄陽人，也是流落在此地，祇得做做小販生意餬口。』老頭似不在意的聽了，掉轉臉來問我。

「我知道後生所說流落的話是假；但我也不願意說出眞話來，隨口報了個姓名，並胡縐了幾句來歷。老頭略沉吟了一下，問後生道：『你是襄陽人，知道有一個叫黃花鎭的地名麼？』後生忽然怔了一怔，說道：『我就是住在黃花鎭的人，老丈曾到過那地方麼？』老頭含笑點頭道：『離黃花鎭不遠有個柳仙祠，還有個藥王廟。你家既住在那裡，這兩處地方，應該都去頑要過？』後生道：『那地方是常去頑要的。』老頭又問道：『那藥王廟裡的沈師傅呢？你知道他老人家此刻還健康麼？』後生聽了，望著老頭出神道：『老丈也認識沈師傅麼？』老頭笑道：『論班輩，他老人家還是我的師叔，如何不認識？』

「後生至此，連忙立起身來，恭恭敬敬的向老頭叩拜道：『沈師傅便是我的恩師！』老頭也慌忙立起身拉住後生，笑道：『你原來就是朱家的公子麼？得名師傳授，果是不凡，才幾年工夫，就有這般成就！佩服佩服！』從此他們一老一少所談論的言語，我因不知底細，聽了也摸不著頭腦！但是可以聽得出老頭的能耐，比後生還要高強多少倍；時見後生很誠懇的求教。約坐談了一個時辰，我曾兩次作辭，被老頭留住不放。

「又過了一會，有一個人進房報道：『少爺拜客回來了。』老頭揮手，說道：『有稀客在這裡等過多久了。去請少爺快來！』來人應聲去後，即有一個面如冠玉的少年，跨進房來，口裡向老頭呼了聲師傅。老頭起身指著後生對少年笑道：『這是趙承規公子，沈棲霞師傅的高足。難得有機緣在這裡遇著，快過來拜見拜處。』

「我聽了不由得心中疑惑，剛才分明聽得老頭說：這後生是朱家的公子；怎麼一會兒又說是趙承規公子呢？但是我心裡雖然疑惑，卻不便向他們盤問。兩少年很親熱的拜見之後，老頭又給我介紹見面。這少年姓魯，單名一個平字，好像他父親是個京官，此刻已經去世了。我陪著坐了些時一則因他們有世誼，我是過路之人，久坐在那裡，使他們談話不便；二則我心裡時刻惦記關帝廟的醉人，猜度他必差不多睡醒了，想去見面探問一番，遂勉強作辭出來。老頭和趙、魯兩少年都送到門外。

「老頭忽皺著雙眉，伸手給我握著，說道：『老哥氣色不大開朗，凡事以謹愼爲上！我知道老哥是個有作有爲的好漢；萬一此後有甚爲難的事，請過來與我商量；我能爲力的，必當盡力！』我祇得道謝走了！我心想老頭無端對我說出這些話，是甚麼用意？我思索了好一會才明白了！因爲老頭自己說流落在這地方；後來趙公子也說是流落在此；我既不願說實話，也祇好說是流落。老頭必是不知道我是隨口說的，以爲我眞是流落無依；所以此後有爲難的事，可去與他商量，他必盡力。我想來不覺好笑！」

鄭時聽到這裡，忽向他問道：「那麼你從那邊走出以後，也曾會到關帝廟的醉人沒有呢？」

不知張汶祥怎生回答？且待下回再說。

第九〇回　奪飯碗老英雄逞奇能　造文書馬巡撫施毒計

話說張汶祥聽鄭時向他問這句話，忙回答道：「二哥別忙！我會慢慢的講下去呢。我從那邊走出以後，走到左近的人家一打聽，才知道魯家原是山東的大族；族中讀書發跡了，在外省做官的人不少；家中還是務農爲業。闔族有二三百男丁，個個都會些武藝。老頭到魯家教武的來由，我也打聽著了：在三年前，魯家莊子裡共請了四個武教師、兩個文教師，分教族中子弟讀書練武。

「老頭裝做遊學的模樣，到了魯家，正遇著四個武教師，分做四處教魯家子弟練武。衆子弟當中有一個年紀最輕，容貌最好，武藝也練得最精的，就是魯平。老頭看了稱讚不絕口。魯平生成的聰慧絕倫，見老頭岸然道貌，又稱讚他的功夫，料知必是個行家！當下就把老頭請進莊子裡去。

「兩下一談論，老頭也不客氣，直說：少爺的天資極好，無論學甚麼都可望大成；祇是不經高人指點，功夫是不能成就的。即如你此刻所學的，不過是一些花拳繡腿，要的時候好看，實用是絲毫沒有的。

「魯平這時雖逆料老頭是個行家，但是究竟年紀太輕，沒有多大的見識，聽了老頭的話，不由得有

些不服道：『我初練的拳脚，自然不能實用！老先生不曾見過我家幾個教師的武藝，都是在山東有大名頭的，不能不算是高人！』

「老頭笑道：『這也算高人，那也算高人，高人也就太多而不足貴了！我是個遊學的，也不懂甚麼武藝，更不借著教武藝騙飯吃；祇因在各地遊歷了若干年，還不曾見過有天資像你這般好的。好師傅果然是難得，好徒弟也是一般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像你這們好的天資，使我看了不能不欣羨；所以不客氣和你直說。府上四位教師的手脚，我一見已知大概，教你府上那些子弟，是無妨礙的，教你就實在可惜了！』

「老頭在房裡和魯平談話，不防四個教師都躲在門外偷聽，老頭的話每一句都聽得了。當下那裡再忍耐得住！四教師在一塊兒商量著，要和老頭比賽。

「四人的年紀都祇四十多歲，正在精壯的時候，那裡把這老頭看在眼裡！商量妥了，即一同進房向魯平說道：『我們本來練的武藝，都是些花拳繡腿，祇能騙碗飯吃。於今有這位老師傅到了，我們應當知趣，自行告退！不過我們從小練起功夫，幾十年來沒有見過高人，不知道高人是怎生模樣？這位老師傅開口高人，閉口高人，想必他就是一個高人。我們也是有緣才得遇著，倒要請求他指教指教！我們原是些專騙飯吃的人；便是被老師傅打死了，也算不得甚麼！就請少爺做個憑證人；我們倘被老師傅打死了，祇算我們命短，各自的家屬來領屍安埋！萬一老師傅因多了幾歲年紀，一時頭昏跌倒了；就此中風中痰，不省人事，也不能怪我們的手脚無情！少爺以爲我們這話怎麼樣？』

「魯平還沒有回答。老頭已立起身來，說道：『你們的本領眞不差，膽量更是了不得！我委實五體投地的佩服！祇可惜我是個遊學的老頭，不是個賣武的壯士，你們不要會錯了意！我不是和你們爭奪飯碗的，無端要與我拚命幹甚麼呢？』魯平也從中調解說道：『這位老先生是讀書人，他與我閒談的不干你們的事，勸大家不要認眞罷！』

「教師奮臂嚷道：『他對少爺說的話雖不中聽，然也還罷了！剛才這一番話，簡直比打了我們還厲害！這老東西把我們當人嗎？我們不與他見過高下，就死也不甘心！他不能拿年老來推托，他活到幾十歲，是吃飯的呢還是吃屎的？若是吃屎長大的，我們可把他當個狗畜牲，就亂咬人也不與他計較；如果也是和人一般吃飯長大的，便不能許他胡亂罵人！少爺倘怕遭連累，我們可到野外去，先把窟窿掘好，誰死了就埋誰！』

「魯平見四個教師都橫眉怒目，兇惡異常；年輕的人，遇了這種時候，不知要如何勸解才好！老頭卻從容自若的坐下來，笑道：『我倒想不到你們有這麼厲害！也罷！生死都有一定的，古語所謂：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不過我須問你幾位教師：你們打算怎生比賽法？這是得於未動手之前說明的。』其中有個教師說道：『聽憑你要怎生比賽，就怎生比賽，我們隨便！』老頭點頭道：『你可以隨便。這三位呢？你們也可以隨便嗎？』三人同時答道：『我們都隨便！你且說出一個比賽的法子來。』

「老頭躊躇了片刻，說道：『我是誠如你們所說的，多了幾歲年紀，走路走的太多了些，就不免頭昏眼花，腿痠腰痛；若和人動手相打，時間不久，或者還可以勉強支持！你們四個人，大概打了這個，不打那個，是不甘心的；一個一個的打起來，實在太麻煩！眞個把我弄得頭昏跌倒了，發起痰厥來，我死不要緊，於你們的名聲不大好聽！旁人一定要罵你們欺負年老人，四人用車輪戰法。依我的意思：不如到門外大草場上去，將你們所有的徒弟，都叫出來圍成一個大圈子，將我們五個人圍在當中，我在正中間立著，你四人分四角立著，同時動手；也不必眞要打的不能動彈，跌倒了就算輸！若動手之後，自信敵不過，祇要跳出圈子就算認輸了，不能追趕著打！你們看這種比賽法行也不行？』

「教師冷笑道：『我們眞不上你這老東西的當！你以為是這麼打，便是你打輸了，也不能罵你無能，是我們倚仗人多欺負你！你是不是這般用心？哈哈！你倒生得乖，其如我不獃？你到底有甚麼飛天的本領，敢教我們四個人圍住動手？』老頭大笑道：『這就使我有口難分了！我因問過了你們，你們都說隨

便，我才想出這妥當的方法來；你們卻又多心！也好！你們既不肯一齊動手，就是一個一個來罷！去甚麼地方打呢？』

「魯平也想看看熱鬧，便說道：『還是門外草場上寬展好打。』此時在房外偷聽的，有幾十人，都是魯家練武的弟子；見說遊學的老頭，就要去草場上和四個教師比賽，登時喜得各人分頭四處送信。頃刻之間，魯家二三百名男丁，都齊集在門外草場上，已圍成了一個好大的圈子，魯平陪著老頭和四個教師一同出來。

「四個教師到這時候，看老頭的神色自若，就好像毫不在意的樣子；也就知道老頭若自信沒有驚人的本領，料不至無端拿他自己的老性命當兒戲！覺得就這麼冒昧動手，恐怕反上老頭的當！四人又背著人商量了一會，即由那年老些兒的教師，當衆開口向老頭說道：『我有一句要緊的話，須在未動手以前說明。我們和老師傅都是未曾見過面的，彼此都不知道身家履歷；老師傅練的武藝，是甚麼家數，我們未領教過，果然不知道。就是我們也沒在老師傅跟前獻過醜，老師傅也未必知道。總而言之：我們想請教老師傅的是武藝，不請教老師傅的法術。老師傅便有高妙的法術，也不能使用出來！我們也祇憑硬功夫見個高下！不知老師傅的意思怎樣？如果要用法術，也不妨明說出來，我們也好拿法術來領教！』

「老頭兒聽了，笑道：『原來你們還會法術麼？我是祇會兩下硬功夫，不懂得甚麼法術麼！』教師見老頭說祇會硬功夫，很高興似的說道：『祇會硬功夫就好辦了！』隨即轉過臉向魯平道：『請少爺和諸位旁觀的作個見證。有誰用邪術取勝的，便算誰沒有武藝！』旁觀的人都是四教師的徒弟，自然都幫助師傅說話，各人巴不得各人的師傅打勝，當下大家同聲應是。

「衆人分開來，讓老頭和四教師走到圈子中間。先由四人中推出一個，與老頭動手。教師的拳脚打過去，祇見老頭的身體微微轉動，教師的拳脚，不知不覺的下落了空，拳也打不著，脚也踢不著，祇累得一身大汗！不但沒有沾著老頭的身體，連寬大的衣服都沾不著！立在旁邊等候輪流交手的三個教師，

至此已忍耐不住了！也顧不得他們自己剛才所說的大話，就一擁上前，單對老頭要害之處下手。三人不上前倒也罷了，老頭不過和那教師開玩笑似的盤旋著；三人一上前，老頭便變換身法了：祇見他兩隻大袖飄飄飛舞，如蝴蝶穿花一般的，繞著四個教師，穿過來，梭過去，忽高忽低，忽徐忽急。四個教師分明看見他走身邊擦過，等到一拳打去，卻又打了一個空，他早已穿走那邊去了！

「是這般穿了一陣，祇穿得四個教師頭昏眼花；立脚不住，不待老頭動手，一個個往草地下蹲，不敢提步；但又恐怕老頭打他們，各舉雙手護住頭，開口大聲告饒！老頭卽時停步，不喘氣，不紅臉，就和沒有這回事的一樣；四個教師那裡敢再說半句不服氣的話，各自拾奪行李悄悄的走了。老頭從此就在魯家，魯家的子弟都跟著他練習拳棒。地方上人說：祇有魯平的武藝，得了老頭眞傳；其餘的魯家子弟，不過得些粗淺的功夫罷了！」

鄭時聽了，嘆著氣，說道：「這老頭兒本領，確是了不得！祇是他這種行為，我倒不敢恭維。常言：鷺鷥不吃鷺鷥肉！那四個教師，一般的拿著拳棒功夫教人餬口；功夫好也罷，不好也罷，祇要魯家的人不棄嫌，與別人有何相干？無端的去打人家，趕人家走開做甚麼！強中更有強中手，不見得老頭兒武藝，便是天下無敵！若再有一個高手出來，將老頭打跑，想必老頭也覺難堪！」

張汝祥道：「打教師拆臺的舉動，我也是不敢恭維的！不過這回的事，論情理卻不能怪老頭有意奪人飯碗；祇能怪四個教師欺他衰老，不度德，不量力！定要找著他打，教他沒有推辭的方的方法。」

柳無非在旁聽了，笑道：「我雖是沒頭沒腦的聽著，祇是我一設想四個教師與老頭相打時的情形，就不由得也有些頭昏眼花似的。難怪四個教師就往草地蹲下來！不過我不明白那老頭是甚麼妖精變化出來的？他自己為甚麼頭也不昏，眼也不花呢？」張汝祥笑道：「那裡是妖精變化出來的，他平日練的是這種功夫罷了。」

鄭時問道：「有這麼一種穿來穿去的功夫嗎？」張汝祥點頭道：「怎麼沒有！我聽說，有一種功夫，

名叫『八卦遊身掌』；練這種『八卦遊身掌』的，就是專練老頭這般身法。平時整年不斷的按著卦線走圈子；翻過來，覆過去，每日轉個無數。再插九根竹竿在地下，每根相離尺來遠；將身體在竹竿縫裡穿來穿去，不可挨著竹竿。是這麼穿個若干年，自然能穿的和游魚一樣，那有頭昏眼花的時候呢？」

柳無非笑道：「身體太胖了的人，若敎他是這麼穿起來走起來，想情形倒是好看得很！」說得柳無儀、張汶祥都笑起來了，惟有鄭時翻眼望了無非姊妹一下，即低頭仍看在書上。

柳無非當卽走近鄭時身邊，很親切的說道：「你整日的手不釋卷，學問雖是可以求好；祇是把身體弄壞了，卻怎麼好呢？剛才六姊還對我說，大人說你好學是不可及的；不過全不去外面走動走動，儘管坐在西花廳裡看書，祇怕倒把身體弄壞了。將來爲國家出力的時候，精神倒衰頹不堪繁劇了！豈不可惜？教我勸你半日讀書，半日去外邊溜溜腿。」

鄭時聽了這派假話，想起方才在窗眼裡所見所聞的情形，不覺如滾油煎心！但鄭時是個深沉不露的人；這樣險事，如何敢現諸神色？勉強振作起精神，抬頭望著柳無非笑道：「這地方幾條街道，我一到就都走遍了，毫沒有甚麼可看的東西。有時街上人多了，避開這個，又要讓那個，倒累出我一身汗，那有好清淨所在給我走動呢？反不如坐在這裡看書的自在些！」

說時，見張汶祥待轉身囘他自己房裡去，卽呼著三弟，說道：「你的話不曾說完，就被他姊妹幾句笑話打斷話頭了。你接著說下去罷：那醉酒的異人又是怎樣？他究竟醒了沒有？你會見了他沒有？」張汶祥轉身，笑道：「說起來也是我的緣法不好。因爲在魯家坐的時候太久，出來又爲打聽魯家的事，耽擱了些時；待我囘到關帝廟時，大門旁邊已不見那異人的蹤影了。找著廟祝問時，廟祝很不耐煩似的，說道：『誰留心看管他！既不在大門口，自然是到廟外去了。』我復到大門口，尋那酒葫蘆和旱煙管都不見，料知不在廟裡。暗想：去尋找他，不知道他出門的方向，尋找也是尋找不著的！若我和他該有緣見面，總有相會的時候；無緣就見著面，也不能攀談！因此一念，便囘衙門來了。」鄭時聽了沒話說。

從這日起，鄭時因在家見了柳無非，心裡就不免觸動在上房窗外所見聞的事。心裡一想到那事，面上要完全不露出一些兒不愉快的神氣，還得和平時一樣對柳無非親熱，是很難辦到的事！不如就借著柳無非勸他去外邊溜溜腿的話，每日吃了早點，就跟著張汶祥同到外邊閒走。張汶祥也是個很機靈的人；見鄭時近日來的神情，大異平時，每於無意中嘆息，已看出是有心事的樣子。

但張汶祥心裡以為鄭時是胸懷大志的人；於今千里依人，尚無立足地，不免心中不快。想不到其中有這些齷齪之事！卽思量了些言語，安慰鄭時道：「二哥時常拿官場中謀差事為難的情形來安慰我，怎麼自己倒現出焦急的神氣出來呢？」鄭時怔了一怔，問道：「三弟何以見得我為謀差事為難焦急？」張汶祥笑道：「我又不是老四那樣的獃子，和二哥在一塊兒廝混這麼多年了，性情舉動，如何會不知道呢？二哥平日遇著為難的事，不問為難到甚麼地步，從來不曾見二哥悄悄的嘆息過。這幾天同在外面閒行，二哥不知不覺的嘆出氣來，一聲一聲的都入了我的耳！二哥的心思到底怎麼樣？若是已看出這地方再住下去，也沒多大的出息，我兄弟何妨另尋生路！」

鄭時搖頭道：「我沒有這樣心思！但是我心裡，近來確有不大快活的事。我們親兄弟一般的人，原可以和你商量。不過依我的見解，和你商量不僅沒有好處；你的脾氣不好，說不定還要商量出亂子來！我此刻正在思量妥當的方法。有了方法，再和你說不遲。」張汶祥道：「這才奇了！我跟二哥十多年了，何嘗有過一次芝麻大小的事，不聽二哥的吩咐，由我自己任性的事？以致二哥怪我脾氣不好，不肯和我商量！」

鄭時見張汶祥發急，連忙聲辯道：「三弟不要誤會了！我是因為這事就和你商量也沒有用處！祇在明後日我必有辦法。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性情嗎？」張汶祥見鄭時不肯說出心事，也不好再說了。

這夜三更時分，鄭、張二人都已深入睡鄉了。忽聽得春喜敲著房門，說道：「請鄭姑老爺起來，有要緊的話說。」鄭時從夢中驚醒，開了房門，剛待問有甚麼要緊的話，春喜已走過那邊敲張汶祥的房門

去了。鄭時遂走到張汶祥房裡。祇聽春喜神色驚慌的說道：「大人教我來請兩位姑老爺的。大人現在內簽押房等著，請兩位姑老爺就去。」鄭時看春喜低著聲音說話，惟恐怕人聽得的樣子，料知不是好事！當即回房整理了身上衣服，帶著張汶祥，跟隨春喜同到內簽押房來。

這房是馬心儀辦機密公事之所，外人不能進去的。走到房裡一看，祇見馬心儀和施星標兩人對坐著；兩人都現出憂愁的臉色。房中擺了一桌酒席，四雙杯箸。馬心儀見鄭、張二人進房，即起身帶著一點兒笑意，說道：「近來公事略忙些，簡直沒工夫和兩位老弟談話。只得在這時候，胡亂弄幾樣酒菜，我們大家敍一敍。」鄭時慌忙謙謝。

張汶祥心想：「做官人的舉動，眞是荒謬絕倫！他一時高興，就不顧人家已經睡了，也得半夜三更，搥門打戶的將人鬧起來！春喜那鬼丫頭，並做出那驚慌失色的樣子，險些兒把人家的魂都嚇掉了！卻原來是胡亂弄了幾樣酒菜，請人家來吃喝，眞是笑話！」馬心儀自己據了上座，教三人分三方坐了；並不用人伺候，就是施星標親自提壺斟酒。

各人飲了幾杯，馬心儀忽蹙著眉頭，對鄭時說道：「大約二弟也猜不出我在這時分請三位到這裡來的意思。世間事眞教人難料！方才到了一件公文，我給二弟瞧瞧，就知道了。」說著從袖中摸出一封公文來，順手遞給鄭時。鄭時先看了看封套，然後抽出裡面看了一遍，從容自若的仍舊套上，雙手奉還馬心儀。

馬心儀苦著臉，說道：「他們怎麼會知道二弟到了山東呢？這公文一來，眞教我爲難了。素知道二弟是個足智多謀的人；所以特地請你來，看這事應該如何對付？我們自己人，甚麼話都好說，用不著客氣！」鄭時道：「這有甚麼不好對付？這公文上面分明說了：或拿著押解去四川，以了如山積案；或因路遠恐怕中途疏忽，便拿住就地正法。好在我現在此地，兩條辦法，聽憑大哥行一條就是！我看最好還是就地正法！」

馬心儀做出不願意的樣子，說道：「我若是這般存心，也用不著請二弟來了！不可見外，且另想個方法，待我思量！」鄭時道：「那麼，就求大哥給我一點兒盤纏，放我自尋生路去。回文只說訪查無著便了。」馬心儀沉吟了半晌，點頭道：「大概以用這方法對付為最妥當吧！你我相聚無多時了，且多飲兩杯。這事擱下不必談了。」鄭時表面做出從容樣子；心裡直和刀刮一般，那裡還能多飲！

張汝祥雖不曾見著公文，但聽馬、鄭二人所談的話，已明白不是好消息了！心裡正自胡思亂想的著急，也非飲酒作樂之時！施星標自然也不快活！當夜不歡而散。

張汝祥一到西花廳，即拉住鄭時，問道：「我看那公文封套上的字，好像是四川總督衙門裡來的。是特地行文來拿辦我們的嗎？」鄭時點頭道：「與你無干！公文上只有我一個人的姓名；這一著我早幾日就想到了！」張汝祥驚問道：「公文還沒有來，你就想到了嗎？卻為甚麼不打算早走呢？」

鄭時長嘆了一聲道：「人心難測！像這樣的人心世道，我實在不高興再活在這世上做人了！」張汝祥急道：「二哥這話怎麼講？是這般半吞半吐，簡直要把我急死了！求二哥爽直些說給我聽罷！」

不知鄭時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再說。

第九一回　贍盤纏居心施毒計　追包袱無意脫樊籠

話說鄭時聽了張汝祥發急的話，翻起兩眼望著張汝祥的臉，出神了半晌。才一把挽了張汝祥的手，走出花廳，到一處僻靜所在，低聲說道：「你以為這公文果是從四川總督衙門裡來的麼？」張汝祥驚問道：「難道公文也可以假造的嗎？」

鄭時嘆道：「人心難測！你祇想想，你我兩人在四川的聲名，究竟誰的大些？」張汝祥道：「一切的事都是由我出面做的居多；知道我的人，自比知道二哥的多些。」

鄭時道：「好嗎！這公文裡面，祇有我一個人的名字，你和老四都沒有提起；老四到山東的時日比我久。何以四川總督就祇知道有我呢？」張汶祥道：「我心裡也正是這麼想，然則這公文畢竟是怎麼來的呢？」

鄭時仍是嘆氣搖頭道：「人心難測！我不願意說；說起來你也嘔氣，我更嘔氣！你的性子素來不能忍耐，甚至還要鬧出很大的亂子來！」張汶祥急的跺脚道：「二哥簡直不把我當人了麼？我跟二哥這麼多年，出生入死的也幹了不少的事；何時因性子不能忍耐鬧過事？這幾日我看二哥的神氣，大異尋常，好像有很重大的心事一樣！我幾次想問，都因二哥說旁的話岔開了。於今忽出了這椿意外的事，二哥還不肯對我實說，不是簡直不把我當人嗎？」

鄭時握住張汶祥的手道：「你不用著急！我仔細思量，這事終不能不向你說！我悔當日不聽你的話，胡亂娶了柳氏姊妹同來，以致有今日的事！你以為馬心儀這東西是一個人麼？說出來你不可氣忿，柳氏姊妹都被馬心儀這禽獸姦通了！」

鄭時說到這裡，覺得張汶祥的手，已氣得發起抖來，即接著勸道：「這事你就氣死，也是白死了！且耐著性子聽我說完了，再商量對付罷！」遂將那日在上房窗外所聞見的情形，繼續述了一遍道：「像這樣來路不正的女子，我也明知道是靠不住的。我祇因平生好色貪淫，每遇女色，就不由得糊塗不計利害了！我受報是應該的，毫不怨恨！祇可惜你一個鐵錚錚的漢子，平時視女色如蛇蝎的，也為我牽累嘔此齷齪之氣。我心裡甚為不安！」

張汶祥道：「二哥何必說這樣客氣話？我仔細想來，倒不覺得嘔氣了。我與柳無儀名雖夫婦，實在和鄰居差不多！我一則因他是柳儒卿的女；他不知道我是張汶祥，不妨和我做夫妻；若將來知道了，她念父仇，則夫妻成為仇敵，我送了性命還得遭人唾罵！若她竟因私情把父仇忘了，則這種婦人的天性涼薄可想！我如何能認她為妻室呢？我既明知是這般配合的夫妻，萬不能偕老；又何必玷汙他的清白，以

增加她忿恨之心呢？二則因我練的武藝，不宜近女色；當日爲二哥與無非已結了不解之緣，使我不得不勉強遷就；然直到如今，彼此都不曾沾著皮肉！二哥前日既勸我那些言語，大約我對無儀的情形，也可以推測得幾分了。原不過掛名的夫妻，管她貞節也好，不貞節也好，我越想越覺得犯不著嘔氣！還得勸二哥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祇思量將如何離開這禽獸下流之地！」

鄭時點了點頭道：「三弟眞是個有爲有守的人！愧我枉讀詩書，自謂經綸滿腹，眞是一個又聾又瞎的人！你我相交十多年，到今日才知道你有這般操守，我不成了個瞎子嗎？你當日在船上說的話，我不能聽從，不是個聾子嗎？我自從那日在上房窗外，看見了那種禽獸行爲之後，就無日不思量離開此地。祇因一時想不出相安的去處，所以遲疑不能決。想不到馬心儀就有今夜這番舉動！他是這麼一來，我倒不能悄悄的偸走了。」

張汶祥道：「原來的情形既是如此，那麼淫賊今夜這番舉動，其本意不待說便是打算借此將二哥和我攆跑；所以剛才他已露出放二哥逃走的意思來。我們到了今日，難道在此還有甚麼留戀？祇看二哥的意思，就是這麼不顧而去呢？還是想警戒這淫賊一番再走？打算如何警戒他，我都可以包辦！」鄭時道：「警戒他的舉動，儘可不必！這種不體面的事，我們極力掩飾，還恐掩飾不了，豈可再鬧出些花樣來，自己挑撥的給外人知道？我若不爲想顧全這點兒體面，早已離開這裡了！於今四川總督的公文，在我自己可以斷定是假的；而外人不明白這裡面實在情形的，決不會猜疑到假字上去！我若在此時悄悄的逃走，將來綠林中朋友，必罵我不是漢子，祇顧自己貪生畏死，不顧結拜兄弟爲難，沒有義氣！」張汶祥忿然說道：「誰還認這人面獸心的東西做結拜兄弟！」

鄭時道：「這卻不然！你我心裡儘可不認他，口裡不能向人說出一個所以然來。並且我看世道人心壞到了這一步，我左思右想，總覺得人生在世，沒有趣味！我當日不殺他，反和他結義，並用種種方法，使他的功名成就；原想今日借他一點兒力量，開你我一條上進之路。我平生不倚靠旁人，倒也轟轟烈烈

的幹了半世；誰知一動了倚靠旁人的念頭，就沒有一件適心遂意的事了；不但凡事都不順手，連心思都覺不如從前靈敏了！」

張汶祥道：「沒有志氣的人，每遇失意的時候，多喜說頹喪厭世的話。二哥怎麼也說出這些話來了呢？依我看來，這公文算不了一回事，既決計走，就走他娘！管甚麼人家罵不罵！綠林中人巴結官府想做官，就是應該挨罵的了。我因不願意再與那人面獸心的東西見面，趁今夜悄悄的走了完事！且看他們這般狗男女，究竟能快樂多久！」

鄭時搖頭道：「此時已是半夜，離天明不久了，待走向那裡去？休說我不能和你一樣穿簷越脊，如履平地；即算我有你一般的能耐，也不情願悄悄的偷走！你是與那公文無干的人；趁這時就走，倒是上策！」張汶祥嘆道：「我若肯撇下二哥，一個人逃走，豈待今日？二哥既是存心要來得光明，去得正大，我也祇好聽憑二哥！」

二人正在說話，忽聽得施星標的聲音，二哥二哥的一路從裡面叫了出來，鄭時連忙答應。二人回身走到西花廳。祇見施星標一手擎燭，一手托著一包似乎很沉重的東西，愁眉不展的向鄭時唉聲說道：「眞是！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我簡直做夢也想不到忽然會有這麼一回事！」

張汶祥接聲嘆了一口氣，正待答話。鄭時原是和他握手同行的；忙緊揑了張汶祥一把，搶著答道：「公文雖是這麼來，好在有大哥這般的靠山，還怕甚麼！不過累得大哥爲我的事麻煩擔風險，我心裡終覺有些不安罷了！於今是大哥教四弟來有甚麼話說麼？」施星標一面將手中的包兒遞給鄭時，一面說道：「大哥口裡雖不曾說甚麼，祇是我看他的臉色神氣，也像很爲二哥這事著急的樣子。這包裹是大哥交我送給二哥的盤纏——紋銀二百兩。大哥說他還有要緊的話和二哥說，奈院裡不便說話。教二哥且到鴻興客棧裡停留半日再走。他改裝悄悄的前來相會。」

張汶祥忍不住問道：「與其白天改裝到鴻興棧去說話，何妨此時到這裡來，或教二哥到簽押房去呢

？」施星標道：「三哥不知道大哥為這事擔著多大的干係，必然是因在這裡說話，有多少不便之處，所以寧可改裝到鴻興棧去！」

這時鄭時因伸手接那銀包，不曾握着張汶祥的手；聽張汶祥這麼說，很著急的搶著說道：「大哥思慮周密，不會有差錯的！我本當卽時上去道謝，祇因此時夜已深了，大哥白天事多，恐怕擾了他的清睡！不過得託四弟轉達幾句話：公文上既祇有我一個人的名字，祇我一人避開，便可無事，家眷不宜與我同走；我並不向內人說明。我將內人寄在大哥這裡，千萬求大哥照顧！」

張汶祥見鄭時到這時候還說這種言語，不由的氣忿塡膺，那裡忍耐得住呢！逞口而出的說道：「這何待二哥囑託！公文上雖沒有我的名字；然二哥既不在這裡，我還在這裡做甚麼！無論去甚麼所在，我始終跟著二哥走便了！」

這幾句話，祇急得鄭時不知要如何掩飾才好！幸喜施星標為人老實，聽不出張汶祥的語意來。也接著說道：「三哥的話不錯！我們都是自家兄弟，二嫂留在這裡，何待二哥囑託照顧呢？難道大哥還好意思不當自家的弟媳婦看待嗎？」張汶祥又待開口，鄭時連忙截住，說道：「話雖如此，我拜託總是應該拜託的！四弟上去回大哥的話，請順便說三弟為人疏散慣了，在此地打擾了這麼久，於今也想到別的地方走走。不待說他的家眷也是要寄居這裡的。」施星標道：「公文裡面既沒有三哥的名字，三哥何必走甚麼咧？」張汶祥道：「定要公文中有名字才好走嗎？等到那時，祇怕已經遲了呢！」

鄭時惟恐張汶祥再說出甚麼話來，急將手中銀包交給張汶祥道：「三弟不要說這些閒言雜語，且把這銀子收起來罷。我兩人的盤纏都在這裡，擱在你的身邊妥當些！」這麼一來，才將張汶祥的話頭打斷了。好在施星標是個心粗氣浮的人；聽了也不在意。當下就回身復命去了。

鄭時見施星標已去，便跺脚埋怨張汶祥道：「我的性命，祇怕就斷送在你這些話上頭了！」

張汶祥吃驚，問道：「這話怎麼講？」鄭時道：「你聽人說過強盜出於賭博，人命出於奸情的這兩

句古語麼？尋常人和女子通奸，給女子的丈夫知道了，尚且多有謀殺親夫的舉動；何況一個官居極品，一個有罪名可借的呢？我就處處做作得使他不疑心我已識破，還愁他不肯放我過去；故意發出言語來使他知道，還了得嗎？」張汶祥忿然說道：「二哥不要老這般前怕龍、後怕虎！為人生有定時，死有定地；殺了頭，也不過一個碗大的疤！他不要二哥的命便罷，他要了二哥的命，我若不能要他的命，算我不是個人！」

鄭時急忙掩住他的口，說道：「我其所以不早向你說，就是為你的性子不好，怕你胡鬧！你要知道：我們此刻不能和在四川的時候比了！便是在四川，手下有那麼多兄弟，也祇能與不成才的縣府官為難；司道以上，就不容易惹動他了！於今你我都是赤手空拳；常言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一輕舉妄動，便是白送性命，於事情無益，反遭了罵名！」張汶祥聽了這些話，心裡益發嘔氣，祇口裡懶得辯論。

這夜二人等到天明發曉，就不動聲色的走出了巡撫部院。張汶祥道：「我們何不就此出城走他娘，還去鴻興棧做甚麼呢？」鄭時道：「不然！我原是不打算偷逃，才等到今日；早走本十分容易！已到了今日，他若沒有殺害我的心思，我用不著逃走；有心殺害我，豈容我一個人單身逃走？」張汶祥沒得話說，跟著走到鴻興棧。

鄭時與張汶祥商議道：「我仔細想來，你我命裡，於妻財子祿都是無緣！虧得當日經營了一個紅蓮寺，從此祇好出家不問世事！我在這裡等著，你去街上買兩件隨身換洗的衣服，和長行人應帶的雨具之類。馬心儀來過之後，我們便好登程。」張汶祥應著是，帶了銀兩出來。匆匆忙忙買了些東西，連同銀兩做一個包袱綑了。忽然覺得有些心驚肉跳！不敢多耽擱，回頭向鴻興棧這條街上走來。

離鴻興棧還有半里遠近，陡見前面有無數的人，如潮湧一般的奔來；少壯的爭先恐後，將老弱的擠倒在地；背後的人又擁上了，就在老弱的身上踏踐過去。祇擠得呼號哭叫，登時顯得紛亂不堪！張汶祥看那些人面上，都露出一種驚疑的神氣。心裡正想扯住一個年老些兒的人，問他們為甚麼這般驚慌逃跑。

那些人跑的眞快，一霎眼就擁到跟前來了！

張汶祥向旁邊一閃，打算讓在前的幾個少壯男子衝過去，再扯住年老的問話。誰知這一閃卻閃壞了！脚還不曾踏穩，猛覺有一個人向胳膊上撞來。這一下撞的不輕，祗撞得張汶祥頭腦一昏；被撞的胳膊痛的與挨了一鐵鎚相似；兩脚便站立不住，一翻身就栽倒了！張汶祥心想：這東西好厲害！那來的這麼大的氣力，竟能將我撞成這個樣子！會武藝的人畢竟不同，便是躺下了也比尋常人起來得快些。張汶祥正待奮身躍起，就覺有人將他的胳膊挽住，往上一提，說道：「對不起，對不起！」張汶祥趁勢跳起身看時，彷彿是很面熟的一個人，已撇開手上前擠去了。

張汶祥陡覺背上輕了；反手一摸，不見了包袱；不由得著驚，暗想道：「難道連纏在背上的包袱都撞掉了麼？」再回頭向地下尋找，那裡有甚麼包袱呢！隨口罵道：「將我撞倒的那個東西，一定是個剪綹的賊！怪道他那麼重的撞我一下，原來是有意來偸我包袱的！這包袱是我兄弟逃命的盤纏，由你偸去了就是嗎？怪道他挽住我的胳膊，把我提了起來；若不然，也取我背上的包袱不住！」一面罵著，一面不遲疑的折身追趕。喜得那人還走得不遠，分明看見他一手提了那包袱，向前跑幾步又回頭望望，好像看失包袱的追來沒有追來的神氣。祇是張汶祥走街邊追趕，那人祇回顧看街心的人，眼光不曾落到張汶祥身上。

張汶祥氣得胸脯幾乎破裂了！暗罵：你這不睜眼的小賊！怎麼剪綹會剪到我身上來了呢！緊追了幾步，忍不住旋追旋喊道：「哇！你搶了我的包袱，打算跑到那裡去？你若是知趣的，趕緊退還我沒事！定要我追上，就休怪我不饒你啊！」張汶祥不是這麼喊，倒也罷了；那人跑得並不快，且不斷的回頭，要追上還容易些！這幾句話一喊出來，那人聽得，回頭望張汶祥一眼，兩脚登時和打鼓的一樣，急急的跑起來了！似乎嫌包袱提在手中不好暢所欲跑，邊跑邊將包袱照樣纏在背上！這種氣教張汶祥如何能受？也就盡力量追上去。

兩人的脚步都迅捷如風，頃刻便追到了城外，張汶祥祗是追趕不上。又追趕了一會，看見前面有一個廟宇。張汶祥心裡才忽然想起來了，原來：這個搶包袱的人，便是那日在街上遇見用胸膛抵住騾車不許過去的異人！因那日這人的酒已喝得酩酊大醉，神情態度，與今日大不相同；所以見面但覺面熟。加以心中有事，一時竟想不起來。此時看見了關帝廟，才將那日的事觸發了。

張汶祥既想起了搶包袱的就是那異人，心裡倒不著急了，也不覺氣忿了。因爲，料想有這般大本領的人，決不至存心搶人的包袱；是這般舉動，必有原故！再看這人，果然背著包袱，跑進關帝廟裡去了。張汶祥跟進廟門，祗見這人已將包袱就廟門旁邊的地下打開了，取了一件新買的衣披在身上，一搖一擺的，低頭打量稱身與否。見張汶祥走來，也不理會。張汶祥在江湖上混了多年，遇了這種異人，自然不敢怠慢！當即上前作了個揖，說道：「前日從某處追隨老丈到這裡，原是要聽候指敎的。因不敢擾了老丈的酣睡，以爲在別處盤桓一會再來，老丈必已睡足了。誰知在別處略耽擱了些時，回頭來老丈又已酒醒出去了！今日難得老丈肯這麼賞臉，特地把我引到這裡來，請問有甚麼見敎之敎？」

這人抬頭看了看張汶祥，做出不認識的樣子，說道：「你認識我嗎？你旣認識我，怎麼罵我是剪綹的小賊呢？」張汶祥笑道：「那是我的兩隻肉眼不爭氣；因爲與老丈親近的時候太少，突然於無意中遇著，一時想不起來！請問老丈：剛才那許多人，爲甚麼那麼驚慌逃跑？」

這人說道：「我也弄不清楚！我有一個朋友初到山東來，寄寓在鴻興客棧裡。我前幾日去訪了幾次，都因去的時候太晏，我那朋友出門拜客去了。今日祇得早些起床，等城門一開就到鴻興客棧去。才和我那朋友會了面，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彼此談論得非常高興。忽聽得隔壁房間裡人聲嘈雜，滿客棧都震動了！那朋友拉我出房探看是甚麼事。不看猶可，看時眞險些兒把我嚇死了！原來擠滿了一客棧的兵，刀槍眩目，威勢逼人。就在隔壁房間裡，據說是捉拿江洋大盜。一會兒便拖出一個人來了！我看那裡像一個江洋大盜，分明是一個很儒雅、很漂亮的斯文人；拖出來連話都沒問一句，祇怕姓名還不

曾問明白，就在客棧門口殺了！殺了那個斯文人也罷，忽然那些兵又說逃了一個，大家仍回身到各房間裡搜查；是這般拿了不問情由的就殺，你說誰不害怕？自然一個個都向外面逃跑！一半兵在客棧裡搜查，一半兵跟著逃跑的客追出來。過路的人不知道甚麼事，也嚇得亂跑！我怕得最厲害，所以跑的最快，不提防把你撞倒了！臨時見財起意，取了你這包袱；誰知你這麼小氣，拚命跟著追趕！」

張汶祥知道事情不妙，心裡和刀割一般的難過！表面上仍竭力鎮靜著問道：「老丈可曾打聽殺的那個江洋大盜姓甚麼？」這人搖頭道：「殺的人那裡是江洋大盜，是鴻興棧住的熟客，和現在山東的馬撫台是親戚！姓甚名誰雖不知道；祇是大家都因他確實是一個斯文人，料定他死得很寃枉！」張汶祥聽到這裡，臉上不由得已急變了顏色，兩眼同時忍不住流下淚來。

不知這被殺的，是不是鄭時？且待下回再說。

第九二回　報私恩官衙來俠客　遭急變石穴遇奇人

話說這人見張汶祥急得變了顏色，並忍不住流下淚來；即做出驚異的樣子問道：「難道殺死的是你朋友嗎？要你哭些甚麼？」張汶祥明知這人是個有來歷的；其所以有這番搶包袱的舉動，是恐怕他回鴻興棧去自投羅網，有意是這般將他引出城外來，就是在暗中救他性命的！便不再隱瞞了；隨即向這人跪下，說道：

「我早知你老人家是個異人！這番救我的盛意，我也明白了！你老人家既能是這般救我，我和我鄭二哥在督撫衙門裡面的事，不待說是瞭如觀火的了！於今我鄭二哥既屈死在那人面獸心的淫賊手裡；我惟有求你老人家指引我一條報仇的路！我的性命可以不要，這仇卻不可不報！」

這人忙伸手將張汶祥扶起來，說道：「淚眼婆娑的跪在地下，若給到這廟裡來燒香的人看見了，像

甚麼模樣！」張汶祥立起身來，說道：「我一則感激你老人家救命之恩；二則因報仇心切，非求你老人家指引，恐難如願；所以不覺得跪下來了。喜得此地離城已遠，行人稀少，敢先請示尊姓大名？再述我和鄭二哥來山東的履歷給你老人家聽。」這人冷冷的笑道：「你也毋須告訴履歷，我也毋須通報姓名。那鄭時枉擔了半世英雄之名，自謂經綸滿腹；原來也不過是一個好色之徒，將仇人的女騙做老婆！到今日才身首異處，我已嫌他死的太遲了！你還提甚麼報仇的話！」

張汶祥聽了，心中好生不快。若在平日見尋常人這般批評鄭時，他必已怒不可遏的和人反臉了！此時因知道這人本領比他自己高，又是曾救他性命的；不敢不耐住性子，說道：「話是不錯！我鄭二哥好色貪淫，確有應得之罪；但無論如何不能說，應該是這麼不明不白的，死在忘恩負義的馬心儀手裡！如果是明正典刑，死於王章國法，我有甚麼話可說呢？我報仇之念已決，至死不悔！」

這人忽然現出欣笑的樣子來，說道：「名不虛傳，果是好一個義烈漢子！這裡爲來廟燒香的必經之地，不便談話。你將包袱拾奪好了，隨我到僻靜地方商量去。」旋說旋把披在身上的新衣脫下，交給張汶祥。張汶祥心裡也就安慰了許多，說道：「這衣我原是買給我鄭二哥穿的；你老人家穿上既合身，何不就將他穿上？」這人笑著搖頭不做聲。張汶祥知道他是表示用不著的意思，遂不多說。綑好了包袱，仍舊馱在背上，跟隨這人走出關帝廟。

到附近一個樹林茂密的山裡，各自就石頭上坐下來。這人先開口說道：「你決心替你鄭二哥報仇，自是義烈漢子所應當有的舉動！不過你的力量有限，這仇祇怕你一時報不了！」

張汶祥道：「尋常的仇恨，便得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報得了；至於兄弟之仇，是顧不了許多的！那怕因報仇送了性命，我也甘心瞑目，毫無怨悔！並且我看馬心儀那淫賊，除了官高勢大之外，一點兒能爲沒有！我的本領果是不濟；但自問對付那淫賊，還勉強能對付得下！我祇要報了仇，便已完了心願，也不想在人世苟且偷生了！」說時，氣忿填膺的樣子，兩眼火也似的發赤。這人搖著手，從容說道：「

這些話不待你說，我是早已知道的！你報了仇再死，我相信你是甘心瞑目，沒有怨悔！祇是若你的仇還不曾報得，反被仇人把你的性命害了；你甘心不甘心，瞑目不瞑目呢？」

張汶祥道：「我在淫賊衙門裡住的時候已不少了。淫賊果然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就是滿衙門的上下人等，也不見一個稍有能為的人。衙門裡的路徑門窗，我都熟悉。我逆料取這淫賊的性命，如探囊取物！」這人笑道：「談何容易！眞是一廂情願的話！你知道此刻有在暗中保護那淫賊的人，本領比你高強十倍麼？」張汶祥不由得露出驚疑的神氣，問道：「是甚麼人在暗中保護他？像這樣的衣冠禽獸，有大本領的人，為甚麼不殺他，反在暗中保護他，也就太不分皂白了！」

這人道：「各自有各自的交情，不能一概而論！既如那個鄭時，據我們看來，不過是一個貪財好色之徒；這回被殺得一點兒不委屈！而你卻不顧性命的要替他報仇，若旁人也和你剛才這一般的議論，不也要罵你太不分皂白嗎？究竟在這裡暗中，保護那淫賊的是誰呢？我不妨說給你聽，這其間有一段因緣，不僅你住在衙門裡的不知道，就是馬心儀本人也不知道；並且連在暗中身任保護馬心儀的人，都不知道。」張汶祥道：「這就奇了！既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人微微的點頭道：「自然有知道的人；我說出來，你就明白了！馬心儀的母親，從小就歡喜齋僧拜佛；而馬心儀的父親，卻是一個毀僧罵道的人。這日忽有一個年約二十零歲的尼姑來馬家化緣。馬心儀的父親不在家。他母親因這尼姑生得端莊齊整，說話很有道理，就留在家中攀談。不料一時天變，雷雨交作，尼姑不能作辭，他母親便留歇宿。想不到馬心儀的父親回來，見尼姑生得貌美，頓時起了邪念。半夜偷到尼姑睡的所在，想勒逼成奸。那尼姑正在危急的時候，虧得馬心儀的母親來了；夫妻大吵了一場，他母親將私蓄布施給那尼姑，親自陪尼姑坐到天明；因此保全了那尼姑的節操！

「那尼姑是誰呢？在當時沒有名頭，無人知道，就是於今人人欽仰的沈棲霞師傅！沈棲霞因那回在馬家受了侮辱，險些兒失身匪人；遂自恨身體孱弱，沒力量抵禦侵凌；一轉念之間，便決心訪師學道。

到現在修鍊了五六十年，已是神通廣大，法力無邊了！

「事情雖隔了五、六十年，然沈棲霞總覺得受了馬心儀母親解圍，和布施的好處，應該報答！無奈沒有機緣；直到現在，她才推算得是報答的機會到了！特地打發她在襄陽柳仙村收的兩個男徒弟，到此地來暗中保護馬心儀。她這兩個徒弟的道法，雖不算高強；然不是修道有成的人，尋常人無論有多大的能耐，也休想敵得過他！」

張汶祥問道：「你老人家知道他徒弟有多大年紀了麼？其中是不是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這人點頭道：「兩個的年紀差不多，都祇二十多歲。你怎麼知道的？」張汶祥將日前遇著挑豆腐擔少年打狗的話說了。

這人笑道：「你自問是他的對手麼？你所見的這個，年紀比那個略小些；本領也還不及那個。兩人每夜輪流值守在馬心儀左右，豈容你去尋仇報復！」張汶祥詫異道：「這就奇了！馬心儀今日才殺我鄭二哥，我因他殺了我鄭二哥才存心報仇；這是頃刻間的事，如何沈棲霞師傅早已打發人前來保護呢？」這人笑道：「這倒毋須驚訝！我既受人委託，前來略盡人事，祇得老實說給你聽。你於今雖不認識我，我在幾年前，卻久已認識你了。我這番是受了你師傅無垢和尚的託付，特地前來救你的！就因知道你在激於義憤的時候，必不顧利害，去尋馬心儀報復！沈師傅的兩個徒弟，祇知道保護馬心儀，他們並不明白你為的是甚麼一回事！你是這般把一條命送在他們手裡，豈不冤枉？」

張汶祥忽然立起身來，說道：「你老人家不是孫耀庭師叔嗎？」這人點頭笑道：「你怎麼知道的？」張汶祥連忙叩頭下去，說道：「我時常聽得我師傅說，孫師叔的神通了得！祇恨我每次到紅蓮寺，總是來急去忙，並且多在夜間；因此無緣拜見。我師傅在紅蓮寺不大與外人結交，祇和孫師叔有些往來；而聽你老人家說話，又是瀏陽口音；所以你老人家說出受了我師傅託付的話，就知道必是孫耀庭師叔無疑！」

著書的寫到這裡，又得趁這當兒，將這個孫耀庭的來歷敍述一番了。

說起這個孫耀庭，也可算得是一位奇俠。他是瀏陽縣人，因小時候生了一滿頭的癩瘡，瀏陽人都叫他孫癩子。他的歷史，若說給一般富於科學頭腦的人聽，不待說必叱為完全荒謬！就是在下是個極端相信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的人，當日聽人傳說孫耀庭歷史的時候，心裡也覺得好像是無稽之談。直到後來閱歷漸多，才知道孫癩子的事，絕對不荒謬；而拿極幼稚的科學頭腦，去臆斷他的心思耳目所不及的事為荒謬的，那才是眞荒謬！

閒話少說。卻說那孫癩子生長在瀏陽一個極貧苦的人家。當他十歲的時候，瀏陽地方遭瘟疫，孫癩子的父母同時染疫死了；祇丟下一個伶仃孤苦的孫癩子，吃沒得吃，穿沒得穿。還虧了地方上人湊了些錢，將孫癩子父母的屍安葬了。

孫癩子長著一頭的癩瘡，齷齪得臭不可近；也沒人理會他。他父母在日建築的兩間茅屋，不須多少時日不修補，便不能住人了；孫癩子也懶得在茅屋裡居住，白天到鄉村人家乞食；夜間或是靈官廟，或是土地堂，隨處找一個可以藏身的所在安歇。是這般流落了兩年，他有十二歲了。

一日乞食到一處大作田人家，那家主問了問孫癩子的身世，便向孫癩子道：「你願意討飯嗎？」孫癩子道：「誰願意討飯！沒有家沒有飯吃，不流落討飯有甚麼法子養活這條性命呢？」那家主道：「我留你在我家住著，給你飯吃，給你衣穿，祇要你替我家看牛，好麼？」孫癩子喜道：「那還有甚麼不好！」從此孫癩子就在這人家看牛。這人家養了七八頭耕牛，一個人照顧不了，往往跑到別人家田裡園裡吃禾吃菜；所以須加上孫癩子照顧。孫癩子每日騎在水牛背上去山裡吃草，不愁穿，不愁吃，倒很逍遙自在！誰知這種安閒茶飯，還吃不到半年，這日忽然出了亂子了。

農家放牛，每日照例早起一次，黃昏時候一次。這日黃昏時分，孫癩子牽牛吃好了水草，照例騎在牛背上緩緩歸家。還有一個年老同看牛的人，也騎著牛跟在後面走。一行七八頭牛，不知怎的祇孫癩子

騎的這頭，忽然和癲狂了的一般；兩耳朝天一豎，四脚騰空的跳了幾跳，跳得孫癩子幾乎滾下牛背。

幸虧他一向騎牛騎慣了，兩腿能夾持得住；然也嚇得甚麼似的！連忙將身體伏在牛背上，兩手緊緊的抓住兩把牛毛；口裡連聲叫那同看牛的過來，將牛牽住。那同看牛的也覺得這牛跳的奇怪，剛翻身下牛背，正待跑過去搶住牛鼻，不提防這牛猛然一轉身，放開四蹄便跑，把跟在後面走的幾條牛，都衝得翻的翻，跌的跌！同看牛的那裡肯捨！慌忙將這幾個牛的繩索，就路旁一棵樹上繫好了，盡力追趕上去。

這時天色還不曾昏黑，眼看著那牛馱了孫癩子，比加鞭的馬還快，頭也不回的直向前跑；並聽得孫癩子在牛背上驚慌亂叫。看牛的追了一會，那裡追得上！心裡又惦記這幾頭牛，恐怕被壞人趕現成的牽了去；祇得停步回頭，喜得沒人經過！繫在樹上的牛沒有走失；急急的牽回家報告家主。

作田人家的牛，看得何等重大，豈肯聽其跑失！當卽派了好幾個壯健漢子，照著去路追趕。追了十來里，天色已經昏黑，簡直沒追見那牛的蹤影！偶然遇著兩三個行人，向他們打聽，卻都說不曾看見有牛跑過。

直追尋到半夜，才隱隱聽得前面有牛蹄踏在沙地上的響聲。趕上去看時，果是一個人牽了一條水牛在路上走。追的人一見那條牛，就認得出是自家的；但是牽牛的人，不是孫癩子，是一個地方上的無賴，平日偸扒搶竊，無所不來的！追的人既遇著了自家的牛，自然上前認贓。

無賴爭執了一會兒，見這邊人多，料知鬬不過，祇得罷休。追的人還抓住他要孫癩子。他才急得嚷道：

「你們不要太趕著人欺負了！我今夜在楓樹舖的飯店裡賭錢，輸得精光；正自沒好氣的走出來，打算想法子弄幾個錢回去撈本。還沒走到半里路，就見這畜牲攔在路上睡著；倒把我嚇了一大跳，不知是甚麼野獸？仔細看出是一條牛，又沒人看管；以爲是天賜我的賭本！待牽回家去，明早好趕到縣城裡變賣。你們既是失了牛；我也知道本來大路上那有牛檢，還給你們便了！你們倒抓住我要甚麼孫癩子？我

知道孫癩子是誰？不是趕人欺負嗎？」

追的人祗要追著了牛，見不見孫癩子，是沒人拿著當一回事的，當夜將牛牽了回家。次早看這牛睡著不能起來，原來四隻牛蹄都磨見了肉，鮮肉淋漓的不能走動了！將養了半個月才好。而這半個月並不見孫癩子回來。這家主也曾派人尋找了一會，沒有著落。大家都以爲當水牛發狂奔跑的時候，孫癩子在牛背上坐不牢穩，滾下深山巖谷中跌死了！

那知道事出人意料之外！孫癩子緊伏在牛背上，初時尚竭力叫喚，想同看牛的追來將牛制住。後來見牛越跑越快，祗覺兩旁山樹，如流水一般的後退；兩耳風聲大作。張眼望著地下，就覺頭目昏眩；祗好緊閉兩眼，聽憑牛跑。約莫抱了一個時辰，耳裡風聲才息，彷彿牛背也停了搖動，方敢張開眼看。牛果然停了步，正在低頭嚼草。

看天色雖已迷茫，然尚能看出四圍山勢，原來已身在亂山叢中，乃是平生所未曾到過的所在，他祗得從容爬下牛背來，指著牛頭罵道：「你這孽畜！無端發暴，把我馱到這地方來了！還不知道已離家有幾里路了，看今夜如何回去？依得我的性子，恨不得折下樹枝來痛打你一頓！」孫癩子邊罵邊舉手在牛頭上敲了一下，祗敲得這牛又像發了狂的，兩耳又朝天豎起來，四脚又騰空跳了幾跳，掉轉身往山下就跑。

孫癩子心想：失了牛回家必受處分！一面跟著追，一面口作看牛人招牛的呼聲。平時牛聽了這種呼聲，縱不跑近前來，也得立著不動；此時的牛，簡直不作理會，轉眼就跑得不見了，孫癩子祗急得一路哭泣，一路到各處樹林中尋找。趁著星月之光尋了半夜，肚中也饑餓了，身體也疲乏了；耳內聽得四山都是狼嗥虎嘯的聲音，祗不見那牛的影子。自料在這黑夜是尋不著的了！仰看天色像個快要下雨的樣子。孫癩子心想：若在這時分下起雨來，我沒有地方避雨怎生是好？回頭看身邊有一個石巖；巖下是空虛的，好像可以藏身。遂伏下身子爬進石巖，漆也似的黑暗，一些兒看

不見；祇覺得身體伏的所在很光滑。頃刻之間，就聽得巖外的雨聲滴瀝，愈下愈大了；接著雷電交作，電光閃處，照得巖下通明，才知道這巖不僅能藏伏一個人的身體，裡面還有很多餘地。不一會，覺得伏的所在有水透過來了。

孫癩子要避開這水，惟有將身體漸向巖裡移動，越移到裡面越覺寬大；反手去摸上頭，沒有擋手的東西；就坐了起來，再伸手去摸，還是空的，竟能立起身行走。心想：這地方實在奇怪！怎麼石巖之下，會有這麼寬大的空洞呢？是生成的嗎？還是人鑿成的咧？若是人鑿成的，裡面必有人居住；我何不再摸到裡面去，看究竟有多大？是不是有人住在裡面？心裡這麼想著，就伸起兩手，再向裡面摸去。

彎彎曲曲，高高低低的約有一里遠近，陡見前面有白光射出來。孫癩子看了，喜道：「果然是人鑿成的；裡面有人住著。我可以去向他們討些飯充饑。」隨即朝著白光走去。沒幾步就見一處四方形的地方，彷彿是一間石室；正中安放一張石床，床上盤膝端坐一個寬袍大袖的老頭，垂眉合目的像是睡着了。再看室中的四圍上下並沒有燈火，也沒有窗戶朝著外面，看不出白光從甚麼地方發出來的。細看近石床的所在，光比遠處大些，石床底下依然黑暗。

孫癩子暗忖道：「怎麼祇有這麼一個老頭坐在這裡？我不管他，就是他一個人，他總得吃飯。我已有半年沒開口向人家討飯了！何不叫一聲試試看？」遂即使出他平日討飯的口腔來叫了一聲。這一聲叫出，祇見老頭慢慢的張開眼來，望著孫癩子微微的點了點頭，含笑伸手向孫癩子招了一招。孫癩子身不由己的如被人推著，脚不點地就到了石床跟前。

不知老頭是誰？如何對付孫癩子？且待下回再說。

第九三回　練功夫霧擁峨嵋山　起交涉鐘動伏虎寺

話說孫耀庭脚不點地的到了石床跟前，祗見老頭從袖中摸出一個燒餅模樣的東西來，遞給他道：「我這裡沒有飯討。你肚子餓了，就吃這個餅罷。」孫癩子雙手接著吃下肚去。登時不但不覺得肚中饑餓，並且分外精神了，當卽聽那老頭問道：「你這小叫化是從那裡來的？如何會跑到我這洞裡來討飯？」孫癩子答道：「我是看牛的，不是討飯的。我騎在牛背上正待回家，走到半路上，牛忽然如發了狂一般的回頭飛跑，直跑到這山上才停住。天又下起雨來，我爲避雨，就爬進這裡面來了！」

老頭問道：「你在誰家看牛？」孫癩子說了那家主的姓氏和小地名。老頭似乎不懂得的，又問道：「你那地方歸那縣那府管轄？」孫癩子答道：「歸瀏陽縣管轄。」老頭現出沉吟的神氣，說道：「瀏陽縣不是在湖南長沙府境內嗎？此去至少也有一千里路程，如何就跑到這裡來了？」說時，伸手撫摸著孫癩子的頭頂，揣看相似的揣了一會。再用中指按著腦後的一根骨，說道：

「原來你頭上有這根仙骨，有求仙訪道的緣分！我這洞裡，便是有道之士也不容易進來，你此來自非偶然的事！你年紀小，大約也不知道這裡是甚麼所在。這山是天下有名的四川峨嵋山；凡是修道之士，每年必借著朝峨嵋來此聚會一次；非有大本領的不能進這洞府！你的緣分不淺，就在這裡住著罷！等到有機緣再送你回家鄉去！」

孫癩子平日腦筋是糊裡糊塗的，自吃下那個餅子，忽然明白了。自然知道跪下去，拜求老頭收他做徒弟；老頭也就欣然應允。

從此孫癩子便從這老頭學道；才知道滿室的白光，就是從老頭身上發出來的。老頭傳他修鍊的方法，他很容易領悟。洞裡四時皆是春和氣候，不冷不熱。老頭除了傳授孫癩子修鍊方術之外，終日祗靜坐在

石床上，不言語，不飲食。每日從袖中取出兩個燒餅給孫癩子吃，也不知道餅從何來？口渴了就房中石壁上，有一個小窟窿，是用木頭塞住的；拔出木塞，卽有一線極清冽的泉水流出來，可用手捧著止渴。

在這裡面，不但不知道冬夏，並不知道晝夜。老頭吩咐他每到房中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不可胡亂走動，祇許閉目靜坐，依照傳授的方法修鍊。初時孫癩子並不知道何以房中會忽然漆黑？遵著老頭吩咐的，那裡敢亂動一下！好在老頭傳他修鍊的方法，正是要坐著不動的；房裡光明的時候，心思不容易寧靜，倒不如漆黑的好做功夫。

是這般的在洞中修鍊，也不覺的經過了多少時日；祇記得有無數修道的人，曾來洞裡聚會過四次。聚會時所談論的言語，孫癩子聽了都摸不著頭腦。來時沒人從洞口走進，散時也沒人從洞口走出，一個個都是霎眼就看不見了；直到第四次聚會時，老頭才教孫癩子拜見那些修道的人，告知他某個某個的名姓。

孫癩子自會著許多同道的人，才知道這老頭叫做畢南山祖師，已曾經屍解過七次了，為當時劍仙中資格最老、本領最大的一個。童身修鍊，比破了身的容易；畢南山曾對孫癩子說過每年聚會一次的話。孫癩子經過四次聚會，是已修鍊過四年了；這時孫癩子的工夫，也就不甚淺薄了！漸漸知道房中忽然漆黑的緣故，是因畢祖師每夜在亥子相交的時候，必到山頂最高之處，修鍊到日出才回洞；不過不知修鍊的是甚麼道法？

孫癩子靜極思動，要求每夜同到山頂上去。畢南山道：「你要同去不難！但是非傳給你幾種防身禦侮的法術，冒昧出洞，難保不受驚嚇！」當下就傳授了幾種法術給孫癩子。法術確是不可思議的東西；祇要得了眞傳，頃刻之間便能自由使用，與學會了多年的並無分別！孫癩子既學會了法術，這夜便能跟著他師傅到峨嵋山頂上；他存心要看師傅在山頂如何修鍊。

這夜銀河高掛，月色空明。孫癩子已有四年未見天日了；此時見了這般清秋景物，心裡說不出的高

興！正要借月色看看四山形勢，祇見師傅右手仗劍，左手揑訣，劍尖向空一繞，口中念念有詞。登時劍尖上射出一線白煙來，越射越遠，在空中凝而不散。轉眼之間，白煙就變成了一天濃霧，整整的籠罩了這座峨嵋山頂，星月之光，都黯然無所見了。

孫癩子低頭看自身，與在洞中一樣，眞是伸手不見五指！忽覺眼前有光一閃，急朝光處看時，原來是從他師傅的頭頂上射出光來；這一道光直冲霄漢，濃霧被衝開了一個圓洞，月光卽從圓洞中照在他師傅身上，彷彿是在房子裡開了個天窗，由天窗裡射進來的月色，從頭頂射上去的那道光，與月光融合，已分不出誰是月，誰是光了。

他師傅從容盤膝坐在一塊石上，也和坐在洞中石床上一般，閉目垂眉，不言不動！孫癩子見山頂都爲濃霧所罩，不辨高低路徑，不敢走動；料知師傅一時是不會回洞去的，遂也就他師傅身旁坐下來，自做工夫。直到月影西斜，他師傅才收了一天濃霧，帶他回洞。第二夜又帶他出來。

是這般在山頂上修鍊了幾個月，他師傅漸漸的許他白日出洞外玩耍了。

這夜，他跟著他師傅在山頂上起霧，剛將山頂照例的籠罩了，耳裡忽隱約聽得有一下鐘聲，那聲音悠揚清遠，孫癩子知道山下有寺，估量這鐘聲必是從寺裡發出來的，毫不在意。誰知那鐘聲過去，濃霧頓時沒有了！正自覺奇怪，看師傅也似乎現出很驚疑的神氣，才收劍盤膝坐好，又立起身來，重新作法。

這回的霧，比平常來得更濃厚，一霎時就瀰漫了山頂，接著又聽得一下鐘響。說也奇怪！鐘聲過去，又是天清地白，濃霧全消了。孫癩子看師傅的神情，好像有些著慌的樣子，忍不住說道：「師傅！我聽得出這鐘聲是伏虎寺裡發出來的；一定是伏虎寺的禿驢，知道師傅在這裡起霧，有意和師傅鬥法的，師傅何不就到伏虎寺去尋那禿驢算帳？看他有多少的本領，敢來找師傅鬥法？」畢南山聽了，搖頭不做聲，將指頭揑算了一會，說道：「卦象和平，不是有人和我鬥法！」說話時，鐘聲又響了。

畢南山點頭道：「這是伏虎寺裡撞幽冥鐘，祇好讓他撞過了再說。」孫癩子心裡不明白：何以伏虎

寺裡撞幽冥鐘，山頂上會作不起霧？見師傅已閉目凝神坐著，不敢追問，仍疑惑是和尚有意爲難！直坐到子時過後，幽冥鐘停歇了，畢南山方起身作霧，照常修鍊。從這夜起，寺裡每夜撞幽冥鐘，畢南山就每夜須等到鐘聲過後，才能修鍊。孫癩子實在納悶不過！

這日，趁白天走出洞來，逕到伏虎寺找當家和尚說話。這時伏虎寺的當家和尚了空，雖是一個有道行的好和尚，祇是並沒有神通法術。孫癩子走進伏虎寺，見一個小沙彌正在殿上燒香。他也不知道甚麼禮節客氣，即哇了一聲，說道：「你們當家和尚是那個？快去叫他出來，我有話說！」

小沙彌倒吃了一驚，回頭看是一個癩頭叫化，便也沒好氣的答道：「你是那裡來的爛叫化、臭叫化，敢到這裡來吆喝、撒野？還不給我滾出去！」孫癩子大怒道：「你這小禿驢罵我嗎？我且打死了你，再和你當家的禿驢算帳！」

孫癩子在洞裡雖是不曾練武，然由修道得來的武藝，比從一切拳教師所練的武藝都高強得多；外強中乾的小沙彌，那裡是他的對手！祇一隻手揑住小沙彌的胳膊，輕輕一提，就提得雙脚離地；往地下一放，就倒在地下不能轉動；祇知道張開喉嚨，哎呀哎呀的叫痛。這一叫，叫得裡面的了空和尚聽見了，連忙出來問甚麼事？孫癩子正指著小沙彌罵道：「你若再不去把你們的當家和尚叫出來，我只三拳兩脚就取了你的狗命！」了空和尚一路念著阿彌陀佛，走近孫癩子跟前，合掌當胸，說道：「小徒有甚麼事開罪了施主？求施主念在他年紀小，寬恕他這一遭！若是不能寬恕，就請將事由說給老僧聽，老僧自當懲辦他。」

孫癩子見了空這麼溫和客氣，倒覺不好再惡狠狠的說話了。祇得按下一肚皮怒氣，掉轉臉將了空打量了幾眼，見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和尚，慈眉善目，滿面春風，不由得也用很和緩的聲口，手指小沙彌，說道：「我到這寺裡來，並不是找他說話，祇因有事特來會會這裡的當家師。叵耐他不但不肯替我傳話，反開口就罵我爛叫化、臭叫化。我是個多年在山中修道的人，沒閒工夫在衣服上講究，他不應該見我身

上衣服不好，便罵我叫我滾出去。」此時小沙彌已爬起身來辯道：「我爲甚麼先開口罵你？你自己不講理，沒名沒姓的向我吆喝，開口就要我把當家和尚叫出來！誰是你家的當差，誰吃了你的飯，要聽你的叫喚？」

這幾句話說得孫癩子老羞成怒，又待發作了。了空卻卽向小沙彌叱道：「不許多話！進去罷。」隨卽又對孫癩子合掌道：「小徒不懂事，老僧自會責備他！請問施主要找老僧有何見教？請進裡面來坐著好說話。」了空當將孫癩子引到一間客室裡坐下。

孫癩子說道：「我此來不爲別事，就爲每夜跟我師傅在山頂上修道，親耳聽得你這寺裡打鐘，使我師傅的霧作不起來；以致我師傅每夜得遲一個時辰修鍊，這虧吃得不小！我實在忍無可忍了，不得不來問個明白。你這寺裡究竟是誰存心和我師傅作對？你是當家師，必然知道，請你交出這個人來，我自和他說話，不干你當家師的事！」

了空聽了，茫然摸不著頭腦似的說道：「施主這話從那裡說起？這寺裡的僧人，從來安分守法，一點兒不敢胡爲！令師是甚麼人？這峨嵋山頂上，並沒有寺院房屋，令師每夜在甚麼地方修道？何以知道是因這寺裡打鐘，才作不起霧來？」孫癩子道：「你不要裝成這糊塗樣子！我師傅是誰，你不知道，還可以說得過去；因爲僧道不同門，平日沒來往。至於你自己寺裡每夜打鐘，難道你也可以說不知道嗎？」了空笑道：「老僧爲甚麼裝糊塗？山寺裡打鐘打鼓，是極平常的事，早夜都是免不了的，施主於今說寺裡不應該打鐘，打鐘便使令師不能修道，是存心和令師作對；教老僧怎生能不糊塗呢？」

孫癩子想了一想，說道：「我看你的年紀已這麼大了，確是一個好和尚的樣子；料想你是不至無端作惡，與我師傅爲難的！祇是你這伏虎寺裡的和尚不少，你得仔細查一查，看半夜三更撞鐘的是誰？平常這寺裡打鐘打鼓，我也曾聽得過，並不妨事。祇近來每夜在亥子兩個時辰之內，一下一下很慢的撞著；你這裡鐘聲一響，我師傅在山頂起的濃霧，就登時被鐘聲衝散了；害得我和師傅都坐在山頂等候！到

今日已將近一個月了。」

了空聽到這裡，不住的哦了幾聲道：「老僧明白了！這鐘是住在山下的一個紳士，為要超度他去世的母親，託老僧替他撞的幽冥鐘；這鐘須撞四十九日。不錯！今日已撞過了二十九日，祇差二十日了。這鐘撞起來，在幽冥的力量是很大。但是何以撞得令師的霧作不起來，老僧卻不明白。」

孫癩子見了空說的果是幽冥鐘，和畢南山說的相對。便問道：「幽冥鐘是甚麼鐘？」了空道：「就是和佛殿上所懸掛一般的鐘，並無分別；不過撞時所持的經咒不同罷了。」

孫癩子道：「每夜撞鐘的是誰？就是你嗎？」了空道：「不是老僧。寺裡有一個聾了耳朵的老和尚，今年八十六歲了；歷來是他專管撞幽冥鐘，他因老態龍鍾，又聾了耳朵，已有二十多年不出寺門了，除替人家撞幽冥鐘以外，終日祇是持佛號不歇。老僧能擔保他，決不知道有令師在山頂上作霧，存心用鐘聲將霧衝破！」

孫癩子搖頭道：「這話祇怕難說。我不相信不存心與我師傅為難，一天濃霧，會無緣無故的被鐘聲撞破！從來霧不怕鐘，鐘也不能破霧，可見有人從中弄鬼！你且帶我去瞧瞧那鐘，並見見那撞鐘的和尚。」了空點頭道：「可以，就請同去。」說著，起身引孫癩子走到寺後一所孤零零的樓房跟前。

看這所房子的形式奇特，從頂至底，足有五六丈高下；卻祇最下一間房屋可住人，這間房屋之上，高聳一座鐘亭；亭裡懸掛一口鐵鐘，一根長繩垂下，繫在撞鐘的木棒上；撞鐘的坐在房中，祇須將長繩牽動，那木棒自然向鐘上撞去。

孫癩子問道：「半夜撞鐘的就是這口鐘嗎？」了空道：「正是這口鐘。這鐘已用過七八十年了，原是專為撞幽冥鐘而設的。撞鐘的老和尚正在房裡念佛，施主看他可像是一個存心和令師作對的人？」

孫癩子跨進房間，祇見一張破爛的禪榻上，盤膝坐著一個傴腰駝背的老和尚；雙手捻著一串念珠，

口裡咕嚕咕嚕的念著；那根撞鐘的長繩，就懸在右手旁邊。和尙的手臉，都汙垢不堪入目；頭頂上稀稀的留著幾根短髮，原是白的；大約因積久不洗，已被灰塵沾著得又粗糙又黃黑了，彷彿成了一堆秋後凋零的枯草。

孫癩子走近前，劈面問道：「這幾夜撞幽冥鐘的是你麼？」老和尙慢慢的抬起枯澀的眼睛，望了一望；搖頭不答，口裡仍繼續著咕嚕咕嚕。孫癩子見他搖頭，祇道是不承認夜間撞鐘的是他。忿忿的回頭問了空道：「他說夜間撞幽冥鐘的不是他。你怎的對我說假話？」了空笑道：「他何嘗是這麼說了！無論甚麼人和他說話，他都是搖頭不說甚麼；因爲他的耳朵，異乎尋常之聾，簡直連響雷都不聽得；聽不懂人家說的是甚麼，所以不能回答。二三十年來，多是如此。就是老僧教他替人家撞鐘超度亡魂，也得寫字給他看；口說是不中用的。老僧出家人，豈肯說假話？施主不要多心！請回去對令師說，夜間作不起霧，多半是另有緣故，不與幽冥鐘相干。」

孫癩子看兩個老和尙的情形，也覺得不像是存心和師傅爲難的人。心想：「師傅作法起霧，我親眼看見的已有半年了；沒一夜不是劍尖一繞，便是濃霧瀰漫；惟有幽冥鐘一響，就如風掃殘雲，消滅得乾乾淨淨。這口鐘據當家師說，已用過七八十年了。我小時候曾聽得人說，一切物件，都是年久成精。莫不是這口鐘因懸在高處，年深月久，吸受得日精月華多了，已成了妖精，在暗中與我師傅作對？兩個老和尙自然不知道。我既到這裡來了，不管它是也不是，且把它毀了，免得我師傅每夜耽延修鍊的時刻。即算毀錯了，一口鐘也値不了甚麼！」

想罷，覺得主意不差！遂對了空說道：「我也相信你和這個聾和尙，都不至與我師傅爲難。但我師傅每夜在山頂修鍊，非有濃霧將山頂籠罩不可；近一個月以來，確是因爲這口鐘響，使我師傅作不起霧來！我於今並不歸咎你們，祇毀了這口鐘就沒事！我毀了之後，你們要撞幽冥鐘，換過一口也使得！」了空驚道：「這卻使不得！這鐘是伏虎寺的，不是施主家裡的，不能由施主毀壞！」孫癩子道：「

這鐘妨礙我師傅修道，如何由不得我，難道倒要由你嗎？」了空道：「你怎的這般不講理！若是伏虎寺的東西，可以這麼聽憑外人前來毀壞，一點兒不講情理，那還了得嗎？我不做這寺裡的當家師，輪不到我過問；既是我當家，這鐘就不能由你隨便毀壞！」孫癩子笑道：「你祇怕是老得糊塗了，我要毀壞你這口鐘，難道還要問過你肯不肯麼？我老實對你說：我此刻就要動手毀了！看你有甚麼法子阻攔？」

了空聽了，氣忿得沒有回答！以爲這口鐘高高的懸掛著，要毀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估料像孫癩子這般一個叫化，不多邀些幫手來，一個人是決不能行強將鐘毀壞的！心中暗自打算：這伏虎寺裡也有幾十個和尚，齊集在這裡保護這口鐘，倒看他如何動手毀壞？

了空正自這般計算，祇見孫癩子抬頭望著那口鐘，自言自語的說道：「究竟夜間撞的我師傅作不起霧的，是不是這個東西？我何不試撞一下，看聲響對也不對？」一面是這般鬼念著；一面舉起右手，伸直一個食指，做出敲東西的手勢，向那鐘敲去。眞是奇怪！食指在地下一敲，鐘便應手噹的一聲響了，比用木棒撞的還響得清徹！祇響得坐在房裡念佛的聾和尚，都抬起頭來看這鐘何以不撞自響？孫癩子接連又敲了幾下道：「一點兒不錯，正是這東西作祟！」

了空不禁驚懼起來！心想：看不出這樣一個後生，竟有如此法術？這就不能不懇求他了。連忙對孫癩子陪笑，說道：「你要毀壞這口鐘沒要緊，祇是得請原諒！這鐘亭的工程不小，非費極大的手脚，不容易將這麼大的一口鐘懸掛上去！並且偌大一個峨嵋山，就祇伏虎寺有這座鐘亭；實在是因建造一座，非有絕大誓願，經十多年募化不能成功！今以虛無渺茫的事，將他毀壞，豈不太可惜了！」

孫癩子圓睜兩眼，喝道：「你剛才還那麼硬，這時又軟起來了嗎？不行，不行！你祇知道你這鐘亭的工程不小，卻不知道我師傅修鍊的工夫更大呢！」說罷口中念念有詞；跟著將左手握著拳頭，彷彿抓了甚麼東西對鐘放去的樣子。

這一來不好了！孫癩子的左手五指剛放開，脫手就是一個大霹靂，連鐘帶亭子都劈落到山下去了！

鐘破亭裂的響聲，震動數里，坐在鐘亭底下唸佛的老和尚，聞聲倒打了一個哈哈，就這麼赴極樂世界去了！滿寺的僧人，一齊驚得來寺後探看。

孫癩子也不作理會，劈了鐘亭，就大踏步往外走。衆僧人向當家師問了情由，大家不服，要追上去將孫癩子扣留，向他師傅論理。了空搖手止住道：「這也是一場魔刼，躲避不了的！由他去罷！他有邪術，我等不是他的敵手！」衆和尚聽了才不敢追趕。

不知這幽冥鐘被毀以後，畢南山是如何的說法？且待下回再說。

第九四回　射怪物孫癩子辭師　賣人頭鄧法官炫技

話說孫癩子得意洋洋的出了伏虎寺，自以爲這事做得痛快，師傅必然稱讚他！回到洞中，見師傅照常在石床上打坐，不敢驚動。正要做自己的功課，畢南山忽張眼呼他到跟前，說道：「你下山去罷！我這裡容不了你這樣粗暴，這樣大膽的徒弟！幸虧你的野性顯露得早，若再過幾年，你自己的內丹有了火候，那還了得！」說時，待伸手向孫癩子頂門拍去。

孫癩子不覺大驚失色！知道這一拍，是要將他自己所得的內功和法術，一股腦兒收回去，立時仍變了個尋常人！嚇得趁勢跪拜下去，閃開了這一拍；泥首哀求道：「弟子有過犯，求師傅責罰！就是打死也情願，祇求師傅不要驅逐下山！」

畢南山指著孫癩子，罵道：「你這東西，敢如此膽大妄爲，還了得！幽冥鐘妨礙我的修鍊，已有一個月了；若可以將鐘毀壞，還待你去動手麼？姑念你這番妄動，居心是在要不耽延我修鍊的時刻，尚可饒恕！祇是你粗暴大膽的處分，不能寬免！罰你弔餓三天，看你下次敢也不敢？」隨用手向房角上一揮，孫癩子便身體不由自主的，彷彿脚跟上有繩索綑綁了，身體卽刻在房角上倒懸起來。

偸眼看師傅，閉目打坐如故。鉤起腰去摸脚跟，卻又摸不著甚麼。初弔時，他還能支持；弔了一會，就漸覺難受了；祇得運用起工夫來。經過一晝夜，肚子又饑餓，身體又痛楚，甚麼工夫也運用不靈了！忍不住痛哭求饒。畢南山又責罵了一頓，才將他放下。從此沒有幽冥鐘響，畢南山每夜作法起霧，便用不著等候了。

又過了些時，這夜孫癩子正跟著畢南山在山頂上修鍊。此時孫癩子的法力，已比初出洞時高強幾倍了：無論如何濃厚的霧，能一眼看個透明。這夜的月色，也分外皎潔。孫癩子看見離畢南山約有百步之外，有一隻絕大的狐狸，朝著畢南山，和人一般的跪在地下，搗蒜也似的叩頭；口裡啣著一件白色的東西，初看分不出是甚麼。

孫癩子揉了揉眼睛，仔細看去：原來是一個人的頭顱骨，大約是從墳堆裡掘出來的；祇不知他是這麼啣在口裡叩頭，有甚麼用處？再看自己師傅，似乎還不曾覺著的樣子，祇是閉著眼不作理會。

那狐狸叩了一陣頭，和人一般的用兩脚立起身來，向前走了幾步，重覆跪下叩頭；又叩了幾十個頭，又立起身向前走幾步。如是者三四次後，跪下去就將頭顱骨放在地下；每叩一個頭，朝著畢南山吱吱的叫幾聲。孫癩子見狐狸開口叫起來了；以爲自己師傅必然張眼看看。誰知畢南山竟像是睡著了的一樣，仍是不作理會。狐狸叫後又啣了頭顱骨向前走。

孫癩子見狐狸已走近畢南山不過十來步遠近了；心想：時常聽人說，狐狸是會迷人的；莫不是這孽畜不懷好意，這麼一步一步的逼過來，想將我師傅迷惑？我師傅若不是被他迷了，怎麼在跟前這般叫喚也不聽得呢？我不在旁邊看見便罷，旣看見了，豈有袖手旁觀，不救師傅之理？並且人人都一般的傳說，狐狸是害人的東西，我殺死他也可算是除了一個害！

孫癩子主意已決，他此時已得畢南山傳授了不少的法術，當下就用左手結了一個雷訣，才舉起來，還不曾發放；那狐狸彷彿已經察覺有人暗算了，掣身就待逃走。孫癩子到這時那裡肯容牠逃脫！一面將

雷訣向狐狸發去，一面口裡喝道：「孽畜！待逃到那裡去！」

就這一舉手之間，煙雷生於掌握；霹靂起於空中，眼見那狐狸被雷劈得就地一滾，山嶺都搖搖震動！即見畢南山的袍袖一拂，張眼向孫癩子叱道：「胡鬧！牠干犯了你甚麼，應當傷害牠的性命！你既居心如此狠毒，我這裡容你不得，就此下山去罷！」

畢南山這一番發作，祇嚇得孫癩子魂都掉了！慌忙翻身跪下，說道：「我並不是居心狠毒，要將牠處死；祇因見牠一步一步的向師傅跟前逼過來，師傅閉目靜坐不曾覺著的樣子；恐怕牠不懷好意，想乘師傅不覺，暗加傷害；所以用雷火傷牠。」畢南山當下鼻孔裡哼了一聲道：「豈有此理！你的法術能制伏的東西，能傷害我麼？我當日初帶你出洞的時候，是如何吩咐你的！像你這般浮躁的人，豈是載道之器！」孫癩子不敢多辯，惟有叩頭哀求饒恕。

畢南山的氣忿雖已漸漸平了；然終不肯答應容留他的話。畢南山走近那狐狸，指給孫癩子看道：「你瞧見了他這般皮焦肉爛的樣子，心裡也得安然麼？你雖是爲要救我才殺牠，但傷生爲修道人第一件宜守的戒律，我曾屢次叮嚀吩咐；你於今既犯了這條戒，沒奈何祇得教你下山去！你此後雖離開了我，然一般的可以修鍊，倘修到了須我指引的時候，我這裡自然知道，自然前去指引你；若不努力，就休想此生再見我了！你看，天色已經亮了，你就此下山去罷。這山下有我收藏的一錠銀子，你可拿去做回瀏陽的路費，到家還充足有餘。」

孫癩子本是個無家可歸的人；這回師徒相處又有幾年了，忽一旦教他分離，他那裡捨得！當下忍不住便哭起來。畢南山安慰他道：「人生遇合都是前緣，一點兒不能勉強！你祇牢牢的記著：此後多行功德之事，猛勇精進，與我會面之期，必不在遠；如果拿著這點法術，下山去胡作亂爲，你祇一轉念頭，我便完全知道；雖在萬里以外，也能在俄頃之間，取你性命！」孫癩子原想哀求再容留幾時，因看畢南山的神氣十分決絕，料知事有定數，無可挽回的了；祇得依依不捨的拜別師傅，含淚下山。

才行了十來步，滿山雲霧都頓時開朗了，一輪紅日已冒上地面來，映射得滿山樹木戴露的枝葉上，一道一道的光芒閃灼，彷彿每株樹上，結了千萬顆明珠。孫癩子到峨嵋雖住了幾年，卻不曾有一次在這時候出來，流連過這般美景。

少年人的心性容易轉變；無論甚麼憂愁的事，祇須換一個境界就忘懷了。師徒離別之感，也祇在一剎那！當時看了這種朝曦初上的麗景，便立住腳，舉眼向四山望了一望，想到：

「我記得初到這山裡的時候，已在黃昏過後了；暮色蒼茫，山中形勢，全看不見；並且連來路的方向，此時都想不起來了。究竟瀏陽在那裡？我於今當向何方走去才不錯呢？」隨卽又轉念道：「好在我並沒有父母兄弟和田產在瀏陽，雖是瀏陽人，也不必就趕回瀏陽去；慢慢的訪問，便多走些時日也沒要緊，且下了山再打聽罷。」

他想到這裡，剛待提步下山，猛然想起一件事來，連連的跺腳，說道：「糟了，糟了！師傅說：他有一錠銀子，收藏在山下，教我取了做回瀏陽的盤纏。這樣大一座峨嵋山，我不問個明白，知道那一錠銀子藏在山下甚麼地方呢？若圍著這座山尋找，祇怕尋找三年五載，也是枉然！這山下不是沒有行人來往的；收藏了若干年，沒被人拾去，可知收藏得很深密！我不回去問明收藏的所在，是不能成行的！」邊想邊回身走了幾步，看畢南山平日打坐的一塊大巖石，依然光滑滑的受著日光，祇巖石上已不見了師傅的蹤影。再看那狐狸倒斃之處，也不見狐屍的所在了。但是細看地上還有一團燒焦了的狐毛，旁邊丈多遠一棵大松樹底下，有一個小小的新墳，泥土還鬆，一看就知道是新築的。

孫癩子暗想道：「我每夜跟隨師傅在這裡修鍊，這裡周圍半里來遠近的一草一木，我都認看得仔細了，何嘗見過有這麼一個墳堆呢？可見得這墳就是那狐狸藏骨之所。我拜別師傅才走了十來步就回來，耳內不曾聽得一點兒聲響，這墳堆便已築成了！我若有了這種神通，就不在師傅跟前，也不愁修不成道了！」想罷，又向墳堆默祝道：「我因制不住一時火性，胡亂傷了你的性命；以至被師傅驅逐，後悔也

來不及了！你死在九泉之下，不用怨我！等我修道成功的時候，一定首先超度你！」

孫癩子此時還有些稚氣，以爲是這般默祝一陣，可以表示悔意，算是向狐狸道歉。那知道默祝已畢，耳裡就聽得有很嬌嫩的女子聲音說道：「你孫癩子不要假慈悲！我母親無端屈死在你手裡，我祇恨自己力弱，不能卽時將你碎屍萬段！誰希罕你將來超度！」孫癩子吃了一驚！連忙回頭看左右前後都沒有甚麼形跡！心想：我不過心裡默祝一番，並不曾說出聲音來，這小狐狸精居然知道！怪道師傅說，祇須我念頭一轉，他老人家便完全知道。我此後存心倒是疏忽不得！小狐狸精既明說了自恨力弱，奈何我不得；我也用不著理牠，到洞裡見師傅問那錠銀子去罷。遂掉頭不顧的向平日回洞的道路走去。

約莫走了二三里，孫癩子不由得心中詫異道：「我記得洞口離山頂沒有多遠，平日來回都是一會兒就到了；怎麼此時走了這麼遠，還不見那大石巖呢？並且這山的形勢，也不像平日常經過的；難道每日來回兩次的熟路，也會走錯嗎？必是不留神的走過了，不回頭必越走越遠。」遂又回頭走著，細細的向左右察看；越看越不像洞口的情景。這一來，可把個孫癩子弄糊塗了！找來找去，又找到了山頂葬狐狸的墳堆跟前。

孫癩子定了定心神，想道：「必是剛才在我耳根邊說話的那小狐狸精懷恨，有意是這般捉弄我，迷了洞口，使我見不著師傅，問不到藏銀子的所在，沒有盤纏回瀏陽。也罷！沒有銀子，難道我就走不動嗎？莫說我還有這多法術，就是不會法術，也不見得不能回瀏陽！」想到這裡，便決心不再找尋洞口了，大踏步順路向山下走去。已走到離山腳不遠了；忽聽得樹林中有嚶嚶的哭泣之聲，側耳聽去，覺得十分悲慘；忖度這哭聲是個女子，離身邊並不甚遠。

孫癩子少年好事，思量：「這一帶樹林裡並沒有人家，有甚麼女子一清早起來，就獨自跑到這樹林中哭泣呢？大凡放聲哭泣的人，爲是有不得了的事；師傅吩咐我多行功德之事，我若能替這哭泣的女子出力，或救他的性命，或減他的痛楚，豈不就做了一件功德之事？」自覺這念頭有理，卽時遵著發聲的

方向，走進樹林；覺得哭聲更近了，耳裡並聽得出是如怨如訴的女兒哭母聲，彷彿就在離身數尺遠近。孫癩子一聽清楚是女兒哭母，登時就想起那說話的小狐狸精了；向左右望去，卻仍是看不見形跡。忍不住用脚在地下一頓，喝道：「哭的到底是狐是鬼？光天化日之下，竟敢這麼橫行，還了得嗎？」這幾句話一喝出口，卽見一隻渾身黑毛的狐狸，連頭尾足有五尺來長，靠近一株樹根伏著；似乎知道自己露出了原形，很是著急，慌裡慌張要逃走的樣子。

孫癩子不曾在白天看過這麼大的狐狸，卒然發見了，自免不得也吃了一驚，正待看個仔細，那狐狸已拖著掃帚一般的尾巴，不顧命的逃跑。孫癩子雖不敢再存傷害牠的心，然因想看牠逃到那裡去，不知不覺的就跟著追趕。祇見那狐狸跑不上兩三箭遠近，就鑽進一個小小的石巖裡面去了。

孫癩子追到石巖跟前，低頭伏身看石巖裡面，也好像是一個石洞，漆黑的看不見裡面深淺大小的情形。祇是巖下的窟窿極小，便是三五歲的瘦弱小孩，光著身子也不容易鑽進。窟窿周圍的石上，都磨擦得非常光滑，可知不斷的有狐狸進出。孫癩子笑道：

「原來這地方就是你這小狐狸精的巢穴。我雖用雷劈了你的母親，但我師傅既將你母親的屍體埋葬了，並築了墳堆；我又在墳前默祝了後悔之心，並許了超度牠；你不應該迷了我的方向，使我不能回洞，見不著師傅，得不著盤纏！我原是不恨你的，至此也不能不恨你了！性命可以不傷害你的；但須擾得你暫時不能在洞裡存身，以洩我迷途之忿！」

舉頭看巖邊有好幾株樹，孫癩子在看牛的時代，就慣會上樹；當卽爬上樹去，折了一枝大樹椏下來。兩脚剛著地，瞥眼就看見那隻黑狐狸從洞裡竄了出來，跑的眞快，眨眨眼便沒看見了。孫癩子疑心是自己眼花了，料想狐狸不能逃跑得這般快！隨把樹椏的小枝去了，僅留了尖上幾根小枝葉，從窟窿口塞將進去；以爲這樣狐狸的巢穴，縱深也不過數尺；有這麼的樹枝，足夠戮到底了！

誰知塞進窟窿去，毫無阻擋；直塞到樹椏都進了窟窿，孫癩子還不捨得放手；自己將身體伏在地下，

伸直了右臂，也送到窟窿裡面去。在裡面握緊樹椏，用力攪動了幾下；忽覺得窟窿旁邊，有一件尖銳的硬東西碰得手痛，順手放下樹椏一摸，摸著了似很沈重，取出來看時，原來竟是一個大元寶；朝窟窿口的一方面，也摩擦得非常光滑了。

不由得喜出望外！他連忙跪在地下，叩頭謝了師傅的賞賜；起身待走，忽又轉念道：「照這情形看來，我是錯怪小狐狸精了！牠原形都保不住不顯露，那裡能有神通迷我的路？我無端將樹椏塞進牠窟窿裡，若不取出來，牠果然早已逃出了窟窿，倒還罷了，不過從此回不得巢穴；倘若還在裡面躲著；不能出來覓食，不活活的將牠餓死嗎？」遂揣好了銀子，仍伏身把樹椏拖了出來，才下山尋人打聽了回瀏陽的道路。

在路上也不知走了多少時日，向人打聽了多少次路程，一日畢竟被他走到了瀏陽縣。他既沒有家可以回去，又沒有親朋戚友之家，可以投奔，初到瀏陽，祇得權且找了一家客棧住下。

他雖是在瀏陽生長的人，然一則因生長在鄉下，不曾到過縣城；二則因那時年紀太輕，又出自窮家小戶，所以對於瀏陽的一切情形，皆不熟悉；不過一口瀏陽話還不曾忘記說就是了！一到了瀏陽縣，心裡說不盡的高興；每日在客棧裡吃了早飯，就到街上去閒逛；打算在客棧住些時，再到自己生長的鄉下去，謀安居生活之道。

這日，他正在街上緩緩的走著，忽見前面遠遠的一大群人，男女老少都有；一個個眉花眼笑的，不知圍擁著一件甚麼東西，邊看邊走。孫癩子是專在街上瞧熱鬧的；看了這情形，自然加緊了腳步，迎上前去看。他不看倒罷了，這一看幾乎惹出一場大禍來！

原來大家圍擁著看的，乃是一條三尺來長的木櫈；櫈上放著一顆人頭。木櫈並沒人推挽，自然會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動。那人頭雖是自頸以下截斷了，但是不見一點兒血跡；兩眼並和平常人一樣，能左顧右盼；頭髮朝天綰了一個道裝髻，還戴了一枝古玉簪。

周圍看的人雖多，連小孩子都沒一個敢動手去探摸的！孫癩子看了雖知道是有人賣弄法術，然不知道這人是誰？是何等樣的人物？正想找一個年老的人打聽打聽；湊巧有個人看了，向旁人稱嘆道：「像鄧法官這麼高強的法術，普天下祇怕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這人聽了，點了點頭道：「法術雖是高強得很；不過說普天下找不出第二個，就怕未必，祇我瀏陽自然沒人及得他！」又有一個離木櫈遠些兒的人聽了，答道：「我瀏陽若有人能及得他時，他也不敢這麼橫行無忌了！」

這人說還未了，就有個年老些兒的，連忙搖手，手止住道：「快不要隨口亂道！你以爲他祇有一顆頭在這裡走，便聽不出你說的話麼？此時這頭不能開口；等一會剃過了頭髮回去，一般的能將眼裡看的情形，耳裡聽的言語，一五一十說給鄧法官聽呢！」那說話的人道：「隔了這麼遠，我方才說的聲音又不大，料他也不聽得！並且看他的人這麼多，他卽算聽得了，也不見得便知道是我！」孫癩子這才知道是鄧法官的頭。因想看這頭究竟如何舉動，便不暇多聽這幾個人談話，卽跟上人頭同走。

又走了十來家店面，到一家剃頭店門口停了。祇見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人，裝束情形與普通剃頭的差不多；好像歡迎上賓的神氣，慌忙走出店門，恭恭敬敬的對這頭拱手，笑道：「鄧法官今日又來光顧小店了！請進，請進。」說著，將雙手先在自己的衣上揩擦了幾下，覺得揩擦乾淨了；才誠惶誠恐的捧起那頭來，走進店就一張高櫈子上安放了，和平常人剃頭一般的剃起頭來。剃乾淨了，仍捧出來安放在長櫈上；那櫈又自然能行走了！

孫癩子是個會法術的人，見了這種情形，如何肯捨了不看個究竟？遂又跟著長櫈行走。不知跟得一個如何的結果？且待下回再說。

第九五回　鬬妖術黑狗搶人頭　訪高僧青蛇闈頸項

話說孫癩子跟著鄧法官的頭，走進一條巷子；看這巷子又汙穢，又狹小，使人一望而知是窮家小戶聚居之所。孫癩子心裡想道：「難道這個鄧法官，就住在這麼一個貧民窟窿裡嗎？他既學會了一肚皮法術，祇應該在瀏陽替人拿妖捉怪，保人平安。無端的取下頭來，是這般招搖過市，以致滿街的老少男女，都和看把戲一般的圍擁著走；像這樣的逞能，也就太無味了！我今日不遇著便罷，既遇著了，倒得和他開個玩笑！」

說起來真怪！孫癩子不曾轉這念頭的時候，那鄧法官的頭被長櫈馱著，祇顧向前行走；兩眼雖是不住的開合，然並不注意看誰一眼。孫癩子才轉這念頭，那頭似乎已經知覺了；兩眼登時橫過來，圓溜溜的向孫癩子瞪著。

孫癩子見了，隨即現出笑容，彷彿向熟人打招呼的神氣，接著舉右手迎頭一招；那頭便如被人推了一把，朝後滾了下來。長櫈仍不停留的向前走了！許多跟進巷口看熱鬧的人，見了這情形，也莫名其妙！祇一個個發出詫異的聲音，喊道：「哎呀！不得了！鄧法官跌了觔斗了！我們快些追上去，將長櫈搶回來；若不然，這顆頭祇怕不能回去了！」

其中有一個年少的說道：「使不得，使不得！你們不曾聽得鄧法官說過嗎？凡是遇著他用法術驅使甚麼物件在街上行走時，萬不可動手和攔住去路；如不聽吩咐，必有大禍！於今鄧法官的頭已進了這巷子，離他家不遠了；我想這頭忽然滾下櫈來，必是鄧法官有意要玩一個甚麼把戲給我們看；不然，決不至無故滾下來地來！你們看，這頭已滾向前追趕那櫈去了！」祇見這頭在地下轉了幾轉，即一路翻滾直向長櫈追去。孫癩子那裡肯放他走呢？口中默念了幾句，伸手一指那頭，那頭立時如有繩索牽扯，又是

一路翻滾，退還原來落地之處了。

看的人尚不知是孫癩子和鄧法官鬥法，但見人頭滾來滾去，眞以爲少年說的話對了，果是鄧法官有意玩一個把戲給大家看。祇見那頭接連來回滾了八次，看熱鬧的祇覺得好看，大家拍掌歡呼鄧法官好法力！誰知大衆歡呼的聲音還沒停歇，突然從人叢中鑽出一隻黑狗來；一口咬住那頭上的髮髻，依著長櫈去的方向便跑。孫癩子看了，大笑道：「人奈不何，狗奈得何嗎？回來！回來！」說著，對狗招了招手。那狗彷彿聽了主人的呼喚，登時擺頭擺尾的啣著那顆人頭回到孫癩子跟前。孫癩子彎腰從狗口中取下那頭來，托在手中撫摸。看熱鬧的這才吃了一驚！知道是孫癩子與鄧法官鬥法！

大家從孫癩子手中看那顆頭時，額上的汗珠兒，一顆顆掉下來比黃豆還大；兩隻眼睛也紅了！就有人向孫癩子請教了姓名，說道：「鄧法官今日遇著對手了！這回吃苦不小，祇看他這一顆頭的汗珠兒，就可知道他此時甚是著急！可以饒恕了他麼？」孫癩子點頭道：「我孫耀庭出門多年，於今剛回瀏陽不久；不但不曾和鄧法官見面，並不曾聞他的名，與他毫無冤仇，誰願意無端與他做對頭？不過我們學法術的人，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可輕易使用法術！剃頭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何必要是這麼招搖過市？害得許多過路的人，都跟著瞧把戲似的，豈不是無聊之至？我因此要和他開個玩笑，使他知道學法術的人，是這般瞎鬧不得！他既急了成這個模樣，就放他回去也使得。」

話才說了，忽見一隻籃盤大的麻鷹，從天空如射箭一般的撲下來，一伸爪也是抓住那頭的髮髻，冲天飛去了。孫癩子不覺仰天笑道：「何苦要費這麼大的事！我既存心要放你回去，便用不著再鬧這玩意了！若安心給你下不去，鷹與狗又有甚麼分別？」一人向孫癩子說道：「我們在這裡親眼看見的，雖知道是你存心放他回去，他這鷹方能啣著頭飛；但他或者還以爲是自己的法力搶回去的呢！他仗著法力高強，在我瀏陽橫行無忌；我瀏陽人被他害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已不在少數了！難得你是瀏陽人，法力更比他好；他就住在這巷子裡，何不去會會他，也替我們瀏陽人出一口氣呢？」

孫癩子看這說話的人，年紀雖止二十多歲，做手藝人的裝束；然言談舉動，看得出很是誠實，不像是一個輕浮多事的少年；並且說話時面上還帶著些兒忿怒的神氣。孫癩子料知這少年卽是被鄧法官害了的一個！隨卽點了點頭，問道：「你老哥貴姓？聽老哥的語氣，鄧法官必有對老哥不起的地方！」少年答道：「我姓張。我父親就是在北城外燒磚瓦窰的張連陞，在瀏陽燒了四十多年的磚瓦窰；凡是久住在瀏陽的人，敢說不問大家小戶，沒有不知道我父親的。張連陞的磚瓦，有名的價錢公道，貨色認眞。並不曾有事得罪過鄧法官，不知他爲甚麼平白無故的找我父親爲難，竟將我父親的窰搗毀！我父親那時已有六十多歲了，受不下這般氣忿，沒幾日就咬牙切齒的死了！」

孫癩子一聽少年提起張連陞的名字，卻想到十一、二歲的時候，曾聽人閒談過燒窰的張連陞，法術異常靈驗，時常替人畫符治鬼，不取分文。尋常不會法術的人燒窰，每每因誤犯了土煞和窰神，不是窰匠害病，便是窰裡的磚瓦破碎；惟有張連陞的窰，那怕架在太歲頭上，也平平安安的出貨！祇不知鄧法官是怎生與他爲難的？當向少年問道：「你父親張連陞不是也會法術的嗎，如何被鄧法官搗毀了窰呢？」

少年嘆道：「若不是我父親會法術，大約姓鄧的也不至找來爲難！不過我父親雖則會法術，然從來不曾見他在人跟前無端誇耀過；便是有人求他去治病，他能推諉的，還是推諉不去；必不得已也不問病家要錢！鄧法官素不與我父親相識，我父親也不知道他到瀏陽來了。

「他原是醴陵人，前年才到瀏陽來。究竟到瀏陽來幹甚麼？也無人知道。專喜在稠人廣衆之中，顯出他的法術來，好像惟恐旁人不知道他會法術似的。他第一次顯法，我也在場，記得在去年正月十五，有一個紳士僱了戲班在龍王廟演戲酬神。新年無事的人多，看戲的比平時多了幾倍。正月間天氣寒冷，人人頭上都戴了帽子；姓鄧的就拿著各人的帽子顯神通。祇見他忽伸手向自己頭上抓下帽子來，朝天舞了幾下，向空中一擲；那帽子脫手就變了一隻烏鴉，展翅在空中盤旋飛舞。立在他後面的人看得清切，都仰面觀望。不提防那烏鴉才飛繞了幾轉，各人頭上的帽子，都跳起來，離開各人的頭顱，也變做烏鴉，

跟著那隻烏鴉飛個不住。霎時間就有千數百隻烏鴉，在衆人頭頂上飛的飛，撲的撲，日色都被遮得沒有光了！

「看戲的遇了這種情形，不由得又驚訝，又歡喜。知道是他使的手段，就爭著問他的姓名。於是滿廟的人，都知道他鄧法官的神通廣大了！烏鴉飛舞了一陣，仍飛回各人的頭上，各顯原形，還是一頂帽子。是這麼到處顯法術，我父親不僅不肯在場和他爲難，並存心躲避他，每見他來了，就悄悄的抽身走開。到底不知他爲甚麼放我父親不過？

「去年八月，我父親正在窯棚裡燒窯，祇差一兩日就要出貨了。好好的一窯火，突被一陣冷風吹來，登時完全熄滅了！這樣駭人的情形，我父親在窯棚四十年不曾見過！祇得點起香燭來請師。誰知燭剛點著，也被一口冷風吹熄了！我父親知道有人暗算，正捉住一隻雄雞，待一撕兩半，姓鄧的卻已先下毒手了，天崩地塌也似的一聲大響，窯已倒陷下來！我父親當時就氣得昏倒在地！直到我父親死後，我到窯棚附近打聽，才明白當時的情形。

「原來那日姓鄧的到他朋友家中閒談，那朋友的家就在窯棚對面，那朋友忽問鄧法官道：『對過窯棚裡的張連陞，你認識麼？』鄧法官搖頭道：『祇聞名不曾見面。聽說他的法術不錯，不知究竟怎樣？』那朋友道：『張連陞的法術，是在我瀏陽有名的；收嚇、斷家、催生、接骨，沒一件不靈驗非常！你祇管看他燒窯四十年，無一次不順利，就可以知道他的法術是瀏陽數一數二的了！』

「那知道這話就觸犯了姓鄧的，不服氣似的說道：『不見得他張連陞在瀏陽是數一數二的法術，我多久便想瞧瞧他的本領！你既這麼佩服他，我且和他開個玩笑你看！我借你這床上睡一睡。你躲在大門裡面，偷看對過窯棚裡有甚麼舉動，隨時報我知道！』那朋友不知道厲害，見鄧法官仰面睡在床上，就躲在大門裡望著對過窯棚。忽見很濃厚的黑煙，突然中斷了，如熄了火的一般；便去鄧法官床前，報道：『窯裡已不見冒煙了；進火的人現出慌張的樣子了！』鄧法官揮手道：『再去看，看了情形，再來報

我！』那朋友看了我父親點燭，又去報告。

「祇見鄧法官張嘴向空中一噓，又教朋友去看；那朋友報我父親捉了一隻雄雞在手；鄧法官順手拖了一張被單，一面蒙頭蒙腦的蓋在身上；一面說道：『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說時，兩脚一蹬，兩手一拉，被單早已撕成了幾塊！這邊把被單撕破，那邊的窯便應聲而倒！可惡姓鄧的聽說或父親急得昏倒在地，還跑出來遠遠的指著向那朋友揶揄道：『原來你瀏陽數一數二的法力高強人物，也不過如此！』說罷，得意揚揚的走了。我自恨一點兒法術不懂，不能替我冤死的父親報這仇恨！難得今日無意中遇見了你，湊巧你又是瀏陽人，無論如何也得求你替瀏陽人出了這口氣！姓鄧的還有兩個徒弟，比姓鄧的更加兇惡，終日在賭場、煙館，無風三個浪；無人不見了他兩個徒弟就頭痛！」

孫癩子問道：「他兩個徒弟姓甚麼？叫甚麼名字？是瀏陽人麼？」張連陞的兒子說道：「他大徒弟姓王，多半也是醴陵人，前年與鄧法官同過瀏陽來的。瀏陽人因他身體生得很長大，像貌又很兇惡，都呼他做『王大門神』，外人知道他名字的倒少。二徒弟是來瀏陽不久收的，姓趙，名如海，瀏陽北鄉人。年紀雖止二十四歲，卻生成一身好氣力；拳棒功夫，瀏陽一縣人沒一個敢惹他；他自拜鄧法官爲師後，更是橫行無忌了！」孫癩子道：「照你所說的，他師徒既在瀏陽如此橫行，應該有人出頭懲治他才是道理！我雖是瀏陽人，不過從小出門在外，現在剛回來沒有幾日；故鄉情形，因離開久了，一時不得明白，你且耐心多等些時！他姓鄧的上了今日這番當，若能從此改悔，強盜收心也可以做好人；偌大的瀏陽，何處不能容一個醴陵人居住？如果仍怙惡不悛，我自有對付他的法子！」

許多看的人見孫癩子這麼說，以爲是推諉，不肯認眞和鄧法官作對的話，料知沒有把戲看了，各自退出巷去。

孫癩子也待走出來，張連陞的兒子卻拉住不放道：「你不肯替我父親報仇，代瀏陽人出氣，都不要緊，祇是得收我做個徒弟！」孫癩子笑道：「我自己求做別人的徒弟。別人還嫌棄我不要我；我倒能收

你做徒弟嗎？並且你的年紀，祇怕比我還大一兩歲；我如何能做你的師傅？快不要這般亂說！」

張連陞兒子道：「這卻不然！我拜師是學法術；但是有法術的便能做我的師傅，年紀大小有甚相干！我父親的法術雖不甚高，然確是個很靈驗的；我若是有心學法術，在幾年前就應求我父親傳授我。祇因我原來是不打算學法術的！自我父親被姓鄧的氣死後，我報仇的念頭，雖不曾一日停歇，然從來不敢在人前顯露；因姓鄧的在這裡也有些黨羽，我又是個沒有能耐的人；倘若向人露出報仇的話來，傳到姓鄧的耳裡去了，仇報不了，沒的反把一條性命送掉！

「剛才看了你和姓鄧的鬥法的情形，喜得我忘了形，竟當著許多人向你訴說原由，以爲你已經與姓鄧的破過臉了；聽了我的話，立時就可以到姓鄧的家裡去，替瀏陽除了這個毒物！想不到你不肯即時下手！你的法術比姓鄧的高強，自然不愁姓鄧的尋仇報復。我此後若不拜你爲師，求你保護，卻如何敢在瀏陽居住呢？所以不能不求你慈悲，收我做個徒弟，我情願終身侍奉你。我父母都已去世；因此刻尚在服中，還不曾娶妻妻。我家裡有幾畝祖遺的產業，節省些兒過活，也夠我一生的溫飽；祇求你答應我，我就誠心恪意的迎你到我家中供養一世。」

孫癩子心裡躊躇道：「我剛下山不久，正是自己要用力做功夫的時候，本不應該就收人做徒弟。不過我是個無家可歸的人，終年住在客棧裡也不成個局面；難得他能迎接我到他家裡去，就答應他也沒有妨礙！」孫癩子是這麼躊躇，張連陞兒子不待他開口答應，也不顧地下汙穢，撲翻身軀便叩了幾個頭道：「師傅就不答應，我也在這裡拜師了！」孫癩子慌忙拉了他起來，說道：「你既是拜我爲師，就得請我喝進師酒。不喝進師酒，便傳授你的法術，也是不靈驗的。」張連陞兒子連聲應是道：「進師酒是應該請師傅喝的！」當下就陪著孫癩子走到一家素來與張連陞做往來的酒館，要了幾樣下酒的菜，請孫癩子喝酒。

誰知孫癩子此時雖尚是一個少年，酒量卻好像一隻沒有底的酒桶，一杯一杯的喝下肚去，與澆在酒

缸裡一般；一口氣喝了十多斤燒酒，才微微的顯出些醉意。瞇縫著兩眼，向張連陞兒子道：「天色快要黃昏了，你自囘家去罷。我趁著這時高興，要出城去瞧一個朋友。明天再到你家來。」張連陞兒子道：「師傅不是說出門多年，才囘到瀏陽不久嗎？有甚麼朋友住在城外呢？並且這時出城去，等到看了朋友囘頭，城門必已關了，不能進城；我看不如就到我家去。師傅喝了這麼多酒，在這時分獨自跑出城去，很不相宜！到我家睡過了今夜，明天再出城看朋友也不遲！」孫癩子搖頭，笑道：「好容易喝酒喝得這麼高興，不趁此時去看朋友，豈不辜負了這一團興致？你不用管我的事，明天祇坐在家裡等我便了。」說完，偏偏倒倒的往外走。

張連陞兒子不敢多說，急忙算清了酒菜帳，追出酒館，打算跟在孫癩子背後，看他出城看甚麼朋友，若是因喝醉了酒倒在地下不能動時，便好馱著囘家。幸喜追蹤出來，孫癩子踉踉蹌蹌的還走得不遠；遂不開口，祇悄悄的在後跟著。祇見孫癩子頭也不囘的走出城來，翻過了幾重山嶺，走到一座廟宇門口，廟門已經關了。孫癩子略不遲疑，伸手就推那廟門，竟是虛掩的；隨卽塞身進去了。

張連陞兒子惟恐自己師傅順手將門關閉，自己便不能進去，忙緊走了幾步，跑到廟門跟前。喜得孫癩子並沒將門推關，大著膽子挨身進去，卻不敢跟著走上神殿。看大門兩旁有兩匹泥塑的馬；馬前都有一個與人一般高大的馬夫。心喜這馬夫背後，倒是好藏身之所，三步作二步搶到馬夫背後立著；定睛看自己師傅正一步一偏的走上了神殿，故意咳了一聲嗽，大聲問道：「裡面沒有人嗎？」

這話問出沒一會，就有一個小和尚走出來，問道：「你是甚麼人？來這裡找誰的？」祇聽得孫癩子答道：「我並不找甚麼人，是特來看和尚的。」小和尚帶著不快意的聲口，問道：「你找那個和尚？我看你像是灌醉了酒的，無故跑到這裡來發酒瘋，出去罷！這裡是佛門清淨之地，不許俗人到這裡胡鬧！」孫癩子怒氣沖沖的說道：「小禿驢好生無理！我來看你這廟裡的住持和尚。誰喝醉了酒？誰發了甚麼酒瘋？看住持和尚的客，能由你這小禿驢罵出去的嗎？」

小和尚聽了這些話，雖則一肚皮的不高興，然因究竟不知道來的是甚麼人，恐怕眞個得罪了住持和尚的朋友，不是當要的！祇得勉強按納住火性，問道：「你旣是來看我們師傅的，見面爲甚麼不明白說出來，祇說是特來看和尚的？廟裡的和尚多，知道你是看那個和尚！」孫癩子笑道：「這廟裡有好多和尚嗎？我看只有一個和尚；一個和尚之外，都是魔障！」說話時喉嚨裡咕嚕咕嚕響了幾聲，好像要嘔吐的神氣。

小和尚看了這情形，心裡已斷定不是來看自己師傅的；不知那裡的醉漢，胡亂撞進廟門來了！不由得氣又冒上來，喝道：「灌醉了牛尿，這佛殿上嘔不得！快給我滾出去！眞不知是那裡來的晦氣！山門已經關了，你爲甚麼敢推開進來？」孫癩子也喝道：「你這小禿驢實在太可惡了！你眞個敢不去叫你的住持和尚出來麼？若再說我是喝醉了酒的，就休怪我動粗打了你！」說著，將衣袖捋了一捋，做出要打人的樣子。小和尚見孫癩子捋起衣袖要打他了，倒高興起來，笑道：「你這醉鬼想到這廟裡來打人麼？那就不要怨我出家人不慈悲！」一面說，也一面捋著衣袖。孫癩子那裡把小和尚看在眼裡，一順手便抓了過來。小和尚好像也會些拳脚似的，正待掙脫，裡面已走出一個老和尚來，問道：「甚麼人在這裡喧鬧？」

孫癩子見有老和尚出來，隨卽將小和尚放了。小和尚受了一肚皮的委屈，正要向老和尚申訴。老和尚不待他開口，就叱道：「孽障！一點兒禮節都不懂，動輒和人相打，還不滾開些！」小和尚被罵得堵著嘴不敢說甚麼。

老和尚很和氣的問孫癩子道：「施主這時分到此地來，有何貴幹？」孫癩子也陪笑答道：「並沒有甚麼事故。是特來貴廟借一個地方，暫宿一宵。求老和尚慈悲！」老和尚道：「這卻對不起！敝廟地方狹小，不但沒有留客的床帳被褥；連容客的所在都沒有！請到別處去罷。」孫癩子道：「若有別處可去，我也不到這裡來了！沒有床帳被褥，便坐著打一夜盹也使得。」老和尚道：「實在對不起，不能遵命！

因為敝廟的規則，是從來不許留俗人住夜的。這規則是要一千僧衆大家遵守的，不能由老僧破壞！」

孫癩子道：「此時天色已經昏黑了，廟外都是山林田野，與其出外死在虎豹口裡，寧肯在這廟裡吊一夜！雖不得安睡，然不至送了性命！我不佔貴廟的地方，難道懸空吊一夜也使不得嗎？」老和尚道：「不要和老僧開玩笑！一個人怎麼能懸空吊一夜不佔地方呢？請到別處去罷，這裡委實不能相留！」孫癩子道：「我確能懸空吊一夜，老和尚不相信，我就吊給老和尚看！」話才說了，抬頭向屋樑上看了一看，祇一聳身，就向正樑竄上去，用三個指頭揑住屋樑，身體懸空吊下，問老和尚道：「是這般吊一夜也不行嗎？」老和尚忽然哈哈笑道：「請下來罷！原來是好漢有意向老僧顯功夫的；確是了不得，老僧已領教了！」孫癩子聽了老和尚的話，三指一鬆，身體如秋葉一般的飄然而下。老和尚已合掌當胸請問姓名。

孫癩子將姓名履歷略說了一番，老和尚讓進方丈就坐。孫癩子笑道：「我也有一個一點兒禮節不懂的新徒弟今日才拜師，卻不聽我的吩咐。我原是教他歸家去的，他竟然悄悄的跟我上這裡來了。我本待不理他的，又恐怕被令徒拿住他當賊打！他今日剛拜師，一手功夫不曾學得，打起來不是令徒的對手請教老法師怎麼辦？」老和尚道：「既是令徒來了，現在外面麼？請進來便了。」

張連陞兒子見孫癩子已知道他跟來了，不由得心裡一動！待趕緊溜出廟門逃回去罷，又因天色已經晚了，城門久已關閉，不能回家。待仍躲在馬夫身後不動罷，一會兒被人搜出來了，更難爲情！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祇聽得老和尚向著自己藏匿的所在，喊道：「張大哥！貴老師既知道你跟進來了，再躲著有甚麼用處呢？」

張連陞兒子至此再也藏身不住了，祇好硬著頭皮走出來，直到佛殿上。孫癩子指著老和尚給他看道：「他是雪山大師，在瀏陽是無人不知道的。你是生長瀏陽的人，也應該認識。」張連陞兒子對雪山和尚行了個禮道：「雖不曾見過老和尚的面；但是聞名已久了。」孫癩子笑道：「瀏陽人個個知道雪山大

師；也可以說瀏陽人沒一個知道雪山大師！你所聞的名，不過是聞他品行超卓，戒律精嚴的名；有誰知道他是一個神通廣大、法力無邊的人啊？」雪山和尚合掌念著阿彌陀佛道：「不敢當，不敢當！是這般替我吹噓，簡直是不容老僧在瀏陽住了！」旋說旋讓孫癩子師徒進了方丈，分賓主坐定。

孫癩子將本人的履歷，和學道的經過，向雪山和尚說了一個大概道：「我在峨嵋的時候，就時常聽得四方來聚會的道友談及老和尚；那時便已打算回瀏陽時必來拜訪，今日算是如了我的心願了！我有一件事特來請教老法師；近兩年來住在瀏陽的鄧法官，老法師可曾認識他？」雪山和尚笑道：「怎麼不認識！他雖來瀏陽祇有兩年，然不認識他的大約很少很少！」孫癩子點頭問道：「老法師本來認識他呢？還是從他由到瀏陽以後才認識呢？」雪山和尚道：「他到瀏陽不久就來看老僧，不是本來認識的。」孫癩子道：「老法師覺得他爲人怎麼？」雪山和尚道：「老僧出家人，終年不大出廟預聞外事；他爲人怎樣，倒不覺得！」

孫癩子道：「他自從見過老法師後，也時常來親近老法師麼？」雪山和尚搖頭道：「僅來過那麼一次，以後不曾來過。」孫癩子道：「他來見了老法師，曾有甚麼言語舉動，老法師可以使我知道麼？」雪山和尚點頭道：「這有什麼不可以！不過老僧不願傳揚到外面，使大家都知道。他來見老僧的情形，老僧不向人說，外人是永遠不會知道的；因爲他自己斷不願意拿著去向人說！他當日會見老僧的時候，祇略略寒暄幾句，就和老僧談道。老僧素性愚憨，或者因談論旁門左道，有開罪他的所在。他心中似乎不快，卽從左手食指放出一條青蛇來，圍繞在老僧脖子上。喜得老僧的皮膚粗老，不曾著傷！祇是不該將他練了多年的法寶，一拉兩斷的摜在地下，登時顯出一柄折成兩段的劍來！他看了不由得大哭說是半生精力，付諸流水了！老僧那時雖然自悔鹵莽，但也無法補綴他已斷之劍！祇好敷衍他出了門，自後便不曾見面了。」

孫癩子嘆道：「老法師使他受了個這麼重大的懲創，他在瀏陽居然還敢肆無忌憚，這東西膽大妄爲，

可謂達於極點了！」遂將耳內聽得的鄧法官的行爲，和他兩個徒弟仗著邪術橫行的事跡，一一述了一遍。

雪山和尚道：「我雖有耳目，卻和聾瞶的差不多；他師徒在瀏陽的這些行爲，我簡直毫無聞見！不過他們左道的人，行徑是與尋常人有別，左道是注重屍解的；屍解有兵解、木解、水、火解等分別。在學道時候，就定了這人應該兵解或火解。若這人應該兵解的，不作奸犯科，便不致於明正典刑；兵解的境界，不容易達到，所以每有學左道的人，行爲比世界一切惡人還惡劣若干倍。這鄧法官將來應該如何屍解，外人雖不得而知；然他現在的行爲，必步步朝著將來屍解的路上走去！」

孫癩子道：「古人修道，志在度人。他爲修道而反害人，這道又如何得成就呢？」雪山和尚道：「不如此，又安得謂之左道？」孫癩子道：「我特來請教老法師，應如何對付他，使他以後不在瀏陽作惡？」雪山和尚道：「管他做甚麼！據老僧看，他在人世橫行的日子也有限了；且耐心等些時再瞧罷！」孫癩子在峨嵋山就聞雪山和尚的名，知道他的道術玄妙，並深自掩藏不露。他說看鄧法官在人世橫行的日子有限，必不會差錯！當下便不再說。

這夜孫癩子師徒就在廟裡歇宿了。次日作別回到張連陞兒子家，便在張家過活；也傳授張連陞兒子一些小法術，不在話下。

孫癩子自見了雪山和尚出來，過不到半月，就聽到瀏陽一縣城的人都紛紛傳說：鄧法官被妖精所害，自知不久就要死了；此刻正忙著自己料理自己的後事。孫癩子聽了這種傳說，暗想：雪山和尚的神通眞不錯；在兩年前見了一面的人，竟能斷定他的生死！可知我們的道術，僅能知道一些皮毛，算不了一回事。不過鄧法官的邪術，也還有一點兒眞材實學；甚麼妖精能害他到這一步？倒得去詳細打聽一番。想罷，逕自打聽去了。

不知打聽得究竟是甚麼妖精？如何將害鄧法官的情形？且待下回再說。

第九六回　顯法術鐵釘釘巨樹　賣風情纖手送生梨

話說孫癩子存心要打聽鄧法官如何被妖精害了的情形，喜得瀏陽人都很關心鄧法官的事；就是平常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祇要是鄧法官的，瀏陽人多歡喜傳說。無論老弱婦孺，隨便在甚麼地方遇見了鄧法官，多是笑嘻嘻的要鄧法官使點法術玩玩。

鄧法官生性歡喜炫耀本領，有人要求他使法，他完全拒絕的時候極少。常有少年婦女在路上行走，忽然褲帶做幾截斷了，褲子掉了下來，赤條條的沒一些兒遮掩，被路人看得羞的哭起來。及至拾起褲腰來找褲帶時，卻又是好好的並不曾斷！遇了這種時候，不用疑惑，不用打聽，人人都知道必是鄧法官在附近，有人要求他使法。

有時少年婦女在路上走著，忽然覺得要小解，急漲得片刻都不能忍耐，每每的來不及解褲子蹲下去，眞是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直弄得下半身透濕，寸步難移，不待說是窘狀畢露！在這時候，必有一大堆人在附近山頂上，或高阜之處拍手大笑。雖人人知道是鄧法官的無聊舉動；然被作弄的人，祇有哭泣，連罵也不敢罵一句！因爲罵了他更有的是苦吃！

鄧法官其所以專喜輕薄婦女，卻有個緣故。據傳說，他在醴陵曾收一個徒弟，將符本給徒弟帶回家中練習。那徒弟是有老婆的；學法術的人，有許多禁忌，而最要緊是不能與老婆同房。年少的老婆，不甘寂寞，勸說丈夫又不肯聽；氣忿不過！乘丈夫不在家中的時候，將鄧法官的符本，塞在馬桶裡面。

丈夫回家不見了符本，詰問老婆，老婆也不隱瞞，把個丈夫氣得要死！夫妻打了一架。那丈夫跑到鄧法官家，將情形告知師傅。鄧法官這一氣也非同小可！忿然說道：「這種不顧廉恥的賤婦，留在世上有何用處！不如殺死了乾淨！」當卽發出飛劍，去殺那老婆。

想不到那老婆身上正在經期之中；飛劍到她身邊的時候，她湊巧坐在馬桶上，將月經帶握在手中。飛劍是通靈的東西，受不得汙穢；不敢近前去刺那老婆，祇在老婆左右前後飛繞。那老婆低頭坐在馬桶上，忽見眼前一亮，抬頭看時，祇見一條丈來長的青蛇，在空中圍著自己旋轉；心裡明白不是自己丈夫使的法術，便是鄧法官使的法術！也不害怕，順手提起月經帶，對準青蛇摜去。那青蛇即時落地，變成一柄三尺來長的劍！那老婆還恐怕他有變化，起身塗了些經血在上面。

後來鄧法官為汙了這把劍，足費了二年多苦功夫，才將這劍修練還原；賭氣不在醴陵住了！那徒弟就是王大門神；也賭氣不要老婆了，情願跟著師傅學法。鄧法官便因此不歡喜少年婦女。常說：少年婦女祇知道淫欲；為要遂自己的淫欲，無論如何傷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有時連性命都可以不顧；廉恥是不待說不放心上！這類少婦，儘可不必重視他，儘可任意輕薄他！

鄧法官的這般存心，所以在瀏陽專一歡喜尋少年婦女開心。有些生性淫蕩的少年婦女，不知鄧法官存心輕薄他們，見鄧法官和他們談風話，以為他是一個喜嫖的人；倒找著鄧法官親近，要求鄧法官玩把戲給他們看。鄧法官的把戲，本是隨時、隨地都喜玩給人看的。合抱不交的大樹，鄧法官祇須用一口寸來長的鐵釘，插進樹身裡面，次日看這樹，就枝枯葉落的死了。瀏陽四鄉的大樹，是這般被鄧法官釘死了的，已不計其數了！

祇南鄉社壇旁邊有一枝古梨樹，老榦撐天，已多年不結梨子了。這樹的年代雖不可考，然至少非有數百年，不能長得這般高大，這般蒼古。鄧法官在夏天裡，每日坐在這樹下歇涼，不曾用鐵釘將這樹釘死。這日，也是他的劫數到了！不知因甚麼事走社壇前經過，見梨樹下已有幾個鄉裡人，就地坐著閒談，細看那幾個人，都是素來會面認識的。

那幾個人見是鄧法官來了，齊立起身來，笑道：「好幾日不見鄧法官的把戲了，難得今日在這裡遇著！我們正在談論，沒有會尋開心的人在一塊兒玩耍，就是人多，也覺得寂寞！有你鄧法官來了，我們

便不愁不開心了！請一同坐下來歇歇，玩幾套把戲給我們瞧瞧。」鄧法官笑道：「我玩把戲給你們瞧，你們是開心。祇是這麼熱的天氣，我不坐著乘涼，卻來玩把戲給你們看，不是自討苦吃嗎？」邊說，邊一同坐下來。衆人問道：「我們聽說劉陽又來了一個法術高強的人，叫甚麼孫癩子；有一天曾和你鬥法，將你的頭顱扣住不放，害得你出了滿頭的汗；還虧了看的人替你求情，孫癩子才放你走了。這話傳遍了滿城，是不是果有這麼一回事？」鄧法官搖頭道：「孫癩子和我開玩笑的事是有的，不過他的本領有限，我並不怕他！那日的事，滿城的人都知道是我差神鷹將頭顱奪回的；誰也沒替我求情！」衆人道：「你既不怕他，他找你開玩笑，把你的頭顱扣住，你爲甚麼不去報復他，使他知道你的厲害呢？」鄧法官道：「他與我無緣，我去找他幹甚麼？」衆人聽了，知道是掩飾的話，也就不再追問下去了。

其中有一個年老些兒的人，忽向鄧法官說道：「昨日我那鄰居張婆婆的兒子張一病了，原是要請我進城去接你來畫符的；那知道還來不及動身，張一便兩腿一伸死了！」鄧法官問道：「是發了急痧症麼？死得這麼快！」這人道：「要說是急痧症，卻又和平常的急痧症不同；平常的急痧症，多是肚裡痛，或吐或瀉，或是一倒地就人事不知，遍身發黑；張一的病不是這樣。張婆婆說是被狐狸精纏死了。究竟不知是也不是？」鄧法官笑道：「狐狸精纏人，那裡有一纏就死的道理！張婆婆何以見得是狐狸精呢？」

這人道：「近一個月以來，張一本來身體瘦弱得不像個人樣子！我雖是和他鄰居，因平日來往不密，也沒人留神他是病了。直到昨日，忽見張婆婆慌急得甚麼似的跑過我這邊來，說道：『不得了！我兒子病得要死了！要請許大叔替我去城裡將鄧法官接來。』我問他兒子忽然得了甚麼病，這麼厲害？他說，他昨日起床就如癡如呆的不說話，飯也沒吃多少，剛才陡然倒地，口吐白沫，也不知是甚麼症候？看神氣祇怕是……張婆婆說到這裡，卽湊近我的耳朶，說道：『祇怕是有妖精作祟！非請許大叔去城裡將鄧法官接來，旁人不容易治好！』」

「我聽了覺得奇怪，當卽跟張婆婆到他家看張一時，果然還倒在地下。要說不省人事？口裡又嘰哩

咕嚕的說個不了，口旁流出許多白沫；兩脚直挺挺的不動；兩手忽伸忽縮，好像要推開甚麼東西的樣子。我看了，也疑心不是害病。因見張婆婆祇有這麼一個兒子了，若張一有一個三長兩短，眼見得張婆婆非出外討飯不能過活！天氣雖熱，也祇得幫他向城裡跑一趟，想把你請去瞧瞧。誰知等我回家穿好了草鞋要走，還沒走出大門，已聽得張婆婆一聲兒一聲肉的，號啕大哭起來了！我嚇了一跳，再跑去看時，張一竟自咽了氣了！天氣又熱，張婆婆又沒有錢辦喪事。幸虧張婆婆有留著他自己用的一口棺材；地方人恐怕張一的屍臭了，害得地方鬧瘟疫；就拿張婆婆的棺材把張一睡了，馬馬虎虎的抬到山裡埋葬。

「張一死後，張婆婆才敢說出來。張一祇叵說是說夢話，並沒有和他說話的人。原來張一在一個月以前，每夜睡了，就像有人和他在一床說話的樣子。張婆婆聽了，問過幾次。張婆婆每夜聽得，越聽越清切。前幾日又問張一，並對張一說：『你近來的臉色很是難看；身上也瘦得不成樣子！你若再隱瞞不說出眞情來，豈不是害了自己？』張一知道瞞不過，才說是有個姓黎的姑娘，就住在這個社壇不遠；年紀十七八歲，生得美麗非常。

「在一月以前，因那日天氣熱的厲害，張一打從城裡回家。因喝多了幾杯酒，走到社壇，天色已黃昏時候了；酒湧上來，覺得身子疲乏，就坐在這一棵梨樹下歇息。剛待合上兩眼打一回盹，忽覺有人在肩上輕輕拍了一下；驚醒看時，乃是一個姑娘；這姑娘就是姓黎的。問張一：爲甚麼坐在這裡打盹？張一見了女人，素來是歡喜偷偷摸摸的；大約當時見了這姓黎的姑娘，就幹了不顧廉恥的事；並且還約了每夜到張家相會。

「張婆婆心裡疑惑是狐狸精，口裡卻因張一吩咐了，說黎姑娘是不曾許配人家的姑娘，每夜來張家的事，不能使外人知道；遂不敢向人說。直到昨日張一快要死了，還不敢大聲說妖精作祟的話。那妖精說是住在社壇旁邊；我想我們不是時常在這樹底下乘涼的嗎？有誰見過甚麼妖精呢？據你看，張一究竟是不是妖精害死的？」

鄧法官聽了，冷笑道：「黎姑娘竟敢是這般作祟害人，我眞不曾想到！可惜許大爺昨日不到城裡接我！」這姓許的答道：「我還沒走出大門，張一便已咽了氣，還接你來做甚麼呢？」鄧法官道：「在斷氣一個時辰以內，我還有法可設！這雖是張一該死，但是那妖精也實在太可惡了！」

衆人聽了，都問道：「到底是一隻甚麼妖精？是狐狸精麼？」鄧法官生氣的樣子答道：「那裡是甚麼妖精？實說給你們聽罷！」說時，伸手向老梨一指道：「就是這棵梨樹，年久成了妖精！大約張一那次坐在這下面打盹的時候，因喝醉了酒，心裡有些胡思亂想，所以妖精能乘虛來吸取他的元陽！」衆人都吃了一驚，一個個抬頭望著梨樹出神！

姓許的哎呀了一聲，說道：「這卻怎麼了？這梨樹正在大路旁邊，來來往往的人，在這下面歇息的，每日不知有多少；誰知道坐在這裡，心裡便不能胡思亂想！將來不是還要害死好多人嗎？」鄧法官道：「這事我不知道便罷，既知道了，豈能袖手旁觀！我到瀏陽，已不知道釘死了若干樹木；祇這梨樹我沒下手。就因爲他生在大路旁邊，枝葉茂盛，可以留給過路的人乘涼避雨；於今他公然敢出來興妖作怪，我怎肯饒他？」旋說，旋從懷中探出一口寸多長的鐵釘來，口中念念有詞，彎腰拾了一個鵝卵石，將鐵釘釘入樹身。回頭向衆人說道：「你們瞧著罷，到明天這時分，便教他枝枯葉落，永遠不再生芽！」姓許的向樹身端詳了一會道：「依我看，像這麼大的梨樹，就用刀斧劈去半邊，祇要在土裡的根沒有傷損也不至於枝枯葉落。這一點兒長的鐵釘，僅釘在他的粗皮上，不見得能教他死！」鄧法官笑道：「你不信，明天來瞧著便了！」衆人接著又談論了一會，才各自散回家去。

次日，鄧法官也覺放心不下，知道這梨樹不比尋常，恐怕眞個一鐵釘釘不死，給地方人看了笑話！親自走到社壇來探看。祇見昨天在場的幾個人都已來了，齊起身迎著鄧法官道：「你看，這樹的枝葉，果已枯落得不少了；大概是因這樹的年數太深遠，生氣比尋常的樹足些；所以一日工夫，不能教他完全枯落！」

鄧法官抬頭細看那蔭庇數畝的枝葉，已有一大半枯黃了，心裡也認衆人所道不錯，連忙點頭說：「是生氣太足，枝葉太多的緣故；任憑他的命根有多麼長，也挨不到明天這時分，不愁他不死個乾淨！」於是大家又坐下來談話。

正談得高興，忽有一個年約三十來歲的婦人，肩挑一擔篾籮，緩緩的從城裡這條路上走來。那婦人身上衣服雖是破舊，倒洗濯得很清潔，一望就使人知道是個農家勤奮的婦人。肩上擔子，似乎有些分量，挑不起，走得很疲乏的神氣。走近社壇，便將擔子放下，離衆人遠遠的坐著休息。篾籮上面有蓋，看不出籮裡裝的是甚麼東西？

衆人看這婦人的容貌，倒生得甚是齊整；眉稍眼角，更見風情。不由得幾個人悄悄的議道：「這婦人沒有丈夫的嗎？怎麼一個婦女們，會挑著籮筐在外面走呢？」鄧法官低聲問姓許的道：「你們也都不認識這婦人是那裡的麼？」姓許的點頭道：「且待我去問問他，籮筐裡是甚麼東西？挑到甚麼地方去。」說著從容起身走過去陪著笑臉，問道：「請問大娘子這籮裡挑的甚麼東西？從城裡挑出來的麼？」婦人也不抬頭看姓許的，祇隨口應道：「半擔宜昌梨子。」姓許的聽了是宜昌梨子，很高興的接著問道：「挑回家自己吃嗎？」婦人微微的嘆了一聲道：「我若有錢能吃半擔梨子，也不自己挑著在路上走了！」姓許的道：「不是自己吃，是販來到鄉下發賣的麼？」婦人低頭應是，顯出很害羞的樣子。

衆人中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後生看了，心裡不免衝動起來；也走過一手將籮蓋揭開，說道：「好宜昌梨子！賣多少錢一斤？」婦人躊躇道：「不好論斤的賣；大的賣三文錢一個，小的五文錢兩個。」後生拈了兩個，在手中掂了掂輕重道：「大的兩文錢一個，肯賣麼？若是兩文錢一個能賣，我就做東。這裡共有八個人，十六文錢賣八個，大家解一解口渴。」婦人搖頭道：「兩文錢一個買我的小的，我都得貼本！兩文錢一個，祇能由我揀選最小的。」後生伸手在籮裡翻了幾翻道：「十分小的倒少。也罷，就由你親手揀選幾個看看。」後生一說做東的話，大家都歡喜得甚麼似的，登時圍住一擔籮筐，想吃不花錢

的梨子。

鄧法官素來不能看見生得標緻的婦人。一見了標緻的人，渾身骨頭骨節，都和喝了酒的一樣，不得勁兒；定要逗著那婦人，說笑一陣風情話，才開心快意；不然，便得使用法術，害得那婦人當衆出醜，羞忿得無地自容！平時既習慣了這種行爲，此時自然也改變不了！

見婦人從籮裡拈出一個最小的梨子，遞給那後生。後生搖頭不接道：「這個太小了！你賣我兩文錢一個，像這麼小的，也值得兩文錢嗎？」婦人還不曾回答，鄧法官已笑嘻嘻的說道：「由大娘子親手揀選的，你如何還說值不得？大娘子若肯親手送到我口邊，那怕就教我出十文錢一個，我也說值得！」後生笑道：「你不出錢，專說便宜話，有甚麼不值得！」鄧法官道：「你以爲我不捨得花錢麼？這樣小東道，算得甚麼！你們大家儘管吃罷。三文一個也好，五文兩個也好，你們儘量吃便了；看共吃了多少？由我還錢就是！」姓許的笑道：「鄧法官說這話是要作數的！我們不講客氣！」鄧法官也不回答，伸手揀大梨取出來，每人兩個分送了。

後生接了梨笑道：「我們不妨就是這樣吃。祇是鄧法官說過了，大娘子若肯親手拿梨子送到他口邊，他出十文錢一個。大娘子就拿一個送到他口邊罷，這有甚麼要緊！送到口邊，和送到手裡，有何分別？大娘子既辛辛苦苦的出門做這種小生意，祇要伸一伸手，就多賺幾倍的錢；出錢的說值得，賺錢的難道反不值得嗎？」婦人含羞帶笑的望了鄧法官一眼道：「那有這麼獃的人！我的手上又沒有蜜，送到口邊與送到手上，不是一樣嗎？爲甚麼肯多出幾倍的錢？」鄧法官道：「我的話倒不是騙你的！我歡喜你親手送到口裡，覺得好吃多了；你眞肯拿著給我吃，不用我自己動手，就要我吃一個，算四個的錢，我也情願！你不信，我先交錢，後吃梨子，還怕我說假話騙了你麼？」姓許的指著鄧法官，向婦人說道：「我能擔保他決不騙你！他是城裡有名的鄧法官。你是在鄉下居住的人，不曾聞他的名。若是住在城裡的人，便是三歲小孩，提起鄧法官三個字也知道！」

婦人點了點頭，向鄧法官打量著，笑道：「你的手又沒害病，無端的教我拿著給你吃，這麼多的人看了，不是難爲情嗎？」鄧法官道：「有甚麼難爲情？快拿給我吃罷！你看，他們每人吃一個，已將吃完了。」一面說，一面從腰裡掏出一把散錢來，約莫也有七八十文；安放在籮筐蓋上。婦人笑道：「何必認眞先拿出這些錢來？你既定要吃我手上的，也好，我就拿給你吃罷！待我選一個頂好的出來。」在籮筐裡翻來覆去的挑選了一會，果選了一個茶杯大的梨子，用自己的衣袖揩抹一陣，眞個笑盈盈的送到鄧法官口邊。

不知鄧法官究竟吃了這梨子沒有？且待下回再說。

第九七回　鄧法官死後誅妖　孫癩子山居修道

話說梨子一送到鄧法官的口邊，鄧法官張口便咬，這七人都睜開笑眼望著。不料鄧法官一口連婦人的手都咬著了；嚇得婦人慌忙縮手，拖起兩籮梨子轉身就跑，兩脚比飛還怪！七人不知是甚麼緣故，都驚得怔住了！

鄧法官苦著臉，跺脚說道：「上了妖精的大當了！我活著不能報這仇恨，便是死了也不饒她！我有事去，不能在此奉陪諸位了！」姓許的連忙問道：「畢竟是怎麼回事？我們是當面看見的；何妨說給我們知道呢！」

鄧法官將走，忽停了脚說道：「不是不能說給你們聽，不過我上了妖精的當，去死已不遠了；還有許多未了的事，須趁此時回去做了！剛才這個販梨子的婦人，就是害了張一的妖精，也就是這株古梨樹的木妖。我一時大意了，不曾識破她！及至那梨子一著口，覺得有針刺進了我的舌尖，才悟出他的來歷。打算一口咬破他的手指頭，誰知敵不過他通靈乖覺，不待見血，就縮回去跑了！若被我咬見了血，她也

沒有活命！於今她有針射進了我的舌尖，早則三天，遲則一七，必然身死；這道路旁邊的大害，我必替地方人除去，你們看著便了！」

姓許的道：「這樹經昨日釘了那口鐵釘，今日不是已有大半枯黃了，快要完全死去的嗎？」鄧法官搖頭道：「這也是妖精的狡計，並非真的枯黃，故意黃了些枝葉，使我不疑心的。我去了！」當即拔步急急的回家。到家便把王大門神、趙如海兩個徒弟叫到跟前說道：「我當日在茅山學法的時候，祖師就判定了我是應當木解的。於今我木解的時期已經到了！因我平日用鐵釘釘死的木妖很多，今日應得仍受木妖的報；刼數註定了是如此，任憑有多大的力量也無可挽回！我本人身後的事倒很容易，用不著我此時吩咐準備！就祇有我的法術，你兩人所得的有限；我帶到土地裡去也沒用處，須完全傳授給你們！不過法術不能同時盡數傳給兩個徒弟。祇能看誰與我有緣便傳授給誰！未得眞傳的，可再從這個得了眞傳的學習。有緣無緣怎生看法呢？歷來都是一般的試法；我閉了雙眼，盤膝坐在床上，將帳門放下。不問有幾個徒弟，從大至小，一個個挨次拿槍在帳外對我刺殺。與我無緣的，無論如何槍法高妙，也刺我不著；有緣的毫不費事就刺著了！這就名叫『教了徒弟打師傅』。每人可以刺數十槍，直刺到自信刺不著才罷。」

王大門神問道：「隨便如何刺殺都行嗎？」鄧法官點頭道：「這是自然！祇看你要如何刺才刺得著，便可以如何刺，就是悄悄的轉到我背後刺來也使得！照次序應該大徒弟先刺，你是我的大徒弟，由醴陵相從我到這裡，朝夕不曾離過左右，我很喜歡你，很想將法術完全傳給你。但不知你與我的緣法何如？不能不這麼試試！」

王大門神心想：論槍法我是遠不及趙如海，祇是師傅既閉眼坐著不動，又可以從背後刺去，又可以刺到數十槍，豈有刺不著的道理？幸虧我是大徒弟，首先輪我動手；這是師傅存心要將法術傳給我，所以用這種法子來試。若是趙如海是大徒弟，我做二徒弟的便無望了！

心裡越想越高興，取了一桿長槍在手；看趙如海蹙著眉、苦著臉，甚是著急的樣子。王大門神料知他是因得不了眞傳著急，也不去理會他。等鄧法官盤膝在床上坐好了，吩咐放下帳門來；遂掄槍在手，仔細覷定了方向，鄧法官已開口喊道：「儘管刺過來，刺中了是你的造化！」王大門神恐怕鄧法官躲閃，將槍尖靠近帳門，離鄧法官的身體不過尺來遠近；鄧法官話剛說了，就挺槍直刺進去，自以爲這一槍是沒有刺不中的！誰知槍尖是著在柔軟的帳門上；不用力還好，一用力便登時滑到旁邊去了！身體向前一栽，倒險些兒把自己栽倒了！不由得怔了一怔！暗自想道：「原來是我自己沒有當心！槍尖在帳門外面，隔了這麼一層不能著力的東西，用力刺過去如何能不滑開呢？好了！師傅沒限定我刺多少下，一下不中沒要緊！」

王大門神隨即抽囘槍看了看槍尖，覺得很是鋒利；其所以刺不進帳，是因帳門垂下來；下面不似兩頭及後方有竹撐壓著，活活動動的，槍尖不容易透穿進去。若從兩頭刺進去，祇須刺破了帳子，師傅明明坐在中間，那怕刺不著！遂挺槍跳過床頭，對準鄧法官坐的所在，又猛力刺將去。

自以爲床頭的帳子是一刺一個窟窿的，祇要槍尖刺進了帳子，就伸進槍去一陣亂攪，床上祇有這麼大的地方，坐著不動的鄧法官斷沒有不碰著槍尖的道理！誰知王大門神是一個不會武藝的人，平日一次也不曾使用過長槍；初次將長槍握在手中，自覺用盡全身的氣力，槍尖上竟是一點力也沒有。瀏陽人家懸掛的床帳，多是用極粗夏布做的；粗夏布比一切的布都牢實，那裡刺得穿呢？祇刺得槍尖向上一滑，奈用力過猛，槍尖直刺在天花板上，震得許多灰塵掉下來。

王大門神一抬頭，兩眼都被灰塵迷了，一時再也睜不開來！祇得騰出一雙手來揉眼，想不到那灰塵越揉越陷在眼裡不得出來，眼淚倒是如喪考妣的流個不住，並且痛得非常！滿心想放下槍來，去外面用清水洗一洗眼睛再來刺殺師傅；又恐怕自己走開了，按次序須輪到趙如海來刺。趙如海的槍法高妙，一被趙如海刺著，自己便落了空，大徒弟倒弄得須向二徒弟學習法術；不但面子上難爲情，心裡也有些不

甘願！不過兩眼痛到這一步，不去用清水洗淨，若何能睜得開呢？祇得叫了一聲師傅，說道：

「我還祇刺了兩下，就把兩眼弄得看不見了。想去拿冷水洗一洗，再來刺，行麼？」

鄧法官在床上仍閉著眼睛，問道：「好好的兩隻眼睛，怎麼無緣無故會看不見呢？歷來師傅臨死傳徒弟的法術，刺師傅是照例不能停留等待的。我若破了這個例，你們將來傳徒弟都麻煩！刺得著師傅的便是有緣；自問不能再刺，就得讓給以下的人。若各人都刺個不歇手，眼痛了可以洗一回再來刺，那麼，疲乏了也可以休息一回再來刺；誰刺不著，便誰不肯放手，不是永無了期嗎？你能不停留的刺下去便罷；不然！就且讓給趙如海刺了再說。如果趙如海也刺不著；你兩人就可以平分了我的法術，誰也不能得完全的眞傳！」

王大門神聽了，一手仍握著槍不肯放，打算忍耐著兩眼的痛苦，非刺著師傅不放手！無如兩眼經手一揉擦，竟腫起來比胡桃還大，用力也睜不開來，連鄧法官坐的地位，都認不準確了！情急得祇管跺脚！鄧法官催促道：「能刺就快刺過來！」王大門神口裡答應；叵耐不湊巧的兩眼，正在這要緊的關頭，痛的比刀割更厲害；心裡也知道睜開眼尚且刺不著，閉了眼如何刺得著？被催促得祇好長嘆了一聲道：「我沒有這緣法！趙如海你來罷！」說畢，將長槍向地下一擲，走過一邊，雙手捧著眼哭起來了。

趙如海也叫著師傅，說道：「我自願不得師傅的眞傳，請師傅傳給大師兄罷！」鄧法官道：「沒有這種辦法！要授眞傳，照例應是這麼試試緣法！你是會使槍的，拿槍刺過來罷。」趙如海道：「我就有這緣法，也不願意是這麼得眞傳！」鄧法官詫異道：「這是甚麼道理？從來學法的人，都是如此，你何以不願意？」

趙如海道：「我相從師傅學法，年數雖不及大師兄久，然也有兩三年了。平日蒙師傅傳授我的法術，恩深義重，我絲毫不能報答師傅，心裡已是不安！今日師傅被妖精害了，我做徒弟的又不能替師傅報仇雪恨，怎忍心再拿槍向師傅刺殺？像大師兄這麼刺不著倒還罷了；若萬一我一槍刺到了師傅身上，我豈

不成了一個萬世的罪人？」鄧法官道：「你的話雖不錯，但是茅山教傳徒弟的規矩是這麼的。你要知道：我既能做你的師傅，決不至怕你刺殺，巴不得你能刺中才好。」趙如海道：「我的槍法不比大師兄，大師兄是個不懂武藝的，他手上毫無力氣，所以槍尖刺不透帳子。我從小就練武藝，槍法更是靠得住；師傅坐在床上不動，除了用法術使我刺不著便罷，若不用法術，有緣法的仍是刺得著。我寧死也不忍挺槍對準師傅刺去！眞傳得不著有甚麼要緊！」

鄧法官聽了，猛然跳下床來，一面點頭，一面笑道：「這才是我徒弟，夠得上我眞傳的！」說時，回頭望著王大門神道：「你祇管哭些甚麼，你自己不想得我的眞傳，怨不得趙如海，更怨不得我！你心裡也不思量思量：我坐在床上不動，你一槍把我刺死了，試問你向誰去得眞傳的法術？快給我滾出去罷！我收你做了這麼多年的徒弟，也傳了你不少的法術；我於今死在臨頭了，你還忍心挺槍刺我以求法術，你自己憑良心說，尚有半點師徒的情分麼？我的法術如何肯傳給目無師長的徒弟！」王大門神沒有言語爭辯，兩眼還是痛不可耐，祇得恨恨的捧著痛眼走了。

鄧法官將眞傳教給了趙如海，便對他自己老婆說道：「我今夜必死，我的仇恨，雖身死還是不能不報！不過你得好好的幫助我，我的陰魂才能去報仇雪恨！我這裡有七隻鐵蒺藜，你預備一爐炭火在我床前，將七隻鐵蒺藜擱在炭火裡燒紅。祇等我咽了氣，就拿燒紅的鐵蒺藜，一隻一隻的塞進我的喉管。我有了這七隻鐵蒺藜，便好去報仇雪恨了！」他老婆道：「燒紅了的鐵蒺藜塞進喉管，不是你自己受了痛苦嗎？你雖是咽了氣不知道痛苦，然我如何忍心下這種毒手！你改用別的方法去報仇罷！是這樣仇還不曾報得，自身就得先受痛苦，我不願意！」鄧法官著急道：「這是那裡來的話，連你都不知道我的本領嗎？那妖精已有五百多年的道行；這仇恨不是容易報復的！除了用這厲害的法子，沒有第二個法子！我此時不曾咽氣，這身體還是我的；祇一口氣不來，我就有法術能使我的屍體，立刻變成那妖精的替身；你塞鐵蒺藜，不是塞進我的喉管，是塞進那妖精的喉管！你若不遵我的吩咐行事，我死後不但不認你是

我的老婆，並且要在你身上，洩我的怨氣！」他老婆既明白了塞鐵蒺藜的作用，也就應允遵辦了。

鄧法官又叫趙如海過來，吩咐道：「我死後你須在社壇附近守候，看那梨樹的枝葉完全枯落了，方可囘家來裝殮我的屍體。含飯的時候，務必仔細看我的舌尖，有針露尾，便得拔出，免我來生受苦！」趙如海自然遵囑辦理。

這夜，鄧法官果然咽氣了。他老婆早已燒紅了鐵蒺藜等候，剛咽氣就用鐵筷夾了鐵蒺藜塞進喉管去。已塞過六隻了；第七隻才夾在手中，稍不留意，鐵筷子一滑，鐵蒺藜便掉在地下。不知道地下何時滴了一滴水，鐵蒺藜的一角，正落在這點水上；已燒得內外通紅的鐵蒺藜，因著了一點兒水，那一角就登時黑了。

他老婆以爲祇黑了半粒米大小的一角，是沒有妨礙的，重新夾起來塞進去；靜候趙如海從社壇囘來裝殮。誰知等一日不見趙如海囘來，等兩日也不見趙如海囘來。八月間天氣還熱，他老婆惟恐在床上停放的日子多了，屍體難免不臭。因鄧法官曾吩咐了，又不敢待趙如海囘來就裝殮。

直等到第七日夜間，他老婆睡著做夢，見鄧法官來了，滿面的怒容說道：「你這東西也太不小心了！鐵蒺藜掉在地下，被水浸黑了一角；你難道也不看見嗎？就因爲黑了那一角，害得我用口吹了七晝夜，方將黑角吹紅。於今我的仇已報了！我的徒弟立刻就囘，你安排裝殮罷。」老婆從夢中驚醒，卽聽得外面有人敲門，起來開門看時，果是趙如海囘來了。對鄧法官的老婆說：在社壇守候那株梨樹，枝葉並不見枯黃；白天也沒有甚麼動靜。一到夜間，就聽得梨樹下，彷彿有人吹火的聲音。此時那梨樹的枝葉，不但完全枯落了，連根幹都被火燒焦了的一樣；數里以外，都嗅得著柴煙氣味，我見師傅的仇已經報了才囘來！

趙如海隨卽到鄧法官屍體跟前，撬開嘴脣看時，祇見上下牙齒將舌尖咬住，已露出兩分長的針尾；用兩指拈住針尾向外一拖，隨手拔出一口二寸多長的鋼針來，再看喉管裡的鐵蒺藜，已不見了。

後來地方人見那梨樹已經枯死，鋸倒下來，發見樹心中有七隻鐵蒺藜，才知道鄧法官死後，屍體確是變了那梨樹的替身。瀏陽人因此都知道鄧法官被妖精害死，及死後報仇的故事。

孫癩子探詢了一個實在，益發佩服雪山和尚的道法高深，交往得十分密切。祇是過不了幾年，雪山和尚便死了。孫癩子因縣城裡囂雜，不便修行；獨自在瀏陽縣境內金雞嶺上，蓋造了一所茅屋，終年住在屋內潛修苦鍊。不輕易下嶺來，也不和世俗的人來往。在嶺上經過了若干年，這日他心中偶然一動，忽想起已有好多年不曾去瀏陽縣城裡玩耍了；即乘興下山，走到縣城裡來。

剛走進城，就聽得街上的人，紛紛傳說：趙如海今日遇著對頭了！看他還有甚麼能為可以逃跑？孫癩子不覺暗自詫異道：「趙如海這個名字，我耳裡聽得很熟，不就是鄧法官的徒弟嗎？我記得他是因不忍心拿槍刺鄧法官，所以得了鄧法官的眞傳。這瀏陽縣裡，雪山和尚既死；我又隱居在金雞嶺修道，趙如海硬軟工夫都不在人下，有誰是他的對手呢？湊巧我今日下山去，何不順便打聽打聽，看是怎麼一回事？」

正待找人探問，忽見前面來了一個身材魁偉的和尚；身穿黃色僧袍，上面科著頭光滑滑的，下面赤脚套著草鞋，右手提起一枝黑色很粗壯的禪杖，卻不在地下支撐。杖頭懸掛一個本色的葫蘆，精神滿足的挺胸而走。街上及兩旁店家的人，都很注意似的望著這和尚。孫癩子一看，也就覺得這和尚非等閒之輩；不因不由的定睛看著。思量：這和尚的年紀，就皮色鬚眉看去，至少也有五十多歲了；精神步履，便是少壯的漢子，也多趕他不上！怎的瀏陽縣有這麼一個莽和尚，我是本地方人倒不曾見過？正如此思量著，和尚已昂然走過來了。

孫癩子就近看和尚的頭頂，並沒有受戒的艾火瘢；臉肉橫生，濃眉大眼，全無出家人的慈悲模樣。神氣之間，似乎知道街上的人都注目望著他，他自覺要顯得分外精神的樣子。孫癩子又暗自猜疑道：「我看他原不像個出家人模樣，果然是一個不曾受戒的野和尚！多半是個大強盜，因犯了大案，削髮出家

希圖避罪的。我既是隱居修道的人，管他是強盜，是好人，橫豎不干我事！我還是去找人探問趙如海的消息罷。」不過孫癩子心裡雖這麼想不作理會，兩眼不知怎的不捨得撇了這和尚不看；跟著掉轉臉一看和尚的背影，登時禁不住吃了一驚！原來：孫癩子是個修道已有火候的人；一看這和尚的後腦，便看出是個劍仙，方才所猜疑的完全錯了！也不說甚麼，隨卽轉身跟著這和尚行走。

和尚出城後，脚步益發快了。若在平常人，無論如何飛跑也追趕不上！幸虧孫癩子也是修道有神通的人，又是有心要窺探這和尚的行蹤，自然不肯落後！轉眼之間，便追了數十里；祇見這和尚直走進一座樹林深密的山中。孫癩子停步看那樹林中，隱約有一所很大的寺院，和尚頭也不回的走進那寺院中去了。

孫癩子不覺獨自嘆息道：「何處沒有人物！我以爲雪山師死後，瀏陽縣便沒有可與談道的人了；誰知祇離城數十里，就有同道的人居住！目空一切的鄧法官，怪不得處處遇著對頭！我既追蹤到這裡來了，何妨進寺去拜訪這和尚一番。」主意已定，卽上山走進院去。

不知要拜訪的這和尚是誰？趙如海的事究是如何情形？且待下回再說。

第九八回　紅蓮寺和尚述根由　瀏陽縣妖人說實話

話說孫癩子走到那寺院門口一看，寺門上嵌了一方石匾，匾上刻著紅蓮寺三個大字。心想：紅蓮寺不的才建造了沒有多少年的新寺院嗎？我回瀏陽縣就聽得有人說：紅蓮寺裡的和尚，戒律極嚴；不似尋常庵寺裡的和尚，一點兒清規沒有。原來有這種人物在裡面，怪不得比尋常庵寺裡的和尚好！可惜我剛才失了計較，不曾追上這和尚攀談！不知道他的法號，怎好進去拜訪他呢？

孫癩子正在山門外躊躇，忽見寺裡走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和尚，兩眼東張西望，好像尋找甚麼人的

樣子。看見了孫癩子，便合掌招呼道：「你這位老闆貴姓？是從城裡跟我們師傅到這裡來的麼？我師傅打發我出來接老闆到寺裡去有話說。」孫癩子聽了，暗自吃驚道：「我一路跟來，並不見他回頭，我也沒露出一點兒聲息，使他聽得；他畢竟知道我從城裡跟出來的，可見他的本領確是了得！我正著急不知道他的法號，不好進去拜訪；難得他先打發人出來迎接我。」當卽拱手向和尚答道：「我姓孫，名耀庭，因見令師的儀表非凡，料知不是尋常的和尚！請問令師的法諱，是如何稱呼？」這和尚答道：「我師傅法名無垢，現在佛殿上等候孫老闆進去。」孫癩子便跟著走進紅蓮寺。

祇見無垢和尚巍然直立在佛殿上，雙手握住那枝又粗又壯的禪杖，抵在地下；遠望去儼然一尊護法的韋馱神像；杖頭的葫蘆，已不知在何時除去了。

孫癩子看了這種神威抖擻的樣子，覺得奇怪！不由得邊走邊心裡忖念道：「我雖是初次來拜訪他，不應在暗中跟隨他走這麼遠；但是我祇爲欽仰他是同道，並無絲毫惡意。他既能不停步、不回頭，知道有我跟隨他到了山門之外；便應該知道我絕沒有與他爲難的念頭，又何必使出這般神氣來見我呢？」一路忖想著，已到了佛殿。因見無垢和尚還是那般神氣，心裡很不高興！深悔不該進來，自尋侮辱！

出外迎接的和尚，上前對無垢說道：「這人自稱姓孫，名叫耀庭。據說因見師傅的儀表不凡，所以跟到這裡來了。」無垢和尚鼻孔裡響雷也似的哼了一聲，卽掉過臉來，換過了一副笑容，望著孫癩子，說道：「原來孫大哥，大約已相隔差不多十年不見面了。不說出來簡直見面不認識！對不起，對不起！」說與，倚了禪杖，重新合掌行禮。

孫癩子見無垢這麼一來，更弄得莫名其妙了！祇得回禮，說道：「我因見了老法師的莊嚴儀表，有心結識，不知不覺的就從城裡追隨到了此地；是這般拜訪高賢，實是冒昧之至！但記不起與老法師十年前曾在何處相見過？」

無垢和尚笑道：「老僧因經營這所紅蓮寺，已八年不朝峨嵋了。不是已差不多有十年不與孫老哥見

面了嗎？」

孫癩子聽了喜笑道：「我的眼力眞太不濟了！我追蹤老法師的時候，還祇以爲是同道，誰知竟是同門的道侶！祇因那時候每次在峨嵋聚會的人太多，所以在異地相逢，稍不留意便錯過了！」

無垢和尚立時改變了一種親密的態度，慇勤招待孫癩子到方丈裡坐著，說道：「老哥不要見怪我剛才相見時那般傲慢的舉動！這其間有一個緣故，不能不向老哥說明白。老哥是自家人，不用相瞞。我住持這紅蓮寺，已有七八年了，我的足跡，不但去城市的時候稀少，並且不大跨出寺門。就是這寺裡的一干僧侶，因多半是在四川剃度的，爲要清修才到這寺裡來；於本地的人情習俗，都不大明白；平日也少有去外面走動的。

「不料前月忽然來了一個身材很壯健，年紀約有三十多歲的漢子，到寺裡聲稱要會當家和尚。知客僧問他：會當家師幹甚麼？他就圓睜著一雙怪眼，大聲喝罵道：『你管我會當家師幹甚麼？你當家師不做強盜，難道不敢見人嗎？』知客僧見他開口便罵人，好生無禮，本待和他計較一番；祇因礙著寺裡清規，是不許與人惡聲爭吵的，勉強按捺住性子，來方丈室如此這般的報給我聽。我想：世間那有這麼不講理的人，必是有意來尋事的！我祇好出去見他。以爲他不過是一個無賴的痞棍，想來找我們出家人喝橫水的！及至走出來一看那人的神氣，卻不像個無賴；並很客氣的向我行禮，說道：『我是趙如海。聽說老和尚的法術高強，特地前來領教！』說罷，又拱了拱手。

「我初到瀏陽的時候，就聽得地方上一般老年人，時常閒談起鄧法官的法術怎生高妙，如何屢次用法術捉弄婦人，用鐵釘釘死古樹。我正待去會會他，看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三頭六臂的人物，敢如此肆行無忌？無奈那時初到瀏陽，鎭日爲建造這紅蓮寺的事忙個不了，一時抽不出閒工夫去瞧他；而不久也就聽得人傳說：鄧法官已被樹妖害死了；生平所會的法術，一股腦兒傳給他第二個徒弟趙如海了。嗣後又聽得人說：趙如海在鄧法官手下做徒弟的時候，雖也是和他大師兄王大門神一般的喝酒賭錢，毫無忌憚；

然吃他兩人的虧、被他兩人所害的，盡是平日在賭場裡面討生活，及時常和兩人在一塊兒鬼混的無賴；絕不與他兄弟相干的人，並不侵犯。

「誰知鄧法官一死，趙如海的行徑，便簡直是十惡不赦了；弄得瀏陽人又恨他，又怕他！有幾個出頭露面的紳士，都為自己的小姐、少奶奶，上了趙如海的當，不好明說出來；借故在瀏陽縣告他。縣太爺派差去拿他，那些差役自知不是趙如海的對手，不敢去拿；故意賣人情，使人送信給趙如海，教他避開一步；好用『畏罪潛逃』四個字回去銷差。祇是趙如海那裡肯逃呢？口裡對送信的人說就走，等送信的人去後，仍是坐在家中不動。差役見了面沒法，祇得向他求情，請他到案。他說：我不打算到案，也不坐在家中等候你們了！去罷，去罷！於是跟隨差役同到縣衙裡。那幾個紳士告他是妖人，專會用邪法害人。縣太爺坐堂審訊他，他直言不諱是會法術。並且不待審問他用邪術害人的事跡，他自己一口氣供出來；說某公館的某小姐，因愛他身體生得強壯，暗地打發老媽子到他家約他去通奸。某公館裡的少奶奶，因不生育，請他去治病；在治病的時候，歡喜他法術靈驗，自願和他做露水夫妻。都是出於兩廂情願，沒有一個是用邪術強奸的。

「縣太爺想不到他會說出這些話來！一則各紳士的面子過不去！二則這樣案情重大，待認真按法懲辦，又恐怕吃力不討好；待不認真辦罷？於自己的官聲有礙。若遇著挑眼的上司，說不定就因此壞了前程！祇得故意將驚堂木一拍，喝聲：混帳東西！在本縣面前，怎敢是這麼胡說亂道！你分明是得了癲狂的病，所以滿口瘋話！再敢胡說，本縣就要賞你的板子了！

「以為有這樣的言語開導了趙如海，趙如海理會了這用意，索性裝出瘋癲的模樣，便可以含糊了案的！叵耐趙如海偏不自認瘋癲，倒揚揚得意的說道：『你不要打算加我一個瘋癲的聲名，替那幾家公館裡遮醜！他們不迎接我到他公館裡去，我不至無端跑去；他們的小姐少奶奶不求我通奸，我不至跑到她閨閣裡去行淫！』縣太爺見掩飾不了，祇得問：那些紳士為甚麼要迎接他到公館裡去？他說：某紳士因

聽說他會用黃銅煉成黃金，特地親自到他家迎接；爲怕外面露出風聲，不是當要的！所以殷勤款待他，住在小姐的閨房隔壁；不許當差的見面，免得去外邊對人亂說。某紳士因想從他學道，教自己的姨太太、少奶奶都拜給他做女弟子。總之，家家都是想得他的好處，自討虧吃，與他無干。

「那縣太爺是個科甲出身的人；雖聽了這些供詞，卻不相信趙如海眞有甚麼法術！即問他：『果眞會些甚麼法術？』趙如海說：『會的法術太多，一時也說不盡。看要甚麼法術！縣太爺也想看看到底有甚麼法術？』便說：『你且隨意顯一些兒給本縣看看。』趙如海說：『這是很容易的事！你瞧著我，眼睛不要動，我的法術就來了！』縣太爺眞個目不轉睛的瞧著他，忽覺兩眼一花，眼前的人物都看不清楚了！連忙擧起衣袖，揩了揩眼睛再看時，已不見趙如海的影子了！兩邊站班的衙役，也都登時驚詫起來：各人都一般的祇覺得兩眼一花，不知道趙如海是怎生跑掉的？

「他自在縣衙大堂上鬧了這回玩意，做縣官的就想不認眞，敷衍過去也不行了！沒奈何，祇得又出票拿他。第二次又把他拿著了。縣太爺預備了許多烏雞、黑狗的血，趙如海一到，眞個弄得狗血淋頭，所有的法術，一時都被汙穢得不靈驗了！這種妖人，照例處死。

「行刑的這日，瀏陽滿城的男婦老幼，上萬的人擁到法場看熱鬧。劊子手推趙如海出來，一路談笑，神色自若；並對著許多看熱鬧的人，問劊子手的刀快也不快？大家眼睜睜的望著劊子手擧起雪亮的鋼刀，一刀斫去；但見金光一閃，鋼刀斫在空處，刀下的趙如海已不知去向了！僅剩下一條綑綁的繩索，委棄在地！監斬的官兒和劊子手正在驚駭之際，天色陡變；一霎時狂風怒吼，大雨傾盆而下。藍斬官分明看見趙如海科頭赤脚的，在看熱鬧的人叢中跑來跑去；一般人好像多沒有看見的樣子！監斬官指揮左右去捕拿，左右的人都不曾看見，如何捕拿得著咧？拿了些科頭赤脚的人，一看都不是趙如海。

「監斬官因有職責在身，不能眼望著趙如海逃走，不上前擒捉，祇好親自動手；也顧不得風吹翎頂，雨濕衣冠，竄入人叢中，東抓一把，西拉一下。看熱鬧的人見了這情形，都以爲監斬官瘋了！嚇得四散

奔逃。直等到看熱鬧的人散盡了；監斬官才沒看見趙如海了。渾身被雨淋得如落湯雞一般，加以累得一身大汗，那裡還是一個威風凜凜的監斬官呢！

「次日趙如海又在街上行走，有人問他昨日在法場上的事。他說：『我自己的死期未到，誰也殺不死我！我因那監斬官的情形可惡，我在路上和人說話，他也裝腔做勢的向我高聲叱罵；他以為我死在臨頭了，不妨欺負欺負，顯顯他自己的威風！我若不捉弄他，使他吃點兒小虧，他也不知道我的厲害！』自是以後，趙如海的行為不但沒有變好，益發比從前來得惡毒了。

「我曾幾次動念，要替瀏陽人除了這妖物。無奈我是出家人，一則不願意輕犯殺戒；二則因趙如海是遠近知名的妖物；我出頭去除他，說不定也弄得大衆都知道了我的行徑！因此遲疑復遲疑，不敢冒昧從事！想不到他竟會自己找到我這裡來。我既是出家人，怎願意與他爭長較短？當下自然不認會法術的話，說他誤聽人言，找錯人了。

「他說：『我姓趙的豈有找錯人的道理？』我那時仔細打量他，覺得他的面貌，並非十分兇惡之人；何以他的行為，竟這般兇惡得不可思議？他不來找我，便可以不管；既是找到我這裡來了，我佛以度人為本，不著爭辯。即算我是個有道術的；我是出家人，住在這紅蓮寺裡，從來不與外人交接，也不礙你的事！你為甚麼要特地跑來和我較量呢？不是我出家人說瞧不起你的話，你的行為，我早已知道；休說你祇有這一點兒茅山法，就是上界金仙，像你這般行為，也快遭天譴了！你師傅一生造孽的結果，你不是親眼看見的嗎？

「我以為這一番話，總可以說得趙如海悔悟！不料他聽了，反哈哈大笑道：『我見面說特來領教的話，不是要領教這些三歲小孩都說得出的言語！你要知道：各人的處境不同，見地也跟著有區別。你以為我師傅的死，是一生造孽的結果；我卻說我師傅一生修積，已得到彼岸了！』」

孫癩子聽到這裡，說道：「原來他師徒修的是魔道。大師卻怎生對付他呢？」

無垢點頭道：「倒來得湊巧，他找我比劍，算是他自討煩惱，累出一身大汗，連眉毛都削去了半邊！臨去的時候，見東邊廊下安放著一口銅鐘；他順手向鐘上一指，便聽得噹鎯一聲，銅鐘被他指破了一條裂縫，足有尺來長，三寸來濶！他說：『留了這個紀念給後人看！』我說：『就這麼給後人看了不稀罕，請看老僧的罷！』我當時走過去，揑了一把鼻涕，糊在裂縫上，將裂縫登時補了起來。他看了一言不發，就此拱了拱手走了。

「前日我偶然出外，聽得許多人傳說：那社壇附近十多里地方，發生了瘟疫，人畜被瘟死的已不少了！幸虧有趙如海在社壇裡敕符水救人，不論是人是畜，害了瘟症的，祇要一喝他的符水便立時好了！

「不過他這符水，不肯輕易給人，至少要賣一串錢一杯。若是富有家產的人去求水，八百串一千串不等，他說多少要多少，短少一文也沒水給人家！有錢的人為要救性命，說不得價錢貴，就是變賣產業，也得如數給他錢，買他一杯符水；惟有沒錢的人，害了瘟症，非有他的水不能治，多有逼得鬻妻賣子的！有人問：他取了這麼多的錢，有何用處？他說：他師傅死後已經成神，至今尚沒有廟宇。賣符水得來的錢，就將社壇的地址，建造一所很大的廟宇。我一聽這類傳說的話，就覺得不對，那有瘟症百藥不能治，而他的符水卻獨能奏效的道理？借一杯符水是這般敕逼人家的錢。這番的瘟疫，不顯係是他造成的嗎？像這樣惡毒還了得！偌大一個瀏陽縣，既沒有人出頭制伏他，我的寺院也在瀏陽，不能再裝聾作啞不過問了！主意已定，即時走到社壇去。

「我在幾年前，曾到社壇遊覽過的。那株合抱不交的梨樹，那時雖已枯死；然祇沒了枝葉，樹身還是挺挺的豎著，撐天障日。前日去看時，連樹蔸都不知掘到那裡去了。就在梨樹的地址上，搭蓋了一所茅棚，求水的人，來來去去，提壺捧碗的絡繹不絕。那些愚民，眞愚蠢得可憐！出了許多賣田產、鬻兒女的錢，換了一杯符水，悟不到中了趙如海的奸計，倒也罷了。瘟症用符水治好了的，還十二分的感激

趙如海！

「趙如海對人說是他師傅鄧法官顯靈，所以符水有這麼神驗！於是治好了的人，有捧著三牲酒禮來祭奠鄧法官的；有做了匾額，僱了吹鼓手，大吹大擂，抬了匾額前來貢獻的；也還有來求治雜病的。一所小小的茅棚，簡直比一切的神廟都來得熱鬧！縣太爺也慮及怕因此鬧出甚麼亂子來，出來禁止。

「無如趙如海從來不知道畏懼國法；而一般衙役，也都知道趙如海厲害，雖奉了縣太爺的命前去封禁，那裡敢在趙如海跟前露出半點封禁的意思來！我看了委實有些忍耐不住！走進茅棚，舉禪杖一陣亂掃。衆鄉民不認識我，大家嚷著：『那裡跑來的這個瘋和尚，好大的氣力啊！』啊呀呀！神龕香案都掃得飛起來了！快躲閃，快躲閃，碰一下不是當要的！大家嚷著都四散跑了。

「趙如海想不到我有這一著。沒看見我時候，以爲果是偶然跑來的瘋和尚；他是會邪術的人，大約自謂不難對付！橫眉怒目的，從神龕後面蹿出來。口中一路喝問：『是那裡來的野雜種，敢鬧到這裡來？』我也懶得回答，一禪杖就把那茅棚的頂揭穿了。

「趙如海一抬頭看見是我，連忙轉身往棚後便跑。我料想他不敢再來。因見一般敬神求水的人，並沒有散去，大家都遠遠的立著，伸長脖子向茅棚裡張望；我不願意使人知道我是這紅蓮寺的住持，所以不在那茅棚裡停留，也從棚後走了出來。一看不見趙如海的蹤影，心中忽然一動！暗想：這妖物逃得這麼快，莫不是乘我出外，趁這當兒到我寺中騷擾去了？趕回這山下一看，果不出我所料：趙如海正待放火燒我的紅蓮寺。虧得寺內衆僧人中多是壯健的；僅燒著了寺後兩間寮房。好在是白天，一會兒工夫就撲滅了！趙如海知道奈何我不得，不待我趕回，祇放了一把火，咒動了一陣邪風，又逃回家去了。

「我回寺後，越想越覺這妖物可惡！我與他既結下這仇怨，若不趕緊將他除掉，誰有工夫終日去防閒他呢？他學的是這般妖法，平白無故的尚且要害人，今後豈有不常來害我的道理，倒不如索性一勞永逸，即刻追上去將他處置停當。哈哈，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在社壇裡用妖法造作瘟疫，不知害

死多少人畜？逼賣了人家多少兒女？誰知道他自己的一個年方五歲的兒子，就在我去搗毀他茅棚的時候，被人殺死了！我跟蹤追到他家，他正出外替兒子報仇去了。

「我向他左右鄰居一打聽，才知道殺死他兒子的，並不是別人，就是他師兄王大門神！王大門神自從鄧法官死後，兩腿痛了一年，心中並不懷恨師傅不肯傳他法術，祇痛恨趙如海不應該假裝有天良，說出不忍爲要得眞傳挺槍刺師傅的話；相形之下，使他不成爲人！時時存著要報復趙如海的念頭。無奈自己的法術，固不是趙如海的對手，就是硬氣力，也趕不上趙如海，實在尋不出報復的機會來！隱忍了這麼多年，面子上毫末露出想報復的意思，仍和鄧法官在日一樣，彼此常在一塊兒厮混。直到這日，王大門神知道趙如海在社壇裡一時不得回來，想乘機到趙家偷竊符本。

「也是趙如海的兒子合當命盡，王大門神偷進趙如海臥房的時候，趙如海老婆在廚房裡並不曾覺得，偏是他兒子睡在趙如海床上，被王大門神驚醒了。他兒子年齡雖僅五歲，卻是聰明絕頂，知道自己父親的符本是最要緊的，不能給旁人看見。平時常見自己父親正在翻看符本，一聽說王大伯來了，就慌忙將符本收起。小孩子心裡已明白這符本是斷不能許王大伯看的！這時驚醒轉來，張眼便見王大門神伸手到榻中拿符本，不由得就高聲喊道：『媽媽快來呀！王大伯在這裡拿爹爹的符本！』

「王大門神被這一聲喊得心慌手亂了！本待提腳往外逃跑，祇因符本還不曾拿到手，心裡有些不捨！接連又聽得趙如海老婆在廚房裡回聲問兒子：爲甚麼叫喚？一時觸動了惱恨之心！恐怕趙家兒子再嚷出甚麼話來，也來不及細想，回頭看見壁上懸掛的一把寶劍，慌忙搶在手中。正好趙家兒子已下床待往外跑，王大門神既提劍在手，怎容他跑去？一手就拉了過來。趙家兒子剛張開口要叫，劍尖已從口中刺入，直穿背上而出；祇一下就結果了。

「趙如海老婆做夢也想不到有這樣的禍事臨門！以爲：兒子在夢中叫喚；從容不迫的走向房裡來探看。正瞧見王大門神拉住他的兒子便刺，登時驚得軟了！婦人的識見、膽量，那裡趕得上男子？經不起

這種意外的橫禍！當時除了搥胸、頓足的號哭而外，沒有一點兒主張。左右鄰居因趙如海平日為人太壞，見他家出了這種事，大家心裡祇有痛快的！還算湊巧，有我去社壇搗毀他的茅棚，趙如海從紅蓮寺放了火回家，才知道愛兒慘死的事。聽說他倒不哭泣，祇急急忙忙的尋王大門神報仇去了！

「論情理趙如海既受了這般慘報，我本不妨暫緩處置他！誰知道這東西生性太惡毒；當時追到王大門神家，因不見王大門神，就把王家大小一共十七口盡數殺死，並迎風縱火，將王家的房屋燒成一片瓦礫場！偏是他的邪法靈驗，很容易的就知道了王大門神藏匿的所在。他尋著了王大門神，也不打，也不罵，祇勒逼著一同回家來；打算就手將王大門神殺了，剖心祭他兒子的靈！你看這東西惡毒不惡毒？」

孫癩子吐了吐舌頭，說道：「真了不得！究竟王大門神殺了沒有呢？」

無垢搖頭道：「我既知道了這事，自然不容他在瀏陽城，明目張膽的殺人報仇！祇是趙如海這廝也奇怪！當他拿了王大門神回家的時候，我正在他門外等候。我祇道他見我的面，仍是要逃跑的！不逃跑就得與我動起手來！卻是不然！他一見我，便點頭，說道：『我已知道有你在此等我，也是我的死期到了！不過我有一件事須求你原情答應：我要將這一顆黑良心取出來，祭一祭我兒子的靈魂；祭過之後，聽憑你如何辦都使得！』邊說邊指著王大門神的胸窩給我看。我說：『我就為這事做不得，才到這裡來等候著你。你的良心，比他更黑；你若定要取他，我就先取了你再說！死在你手裡的冤魂應該祭奠的，還不知有多少呢？』

「趙如海聽我這麼說，知道求情不中用！便將王大門神放了，說道：『既是如此，也罷。我是在縣裡有案的，不能由你處置！你將我送到縣裡去罷。我與縣太爺還有話說。』我說：『縣太爺若能處置你，也輪不到老僧今日在這裡等候了！看你有什麼話應吩咐你家裡的，快進去說了出來，我並不逼迫你就走！』趙如海擺手道：『我沒有應吩咐的話！我要吩咐家事，生死沒有分別，死了還是一般的可以處理！你要知道：我修的這一種道，在屍解的時期不曾到的時候，誰也不能教我死；時期既到了，誰也不能留

我活！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想拿本領制伏我，使我不能出頭害人；這那裡及得明正典刑的好呢！你送到縣裡去，如果覺得我的話不對，你難道還怕我逃了嗎？』我想這東西所說的倒也不錯！本來我一個出家人，擅自處置國家的要犯，也是不妥當！不如且聽他的，將他押送到縣裡去。

「他見了縣太爺，說道：『我趙如海是修道的人；上次因我屍解的時期沒有到，所以我借金遁走了！今日我願自行投到。但是我雖甘受國法，若照尋常斬決的法子，教劊子手向我頸項上一刀砍下，仍是殺不死我！殺我的法子有，在這裡，祇是我不能就這麼說了出來。大老爺須先答應我一件事，我方肯說。』縣太爺問：『是一件甚麼事？可以答應的，自然答應。』趙如海道：『這事是極容易的！就是我死之後，屍首須葬在社壇裡原來的梨樹兜下；每年春秋兩季，無論誰來做瀏陽縣，都得親自到我墳上祭掃一次。』縣太爺聽了，沉吟一會道：『在本縣手裡是不難答應你的；下任的官如何？本縣卻不能代替答應。』趙如海道：『祇要大老爺答應了便罷！下任的官來，我自有法子使他也答應！大老爺肯答應麼？』縣太爺祇得點頭道：『本縣權且答應了！你說罷。』趙如海喜笑道：『堂堂邑宰，決不至騙我小民！我死後能享受這樣隆重的典禮，就死也瞑目了！要殺我也容易：祇須在好月色的夜間，將我跪在月下；用一桶冷水，從我頭頂潑下；再教劊子手一刀朝我地下的影子殺去，我的頭顱自然應刀而落！』

「縣太爺因他還有許多案子沒有錄供，不能就糊裡糊塗的殺卻了事，祇得細細的審問他的供詞。我逆料趙如海若是要逃命的，便不至要我送他到縣裡去，說出這類實話來。縣裡問供，用不著我監在那裡，我就此走出來了。出城的時候，覺得有人跟在我背後；我疑心是趙如海的同道中人，跟著我想替趙如海報復的。一路留神著回寺，覺得已直跟隨我到了山下；益發使我疑惑起來！所以打發知客僧出來尋問。我若在半路上回頭問一聲，也不致使出那般神氣對孫大哥了！真是對不起！」

無垢和尚說著，又合掌道歉。孫癩子祇得也拱手，笑道：「自家人何必如此客氣！我想此刻正是七月中旬，夜間月色正好，趙如海料必就在今夜處決。我兩人何不去城裡瞧瞧呢？」

不知無垢和尚如何回答？趙如海究竟處決了怎樣？且待下回再說。

第九九回　神僧有神行鐘名鼻涕　惡鬼作惡事槓折龍頭

話說無垢和尚聽得了孫癩子說要去城裡瞧處決趙如海，卽正色說道：「這殺人的勾當，不是我們出家修道的人所應看的！我原意並不打算傷他性命；他自己要借此屍解，我祇得由他！」孫癩子道：「萬一趙如海是因恐怕你處置他，故意是這般做作；瀏陽縣又和前次一般的殺他不著，豈不上了他的當嗎？」無垢和尚道：「決不至此！他若敢當著我說假話，便不至怕我了！所可慮的：祇怕縣太爺答應他葬祖壇，及每年春秋二祭的話靠不住，以後就還有得麻煩。」孫癩子道：「那種答應的話，自然是靠不住的！縣太爺為要他自己說出殺他的法子，說權且答應，可見將來決不答應！趙如海不是糊塗人，怎的這樣閃爍不實在的話，也居然相信了？」無垢和尚笑道：「我為趙如海這個孽障，也受累好幾日了！於今祇要他不再出世害人了，我的心願就算滿足；以外的事我們都可以不管！你我已十來年不見面了，難得今日於無意中遇著！我去城裡的時候，曾順便帶了一葫蘆好酒回來；我兩人分著喝了罷。」

孫癩子是生性最喜喝酒的；聽說有酒喝，連連點頭，笑道：「原來你禪杖上掛的葫蘆裡面是酒啊！我在城裡初看見你的時候，心裡正猜度不知你那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呢！你那酒葫蘆倒不小，不知一葫蘆能裝多少酒？」無垢和尚一面起身從床頭取出那葫蘆來，一面笑說道：「我這葫蘆從外面看了很平常；喜酒的人得著了，卻是一件好東西；誇張點兒，可以說是喜酒人隨身的法寶。」

孫癩子卽起身將葫蘆接過去掂了一掂輕重，約莫有三四斤酒在裡面。仔細看了幾眼，笑道：「這葫蘆的年代，祇怕已很久了。究有些甚麼好？就外面果是看不出是甚麼法寶來！不過像這般大的葫蘆，也不容易尋著便了！」無垢和尚道：「你當心一點兒，不可掉在地下打破了！因裡面裝滿了一葫蘆的酒，

太重了些，落地就難免不破；沒有酒時倒不要緊！這葫蘆大的不稀奇，比這個再大三五倍的我都見過。這葫蘆的好處，就在年代久遠！實在已經過了多少年，雖不得而知；然祇就我師祖傳到我師傅，由我師傅傳到我，總算起來便已有一百二十多年了！」

孫癩子笑道：「這不是一件古玩家用的什物；年代越久遠，越朽敗不中用，有甚麼好處呢？」無垢和尚笑道：「若是年代久遠了，便朽敗不中用，我還說它做甚麼呢？這葫蘆的好處，在我師祖手裡便已和此刻一樣，可見得以前已不知經過多少年了！這葫蘆裡面，不問你裝甚麼酒進去，祇將塞頭蓋好；無論你擱多少年不喝，不但不變味，並且越久越香醇，分量也不短少毫釐。這一層好處，在尋常的酒葫蘆中，已是少有的了！然若僅有這一層好處，還夠不上說是喜酒人隨身的法寶！最大的好處，乃是喜酒的人出門走長路，走到了荒僻的所在，每苦沽不著好酒；有了這葫蘆，儘管沽來的酒味平常，祇須裝進這葫蘆裡面，停留一兩個時辰，喝時就和好酒一樣！若到了連壞酒都沽不著的時候，就用開水裝進葫蘆，蓋了塞頭，等到冷透了再喝，比荒僻所在沽來的壞酒還香醇得多。」孫癩子聽了，喜得捧著葫蘆嘻嘻的笑道：「有這麼大的好處嗎？這簡直是我們隨身的法寶！可惜是你師祖傳師傅，師傅傳你的；我不敢存非分之想！若是你得來的容易，我就不客氣，忍不住要向你討了！」

無垢取出酒杯來，將葫蘆接過去斟了兩杯酒道：「且請嘗嘗看這葫蘆裡酒的味道如何再說！」孫癩子當無垢揭開葫蘆塞頭的時候，即嗅得一陣撲鼻很濃厚的酒香，已禁不住口角流涎了。端杯一飲而盡，舐嘴咂舌的說道：「好酒，好酒！」

無垢和尚道：「我師祖、師傅都是出家人不能戒酒；偏巧我又是一個好酒若命的人。這葫蘆可算是物得其主了！不過我近年來住持這紅蓮寺，將來就是這紅蓮寺開山祖師。我師祖、師傅不能戒酒，受酒害的祇有他個人本身，與旁人無涉；更不至因酒壞多人的事！我於今則不能：一舉一動，在這紅蓮寺裡都是可以成為定例的！我若再將這葫蘆傳給我的徒弟，則將來勢必成為禪宗的衣缽！豈不是一樁大笑話

？大凡一件好東西，若不遇著能愛惜、能使用的人，也和懷才不遇知己的人，一般埋沒，一般可惜！我於今已決計從此戒酒了！難得有你這般的人物，來承受這葫蘆，就此送給你去享用罷！」

孫癩子聽了，眞是喜出望外！祇是口裡卻不能不客氣道：「這樣稀世之物，怎好如此輕易送給人！我有何德何能，更怎好領受你這般貴重的東西！你不要因我說了一句貪愛的話，便自己割愛讓我！」無垢連忙擺手道：「你我何用客氣！若在幾年前，我不爲這紅蓮寺著想，你就向我討索，我也決不肯拱手讓給你！於今我的境遇既經改變，湊巧有你來承受這葫蘆，還算是這葫蘆走運！不然，我不久也要忍痛將這葫蘆毀壞了！與其毀壞，何如送給你呢？」孫癩子這才起身對無垢作了個揖道：「那麼，我就此拜謝了！」無垢笑嘻嘻的雙手將葫蘆捧給孫癩子。從此，這葫蘆可稱是遇著知己了，一時片刻也沒離過孫癩子的身邊！這夜，孫癩子就在紅蓮寺歇宿了。

次日早起，特地走到東邊廊廡下看那口銅鐘。果見向外邊的這一方，有一條尺來長，三寸來寬的地方。不過銅質好像磁器上面的釉采一般，透著淡綠色；用手摸去，其堅硬與銅無異。不由得不心裡嘆服無垢和尚的法力高妙！正在撫摸賞玩的時候，無垢和尚反操著兩手，從容緩步的從佛殿上走了下來。孫癩子迎著稱讚道：「果然好法力！有了這口鐘在瀏陽，不但『無垢法師』四個字可以永傳不朽；就是趙如海那廝聲名，也可以跟著這口鐘傳到後世若干年去了！我料這鐘必沒有名字，讓我替他取個名字，就叫做『鼻涕鐘』，好麼？」無垢和尚笑道：「有何不好？不過鼻涕這東西太髒了，此後不能懸掛在佛殿上使用！」孫癩子道：「正要它不能懸在佛殿上使用，方可望它留傳久遠！若是朝夕撞打的鐘，至多不過百年，便成爲廢物了。」

當時虧了孫癩子替這鐘取了這個名字，漸漸傳揚開了！至今這鐘還在瀏陽，不過土音叫變了，鼻涕鐘叫成了鼻搭鐘。這話後文自有交代，於今且不說它。

卻說孫癩子這日辭別了無垢和尚，帶了酒葫蘆，欣然出了紅蓮寺，回到瀏陽縣城。就聽得街上的人

說：趙如海果在昨夜月光之下，按照那斫頭的法子殺去。說也奇怪：劊子手等到冷水澆上趙如海頭頂的時候，一刀對準趙如海地上的影子斫下，趙如海的頭顱，竟應手落地；略動了一動，就嗚呼死了。

趙如海老婆到殺場痛哭祭奠，預備了棺木收屍，要扛到社壇裡去埋葬。縣太爺忽然翻臉不答應了；說社壇是社神受祭祀的所在，豈可安葬這種惡人？勒令趙如海老婆扛回家自去擇地掩埋。趙如海老婆不敢違抗，祇好淚眼婆娑的教扛柩的夫役，暫且遵示扛回家去。

這麼一來，趙如海又作怪了！一口棺材連同一個死屍，重量至多也不過五六百斤；平常五六百斤的棺木，八個人扛起來，很輕快的走動！這次趙如海的棺木，八個人那裡能移動分毫呢！加成一十六個人，龍頭槓都扛得喳喇一聲斷了，棺木還是不曾移動半分！一般夫役和在旁看的人都說：這定是趙如海顯靈，非去祖壇裡安葬，就不肯去！於是公推地方紳士去見縣太爺稟明情形，求縣太爺恩許。

縣太爺赫然大怒道：「這種妖人，生時有妖術可以作祟；本縣為要保全地方，不得不處處從權優容！此刻既將他明正典刑了；幽明異路，還怕他做甚麼！你們身為地方紳士，如何不明事理到這一步！光天化日之下，豈有鬼魅能壓著棺木，使役夫扛抬不動的道理嗎？這分明是趙如海的老婆，想遵從他丈夫的遺囑，故意買通夫役，教他們當衆是這般做作的！這種情形，實是目無法紀！可惡，可惡！本縣且派衙役跟隨你們前去，傳本縣的諭，曉諭趙如海的老婆和衆夫役，趕快扛回家去擇地安葬。若是再敢如此刁頑，本縣不但要重辦他們，並且立時要把趙如海的棺木焚化揚灰，以為後此的妖人鑒戒！」

幾個紳士碰了這麼大的一個釘子，誰還敢開口多說半句呢？縣太爺登時傳了四個精幹的衙役上來，親口吩咐了一番話，一個個雄赳赳的跟隨衆紳士到殺場上來。

趙如海的老婆正在棺木旁邊等候紳士的回信。四個衙役也不等紳士開口，走上去舉手在棺蓋上拍了幾下，對趙如海老婆喝問道：「還不扛回去掩埋，祇管停在此地幹甚麼？哦！你因你丈夫的屍還沒有臭爛，還不曾生蛆麼？這麼大熱的天，不趕緊扛回去掩埋，你難道也要在這殺場裡賴死不成？」趙如海的

老婆哭道：「請諸位副爺問他們扛柩的人。這一點兒大的棺材，用一十六名夫來扛，還扛不動半分，所以託各位街鄰去向太爺求情。」衙役截住話頭，問道：「甚麼呢？一十六名夫扛不動嗎？」說時，掉過頭望著那些扛夫，說道：「你們是扛不動嗎？」扛夫齊聲說道：「實在是和生了根的一樣，休說扛不起肩，就想移動一分半寸也不行！」衙役橫眉鼓眼的望著衆扛夫下死勁呸了口，罵道：「放你媽的狗臭屁！你們這些東西，也敢在老子面前搗鬼嗎？你們老實說，每名受了趙家多少錢，敢是這般約齊了口腔搗鬼？」

這一罵祇罵得那些扛夫低著頭說寃枉。趙如海老婆也連忙分辯說道：「副爺這話眞是寃枉！」衙役那容他們分說，一疊連聲的喝問扛夫道：「你們扛走不扛走，快說？不扛，老子也不勉強你！」扛夫苦著臉，答道：「我們都是執事行裡的扛夫，平日靠扛喪吃飯的，能扛走還要等待副爺們來催逼嗎？請副爺看，這裡不是連龍頭槓都扛斷了，還是不會扛動的嗎？」衙役瞅也不向龍頭槓瞅一眼，就揚起面孔，說道：「好！看你們搗鬼搗得過老子！」接著，又對趙如海老婆道：「我老實說句話給你聽罷。太爺吩咐了：限你在一個時辰以內，將棺木扛回去。若過了一個時辰，還沒有扛去，便不許人扛了；拚著幾擔柴、幾斤油，就在這裡將你丈夫化骨揚灰！你知道了麼？這一班扛夫太可惡了！太爺吩咐拿去重辦。你趕緊去另雇一班來扛罷。」

說罷，也不聽趙如海老婆回答，四人都從腰間掏出一把細麻繩來；不由分說的，每人一串牽四個，拖到縣衙裡去了。可憐十六個扛夫，不能分辯，不敢反抗；祇好哭的哭、抖的抖，聽憑衙役牽著走。趙如海老婆聽了衙役所說那番比虎還兇惡的話，又見扛夫被拿去了，祇急得撫棺痛哭。

此時天色雖在下午，然天氣清明，日光如火。經趙如海老婆這一陣痛哭，陡然狂風大作，走石飛砂；曬人如炙的日光，爲砂石遮蔽得如隔了一重厚幕！在殺場上看的人不少，看了這種天色陡變的情形，心裡都料知是趙如海的陰魂顯靈了！各自都有些害怕，恐怕撞著了鬼，回家生病！不約而同的各人向各

人的家裡逃走。祇是還沒跑離殺場，就是一陣雨灑下；天色益發陰沉沉的，風颳在身上，使人禁不住毛骨悚然。

不過大衆仗著人多，且又不曾看見甚麼鬼物出現，那幾個曾去縣衙求情的紳士，覺得在這時候大家躲避，可以不必！寃有頭，債有主，我們是幫助趙如海求情的人；趙如海既有陰靈就不應該害我們回家生病！於今十六名扛夫，寃枉被拿到縣衙裡去了；我們不能不去縣衙裡設法保釋出來！天色是這般陡然變了，料想這位縣太爺也不能說是無因！

幾個紳士的心理相同，遂不顧風雨，一同復向縣衙走去。此時街上的景象，非常使人害怕：因爲還在白晝，天色便是這昏沉沉、陰慘慘的；加以雨苦風淒，彷彿有無數的鬼魂，在風雨中滾來滾去的一般！滿城的商家舖戶，平時都知道趙如海生時的厲害；今日又都知道是爲縣太爺翻悔昨日答應他葬社壇春秋二祭的話，特地在白晝顯靈。嚇得家家當門陳設香案，叩頭祭奠；一個個默禱趙如海，不要和他們不相干的人爲難！霎時間，一城的人心都驚惶不定。

不知趙如海這一次的顯靈，究竟有沒有什麼效驗？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〇〇回　誅妖人邑宰受奇辱　打衙役白晝顯陰魂

話說這幾個紳士祇因平日經管街坊上公事，不得不硬著頭皮前進，走到離縣衙還有百十步遠近，便已看見那四個衙役，牽著十六名扛夫在前面走；街上閒人跟著看的，已有不能計數的人了。紳士想趕上去勸衙役講點兒人情，就此把十六名扛夫放了。

誰知才追上一個認識的衙役，將求情的話說了；這衙役忽然兩眼一瞪，喝道：「和這些狗雜種有甚麼話說？你們隨我來找瘟官說話去！」大家聽了，都駭然不知是怎麼一回事！看的人當中有與趙如海往

來最多的，便說道：「啊呀！這說話的，不是趙法官的口腔嗎？」這衙役聽了，卽回頭望著這說話的點了點頭道：「咦！秦老闆！你的耳朵還不錯，居然聽得出是我的口腔來！於今這個瘟官太可恨了！他要將我的屍化骨揚灰；我倒要看看他的本領，可是說的到、做的到？」說畢，雙手一揚，大喊道：「衆位街鄰要瞧熱鬧的，都跟隨我來啊！」獨自向先衝進縣衙。那三個衙役，也糊裡糊塗的牽了扛夫跟進去。

縣官聞報陞堂，卻不知道趙如海附在衙役身上的事。這衙役一見縣官，就指手畫脚的罵道：「你這狗東西配做父母官麼？昨日在這大堂上，分明答應了我葬社壇和每年春秋二祭的話，爲甚麼我死了屍還沒冷就翻腔？」縣官聽了，勃然大怒道：「這還了得！你朱得勝也受了趙家的賄賂，敢假裝受魂附體來欺侮本縣嗎？拉下去給我重打！」一面喝罵，一面提起簽筒摜下來。

兩旁皂隸齊喝一聲堂威，登時跳出兩個掌刑的人來，將這衙役朱得勝揪翻在地。他們都是同在一個衙門裡當差的人；本官喝打，雖不敢不動手，然打的時候，是免不了有些關顧的！這囘揪翻之後，多以爲確有趙如海附體，是斷然打不著的！卻是作怪：縣官的簽筒一摜下，朱得勝好像明白了的樣子，不住口的求饒。縣官越發怒不可遏，驚堂木都險些兒拍破了！衹管一疊連聲的催打。掌刑的見本官動了眞怒，便不敢容情了，衹打得皮開肉綻，昏死過去了才歇。

縣官喝敎拖下去，剛待傳同去的衙役問話，已有一個跳了出來；圓睜著一雙怪眼，直走到公案前面，指著縣官的臉，罵道：「你說他是受了趙家的賄賂假裝的；難道我也是受了賄賂假裝的嗎？你再敢打我，我便要你的命！」縣官衹氣得肚子都要破了！順手搶了公案上壓桌幃的木板，對準這衙役的頂門，沒頭沒腦的便砍。這衙役硬挺挺的立著毫不躲閃，衹當不曾打著的樣子！口裡仍不斷的說道：「正要你打！你不打！我胸中的怨氣也不得消！」

縣官舉木板砍了幾下，無奈這木板太薄，幾下就砍斷了！這衙役口裡還在嘰哩咕嚕的罵，衹得又喝拉下去重打。這個也是打得皮開肉綻，鮮血直流。

這個才打了；第三個衙役已大搖大擺，笑嘻嘻的走出來，朝著縣官作了一個半揖道：「你差四個人去，回來已打過兩個了。這第三個也索性打了再說！」這縣官是性情暴躁的人；聽了這話，祇氣得亂叫反了，反了！拿下去，打，打，打！第三個又已打得血肉橫飛了；第四個接著跳出來，說道：「這個倒可以不打！他在殺場裡的時候還好，不像那三個狗雜種的兇橫強暴！我若不教你痛責那三個狗雜種，我趙如海一肚皮的怨氣怎得消納？於今人已打過了。我且問你：我的葬事到底怎樣？我聽說你打算將我的屍撤出來，就殺場上化骨揚灰。你若眞有這種膽氣，這種本領，就請你去化，請你去揚罷！你這樣糊塗混帳，如何配做父母官？你祇當我死了好欺負，我如果死了便得受人欺負，你想想我肯說出法子來，使你好殺死我麼？」

縣官聽了，心裡雖仍是氣忿得難過；祇是已相信不是衙役受賄假裝的！不過這縣官生成倔強的性質，平日仗著自己是兩榜出身，對於上司都是不大肯低頭的；雖明知是趙如海的陰謀來擾亂，心中並不害怕！定了一定神思，換了一副溫和的面目，對趙如海附體的衙役說道：

「你趙如海在生目無國法，仗著妖術任意害人，按律定罪，原是死有餘辜的！生時既受國法，死後就應該悔悟，安分做鬼！如何反比生時更無忌憚，公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興風作雨，驚駭世人，是甚麼道理？」

祇見這衙役從容答道：「生死祇是你們俗人的大關頭；在我修道的人看了，並算不了一回事，就和世人搬家的一樣！世人欠了朋友的帳，不能因朋友搬了家，便不償還！你昨日在這堂上親口答應我葬社壇，每年春秋二祭；我當時未嘗不知道你是暫時哄騙我的話！我其所以敢於相信，隨口便把如何才能殺死我的法子說給你聽，一則因你是朝廷的命官，逆料堂堂邑宰，怎肯失信於小民？二因有無垢和尙監臨在此，或者做出有礙我解脫的事來！誰知你竟不顧自己的身分，轉面失言，教我如何能忍耐得下？」縣官說道：「你死了既有這樣的陰靈，就應當知道社壇是國家正神所居之地。正神是受了勅封的；所以能

享受朝廷官吏的拜祭。你有何德何功？死後配葬社壇，每年坐受父母官長之祭！你要知道：本縣在瀏陽，年歲是有限的；一遇遷調便得離開。社壇又不是本縣私家的土地；本縣祇須說一句話，有甚麼不可以答應！無如法不可弛，禮不可廢，若本縣但顧目前，隨口答應了你，則僭竊的罪，不在你而在本縣了。昨日的含糊答應，原是從權的舉動；你不能拿著做張本。」這衙役鼻孔裡笑了一聲道：「昨日既可從權，今日又何以不可以從權？社壇雖是國家正神所居之地；然社神在那裡，那裡便是社壇。既葬了我，那裡就不是社壇了！你也要知道：我趙如海此時來跟你講道理，已是十二成拿你當一個人看待了；你休得再發糊塗，想與我為難作對！若弄發了我的性子，那時後悔便來不及了！你曾聽說我趙如海在生時，是肯和人講道理的麼？」

縣官見這衙役說話的神氣十足，簡直要翻臉的樣子，不由得心裡也有些害怕！暗想：知縣的印信，是朝廷頒發的重寶；有許多人說過，倚賴皇家的威福，印信每可以避邪！這趙如海的陰魂如此放肆，我何不取出印信來鎮壓他一下，看是怎樣？或者就是一顆印信能將他壓退，也未可知！邊想邊自覺有理；遂親自起身從印架上取下印箱來。這衙役望著笑嘻嘻的說道：「你打算拿這塊豆腐乾出來嚇我麼？哈哈！你眞不知自量！你以為芝麻般大小的一個縣官印信也可以辟鬼麼？」

這縣官聽了這幾句話，心裡又覺得有些慚愧似的，不因不由的雙手捧著印箱躊躇起來。忽然一轉念道：「我不要上他的當！安知不是他怕我取出印來壓他，有意是這般說了阻擋我的呢？不管他到底怕也不怕，且試他一下再作計較！」有這一轉念，也不回答，竟將那顆四方銅印取在手中，誠心默禱了一番；正待舉起來，對準衙役的腦門磕下去，想不到這衙役的手法眞快！祇一伸臂膊，印信就被他奪下去了！縣官雙手空空，倒弄得不知要如何才好！

祇見這衙役將印信撫弄著，笑道：「好法寶確是一件好法寶！不過你看錯了人，用錯時候了！不用說你這芝麻般大小的縣官，這塊豆腐乾嚇不倒我；就是你們皇帝的玉璽，我的眼裡看了，也和路旁的石

頭一樣，拾起來打狗是用得著的！這東西待我說出一個用處給你聽罷，也可以增長你一些兒見識。最怕你這塊豆腐乾的，祇有道行不甚高超的狐狸精。你若以後遇了有人被狐狸精纏病了的時候，你就不妨依照剛才的樣子，取出這豆腐乾來，自告奮勇到病家去。祇須在病人腦門上，輕輕這麼兩三下，狐狸精就自然嚇退了不敢再來！你治好人家的病，人家多少總得酬謝你一番！」縣官面色都氣得變青了，卻是想不出制伏他的方法！

大凡生性倔強的人，越是嘔氣的厲害，便越是認眞的厲害，有時連自己性命都置之度外了！這縣官心想：我身為一縣之主，今日無端坐在大堂上，受鬼魅如此侮辱，我的尊嚴何在？朝廷的威信何在？與其是這般受鬼魅的侮辱，倒不如死了的乾淨！何況這鬼魅雖兇狠，並不見得能制我的死命呢？我何必怕他！於是將心一橫，提起驚堂木就公案上猛力一拍，喝道：「甚麼厲鬼，敢在公堂之上奪朝廷的印信！」喝時，向左右的皂隸厲聲說道：「替我綑起來！」

兩旁皂隸一聲嘷喝，七八個同時擁上來，想把這衙役綑起。這衙役平時雖是一個很壯健的漢子；但他並不會把勢，有時和同事的衙役相打得玩耍，他被人家打跌倒的時候居多。這回因有趙如海的陰魂附在他身上，便大不相同了：七八個皂隸同時圍擁上去，祇見他仰天打了一個哈哈；一個腳尖著地，兩手平張開來，就地幾個盤旋一轉。祇聽得七八個人接連不斷的口叫哎喲，一個個都來不及似的倒退，退了幾步；都站住望著這衙役發怔，這衙役還盤旋不止。

原來他一手綰住印綬，那顆四方銅印，就如流星一樣，跟著盤旋。擁上前的皂隸，不提防他有此一著，每人的額頭髩角，都被印信磕起了幾個酒杯大小的血包；祇痛得頭眼昏花，那裡敢再上去挨打呢！怔怔的看著這衙役越轉越快，如風車一般的呼呼風響；越快便風聲越大，公案上的桌幃，以及地下的灰塵，都被風颳得飛舞不止。

縣官兩眼不轉睛的望著衙役，頃刻就覺得頭昏起來；並且心裡非常難過，彷彿天旋地轉，立腳不牢

的樣子！公堂上立著的三班、六房，沒一個不口叫頭昏！大家也顧不得有縣官坐在上面，都口稱：「求趙法官停了罷！我們實在頭昏得受不住了！」

縣官到這時也覺得非教他停住，心裡太難過了！也就喊道：「本縣有話說，你停了罷！」這話一說出，這衙役登時往左旁一轉，截然停住不動了。

縣官還不曾開口，衙役已說道：「皇家打發你來這瀏陽做縣官，是要你愛民治民的，不是要你來使性子害人的。你如果硬不肯答應我那葬社壇和春秋二祭的話，我的本領能使你一家一族，在三日之內，都成為顛狂；在七日之內，能使瀏陽一縣的人，都害瘟疫！你若不相信，以為我是說空話嚇你的，不妨就試試看！到那時還是要你親口依從我才罷。」

縣官心想：這東西也可算得是一個千古未有的厲鬼了！我雖存著一團的正氣，無奈他全不知道畏懼；我又沒有方法能制伏他！若真個弄得我一家、一族的人，個個都得了瘋癲之症，卻如何是好呢？他生時尚有使人害瘟疫的手段，死後成了這般一個厲鬼，要使人害瘟疫，勢必比生時還容易！到那時一縣的人民，不大家怨恨我嗎？事情已弄到了這一步，我便答應了他，將來的人也得原諒我，不能罵我不識大體！想罷，祇得忍氣說道：「罷了，罷了！本縣就依了你，許你葬社壇便了！」

衙役見縣官答應了，即時雙手將印信捧上公案，說道：「謝大老爺的恩典！趙如海在這裡叩頭了！」邊說邊跪下去叩頭。縣官道：「本縣既許你葬社壇，你此後就得做一個好鬼！果能有功德於人，不但上天嘉許，使你成為正神，就是本縣也可以代你轉求皇上的封典！」衙役又叩了一個頭道：「謝大老爺的好意！皇上的封典、上天的嘉許，是永遠輪不到我們這一道來的！我們也不稀罕！不過大老爺祇應允了我葬社壇一事。還有一事呢？也是不應允不行的！」縣官被逼得無可推諉，祇得也正式應允了。

這衙役還跪著不曾起身，就此往地下一撲，不省人事了！好一會才醒來。也祇覺得頭目昏花，一切的言語舉動，絲毫沒有感覺，彷彿酣睡了一次。最奇的，是跟隨到了縣衙的十六名扛夫，好像都看見趙

如海和顏悅色的邀他們去殺場裡扛柩；十六個人便不由自主的到殺場裡去了。

此時已風平雨息，天色反明亮了。經這一番擾亂之後，瀏陽人簡直個個懸心吊膽，恐怕撞著趙如海這個惡鬼！那縣官雖則被逼得沒奈何，允許了趙如海的無理要求；然心中總覺不甘！過不多時，就是應該秋祭的時期到了。那縣官如何願意去向惡鬼叩頭祭祀呢？因見趙如海葬進社壇也有一個多月了，這一個月當中，並不再見有趙如海陰魂出現的事。

有一般無知無識的愚民，以為趙如海是最有靈驗的鬼；每遇家中有人病了，或有甚麼疑難不決的事，多擎著三牲香燭，到社壇裡拜求趙如海。據求過藥、問過卦的人說：確是十二分的效驗！靠社壇一、二十里路附近，地方也非常安靜，害邪祟病的完全沒有了！大家都說：趙如海從此眞做好鬼了！縣官因此也沒把秋祭的事放在心上！縣官這樣一失信，就壞了。

這日瀏陽城裡，陡然間又是狂風大作，走石揚沙，祇颳得街上的行人，都立脚不住，許多屋瓦被揭得滿天飛舞！狂風是這般颳過一陣陣之後，接著就看見一個人，分明是趙如海，從城外走進城來，一路大搖大擺的走著；遇著生時認識的人，仍是點頭含笑。祇嚇得人人躲避，個個深藏！不知趙如海這番怎生擾亂？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〇一回　救徒弟無垢僧託友　遇強盜孫癩子搭船

話說趙如海的陰魂，既儼然和生的一樣，走進瀏陽城來；一般的含笑點頭，向生時認識的人打招呼。普通人在白晝遇見了鬼，怎麼能不害怕呢？並且都明知道趙如海這個鬼，比一切的鬼都來得兇惡，益發不敢親近。所以趙如海的鬼魂一走進城門，遇著的人，一傳十，十傳百；頃刻之間，這消息便傳遍瀏陽城了！得了這消息的，無論大行、小店，同時都把舖門關起來；街上行人也都紛紛逃進了房屋。秩序大

亂了一陣之後，三街六巷多寂靜靜的沒有一點兒聲息了。

似這般冷落凄涼的景象，自有瀏陽縣以來，不曾有過。既是一縣城的人，都將大門緊閉，藏躲著不敢出頭；趙如海進城後的舉動情形，因此也無人知道！約莫如此寂靜了一個時辰之後，才有膽大的悄悄偷開大門探望，卻是街坊上一無所見。次日早起，就滿城傳說：縣太爺今日親自去社壇祭奠趙如海，都覺得這是一件千古未有的稀奇之事，不可不去瞧瞧這盛典！

這日孫癩子也邀了無垢和尚到社壇看熱鬧。此時社壇的情形，已比往日熱鬧幾倍了。往日的社壇，雖是正神所居之地；然因未嘗有特殊的靈驗，既不能求福，又不能治病，人民沒有無端來拜祭的，終日冷淡非常。自從趙如海葬後，來墳前拜禱的絡繹不絕。趙如海老婆借著伴丈夫的墳，搭蓋了一所茅棚在墳旁；凡是來拜墳的，多少總得給他幾文香火燈油錢，每日計算起來，確是一項不小的進款。

縣官來看了這情形，若在平時，必赫然震怒，嚴禁招搖了！此來一句話也沒說！親自向墳前祭奠之後，吩咐左右磨墨，就香案上舖開一張白紙，縣官提筆寫了「邑厲壇」三個斗大的字；並題了下款。指點給跟來伺候的地保看了，說道：「這地方歷來是做社壇的；於今既葬了趙如海，歷來的社壇自應遷往別處，社壇既經遷移了，此地就不能再稱社壇。本縣已給這個地方取了個名字，便是這三個字。此後你們都得改稱這地方為「邑厲壇」。將這三個字拿去叫石匠刻一塊大石碑立在這地方，以傳久遠。」地保躬身應是。縣官才打道回衙去了。

過了若干日子，在縣衙裡當差的人傳出風聲來；瀏陽人才知道那日趙如海的陰魂大搖大擺走進城來，嚇得滿城人關門閉戶的時候，縣官正在上房裡，和太太閒談；少爺、小姐都在旁邊玩耍笑樂。太太口說著話，忽然兩眼向房門口一望，連忙立起身來，很嚴厲的聲音問道：「那裡的男子漢，如何逕跑到這上房裡來了？還不快滾出去？」

縣官聽了，以為眞個有甚麼男子漢，不待通報逕跑到上房裡來了！心裡也不由得生氣！急掉轉臉朝

房門口看時，那裡有甚麼男子漢呢？還祇道是已被太太詰問得退到房門外面去了。忙兩步跨到房門口，揭開門帘看門外，連人影屑子都沒有！正要回身問太太：看見怎樣的男子漢？太太已大聲直呼著縣官的姓名，說道：「你倒好安閒自在，妻子家人，坐在一塊兒談笑！你還認識我麼？」

縣官很詫異的回身，祇見太太臉如白紙，兩眼發直，說話已改變了男子的聲音；耳裡覺得這說話的聲音很熟！心中一思量，不好了！這說話的不又是趙如海的聲音嗎？

正躊躇應如何對付的法子；太太已指手畫脚的罵道：「你這瘟官眞是賤胚子！我不打你一頓，你也把我的厲害忘記了！」說時，伸手向房中玩耍的少爺、小姐招道：「來，來，來！你們替我給實打這東西！最好揪這東西的鬍子！」

被鬼迷了的人，實在是莫名其妙！少爺小姐也有十來歲了；生長官宦之家，不是不懂得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的小孩；若在平時，無論甚麼人指使他們動手打自己的父親，是決不會聽從的！此時就像迷失了本性的一般，毫不遲疑的，揮拳踢腿，爭著向自己的父親打下；並且身法靈便，手脚沉重，挨著一下就痛徹心肝！這縣官萬分想不到自己的兒女，會動手打起自己來！這一氣眞非同等閒！一面撐拒，一面向兒女喝罵道：「你們這些孽畜顛了嗎？怎麼打起老子來了？」兒女被罵得同時怔了一怔，各人用衣袖揩了揩眼睛，望著自己的母親，好像聽候命令的神氣。

縣官看太太正張開口笑，似乎很得意！這縣官是曾在大堂上受趙如海陰魂侮辱過的；這番雌氣惱到了極點，也不敢再與趙如海的陰魂使性子了！好在這回在上房裡，旁邊沒有外人；不似坐堂的時候，有三班六房站立兩廂，面子上過不去！遂開口問道：「你不就是趙如海的陰魂嗎？你要葬社壇，本縣已經許你葬在社壇裡了。於今無端又跑到本縣這裡來作祟，是甚麼道理呢？」趙如海附在縣太太身上，答道：「你這話問的太稀奇了！你也配問我是甚麼道理嗎？你果眞懂得道理，我也不致到這裡來了！你知道秋祀的期已過了麼？你不去我墳上祭我；我祇有使你一家人，大大小小都發顛發狂！倒看你拗得過我拗

不過我？」縣官祇得故意做出吃驚的樣子，說道：「啊呀！這祇怪我自己太疏忽了，竟忘記了秋祀的那囘事！明日一定補行！」趙如海附在縣太太身上，冷笑了一聲道：「做縣官的人，居然會忘記了秋祀的那囘事，不是該打麼？你今日說了明天一定補行的話，到明天不怕又忘記了嗎？也罷！要你明天忘記，才顯得我姓趙的厲害！」說畢，卽寂然無聲了。

太太一仰身便倒在床上，呼喚了一會才醒。問他剛才的情形，也是一點兒不覺著；僅記得眼見一個男子漢走進房來，向自己身上一撲，登時迷迷糊糊的如睡著了！縣官問自己兒女：何以敢動手打父親？兒女都說：當時因看見有一個不認識的男子，先立在母親背後，後來抓住父親要打；父親叫我們上前打他，所以我們拚命的幫著父親，向那男子打去。不知怎的反打在父親身上？直到父親喝罵起來，才明白是打錯了！上房裡又這麼鬧了一次鬼，所以縣官亦不敢不於次日親去社壇祭奠。經過這次祭奠之後，便成爲例祭了。

每換一任知縣，到了祭祀的時期，老差役必對新知縣禀明例祭的原由。若這知縣不信，包管他的六親不寧，祇須一祭便好！這種習慣，直流傳到民國成立；新人物不信這些邪說，才把這祭祀的典禮廢了！卻也奇怪！民國以前的知縣官，不祭他就得見鬼；民國以後的知縣官，簡直不作理會，倒不曾聽說有知縣衙裡鬧鬼的事情發生過！趙如海的墳和「邑厲壇」的碑，至今尚依然在原處，沒有遷動。

據一般瀏陽人推測：大約是因民國以來的名氣太濫了；做督軍省長的，其人尚不足重；何況一個縣知事算得甚麼？因此鬼都瞧不起，不屑受他們的禮拜！這或者也是趙如海懶得出頭作祟的原因！不過這事不在本書應敍述的範圍以內，且擱起來。

於今，再說孫癩子這日與無垢和尙看過縣太爺手書「邑厲壇」三字後，獨自仍囘金雞嶺修鍊。修道的人，日月是極容易過去的；不知不覺又閉門修鍊了好幾年。這日忽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和尙走進來，問道：「請問這裡是孫師傅的住宅麼？」

孫癩子打量這小和尚生得甚是漂亮；年紀雖輕，氣宇卻很軒昂；眉眼之間，現出非常精幹的神氣；頭頂上還沒有受戒的痕跡；身上僧衣也是新製的。心中猜不出是來幹甚麼的？祇得囘問道：「你是那裡來的？找孫師傅做甚麼？我也姓孫。但不知你要找的是不是我？」這小和尚連忙上前行禮道：「這金雞嶺上，除了我要找的孫師傅，想必沒有第二個。我是紅蓮寺的；我師傅無垢老法師打發我來，因有要緊的事，請孫師傅去紅蓮寺去一趟。」

孫癩子道：「我已多時不到紅蓮寺了。你叫甚麼名字？我幾年前到紅蓮寺不曾見你。」小和尚道：「我法名知圓，在紅蓮寺剃度，原不過三年。孫師傅大約有四五年不去紅蓮寺了，怎得看見呢？」

孫癩子問道：「你老法師害了甚麼病？好幾日不能下床，莫不是快要往生西方去了麼？我就和你同去瞧他罷。」說時，從壁上取了一根尺多長的旱煙管、一個酒葫蘆在手道：「最討人厭的，就是我一出了這房子，這山裡的野獸便跑進這房子裡來騷擾，屎和尿都撒在地下；害得我囘來打掃，好一晌還是臭氣薰人！」知圓和尙道：「何不把門關上，加一鎖鎖起來呢？」孫癩子笑道：「那有閒工夫來麻煩這些！若眞個關上門鎖起來，野獸仍是免不了要進來，反害得到這山裡來的人費事！」知圓道：「這話怎麼講，我不明白？」孫癩子笑道：「你不明白麼？我是曾上過當的！我這房裡，除了幾把稻草而外，甚麼東西也沒有；値得用大門用鎖嗎？我當初造起這房子住著的時候，因房裡有一塊破蘆席和燒飯用的瓦罐，恐怕彼比我更窮的人拿去；出門就用你的見識，將大門關上，加上一把鐵鎖。誰知過了幾日囘來，不但不見了鎖，連大門也不見了，倒是蘆席瓦罐沒人光顧！我以後的見識就長進了，連大門也不用了；看到這山裡來的人，偷我甚麼東西去。」

知圓笑了一笑不做聲。暗想：這些孫的也太窮得不像個樣子了！身上的衣服破舊腌臢倒也罷了；怎麼瘦的這般難看？連頂上的頭髮，都是這麼散亂得和爛雞窠一般？難道他也有了不得的本領嗎？我師傅

找他去，好像有很要緊的事託付他的樣子；若在無意中遇著他，不但看不出他有甚麼本領，還得防備他，怕他的手脚不乾淨呢！

於今，不提知圓和尚心裡的胡思亂想。且說二人下山，一路沒有耽擱，不多時便到了紅蓮寺。孫癩子直走入方丈室，見無垢和尚正盤膝閉目坐在蒲團上。孫癩子也是修道的人，知道在打坐的時候，不能擾亂；便不開口說話，就在旁邊坐下來。約莫等了半個時辰，無垢才張眼注視了孫癩子兩眼，笑道：「孫大哥許久不見，進境實在了不得；於今眞是仙風道骨了！」孫癩子搖頭，笑道：「怎及得老法師？我祇是盲修瞎鍊，有甚麼進境？聽令徒知圓師傅說：老法師近來病了，已有好幾日不曾下床。不知究竟是甚麼病症？」無垢微微的嘆息了一聲道：「我倒不是害了甚麼病症！祇因有一樁心事，一時擺佈不開。思來想去，好幾日放不下；除卻求孫大哥來助我一臂之力，再也想不出第二條安穩的道路！」

孫癩子見無垢和尚說得這般珍重，連忙答道：「祇要是我力量所能做到的事；老法師的使命，那怕赴湯蹈火，決不推辭！」無垢和尚點頭，說道：「我也料知孫大哥有這種胸襟，這種力量，才求你幫助！孫大哥雖與我是同道的人，又同住在瀏陽縣境內，彼此都見面往來；然平日的談論，祇就道中切磋勉勵，從來沒談過道外之事。所以我的身世和這紅蓮寺的來歷，都不曾說給你聽。於今既得求你幫助，就不能不細細的說給你聽。」

無垢隨即將在四川的時候，張汶祥拜師，及與鄭時等三兄弟當鹽梟，特建造紅蓮寺爲將來退休之地的話述了一遍道：

「近來張汶祥手下的人，有幾個年老的因四川已不能立脚了，投奔我這裡來；情願剃度出家，免遭官府捕捉。據他們說：他們鄭大哥定的謀略，帶了數千弟兄們，圍困一座府城，將知府馬心儀拿住，逼著馬心儀拜把。馬心儀無奈祇得與鄭時、張汶祥、施星標三人結拜爲兄弟。於今馬心儀已陞山東撫臺。張汶祥三兄弟都到山東投奔馬心儀去了。我聽了這消息，本來已覺得他們此去不甚妥當！無奈張汶祥去

山東之前，並沒上我這裡來；直到他們去後，我才得著消息，已無從阻擋了！我日前為張汶祥占了一課，甚不吉利；因之益發放心不下！每日在入定的時候觀照他，更覺得他在山東凶多吉少！這張汶祥是我極得意的徒弟；於今我若不設法教他離開山東，倘有意外，我心裡如何能安呢？我待親自去山東一遭罷，無奈路途太遠，往返需時太多；而這寺裡又抽身不得！所以衹得請你來商量，看你肯破工夫替我去山東走一趟麼？」

孫癩子很訝異似的說道：「張汶祥是老法師的徒弟麼？他在四川好大的聲名！我幾年前就聽得從四川出來的談起他，說他雖是個鹽梟，很有些俠義的舉動，本領也在一般綠林人物之上。既是這種俠義漢子有為難的事，便不是老法師的徒弟，我不知道就罷了，知道更得去幫助他；何況老法師請我出來幫忙呢？我一定去山東瞧瞧他！我去見機行事，用得著與他見面，我就與他說明來由，勸他同回紅蓮寺；如果他在山東，眞應了老法師的課，遇了甚麼意外之事，我自能盡我的力量，在暗中幫助他！」無垢和尚喜道：「有孫大哥去，是再好沒有的了！」孫癩子笑道：「我南方人不曾到過北方，久有意要去北方玩玩；正難得這回得了老法師的差使，好就此去領敎領敎北方的人物！」

孫癩子出門，也不帶行李；也不要盤纏。就身上原來的裝束，左手握著旱煙管；右手提著酒葫蘆。天晴的時候，就這般在太陽裡面曬著走；天雨的時候，也就這般在雨中淋著走。遇了水路，必須附搭人家的船隻；人家看了他這種比乞丐還髒的情形，都估量他不是善良之輩，誰也不許他搭船！有幾條船不許他搭，他也不勉強；衹在河邊尋覓順路的船隻，卻被他尋著一條了！這船還衹載了一個客。這個客的年紀已有四十多歲了；身上穿的很樸素，像是一個做小本生意的人；滿面春風，使人一望就看得出是個很誠實的。

孫癩子便向這船老闆要求搭船。船老闆瞧也懶得拿正眼瞧一下，反向旁邊吐了一口唾沫道：「請你去照顧別人罷！我這船上已裝滿了客！」孫癩子受了這般嘴臉，忍不住生氣道：「分明艙裡衹坐了一個

客，怎麼說裝滿了客呢？你船上載客不過要錢，我並不少你的船錢，你爲甚麼這麼瞧不起人呢？」船老闆聽了，將臉揚過一邊道：「我知道你有的是錢，有錢還愁坐不著船嗎？我這船早已有人定去了，沒有運氣承攬你這主顧的生意，祇好讓給別人去發財！」

孫癩子聽了這派又挖苦又刻薄的話，氣得正要開口罵這船老闆；忽見坐在艙裡的那客人走出來問道：「你要搭船去那裡？是短少了船錢麼？」孫癩子還沒有回答，船老闆已大聲對那人說道：「客人不必多管閒事！各人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是出門人的訣竅，都不懂得嗎？進艙裡去坐罷，我們就要開船了。」那客人見船老闆如此一說，登時縮了頭退進艙裡去了。船老闆也走進後艙。即出來了四個駕船的水手；拔錨的拔錨，解纜的解纜，忙亂了一會，船就離開岸了。

孫癩子立在岸上呆呆的看了，忽然心中一動，暗想：不好了！這客人誤上了強盜船了！這一點兒大的船又沒有裝載貨物，怎麼用得著這麼多的水手？怪道以前開的那些船，都裝了不少的客！祇這條船僅載了一個單身客人！大概老出門的客人，都看得出這種船不妥當；這客人不是老走江湖的，就自投羅網了！我既親眼看見，如何能不想法子救他呢？雙眉一皺，即連說：有了，有了！看那船才行不到半里水路，忙提步追趕上去，一眨眼就趕上了。

一面追趕，一面口中喊道：「你船上分明祇載了一個客，爲甚麼不許我搭船？快些靠過來讓我上船便罷；若不然，就休怪我攪爛了你們的生意！」儘管孫癩子的喉嚨喊破了，船上的人祇是不睬！孫癩子見船上的人不答應，又追趕著喊道：「你們裝聾作啞不理會嗎？有生意不大家做，你們打算獨吞嗎？」船老闆和幾個水手聽得孫癩子是這般叫喚，恨不得要抓住孫癩子碎屍萬段！待始終不作理會罷，又恐怕孫癩子再叫喚出不中聽的話來，萬一把艙裡坐的這隻肥羊叫喚得覺悟了，豈不壞了大事？幾個人計議：不如索性將船靠攏，讓這窮光蛋上來！料他這麼一個癆病鬼似的人，不愁對付不了！

計算已定，船老闆才緩緩的伸出頭來，向岸上望了一望，問道：「還是你要搭我的船麼？是這般亂

叫亂喊幹甚麼呢？」旋說旋將舵攔扳過來，船頭便朝著岸上靠攏來了。孫癩子笑道：「你們也太欺負我們窮人了！如果江河裡的船隻，都和你們這條船一樣，我等單身客人還能在江河裡行走嗎？」船老闆聽了氣得磨牙！但是不敢回答甚麼，怕艙裡的客人聽了懷疑！祇一疊連聲的催促孫癩子上船。

孫癩子看著船頭，說道：「你不把上船的跳板搭起來，像這般三四尺高的船頭，教我如何跳得上呢？不是有意想害我掉下河裡去嗎？我又不會浮水，一掉下水就沒有命了！」船老闆似乎很得意的神氣說道：「你也是一個男子漢，看你的年紀並不算老；像這一點兒高的船頭都爬不上，眞得活現世呢！」說時，順手提起一塊木板，向岸上一搭，孫癩子就從木板上走到船頭來。隨卽彎腰去提那木板，故意做出用盡平生之力，提得兩臉通紅，氣喘極促的才勉強提上船頭。噓了一口氣道：「這跳板時常在水裡面浸著，所以這麼重的累人，差一點兒提不動呢！」

船老闆看了這情形，心想：這東西祇怕是合該要死了，他也敢存心來攬我們的生意！他若使著熟悉江湖規矩，來找我說內行話；我們祇有還他一個不埋會，看他這內行有甚麼用處？動手就先把他做了，量他也沒有招架的本領。

船老闆心裡正這麼轉念頭，孫癩子已做出極親熱的樣子，向船老闆叫著夥計，說道：「我氣力雖沒有，但自己知道是個通竅的人；無論在甚麼地方，總是處處替自家人幫忙，從來不惹自家人討厭；我也不多佔夥計們的地方。每天祇要給我這麼一葫蘆酒，連飯也不吃一粒；我一張嘴是再穩沒有的了，別人想套問我半句話，就一輩子也套問不出來！」船老闆不耐煩的神氣說道：「誰管你這些！我又不認識你，你那個是你甚麼夥計！你一身髒到這個樣子，也要來搭船！你要知道坐在艙裡的這位客人，是規規矩矩做買賣的；他既坐我的船，不能使他心裡不快活。你這般齷齪，不問甚麼人看了也惡心；不許你走進客人艙裡去！我行點兒方便，跟我到這裡來蹲著罷！」孫癩子遂由船老闆引到船梢，揭開一塊船板，說道：「說不得委屈你一些兒，請你蹲在這裡面！」孫癩子低頭看了看道：「不是一天兩天的路程，這一點

兒大的地方，敎我蹲在裡面，不比坐牢還難受嗎？我們都是自家人，我說過了不壞你的事，你不應如此款待我！那客人艙裡我可以不去，難道後艙都不給我住嗎？夥計，夥計！大家都是在江湖裡做生活的人，不應該這般不把我當人！」

船老闆心想：這東西開口自家人，閉口自家人，究竟他是那裡的？我在江湖上混了這麼久，並沒有見過他這樣的人，也沒聽得同行中人說過，老輩、平班裡頭，有一個這樣怪模怪樣的人物！我倒得盤盤他的底，看他究竟是那裡來的？如果他眞有大來歷；做了生意分一成給他，也是應該的！

船老闆定了主意，便仍將艙板蓋上，讓孫癩子坐下來；自己也陪坐一旁，慢慢的盤海底。誰知孫癩子一句也不回答，祇管笑著搖頭。船老闆不由得哈哈大笑道：「原來是一隻紙糊的老虎，經不起一戳就破了！」說時，接著又嘆了一口氣道：「眞是那裡來的晦氣，無端害得我們白擔了一陣心事！」

孫癩子從容拔開葫蘆塞，喝了一口酒，說道：「誰敎你們白擔心事呢？我一上船就對你表明了：我是不多事的，我是不惹人討厭的；誰敎你擔甚麼心事呢？你祇每日給我這麼一葫蘆酒，我就終日睡在後艙裡，連動也不動一動！」

船老闆心裡好笑，暗罵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自己也不思量思量，憑著甚麼本領在江湖上來吃橫水？不過仍不免有些怕他攪壞已經到手的生意，面子上還是向孫癩子敷衍道：「也罷！我就讓後艙你住著！你自己知趣些兒，不許和前艙的客人說話！」孫癩子連忙應是，彎腰鑽進後艙裡坐看。從此不言不動，祇雙手捧著葫蘆，口對口的咕嚕咕嚕。

這夜，船泊在一個很繁盛的碼頭之下。孫癩子自己上岸沽了葫蘆酒上船。船老闆問他道：「你上岸去幹甚麼？」孫癩子揚看酒葫蘆給他看道：「糧食完了，上岸去辦糧食。」船老闆道：「你糧食完了，怎麼不向我要呢？我船上還有兩大罎陳酒，足夠你喝！」孫癩子笑道：「遲早是要領你的情的！我祇因見你的生意還沒有做成，不應該就向你需索；所以自己上岸去沽了喝！」船老闆放下臉，說道：「你這

人眞說不上路，我有甚麼生意沒有做成？你以後喝了酒，不要說酒話吧！葫蘆裡若是乾了，儘管向我要！」孫癩子笑嘻嘻的點頭。心想：這狗強盜不存好心了！他見我歡喜喝酒，就打算拿酒先把我做翻！他們江湖上用的不過是蒙汗藥，倒要看他們如何下手？這夜安然無事。

次日天明開頭，順風走了一日。下午申牌時分，船正扯起順風帆，走得和跑馬一般的快；前面一個沙灘，船行到這裡要轉拐了；忽然船頭反向沙灘這方面一側，祇聽得船底板喳喳的響了幾下，船頭猛觸在沙灘上，全船都震動了！水手登時叫喚起來，齊聲說：「不起了，船身淺住不能動了！」那客人也驚得跳起來，走到船頭上看了看，問船老闆道：「怎麼走得好好的，會走到這沙灘上來呢？」船老闆道：「陡然從這方面吹來一口風，船輕了載，連轉舵也來不及，就走到這上面淺住了！且教水手們下河去推推看。能推動今天還可以趕十來里路！若推不動，就祇得等明天再設法了！」船老闆這麼說著，眞個跳下去幾個水手，一個個用背貼住船舷，用力推擠；那船就和有膠粘住了的一樣，那裡能推動分毫呢？

孫癩子在這時候也慢慢的走到船頭上來，擡頭向四面望了幾望，說道：「好一個荒僻的地方，前不靠村，後不靠市，眞是天生的好泊船所在！我們出門人，難得有這種好地方停泊，爲賞玩這種野景，應得痛飲一場才好！祇可惜我昨天上岸沽的一葫蘆好酒，今日已經喝得沒有了；此地沽不出酒來，卻如何是好呢？」

船老闆聽孫癩子說出來的話，沒一句中聽的；簡直心裡恨得發癢！祇因天色還早，恐怕後頭有船隻走過來，卽時弄亂了臉不好下手！勉強陪著笑臉，說道：「我昨日不是就對你說過了嗎？我船上還有兩罈陳酒，儘你有多大的酒量，都有得給你喝！你把葫蘆給我，我就去裝一葫蘆來，包管比你在岸上沽的好多了。」孫癩子喜道：「眞的麼？」船老闆正色道：「誰騙你幹甚麼呢？」孫癩子隨卽將葫蘆遞過去道：「這就好極了！我祇要有酒喝，萬事都不管；那怕就死在臨頭，我也要喝了酒再說！」船老闆接過酒葫蘆，笑道：「你這樣也差不多成了個酒仙了！」孫癩子哈哈大笑道：「甚麼酒仙，做一個酒鬼也能

了！」船老闆提了葫蘆進艙裡裝酒，暗地取出藥來，比尋常多了幾倍，納入葫蘆裡。耳內就彷彿聽得有人聲說道：「還得多放些，少了沒有力量！」

船老闆吃了一驚！忙回頭看時，並不見有人影！急探頭從船窗裡看船頭，祇見孫癩子和那客人並肩立在原處，正指手畫脚的說話；幾個水手也都已跳上船頭了。心想他們都知道我取了葫蘆進來裝酒，決不至放這東西進艙來。這是我自己疑心生暗鬼，所以彷彿像聽得有人說話！

船老闆如此一想，就放心大膽的提了葫蘆出來，送給孫癩子道：「你且嚐嚐這酒味何如？」孫癩子接在手中，笑道：「藥酒那有不好的！不過合不合我的胃口，要喝下去才知道！」邊說邊舉起葫蘆，湊近鼻孔嗅了一嗅，不住的搖頭道：「這裡面是甚麼藥？怎的有些刺鼻孔？」船老闆笑道：「就是白酒，那裡有甚麼藥呢！酒氣自然是有些刺鼻孔的！你不要祇管打開塞頭走了氣，這酒便不好喝了！快喝一口試試看！」

孫癩子舉起葫蘆要喝，忽又停住道：「我喝這酒，這位客人怎麼辦呢？」船老闆又吃了一驚！極力鎮靜著道：「你是歡喜喝酒的就喝酒。他不歡喜喝酒的，有甚麼怎麼辦咧？」

孫癩子點頭道：「我也祇要有酒喝，以外的事都輪不到我管！」說著，咕囉咕囉幾口，就喝下了半葫蘆；咂了咂嘴，說道：「酒確是好的！不過不知是甚麼道理，一喝下肚就覺有些頭昏！哎呀！不好了！你們看，這沙灘轉動起來了！我的脚站不住了！哎呀！要倒了！」隨說隨倒在船頭上。口裡還祇管嚷著：「好酒！好大的力量！」酒葫蘆摜過一邊。船老闆大笑道：「這麼沒有酒量，也要喝酒！你們把他擡到後艙裡去睡罷。」即有四個水手過來，將孫癩子擡進後艙去了。

不知道這些強盜如何擺佈？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〇二回　施巧計詐醉愚船主　救客商裝夢捉強徒

話說四個水手將孫癩子擡進後艙，往艙板上一摜；就如死了的一樣，一點兒知覺沒有！船老闆已提著酒葫蘆跟到後艙來，伸手在孫癩子胸前、額角撫摸了幾下，知道已昏迷過去了！才用很低微的聲音，對幾個水手說道：

「這東西實在可惡，險些把我急死了！要說他是內行罷，盤問他的話，他一句也回答不來！要說他是假冒的罷，他又似乎門門懂得，件件在行！我裝酒給他的時候，他那神氣，不是好像已經識破了我的關子嗎？我正在急得不知如何發付他才好；他卻舉起葫蘆，咕嚕咕嚕的把酒喝下去了！這也是合該這東西的死期到了，彷彿鬼使神差的，教他喝了這半葫蘆藥酒！這葫蘆裡我下了五倍的藥，他祇要喝了一口下肚，就包管他一個對時不得醒來！於今他喝下了這麼半葫蘆，便是有藥去解救他，也不見得能醒轉來！若就這麼不去理會他，至多兩三個時辰就得咽氣！」

船老闆說到這裡，又聽耳根前有人說道：「你的藥下少了，祇怕沒有力量！」船老闆心裡一驚！連忙回頭望一望，向立在身邊的水手問道：「是你在我耳根前說話麼？」這水手愕然問道：「我們正在聽你說話，有誰在你耳根前說話呢？」船老闆又看了看孫癩子不由得獨自鬼念道：「這就奇了！在裝酒的時候，耳裡就分明聽得有人說話；那時艙裡除了我，並沒有第二個人！我還以爲是我自己疑心生暗鬼！於今又聽得這麼說，並且聽那說話的，就是一個人的聲音。這不是青天白日活見鬼嗎？」隨又問立在身邊的水手道：「你剛才沒說話，也沒聽得有人說話嗎？」這水手道：「我們四個人都在聽你說話，怎麼沒聽人說話呢？」

船老闆氣得呸了這水手一口道：「你眞是糊塗蛋！我自己在這裡說話，難道我自己不知道，要來問

你聽得了麼？」三個水手都說道：「我們祇聽得你說話的聲音，不曾聽得再有人說話。這艙裡不是大家都看見的，並沒有人進來？我們四個人跟你站在一塊兒，若有人在你身邊說話，如何能避得開我們的眼睛呢？」

船老闆也懶得囘答這些無意味的話，祇低頭望著孫癩子的臉出神！一會兒，又伸手在孫癩子鼻孔上摸了幾摸，胸膛上按了幾按道：「天色還早，且讓他們多挨一時半刻！」隨將酒葫蘆放在孫癩子的頭旁邊，笑道：「這裡面還有半葫蘆酒，你既這麼喜酒，何不一陣喝下去呢？」說著，和四個水手同到船梢上去了。前艙裡的那客人，雖親耳聽了孫癩子在船頭上說了那些話，親眼看見孫癩子祇喝下半葫蘆酒，就昏倒不省人事。然因他是一個很誠實的商人，不知道世道的艱險，並不覺得這船可疑。入夜仍照常酣睡。

約莫到了二更時分，船老闆提了一把小板斧，悄悄從船梢走到前艙來。在星月朦朧之中，眼見一個人在船邊上蹲著，好像伸著屁股向河裡大解的樣子。船老闆心裡一驚！暗想：莫不是那客人起來大解嗎？怎麼我們在船梢裡沒聽得一些兒響動呢？我們自己人此刻都在梢裡等著，沒人出來；那個窮叫化早已醉得不省人事了；除卻前艙的客人，沒有第二個！他既在船邊上大解，我何妨乘他不防備，從容上去將他一斧劈翻呢？想罷，即將板斧藏在身後，行若無事的走到船頭，看那人還蹲著沒動。

船老闆心裡畢竟有些恐怕黑暗中錯劈了自家人；湊近前一看，不禁又嚇了一跳！船邊上那裡有甚麼人呢？連彷彿像人影的東西也沒有！祇得自認眼睛看錯了，囘身去撥前艙的板門。自己的船，當然絕不費事就撥開了。

剛踏進脚去，便聽得艙裡的客人在夢中翻身的聲音，以爲是客人醒了；恐怕被他聽出聲息，即停脚不敢動。不一會聽得打呼的聲音，便鑽身到了艙裡。那客人睡的地方，船老闆是早已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的；此時祇要舉起板斧，照著認定的所在劈下去就是了！祇是這個船老闆是個積盜，這種謀財害命的

事，經驗極多，舉動很是謹愼；右手一面舉起板斧，一面伸左手去摸索那客的頭顱；恐怕一斧砍得不中要害，客人反抗起來，便大費手脚！誰知不摸倒也罷了，這一摸祇嚇得縮手不迭！原來摸著的頭顱，一觸手就覺得不像是前艙客人的！

前艙客人是和平常人一般的頭髮，結成了一條辮子，垂在腦後；此時所摸著的頭顱，是亂蓬蓬的一頭短髮，並且塵垢粘結！一觸手，就心下思量道：「這不是後艙裡那個窮叫化的腦袋嗎？怎麼到這裡來了呢？」當下嚇得縮回左手；忽然轉念想道：「管他是前艙的客也好，是後艙的窮叫化也好，橫豎都是免不了要給他一板斧的！」念頭這麼一轉，那斧就登時劈下了！眞是作怪！船老闆在前艙一斧劈下，前艙被劈的人一點兒聲息也沒有，倒是後艙裡有人連聲哎呀哎呀的直叫。而聽那叫哎呀的聲音，一入耳便知道就是前艙的客人！

這一來簡直把一個經驗極多的積盜弄糊塗了！不過他畢竟是一個積盜，又仗著地方僻靜，自己人多，並不害怕！伸手摸板斧似乎沒有粘著血水，心裡一橫，也不顧後艙裡有人叫喚，又是一斧劈下去；想不到竟劈了一個空！剛待提起板斧，猛覺有人從背後一把攔腰抱住；來不及掙扎，已被那人很重的向艙板上一摜，祇摜得頭昏腦脹！心裡雖明白遇了辣手，不趕快圖逃沒有活命！祇是四肢百骸就如有千百條繩索綑綁了的一樣，一動也動不得！艙裡又漆黑，看不見把自己摜倒的是誰？船老闆祇得放出極軟弱的聲音哀求道：「我這回瞎了眼睛不認識客人，求客人饒恕我一條性命！我下次再也不敢在江湖上做生意了！」船老闆儘管這麼哀求，但是沒人答應，也不聽得艙裡有甚麼聲響，連後艙叫哎呀的聲音也沒有了。祇覺得船身微微的有些搖動，彷彿船已開行了的一樣。

船老闆昏昏沈沈的，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直到天色已亮，船艙裡透進了天光，船老闆才明白清醒。睜眼看艙裡，一個人也沒有！那客人已不知睡在那裡去了。自己的身體，塞在艙角落裡；兩手反操在背後，並沒有繩索束縛。然因身體是捲曲著嵌在那角落裡的；兩手又在背後，渾身無處著力，所以動彈不

得！那把素來用著劈人腦袋的小板斧，就在身邊橫著。

想起昨夜的情形來，仍舊疑心是在做夢！船老闆正打算要盡力掙扎起身，卽聽得那客人的口音在後艙裡，發出很驚訝的語調，說道：「咦，咦，咦！昨夜是怎麼睡的？如何會睡到這後艙裡來了？怪道我昨夜做了一夜惡夢！哇！你這個人的酒，也醉得太厲害了！怎麼睡了一整夜，到這時分還不醒來呢？」孫癩子這才打個呵欠，伸了個懶腰，口裡含含糊糊的說道：「好酒，好酒！好大的力量！」這客人笑道：「還在這裡好酒好酒！你醉了一夜不省人事，此刻已經天明了，你知道麼？」孫癩子翻身坐了起來，揉了揉眼睛，望著這客人道：「我怎麼眞個睡到你艙裡來了呢？」這客人笑道：「你看清楚再說！看到底是我睡到你艙裡來了呢？還是你睡到我艙裡來了？」孫癩子擡眼看了看四周，說道：「這就奇了！你爲甚麼在我艙裡睡著呢？」客人道：「我也不明白爲甚麼會睡到這裡來！」

孫癩子伸長脖子，向窗縫裡張了一張道：「船不是已開了頭嗎？我昨日自從喝了那半葫蘆酒，簡直醉得一夜不得安寧！在夢中好像是睡在你的床上。睡到二更時分，忽然看見從船頭上來了一個強盜；右手提著一把小板斧，撬開艙門，跨進艙來；伸左手在我頭上摸了一摸，就是一斧頭劈下！喜得那一斧的來勢不重，我有頭髮擋住了，不曾受傷！祇見那強盜舉起那斧頭又劈將下來！我雖是喝醉了酒做夢；然心裡明白，知道這一下是受不住的！連忙滾下床來。那強盜好像是瞎了眼睛的；我滾下了床，他也沒看見，一板斧朝空處劈了！我恨他不過，轉到他背後，攔腰抱住他往下一摜；那強盜的身體，就和紙糊篾紮的一般，祇那麼一摜，就摜的他不能動了！」

孫癩子說到這裡，這客人已跳起身來，說道：「怪事，怪事！我昨夜做的夢，比你這夢還要嚇人些呢！我也是夢見一個強盜，手提板斧跑來殺我；還沒有跑進我的房，這邊房裡又跑出一個強盜來！並聽得這個強盜說：一斧劈死了，太便宜了他！讓給我去慢慢的將他處死罷！說著便將我連人帶被褥一把擄起，抱到這邊房間裡來，一脚踏住我的胸膛，痛得我連聲喊哎呀，好像就嚥了氣，不知人事了！直到剛

才醒了睜眼看時，誰知眞個睡到這艙裡來了！」孫癩子道：「我兩個做一般的夢，實在太怪了！我倒要到你艙裡去看看。我記得在夢中一個提板斧的強盜，抱住攢倒在你艙裡，看究竟有甚麼痕跡沒有？」

二人在後艙說的話，船老闆在艙角落裡聽得分明。心中也自詫異道：「原來他們都不過做了一場惡夢；我卻實實在在的被攢倒在這裡，受了一夜比上殺場還苦的罪！但是我不解那個窮叫化，喝下那麼半葫蘆藥酒，何以這時候不解救就醒來了呢？我再不掙扎起來逃跑，他二人走來看見了我這情形，不是要弄假成眞嗎？祇可恨我船上這些幫手，眞是些死人！我獨自出來動手，一夜沒回到梢裡去，怎麼也不出來瞧瞧；難道在這時候，一個個都能安心躲在梢裡睡覺嗎？這也實在太奇怪了！」

船老闆心裡是這麼忿恨，身體竭力向寬處掙扎；祇是好像特地造了這麼一個陷籠，將他身體陷住似的，無論怎生掙扎，氣力都是白用了！耳內聽得後艙裡二人的脚步聲，看看從船邊繞到前艙來了。船老闆既掙扎不起，惟有緊閉兩眼，聽憑擺佈！

孫癩子在前，跨進艙，就指著角落裡的船老闆，大笑，說道：「果然攢倒了一個瞎了眼的強盜！你看，不還在這裡嗎？」這客人看了，吃驚問道：「咦！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哎呀！這裡果然有一把板斧呢！」孫癩子道：「我昨夜在夢中，因爲艙裡漆黑，不曾看清楚強盜的面目。來，來！我們兩人看個仔細，好像面熟得很呢！」這客人看了驚訝道：「這不是船老闆嗎？怎麼說他是強盜？」孫癩子笑道：「是船老闆麼？我這夢就更眞了！我記得還到了船梢裡，看見船梢裡也有幾個強盜，各人手中都拿了一把短刀，正要鑽出來殺人；我也將他們一個一個攢倒在梢裡，也正是這般攢法！這強盜既是不曾逃跑，想必船梢裡的那幾個，也和他一樣！」這客人道：「然則這條船不是強盜船嗎？我們且到船梢裡去瞧瞧。」孫癩子道：「你去瞧瞧便了！我昨夜喝多了酒，今日還有些頭昏，懶得去看。」這客人就獨自去了。

孫癩子湊近船老闆的耳根，說道：「夥計，夥計！你爲甚麼還祇管躺在這角落裡不動呢？我上船的時候便對你說過了：有生意大家做，我們都是自己人。你偏要在我面前裝糊塗，不理會我，反而拿藥酒

來把我醉倒！你將那靈丹子（江湖隱語，稱迷藥爲靈丹子）放進酒裡去的時候，我分明在你耳根前說，教你多放些，少了沒有力量。你聽了倒不理我！你自己想想：若不是你那酒將我喝得死不死、活不活，我如何會做出這麼一回夢來？」

船老闆聽了這些話，才知道這窮叫化是個有大能耐的奇人；果是自己瞎了眼睛，當面不認識！祇得告哀求饒。孫癩子道：「我又不曾用繩索綑綁你，你要走儘管走，要逃儘管逃，求我幹甚麼！」

說到這裡，到船梢裡去看的客人已走回來說道：「昨夜的事，眞教我莫名其妙！怎麼做夢都成了眞事呢？這船上的水手，六個人做一堆躺著；手中的短刀，都還緊緊的握著，不肯鬆開。一個個睜開兩眼望著我，也不說甚麼，也不動彈。我故意問他們：爲甚麼拿著刀睡覺？他們一個也不回答。這到底是甚麼道理？我生長了四十多歲，連聽也沒人說過這種奇事！」孫癩子搖頭道：「我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你問這位船老闆，他是一定明白的！」

這客人雖是個老實的行商，然眼見這船老闆是個強盜，心裡也就異常忿恨！厲聲對船老闆喝道：「你半夜手持板斧，偷進我的艙來，想謀我的財，害我的命！喜得我命不該死，鬼使神差的將你是這般困住了！你還不照實供出來嗎？怪道你昨夜不趕到碼頭上停泊，原來你這狗強盜不存好心！你老實供出你昨夜的情形來便罷；若想支吾，我就要對不起你了！」旋說旋回頭在艙裡尋找了一根木棒，提在手中，做出要打下去的樣子。

船老闆苦著臉，說道：「不勞客人動手！我既到了這一步，難道還能隱瞞不說嗎？客人不要以爲我困在這裡是鬼使神差，莫名其妙的事；昨夜若沒有這位神仙，客人的性命早已沒有了！我自己知道是我的惡貫滿盈，才有今日，也用不著再含糊了！客人祇道昨夜眞是做夢麼？都是這位神仙的神通廣大！莫說救了你，你不知道；我被他老人家用法術軟困在這裡，也直到剛才方明白呢！我做了半生謀財害命的事，到今日能死在這麼一位神仙手裡，也算值得了！我這條船在這河裡行過十多年了；每年至少也得做

七、八次謀財害命的案。祇因我的手脚做得乾淨，沒有破過案！不過老走江湖的人，久已疑心我這條船不大妥當就是了！然因爲不曾破過案，儘管疑心，也不能奈何我；不過坐我這船的很少很少！越是坐船的客少，我們便越好下手！這回合該我們要破案！因看不起這位神仙爺的儀表，三回、五次的點破我，我仍不見機；昨夜在黑暗中摸著了神仙爺的頭，還舉板斧劈下去，這不是我糊塗該死嗎？我如今說懊悔也來不及了！聽憑神仙爺和客人怎生懲辦便了，橫豎拚著一死！祇求神仙爺慈悲，不將我們送官！我死不算事，送到當官去受種種的凌辱苦楚再死，就死也死得不爽快！」

這客人見是孫癩子救了他的性命，即雙膝跪下，向孫癩子叩謝救命之恩。孫癩子拉了他起來，笑道：「這是你的命不該死！我因感念你在我要搭船的時候，存心想幫助我，到船頭上問我去那裡。我那時看你的氣色不佳，才留心看這船上；若不然，我也懶得多管閒事！此刻我已將他們這些沒天良的強盜軟困在這裡，這個爲首的也已供認不諱；祇看你怎生發落他們？」

這客人道：「我是一個無知無識做小本生意的人；這回承你老人家的恩典，救了我的性命；我身邊帶的三百多兩銀子，又沒有被他們刼去；我實是感激不盡！至於應該怎生發落他們，聽憑你老人家說了就是！」孫癩子點頭道：「論他們的行爲，委實是死有餘辜！不過我們都不是做官的人；他們犯的國法，應該把他們送到官裡去；祇方才他求我們不要送官！我想將他們送官是容易的事；但是把他們送去了，我兩人不是都得另行搭船到山東去嗎？半路上搭船是很麻煩的；不如暫時依了他的不送官，我們仍舊坐他們的船。且看他們這一路伺候得我兩人怎樣？好便饒了他們！他們從前做了惡事，將來還是逃不了惡報，我們可以不管他！若在路上伺候我兩人不周到，我要使他們吃苦，倒不費事！你以爲我這話怎麼樣？」

不知這客人贊成不贊成這個辦法？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〇三回　仗隱形密室聞祕語　來白光黑夜遇能人

話說這客人雖覺得孫癩子這辦法，太便宜了這些強盜；然不能說不依！祇得連忙說：「你老人家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孫癩子笑著向船老闆招手道：「你起來罷！這一夜的辛苦，也夠你受了！」船老闆經孫癩子這一招手，渾身就和解去了千百條繩索一樣，並不待如何掙扎，一著力便站起來了！也不說話，跪下地就對孫癩子叩頭，連叩了好幾個頭，才說道：「我承你老人家不殺之恩，敢不盡心伺候！不過我那幾個被困在梢裡的夥計，大約也是你老人家的法術將他們制住了？」孫癩子不待他說下去，即答道：「你去瞧他們，不是已經起來了嗎？」船老闆走到後梢，果然幾個水手都伸腰舒腿的起來了。

這一船的強盜，自從經過了這夜的無形軟困，大家都心悅誠服的將孫癩子做神仙看待，那裡還敢輕慢半點！一路小心謹慎的伺候，一文船錢也不肯收受！孫癩子還恐怕這一船強盜，暗地跟蹤這客人圖劫；親自送這客人到了家，才到山東省城裡來，打聽張汶祥在巡撫部院裡的情形。

孫癩子到山東也不住客棧，夜間就在那破舊的小關帝廟裡歇宿。初到的這日，他心想：我這番受了無垢和尚的託付，來指點張汶祥。我若就是這般形像去巡撫部院會他；休說在巡撫部院裡當差的人，都是些勢利狗，看了我這情形，決不替我通報進去；就是通報進去了，張汶祥也不見得便看得起我！我不遠千里的來指點他，幫助他，倒落得他一雙白眼相看，豈不是自尋沒趣？且初次見面，他不知道我是何等人，我就一片好心指點他，他也未必肯聽！不如在暗中先查察他的行為，若也不過一個利祿之徒，行為荒謬；我就受了無垢和尚的託付，也祇是略盡人事罷了，犯不著竭力幫助他。

孫癩子打定了主意，這夜初更以後，便用隱身法進了巡撫部院。在裡面穿梭也似的來來去去，誰也看他不見。馬心儀與柳氏姊妹和春喜丫頭的舉動，他卻完全看到了眼裡！並聽得柳無非對馬心儀說自己

姊妹在船上與鄭時、張汶祥成親的事；不由得心裡恨道：

「無垢和尚收的好徒弟，在四川弄得立脚不住了，到山東來投奔馬心儀這種人面獸心的東西，已屬無聊極了！偏偏在半路上還騙娶官家的小姐做老婆，像這種好色沒行止的東西，我不殺他，已是看無垢和尚的面子了；還幫助他甚麼？指點他甚麼？」

孫癩子已經氣忿得不打算不管這事了！但是他出來一走到西花廳裡，祇見鄭時正在與張汶祥坐在一塊低聲說話。孫癩子心想：他兩人這般低聲小氣的說些甚麼？我何不湊近跟前去聽聽？隨即走近二人身旁。祇聽得鄭時說道：「我知道三弟把功夫看得認眞，不肯在女色上糟蹋身體。不過少年夫妻，實在不宜過於疏淡！你要知道，你是練功夫的人，越是不近女色越好；三弟媳不是練功夫的，又在情慾正濃的時候，何能和你一樣呢？」

孫癩子聽了這些話，已不覺在暗中點頭道：「照這樣聽來，難道張汶祥並不是一個好色沒行止的東西嗎？」接著又聽下去聽到張汶祥搖頭說：「這祇怪我生性不好，從來拿女子當一件可怕的東西；不僅覺得親近無味，並時刻存心提防著，不要把性命斷送在女子手裡！我未嘗不知道這種心思，祇可以對待娼妓及勾引男人的卑賤婦人；不能用以對待自己的妻子！無奈生性如此，就要勉強敷衍，也敷衍不來！我這頭親事，原是由二哥二嫂盡力從中作成；我自己實不曾有過成立家室的念頭！」

孫癩子聽了張汶祥這一段話，就在暗中連連點頭道：「這才是一個漢子！這才不愧爲無垢和尚的徒弟！原來是鄭時這個色鬼，因騙娶了柳無非，心中不免有些慚愧；所以要把柳無儀配給張汶祥，大家同下渾水，好遮掩他自己不敦品的行爲！常言人命出於奸情！馬心儀既誘奸了柳氏姊妹，兩邊戀奸情熱，一定有謀殺親夫的事做出來！怪道無垢和尙說張汶祥在山東凶多吉少！鄭時這東西，才情學問雖有可取之處，然是個熱中利祿的人；品行已如此不端，就被馬心儀謀死，也是自取的，不足顧惜！倒是張汶祥，我得設法使他認識了我，才好勸他離開這齷齪的地方！」當下孫癩子便退出了巡撫部院。

次日天色一黑，又隱形到馬心儀上房裡來。見這房裡祇有馬心儀的一個姨太太坐著，和一個小丫頭說話；柳氏姊妹與馬心儀都不見蹤影。孫癩子原是想探聽馬心儀對柳氏姊妹說些甚麼話。當即到各處房間裡尋找了一會，連鄭、張二人的睡房都找遍了沒有。仍回到上房，連剛才坐著和丫頭談話的那個姨太太也不見了。

正要走出來，祇見一個十四、五歲的丫鬟，雙手托著一碗菜向上房走來。孫癩子看了，心想：這房裡並沒擺設席面，怎麼托著菜到這裡來呢？忙讓過一邊，看這丫鬟托到那裡去？料定這菜必是送給馬心儀吃的。祇見這丫鬟直走到床帳背後去了。跟上去看時，原來床帳後有一個小房，丫鬟臨時一手推開，挨身進去了。

孫癩子不等他回身關門，急跟著進去。裡面燈燭輝煌，彷彿白晝；眞是和天宮一般，說不盡的繁華富麗！房中擺了一桌酒菜，一男三女，各據一方坐著；正是馬心儀和柳氏姊妹，還有一個女子，就是剛才坐在前房和丫頭說話的那個姨太太。丫鬟送上托來的菜，即轉身出去，隨手將門關了。

孫癩子就聽得柳無非問馬心儀說：「他們是在四川做生意的人；你那時在四川做知府，充其量也不過降尊和他們來往來往，何至於與他們結拜爲兄弟呢？我這個二爺倒也罷了，可以說是個讀書有學問的人，將來的前程，不可限量，與他結拜還勉強說得過去！至於三爺四爺，都是粗人；你那時怎麼看中了他兩個，會想到要與他拜把起來呢？你又不是結拜以後才發達的！這道理實在教我想不透！」馬心儀笑道：「你祇管追問這事有甚麼用呢？我不是早已對你姊妹說過了嗎？二爺和他們兩個原是多年結拜過的；並且終年在一塊合夥做生意，沒有離開過。我是後來因和二爺結拜了，不能說他兩個是粗人，便瞧不起；所以四個人又重行結拜，並沒有別的想不透的道理。你這下明白了麼？我們談旁的快活話罷。這類不相干的事，祇管談論他做甚麼呢？」柳無非搖頭道：「你說是不相干的事，我倒覺得是很要緊的事！我還要問你：你既不存瞧不起三爺、四爺的心，與他們結拜了；卻爲甚麼又怕外人知道，不許他們當著

人稱你為大哥呢？」馬心儀道：「你這也不明白嗎？我的胸襟不同，自然可以不存瞧他們不起的念頭。祇是官場中的人，幾個和我同一般胸襟的？並且我要避嫌疑，也祇好教他們不當著人稱呼我大哥！你安著甚麼心眼，一次又一次的是這般根究？難道做官的人，朝廷訂了律不許與不做官的人拜把嗎？」

柳無非見馬心儀面上帶著不大高興的樣子，連忙笑著搖頭道：「不是這般說法，我並沒有安著別的心眼！不過我聽你說的話，與你二爺說的，有些牛頭不對馬嘴，使我不由得不細細的追問！」馬心儀問道：「他說了些甚麼話，與我說的牛頭不對馬嘴？」柳無非道：「他在船上初次見我的時候，他說他是做生意的人，平日於官場中不甚留意。又說從甲寅年出四川，在新疆、甘肅一帶盤桓；直到前年才回四川去。前年你不是已到了山東嗎？據我推想：你們結拜，必有緣故；決不是你因為二爺的才學好，就降尊和他們結拜！我姊妹承你寵愛，這種恩情，我姊妹粉身碎骨也難報萬一。你非不知道我姊妹當日在船上與二爺、三爺成親，是出於不得已；你難道還疑心我姊妹尚未忘情於他兩人，將你說給我們聽的話，去對他們說嗎？何以不肯把實話告訴我呢？」

馬心儀道：「這倒不用你表白，我已知道你姊妹對我的心。不過我覺得毋須向你姊妹說這些不要緊的話！」柳無非道：「不然！我姊妹既承你寵愛，就巴不得長久能在你左右！我看三爺是一勇之夫，心粗氣浮，容易對付。二爺便不然：為人心思極細，主意又多。我們的事，日子長了，難保不有破綻給他看出！我逆料他這種人，看出了我們甚麼破綻，是決不動聲色的！倘若他借故向你告辭，要帶著我往別處去；祇一離開了山東，便將我姊妹置之死地；到那時我姊妹有甚麼方法自全性命呢？」

馬心儀沉吟了一會道：「你我在上房裡幹的事，內外都是我的心腹人，有誰敢去說給他們聽？沒人去向他們說，那怕老二的心思再細，試問他從那裡看出破綻來？並且這種曖昧的事，除了自己親眼看見，旁人說的，誰也不能當作實相！你想想：我們在上房裡，豈有他從外面進來，我們尚不知道的？丫頭，老媽子坐在院子裡是幹甚麼事的？大家都不攔阻他，也不跑上來通報，讓他撞到這裡來捉奸嗎？於今且

退一步說：卽算老二的心思靈巧，眼睛厲害，對你我起了疑心，想把你姊妹騙出去處死；我就肯放你姊妹就走嗎？你安心罷，不要自己疑心生暗鬼的，這也怕，那也怕！」

柳無非道：「你何不替他兩人弄點兒差事，打發他們離開這裡，免得終日在眼前討厭？我在你跟前很快活的，一出去見了他，心裡就不自在了！待不理他罷？又怕他疑心；每夜要勉強敷衍他一陣，實在沒趣極了！妹妹倒好：三爺對他從來不親熱；他對三爺也是冷冰冰的，時常一夜都不開口！所以我說他容易對付。祇苦了我一個人！」馬心儀點了點頭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要性急！我不愛你姊妹便罷，既愛你姊妹，老二、老三又本是來求我提拔的；我總盡力替他兩人謀外放便了！我明的提拔他兩人，暗中就是提拔你姊妹。你不知道我心裡躊躇的，自有躊躇的道理！」柳無非道：「你明白了我甚麼意思？你以爲我是替丈夫求差事嗎？我那裡是這種心思！祇要使他不在跟前，我心裡就安然了！難怪你不肯把你們結拜的原因說給我聽，原來這時候還在疑心我是替他們求差事！我姊妹的一片心，眞是白用在你身上了！」說時，眼眶兒紅了。

柳無儀插嘴說道：「我留神看二爺、三爺說話，一說到在四川時候的事情，兩人言詞都一般的閃爍，連忙拿旁的話岔開；並且都似乎不願意提自己身家的事！我雖說生得醜陋，然也是千金之體；實在不承望嫁這麼一個粗人！姊姊祇說我的容易對付；卻不知道我夜間和他在一床睡著，簡直比見閻王還難受！」柳無非道：「我正爲他兩人都不願意提自己身家的話，才想追問拜把的原因！」

馬心儀道：「你們定要問我和他們拜把的原因，我就說給你們聽，也沒有甚麼妨礙！你姊妹拿著去對外人說的事，我是料定不會有的；不過恐怕你姊妹聽了之後，在他兄弟面前露出使他生疑的神色來！你知道二爺的心思是極細的；這不是當要的事！」柳無非道：「我姊妹又不是不知輕重的小孩；這是何等重大的事，豈敢隨便露出甚麼神色？」馬心儀道：「祇要你姊妹知道輕重，我便說給你聽也使得！」接著就將在四川結拜的情形，大概說了一遍。

柳無非變了顏色，問道：「這姓張的，就是最兇悍有名的張汶祥？」馬心儀道：「怎麼不是？聲名雖極兇悍，爲人卻並不甚兇悍。」馬心儀還在說話，柳氏姊妹都掩面痛哭起來了。馬心儀看了柳氏姊妹發怔。半晌才道：「哦！我一時不曾想到，原來你姊妹和他們還有大仇呢！但是此刻也用不著如此痛哭！當你們初到山東來的時候，我聽了你們成親的事，便知道不妥。這也是老二的糊塗，雪裡面豈是埋屍的！」柳無非一面揩著眼淚，說道：「可憐我父親當日在綿州死得好慘啊！我祇道我姊妹是永遠沒有報仇的時候了；誰知腆顏做仇人的老婆，做了這麼久！這也是先父在天之靈，默佑我才有今日！」說著，彎腰向馬心儀下拜；柳無儀也跟著拜下去。

馬心儀一手攙起一個，說道：「我其所以屢次不肯對你姊妹說出他們的身世來，就是爲你姊妹和他們有這大仇恨，恐怕你們知道了忍耐不住；鄭時聰明，必能料到是我說給你們聽的！那時打草驚蛇，他們一走，就反而留下一條禍根！你姊妹向我叩頭的意思，我知道。不要著慮，讓我思量出一個妥當的法子：一則爲你姊妹報仇；二則爲我自己除去後患！你姊妹祇須依遵我的話，萬不可在他們面前，露出使他們可疑的神色！要緊，要緊！」柳無非道：「倒是心裡明白了，情願故意做出和他親近的樣子來，好把他穩住！」這個姨太太在旁邊聽到這裡，才問：「是甚麼大仇恨？」柳無非祇得將他父親柳儒卿，在綿州被張汶祥那股梟匪殺死的事，簡單說了一番。馬心儀笑道：「我若是命短的，不也是和你父親一樣的殉難了嗎？」說至此，那丫鬟又推門送菜進來了。

馬心儀笑道：「今夜爲說這些事，把好時光糟蹋了！不但沒有得著快活，反弄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等歇回到西花廳，不使他們看了懷疑嗎？我與你姊妹定一個約：我從此心裡不忘掉你姊妹報仇的事；不過從此不許你姊妹再向我提剛才說的這些事了！我們來飲酒作樂罷。不要辜負了好時光！」孫癩子知道已沒有可聽的話了；不趁這時開了房門在丫鬟之前走出去，說不定以下有不堪入目的事做出來！孫癩子出了秘室，心想：鄭時原來是這般一個混蛋！馬心儀就不替柳氏姊妹報仇，將他處死，我也

不能讓他活在世上！一面是這般思想，一面走出上房的院子，見院門已經關閉了，祇得打算從房頂上走出去。才蹤身上了房簷，忽一眼看見那密室的房頂上，好像有一個人的黑影子伏著！不覺吃了一驚！暗想：這黑影不是張汶祥嗎？大約他已疑心柳氏姐妹與馬心儀有苟且了，所以到這房頂上來偷聽！祇是他們在密室裡細談，你在這房頂上如何能聽得著呢？我既在此地遇著他，何妨上去和他開個玩笑，看他的膽力武藝何如？想罷，即飛身到了那邊房頂。

孫癩子是由修道得來的神通，與尋常人由鍛鍊得來的武藝不同；飛身過去，不但沒有聲息；因使用了隱形法，並沒有人影；儘管有絕大本領的夜行人，也聽不出聲，看不出形。孫癩子知道張汶祥不過是武藝高強，並不曾修過道；以為自己飛過去，張汶祥是決不會知道的！大著膽量朝那黑影走去。誰知還沒有近身，那黑影已一閃沒看見了！孫癩子暗自吃驚道：「倒看不出張汶祥的本領不小，竟能知道我到了他背後！祇是他這一閃又跑到那裡去了呢？」正舉眼待向四面尋覓，陡見一道白光從左邊房頂上飛來。

孫癩子看了，笑道：「原來不是張汶祥啊！想不到在這裡遇著同道的人了！我不能就這麼出頭露面，且和他較量較量，再去與他會面。看他是誰？為甚麼也在這房頂上伏著？」隨即也放出劍光來。剛與那道白光一交接，那白光即時掣轉去了。孫癩子笑道：「怎麼呢？難道不能見人嗎？既是同道，何妨玩玩！」正想向左邊房上追過去。忽見那人已飛過來了，望著孫癩子拱手，說道：「請問老丈尊姓大名？到此有何貴幹？」孫癩子忙收了隱形術。

不知來的是誰？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〇四回　報兄仇深宵驚鬼影　奉師命徹夜護淫魔

話說孫癩子見那人拱手問話，忙收了隱形術。看那人的年齡很輕；雖在黑暗之中，因孫癩子修成了

一雙神光滿足的眼睛，能於黑夜之中辨別五色；所以看得出那人年齡不過二十來歲。生得骨秀神清，脣紅齒白，眞算得是一個飄逸少年！心裡不覺非常欣羨的說道：「自家人不妨實說！我是瀏陽孫耀庭，此番因受了朋友的託付，來此救護一個人。請問你貴姓台甫？爲何在此時暗伏在這密室之上？」少年聽了，也十分高興似的，說道：「學生姓趙，名承規，湖北襄陽人。此來也是奉了師傅之命，在暗中保護一個人。請問老丈要救護的是那個？」

孫癩子心想：這後生難道是來保護鄭時的麼？遂答道：「此時更深人靜，我們在這屋頂上說話多有不便。我很想問你的話，不知你願不願意和我離開這裡再說？」趙承規不思索的，說道：「好極了！看老丈要去那裡，就去那裡便了！」

孫癩子遂引趙承規離了巡撫部院。到僻靜處，即停步問道：「尊師是那個？敎你到這裡在暗中保護誰人？不妨說給我聽麼？」

趙承規道：「敝老師就是沈棲霞師傅，大約也是老丈知道的。他老人家在靜坐的時候，知道有人將要謀害馬巡撫。馬巡撫的母親曾與他老人家有一段佈施的因緣；所以打發我來山東在暗中保護。老丈這番受朋友之託前來救護的，也就是馬巡撫麼？」孫癩子搖頭笑道：「我要救護的雖不是馬巡撫，然有我在這裡，也能使馬巡撫不被人謀害。尊師曾對你說明將要謀害馬巡撫的是誰麼？」趙承規道：「他老人雖不曾明言，但我已來此五六日；每日在暗中細看馬巡撫的舉動，祇怕他將來難免不死於婦人之手！若是死於婦人之手，就有十個我在暗中保護，也是無用的！」孫癩子道：「果是死於婦人之手，倒不與謀害相干！我料尊師打發你來在暗中保護馬巡撫，不過爲盡往日與馬巡撫母親一點私情；實在像馬巡撫這種人形獸行的東西，豈是尊師所願意保護的？你自到山東以後，每夜是這麼伏在房頂上保護他嗎？」

趙承規道：「因爲不知道要害馬巡撫的是誰；又不能親見馬巡撫向他說明，在他跟前保護；祇好暫時在房上地下逡巡幾遍。若是有武藝的人夜間前來行刺，那是可以對付得了的！如果是同道中有人要刺

馬巡撫，我想我師傅也不至打發我來保護！」孫癩子笑道：「你所想的不錯！將來要謀害馬巡撫的人，我倒知道。你也想見見那人麼？」趙承規喜道：「怎麼不想見見呢？於今那人在甚麼地方，老丈能引我去見他麼？」孫癩子道：「見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見面不能和他說話。」趙承規道：「為甚麼見了面不能說話呢？」孫癩子笑道：「這其間的道理很難說。我們修道的人做事，也祇能盡人事以聽天命；若是凡事揭開來說，這種逆天之罪是很重的！卽如尊師打發你來保護馬巡撫，何以不教你和馬巡撫見面，說明來意，使馬巡撫好自己加意防範呢？其所以祇教你在暗中保護，就是所謂『天機不可洩漏』！」

趙承規點頭，問道：「那人姓甚麼，叫甚麼名字，也不能給我知道麼？」孫癩子道：「不是不能給你知道，也不是你知道了便有甚麼妨礙；因為你此時不必知道。你後天在城外某處等候，我自設法引那人到城外來。你祇見見面認明白他的身材面貌，免得將來弄出亂子！」趙承規知道不肯說的話，就是追問也是不肯說的，便告別要走。

孫癩子道：「且慢！你此刻住在甚麼地方，告我知道；到要緊的時候，我好來找你！」趙承規道：「我有個親戚在城外開豆腐店，我就寄居在他店裡！」當下細說了那豆腐店的地址，卽作別去了，孫癩子也就回關帝廟歇宿。心中計算：要如何才能將張汶祥引出城與趙承規會面？想來想去，就想出第八十八回書中所寫引誘的方法來！孫癩子的來歷，旣經敍述明白。於今卻要接著第九十一回書，繼續寫張汶祥刺馬的正文了。

且說張汶祥在樹林中問明了孫癩子的來歷，忙起身向孫癩子一躬到地，說道：「難得你老人家不遠千里前來救我！這恩德祇好來生變犬馬以圖報答！因我與鄭時拜盟在十年前，誓共生死；今日他旣死於馬心儀這淫賊之手，我是決不與馬心儀兩立的！我也知道馬賊身為封疆大臣，要殺他不是容易的事，非拚著把自己的性命不要，是不能取他性命的！」孫癩子道：「這事幹不得！你是一個豪傑之士，難道說鄭時是不該死的嗎？我受了你師傅的託到這裡來，是為要勸你趁這時候去紅蓮寺出家；以前的事，一切

不放在心上。像馬心儀這種惡人，到時他自有惡報；你此刻要圖報復休說做不到，便做得到也不值得。」張汶祥正色，說道：「你老人家和我師傅的好意，我既是一個人，豈不知道感激！鄭時的行為，我也知道是有些不正當的；不過不應該死在馬心儀手裡，馬心儀更不應該是這麼騙殺！我此心已決，非報了這仇恨，誓不為人！值得不值得我不管！」

孫癩子見張汶祥一腔義憤之氣，現於詞色，也不由得心中欽佩！連連點頭，說道：「大丈夫交友處世，本應如此！但是我勸你趁此時回紅蓮寺去，一則是因受了你師傅的託，不得不這麼說；二則因知道馬心儀此時死期未到，有本領比你高強十倍的人，在暗中保護他；仇報不了，反把性命送掉的事，不是聰明人幹的！」

張汶祥聽了，似乎不耐煩的樣子！將那包袱提在手中，說道：「官做到督撫，暗中自有大本領人保護。要等到他沒有人保護，除非是他死了！我既肯拚著不要自己的性命，那怕馬心儀本人的本領比我高強十倍，我也不能因畏懼他，便不圖報復！於今鄭大哥慘死鴻興棧，還沒人去收屍埋葬。我包袱裡尚有一百幾十兩銀子，且去打點他的後事再說！」孫癩子忙搖手阻攔道：「去不得，去不得！去就白送一條性命！你知道此刻正關了城門捉拿你麼？你不相信，我不妨帶你去瞧瞧。」張汶祥忍不住流淚，說道：「我不去裝殮鄭大哥的屍首，聽憑街坊的人，草草扛到義塚山去掩埋，我心裡怎麼過得去呢！」孫癩子道：「這事你不用著急，我倒可以代勞；祇是你萬分不能在此地停留！就是要存心報復，也得從容等馬心儀的防範疏了，方能下手！」

張汶祥心想：孫癩子受了我師傅之託，前來勸我回紅蓮寺，自是不主張我去行險的！大丈夫做事，既不求他幫助，何必和他多說；口裡答應他便了，免得嚕嚕唣唣的說得我心思紛亂！當下，即對孫癩子說道：「你老人家能代我去安葬鄭大哥，我非常感激，這裡有幾十兩銀子，你老人家拿去辦衣衾棺木。這裡還有幾件衣服，原是買來給鄭大哥穿的；誰知卻是買來給他裝殮的！」

說時，他將手中包袱打開，取出幾件衣服和銀兩，交給孫癩子道：「此時城裡正在捉拿我，我決不前去送死！不過我自己還有一點兒私事不曾做了，不能卽刻離開山東。你老人家安葬了我鄭大哥之後，請先回瀏陽去；我隨後就來。」孫癩子明知張汶祥報仇之念已決，這是隨口敷衍的話，也不好再往下說，收了衣服銀兩做一包繫在腰間。張汶祥對孫癩子行了個禮，一面揩著眼淚，一面提著包袱走了。孫癩子並不問他去那裡，也提了酒葫蘆、旱煙管，回身走進城來。

此時馬心儀眞個下令滿城搜索張汶祥，所有的城門都有人把守了。孫癩子先到棺木店裡買了一具棺木，叫人擡到鴻興棧來；看鄭時的屍首，還躺在鮮血之中。街坊上人正在聚議：如何湊錢買棺安葬，見有人擡著大棺木來了，大家都落得省錢省事！

孫癩子剛敎人將鄭時的屍首移進棺內，祇見前面又有人擡著一具棺木來了。棺後還跟著一個騎馬的大漢，原來是施星標顧念四川結拜之情，跪求馬心儀恩准收屍安葬；所以親自前來裝殮。孫癩子見了，喜道：「既有他這個出頭露面的把兄弟來了；安葬的事，我可以不管了！」也不與施星標見面說話，一掣身就從人叢中走了。施星標查問是誰買來的棺木，無人知道；他倒疑心是柳氏姊妹於心不忍，暗中花錢買人出來的。

馬心儀既殺了鄭時，嚇走了張汶祥，很得意的將柳無非收做七姨太太；柳無儀做八姨太太。心裡雖也想到了怕張汶祥尋仇報復，但是覺得張汶祥不過匹夫之勇。自己有這麼高的地位，輕易不出衙門；就是出外，也有無窮的人保護，決不是一人匹夫之勇所能報復的！祇親自挑選了幾十名親兵，夜間輪流在上房的前、後院把守，便安然不放在心上了。

馬心儀對施星標說：是因四川總督的公文來了，不能不將鄭時就地正法！殺了鄭時一人，才可以保得住施星標的性命；不然，是免不了受牽連的！施星標信以爲實，反感激馬心儀是存心開脫他的死罪！益發小心謹慎的在馬心儀跟前當差。

且說張汶祥別了孫臏子之後，打聽得馬心儀捉拿他的風聲已經平息了，才敢偷進城裡住著。心裡想道：「我若要等到馬心儀出來的時候，才上前行刺，是很難得有機會的！我在他衙門裡住了這麼久，一次也不曾見他出過衙門。他於今知道有我在外，自然更不敢出來！我要報仇，就祇有黑夜到他衙門裡去，連同柳氏兩個淫婦一併殺卻！我不信他衙門裡有能拿住我的人！」主意已定，就在這夜二更過後，獨自結束停當，帶了利刄，從屋瓦上翻越到巡撫部院來。

張汶祥雖是武藝不錯，平日穿房越脊，確能如履平地。無奈巡撫部院，究是武衛森嚴之地，不比尋常房屋。伏在房檐邊偸看上房的前後院子院，都有親兵擎刀立著；上房門窗緊閉。暗想：淫賊有六個小老婆，晚間不知道他睡在那個小老婆房裡，我如何好下手去殺他呢？眉頭一皺，忽轉念頭道：「有了！我身邊帶了火種，何不去大堂上放起火來？那淫賊聽得大堂失火，料他不能躲著不出來！大家忙著救火之際，我還怕不好下手嗎？」張汶祥想到這裡，即起身提脚，打算翻到大堂上去。可是心裡總不免有些怕院子裡的親兵看見！心裡一有顧慮，脚下就不似平時的自如了；一脚踏在瓦上嘩喳一聲響，嚇得連忙蹲下身軀不敢動，側耳聽院子裡的兵有沒有動靜？還好大家都好像不曾注意。

他剛待重新立起，彷彿覺得眼前有一條黑影閃過去，比旋風還快。心裡大吃一驚！趕緊擡頭張望。這時雖無月色然星光很亮，數十步以內的人影在夜行慣家的眼中，是能看得清晰的；祇是舉眼四望並不見有人影，暗自詫異道：「甚麼人有這麼快的身法？就是飛鳥和閃電，也快不過我兩隻眼睛，怎麼一閃便看不見了呢？咦！難道是大哥的陰靈，知道我此刻來這裡報仇，特地前來幫助我麼？」張汶祥正在如此猜想，猛覺身後有甚麼東西擦得瓦響。急回頭看時，祇見一個人立在檐邊，雙手擧起一件黑東西，向院子裡打去。接著便聽得嘩喳喳的瓦響，原來打下去的是一大疊屋瓦；那瓦一打到院子裡，底下親兵登時驚吼起來。

張汶祥還沒看明白檐邊的人，是何形象？一霎眼便沒看見了！逆料既是這麼驚動了防守的人；今夜

是行刺不成了！那裡再敢停留！也顧不得腳下瓦響，一口氣逃出了巡撫部院。躲在一處民家的樓房上，偷看巡撫部院。一時燈籠、火把，照耀得滿衙門都紅了，但是不見有一個能上高的人！在底下驚擾了好一會，才有人用梯子沿上房檐，舉火把四處尋覓。張汶祥暗罵這班不中用的東西，眞活見鬼！等你們此時沿上梯子來還尋覓得著的，也到你巡撫部院來行刺嗎？偷看到四處以後，燈籠火把還沒有完全熄滅；祇得垂頭喪氣的回到住處歇息。

次日，就聽得有人傳說：昨夜撫臺衙門裡鬧了一夜，瓦在屋上好好的，會一大疊的打到上房院子裡來，把一個親兵的頭都打破了。馬撫臺發了怒，每一個親兵打了幾十軍棍；因那些親兵說瓦是鬼打下來的。這馬撫臺大約是一個不信鬼的人，怪那些親兵不該造謠言！並吩咐：以後如果有人敢再說有鬼的話，定要重辦！

張汶祥聽了這些話，心裡也疑惑那打瓦的，不知究竟是人是鬼？待說是人罷！影子不能是那麼一閃就不看見了；卽算孫癩子有那麼快的身法，而看那影子的大小神情，絕不與孫癩子相似；若說是另有大本領的人幫助我吧？便不應該嚇我，並打草驚蛇使他們有了防備！幫助馬心儀的吧！就應該將我拿住，不至倒用瓦打傷馬心儀的親兵！待說是大哥的陰靈罷！姑無論那影子不像大哥，並且世間各有這麼活現的鬼呢！

張汶祥心裡這般疑惑，卻不因此減退報仇之念。第二夜又從房上到了衙門裡，一看院子裡把守的親兵更多了；就拚著不要性命，也沒有法子能報這仇，一連幾夜，簡直不能下手。

忽然想起魯平家裡的老頭慧海來。記得那日慧海曾說過：如果有爲難的時候，前去找他。我於今仇不能報，白天又不敢多出外行走，恐怕被人認識；何不去找他談談？他是有能耐的，年紀老，見識也多些，或者他能幫助我也難說！便是他不肯出力幫助，我看他是一個很正氣的老頭，量不至反幫著淫賊與我爲難！

這日一早，張汶祥就出城到魯平家來。門外草場上，正有幾個很壯健的漢子，練拳的練拳，練棒的練棒，一個個面上都現出十分暢快的樣子。張汶祥看了，不覺心頭羨慕道：「還是安分的良民得眞安樂！他們心中無所畏懼，無所憂慮；每日不練把勢，就下田做工；不下田做工就練把勢。吃得飽，睡得足，何等逍遙自在！我當日在四川，何嘗不可以學他們這樣快樂一生？偏要自恃武勇，不肯安分做農夫；情願傾家蕩產，結交一般鹽梟，受他們的推戴做頭目。自做了鹽梟頭目以後，便不曾有一時半刻像這樣的安閒！弄到而今，一身沒有著落還在其次，就是這顆心一想到大哥慘死，登時比油煎、刀扎更難受！細想起來，乃是自尋苦惱！枉自練好了一身武藝，那裡及得他們這般享受？」張汶祥如此思量著，不由得停步望著練拳棒的出神。

練拳棒的見有人目不轉睛的看他們，也都停了拳棒不練，拿眼睛來打量張汶祥。張汶祥知道初練棒的人，最是技癢；如果看的人不留神，露出了輕視的神色和言語，是一定要被責問的；甚至還要較量較量。

張汶祥當時見這幾個漢子停了拳棒不練，就提防他們是技癢，要之興師問罪了！不待他們開口，急忙拱手，陪笑道：「我是特從省裡來拜訪慧海老師傅的，隨便請那位老大哥進去通報一聲。」還好，那幾個漢子聽說是拜訪慧海老師傅的，立時都把尋是非、逞身手的念頭打斷了。其中有一個練拳的走過來，打量了張汶祥兩眼，問道：「你前次不是曾到我家來過的嗎？」張汶祥連連點頭應是。這人向前走著道：「請我到來。」張汶祥跟著走進前次坐的那間客房裡，這人自到裡面通報去了。

不一會，祇見慧海笑容滿面的支著枴杖出來。很親熱的說道：「張大哥辛苦了！怎的這麼早？」張汶祥一面迎上去行禮；一面暗地詫異；記得前次在這裡隨口答應姓王，並沒有說出眞姓？何以他會知道我姓張，稱呼我張大哥呢？慧海答禮，讓坐，說道：「我一向很擔心張大哥在省裡不大方便；幾次打算到省裡去接張大哥到這裡來住些時。一來因多了幾歲年紀，眞是老朽了不堪勞動；二來也恐怕張大哥多

心，弄巧反拙。張大哥不知道我是誰，我卻是知道張大哥的；不但知道，說起來還很有些瓜葛呢！」

張汝祥很不安似的望著慧海，不知道究有甚麼瓜葛？慧海繼續說道：「尊師不是無垢和尚嗎？」張汝祥連忙應是。慧海道：「你知道無垢和尚的俗家姓甚麼？原來叫甚麼名字麼？」張汝祥面上好像透著些慚愧的神氣，說道：「不知道。我當日也曾問過他老人家，無奈他老人家硬不肯說。我因出家人多有不肯拿在俗時的姓名告人的；大半由於出家是不得已的事，一提起俗家姓名，就不免觸動多少感慨；也有說出眞姓名有妨礙的，所以我不敢根究我師傅的姓名。」慧海點頭道：「你師傅若拿眞姓名告人，並沒有甚麼妨礙，也沒有甚麼感慨可觸動。不過你師傅生成要強不肯示弱的性格，與別人不同；說起來祇是一樁笑話。你既不知道你師傅的姓名；他的身家、履歷，不待說是更不得而知了！」

接著慧海將田廣勝、周發廷、雪門和尚三人同學劍術，及田義周在仙人溪與朱鎭岳交手受傷，朱鎭岳入贅田家田義周忿而出走的話說了一遍道：

「你師傅就是這個賭氣跑出來的田義周。從那次跑出來，至今不但不曾回過家，並一字的音信也沒有通過。朱田兩家的人，到處都尋訪了一陣，訪不出下落，祇得罷了！幾十年來，大家心裡都以爲他已不在人世了。直到近來孫耀庭到了山東，因他是在峨嵋山學道的人，曾在畢祖師處見過你師傅；向我說起來我才知道。」

張汝祥問道：「孫耀庭老丈，你老人家認識嗎？」慧海道：「都是說起來才認識的。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我不是剛才對你說，與你還很有些瓜葛的嗎？有些甚麼瓜葛呢？我與你師傅是同門的弟兄。你還有一個師伯名孝周，因帶兵與髮逆交戰，在廣西陣亡了；祇是屍首不知下落，你師祖田廣勝派我們幾個徒弟去尋屍，並吩咐我們道：『誰尋著了孝周的屍首回來，便招誰做女婿！』偏偏被魏壯猷那小子尋著了！他就做了田家的女婿，和你師祖是一家人了。你師祖原有兩個女兒：魏壯猷配了個小的；我那時少年意氣，想做你師祖的大女婿，你師祖不肯，我也就賭氣離開田家了！這都是少年時候的荒謬舉動；過

了些時回想起來，委實有些覺得對不起人！二十年前遇著雪門師伯，他勸我出家；我因此皈依了佛法，賜名慧海。雪門師伯原是要我披剃的；我一想我本是個無家的人，若一披剃認眞做了和尚，在某寺、某院當起住持來，無家反變成有家了！我一生是東飄西蕩，隨遇而安，沒有一定住處的；旣當了某寺、某院的住持，就不能再和從前一樣東飄西蕩，隨遇而安。那麼一來，是出家反變成在家了！本來修行重在守戒；落髮不落髮，完全不與修行相干！我不落髮，沒有拘束；一落髮就拘束得寸步難移了！所以我就做了現在這個不落髮的和尙。」

張汝祥聽到這裡，從容立起身，恭恭敬敬的對慧海叩頭道：「原來是師伯。不是你老人家說出來，小姪怎得知道？」慧海伸手攙起張汝祥道：「你前次到這裡來的時候，我眼裡雖已看出你是一個會武藝、有俠氣的人，然尙不知道你就是田義周的徒弟。你走後，孫耀庭就到這裡來了。我才知道趙承規也是孫耀庭約了到這裡來的，你那日不是曾在這裡與趙承規會過面的嗎？」

張汝祥應是，又問道：「師伯的眞姓名，不能說給小姪聽麼？」慧海笑道：「有何不可！祇是我已二十年不用這眞姓名了；說出來除了幾個少年時在一塊兒的朋友，誰也不知道這姓名是何等人！我俗姓史，名卜存，原籍直隸廣平人。你這回受的委屈，我完全知道。孫耀庭因爲你不聽他勸的話，賭氣回瀏陽去了；打算敎你師傅親自來山東勸你。趙承規也因爲你不聽孫耀庭的勸，執意要在這時候報仇；他是奉了他師傅沈棲霞的命，特來保護馬撫臺的人；假使你的仇報成了，他便不能回襄陽見他師傅！因此祇得每夜時刻不離的在巡撫部院保護。」張汝祥聽了，心裡才明白那夜打瓦的是趙承規。

慧海又道：「孫耀庭爲恐怕趙承規將你作尋常刺客看待，在黑暗中遇著，使出他的飛劍來。你雖是武藝不錯，然完全是血肉之軀，怎能抵敵道家的寶物？費了多少心思，方將你引到這裡與趙承規會面；祇是你那時的殺機還未動。日後的事，孫耀庭雖有預知的道行；但不敢先事揭穿，恐遭天譴！這番的事，孫耀庭實在是煞費苦心！若沒有他，你的性命就不送在鴻興客棧，也早已送在巡撫部院的房檐上了！難

得你今日忽然想到我身上，巴巴的跑到這裡來；我就看在無垢和尚的分上，也得勸勸你！

「孫耀庭說鄭時這種又熱中、又好色、無品行的人，本是應該殺的；馬心儀便不殺，他也要殺死他！這算不了甚麼仇恨，你犯不著拚性命去圖報復！他這話雖也是正理；但我卻不以為然！我輩為人，講的是義氣，重的是情義。這人的行為不正，我看出來了，早就不應與他結交。結交之後才看出來，就應該苦口勸戒；勸戒不聽，祇好說明絕交。既絕交以後，他的存亡榮辱，我便可以不過問了！至於你和鄭時，我聽說十多年來比親兄弟還要親熱；同榮辱，共生死，不是一兩次；那就不是尋常結交朋友的可比！朋友尚且須到明示絕交之後，方可視同路人；你和鄭時還正在共患難的時候，他忽被人慘殺了；而殺他的，又是與你也有仇恨的馬心儀；我知道你不報這仇，是決不肯善罷甘休的！」

張汶祥聽到這裡，已止不住淚如雨落，立起身看了看門外。慧海道：「這地方若是不能說話的，我如何敢對你說這許多話呢？」

張汶祥見門外果然寂靜無人，便說道：「我情願與鄭大哥一同死在那淫賊手裡。淫賊能殺死我便罷了，沒有人再出頭替我和鄭大哥報仇！若他不能把我殺死，我留著性命在世一日，是要努力報一日仇的！那怕那淫賊福分大，不等到我的刀刺進他胸膛，他先自病死了；我也得翻出他屍骨來，戳他幾個透明窟窿，以洩我胸頭之恨！你老人家剛才說那淫賊與我也有仇恨；這話我卻不能不說明，我對那淫賊，除了為此慘殺我鄭大哥而外，絲毫仇恨也沒有！你老人家以為他奸佔了我的老婆，我是應該恨他的；這事不僅你老人家是這般想，大概除了我已死的鄭大哥，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我的心事！那淫賊若不是這般騙殺我鄭大哥，僅奸佔了柳氏姊妹做小老婆，鄭大哥心裡或者不免有些難過，然也不過一時；至於我心裡，倒覺得非常慶幸非常安慰。並不是我事後故意在師伯面前，說這種矯情的話；實在當日鄭大哥教我與柳氏成親，就是迫不得已，奉行故事一般的舉動！自從搬進巡撫部院裡住著，我心中覺得對柳氏時刻不安；親近不得，疏遠不得，正拿著不好怎生擺佈！難得她肯與那淫賊苟且；就好像讀書人遇著一個難題目，

做不出文章，忽然有人替他代做了，他豈有不欣喜的道理！」

慧海笑道：「我知道你這話並非矯情！孫耀庭說他曾親耳聽得鄭時在巡撫部院西花廳裡，勸你親近柳無儀；孫耀庭就因聽了你那番回答鄭時的言語，才知道你是一個好漢。若不聽了你那番言語，他雖是受了你師傅之託，然到山東後，因知道你和鄭時娶柳氏姊妹的事；就很驚訝無垢和尚何以收了你這麼一個徒弟？以為似這般好色的人，受兇險是應該的；那值得數千里託人前來救護！及知道你果是一個好漢子，就祇可惜你結交錯了人！不過於今這些話也都不必說了。我要勸你的話，不是勸你不報仇，是勸你不要性急！你應該知道『君子報仇在三年』的那句老話；孫耀庭也曾對你說過的：馬心儀此時死期還沒有到；所以偏巧有沈棲霞師傅那般人物，在暗中幫助他，保護他。但是沈師傅也祇不過略盡人事，難道能在暗中保護馬心儀一生一世嗎？我勸你暫時還是回紅蓮寺去最好！等到有機可乘的時候，再出來報仇，是易如反掌的事。」

不知張汶祥聽了依遵與否？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〇五回　聞警告暫回紅蓮寺　報深仇巧刺馬心儀

話說慧海勸張汶祥暫時回紅蓮寺去，且待有機可趁的時候，再出來報仇。張汶祥道：「沈師傅是個修道的前輩；他老人家何苦庇護一個人面獸心的馬心儀，使我鄭大哥寃死九泉，仇恨不能雪呢？」慧海道：「你這話也就和孫耀庭說你一樣了；各人有各人的私情交誼，不可一概而論！總之，你志在報仇，非做到決不放手；而沈師傅志在報德，非盡力保護馬心儀，於心不安！但是他保護的，祇能保護一時，不能保護終身。你何必定行在這時候自找痳煩呢？我因與兩方都有交情，不願意眼看著自己人動手相殘殺；所以勸你回紅蓮寺，暫且忍耐些時，自有你報復的機會在後！」張汶祥聽了，低頭不語。慧海接著

說道：「我在四十年前，無意中得了一把好刀；眞是削鐵如泥，殺人不沾血。不過於今在我手裡，已沒有用處了！你將來報仇時是用得著的，我就送給你罷！」旋說旋起身攄起長袍，從腰間解下一把刀來。

張汶祥看那刀覺得很奇怪，刀葉連柄雖有二尺四五寸長短、三寸來寬；但是刀背還不到一分厚薄，彎成個半月的鈎兒。祇見慧海右手握著刀柄，左手捏著刀尖，祇一拉扯，刀葉登時拉直了；不過左手放開，刀葉仍舊轉了過來。慧海舉起來，向桌面上祇一拍，那刀葉卽直挺挺的和尋常單刀一般模樣。

慧海指點著這刀，笑向張汶祥道：「這刀在我腰裡四十年來也不知誅了多少貪官、汙吏、淫婦、奸夫！因你也是一個俠義的漢子，才願意送給你，可算得是你的一個好幫手！」說著，遞給張汶祥。

張汶祥連忙起身雙手捧接，覺得輕如箬葉，口裡自是極力稱謝，心裡卻不免有些懷疑。暗想：這麼輕薄、這麼柔軟的刀，使用起來，不但不能擋格人家的兵器，就是殺在人身上，又如何能著力呢？心裡如此一懷疑，兩眼便不由得怔怔的望著刀葉出神。慧海似乎看出了他懷疑的意思，卽說道：「這種刀出在緬甸，每一把刀，須費一二十年的工夫，方能鍛鍊成功。那鍛鍊的方法祇有緬甸人知道。用的時候，照我剛才的樣，向桌面上一拍，就是這般挺挺的了；不用的時候，不僅可以纏在腰裡，並能盤成一個圓餅兒，繫在腰裡。不過沒練過武藝的人，不能使用罷了！就是會武藝的，初次使用，也難免覺得有些不稱手；漸漸懂得了這東西的性格，便知道比一切的刀都好使了！」

張汶祥聽了，才明白這刀的來歷。當下又稱謝了一番，也向腰間纏了，遂作辭出來。臨行時，慧海還叮囑：萬不可在這時候去冒險報仇，白送了性命！祇是張汶祥是個熱烈的漢子，一時怎能將報仇的念頭完全放下？夜深還是偸進巡撫部院。無奈有趙承規時刻不離的保護著，張汶祥一到馬心儀睡覺的房屋上，趙承規就在暗中拋磚擲瓦的警告下面巡守的兵士；總弄得張汶祥沒有下手的機會！張汶祥雖是忿恨趙承規比恨馬心儀還厲害；但自己的本領不是趙承規的對手，簡直沒有洩忿的方法！一連幾夜都是空勞往返。

這夜在黑暗中忽聽得趙承規的聲音說道：「張汶祥！你也太不識好了！我若不看在你師傅無垢和尙與你師叔慧海的情面上，誰耐煩三番五次的和你糾纏？你如敢明日再不離開山東，就休怪我姓趙的不講人情！」張汶祥耳裡聽得分明，眼前卻不見有人影！仔細思量：慧海叮囑的話，不能不聽；祇好暫讓這淫賊多活幾時，等他惡貫滿盈了，再來取他性命！遂忍氣吞聲的離了山東，悄悄的回紅蓮寺來。

他到紅蓮寺不多時，無垢和尙就死了。此時的知圓和尙雖則還年輕，然一則因他是無垢最得意的徒弟；二則因滿寺的和尙當中，祇有他是文武兼全的；衆僧人都願意推戴他做當家。張汶祥回到紅蓮寺的時候，無垢曾幾番勸他從此削髮，他執意不從道：「我既削了髮，披上了僧衣，便應該遵守戒律，不能再幹殺人報仇的事！我祇要大仇報了，立刻出家不問世事！」無垢見他這麼說，祇得搖頭嘆道：「孽障，孽障！要到報了仇再出家，祇怕已是來不及了啊！」

張汶祥也不理會，悶悶的在紅蓮寺住了兩年；打聽得馬心儀已由山東巡撫陞兩江總督了。心想：這是我報仇的時候了！不相信趙承規直到今日，還在那淫賊跟前保護，遂卽決定前去南京報仇。動身的時分，才對知圓和尙說道：

「我此去南京，若不能將仇報了，誓不回來！前年在山東的時候，承慧海師叔送給我一把緬甸刀，他老人家原是送給我報仇用的。但是這刀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刀鋒犀利無比，無論接連殺多少人，不至有捲口斫不斷的毛病；壞處卻在祇能揮斫，不能戳刺。並且我習練了若干時候，還覺得用不慣！萬一因這東西靠不住，誤了我的大事，後悔不及了！我原有一把尺八寸長的七首，已隨身用過多年了；能刺透十層厚牛皮，不聞得聲響，我還是帶它去的妥當！這緬甸刀也非易得之物，就轉送給老弟做個紀念罷；出家人雖說沒事用得著這種兇器；然留在身邊不用是沒有妨礙的！」邊說邊從腰間解下那緬甸刀來，交給知圓和尙。

知圓料知是不能勸他不去報仇的；祇得叮囑他小心謹愼。那把緬甸刀，從此就留在紅蓮寺了。後來

陸小青遇著的，便是這把緬刀。

且說張汶祥身邊藏了匕首，從紅蓮寺動身獨自到南京來。此時趙承規雖早已不在馬心儀跟前保護了；然馬心儀自從在山東鬧過那幾夜刺客之後，知道張汶祥不死，必存心替鄭時報仇；因此防範得極嚴！尤其是夜間，每夜必更換幾次睡處；不到天明，連上房裡的丫頭、老媽子，都不知道馬心儀的睡處。張汶祥夜深偷進總督衙門探了好幾次，簡直探不出馬心儀睡在那裡！不由得非常納悶！馬心儀在白天又不出來。張汶祥從二月間就到了南京，直等到八月裡，竟不曾一次見著馬心儀的面！好容易等到中秋這日，才得著了八月二十日馬心儀親到校場坪看操的消息。

張汶祥這一喜就非同小可了！心想：這淫賊既親自出來看操，便不愁刺他不著了！不過他是一個貴極人臣的大官；一般人都說，大富大貴的人，身邊常有百神呵護。這話雖荒唐不足信，然我既要報仇，何妨且去城隍廟；拜求城隍菩薩，憐我一片苦心，在暗中保佑我成功！

張汶祥平時原不信神鬼的；這時卻買了香燭，走進城隍廟，痛哭流涕的跪在神前默禱了一番；捧卦在手，祝道：「弟子這仇恨若這回能報的了，求連賜二回勝卦；這回報不了，就求連賜三回陰卦。」祝畢，將卦擲下，得了一回勝卦；心中欣喜。又擲又是勝卦；第三回還是勝卦。於是又祝道：「若就在八月二十日能報這仇，仍求菩薩連賜三回勝卦；不能就是陰卦。」想不到擲下卦去，乃是陰卦；再擲再是陰卦，擲三回還是陰卦。張汶祥不由得著急道：「菩薩既許弟子的仇能報；八月二十日是那淫賊看操之期，這日不能報，過後又如何有機會給我去報呢？說不得麻煩了菩薩，弟子祇得細細的叩求明白：既是八月二十日不能報，若二十一日能報，仍求賜三回勝卦。」擲下去還是三個陰卦。又問二十二，也是三個陰卦；又問二十三，倒連擲了三個勝卦。

張汶祥心中疑惑道：「這就奇了！二十日淫賊出衙門看操，我倒不能報仇；錯過了這個機會，那裡再有給我下手的機會呢？城隍是陰間的官；總督是陽間的官，常言『官官相衞』；祇怕是城隍爺有意庇

護這淫賊，存心是這般作弄我！我忍氣吞聲的等到了今日，也祇好聽天由命了。顧不得城隍爺賜的卦象，二十日便是報不了，也得下手！」

出了城隍廟，他就思量要如何才能近馬心儀的身，忽然暗喜道：「有了！從總督衙門到校場，沒有多遠的道路；總督出來，照例文武僚屬，均得站班伺候。我何不辦一副紗帽袍套，假裝一個候補小老爺，混站在佐雜班子裡面？南京幾百名候補的小老爺，有誰能個個認識呢？等到淫賊在我身邊經過的時候，我才動手，還怕他逃的了麼？」主意已定。卽買辦紗帽袍套。祇等到了二十日，就穿戴起來去站班。

誰知度日如年的等到八月十九夜，不做美的天，忽下起雨來。平常七八月的雨，多是下一陣便停止不下了；偏是這回的雨，下了一整夜，二十日天明還不止。祇下得校場裡水深數寸，早飯後還瀝瀝淅淅的下著。馬心儀祇得臨時懸出牌來，改期遲三天再操。張汶祥到這時才信服城隍爺眞靈驗！

到了二十三這日，張汶祥起來穿戴整齊之後，當天擺了香案；跪地默祝他鄭大哥在天之靈，暗中幫助他報仇成功。但是他畢竟不是做官的人，不知道官場的習慣；又是獨自一個人，沒有當差的去打聽消息。想不到馬心儀下校場的時候極早，等張汶祥趕去時，馬心儀已到校場好一會了。

校場上擁護馬心儀的人太多；候補小老爺沒有近前的資格，恐怕被馬心儀看出破綻，反爲僨事！逆料：看完了操回衙的時候，文武僚屬還是免不了要站班伺候的；祇得混在校場中等候。好在南京沒有認識張汶祥的人；而頭上戴了紗帽，遮去了半截面孔，就是熟人，不注意也認不出來！

任憑馬心儀如何機警？如何防範？無如在山東時結下的仇怨，事已相隔三數年了，路也相隔數千里了；又正在官運亨通、志得意滿的時候，有誰平白無故的想起幾年前的仇人來呢？說到這裡，又似乎是馬心儀的惡貫已盈，合該死在張汶祥手裡！

這日他下校場看操的時候，原是乘坐大轎，兩旁有八個壯健戈什圍護著去的。若下午回衙的時候，還是這般圍護著，張汶祥的本領雖高，匕首雖利，也不見得便能將馬心儀刺死！偏巧馬心儀看操看的得

意；因回衙門沒有幾步路，一時高興起來，要步行回衙。他是做制臺的人，他既要步行不肯坐轎，誰敢勉強要他坐轎？在他以下的大官，當然都逢迎他的意思，陪著他一同行走。一般小官，都齊齊整整的分立兩旁；排成一條甬道，從校場直排到總督衙門的大門口。

馬心儀在四川做知府的時候，身體本來肥大，此時居移氣，養移體，益發肥胖得挺著肚子，如五石之瓠了。那時做官的人，最講究穿著袍褂踱方步，以爲威嚴。平日閒行幾步，尚且要擺出一個樣範來；此時滿城的僚屬，都排班在兩旁伺候，自然更用得著起雙擺了。他一面挺起肚皮大搖大擺的走著，一面微微的向兩旁的官員點頭。

那知道已走近自己衙門了；猛然從身旁跳出一個袍褂整齊的官兒來，迎面打了一個跧，口稱給大人請安。安字還不曾說出口，一把雪亮的匕首，已刺進馬心儀的大肚皮裡面去了！馬心儀當下驚得哎呀一聲，來不及倒地；張汶祥已把匕首在肚皮裡面祇一絞，將肚皮絞成一個大窟窿；腸子登時從窟窿裡迸了出來！馬心儀認明了是張汶祥，還喊了一聲：「拿刺客！」才往後倒。

可憐那些陪馬心儀同走，和站班的官兒，突然遇了這種大變故，沒一個不嚇得屁滾尿流，有誰眞個敢上前拿刺客？祇幾個武弁的膽量略大，然也慌了手脚，祇知道大家口裡一片聲跟著大喊拿刺客！究竟也沒人敢冒死上前！張汶祥從容拔出匕首來，揚著臂膊，在人叢中喊道：「刺客在這裡，決不逃跑，用不著你們動手捉拿！」衆人見張汶祥沒有反抗拒捕之意，方敢圍過來動手，將張汶祥捉住。

馬心儀左右的人，已將馬心儀擡進了衙門。馬心儀雙手抓住自己肚皮上的窟窿，向左右心腹人道：「趕快進上房去，將七姨太、八姨太用繩索勒死，裝在兩口空箱裡；趁今夜沉到江心裡去。施星標夫婦，也得卽時處死；不可給外人知道！」吩咐了這番話才咽氣。

他左右的人，自然遵照他的遺囑行事。柳無非姊妹和施星標夫婦，眞是做夢也想不到是這般結局！馬心儀其所以遺囑將四人處死；因他在四川與鄭時等拜把，及誘奸柳氏姊妹的事，若揭穿出來，自

己的罪惡也很重。清廷必議他死有餘辜！倒被張汶祥得了一個義士的好名聲！以為自己的罪惡，當時除卻張汶祥，祇有這四人知道；留下活口做證人，總不穩便；不如趕緊一股腦兒殺卻！事後由張汶祥一個人供出來的，事無左證；同僚的官員，便好上下其手了！眞虧他的心思有這般靈敏，身受重傷，命在呼吸的時候，尙有這種怕人的手段使出來！

這樁驚天動地的大案，畢竟就因他使了這種手段，曾國藩才敢抹煞一切事實，憑空揑造出一段尋常匹夫報仇的情由，奏報清廷；險些兒把這個頂天立地的張汶祥埋沒了！

當時張汶祥束手就擒之後，有職責的官員，便提出他來審訊。他爽爽直直的說道：「你們毋須審問我為甚麼事殺馬心儀！殺人抵命；馬心儀是我殺的，快將我殺了抵命便了！」這些問官，遇了這樣重大的案件，豈敢這麼糊裡糊塗的定案，不問出一個所以然來？祇是無論如何詰問，張汶祥祇咬定牙根，一字也不肯吐出報仇的原因。當時南京的官府和人民，雖都能猜度這案子裡面，必含有奸情；然因無從知道張汶祥的來歷，猜不透這奸情從何而起？

馬心儀是曾國藩提拔的人；一旦出了這樣變故，他恐怕辦理不得法，連累自己！就奏請派他審理。這種駭人聽聞的事，那時清廷也要辦個水落石出，便准奏欽命曾國藩專辦這案。

旁的官員審問張汶祥的時候，張汶祥不過不肯供出報仇的事由來。曾國藩來審問他，倒惹發了他的性子，橫眉怒目的指著曾國藩，大罵道：「你配來審問我麼？像馬心儀這般人面獸心的東西，你瞎了眼，一力將他提拔；到今日你還有臉來問我麼？我沒有話對你說，我殺了人自願償命，還有甚麼話說！」

曾國藩究竟是一個學養兼到的大人物；被張汶祥這麼指手畫脚的大罵，並不生氣，反像很愛惜張汶祥的，含笑又點頭，說道：「看你這般氣慨，倒是一個好漢！你做的事，既是光明磊落；何不照實說出來，使大家知道？何苦擔著一個兇手的聲名，死得不明不白呢？」張汶祥聽了，冷笑一聲，說道：「你休想用這些甜言蜜語來騙我的供！我祇知道你不配問我的話；我就有千言萬語，寧死也決不對你說一個

字。」曾國藩見他這麼說，祇得問道：「我不配問你的話，誰配問你的話呢？你的千言萬語，必對誰才說呢？」張汶祥道：「要問我的供，除了當今天子，就祇有刑部尚書鄭青天才配！此外甚麼人來，我祇拚著一死，沒有第二句話說！」曾國藩心想：刑部尚書鄭青天，就是長沙的鄭敦謹；果然是一個清廉正直的人！這廝既說非鄭敦謹來不肯吐實；祇好奏明聖上，求派鄭敦謹來幫審。

不知清廷核奏與否？張汶祥又如何的吐供？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〇六回　鄭青天借宿拒奔女　甘瘤子挾怨煽淫僧

話說那時曾國藩奏事，清廷無不照准。沒幾日，就欽命鄭敦謹到南京幫審。聖旨下來，倒把那個鄭敦謹嚇了一跳！因他並不知道張汶祥是何如人；更猜不出何以滿朝大小官員，何止千數，獨獨的看中了他，指名要他來審問，方肯吐實？行刺總督的兇犯，非比尋常；萬一弄出些嫌疑到身上來，豈不糟了？饒他鄭敦謹平日為人極清廉正直，遇到這般意外的事，心裡也就不免有些著慮！誠惶誠恐的奉了聖旨，祇帶了一個女婿到南京來。

他與曾國藩原是同鄉有交情的；以為幫同曾國藩審理這案，自己處心無愧，是不愁有嫌疑弄到身上來的！到南京的這日，就與曾國藩同坐大堂，提出張汶祥來審問。曾國藩道：「你要刑部尚書鄭青天來方肯說實話；於今鄭青天已奉了聖旨來幫審，你這下子還不實說麼？」張汶祥聽了，即擡頭看了鄭敦謹一眼，點了點頭說道：「有鄭青天來了，我的話是可以說得；不過你不配審問！我有你在跟前，就是有鄭青天，我也不說！祇能由鄭青天一個人問我；並且用不著坐堂，不將我兇犯跪著，我才肯說。」

曾國藩為要問出張汶祥的口供，祇得一一依允。當即退了堂，請鄭敦謹單獨坐花廳審問。鄭敦謹在大堂上見了張汶祥的面，心裡方明白指名要他來審問的理由。

原來在十年前，鄭敦謹曾有一次步行到瀏陽去掃墓；不料在半路上遇了大雨，隨身不曾帶得雨具，附近又沒有飯店，祇得到一個紳士人家裡去暫避。誰知那雨卻落個不休，看看天色已晚，不能不在這人家借宿。祇是這家的男主人，因到長沙省城裡去了，不曾回來。女主人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婦，眞是生得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爲神玉爲骨。鄭敦謹這時的年齡，也還祇有三十多歲，儀表也生得俊偉異常。這紳士人家的下人，見了鄭敦謹的容儀舉動，知道不是平常過路的人；當卽報告了女主人。誰知這女主人一見鄭敦謹，就動了愛慕的心思！祇因有當差的和老媽子在旁邊，不能對鄭敦謹有所表示。鄭敦謹是個誠篤君子，那裡看得出這女主人動了愛慕他的念頭呢？

湊巧大雨下個不止，這女主人正合了他的心願，殷勤留鄭敦謹歇宿。鄭敦謹受了這女主人的優遇，心裡還說不盡的感激！女主人因存了挑逗鄭敦謹的心思，一一盤問鄭敦謹的身世；而鄭敦謹因爲感激女主人賢德，存心將來要幫助她的丈夫，以報這番優待的好意；也一一盤問她丈夫的爲人行事。這女主人卻誤會了鄭敦謹的用意，以爲和她自己是一般心理！她家的客房，原與上房相隔很遠的；女主人既對鄭敦謹起了邪念，這夜留鄭敦謹歇宿，便特地打掃了一間與上房鄰接的房屋，親送鄭敦謹就寢。

鄭敦謹毫不注意的睡了。正睡得酣甜的時候，忽覺有人在胳膊輕推了幾下；忙睜眼看時，房裡的燈光，照澈得滿房透亮；祇見得女主人濃妝豔抹的立在床前；兩隻俊俏眼睛，如喝醉了酒的人一樣，水汪汪的向他臉上望著；一手支著床柱，一手搭在他胳膊上，繼續著輕推了一下；發出又嬌又脆的聲音，說道：「怎麼這般難醒？獨自一個冷清清的，也睡得著嗎？」

鄭敦謹一見這情形，登時嚇得翻身坐了起來，避開女主人的手，說道：「這時候來推醒我做甚麼？無禮的事做不得！請快出去罷！」女主人想不到鄭敦謹會這麼拒絕，已到了這一步，那裡還顧得到廉恥上去！一點兒不躊躇，就伸手趕過去拉了鄭敦謹的手，說道：「你是個男子漢，怎可這麼拘板？這時候外面的人都睡盡了；這裡面除了你我，一個人也沒有。你還怕甚麼？」鄭敦謹連忙摔開手，從床頭跳下

地來，說道：「我鄭敦謹豈肯幹這種無禮的事！我看你這家裡的氣派情形，可知你丈夫也是一個有體面的人；他於今有事到長沙去了，將家事託付給你。你就忍心背著他，和我這個過路不相識的人，幹無恥的勾當嗎？快回房去，不要惹我大聲叫喚起來，丟了你丈夫的顏面。」

凡人的獸慾衝動，衹在一時；慾火一退，廉恥的念頭就跟著發生了。女主人一腔慾火，被鄭敦謹這幾句話說得如湯潑雪；立時羞得低下頭去，悔恨交集；原是伶牙俐齒會說話的，這下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了！連脚都像釘住了的，也不知道走了。鄭敦謹看了她這難爲情的樣子，便又說道：「請回房去。」

女主人才似乎被這句話提醒了，提脚往外就走；走到房門口，又停步回身向鄭敦謹道：「我一時該死，做出這種下賤事來！幸遇先生是至誠君子！我於今有一句話，要求先生可憐我。我今夜這番下賤的行爲，要求先生不對人說！」鄭敦謹正色，說道：「請放心！你就不求我，我也決不至對人說！你不相信，我可以當天發個誓你聽！」女主人不待鄭敦謹說下去，卽雙膝跪地，對鄭敦謹叩了一個頭；立起身，一言不發的回房去了。鄭敦謹看女主人面上，已流了許多眼淚；不由得獨自就床沿坐下，嘆息人慾之險！

剛待起身仍將房門關好，再上床睡覺；猛不防劈面走進一個壯士來，嚇得鄭敦謹倒退了兩步！看這壯士包巾草履，身穿仄袖紮褲脚的青布短衣靠；雙手空空的，並未攜帶兵器，衹腰間斜揷了一把尺多長的短刀。那種英武的氣概，眞是逼人！但臉色很和悅的跨進門來，向鄭敦謹望著。

鄭敦謹料知不是這家的僕役；正要開口問他是那裡來的，到此何幹的話。那壯士已雙手抱拳，說道：「難得，難得！眞是至誠君子，小子欽佩的了不得！顧不得冒昧，要來請教姓名？」鄭敦謹聽那壯士說話，帶著些四川口音，便隨口答道：「我是長沙鄭敦謹。請問你是那裡來的？半夜到這裡來幹甚麼？」那壯士笑道：「我是過路的人，到此因短少了盤纏，特地到這富豪家裡來借盤纏的。合該他家不退財，有先生這樣至誠君子在此借宿，我又怎敢在至誠君子面前無禮呢？沒奈何衹得換一家去借了！」說畢，

又抱拳向鄭敦謹拱了一拱，轉身就往外走。鄭敦謹還待問他的姓名，無奈他身法矯捷非常，一霎眼就出房去了。

鄭敦謹趕到房門口看時，此時雖已雨過天青，院中有很明亮的星月之光，但是並看不出那壯士走那方去的？看官們看到這裡，大概不待在下說明，已都知道那壯士便是頂天立地的張汶祥了。

張汶祥自見過鄭敦謹之後，心裡十二分的欽佩！到長沙一打聽，方知道鄭敦謹是個刑部尙書；十多年前曾做過好幾任府縣官，到處清廉正直，勤政愛民；各府各縣的百姓，都呼他爲鄭青天。就是長沙一府的人，說鄭敦謹三字，或者還有不知道的人；一提起鄭青天，確是婦孺皆知的！不過張汶祥可以打聽鄭敦謹的履歷，而鄭敦謹卻無從知道這夜所遇的是張汶祥。所以直到這番和曾國藩同坐在大堂上，提出張汶祥來，才看出就是那夜所見借盤纏的人；祇是不知道張汶祥何以指名要他來審問才肯吐實的理由？心中總有些著慮，恐怕張汶祥說出在瀏陽會過他的話來！

退堂之後，鄭敦謹祇帶了兩個隨身僕役，很不安的坐在花廳上，吩咐提張汶祥上來。張汶祥雖是個重要的兇犯，然因是他自己束手待擒的；衙門中人都稱讚他是個好漢，一點兒沒有爲難他的舉動。他身上的衣服祇脫去了一件紗套，還穿著團花紗袍，也沒上脚鐐手銬；祇用一條尋常的鐵鍊，鎖住手腕，祇不過是形式上表示他是一個犯人而已。由一個差頭將他牽到花廳裡來。

鄭敦謹指著下邊的椅子，叫他就坐。他也不客氣坐了下來，說道：「大人要犯民照實吐供，請先把左右的人遣退。犯民若存心逃走，隨時都可逃走，不待今日；並且也不是幾個尋常當差的人，所能阻擋得住的！這位大哥，也請去外邊等著。」說時，回頭望著牽他進來的差頭。差頭自不敢作主退出去。鄭敦謹知道張汶祥是個義士，決不至在這時候乘機逃走；便向隨身僕役和差頭揮手道：「你們暫去外邊伺候。」三人卽應是，退出去了。

張汶祥見三人已離開了花廳，才對鄭敦謹說道：「犯民在未招供以前，得先要求大人答應一句話。

大人答應了，犯民方敢實說；不然，還是寧死不能說出來！」鄭敦謹道：「你且說出來。可以應允你的自然應允。」張汶祥道：「犯民在這裡對大人所招的供，大人能一字不遺的奏明皇上，犯民自是感激高厚之恩！若因有妨礙不能據實奏明，就得求大人將犯人所供的完全隱匿，一字不給外人知道！聽憑大人如何覆旨，犯民橫豎早已準備一死了！」

鄭敦謹見張汶祥說得這般慎重，料知必有許多隱痛的事，全不遲疑的答道：「你盡情實說便了！無論如何，決不給外人知道！」張汶祥道：「大人雖親口應允了；祇是犯民斗膽求大人當天發一個誓，才敢盡情實說！」鄭敦謹待說用不著發誓的話，忽然想起那夜女主人要求不對外人說時的情景來。不由得暗自思量道：「我爲求一個淫奔之女見信，尚可以當天發誓；於今對這麼一個勇烈的漢子，有何不可發誓呢？並且他既求我發誓，可知他的事，確是不好隨便告人知道的！我非對著他當天發一個誓，也無以使他相信我不至告人！」當下遂發了一個嚴守秘密的誓。

張汶祥聽了，立起身來，恭恭敬敬的向空叩了個頭。說道：「大哥在天之靈聽者：我於今已替你把仇報過了！你我的事情，到今日實不能不說了！你休怪我不替你隱瞞啊！」說罷起身，重行就坐了，才一五一十的從在四川當鹽梟時起，直到刺倒馬心儀止，實實在在供了一遍；祇沒提紅蓮寺的話。供完了，並說道：

「馬心儀若不是臨死遺囑，將柳氏姊妹及施星標夫婦處死滅口；有四個活口作證，犯民早已照實供出來了！今馬心儀既做得這般乾淨，犯民就照實供出來，常言官官相衞，誰肯將實情直奏朝廷呢？既不能直奏朝廷，與其將眞情傳播出去，徒然使我鄭大哥蒙不美之名；毋寧不說的爲是！所以犯民得先事求大人除直奏而外，永不告人！」

鄭敦謹因地位的關係，不便如何說話，祇得叫差頭仍將張汶祥帶下去。自己和曾國藩商量。他竭力主張照實奏明。曾國藩那裡肯依呢？一手把持了不肯實奏！鄭敦謹也因這案子若據實奏上去，連曾國藩

都得受重大的處分；自顧權勢，遠在曾國藩之下；料知就竭力主張，也是無效的！然不據實出奏，就得揑造出一種事由覆旨，又覺於心不安！思量了許久，除卻就此稱病掛冠歸里，沒有兩全之道！主意已定，便從南京回到長沙鄉下隱居不問世事了。

終鄭敦謹之世，不曾拿這案子向人提過半個字！幸虧當日奉旨出京的時候，帶了一個女婿同行。這位女婿乘張汶祥招供的時分，悄悄的躲在那花廳的屏風背後，聽了一個仔細。鄭敦謹去世之後，他才拿出來對人說說。在下就是間接從他口裡聽得來的。這件案子敍述到這裡，卻要撇開他，再接敍那紅蓮寺的知圓和尚了。

爲寫那知圓和尚一個人的來歷，連帶寫了這十多回書，雖是小說的章法稍嫌散漫，並累得看官們看的心焦。然在下寫這部奇俠傳，委實和施耐庵寫『水滸傳』、曹雪芹寫『石頭記』的情形不同：石頭記的範圍祇在榮、寧二府；水滸傳的範圍祇在梁山泊；都是從一條總幹線寫下來，所以不至有拋荒正傳、久寫旁文的弊病。這部『奇俠傳』卻是以奇俠爲範圍；凡是在下認爲奇俠的，都得爲他寫傳。從頭至尾，表面上雖也似乎是連貫一氣的；但是那連貫的情節，祇不過和一條穿多寶串的絲繩一樣罷了！這十幾回書中所寫的人物，雖間有不俠的，卻沒有不奇的；因此不能嫌累贅不寫出來。

於今，再說知圓和尚自無垢圓寂之後，他一手掌管紅蓮寺的全權。無垢在日原傳給了他不少的法術；後來他又跟孫癩子學習些兒。孫癩子在瀏陽住不到二十年，就仍舊回峨嵋山侍奉畢祖師去了。孫癩子既去，知圓和尚便漸漸的不安本分了！不過他爲人聰明機警，骨子裡越是不安本分；表面上越顯得一塵不染，衆善奉行。他那種行事機密的本領，實在了不得；不僅做得使一般尋常人識不破，受了他些微好處的人還歌功頌德！就是孫癩子因與他也有師徒的關係，時常到紅蓮寺來看他，尚且不知道他久已在地窟裡幹了許多無法無天的事；聽得鄰近的人稱讚他的功德，反欣然獎飾他！若不是他惡貫滿盈，鬼使神差的把卜巡撫弄到寺裡來，或者再過若干年還不至於破案。

前書第八十一回中，寫他勸卜巡撫剃髮不從，就叫兩個小和尚去提石灰布袋來，打算將卜巡撫悶斃。想不到小和尚會無端突然死了一個！祇得親自去取。卻又忽然起了一陣旋風，將幾盞燈完全颳倒在地。他驚得祇好念動眞言，以爲是鬼魅便沒有收伏不下的。念過眞言之後，一伸手去提那布袋，就和生了根的一樣，用盡氣力也提不起來！連忙放手揑指一算，不覺吃驚，說道：「不好了！有陰人在暗中和我作對！」一面說，一面兩脚在地下東踏一步，西點一脚；兩手也挽著印結，圓睜兩隻暴眼，口中不知念誦些甚麼。甘聯珠一見這情形，知道他要用雷火來燒了，自料抵敵不住；忙一手拉了陳繼志，匆匆逃出了地窟。

知圓和尚白使了一陣雷火，見也不曾燒著甚麼東西。他此時也沒想到有甘聯珠用隱身法在暗中保護卜巡撫；心裡祇疑惑是卜巡撫命不該絕！祇好不取那石灰布袋了。仍回到那間大地室裡，對那些青年和尚，說道：「這狗官旣不肯聽我的話，立時剃度出家。留著他在這裡，使我心裡不快活！你們將他拖出去，用那口鼻涕鐘把他罩起來；也不要去理他，祇活活的將他餓死悶死！看他有甚麼神通能逃出鐘外去？」

卜巡撫到了這一步，見軟求、硬抗都不中用，惟有咬緊牙關，一言不發，聽憑一般惡僧擺佈！那些青年和尚的年齡雖小，氣力卻都不小，那麼高大的一口鐘，祇四個人用手一扛，就扛起離地好幾尺了；勒令卜巡撫蹲下，掩蓋得一絲不漏。

卜巡撫初時還在鐘裡面大聲叫喚。外邊的和尚聽了，用鐵棒在鐘上敲了一下，罵道：「再敢叫喚，我們就拿柴來圍住燒死你！你想想：有誰到這地方來救你？叫喚給誰聽？」卜巡撫悶在鐘裡，聽那鐵棒敲在鐘上的聲音，竟比在耳根前響了一個巨雷，還來得厲害；兩耳祇震得汪汪的叫個不止！外邊的一切聲息，從此全不聽得了。知圓和尚以爲，一個文弱書生，蓋在一口四邊不透風的鐘裡面，決不能經過多少時日不死。紅蓮寺從來沒有作惡的聲名在外；平日在寺中害死的人也不少了，一點風聲都不曾露出去

；這回也必不至敗露！因此毫不放在心上。表面上每日仍督率著滿寺的僧人做佛事，以掩飾外人的耳目。

中秋這日，陸小青因錯過了宿處，到紅蓮寺借宿。知圓和尚雖提防著長沙有探訪卜巡撫的人來，然看陸小青不像是衙門中做公的人，並且年紀很輕。紅蓮寺原來不與尋常寺廟相同；在無垢當住持的時候，就允許從遠處來拜佛的人，及過路的人借宿，特地造了幾間客室。

無垢的意思，以為寺裡越是有不能告人的隱事，越不能拒絕外邊的人來寺裡歇宿。從來不拒絕人，就成了習慣。加以知圓作惡既久，膽量越弄越大了；又仗著自己的本領不怕人，更欺陸小青年輕；所以絕不注意的就留陸小青歇宿。

那知客僧本是一個大盜；知圓和尚因賞識他的武藝，就勸他出家；是知圓和尚最得力的一個幫手。這夜他因看見陸小青在鼻涕鐘旁邊徘徊，就疑心陸小青已發見鐘裡有人了；陸小青看見鬼魂的事，知客僧並不知道。

當時知客僧既看見陸小青在那鐘旁邊站著，立時就到地窟裡報告知圓。知圓尚不在意的，說道：「你祇去宰了他便完事！估量那小子有甚麼能為？」那曉得此時甘聯珠和陳繼志又已到紅蓮寺來了；在客室窗外看見知客僧舉緬刀要劈陸小青，連忙對準那舉刀的手腕，射去一口梅花針。

知客僧是個莽人，祇知道中了人家的暗器，擡不起肩窩了；也無心細察這暗器是甚麼？是從那裡發來的？及至率領幾十個同黨，翻身殺到客室來，見陸小青已沒有了；地下散了許多碎瓦，屋上鐵懸皮都被衝成一個大窟窿；才疑惑來的不僅陸小青一人！急急將情形報明知圓和尚。知圓也就不免有些驚慌起來，即時打發一般沒有能耐的黨羽，趁夜深逃往別處去；自己帶了幾個有本領的，仍在寺裡守著；非到禍事臨頭不走！

半夜容易過去。次日，知圓正和手下幾個和尚商議，要把那鐘揭開來，將卜巡撫的屍掩埋了滅跡。忽見常德慶支著拐杖，一顛一跛的走進寺來。埋怨知圓道：「你這禿驢的膽量也忒大了些，怎的敢惹出

這麼大的是非來？你知道於今就是你自己崑崙派的人，到這裡來和你作對麼？你還不趕緊逃命，定要坐在這裡等死嗎？」

知圓平日雖是認識甘瘤子、常德慶等崆峒派的人；然祇因派別不同的關係，彼此都不大來往。就是常德慶亦不知道知圓在紅蓮寺如此作惡。這回是甘瘤子有意要趁這機會，將崑崙派的人拉到崆峒派來，以報呂宣良拉桂武到崑崙派去的夙怨。所以特地打發常德慶到紅蓮寺來勸知圓，暫時離開紅蓮寺。

甘瘤子明知卜巡撫遇救，定要把紅蓮寺付之一炬；他便好從中挑撥知圓，說是呂宣良、紅姑一班崑崙派的人，存心與知圓爲難；好使崑崙派的人自相仇殺！果然柳遲、陸小青等一干人救醒卜巡撫之後，搜查寺中，除在地室裡搜出二十多個青年男女，和蓮座底下埋藏了幾十具男女屍體外，一個和尚也沒有拿著。卜巡撫也是恨極了！當下就發令舉火焚燒紅蓮寺。燒罷，帶了陸小青、柳遲回衙。細問二人的來歷，打算盡力提拔二人。柳遲再四推辭，說父母在堂；本身沒有兄弟，不能不朝夕在家侍奉。卜巡撫十分嘉獎他能孝，祇得由他回去。陸小青原是沒有職務的人，就此跟著卜巡撫；後來官也做到了參將。柳遲雖家居侍奉他父母；然就因呂宣良差他救卜巡撫的事，和知圓一班惡僧結下了仇怨。加以甘瘤子、常德慶等與崑崙派有夙嫌的人從中搆扇，也不知鬧過了多少次風波，費了多少力，才將鐵頭和尚知圓拿住正法！

至於兩派的仇怨，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消釋！不過在下寫到這裡，已不高興再延長寫下去了。暫且與看官們告別了。以中國之大，寫不盡的奇人奇事，正不知有多少？等到一時興起，或者再寫幾部出來給看官們消遣。

第一〇七回　獻絕技威震湘陰縣　舞龍燈氣死長沙人

前記

『奇俠傳』做到一百零六回，本打算就此完結，非得有相當機會，決不再繼續下去的。書中應交代不曾交代，應照應不曾照應的所在，原來還很多；何以不待一一交代清楚，照應妥貼，就此馬馬虎虎的完結呢？這其中的原因，非在下親口招供，無論看官們如何猜情度理，必也猜度不出。究竟是甚麼原因？

說起來好笑！在下近年來，拿著所做的小說，按字計數，賣了錢充生活費用。因此所做的東西，不但不能和施耐庵、曹雪芹那些小說家一樣，破費若干年的光陰，刪改若干次的草稿，方成一部完善的小說；以帶著營業性質的關係，祇圖急於出貨，連看第二遍的工夫也沒有；一面寫，一面斷句，寫完了一回或數頁稿紙，匆匆忙忙的拿去換錢。

更不幸在於今的小說界，薄有虛聲；承各主顧特約撰述之長篇小說，同時竟有五六種之多；這一種做一回、兩回交去應用，又擱下來做那一種，也不過一兩回；甚至三數千字就得送去。既經送去，非待印行之後，不能見面；家中又無底稿；每一部長篇小說中的人名、地名，多至數百，少也數十，全憑記憶。數千萬字之後，每苦容易含糊！所以一心打算馬虎結束一兩部，使腦筋得輕鬆一點兒擔負。

不料一百零六回刊出後，看官們責難的信紛至沓來；彷彿是勒逼在下，非好好的再做下去不可！以在下這種營業性質的小說，居然能得看官們的青眼；在下雖被逼勒得有些著急，然同時也覺得很榮幸！

因此重整精神，拿一百零七回以下的奇俠傳與諸位看官們相見。

本文

於今，且說柳遲自火燒紅蓮寺之後，雖以救卜巡撫有功，不難謀得一官半職。祇因他生性恬淡，從小就悟到人生數十年，無論甚麼功名富貴，都是眨眼就過去了；惟有得道的人，可以與天無極！加之得了呂宣良這種師傅，更不把功名、富貴放在心目中；祇一意在家侍奉父母，並努力呂宣良所傳授他的道法。

柳家所住的地方，在第一集書中已經表明過了，在長沙東鄉隱居山底下。這隱居山本是長沙、湘陰交界之處的一座大山。斯時正是太平之世，人民都安居樂業。每到新年，士農工商各種職業的人，都及時行樂。不過行樂的方法極簡單，除了各種賭博之外，就是元宵節的龍燈。

龍燈用黃色的布製成，布上畫成鱗甲；龍頭、龍尾，用篾紮絹糊；形式與畫的龍頭、龍尾無異。連頭尾共分九節，每節內都可點燈。由鄉人中擇選九個會舞龍燈，並身強力壯的人，分擎九節。再用一個身手矯捷的人，手舞一個斗大的紅球，在龍頭前面盤旋跳舞；謂之「龍戲珠」，會舞的能舞出種種的花樣來，配以鑼鼓燈綵，到鄉鎮各人家玩耍。所到之家，必燃放鞭炮迎接。殷實些兒的人家，便安排酒菜款待；也有送錢以代酒菜的。長、湘兩縣的風俗都是如此。每年在這種娛樂中，所耗費的鞭炮、酒菜的錢，爲數也不在少。

這種龍燈，並非私家製造的；乃由地方農人按地段所組成的鄉社中，提公款製成。每縱橫數里之地，必有一鄉社；每鄉社中必有一條龍燈。因爲龍燈太多，競爭的事就跟著起來了：甲社的龍燈，舞到了乙社，與乙社的龍燈相遇，彼此便兩不相讓，擇地競舞起來：甲舞一個花樣，乙也得照樣舞一個，以越快

越好；不能照樣舞的，或舞而不能靈捷好看的，就算是輸了！舞這條龍的人，安分忠厚的居多；輸了就走，沒有旁的舉動！若是輕躁兇悍的人居多，輸了便不免惱羞成怒，動手相打起來！

每年因舞龍而械鬥而受傷的，兩縣之中，總有數人！舞龍的還容易練習成爲好手；惟有舞球的，非平日練有一身武藝，會縱跳功夫的，不能討好！柳遲所住的地方，與湘陰交界；因縣界的關係，舞龍爭勝的舉動，比甲社與乙社相爭的更激烈！長沙這邊因會武藝的多些，每次競舞起來，湘陰方面舞紅球的人，多是被比輸了的！湘陰人懷恨於心，也非一日了！大家存心要物色一個有驚人本領的好漢，來舞紅球；務必勝過長沙人，方肯罷休！

這年十月間，湘陰縣城裡忽來了一個賣武的山東人，自稱爲雙流星趙五。這趙五所使的一對流星，與尋常人所使的完全不同：尋常流星最大的，也不過茶杯粗細；圓的居多，八角的極少。趙五使的竟比菜碗還大，並且是八角的，同時雙手能使兩個；鐵鍊有一丈多長，比大指頭還粗。

趙五初到湘陰縣城裡來，一手托著這麼一個流星，走向各店家討錢；口稱：路過此地，短少了盤纏，望大家幫助幾文，好回山東去。說畢，就舞動兩個流星。看的人祇聽得呼呼風響，無不害怕碰在流星上，送了性命！情願送錢給趙五，求趙五到別家去。若遇了鄙吝之家，不肯送錢的！趙五便舞動雙流星，向街邊石上打去，祇打得火星四迸，石塊粉碎。再不送錢給他，就舉流星向櫃房裡亂打，故意做出種種驚人的舉動。

有一個店家正在吃午飯的時候，趙五到了店門外討錢。這店裡的人，也不知道趙五的厲害；以爲：是平常走江湖賣藝的人，懶得理會。各人都端著飯碗吃飯，連正眼也不瞧趙五一下。趙五說了求幫助路費回山東的話，又舞了幾下流星。見吃飯的各自低頭吃飯，毫不理會；趙五不由得氣急起來！雙手舉起兩個大流星，向上座兩人手中的飯碗打去。

眞打的巧妙極了！剛剛將兩隻飯碗打翻，覆在桌上；並不曾打破半點，連碗中的飯都不曾散落地下。

祇嚇得同桌的人都立起來，望著趙五發怔。趙五早已收回了流星，又待向座上的人打去。店裡的人方注意這一對斗大的流星，驚的連忙搖手，喊道：「打不得，打不得！你不過是要討錢。我們拿錢給你便了！」趙五聽了這話，雖不再用流星對人打去，但仍不住的舞出許多花樣：祇見那個流星忽上忽下，忽前忽後，忽遠忽近，舞得十分好看！街上過路的人，無不停步觀看。

湊巧這店裡的老闆，就是靠近長沙鄉下的一個紳士。平常因舞龍賽不過長沙人，心中早已惱恨；多時蓄意要覓一個有驚人武藝的好漢，來舞龍前的紅球。無奈到處留心物色，總是遇不著當意的人！這回看見趙五舞雙流星，不覺觸動了新年舞龍的事。暗想：

「有這種舞流星的本領，若到鄉下去舞龍珠，料長沙人決沒有趕得上的！好在於今已是十月底了，不過一個月後就是新年。我何不與這人商量，留他在此過年？明年正月初間我帶他下鄉去，教他當舞龍珠的人，豈不可以報復歷年的仇恨？」想罷，即放下飯不吃了。迎上前，對趙五拱手，請問姓名。

趙五見這老闆溫和有禮，忙收了流星，也拱手將姓氏說了。偏巧這老闆也姓趙。聽了，喜笑道：「你我竟是本家！兄弟在這裡開店多年；江湖上賣藝餬口的人，從此地來來往往的，兄弟眼中所見的，也不少了。從來不曾見過像老兄這般本領的，實在難得，實在令人欽佩！兄弟想委屈老兄到裡面坐談一會。不知老兄可肯賞光？」趙五想不到有人這般優待他，豈有拒絕之理？當即被趙老闆邀進裡面客室，分賓主坐定。

趙老闆開口問道：「老兄因何貴幹到敝處來的？」趙五道：「兄弟出門訪友，到處爲家已有數年了，並沒有甚麼謀幹的事。」趙老闆又問道：「老兄打算回山東原籍過年嗎？」趙五帶笑說道：「說一句老實不欺瞞本家的話，我們在外求人幫助盤纏回家，是照例的說法；並非眞個要歸家短少了路費。兄弟特地來貴處訪友，尚不曾訪著一個好漢；暫時並不打算就回山東。」趙老闆問道：「不打算回山東，卻打算到那裡去呢？」趙五道：「這倒沒有一定。因爲昨日方到湘陰縣來；若是在此地相安，等到過了年再

往別處去也說不定。」趙老闆喜得脫口而出的，說道：「能在此地過了年再去，是再好沒有的了！」隨卽將鄉間新年舞龍燈，與長沙人爭勝的話，及想請趙五舞龍珠的意思說了一遍。趙五聽了，躊躇不肯答應。

趙老闆猜他不肯答應的原因，必是覺得於他自己沒有利益，遂接著說道：「我們鄉下舞龍燈，所到的人家照例得送酒菜油燭錢。這筆款子總計起來，也有二、三百串。平日得了這筆款子，除卻一切開銷外，餘錢就存做公款。老兄若肯答應幫忙，餘錢便送給老兄作酬勞之費。不知老兄的意下何如？」趙五這才開了笑顏，連說：「銀錢是小事，倒不在乎！祇是從現在到明年正月，還有一個多月；這一個多月的居處、飲食，需煩本家照料！」趙老闆忙說：「這自然是我的事。」趙老闆旣和趙五說妥了。便特地邀集鄉間經理每年舞龍燈的人，聚會討論請趙五的事。

一般人都因平日受了長沙人的氣，沒一個不贊成趙老闆的辦法；並情願在地方公款內提出些錢來，供養趙五。趙五的酒量最大；湘陰人想他替一般人出氣，不惜卑詞厚幣，以求得趙五的歡心。趙五每飲輒醉，醉後就舞流星。趙五的年紀不過三十歲；酒之外並喜嫖窯子，湘陰人也祇得拿出錢來，給趙五充夜度資。

喜得爲時不久，轉眼就到了新年。趙老闆帶著趙五下鄉，拿出平日舞的紅球給趙五看。趙五看了，搖頭道：「這東西舞起來有甚麼好看？不如索性用我的兩個流星，用紅綢包裹起來，舞時倒還好看！」一般人聽了，更加歡喜！召集舞龍的人，練習了幾日。有了這麼一對特別的龍珠舞起來，果然分外精采！從十二日起，趙五便手舞雙流星，率著這條經過特別訓練的龍燈出發，向長沙地界舞去。

長沙地方舞龍的人，看了這種特別的龍珠，知道是有意請來圖報復的；就是平日以善舞龍珠自豪的人，也自料不是趙五的對手！旣是明知賽不過，遂大家議定：這年不舞龍燈，免得受湘陰人的羞辱！以爲沒人與他們比賽，一方面鼓不起興來，自非罷休不可！不料湘陰人見佔了上風，那裡肯就此罷手呢？

舊例：各人家對待龍燈，本境的無不迎接；舞龍燈的也無須通知，挨家舞去就是了。外境的謂之客燈；便有接有不接，聽各人家自便。客燈得先事派人通知，這家答應接燈，舞龍燈的方可進去。辦酒菜接待客燈的極少；因爲客燈多是不認識的人，平日沒有感情，用不著費酒菜接待。

這年長沙境內既因有趙五停止舞龍燈，地方各人家自然都商妥了不接待客燈。那知湘陰人不問各人家答應與否，竟照本境龍燈的樣，也挨家舞去。趙五舞著一對流星，到人家東打西敲，祇嚇得各家的婦人、小孩躲避不迭！有時不留神擋了趙五的去路；趙五老實不客氣的，就舉流星打去。但是他的流星很有分寸；剛剛將擋路人打倒，並不受傷；然被打的無不嚇得魂飛天外！長沙人如何受得了這種羞辱呢？於是集合了許多紳士，商議對付的方法。

柳遲的父親柳大成，也是地方紳士之一。有一個紳士對柳大成說道：「湘陰人這回全仗趙五一個人，在我們長沙耀武揚威。看趙五這廝的本領，委實不錯！非有絕大本領的人，對付這廝不了！聽說你家遲少爺，多與奇人往來；想必他的本領已不小了！這是地方公事，有關我們長沙人的顏面；想請他出來，替我們大家爭回這一口惡氣。」柳大成還不曾回答，許多紳士已齊聲說道：「不差，不差！我們這地方，周圍數十里內，誰不知道柳遲得了異人的傳授，有非常的本領！這事非找他出頭，我們是無法出氣的！去，去！我們一同到柳家去，當面請他出來；料他也卻不過我們的情面！」柳大成見衆人都這麼說，自己也不知道柳遲究竟有沒有這種本領？不好怎樣說法，祇得答應帶衆紳士來家。

柳遲正在自己書房中做日常的功課。忽從窗眼裡看見來了這麼多紳士，以爲是尋常會議地方事務；不與自己相干的，便懶得出來周旋。卻見自己父親引著一大群紳士，直走到自己書房門口來了；祇得起身迎接。

一個年老的紳士在前，向柳遲拱手；說道：「我們長沙人於今被湘陰人欺負到這一步了！你遲少爺學了一身本領，也忍心不出來替我們大家出出氣嗎？」柳遲突然聽了這番話，那裡摸得著頭腦呢？望了

那老紳士怔了一怔，道：「湘陰人如何欺負我們長沙人，我因不大出門，不得知道！」

柳大成讓衆紳士坐了；即將湘陰人越境舞龍燈的情形說了一遍道：「諸位紳士說你多與奇人往來，必有本領可以對付這趙五，好替長沙人爭回這口惡氣。你究竟有沒有這種能耐，你自已知道？若自信有力量能對付趙五，就不妨遵諸位紳士的命，出來想想對付的方法！如果自問沒有這般能耐；這也不是一件當要的事，須得謹愼！」

柳遲笑對衆紳士說道：「柳遲還是一個小孩子，那裡有這種大本領？實在辜負了諸位老先生一番獎借的盛意！不過湘陰人這種舉動，也未免太使人難堪了！長沙人每到新年，照例是要舞龍燈的；今年因見湘陰人請了個趙五，情願停止龍燈不舞，就算是認輸退讓了！得了這樣的上風，尚不知足，還祇管在長沙境內橫衝直撞；情形也實在可惡！不過依柳遲的愚見：讓人不爲怕人。我們已因讓他不舞龍燈；好在明日就是元宵了，不如索性再讓他一日。照例龍燈舞到元宵日爲止，忍過明日便沒事了！趙五既是山東人，不能每年來湘陰幫助他們舞龍燈，到明年看他們湘陰人又仗誰的勢？我們長沙人是與湘陰人爭勝，不是與山東人爭勝！他們借山東的人材來比賽，究竟不但不能算湘陰人勝了，反爲丟盡了湘陰人的臉；不理會他最好！」衆紳士聽了柳遲這話，也覺有理，便各自散歸家去了。

元宵日，趙五帶著龍燈，到長沙境內舞的更起勁。無如長沙人都存心不與他們計較，元宵已過，以爲此後可以不再受湘陰人的羞辱了！想不到十六日早起，舞龍燈的鑼鼓又響進長沙界來了！地方紳士見湘陰人這麼得寸進尺的趕人欺負，不由得都怒不可遏！

大家商議，仍主張找柳遲出頭設法。於是又同到柳遲家來，仍由前日那老紳士開口對柳遲說道：「我們前日因遲少爺讓人不是怕人，敎我們索性再忍耐一日；我們也知道遲少爺少年老成，不願多事；就依遵了，忍辱讓他們湘陰人在長沙鬧元宵，毫不與他們計較！那知道他們湘陰人竟得寸進尺。今日是正月十六，元宵已經過去了；他們鬧元宵的龍燈，今日又大鑼大鼓的舞進境也來了！似這般受人欺辱，我

等斷乎不能再忍了；祇得再來求遲少爺出頭！如果遲少爺定不肯出頭，我們也祇好鳴鑼聚衆，務必把湘陰人打出境去，就打死幾個人也說不得了！」

柳遲聽了，也吃驚似的，問道：「過了元宵還來舞龍燈嗎？是不是仍由趙五舞著雙流星在前頭開路呢？」老紳士點頭道：「若沒有趙五那廝，湘陰人就有天大的膽量，也不敢是這般來耀武揚威；我們也不致來求遲少爺出頭了！」

柳遲沉吟了一會說道：「我料湘陰人雖因往年舞龍燈賽不過我們，心中有些懷恨。今年我長沙旣爲不能與他們比賽，停止舞龍燈；他們的上風也佔盡了！何苦今日還來舞呢？這不是畫蛇添足的擧動嗎？湘陰紳士中也有不少明理的人，何以幹出這種無恥的事來呢？這其中恐怕尙有旁的緣故。倒不可不派人去湘陰打聽打聽。」那老紳士道：「無論他們有甚麼緣故，其存心來侮辱我們長沙人，是毋庸疑義的了！於今請遲少爺爽利些說一句：到底肯不肯爲地方出頭，對付趙五？」柳遲道：「我沒有不肯出頭之理！不過我出頭也未必能對付趙五！現在放著一個武藝極高強的好漢在這裡，諸位老先生何以不去請他出來呢？」

不知柳遲口中所說的這個武藝極高強的好漢，究竟是甚麼人？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〇八回　柳家郎推薦眞好漢　余八叔討取舊家財

話說那老紳士聽了柳遲這句話，愕然地問道：「這地方祇有你遲少爺常有奇人來往，我們料想必有大本領。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的武藝極高呢？」柳遲笑道：「余家大屋的余八叔，不是有極高的武藝嗎？」那老紳士說道：「余八叔才從外省回家的時候，我們確曾聽說他練了一身好武藝。祇是近年來他專心在家種田，不但沒人見他顯過武藝，並沒人聽他談過武藝。就是從前武藝高強，隔了這麼多年不練，

祇怕也生疏了。」柳遲搖頭道：「旁人沒見他顯過，我曾見他顯過；旁人沒聽他談過，我曾聽他談過。不但沒有生疏，並且無日不有進境！去求他出頭，必能替地方人爭一口氣。」

衆紳士道：「既是如此，就請遲少爺同去請他。」柳遲連連搖手道：「使不得，使不得！有我去了，他必不肯出頭！不僅我不可去，且不可對他說是我推舉他的！余八叔的性情脾氣，我深知道；最是面軟，卻不過人的情面；他待人更是謙虛有禮。旁人去請他，除卻是不知道他的，他或者不認會武藝的話。像諸位老先生，都是本地方紳耆；爲的又是地方公事，我料他斷無推諉之理！柳遲決非偷懶不陪諸位老先生同去，實在是恐怕他向柳遲身上推卸；柳遲也非偷懶不出頭對付趙五，祇因敝老師曾吩咐在家安分事父母，不許干預外事！加以聽說趙五的武藝，也非同小可；估量也是名人的徒弟。柳遲能不能對付他，既沒有把握，又違了敝老師的訓示，所以不敢冒昧！敬求諸位老先生原諒！」衆紳士至此都沒有話可說。祇好仍邀柳大成到余家大屋去請余八叔。

這余八叔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柳遲何以敢推舉他出頭對付趙五？這其間的歷史不能不趁這當兒交代一番。以下關於余八叔的軼事，還甚多甚多；更得在這兒將他的來歷，略爲介紹；此後的正文方有根據。於今，且說余家大屋，也是隱居山下的大族人家；聚族而居於隱居山下，已有一百多年了。當初也不過幾口人，住在靠山一所小房屋裡，全賴種田生活。後來人口日漸加多，房屋也日漸加大；經過一百多年，地方人就叫這屋爲「余家大屋」。

傳到余八叔的父親這代，有兄弟四人。余八叔的父親最小，且最老實。大、二、三房都已抱孫了，余八叔才出世。因兄弟排行第八，大、二、三房的孫子都稱他「八叔」。余八叔生成體弱，五歲方勉強能行走；剛能行走，父親便死了。母親雖尚年輕，但立志守節。無奈大、二、三房的人又多又厲害，不許余八叔的母親守節；爲貪圖是十兩身價銀子，勒逼他母親出嫁。他母親因余八叔年紀太小，身體又太弱，明知自已嫁了別人，余八叔沒人照顧；不忍拋棄不顧！要求帶到嫁的人家去，等到余八叔長大成人，

再送回余家來。大、二、三房也不許可！可憐這個年才五歲，身體極瘦弱的余八叔，已成爲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了。

余家所種的田，是自家的產業；四房並不曾分析。第四房就祇余八叔一人，所應承受的產業是山場田畝，也可供一家數口生活之資。大、二、三房因覬覦這一份產業，所以將寡弟媳逼嫁。

余八叔那時僅五六歲的小孩，甚麼事也不知道，聽憑大、二、三房的人欺負凌虐！感覺痛苦的時候，除卻哭泣之外，別無方法對付！而大、二、三房的人，既是存心欺負他，又如何能容他哭泣呢？挨打的時候，不哭倒也罷了；一開口哭痛，打得更厲害！他眞是天生的命苦！余家共有二三十個年相上下的小孩，獨有余八叔不但身軀孱弱，頭頂上並害滿了癩痢；加以眼淚鼻涕，終日不乾，望去簡直是一個極不堪的乞兒！是這般受了三年折磨，地方上人知道余家情形的，無不代爲不平！不過鄉下人大半膽小怕事；余家又人多勢大，旁人儘管心裡不平，卻不能有甚麼舉動；至多談到余家的事，大家嘆息嘆息罷了！

這年，忽然來了一個遊方的和尚。夜間睡在隱居山上的獅子巖裡；白天下山化緣，一不要錢，二不要米，每家祇化一杯飯。隱居山上雖有叢林廟宇，這個和尚並不進去掛單。有好事的人問他：何以不到叢林廟宇去？和尚搖頭道：「他們也可憐；他們的衣食，也都是由十方募化得來的，貧僧怎好再去叨擾？」又問他：何以不要錢，不要米？和尚說：「得了錢，沒處使用，也沒處安放；得了米，沒有閒工夫，不能養成熟飯。」問他：有甚麼事這麼忙？他說：「生死大事，安得不忙！」他上山下山，必走余家大屋門前經過。

余家的小孩多，見這和尚在六月炎天，還穿著一件破爛腌臢的棉僧袍，科頭赤足的，在如火一般的紅日之下行走，頭上不見一點汗珠，都覺得這和尚古怪！一見和尚走過，就大家跑出來，跟在和尚後面，指指點點的說道。和尚也好像是極歡喜小孩子；每見這一大群小孩追出來，必逗著在前頭的幾個小孩玩耍。

有一次余八叔也跟著跑出來，搶在衆小孩的前頭。這和尚回頭看見余八叔，便很注意似的打量了幾眼，剛待開口問話，後面卽有兩個小孩跑上前來，年紀都比余八叔大兩三歲；一個擧手向癩痢頭上就打，一個揪住胳膊，往後就拖。余八叔祇向兩孩望了一望，卽低頭不做聲。這和尚看了，彷彿有點兒不平的神氣；隨指著余八叔，問兩小孩道：「他不是你們一家的人嗎？你們無緣無故打他、揪他做甚麼？」兩孩之中的一個大些兒的，說道：「他不是個好東西，隨便甚麼人都可以打他；就打死他也不敢哭！」說時，湊近身去，又擧脚向余八叔踢了兩下。跟在後邊的許多小孩，也都握著小拳頭，彷彿都要上前打兩下，以表示不算一回事的神氣！

余八叔祇嚇得渾身發抖，顯出欲逃不敢，不逃不能的樣子！這和尚忙上前拉了余八叔的手，用身軀遮擋著衆小孩；很溫和的說道：「你不要害怕！有我在這裡，他們斷不能打你！你說：你姓甚麼？家住在那裡？他們是你的甚麼人？」余八叔道：「我也姓余，也是這屋裡的。方才打我的是我的姪孫，揪我的是我的姪兒。」這和尚十分詫異的樣子說道：「是你的姪孫、姪兒嗎？還有這許多呢，都是你甚麼人？」余八叔一一指點著道：「這也是我的姪孫……這也是我姪兒。」和尚回頭問那些小孩道：「你們叫他甚麼？」幾個口快的答道：「叫他八叔。」

和尚問道：「你們的班輩比他小，怎麼倒可以隨意打他呢？」有一個小孩答道：「他又沒有娘，又沒有爺，打他怕甚麼！我爺爺還把他綑起來打呢，你不信看他背上，不是還有一條一條的紅印嗎？就是用篾片打成這樣子的！」和尚看余八叔的背上，果然不見有半寸沒有受傷的好皮肉！一面撫摸著傷處，一面問道：「你夜間睡覺是一個人睡的嗎？」余八叔點頭道是。和尚道：「睡在那一間房裡呢？」余八叔道：「睡在廚房裡。」和尚笑問道：「廚房裡有床舖嗎？」余八叔搖頭說：「沒有床舖。熱天睡在地下，冷天睡在草裡。」和尚道：「廚房在甚麼地方？你這家裡共有幾間廚房？」余八叔道：「祇有一間廚房。你看，那邊屋上有煙囪的，底下就是廚房。」

和尚回頭對這些小孩說道：「他的班輩比你們大，你們不應打他！下次我若再遇見你們打他時，我就要幫著他打你們了！」衆小孩也沒有話回答。和尚自掉頭不顧的去了。

次日早起，余家大屋忽不見了余八叔。家裡人分明看見余八叔昨夜睡在廚房裡，半夜還聽了他咳嗽的聲音；前後門都鎖好了不曾開，以爲決沒有出外的道理！疑心是不堪凌虐，自行投井死了！

長沙鄉下的人家，廚房裡多有吊井。余家的人用竹竿接長向井內探撈，那裡有呢？好在余家素來不把余八叔當人，巴不得他不在家中刺眼，因此並不派人尋找。

光陰容易，轉眼間不覺過了二十年，其間毫無音信。不但地方上人心目中，沒有余八叔這個人，就是余家大屋的人，也早就認定余八叔死了！整整二十年過去，這年也是在夏天裡，隱居山下忽然來了一個身材瘦弱，年約三十歲的人。身上行裝打扮，背馱一個很大的包袱，到山下一家火舖裡住著。次日，卽到本地一個大紳士黃孝廉家，拜訪黃孝廉。

這黃孝廉年已七十多歲，是這方面鄉下的一個極正大的紳士。這日黃孝廉在家，見門房拿了一張名片進來，說有個異鄉口音的人，前來拜訪。黃孝廉看名片上是余同德三個字。心想：不認識這人，既然登門拜訪，不能不見；祇得說請。門房引了那人進來。

那人見面，卽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說道：「你老人家必不認識晚生了！晚生就是余家大屋的余八叔，出門整整的二十年，今日才得轉回故鄉。聽說你老人家還照常康健，所以特來請安。」黃孝廉想了一想，又連連打量了幾眼，不住的點頭道：「哦，是了！我記得那年地方上人多說，余家大屋不知如何把余八叔弄死了，連屍身都沒有看見！當時我就說決沒有這種事；必是你受不了他們的打罵，趁黑夜偷偷的逃跑到那裡去了。一個小孩跑不上多遠，或者又會跑回來。不料過了數年，還不見你跑回來，也沒人曾見過你的蹤影；便是我也有些疑心你眞個是被大、二、三房的人，下毒手害死了！祇是沒有見證，不能幫你打這個抱不平！於今你又安然回來，喜得當日不曾寃誣大、二、三房的人！此刻你的三個伯父，

都在幾年前死了；你的七個哥哥，也死得祇剩三個了；姪兒、姪孫倒還好，都已娶妻生兒子了。你於今回來打算怎麼辦呢？」

余八叔道：「晚輩其所以不回家，而先到你老人家這裡來，就為有一句話得向你老人家稟明。晚生出門的時候，年齡雖僅八九歲；然八九歲以前的種種情形，晚生銘心刻骨的不能忘記！晚輩四房所應承受的山場、田畝，久已被大、二、三房侵佔了，不曾管過一天業。若照利息算起來，他們大、二、三房現在所有的產業，都應歸還給我，尚恐不夠。不過利息的話，晚生也不提了。祇是應歸我四房承管的山場、田畝，從此得如數歸還給我，不能再由他們侵佔。本來至親骨肉，為一點兒產業，傷和氣相爭鬧，是不應該的事！但是你老人家年高德劭，他們大、二、三房在二十幾年前對待我四房的情形，你老人家是曾親眼看見，親耳聽見的；確不是晚輩不顧體面，重資財，輕骨肉！晚生稟明了你老人家之後，即刻回余家大屋去與他們論理。他們肯歸還我的產業便罷；若仍仗著人多勢大，和二十年前一樣欺負我；我到了不得已的時候，須求你老人家出來說一句公道話！望你老人家不可推辭。」黃孝廉點頭道：「這種公道話，你就不來求我，我也不至袒護他們那些無義之人！祇是我得問你二十年前你才八九歲，夜間前後門都鎖了，你如何能不露形跡的跑出去？一個小孩子素未出過門，身邊又無銀錢；當時你曾跑到甚麼地方去？這二十年來，在甚麼地方停留？幹了些甚麼事？」

余八叔向四周望了一望，說道：「若是旁人問這些話，晚生決不肯實說；因為說出來不但驚世駭俗，甚至鬧出多少口舌、多少麻煩來！你老人家是個有道德學問的高年人，不至將晚生說的話，隨意對不相干的人說，所以不妨實說。晚生在八、九歲的時候，身軀孱弱得連跑也跑不動；休說沒有地方可逃，就是有地方也逃不去！虧得我師傅大發慈悲之心，半夜到我睡的厨房裡來，將我馱在肩上，從房上跑出來。一夜走了八百多里，次日才落店歇息。從此曉行夜宿，走了差不多半個月，到了一座大山之中。那山的上下四圍，盡是南竹；大的有水桶粗細，長有十丈，遠望青翠欲滴，甚是好看！在山腰竹林之中，有三

間房屋；以竹管編牆，竹枝竹葉蓋屋。就是裡面的床、榻、桌、椅，也都是用竹製成的。這屋便是我師傅修眞之所。」黃孝廉至此，問道：「你師傅究竟是誰呢？怎麼會無端到余家大房廚屋裡來救你呢？」

余八叔道：「你老人家還記得那年來了一個遊方和尚，夜間住在隱居山上的獅子巖裡，白天到山下各人家來化緣；不要錢不要米，祇要飯的事麼？」黃孝廉偏著頭想了一想，說道：「不錯，不錯！我記得那和尚在三伏炎天裡，身上還穿著棉袍，那和尚就是你的師傅嗎？他叫甚麼名字？如何認你做徒弟的？」余八叔道：「那就是我的師傅。他老人家法諱無住。因那年於無意中遇見晚生被姪兒姪孫欺負，當時問了問情形；又向左右鄰居探聽，知道晚生零丁孤苦，處境極爲可憐，所以夜間前來相救。他老人家完全出於慈悲之一念，並不是因晚生的資質好，可以做他老人家的徒弟。

「那山在雲南省境；山名就叫做大竹子山。晚生到大竹子山以後，便要拜他老人家爲師，求剃度出家。他老人家連連擺手說：『你宿業太重，此時不是出家之時！老僧不過因你可憐，帶你到這山裡來住幾年；等到你年紀大了些兒，可以自立了；仍得回家鄉去，度農家作苦的日月。』晚生在大竹子山住了五年，師傅終年在外雲遊；有時偶爾回山，住不了幾日又去了。五年後才帶晚生同行，敢說是足跡遍全國。直到近來，師傅方教晚生回家，討回原有的產業，安分耕種度日。」黃孝廉道：「像你這師傅，眞是聖賢舉動，菩薩心腸，使我欽佩之至！你儘管回余家大屋去，向你三個哥子討回山場、田畝。如果你哥子恃強不理，我定出頭幫你向他們說話！」余八叔這才作辭出來。

走到余家大屋，見了三個哥子，尚能認識；忙行禮稱哥哥。他三個哥哥都想不到世間還有余八叔存在！年輕人的身體相貌都有變化；余八叔能認識三個哥哥，三個哥哥卻不能認識余八叔了。

余八叔祇得自行表明道：「我是四房的，行八。別來二十年不見哥哥，三位哥哥都老了！大伯、二伯、三伯棄世，我因遠在雲南不能奔喪回來。實在該死！……」他剛說到這裡，他三個哥哥已放下臉，說道：「我們四房的人，早已死絕了！那裡又鑽出你這樣一個兄弟來？還不給我滾出去！」

不知余八叔怎生對付？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〇九回　講條件忍痛還產業　論交情覥顏請救兵

話說余八叔見三位哥子忽然翻臉不認他做兄弟；仍從容不迫的，笑道：「三位哥哥不可這麼說。這不是可以假冒的事！我在距今二十年的六月二十四日離家，其所以不告而去，就因爲那時的大伯、二伯、三伯，既逼嫁了我母親，更不容我在家；用種種方法凌虐我，使我在家不能安生！我那時年紀僅八九歲。除了忍受之外，別無他法！我是四房一個承續香火的人；那時在余家大屋，連一間睡覺的房屋也沒有，一年四季睡在厨房；冬無被褥，夏無罩帳，那種情形，料想三位哥哥不見得就忘了；幸得我師傅慈悲，將我救出苦海，並豢養我到於今。以我現在的處境而論，本來不必回家與三位哥哥鬧兄弟爭產的笑話！無如先父棄養之後，除卻我，四房沒有第二個承續香火之人。古人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以師傅命我回來，成立四房的這戶人家，好朝夕侍奉香火。應該歸我四房承受的山場、田地，祇得請三位哥哥照數給還我。我力耕自食。等到可以告退的時候，我還得去侍奉我師傅！」

余八叔說這話的時候，他三個哥哥交頭接耳的議論。至此，乃由一個年紀最大的余三，先冷笑了一笑，才回答道：

「你說的都是廢話！當我四叔棄世的時候，果曾留下一個小兄弟。但因身體太弱，不到九歲就死了！於今四房雖已絕嗣；祇是早已由大房承繼，誰認識你是我余家甚麼人？你這麼胡說一陣，便認你爲四房的子孫，將山場、田地給你，世間有這般便宜的事嗎？勸你打斷這番妄想，滾出去罷！我們不認識你是誰！」說時，向桌上拍了一巴掌。這兩個也伸拳捋袖，準備動手廝打的樣子。

余八叔任憑他們使出兇狠的神氣，還是很從容的，說道：「請三位哥哥不要這麼做作！憑我一陣胡

說，就給還我山場田地，果然沒有這般便宜的事。但是我自知確是四房的人，並非假冒來訛詐產業；既經回來了，又豈是你們空口說不認識便可了事的？大、二、三房的人，原為要侵佔我的產業，才逼嫁我母親，凌虐得我不能在家安生。於今事隔二十年了；你們自然不肯認我是四房的人！不過為人總得存一點兒天良；你們大、二、三房不能絕後，難道我四房就應該絕後嗎？我四房所應承受的產業，由大、二、三房均分，每房所得無幾。為這一點兒田產，不顧兄弟手足之情，眼看著我四房絕後，你們也忍心嗎？

「我老實說給你們聽：我不是無力謀衣食的人，因窮極無聊，妄想奪人產業。實在是因為四房不可不成立一戶人家；並因你們大、二、三房的人，對待我四房的心思、手段，過於毒辣！休說我余老八曾親身經歷，不能忘情報復；就是看見你們是那般對待別人，我也得出頭打一打抱不平。於今我看在祖宗相傳一脈的分上，忍耐著火性和你們說話。你們是識趣的，趕緊將我四房應得的田產，交還給我；若再使出那痞徒賴帳的神氣來，就休怪我余老八反面無情！你們說不認識我；我還不高興認識你們呢！老三拍巴掌，對付那個？我也拍一個榜樣給你們看看！」

旋說旋舉巴掌，也向桌上一拍；祇拍得這方桌四分五裂，倒在地下。著巴掌之處，如中利斧，散碎木屑紛飛，余八叔隨即指著破碎的桌子，說道：「看你們伸拳捋袖的神氣，好像要把我打出去！要打就來罷，我小時怕打；此刻已不怕打了。」他三個哥哥見這麼結實的方桌，一拍就破碎分裂；不知不覺的已驚得呆了！

余三最狡猾，當即說：「這是嚇人的重拳法，我們不用怕！他如果真是四叔的兒子，量他也不敢回手打老兄！我們就動手打他出去，看他怎樣？」說著，舉拳當先向余八叔打來。這兩個也同時上前動手。余八叔自將兩手反操著，不但不還手，並不躲閃。三人的拳頭打在余八叔身上，就和打在棉花包上的一樣；每人打過幾拳之後，都自覺拳頭手膀痠脹，忽然擡不起胳膊了；祇得望著余八叔發怔！

余八叔仍帶笑問道：「你們不打了麼？我因為此刻還認你們是我的哥哥；所以讓你們打不回手！你

們且說：我四房應承受的山場、田地，交還給我不交還給我？」

余三等三兄弟的拳頭、手、膀，初時覺得痠脹；一會兒工夫就腫痛起來了。三條胳膊，立時腫得比大腿還粗大；痛澈心肝，口裡來不及的叫痛，如何有話回答呢？余八叔望著三人的胳膊，笑道：「你們絲毫不念手足之情，應該受些痛楚！你們的胳膊腫了，知道呼痛；你們的兄弟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就毫不關心嗎？你們不交還我的田產，尙有更厲害的痛楚在後呢！」

余三到這時候，知道余八叔既有這種本領，再不交還田產是不行的，祇得說道：「你且把我的胳膊醫好，田產可以交還給你。」余八叔搖頭道：「你不是一個有信義的人，就這麼空口說白話不行！須將族長並地方大紳士請來，當著族長和大紳士點明某處的山場、某處的田地歸我管業，訂立分家字據；到那時我自然能醫好你們的胳膊！若不然，我的田產可以不要；你們的胳膊決不能好！」余三等人因手痛難忍，不得不依遵余八叔的話，打發人去請族長和地方大紳士辦妥了一切的手續；余八叔才當著衆人將余三等的胳膊撫摸了一陣，比仙丹妙藥還快！一面撫摸，一面就消腫了。

余八叔自從得了他應得的田產，就在家中種田度日；一切地方事都不預聞。地方上人多有知道他武藝好的，要從他學練。他也不推說不會武藝的話，祇是對人說道：「武藝不是好學的東西，學不精時用不著；學得精時招禍殃！祇看會武藝的多被人打死，就可知道不會武藝的安然多了！練武藝的沒練出大聲名來還好；若得了大聲名，無時無地，不是提心吊膽的防備受人的暗算！好好的一個人，爲甚麼無端要尋這種罪受呢？並且我整天的在田裡做工，到夜間得好好的安歇，那裡還有閒精神教你們練武藝呢？」這些人見余八叔不肯教，祇得罷了。

余八到家不久，即到柳遲家來拜訪。彼此談論起來，才知道無住和尙與呂宣良也是至好的朋友；不過呂宣良傳給柳遲的是道；無住和尙傳給余八的是藝。兩人的根基不同，因之所學的各異；然兩人的交情極好。

這日，余八正因新年無事，獨自坐在家裡打草鞋。忽見許多地方紳士走來。余八心想：賀年的時期已過，他們這樣成群結伴的同來，必有緊要的事；但不知來我家找誰？」一面思度，一面放下手中草鞋，迎接出來。認得走在前頭的是本地的周團總。周團總一見面，便作揖笑道：「余八叔好安閒自在！此刻我們長沙人被湘陰人欺壓得連氣也不敢出了；你余八叔簡直沒聽得說嗎？」余八一聽周團總這番話，就猜到是為湘陰人越境舞龍燈的事。

余八叔是個生性直爽，不會做作的人；當即回了一揖，答道：「湘陰人欺負我們長沙人的話，不就是為那舞龍燈的事嗎？」周團總道：「怎麼不是呢？你余八叔既是知道，為甚麼也不出頭替我們長沙人爭回這一口氣呢？」余八叔邀衆紳士到裡面客房坐定，說道：「這種事在諸位老先生以為可氣，以為是欺壓我們長沙人。但是在我看來，祇覺得湘陰人的體面丟盡了；並且自尋煩惱！最好還是給他們一個不理！」周團總道：「他們在我長沙境內，耀武揚威，如入無人之地。他們的面子十足，我們沒一個人敢出頭，怎麼倒說湘陰人的體面丟盡了呢？」

余八叔笑道：「湘陰人歷年比賽不過長沙人；於今請一個山東人來獻醜，還自以為得意；不是笑煞人的事情嗎？我們長沙人若與他們比賽過，比不上他們，還可以說我們長沙無人；於今我們並不曾與他們比賽，他們借山東人的武藝來耀武揚威；湘陰人還有甚麼面子？我有親戚住在湘陰，昨日到我家來說：趙五於今不肯走了！說趙老闆當日聘請他的時候，並不曾說明舞龍燈舞到何時為止；因當日應許給他酬勞的錢，他才肯下鄉舞龍珠。此刻他舞的正高興，不肯就此罷休！如果便要從此不舞了，除卻有本領賽過他的人，將他打敗；就得給他一千兩銀子的酬勞！若不然，便得長久舞下去；等到油燭酒菜錢積滿了一千兩銀子，方肯罷手！湘陰人因畏懼趙五凶惡，簡直沒有方法對付，所以元宵節已經過了，今日還是鑼鼓喧闐的舞龍燈！我們索性不理他，看湘陰人拿著這個趙五如何發落？現在的湘陰人，巴不得我們長沙人有人出頭，能將趙五打走。我們何苦替湘陰人做這難題目呢？」衆紳士聽了，都拍手笑道：「痛

快！痛快！既是如此情形，果然以索性不理會爲好！我們倒要睜著眼睛，看湘陰人怎生下臺？」衆紳士談笑了一會，各自作辭歸家去了。余八叔依舊打草鞋。

不到一刻工夫，忽有一個年約五十來歲，農人模樣的人，在大門外與余家的長工說話。余八聽來人說要會余八叔；便出來問：會余八叔有甚麼事？來人現出很匆忙的神氣，說道：「我有要緊事來會余八叔。他此刻在家麼？」

余八叔問道：「你是從那裡來的？你認識余八叔麼？」來人打量了余八叔兩眼，答道：「我是從湘陰來的。祇聞余八叔的名，並沒有見過面。」余家長工卽指著余八叔，笑道：「你要會余八叔，這就是余八叔。」來人見余八的身體這麼瘦小文弱，聽了長工的話，似乎很吃驚的說道：「你就是余八叔嗎？」旋說旋一揖到地；接著說道：「久仰大名！平日不來親近，今日有事奉求才來，甚是慚愧！兄弟姓劉名金萬。劉三元便是我先父。」余八知道劉三元是湘陰最有名的拳師；劉金萬的武藝也不弱。並且兩父子的人品都極正直，最喜扶危救困，替人打不平。長沙、湘陰兩縣的人多很欽仰。余八在小孩時代，就曾屢次聽得人說。出門二十年囘來，方知道劉三元已死；劉金萬在家安分種田，不肯拿武藝教人。

長沙、湘陰兩縣的拳師，多有仗著本身武藝，得人幾串錢，就幫人打架的；劉金萬卻不肯幫人打這種無名架。照例：拳師所住的地方，周圍十數里之內，不許外來的拳師設廠教拳；要在這地方教拳，就得先把本地的拳師打敗。若不然，無論有如何的交情，也是不行的！劉金萬便不然！不但不阻攔外來的拳師設廠；並自家讓出房屋來，聽憑姓張的或姓李的拳師教徒弟。尋常拳師談論起武藝來，除了自家所習的武藝而外，無論對何種武藝，多是不稱許的；不加以詆毀，就是極客氣的了！惟有劉金萬絕無此等習氣，並最喜替後進的人揄揚稱道。因此劉金萬在長沙、湘陰兩縣之中，沒有曾生嫌隙、曾鬧意見的人。他既是平生不詆毀旁人，旁人也就沒有詆毀他的！余八早知道劉金萬爲人如此；這時見面也不由得生出欽敬之心！當卽讓到家中，分賓主坐定。

劉金萬先開口，說道：「我原籍雖是湘陰人；然湘陰人的顏面，已被我那地方幾個糊塗蛋丟盡了！我今日到這裡來，實不好意思答應是湘陰人了！我自從先父棄世之後，近十年來在家中種田度日；就是本地方的一切事情，也都不聞不問！今年新年裡頭，忽聽得有人說，平日經營地方公事的一班人，特地從湘陰縣聘來一個姓趙的山東人。善使一對斗大的八角流星；在舞龍燈的時候，將一對流星用紅綢子包了，當龍珠舞起來，必然非常好看！舞到長沙去，料想長沙人斷沒有能比得上的！說的人雖一團的高興；但我聽了也沒拿著當一回事！過不了幾日，果見舞龍燈的前面，有一個彪形大漢，雙手使一對紅綢包裹的東西；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使得呼呼風響。我看著不覺吃了一驚！暗想：這廝好大的氣力！不論旁的武藝，就看使這麼大的一對流星，本領也就可觀了！既練成了這般一身本領，何以肯到鄉下來幹這種無聊的玩意呢？我原打算上前和這廝細談一番的；祇是細看他生著一臉橫肉，兩眼紅筋密佈，形像兇惡得使人可怕；逆料他決不是一個安分的人；還是不與他交談的好！因這麼一轉念，便沒上前去理會他。」

「想不到昨日忽有幾個經管地方公事的人，到寒舍來對我說：原來這趙五是一個極兇狠、不講道理的痞徒；因欺我們湘陰沒人能制服他，此刻非給他一千兩銀子的酬勞，他不肯回山東去！要請我出頭將趙五打走。我說：既請了人家來；他不是本地方人，自然得酬謝他的銀子；怎好把人家打走呢？並且我已多年不練武藝了；便是有十個我這樣的人，也不是趙五的對手！趙五是你們請得來的；還是由你們送他些盤纏，用好言敷衍他去。尋常的地方事，我尚且不過問；這種事我怎麼肯出頭呢？那幾個人見我一口回絕，祇得去了。不料昨夜又是那幾個人跑到寒舍來。各人都顯著十分懊喪的神氣，對我說：『趙五簡直恃強不講理，酒菜略不當意，就把桌子一掀，將桌上的杯盤碗碟打個粉碎。說他本來有要緊的勾當，在去年臘月應到河南去的。因這裡定要聘請他下鄉舞龍珠，他祇得將緊要的事擱著，爲的是想得這裡的酬勞。於今他替湘陰人爭回多年失去的面子，使長沙人不敢舞龍燈。這功勞還不大嗎？一千兩銀子還不應謝嗎？不拿出一千兩銀子來，這龍燈便不能停舞；那怕就延下去，舞到端陽節也說不定。我們都是各

有職業的人；新年裡頭才可以玩耍。新年既過，誰能祇管陪著他玩呢？我們說盡了好話求他；他咬定要一千兩銀子，一厘也不能短少！他說，若沒有銀子，就得有人能打得過他，他方肯走。』

「我昨夜聽了這種情形，心裡也不免有些氣忿！不由得責備了那些管公事的人一番。暗想：一千兩銀子的事小。趙五這廝是山東人，於今到南方來如此橫行無忌；若聽憑他敲詐去一千兩銀子，將來傳到北方去，眞不好聽！但是我自料準非趙五的對手！與其出頭反被他打敗，倒不如不多事的好！然則就聽憑他橫行下去不成？左思右想，忽想到你余八叔身上來了。這回的事，本是我湘陰人無禮才鬧出來的，不過此時卻不能再分長沙、湘陰的界限了！事後我可以教他們管地方公事的人，到長沙這邊來賠禮！而對付趙五這廝，不得不求你余八叔出頭；這是替南方人爭面子的事；無論如何，求你不要推託！」說畢，起身又是一揖到地。

余八連忙還揖，答道：「你果然是一個不管閒事的人；我也是除了做我自己田裡的工夫而外，甚麼事不聞不問的。你來要我出頭管這種事，我又如何敢答應呢？我不是多久不練武藝了嗎？趙五我也曾見過的；我覺得他的能耐，比我高強多了！我就遵命出頭，多半被他打敗；那時不是我自討沒趣嗎？」劉金萬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我雖是今日初次前來拜訪；然你余八叔的威名，我早已如雷貫耳！我知道你余八叔是無住禪師的高足；無住禪師的能耐，雖不是我這種淺學之輩得窺其高深，但先父在日，曾見過無住禪師，並曾跪在禪師跟前求道。禪師說與先父無緣，祇在獅子巖裡，傳授了幾句吐納的口訣。當時並承禪師開示道：『你雖得了這口訣，然此生恐怕得不著受用；不過也是來世的根基！』先父回家便對我說：『無住禪師是當今的活羅漢；可惜我緣分太淺，不能朝夕侍奉他老人家！若能相從三五年，便是不得道，論武藝也可以無敵於天下！』先父的話如此。你余八叔相從禪師二十年，武藝能瞞得過我嗎？」

余八叔笑道：「原來尊大人也曾得我師傅傳授口訣；怪道你知道來找我！既是如此，我祇得勉強去

試一試！如果敵不過趙五這廝，再想別法對付也使得！他們今日不是還在長沙境內玩龍燈嗎？」劉金萬點頭道：「這是我昨夜對他們管公事人說的：教他們祇管答應趙五，看他要舞到甚麼時候，便舞到甚麼時候！一千兩銀子，一時是取辦不出的！所以今日依舊舞龍燈。」余八叔道：「那麼，我就和你一道兒迎上去罷。」劉金萬欣然起身，問余八叔隨身帶了甚麼兵器？余八叔笑道：「我師傅不曾傳授我一樣兵器；就有兵器也不會用。於今且去看看情形再說。如果因沒有兵器弄不過他，祇好另行設法！」二人走出了余家大屋。劉金萬道：「你在這裡略待一會。等我去那山坡，爬上那株大樹，聽聽鑼鼓響到了甚麼地方；迎上去才不致相左！」余八叔點頭應允。

不知余八叔究和趙五遇見與否？有不有一場大廝殺？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一〇回　株樹舖余八折狂徒　冷泉島鏡清創異教

話說劉金萬急急跑上山坡，在樹顛上細聽了一會，辨明了鑼鼓的方向，跑回來，笑道：「來的很湊巧！鑼鼓雖在山那邊響；然似乎越響越近，大概舞到株樹舖鎮上。我們到株樹舖去等他來便了！」於是二人向株樹舖進發。

株樹舖是長沙鄉裡一個鄉鎮。鎮上居家的、做各種買賣的，共有二三百戶人家；是由長沙通湘陰的要道上一個大鎮。元宵既經過去，本不是舞龍燈的時候；但是，舞的既破例來舞，鄉下人無不喜看熱鬧，也就成群結隊的，跟著看舞。越是看的人多，趙五的流星越舞的起勁；揀大戶人家進去，舞罷即硬索酒食或油燭錢。鄉下人畏事的多；這裡人多勢大，加以趙五兇惡非常，動輒舞起雙流星，將人家的桌椅器皿搗破；人敢上前，他就打人，因此無人敢拂逆他的意思。

這是，是這般強討硬索，也得了二三十串油燭錢。趙五不由得十分得意！打算到株樹舖午餐，不愁

鎮上的人家不盛筵款待！趙五舞著流星在前開道；路上行人，嚇得紛紛向兩旁躲閃，惟恐被流星碰著，已將近到株樹舖了；忽見一個身材瘦小的人，走在趙五前面，相離不過五六尺遠近；一步一步很從容的向前走，背對著趙五，好像不覺得背後有龍燈來了的神氣。

趙五的前面，那容人這麼大搖大擺！即厲聲喝道：「滾開些！」這喝聲雖然很大；但那人似乎沒聽得，睬也不睬，脚步益發慢了！趙五疑心是個聾子；更放開了喉嚨，喝道：「還不滾開嗎？」那人仍舊沒聽見的樣子。趙五再也忍耐不住了！一抖右手的流星，向那人背上打去。趙五也存了一點兒怕打死人的心思，因見那人相離不過五六尺，便祇放出五六尺的鐵鍊；安排這一流星，恰巧將那人打得撲地一跤，並不重傷。

誰知這流星發去，鐵鍊短發了半寸，還沒沾著那人的背，那人好像毫不察覺。趙五祇得又抖左手的流星發去，這回放長了一尺多；以爲斷沒有再不著的道理了！想不到流星剛要打到那人背上的時候，那人忽彎腰咳了一聲嗽；流星又相差半寸，不曾打到那人背上！趙五見兩流星都沒打著；不覺咬牙，恨道：「有這麼湊巧的事嗎？你若是來試我手段的；請你看我這一下！」說罷，舉兩流星同時打去。祇見那人被打得身體往下蹲。趙五心裡一喜，正待收回流星，不覺大驚失色，脫口叫了一聲：哎呀！原來兩條流星鐵鍊，已被那人用指頭夾斷了！再看那人一手按住一個流星，蹲在地下哈哈大笑。趙五看鐵鍊斷處，和用鋼剪夾斷的一般齊截！自知不是那人的對手！收了鐵鍊，走到那人前面，拱手說道：「確是好漢！請教姓名？」那人也起身拱手道：「余同德行八。地方人都稱我余八叔。唐突了老哥，望老哥原諒！」趙五羞慚滿面的，答道：「豈敢，豈敢！求人原諒的話，不是好漢口裡說出來的！我們十年後再見。少陪了！」說畢，捧了兩個流星，頭也不回的去了。

那些舞龍燈的湘陰人，因不知道余八叔是劉金萬請求出來的；以爲是長沙人請來的好手，安排與湘陰人作對的。凡是舞龍的人，也都懂得些兒武藝；照例動手相打起來，各抽龍節的木把手當兵器。當時

雖見趙五走了，然都恐怕長沙人乘趙五走了之後，來打他們舞龍燈的人；不約而同的將木把手抽在手中，連同敲鑼鼓的一字排開站了，準備厮打的模樣。劉金萬這時已從鎮上跑出來；看了這情形，連忙揮手，說道：「你們眞是些不識好歹的人！我們湘陰人在這幾天之內，被趙五這東西欺壓得簡直連氣也不能吐了！全縣的人忍氣呑聲，一籌莫展；我好容易才把這位余八叔求出來，輕輕巧巧的將這東西趕跑了！你們不感謝余八叔倒也罷了；還準備厮打嗎？你們也太不自量了！」劉金萬這麼一說，那些人方偃旗息鼓的，拖著龍燈跑了。

從此湘陰的龍燈，遇了長沙的龍燈就迴避，再也不比賽了，這是後話。

且說當時舞龍燈的跑後，株樹舖鎮上的人，見余八叔有這麼高強的本領，替長沙人爭回很大的面子；心裡都很快活！大家圍住余八叔和劉金萬，到鎮上喝酒慶賀。余、劉兩人不便固辭，祇得同到鎮上周保正家。周保正立時將辦了預備接龍燈的筵席，開出來款待余、劉二人；並邀了管地方公事的一班紳商作陪。

余八叔在席，對劉金萬說道：「趙五這厮的本領，實在不弱；但不知道他爲甚麼到我們鄉下來，這麼橫行招人怨恨？他說十年後和我再見的話，我倒得留他的神才好！」劉金萬道：「幾年後再見的話，不過是被人打敗了的，照例說著遮遮羞罷了！他是山東人！不見得爲報這一點兒羞辱之怨，就回家專練十年武藝，又巴巴的到湖南來報仇！就是眞有這麼一回事，你余八叔難道還懼怯他嗎？」余八叔搖頭道：「在旁人或者不過說著遮遮羞；趙五說的倒是一句眞話！因爲平常被人打敗了的教師，多是說三年後再見，從來少有說到十年後的。趙五因自知要報這仇，非下十年苦工夫，沒有把握；所以說出十年後再見的話來。他若說三年後再見，我就能斷定他是說著遮羞的了！便是他三年後果然再來，我也不把他看在眼裡！於今，我所著慮的，就慮他是李成化的徒弟；若眞是李成化的徒弟，我更不能不當心！」

劉金萬問道：「李成化是誰？我怎麼不曾聽得江湖上人提過這名字？」余八叔道：「李成化不是江

湖上混的人；江湖上人怎得知道？非是我余八叔說句誇口的話，凡是在江湖上出了名的人，本領就大也有限；眞有大本領的人物，決不會在江湖上有聲名！李成化是山東玄帝觀的一個老道；他的本領，不但我等不是對手，並不能窺測高深到了甚麼地方！」

劉金萬問道：「李成化既沒有世俗的聲名，你如何知道他有那麼大的本領呢？你曾會過他麼？」余八叔點頭道：「我自然是會過他，才得知道。說到會李成化的事倒是非常有趣！今天的酒喝得很痛快，不妨拿來做談助。於今說起來，已在十年前了。那年我師傅因山東遭旱荒，特地辦了些糧食，帶我到山東去放賑。我師傅表面上是一個遊方和尚，到處化緣充飢；實在無一年不放幾回賑。不過他老人家放賑是暗的，從來沒人知道罷了！」

劉金萬問道：「暗中放賑，是乘人家不知道的時候，悄悄的將錢米送到人家裡嗎？」余八叔搖頭道：「不是這般的。暗中送錢米給人家的事，我師傅雖有做過，但是因為這種舉動，究竟太驚世駭俗了；每每弄得一地方的人，都相驚是狐仙幫助人；也有說是出了義盜，刼富濟貧的；反害得那地方的官府，派捕探查訪，四處騷擾！我師傅才知道那辦法不妥；改了由本地的大叢林或大寺觀出面，託名某施主放賑結緣。我師傅自己不出名，所以外邊無人知道。」

「那年到山東濰縣，託崇福寺的道因方丈放賑。我和師傅都住在崇福寺裡。寺裡有八九十個和尚；一切放賑的事務，都由那些和尚經手。我師傅本來靜坐的時候居多；我那時也無事可做。雖是師傅規定了我每日得練若干時的武藝；祇因在崇福寺的和尚太多，而來寺裡領賑米的災民，又從早至晚，絡繹不絕；白天簡直沒有地方給我練武藝。祇好趁夜間明月之下，獨自到寺外樹林中練習。練了一會，正擇一塊白石坐下來休息。微風吹來，忽覺有一種如響箭破空的聲音，送入耳裡；細聽那聲音，彷彿就在林外不遠。雖一時辨不出那聲音從甚麼東西發出來的？然細心體會，覺得是有人在高處舞弄很長大的兵器一般。心想：這就奇了！難道在這深夜之中，除了我之外，還有趁明月練武藝的人嗎？」

「這種奇怪的聲音，旣送入了我耳裡，不由我不查出一個究竟來。遂起身步出林外，跟著聲音找去；才知道這聲音並不在近處。借著月色朝發聲的方向看去，祇見東南方一座小山之上，有一所廟宇形像的房屋；周圍都是青葱樹木。那奇怪的聲音，還一陣一陣的從那房屋裡面發出來。

「我一時興起，也不問那房屋是何人居住的，提起精神來，一口氣跑上了那小山。走近房屋的大門一看，原來果是一所廟宇；大門上懸掛著白石黑字的大匾額，乃是『玄帝觀』三個大字。大門緊閉；從門縫裡向內張望，不見有燈火；再聽那怪聲音也沒有了。卻聽得觀裡有十分細碎的脚步聲。

「那種脚步之聲，無論甚麼人聽了也得詫異！因為平常人的脚步聲，決沒有輕細到那般模樣的！從門縫裡張望不出甚麼形跡，祇得聳身上了牌樓。喜得我不敢魯莽，輕輕的伏在簷邊向觀裡一看，祇嚇得我險些兒叫出哎呀來了！這夜的月色，本來分外光明，照得神殿前面一方縱橫五、五丈的石坪。石坪之中，有一個道人，正在練拳。你說，那道人的身體有多少高大？」

劉金萬聽到這裡，忽見余八叔問他，即隨口答道：「有七、八尺高嗎？」余八叔搖頭笑道：「還不到一尺高。但是雖小得和初出世的小孩一樣；頷下卻有一部鬍鬚，神氣也像是很蒼老的。小小的一件玄色道袍，兩袖和下擺都用繩紮縛起來。明月之下，可以看得非常仔細。我當時料想這必是一個妖怪；那裡敢高聲出氣呢？兩眼不轉睛的，看他所練的是甚麼拳？看不到幾下，便看出這妖怪的拳法，神妙驚人！約莫練過十多手，更顯得奇怪了；那妖怪的身體，已不似初見時那般小了，約有一尺五六寸高；道袍也跟著長大了些。又看了十多手，那身體又長大幾寸了。越練越長大，一會兒就與尋常人的身體無異了。他還不停歇，身體也不住的放大；轉眼之間，已高到一丈以外；眞是頭如巴斗，腰大十圍！我的膽量，自信也非甚小；然看了這種怪物，不由我不害怕！祇是又捨不得不看，就此走開。心裡惟恐被這怪物察覺！暗想：他萬一知道有我在這裡偸窺，存心與我為難起來，我自問決敵不過他！不料事有湊巧，伏在我身下的瓦，忽然被壓破了一片，咯喳響了一聲。有這一聲響，不好了！怪物登時停了拳，舉頭向房上

望來。幸虧他望的不是我伏的這方；我趁這機會，抽身便跑，連頭也不敢回的逃下了小山。聽背後沒有追趕的聲音，方敢回頭望山上，沒有動靜；回到崇福寺睡了。

「次日將夜間所見的情形告知師傅。我師傅似乎吃驚的樣子，說道：『好險，好險！那老道是李成化呢！修眞之士都稱他爲魔王。你敢去偷窺他嗎？他是殺人不眨眼的！』我聽了，也吃驚問道：『李成化既是修道的人，怎麼不戒殺呢？弟子其所以害怕逃跑，乃因爲不知道他是人；以爲他是個妖怪，所以身體能大小隨心變化！若知道他是個人，並且是修道的，我也不致害怕逃跑了！』我師傅說道：『你若不害怕逃跑，他倒不致因偷窺了他，便動怒將你殺死；就爲你逃跑得可疑。他如果動念殺你，是易如反掌的事，你便能飛也逃不脫。他昨夜不殺你，你要知道他不是因追趕你不上；他必然已知道你是我帶來的徒弟，所以聽憑你安然下山！李成化練會了烏鴉陣；他若是想拿你，也用不著追趕，祇須默念咒語，就可以使你立時眼前漆黑，昏然不辨東西南北！因爲他修道而不戒殺，其行爲舉動，也多與尋常修道的相反；所以一般修眞之士呼他爲魔王。』

「我又問道：『師傅認識他麼？』我師傅道：『我不但認識他，並認識他的師傅。他師傅更是一個大魔王，可怕之至！』我聽了這話好生歡喜！連忙問道：『他還有師傅在嗎？他師傅是誰？在甚麼地方？』我師傅道：『他師傅道號鏡清，方今之世，當推他爲外道的魁首。他住在與人世隔絕的冷泉島，自稱長春教主。

「『冷泉島在東海之中；雖非人跡所不能到的荒島，然從來到那島上去的，除卻修眞之士，去那島上採藥；便是尋覓珠寶的大商人，冒險去一二次。因爲那海水之中，時常有如山一般大小的冰塊，奔流而至；與海水一樣顏色，遠望不能見；直到切近才看見時，船已來不及躲閃，一撞在冰塊上，不問如何堅實的船，也必登時粉碎！船上的人落到水裡，在別處可以泅水逃命的；在這海裡，無不即時凍死！因此去冷泉島尋寶的商人，十有九不得回來！若能安然從冷泉島回來的，必成巨富。那冷泉島縱橫不過百

里地；島中樹木參天，鳥獸繁殖，丈多高的珊瑚樹，隨處多有。修眞之士到那島上採藥的，多是旋去旋回，少有在島中停留的。因爲島中的鳥獸，比我們陸地的鳥獸高大若干倍；兇悍異常。有一種鷲鳥，大的身重千多斤；就是最小的也有七八百斤。時常與島中的野獸相鬬。一、二百斤的虎豹每每被鷲鳥用兩爪一把抓住頸項皮，雙翅一撲，便將虎豹提上了天空；猛然朝巖石上擯下來，把虎豹擯得骨斷筋折；牠才從容飛下，啄食其肉。

「『獸中也有極兇惡的！書上有「如虎添翼」之語，讀書的無不以爲是一句比譬的話，誰知那島上就有生翅的虎，並且是四個翅膀，飛行十分迅速。不過那種四翅虎，在初生數年的時候，飛行和鳥類一般；數年以後，便漸漸飛不動了。何以數年後就飛不動呢？因爲身體太肥大的緣故。在那種孤島之中，一切鳥獸謀食都不甚容易；惟有四翅虎，飛走都迅如疾風；不論甚麼鳥獸，不落牠的眼便罷；一落到牠眼裡，就成爲牠口中的食了。牠的食量又大，食飽了就擇地而睡。牠所睡之處，常在上邊有樹枝，四周有柴草的地方；飛鳥要侵害牠，必驚響樹枝；走獸要侵害牠，必踏響柴草。牠既被響聲驚覺；鳥獸都非牠的敵手，不僅吃不著牠，每每倒被牠吃了！

「『但是終日飽食安睡，無所事事；於是心廣體胖，身體一日一日的加重！那四個翅膀的力量，因睡得太多，反一日一日的減少，就是四條腿也漸漸的軟弱無力了！到了這種時候，就輪到這些鳥獸來吃牠了！牠的身體壯大，不是幾隻鳥獸所能吃得完的；一隻四翅虎，常被衆鳥獸啄咬十天半月才死。去冷泉島搜寶的商人，必帶火藥、鳥槍；然僅能將四翅虎驚走，不容易打死！長春教主因貪愛冷泉島的風水好，帶了二十個徒弟來到島中，建造一所長春宮。用法術將所有鳥獸，盡驅到島北，劃立界線，鳥獸不能到島南來。鳥獸之肉，便是他們的食物。』

「我師傅又說：『他於今男女門徒，各有五十人，都是童男、童女。當他收女門徒的時候，遍請三山、五嶽修道之人，到冷泉島觀禮。我也是被請的一個。當日約了與呂宣良同上冷泉島去。在未動身之

前，復遇了幾個女道友，也是受了長春教主邀請，安排前去觀禮的。於是相約一同御風渡海。我們各自心裡猜度，不知道鏡清道人收女徒弟，有些甚麼禮節？雖則憑空猜度不出來；然都逆料鏡清道人以教主自居，由他創立長春教；平日的一舉一動，皆存心留作教下門徒的模範；這番收受女徒弟，多至五十人，不但在他長春教下爲創舉，就是儒、釋、道三教之中，也少有這種前例；並且鏡清道人平時舉動無不離奇；這番不待說必比平時更離奇的了。果不出我等所料！我們到了冷泉島，祇見他教下的五十個男徒，身穿一般的綠色道袍，頭戴綠色的道冠。各人雙手捧一白玉如意，相離約五六丈遠近，即對立二人；從海邊直到長春宮，和候補宮員站班伺候上司一樣。我們看了知道是迎候賓客的；也覺得這種舉動，不是尋常修眞之士所應有的了！走近長春宮大門，祇見門以內直達內殿有七重廳堂，盡是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的姑娘們，也是身穿綠色道袍，頭戴綠色道冠，與男徒弟一般裝束。也是分左右排班對立；不過每人相離祇有四五尺遠近，各自合掌當胸，沒有捧玉如意罷了。

「『我與呂道兄到的時候，釋、道兩教的人，已到了不少，鏡清道人一一殷勤陪款。所請的賓客都到齊了。排班迎候的男、女徒弟，才分兩邊魚貫而入內殿。這時鏡清道人換了一身極莊嚴華美的道袍，也是手秉如意，率領衆女弟子到殿後一所大廣場之中。來觀禮的道侶，約有五六十人，由長春教的男徒弟接引到廣場，各就已經陳設的座位坐下。男、女、僧、道，都有分別。我看廣場之中，一字平行的豎著五十個木樁，每樁約有二尺來高，相離也約二尺來遠；木樁上邊是削尖了的，每一個木樁兩旁，安放泥甎兩塊。在座的賓客，看了這種佈置，沒一人能猜出這些尖木樁有何用處。五十個女弟子，依著木樁的位置，也是一字排開的立著，好像一一靜候號令的樣子。鏡清道人巍然端坐在一座高台上，顯著一種十分莊嚴的神氣。高聲對台下的女弟子，說道：你們小心聽著：凡入我教下的人，不問男女，須有三種資格，缺一便不能列我門牆。那三種資格呢？第一是不怕死；你們要知道世間使人欽仰的大事業、大人物，都是因不怕死三字做成功的；甚而至於連自己的性命都不顧了，一心一力的以赴各人所期；我可

斷定沒有不能成功的事業！你們將來成仙了道，就全在不怕死三字上努力！你們自問果能不怕死麼？這一句話問出，下邊嬌滴滴的聲音齊答道：能！鏡清道人點頭道：我倒要試試你們！』」

不知鏡清道人如何試法？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一一回　試三事群賓齊咋舌　食仙桃豎子亦通靈

話說劉金萬聽余八叔說到這裡，覺得津津有味；忍不住忙問道：「鏡清道人究竟怎樣試這班女弟子呢？」余八叔笑道：「你別急，讓我慢慢說下去。老實對你說，當時聽我師傅說這段事情時，我也覺得十分有趣，很欲一知其下文呢！那時鏡清道人說了我倒要試試你們一句話後，便又舉起眼來，好像對著廣場中那些木樁望了一望的樣子；然後接著說道：

「『不怕死三個字，祇輕飄飄的一句話，原是人人會說的。可是到了緊要的關頭，能不能實踐這句話？卻要瞧這人的定力如何了！定力如果不堅；那是一到此時，就會退縮下來，弄得求死不成，反遭人恥笑；這人的一生，也就完了！我如今欲於倉卒間，試你們究竟怕死不怕死？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好的，我已把試驗的器具預備好了。你們瞧，在你們每人面前，不是都植著這麼一根木樁麼？現在，我以一、二、三爲口號；喊一字時，你們都得走上前去，用兩足分踏在木樁旁那兩塊磚石上；喊二字，齊把身子俯了下去。等到我三字一出口，大家須把頸項湊向木樁的上邊；越湊得下，越顯得出不怕死的精神！可是木樁的上邊，是削得很尖的；當你們死命的把頸項湊上去，說不定要刺破你們的咽喉，傷害你們的性命！不過倘能如此而死，你們不怕死的精神是顯了，你們的靈魂也一定很是安逸呢！我現在再問一聲：你們也願試一下麼？』這話說後，下邊又是一陣嚦嚦鶯聲，齊道一聲願。我見了這種情形，倒起了一種感想；以爲不怕死果然是絕好的一種精神，能建大事業、成大人物在此；能成仙了道、得證善果

也在此；不過這種精神，要在偶然無意中顯露出，方是可貴；像這樣的當著大衆，試驗起來，未免出自勉強，有點不近人情了！再瞧瞧衆道友時，似乎也有同一的感想。祇是大衆的眼光，仍一眼不眨的，望著廣場中，急欲瞧他一個究竟。

「我師傅說：『這時鏡清道人已喊了聲一；下邊一班女弟子，果然齊趨木樁之前，在兩塊磚上分站著了；鏡清道人便又喊了一聲二；衆女弟子齊把身軀俯了下去。於是鏡清道人又很嚴肅的，振著喉嚨喊道：三！這眞是最吃緊的時候了！我和一班道友，更是眼眈眈的望著他們；暗忖：流血慘事，就要現在目前了！這般尖的木樁，刺入了咽喉中；人是血肉之軀，怎能受得住？正不知內中有幾個人，要立刻化爲異物呢！這班女弟子，卻眞是勇敢得很！一聽這聲號令，竟甚麼都不顧了，一點不躊躇的，把頸項向木樁緊湊上去！直至木樁直貫咽喉而過，把個尖兒露在外面；卻寂靜異常，連一點呻吟之聲都沒有！這一來，眞使我們驚駭極了！有幾位道友，心腸仁慈一點的，竟禁不住低喊起來！以爲咽喉已成對穿；這般女弟子的性命，一定是不能保的了！誰知正在此時，卻又見鏡清道人很莊嚴的一笑，朗聲說道：你們這班人很是不錯！不怕死的精神，總算已是顯出來了！現在且把身子仰起來罷。說也奇怪，衆女弟子一聽此語，眞的將身仰起，好似十分輕便；那些木樁也一點不留難的，從頸項中脫卸出來了！再瞧瞧他們的咽喉，不但沒有一點血跡，連創口也不露見一個！』

「這時他們雖沒有瞧見自己的形狀，也沒有用手去撫摸一下；然而他們依然是好好的，也沒有感受到一點痛苦；這是他們自己當然知道的！所以不由自主的，露出一種驚駭之色，似乎有點不自信的樣子。我師傅到了此時，卻恍然大悟了！這定是當那緊要的時候，鏡清道人曾暗暗施了一種什麼法術，所以能化險爲夷，化危爲安；否則這班女弟子也是尋常血肉之軀，並沒有什麼道力，怎能經得起這木樁的貫刺咽喉呢？卻又聽得鏡清道人朗聲說道：『你們不要驚駭！這是沒有別的緣故，完全是神靈在暗中呵護呢！從此你們可以知道：能夠不怕死，倒可於死中求生；一怕死，那死神反就跟著你，準死不得活了！現

在第一種資格，你們總算已經有了！便要講到第二種資格，那就是不怕痛，你們自問也能辦得到麼？』下邊又是石破天驚的，齊喊一聲能！

「鏡清道人又續著說道：『講到不怕痛，比起不怕死的精神來，果然不及多了！不過死的時間，是絕短的；痛的時間，是較長的。一般視死如歸的，祇要一死便了，更受不到別的什麼痛苦！至於創痛加到身上，那非待創平痛止，不能脫去痛苦；似乎比死的況味還要難受了！所以講到實在，不怕死還是容易；不怕痛反比較有點爲難咧！在我們一般學道的，任何痛苦必須都能受得，方有成功之望；故這不怕痛三字，更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你們既然都答稱能夠辦到的；我倒又要試試你們咧！』說到這裡，又迴向一班男徒弟立的地方，說道：『你們快把剛才預備好的那架火爐擡了來。』即有四個男徒弟，一齊嗷的應了聲，趨向內屋。不到一刻工夫，便把一架大火爐擡了出來，放在廣場之中。只見有幾十柄像烙鐵一般的東西，深深的埋在火中燒著，祇留一個柄在外面。鏡清道人便又向那班女弟子說道：『現在我便要試驗你們一下了！仍聽我的口令行事。我第一聲令下，你們須得捲起衣袖，將臂高高露出，齊趨火爐之前；第二聲令下，各持烙鐵一柄在手，回歸原位；等到我第三聲令出，就得將這烙鐵，各向自己臂上烙去；一不許有畏縮之狀；二不許有懼怯之色；不許有呻吟之聲。須待我命你們將烙鐵取去，方算了事；這才顯得出你們那種不怕痛的精神了。』

「我師傅當時聽了這話，覺得：這又是一種殘忍的行爲；在義理上講來，總嫌有點詭而不正咧！再瞧瞧那班女弟子時，臉上卻露著坦然自若的樣子；好像什麼痛苦都不怕，一點不以爲意似的！等到鏡清道人二聲令下，他們各人早持著一個烙鐵在手，由爐邊又重新回到原位了；那烙鐵燒得紅如炙炭一般，一烙上去，怕不皮焦骨炙！連旁邊瞧的人，也見了有點寒心！然而那鏡清道人忍心得很，竟一點不猶豫的，又喊了一聲三。這班女弟子，便不顧死活，忙把烙鐵向臂上烙去。你想臂肉是生得何等的嫩；這烙鐵又是燒得何等的熱；兩下一觸，早把玉雪似的臂兒，炙成焦炭一般！這時憑他們怎樣的勇敢，也有些

受不住，臉色都痛得由紅轉白；然也祇是咬緊牙關，勉強忍耐住，絕不聞有些微呻吟之聲；更不見有一個人敢擅自將這烙鐵移去的！這時不但我師傅他們暗讚這班女弟子的勇敢，連鏡清道人瞧了這種情狀，似乎也很爲滿意了；也便發了一聲口令，終止了這幕慘劇！然烙鐵觸處，早已有了一個不可消滅的焦印，永遠留在各人的玉臂上了！鏡清道人便又很高興的說道：『你們果是不錯，這第二種資格，也可以算是有了！現在便要講到那第三種資格。你們道那第三種資格是什麼？那便是不怕羞！』這話一說，倒使一班女弟子一齊呆了起來；頓時露出一種驚疑之色，不比以前二次聽他吩咐的時候，那樣的神色自若了！

「鏡清道人由這臉色上，似乎也已知道了他們的意思；便又說道：『你們不用驚疑！講到這個羞字，實不可一概而論，其間也有分別。譬如：做了什麼不道德的事情；或是虛生一世，一點正事也沒有幹；這原是可羞的！至於尋常兒女子所以爲怕羞的事情，其實是一點不足羞的！你們如果也脫不了這種舊習慣，那是大足爲學道時一個大障礙了！所以我要把你們試一下呢！你道：怎樣的試法？便是我一聲令下，你們須當著大衆，脫去衣服，把上身裸著咧！』衆女弟子一聽這話，臉上更覺有點不自在了！鏡清道人早已窺見，不等他們有什麼答語，便又正色說道：『人的身體，受之父母，原是清清白白的；有什麼不可當著大衆袒裸的道理？如果存著怕羞的意思，那他們的存心，倒反不可問了！我們一班學道的，更不能有這怕羞的心思；因爲一學了道，什麼困苦都得受的；萬一到了沒有衣服，裸著身子的時候，如果只一味的怕羞，不向前途努力，那還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把不怕羞列爲第三種資格！你們知願列我門牆的，總得有下不怕羞的工夫！如今也願試一下麼？』衆女弟子被他這麼一說，果然說得頑石點頭，一個個把成見消除了！又是一陣嚦嚦鶯聲，齊答道：『願！』可是這一來不打緊，我師傅這班在旁觀禮的，倒覺得有些侷促不安了！暗忖：一班妙齡女子，當著這許多人，上身脫得赤裸裸的；這是成何體統？在鏡清道人，縱然不算是什麼羞恥的事情；在他們自己，也不算是什麼羞恥的事情；然而教我們怎能瞧得入眼咧？正在十分爲難之際，鏡清道人卻早已發了一聲令，那班女弟子便解去衣鈕，寬去衣衫，預備將

那清白之軀，呈露在人前了！我師傅和一班道友，那忍去瞧覦他們？正想將頭別了開去。不料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忽見鏡清道人將手一揮，一聲大喝，天地立時變色，原是白日杲杲，忽然變成長夜漫漫，伸手不辨五指了！便又聽得鏡清道人在黑暗中朗聲說道：『好極，好極！你們總算把不怕羞的精神，也顯露出來了！不過在這許多貴賓之前，如果真是赤身露體的；未免太不恭敬了！所以我在緊要的當兒，特地略略施了一點法術，把日光遮蔽了去！現在你們趕快仍把衣服穿上罷！』

「這話說後，只聽見衆女弟子嗷的應了聲。不到多時，又聽得鏡清道人一聲的喝，天地立時開朗，依然白日杲杲；那班女弟子，仍是衣冠楚楚的，立在廣場中咧！於是鏡清道人含笑說道：『如今你們三種資格已全，可以列得我的門牆了。不過我教中尚有三戒，也最絕重要的！第一是戒犯上；第二是戒犯淫；第三是戒貪得。你們此後須謹謹遵守，不可背越！』衆女弟子又是唯唯應命，遂行了拜師大禮。至此，這收女弟子的煌煌大典禮，總算是告成了！三山五嶽前來觀禮的道友，也就紛紛辭歸。從此我師傅對於這鏡清道人，覺得他是可怕之至；眞可算得是當世一個大魔王咧！」

余八叔說到這裡，略停一停，方又道：「這都是我師傅當時對我說的。我聽了以後，也覺得他非常的可怕；更想到李成化既是他的徒弟，定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上一夜我去偸窺他練拳，幸虧他沒有和我認眞；否則眞要不堪設想呢！」劉金萬聽了，又問道：「但是這鏡清道人怎麼到冷泉島去的？又怎樣把這些鳥獸驅逐了去？你師傅也曾對你說過麼？」余八叔說道：「這倒是和我說過的。不過事情說來很長，一時間萬萬講不完。你如果愛聽時，可以到我舍間來，我總得一樁樁的講給你聽呢！」

劉金萬一瞧酒席已是吃殘，時候也已不早；這席話果然講得太長一些，再也不便講下去了；就也把頭點點，卽同余八叔，別了周保正，及陪席的一班紳商，各自分頭回家，不在話下。至於劉金萬後來究竟曾否去到余八叔家中，詢問鏡清道人種種的軼事？我們且不去管他。不過，鏡清道人在這部書中，也可算得是個了不得的人物；總得把他的歷史敍上一敍。

且說鏡清道人本姓沈，小名牛兒，生長在山東濰縣金雀村中。自幼不識不知，愚蠢異常。到了十四歲，還是一點人事都不知道！家中人皆不喜他；因此也不教他讀書，也不教他做什麼事，祇教他驅了一頭牛，天天到野外去放牧。這明是厭棄他，不要他在家裡的意思。他倒很是高興！

有一天，還不到晌午時分，他腹中忽覺饑餓起來。但是瞧瞧曬在地下的日影子，似乎還沒有到吃飯的時候，明知回家去也是沒得飯吃的；說得不好，或者還要受家中人一頓臭罵！便想先摘幾枚野果來充饑。擡頭望處，忽見南面一顆桃樹上，結了有幾枚碩大的桃子；紅豔豔的，煞是可愛！倒不覺暗吃一驚！心想：這桃子怎麼結得如此之快？這顆桃樹，我昨天還尚向它望上一望的，連一個小小的毛桃子都沒有。想不到一夜之間，就有這些又紅又大的桃子生出來了！

但他素來是懞懞騰騰的，凡事不求甚解；加之這時腹中饑得可憐，只望採些果實來充充饑；所以對於這桃實速成的問題，也不暇去研究！不管三七二十一卽爬上那顆桃樹上去，把上面結的三枚桃子，一齊摘採下來，食在肚中了。祇覺入口之際，汁多味美，甜香非凡；較之尋常吃的桃子，眞有天淵之別咧！可是這三枚桃子吃下肚去不打緊，卻把他完全改了樣子了！他素來是十分愚蠢的，如今卻變成聰明了；素來是一字不識的，如今卻能寫能誦了！然而也有一樁不如意處：從前是每天除了吃飯睡覺之外，就是牽了一頭牛到野外去放，渾渾噩噩，覺得很是舒服；現在卻不然了！心中覺得非常悶損，像有件什麼事情沒有得到解決似的；但又不能說出究竟是件什麼事！因之雖仍是照常去放牛，祇是懨懨悶坐，也無心去照顧那牛。

誰知有一天，卻輕輕易易的，把他這個問題解決了！祇聽耳畔好像有個人喚著他的名兒，向他說道：「牛兒！你不要氣悶！你的心事，我都知道。你不是看破塵緣，想從個名師，修仙學道麼？那我就是你的師傅；不久你就可到我那裡去，從我學習大道呢！」

這時的牛兒，已不比未吃桃實前的牛兒了，早已有了仙根。一聽得這幾句話，居然立時解悟，知道

被他一語破的！他自己所憂愁悶損，以為未能解決的，確便是這修仙學道的問題！當下連忙跪了下來，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方說道：「弟子已蒙收錄，實是出自鴻恩！不過弟子該死之至，尚沒有知道師傅的法號！還請明示？」祇聽得空中哈哈一片笑聲道：「你要問我法號麼？我便是東漢時的薊子訓，道號銅鼎眞人。遁跡在這西面的白鳳山上，也有幾千年了。這裡的這顆大桃樹，是我手植的；雖比不上西池王母那邊的蟠桃樹；然而也是仙種，須五百年一結實。我也就定下一個規律，也是每越五百年收一次徒弟。並以桃實為標準：誰吃了我這桃實，誰就是我的徒弟！昨天結成的那三枚桃實，偏偏沒有被別人吃得，卻被你吃了去；這是你的緣法已至，和我合有師徒之分咧！」

牛兒恭聽了這番訓諭，忙又說道：「師傅既是如是說，那麼，快求師傅度我去罷！我是急於學習大道，在這塵世中，一刻工夫都不耐居住呢！」銅鼎眞人又在空中，說道：「你不要性急！我既收了你做徒弟，終要度你去的；不過現在尚非其時！你從今天起，且正著心，誠著意，每天不住的向這頭牛拜著；但不可被人瞧見。拜得這牛通了靈性，自會馱起了你，送到我住的所在呢！」說完這話，又說了一聲：我去也！空中即寂然無聲了。

牛兒謹識於心。從這天起，竊著無人的時候，便正心誠意，很虔誠的向這牛拜著。並把遇仙一節事隱秘著，不向別人說起。可是這樣的拜了不少時候，這頭牛依然是蠢然的一頭牛，只會吃草拉屎，一點沒有什麼通靈的表示！倒害得他發急起來，向著這牛，泣道：「牛啊，牛啊！我這樣天天的向你拜著，你怎麼仍舊一點靈性都沒有，不肯馱我到師傅那裡去呢？難道師傅的說話是騙我的麼？還是嫌我不虔誠呢？如果再是如此下去，死的日子也快要到了！還有求道的希望麼？」

說也奇怪！這頭牛一聽這話，竟擡起頭來，向他望上一望；口作人言道：「哦！你要我馱你到你師傅那裡去麼？那你何不早說，我又不是你肚裡的蛔蟲，怎麼會知道呢？怪不得你天天向我求拜，原來為的此事；我倒正有些疑惑不解咧！」牛兒聽這牛居然會說起話來，自然十分歡喜！便又說道：「牛啊，

牛啊！你居然通靈了！如今閒話少說，快馱我到師傅那裡去罷！」這頭牛將頭點點，便把身子俯了下來，牛兒卽跨上牛背，喊道：「走罷！」這牛就展開四蹄，騰雲駕霧一般，向前面飛快的跑去了。

一會兒，奔上了一座山崗，穿林越坡，直向山巓馳去。也不知走了多少道路，經了多少時間。這牛因爲走得太快了；忽的蹄兒向前一蹶，一個倒栽葱，將牛兒跌下地來，幸喜沒有跌傷，身上並不覺痛！略一定神，擧目瞧時，和他相依爲命，馱他來到此處的那頭牛，早已跑得不知去向了！他自已卻臥在一座峭壁之前。

這峭壁險峻異常，高揷雲表；而上面童童然的，一點樹木都沒有，望之更覺森然可畏！他不免暗忖道：「我師傅究竟住在那裡呢？這峭壁上望去一所房屋也沒有，一定是不對的！大概還在這峭壁的後面罷？」他因立起身來，沿著峭壁走去。將近邊緣的時候，忽聽得一派繁碎的聲音，從壁後發出來。不覺暗喜道：「對了，對了！我師傅一定就住在這附近了！這大概是他老人家彈琴的聲音罷？」等得他飛快的轉到壁後，祇擧眼一望時，不免又大大失望！原來祇是一道飛泉，在那裡淙淙響著；那有什麼人彈琴呢？再向峭壁上下望去，也和前面一樣，不見有一所房屋！於是他又廢然暫了回來，對著這座峭壁呆望。心想：這蠢牛眞誤事！竟把我馱到這荒山中來！如今來得去不得，怎麼是好呢？不過瞧我師傅那樣子，也和神仙差不多，難道會不知道我到這裡來麼？

一念未已，忽聽銅鐘般的一派聲音，在山谷中響動道：「牛兒！你來了麼？好！你不用疑慮，我在這裡呢！」牛兒一聽，知是師傅銅鼎眞人對他說話；不覺十分歡喜！連忙跪下，叩頭道：「不錯！弟子來了！如今請師傅快現法身，領弟子到洞府中去罷！」只聽銅鼎眞人笑著，說道：「我也沒有什麼洞府，就住在這峭壁中，向來不喜歡人家入內的；也不喜和人見面。你旣來到此處就在外面住著。我且賜你一個道號，喚做鏡清。牛兒這個小名，以後可捐去不必再用了！並賜你神經一卷，讓你朝夕練習，以爲入道之初步。」

鏡清細辨他這聲音，果是從峭壁中發出來的；但用眼光細細瞧去，卻不見壁上有一線的裂隙，到猜不出他師傅是怎樣出入的？正在這時候，忽聽砉然一聲，便見那峭壁間裂開了一條小縫；就有一卷書擲了出來。跟著又是一聲響，那峭壁仍密闔如故了，隨聞銅鼎眞人說道：「你且照著這册書中所載的，先習練起來罷。俟你全能領悟時，我自會再以他種道術授你的！」鏡清叩頭謝了恩。然後去拾起了此書。只見上面署著幾個古篆：「神經第一卷」。翻開書來一看，前面載著些辟穀導氣的方法；後面乃是講的幾種防身拳術，中間變化很繁。從此鏡清便在這荒山中，安心住了下來；朝夕把這兩件事來習練。久而久之，果然能辟穀卻食，而於這些拳術的變化，也居然十解八九。當他練習的時候，銅鼎眞人雖未曾露過一次面；然而好像在旁監視著似的，一等到鏡清已能將這第一卷書完全領悟，便又聽得他二次發言，又把神經第二卷相授了。

這第二卷書中所載的，卻是些降龍伏虎、役鬼驅神的方法；也是學道的一種看家本領。跟著又是第三卷，乃是講用了什麼法術，可以呼風喚雨；用了什麼法術，可以倒海移山。到第四卷，是講到奇門遁甲，諸般變化了；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跟著就講到飛劍殺人之方，吐氣殪敵之法；這算是第五卷了。一口劍要練得倏長倏短，吐納自如；一股氣，要練得倏遠倏近，神化無方；實在很是煩難，非下苦功不可！再練上去，是第六卷；便研究到如何駕雲御風？如何燒鼎鍊丹？學道者到了這步工夫，差不多已成了半個神仙！

可是練習的方法，到此已略略有些改變了：從前是注重在這動的方面；現在卻注重在這靜的方面。因此在這第七卷中，便講到養性修心、脫胎換骨上面去；是完全在靜字上用工夫的。然而遇著鏡清，卻是喜動不喜靜；這第七卷的工夫，剛剛只學到一半；就生起厭心來，沒有先前這麼的勤敏了！暗想道：「這荒山中，雖沒有什麼時曆，不知我來到這裡，究已過了多少年？然而時候總已是很悠久的了！如何再這樣下去，學到何日爲止呢？而且就我現在已學得的這幾種本領講，就是走到外面去，自問也很

足對付一切了！」

誰知，這銅鼎眞人，最是通靈不過的！他剛想到這裡，早被他老人家知道了！卽聽得在峭壁中發出聲音來道：「唉！我原望你循序而進，學成正果的！不料你忽然起了這種念頭，這明明是緣法已盡；照我的規律講起來，再也不能留你在這裡了！不過替你想來，實是可惜得很！你如果再能安心學上去，上界眞仙雖不敢望；一個地仙，總可以穩穩做得到的！不是比這麼半途而廢，祇會些小巧法術的，強得多了麼？」鏡清聽了，倒又有些後悔起來了！忙跪下哀求道：「這是弟子一時的妄念，不好算數的。現在已知懊悔，總安心學習上去，不聞大道不止就是了！請師傅可憐我，大發慈悲之心，仍留我在這裡罷！」銅鼎眞人笑道：「這話說得太容易了！須知我們學道的，最重的是緣法；最忌的是勉強！你剛才已生下厭倦之心；被我這番話一說，方又後悔起來，情願仍在此安心學習；這已是出自勉強的了！就是我仍允許留你在此，也一定不能再學到什麼的；所以還是請你趕快下山罷！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想不到我收了幾次徒弟，最初都是十分高興的；一學到了這步工夫，便都厭倦起來，總弄得一個半途而廢！這眞可嘆之至，很足使我灰心呢！」說到這裡，忽然一陣風起，把放在鏡清面前的那神經第七卷，向空中吹了起來；跟著這峭壁上起了小小的一個裂隙，把來收了進去了。便又聽銅鼎眞人接著說道：「現在你也不必留戀，趕快就下山去罷。不過我這裡又有個規律：凡是跟我學道的弟子，如有半途而廢，須要把他驅逐下山，不許片刻逗留！你得仔細提防著！這種驅逐的方法，說不定很是暴烈的咧！」

鏡清聽他師傅說得如此決裂，知道是不能再留的了！忙又說道：「弟子實是該死，不應忽起妄念！師傅要把弟子驅逐，也在情理之中；弟子一點不有怨恨的！不過自蒙收列門牆以來，祇時時聞到訓誨，從沒有拜見過尊顏；私心常引爲缺恨！現在師徒們快要分別了；如能許見一面，弟子雖死無憾！」銅鼎眞人道：「這話倒在情理之中！等到你下得山去，我自和你相見便了！」

一言未了，忽聞一聲狂吼，卽從峭壁後竄出一頭斑斕大虎，直向他跪的地方撲來。他一見，就知道

這虎是師傅派來驅逐他的；在理不便和虎抵抗！忙立起身來，向著山下便走。誰知他連讓了三次；這虎竟向他連撲了三次，仍一點不肯放鬆！不免暗想道：「這如何是好？莫非師傅有意要試試我的本領麼？」當下忙迴轉身來，口中念動伏虎咒語；又戟指指著那虎，喝道一聲：咄！說也奇怪！這猛烈無比的一頭虎，被他這麼一喝，立時蹲伏在地，變成一塊頑石了！他正自十分高興！忽覺異腥撲鼻，又有一件東西，倏的飛到他的背後，把他身體纏著了！他忙回頭一看，不免大吃一驚！原來一個毛毿毿的龍頭正對著他，把口張得很大，似乎要把他吞了下去咧！

他這時也不暇顧念什麼了，忙又念動降龍咒語。跟著又是一聲大喝，並把身子用力的一抖動。這一抖動不打緊，早把那龍摔得不知去向！卻在前面橫見一道大海，濤聲澎湃，聽去很足生怖！他暗想：這道海是在這一瞬間發見的；而他當日來的時候，也未瞧見有此海！大概又是師傅弄的神通，來試我的本領罷？他想到這裡，即向四下一望，便在地上拾起了一塊小小的泥土，向著海中一撒；喝道一聲，水退！立時間，水果平了，泥果漲了，又成了一塊平地！鏡清便又安然走了過去。可是還沒有走到十多步，突的有件黑魆魆的東西飛了來，成了一座小山；又把他的去路堵住了！他見了，倒不覺暗自好笑道：「你能教這小山飛來，難道我不能教這小山飛去麼？」隨即施展法術起來。祇見他用手輕輕一指，這座山又是齊根而起，呼呼的幾聲飛去得無影無蹤了。可是當他再向前進時，忽又見一群青面獠牙的惡鬼，怪聲四起把他圍了攏來。暗想：這倒有點不易對付！還是用飛劍掃除他們罷！即從口中把飛劍吐出，向四周掃射過去。不到一刻工夫，早把這群惡鬼，殺得東倒西跌；祇餘下一個大鬼，好似這群鬼中的領袖似的，窺個空，向上一躍，即有兩個翅膀，從他身旁伸了出來；逃向空中去了。

鏡清這時已殺得有些性起；那肯放他逃走？也就駕雲而起，追在後面。一壁逃，一壁走，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看看快要追及了；忽又從旁邊閃出四個人來。都生得身長巨丈，腰大十圍；一般拿著長大的兵器，惡狠狠的凝著他，攔住他的去路，不是四尊兇神是什麼呢？鏡清藝高人膽大，倒一點沒有畏

懼之心！忙凝一凝神，對著他們口一張動，卽有一股紫氣直射出去。這股紫氣好不厲害，一射到這四尊兇神身上，早使他們滅卻銳氣，滅卻威風；一個個立脚不穩，在雲端中跌下去了！惹得鏡清哈哈大笑；也就降下雲頭。到得平地一瞧，卻已到了山下。正在這個時候，忽聽有人在後面喚著他的名兒。忙回頭一瞧時，只見山脚下，立著一個巨人；大與山等，高與山齊，恰恰把這山峰遮著了；正笑嘻嘻的望著他，好像要和他說話的樣子。倒又把他嚇了一大跳。

不知這個巨人是誰？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一二回　工調笑名師戲高徒　顯神通酒狂驚惡霸

話說鏡清回頭看時，只見山脚下立著一個巨人，大與山等，高與山齊；含笑向他望著，一時猜不出他是鬼是怪？倒不覺吃了一驚！正在這驚疑不定的當兒，卻聽那巨人含笑說道：「鏡清，鏡清！你眞愚騃得很！怎連師傅都不認識麼？但是這也怪不得你！你雖從我學道這多年，卻從來沒有和我見過一面呢！」鏡清這才知道這巨人就是他師傅銅鼎眞人的化身。慌忙跪下行禮道：「恕弟子愚昧！沒有拜見師傅尊顏的時候，一心想和師傅見一見；如今見了面，卻又不認識了！祇可惜弟子緣淺之至，剛一瞻拜師顏，爲了種種因緣，又不得不立刻和師傅分手了！還請師傅訓誨數語，以便銘鐫在心，隨時得所遵循！」

銅鼎眞人道：「你要我對你訓誨幾句麼？這是不必待你請求，我也頗有這番意思的。否則，從沒有見過面的徒弟，就是永遠不見一面，倒也不著跡象；今天又何必定要見這一見，不是有點近於蛇足麼？如今你且聽著：你在我門中學道，雖是半途而廢，沒有得到正果；但祇就你所學得的這些本領而論，已是大有可觀。除了一般成仙得道者之外，在這塵世之中，也就找不到幾個人可以和你抗手的了！可是如此一來，將來你的一切行動，就更要十分出之愼重，一點兒戲不得！倘能走到善的一條路上去，果然可

以打倒世間一切的妖魔鬼怪，做一個衞道的功臣；萬一弄得不好，竟走到惡的一條路上去，那世間一切的妖魔鬼怪，就要乘此機會，陽以歸附爲名，陰行蠱惑之實，把你當作他們的一個傀儡；你就不由自主的會成了旁門左道中的一個首領！換一句話說：也就是吾道中的一個罪人了！而且善與惡雖是立於對等的地位。然而爲惡的機緣，每比爲善的來得多；爲惡的誘引力，每比爲善的來得強。倘不是主意十分堅決的人，就會誤入歧途中！所以我望你對於這件事，以後更宜刻刻在意，一點錯誤不得！

「倘使到了那時，萬一你眞的入了歧途中，做起一班妖魔鬼怪的領袖來了；這在我固然有方法可以處分你，懲治你；只要我把主意一決定，略施一點法力，你就會登時失了靈性，你所學得的種種本領，就立刻歸於無用了！不過我在最近的五百年中，祇收了你一個徒弟；你在我門下學道，也經過不少的年數；並不是怎樣容易的！因此，非至萬分無奈的時候，決不肯下這最後的一步棋子！而我在這和你將要分手的時候，這樣的向你千叮囑，萬囑咐，深恐你誤入歧途，也就是這種意思啊！」

鏡清忙道：「這個師傅請放心，我總拿定主意，不負師門期望便了！倘若口是心非，以後仍舊誤入歧途，任憑師傅如何懲治，決無怨尤。」銅鼎眞人道：「如此甚善！你就向這軟紅十丈中奮鬥去罷！」說完，衣袖一拂，倏忽間形象都杳，化作輕煙一縷，吹向山中去了。鏡清又恭恭敬敬的，向空中叩了三個頭；方始立起身來，辨認來時舊路，向金雀村中行去。

誰知到得村中，卻不勝滄海桑田之感了！父、母、兄、嫂，都已去世；由姪輩撐持門戶。因爲睽隔了有五十年之久；而姪輩中，又有一大半，還是在他上山後出世的；故見面後彼此都不相識！至於村中一班的人，更是後生小子居多；沒有一個能認識他的！好在鏡清學道多年，塵緣已淡，倒一點不以爲意！也就不在村中逗留，逕向縣城行去。可是關於他的將來，究竟應該如何進行？卻已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他不禁暗想道：「我對於學道一事，雖已半途而廢；成仙證道，此生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但是究

已被我學會不少本領！難道我從此就隱遯下來，把這一身本領一齊都埋沒了麼？這未免辜負了我多年學道的苦心了！然欲這身本領不致埋沒，除了開廠授徒，實在沒有第二個好辦法！」於是，他就在濰縣租賃了一所屋子，掛了塊教授武藝的牌子，開始授起徒來。

山東本是一個尚武的地方，素來武士出產得很多，一班少年都喜歡練幾手拳脚的。聽得他開廠授徒，自然有人前來請業。倒也收了不少門弟子。

但是這個風聲傳出去不打緊，卻惱怒了一個人！這人不是別人，便是那老道李成化。暗想在這濰縣周圍百里之內，誰不知道我李成化的威名？隱隱中這濰縣差不多已成了我的管轄區域！凡是江湖上人，要在這濰縣賣藝的，總得來拜見我，掛上一個號。好大膽的這個不知何方的野道，竟一聲招呼也不向我打，便在這裡開廠授徒了！這不是太瞧不起我麼？當下他氣憤憤的帶了一把刀，就一個人前去踹廠。但是還沒有和鏡清見得面，早被鏡清的一班弟子瞧見了；他平日的威名，大家早就知道的，今天見他怒氣勃勃，帶刀而來，更把他的來意瞧料了幾分！忙去報與鏡清知道。鏡清笑道：「他修他的道，我授我的徒，河水不犯井水，大家各不相關；他有什麼理由，可以這麼其勢洶洶的來找我呢？你們去對他說，我不在家就完了！」弟子們果然依言出去向李成化擋駕。李成化沒法可想，也只得咆哮一場而去。

但是這祇能把他緩著一時；那裡就能打消他踹廠的這個意思？所以接著他又去了兩趟；鏡清卻總是回覆他個不在家。到了第四次，李成化可再也不能忍耐了！就當場大吼一聲道：「咄！好沒用的漢子！你難道能躲一世不出來麼？你既然沒有什麼本領，就不應該開廠授徒！既然是開得廠，授得徒，便自認是有本領的了；就應該得出來和我見個高下！如今你兩條路都不走，只是老躲著在裡面；這有什麼用？哼，哼！老實說：今天你如出來和我見個高下，或是打個招呼；萬事俱休！否則惹得我性起，定要把你這鳥廠打得落花流水，休要怪我太不客氣！」說時，聲色俱厲，顯出就要動武的樣子。慌得鏡清的一班弟子，一面設法穩住了他；一面忙去報知鏡清。

鏡清卻很不當作一回事；哈哈大笑道：「這廝倒也好性子，今天才眞的發起脾氣來了！那醜媳婦總得見公婆面的；也祇好出去和他見一見，不能再推託什麼了！也罷！你們且去對他說：我就要出來了；教他準備著罷！」

等得鏡清走到外邊廳上，卻已運用玄功，搖身一變，變作了一個長不滿三尺的侏儒。那時不但他的一班弟子瞧了，覺得十分驚詫；就是那李成化，也暗地不住稱奇：怎麼這開廠授徒的拳教師，竟是這麼的一個侏儒？這眞是萬萬想不到的！但是這也可算得是一樁新聞，人家以前爲什麼不傳給我聽呢？當下他卻又向著鏡清一陣大笑道：「我道你這炎炎赫赫的大教師，總是怎樣一個三頭六臂的人物，決不是尋常人所能比擬的！萬不料竟是這麼一個矮倭瓜！這眞使我失望極了。」

鏡清微笑道：「我也祇借著授徒，騙口飯吃吃罷了！這種炎炎赫赫的頭銜實在出自你的獎借；我是萬萬不敢受的！不過爲了我生得短，竟使你失望起來；這未免太有點對不住你了！還是趕快讓我把身子長出些來罷！」一邊說著，一邊跳了幾跳，果然立刻長出了幾寸。這一來，可眞把一班在旁瞧看的人，驚駭住了；尤其是身在局中的李成化，竟嚇得他呆呆的向鏡清瞧著，一句話也不能說。

鏡清卻又笑著，說道：「你呆呆的望著我做什麼？莫非還嫌我太短，仍使你覺得有點失望麼？那我不妨再長出幾寸來！」隨說隨跳，隨又長出幾寸。這樣的經過了好幾次，居然比李成化的身度還要來得高了。鏡清卻又做出一種絕滑稽的樣子，笑嘻嘻的說道：「呀！不對，不對！我又做了樁冒失的事情了！這生得太短，固然足以使你失望；而太長了，恐怕也要引起你的不滿意的！還是和你一樣長短才對呢！」說著跳了過去，和李成化一並肩；隨又向下略一蹲，果然短了幾寸，同李成化一樣的長短了。

這時李成化卻已由驚詫而變爲惱怒，厲聲說道：「這算不得什麼，不過是一種妖法罷了！別人或者被你嚇得退，我李成化是決不會爲了這區區的妖法就嚇得退的！如果眞是漢子，還是大家比一下眞實的本領，不要再弄這丟人的妖法罷！」剛剛把話說完，便抽出一柄鋼刀，劈頭劈腦的向鏡清揮了來。

鏡清一邊閃躲著，一邊仍笑嘻嘻的說道：「你這人也太不客氣了！怎麼連姓名都沒有通報，就無因無由的，向人家揮起刀來呢？」李成化大吼一聲道：「你別再油嘴滑舌了！我是李成化，外間誰不知道！老實對你說：我今天是特地來找著你的；照形勢瞧起來，你是無論如何，不能躲避的了！眞是漢子，快與我來走上幾合！」鏡清笑道：「原來你是要和我比武的麼？好，好，好！那你何不早說？不過眞要比武，也得彼此訂一個辦法。如今還沒有得到對方的同意，你冷不防的就是這麼一刀；所謂英雄好漢的舉動，恐怕不是如此的罷？」

李成化被他這麼的一詰問，倒也自己覺得有點冒失了！忙道：「你既然肯和我比武，事情就好辦了！如今閒話少說，你要怎樣比？我依你便是！不過你不能再在這辦法上，作出種種留難的舉動來。」鏡清道：「這是決不會的！祇有一樁：我的年歲雖然還說不上一個老字；然比你總大了許多了！如要和你們這種少年人走上幾合，腿力恐怕有些不對；恕我不能奉命！現在我卻有個變通辦法：不如儘你向我砍上三刀；你能把我砍傷，就算是你贏了。如果不能把我砍傷，就算是你輸了！萬一你竟能把我砍倒，不是更合了你的意思麼？不知你對於這種辦法，也贊成不贊成？」

李成化聽了，暗想道：「這廝倒好大膽，竟肯讓我砍上三刀！難道他又有什麼妖法麼？不過我不信他竟有這許多的妖法，倒要試上一試！自問我這柄刀，能削鐵如泥，最是鋒利無比的；祇要他不施展出什麼妖法來，怕不一刀，就把他的身子劈成兩半；還待我砍上三刀麼？」當下李成化大聲說道：「好，好，好！我就砍你三刀！不過這是你自己定的辦法；想來就是我萬一的一個手重，當場把你砍死，也只能說是你自己情願送死，萬萬不能怨我的呢！」鏡清又笑道：「那個會怨你！你有什麼本領，儘管施展出來便了！」

於是，李成化略略定一定神，覷準了鏡清的胸膛，就是很有力的一刀。滿以為：這一刀下來，縱不能把他當場搠死，重傷是一定免不了的了！誰知刀還沒到，眼簾前忽地一陣黑，手中的刀就有點握不住，

向右偏了許多；因此祇在鏡清的衣上，輕輕劃了一下，併沒有傷得毫髮。

這時李成化倒有點不自信起來了。莫非因爲我一心要把他一下砍死，力量用得過猛；同時又因爲心情太憤激一些，連腦中的血都衝動了，以致眼前黑了下來；所以刀都握不住了麼！如果眞是如此，那都是我不好，怨不得別人的！這第二刀，我須得變更一下方法才對！當下他竭力把自己鎭靜著，不使有一點心慌意亂；然後覷準了鏡清的胸膛，又是不偏不倚的一刀！煞是奇怪！當他擧刀的時候，刀是指得準準的；心是鎭得定定的，萬不料在剛近胸膛的時候，眼前又一陣的烏黑，刀鋒便偏向旁邊了；依然是一個毫髮無傷。

這一來可把李成化氣得非同小可！立時又大吼起來道：「這可算不得數！大槪又是你在那裡施展妖法了！否則我的刀子剛近你的胸前，爲什麼好端端的，眼前就是一陣烏黑呢？」鏡清道：「這明明是你自己不中用，不能把我刺中罷了！怎麼好無憑無據的，揑造出妖法二字，輕輕諉過我呢？如今你三刀已砍了二刀，剩下的這一刀，如果再砍不中我，可就要算是你輸了！」說完哈哈大笑。李成化道：「不，不！這可算不得數！須得再把方法改變一下：如果你肯解去衣服，把胸膛袒露著，坦然再聽我砍上三刀，不施展一點什麼妖法那就對了！那時候我如再砍不中你，不但當場認輸，還得立刻拜你爲師！」鏡清道：「好，好！這有何難！我今天總一切聽你吩咐就是了！」一壁說著，一壁即解去衣服，把胸膛袒露著，坦然的說道：「請你將刀砍下來罷！這是你最後的一個機會，須得加意從事，再也不可輕易讓他失去呢！」

李成化也不打話，對準了鏡清袒著的胸膛，接連著一刀不放鬆的，就是很結實的三刀。但是，說也奇怪！這三刀砍下去，不但沒有把鏡清穿胸洞腹，而且砍著的地方，連一些傷痕都沒有！再瞧瞧那柄刀時，反折了幾個口，已是不能再用的了！

這一下子，可眞把李成化驚駭得不可名狀！暗想：我這三刀砍下去，確是斫得結結實實的，併沒有

一刀落了空；怎麼依舊沒有傷得他的毫髮呢？這可有點奇怪了！看來他的內功也練得很好，所以能挨得上這很結實的刀子；倒不見得全恃妖法的呢！正在他這麼想的時候，又聽得鏡清一陣哈哈大笑，向他說道：「如今你又有何說？你的刀子，不是一刀刀都砍在我的身上麼？然而我卻一點兒傷都沒有！這明明是你砍得不合法，太不濟事罷了！難道還能說是我施展什麼妖法麼？」

李成化到了這個時候，可再也沒有什麼話可說了！一張鍋底也似的黑臉，漲得同豬肝一般的紅，慌忙把刀丢在一旁，跪下後說道：「恕弟子有眼不識泰山，同師傅糾纏了這半天！如今也無別話可講，就請師傅收了我這徒弟罷！我總赤膽忠心的，跟著師傅一輩子，不敢違拗一點便了！」

鏡清這時卻把剛才那種嘻皮笑臉的神氣完全收起；一壁忙把他扶住，一壁正色，說道：「你眞要拜我爲師麼？那妖法兩字，當然是不必說，已由你自動的否認了。不過我所會的本領也多得很；像你已是這般年紀，不見得還能一椿椿都學了去。你究竟想學我那幾椿本領呢？」李成化道：「別的本領，弟子還想慢一步再學。現在弟子所最最拜服而羨慕的，就是能將身子倏長倏短，及在霎時間能使敵人眼簾前起了一片烏黑。師傅能先將這兩手教給我麼？至於鋼刀砍在身上，可以運股氣抵住，不使受一點兒傷；這恐怕是一種絕高深的內功，不是一時所能學得會的罷？」鏡清笑道：「原來你看中了我的這兩手功夫了！不過這兩手功夫，一名『孩兒功』；一名『烏鴉陣』。你不要小覷他，倒也不是短時間所能學得會的，你既然願從我學習，我總悉心教授你；大概能用上五、六年的苦功，也就不難學會的了。」

李成化聽得鏡清已肯收他爲徒，併肯把這兩手功夫教給他；當下十分歡喜。忙又恭恭敬敬的磕了幾個響頭，行了拜師大禮。從此，便在鏡清門下，潛心學習起來了。

可是這一來不打緊，更把鏡清的聲名，傳播得絕遠，竟是遐邇皆知；不但是在這濰縣周圍的百里以內，就是幾百里、幾千里外，也有負笈遠來，從他學藝的。鏡清又來者不拒，一律收錄，竟成了一位廣大教主了！祇是一椿：人數一多，不免良莠不齊；就有許多地痞無賴，混進了他的門中！這班人從前沒

有什麼本領，已是無惡不作；如今投在他的門下，學會了幾種武藝，更是如虎添翼，益發肆無忌憚的了！所以，在地面上很出了幾樁案子，總不出奸盜淫邪的範圍。就中有個鄭福祥，綽號「小霸王」，更是人人所指目的；也可算是這一群惡徒中的一個領袖。以前所出的這幾樁案子，差不多沒有一樁案子是和他沒分的。

這一天，他同幾個和他同惡相濟的壞朋友，到大街小巷去逛逛。在一頂轎子中，瞧見了一位姑娘，年紀約莫十八九歲，生得十分美貌。雖祇是驚鴻一瞥，霎眼間，這乘轎子已如飛的擡了走了；然已把這個小霸王，瞧得目瞪口呆，神飛魄越，露出失張落智的樣子。

一個同伴喚小扇子張三丰的，早把這副神情瞧在眼中；就把肩膊略略一聳，笑著，說道：「鄭兄眞好眼力！莫非在這一霎眼間，已把這小雌兒看上了麼？」鄭福祥聽了這話，驚喜交集的說道：「難道你也瞧見了她麼？你說她的小模樣兒，究竟長得好不好？」張三丰又諂笑道：「我並不是今天第一次瞧見她，她的俏模樣兒，已在我眼睛中好似打上一個圖樣了！她的眉峰生得怎樣的秀？她的眼兒生得怎樣的媚？我是統統知道，畫都畫得出來呢！」鄭福祥很高興的說道：「如此說來，她是什麼人家的女兒？住在什麼地方？你大概也都知道了。」張三丰道：「這個不消說得！」說到這裡，忽又向路旁望了一望，裝出一種嘻皮涎臉的樣子，說道：「鄭兄！這裡已是三雅園了。我們且上去喝杯酒，歇歇力罷。在吃酒的中間，我可以一樁樁的告訴你。如此，你這頓酒，也不能算是白請我吃的啊！」說了這話，又把肩兒連聳幾聳。鄭福祥笑著打了他一下道：「你這人眞嘴饞之至！借了這點色情，又要敲起我的竹槓來了！好，好，好！我就做上一個東道，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隨卽招呼了衆人，一窩蜂的走上了三雅園酒樓。自有熟識的夥計們招呼不迭。

這時還沒有到上市的時候，一個酒樓上，冷清清的並無半個酒客。他們便在雅座中坐下。要酒要菜，鬧上一陣，方始靜了下來。鄭福祥忙又回到本題，向張三丰催著，問道：「這小雌兒究竟是甚麼人家的

女兒？又住在什麼地方呢？」張三丰滿滿的呷了一口酒，方回答道：「他便是張鄉紳的女兒，住在東街上那所大屋中。鄭兄！我可有一句話：這比不得什麼閒花野草，看來倒是不易上手的呢！」鄭福祥陡的把桌子一拍道：「咄！這是什麼話！無論那個姑娘，凡是被我姓鄭的看中的，差不多已好像入了我的掌握中了；那會有不易上手的？」那班狐群狗黨，見他發了脾氣，忙也附和著，說道：「不錯啊，不錯！這是決沒有不上手的！我們預先替鄭兄賀一杯罷！大家來一杯啊！」誰知等得衆喧略止，忽聽外面散座中，也有一個人拍著桌子，大聲說道：「不錯啊，不錯！來一杯啊！」倒把衆人嚇了一跳！

鄭福祥正靠門坐著，忙立了起來，一手掀起門簾；同時便有幾個人和他一齊探出頭去，向著外面一望。只見散座中，不知在什麼時候，已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獨個兒據著一張桌子，朝南坐著衣衫很不整齊，而且又敝舊，又汙穢，一瞧就知道是個酒鬼。當衆人向他望的時候又見他舉起酒杯，將杯中酒一飲而盡；嘖嘖的稱嘆道：「不錯啊，不錯！這眞是上等紹興女貞酒，再來一杯啊！」說著，又拿起酒壺，自己斟酒了。

衆人見此情景，才知上了這酒鬼的當！不覺一齊失笑，重行歸座。卻又聽那張三丰說道：「剛才確是我失言了！鄭兄的本領誰不知道，姑娘既被鄭兄看中得，好像已是鄭兄的人了；當然不會有弄不上手的！不過想用什麼方法去弄他到手，也能對我們說一說麼？」座中一個黨徒，不等到鄭福祥回答什麼就先獻一下殷勤道：「這種方法容易得很！最普通的：先遣一個人前去說親；然後再打發一頂轎子去，把他接了來，如果接不成，老實不客氣的，便出之於搶！那鄭兄要怎樣的受用？便可怎樣的受用了！從前我們處置那田家的小雌兒，不是就用這個法子麼！」

鄭福祥先向說話的這人睜了一眼；然後哈哈大笑道：「人家都說你是個沒有心眼的粗漢；我倒還不大相信！如今你竟要自己承認這句話，獻起這種其笨無比的計策來了！小扇子剛才曾說：這雌兒是張鄉紳的女兒；你難道沒有聽得麼？你想：張鄉紳是縣中何等聲勢赫赫的人家！豈是那田家所可相提並論的

？那遭人前去提親，當然沒有什麼效果；弄得不好，或者還要被他們攆了出來！至於說親不成，便即出之於搶；果然是我們常弄的一種玩意兒！但這張家，房屋既是深邃，門禁又是森嚴；試問我們從何處搶起呢？你的這條計策，不是完全不適用麼？」

這話一說，衆人也大笑起來。頓時羞得那人滿臉通紅，只得訕訕的說道：「這條計策既不可行，那麼，你可有別的妙策沒有？」鄭福祥微笑道：「計策是有一條；妙卻說不到的。因爲照我想來：這張家的房屋，雖是十分深邃，門禁又是十分森嚴；我們要去搶親，當然是辦不到！但也不過指日間而言罷了！倘若換了夜間，情形就不同了！而且仗著我這身飛簷走壁的輕身本領，難道不能跑到這雌兒的臥室中，一遂我的大慾麼？」說著，從兩個眼睛中，露出一種很可怕的兇光來。

張三丰聽到這裡，卻不由自主的，大聲問道：「哦！哦！原來你想實行採花麼？」接著，又拉長了調兒，吟道：「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鄭兄，鄭兄！這個主意確是不錯啊！」

誰知在這當兒，只聽散座中那個酒鬼，也在那裡長吟道：「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哈，哈，哈！這個主意確是不錯啊！」便有一個黨徒，立起身來，向著門帘外一望；笑得一路打跌的回歸原座，向衆人報告道：「這酒鬼大概是已吃得有點醺醺了！眞是有趣得很！他竟在外面陳設的盆景上，摘下一朵花來，也文謅謅的吟著這兩句詩句呢！」

可是，鄭福祥聽了，卻把兩眼圓睜，露出十分動怒的樣子，喝道：「什麼有趣，無非有意和俺老子搗亂罷了！俺定要出去揪住了他，嘔出他那滿肚子的黃湯，打得他連半個屁都不敢放！」說完，氣沖沖的立起身來，就要衝出房去。張三丰一把拉住了他，含笑，勸道：「天下最不可理喻的，就是一班醉漢；你何必和這醉漢一般見識呢？老實說：像他這種無名小卒，就是把他殺了，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但是人家傳說出去，倒疑心你器量很小，連酒鬼都不能放過門，定要較量一下；不是於你這小霸王的聲望，反有些兒損害麼？」

鄭福祥一聽這話，略略覺得氣平，重又坐了下來。但仍在桌子上，重重的拍了一巴掌；大聲說道：「外面的酒鬼聽著：這一次俺老子總算饒了你，你如再敢糾纏不清，俺老子定不放你下此樓！」說也奇怪，這話一說，這醉漢好像是聽得了十分懼怕似的，果然悄無聲息了！倒惹得衆人又好笑起來。

張三丰便又回顧上文，笑著說道：「你這條計策果然來得妙！像你這身本領、這手功夫，怕不馬到成功！不過有一件事要問你，這雌兒住在那間屋中，你究竟已經知道了沒有？如果沒有知道，那可有些麻煩！因爲這並不是什麼冠冕堂皇的事，你總不能到一間間屋子中去搜索的啊！」這一問，可眞把這小霸王問住了！爽然道：「這倒沒有知道，果然是進行上的一個大障礙！但是不要緊，只要略略費上一點工夫，不難訪探明白的！」

張三丰倒又噗哧一笑道：「不必訪探了；只要問我張三丰，我沒有不知道的；否則，我也不敢擾你這頓東道啊！」鄭福祥大喜道：「你能知道更好，省得我去探訪了。快些替我說罷！」張三丰道：「你且記著：他家共有五進屋子；這雌兒住在第三進屋子的樓上，就在東首靠邊的那一間；外面還有走馬迴廊。你要走進他的繡房中去，倒也不是什麼煩難的事情！」

鄭福祥當然把這話記在心上。不多一刻，也就散了席。當他們走出三雅園的時候，這酒鬼卻已不在散座中，想來已是先走的了。鄭福祥便別了衆人，獨自回家。

誰知，還沒有走得多少路，忽有個人從一條小弄中踅了出來，遮在他面前，笑嘻嘻的，向他說道：「朋友！你的氣色很是不佳！凡事須得自家留意啊！」當他說話的時候，一股很濃的酒氣，直衝入了鄭福祥的鼻觀中；鄭福祥不由的暗喚幾聲晦氣！在這今天一天之中，怎麼走來走去，都是碰著一班酒鬼啊？一壁忙的向著那人一瞧，卻不道不是別人，仍是剛才在酒店中向他連連搗亂的那個酒鬼！

這一來，可眞把他的無名火提得八丈高了！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舉起手來，就打出很有力的一拳！可是，這酒鬼雖已醉得這般地步，身體卻矯健得很；還沒有等得拳頭打到，早已一跳身，躲了開去。

卻又笑嘻嘻的，向他說道：「我說的確是好話，你千萬不要辜負我的一番美意啊！俗語說得好：『海濶任魚躍，天空聽鳥飛！』你總要記取著這兩句話，不要做那不必做、不該做的事情！」

鄭福祥見一下沒打著那酒鬼，已是氣的了不得；再見了這副神情，更是惱怒到了萬分；那裡再能聽他說下去？早又舉起拳頭，向他打了過來。這酒鬼倒也防到有這一下的；所以把話說完，不等得拳頭打到，卽已拔足便跑了。鄭福祥一時起了火，恨不得立刻把這酒鬼打死，怎肯放他逃走？自然也就追了下來。但是這酒鬼生就一雙飛毛腿，走得飛也似的快；不到幾段路，已是走得無影無蹤的了！鄭福祥弄得沒法可想，只好把這酒鬼頓足痛罵幾聲，然後悵悵然的囘得家去。而爲了這酒鬼幾次三番的糾纏，弄得他意興索然；對於採花這件事，倒想暫時不進行的了！

無如，睡到床上，剛一閉眼，又見那嬝嬝婷婷的張家小雌兒，彷彿已立在他的面前了；惹得他慾火大起，再也按捺不住！一翻身坐了起來，咬牙切齒的，說道：「這酒鬼算得什麼！他難道能阻礙我的好事麼？我今天非去採花不可！」卽穿了一身夜行衣裝，出了家門，直向東街行去。一路上倒不有什麼意外。一會兒，已到了那張鄉紳的大屋之前；剛剛躍上牆頭，忽於月明之下，見有一件東西，飛也似的向他打來。暗叫一聲：不好！

不知這向他打來的是一件什麼東西？且待下囘再說。

第一一三回　遊戲三昧草鞋作鋼鏢　玩世不恭酒杯充武器

話說鄭福祥剛剛跳上張家的牆頭，忽於月光之下，見有一件東西，飛也似的向他打來；不覺吃了一驚！但他接鏢打鏢，素來也是練得很有點兒功夫的；所以一點不放在心上。不慌不忙間，就把來物接在手中。也不必用眼去細瞧，祇在手中略略地一揣，早已知道祇是毛茸茸的一隻破草鞋，並不是什麼暗器。

倒不禁失笑起來：莫非有什麼頑童偶然窺破了我的行藏，向我小小兒開上一個頑笑麼？當時因爲情熱萬分，急於要去採花；又仗著自己本領大，不懼怕什麼人；所以祇向牆外望上一望，見一個人影也沒有；也就不當作一回事，仍舊跳進牆去。其實，他沒有細想一想：草鞋是何等輕的一件東西；要向這麼高的牆頭上擲了來，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豈是尋常的頑童所能做得到的？

他到了牆內，脚踏實地之後，祇見凡百事物，都入了沉寂的狀態中；隸屬在這一所大屋子內的一切生物，似乎已一齊停了動作，入了睡鄉了。因此，他的膽子更加大了起來；記著小扇子所說的話，逕到了第三進屋前。果然，樓前有走馬迴廊環繞著；他就很容易的走上了這迴廊中；又很容易的走到了東面靠邊的一室，開了進去了。

一到這室中，頓覺和外面好似另換了一個天地！那種種精美的陳設，一一的射入眼簾；使他這麼粗暴的一個人，也不知不覺的發生了一種美感，可不必說起了！尤其使他神魂飛越的，覺得：有一股似蘭非蘭、似麝非麝，很清幽的香氣，從一張繡床上發出來，一陣陣的襲入他的鼻觀；這可不言而喻，他所欲得而甘心的那個目的物，就在這張床上啊！

他這時一切都不顧了；更不暇細細賞玩室中的陳設，三脚兩步，到了床前；很粗暴的，就把帳子一掀！帳中臥著一個美人兒；錦衾斜覆著半身，卻把兩支又白又嫩的臂兒露在外邊，連酥胸也隱約可見。一張貼在枕上的睡臉，正側向著床外；香息沉沉，嬌態可掬！不是日間所見的那個小雌兒，又是什麼人呢？他是解不得什麼溫存的！即俯下身去，把這姑娘的肩兒，重重的搖上幾搖；喝道：「醒來，醒來！」可憐張家的這位小姑娘，正在香夢沉酣之際，那裡料得有這種事發生！被鄭福祥推了幾推之後，即嚶嚀一聲，欠伸而醒，等到張開眼來一看，卻見一個很粗莽的男子，立在床前，向著自己獰笑；顯而易見的，是懷著一種不好的意思！這時眞把他的靈魂兒都嚇掉了！想要叫喊時，那裡由得他做主？鄭福祥早已伸出蒲扇一般粗大的一隻手，向她嘴上掀去；一壁又要跨上床來了。

正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忽聽有人在樓前迴廊中，打著一片哈哈，說道：「好個賊子！竟想採花來了！但是有俺老子在此監視著你，由不得你享樂受用呢！如今我們酒鬼色鬼，共來見一個高下罷！」這幾句話，一入鄭福祥的耳中；頓時把他色迷迷的好夢驚醒！知道定又是那酒鬼來打攪；今天這局好事，再也沒有希望的了！由此瞧來，剛才那隻破草鞋，一定也是這酒鬼飛來的呢！不過好夢雖已驚醒，此身卻似入籠之鳥，已被困在這樓中；須急籌脫險之計才是！可是前面這迴廊中，已有那酒鬼守著；想要打從原路逃出，是做不到的了，還是從後面走罷！

鄭福祥一邊把主意打定，一邊即離了床前，走向門邊。開了房門出去，卻是一個小小的走道；走道的北端，又是兩扇門；外面便是走馬迴廊。鄭福祥絕不躊躇的，即把門開了，走上後面迴廊中。側耳向下一聆，一點聲息都沒有，不覺暗暗歡喜：這酒鬼到底是個糊塗蟲，老是守在前面的迴廊中；卻不知道我已在後面逃了去！弄得不好，驚醒了這屋中的人，倒把他捉住了當歹人辦；這才是大大的一個笑話呢！當下，他即想跳了下去。誰知還沒有跳得，忽又聽那酒鬼在下面打著哈哈道：「不要跳！我已瞧見你了。好小子！你欺我是個酒糊塗，不打我守著的地方走，卻從我沒有防備的地方逃！誰知我雖終日的和酒打交道，卻也是個鬼靈精，特在這裡恭候你了。」

這種如諷似嘲的說話，鄭福祥那裡聽得入耳？恨得他咬牙切齒，暗地連罵上幾十聲：可殺的酒鬼！一壁卻又變換了先前的計畫：一聳身，反跳上了屋面；預備趁那酒鬼一個沒有留心的時候，就從那個地方跳了下去。

可是，那個酒鬼眞是一個鬼靈精，本領著實非凡！鄭福祥剛偷偷的跑到東，他就在東邊喊了起來；剛偷偷的跑到西，他又在西邊喊了起來；簡直不給他一個跳下地來的機會！而且給他這一鬧，張家這位小姑娘，雖還驚嚇得攤化在被窩中，不敢走起身來；張家的人卻已知道出了岔子，一屋子的人都已驚得起床。亂嘈嘈的起了一片聲音，眼見得就要來捉人了；更無跳下屋來的機會！

這一急，眞把他急得非同小可！也就顧不得什麼了；偷偷溜到一個比較的人家不甚注意的屋角上，悄無聲息的跳了下去。但是當他剛剛跳到地上，早已被人捉住了一隻脚；這個捉住他脚的人，不言而喩，就是那個酒鬼！果然就聽得那酒鬼的聲音在那裡哈哈大笑道：「我早已吩咐你，教你不要跳下屋來！如今你不肯聽我的說話，果然被我捉住了！看你還有什麼話說！」

這時鄭福祥眞是又羞又愧，又氣又急，把這酒鬼恨得牙癢癢的！而正因這羞啊、愧啊、氣啊、急啊，交集在一起，一時間不知從什麼地方，竟生出了一股蠻力來；祇輕輕的將身一扭，已從酒鬼手中掙脫了那隻脚；飛也似的，拔起脚來就跑！那酒鬼倒又在後面笑道：「你這小子，倒也眞了不得！我剛剛覺得口渴，拿起酒葫蘆來潤一潤喉嚨，你就乘我這小小疏忽的時候，掙脫了身子便跑了！但是，你不要得意；我比你跑得快，總要被我捉得的！」說著，眞的追了下來。

而在這追下來的時候，更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只聽得呼呼的一片響，好似起了一陣大風，向鄭福祥的腦後吹了來；跟著又有雨點一般的東西，直打他的頭部和頸部。這些雨點，和尋常的雨點大不相同，比冰雹還要堅實！厲害的說一句：簡直和鐵豆沒有兩樣；並且是熱淋淋的，不是冷冰冰的！一經他打到的地方，立時皮膚上一陣熱辣辣的，覺得痛不可當！但是這時，鄭福祥逃命要緊，也不暇去研究這打來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祇知道定又是那酒鬼弄的神通罷了！

好容易已逃到了牆邊，剛剛躍上牆頭，那酒鬼卻已相距不遠；唰的將手一揚，把一件東西打了來！這一次並不是破草鞋了；卻是酒杯大小的一件東西，不偏不倚的，正打在鄭福祥的小腿上，深深嵌進肉內去！立時一陣劇痛，鄭福祥便一個倒栽葱，跌到了牆外去！

跟著，那酒鬼也跳出牆來了；立在他的前面，笑嘻嘻的，說道：「今天有我陪著你鬼混上一陣，總算也不寂寞；你大概不致再想念那位小姑娘罷！此後你如再起了採花的雅興時，不妨再通知我一聲，我總可陪伴你走一遭！自問我雖是個酒鬼，倒也並不是什麼俗物，很可做得你這風流小霸王的侍衞大臣啊

！」鄭福祥恨得無法可想，祇仰起頭來，狠狠的向他瞪了幾眼！那酒鬼卻又走了過來，把他從地上扶起，一壁說道：「你這小霸王也眞獃，簡直是個獃霸王！這小小的一隻酒杯也捱不起，就賴在這地上不肯起來了！難道眞要那張家的人把你捉送官中去，成就一個風流美名麼？罷罷罷！我總算和你是好朋友！既然不辭辛苦的陪了你來，還得把你送回去咧！」說完，又是一陣大笑。即不由鄭福祥做得一分主，挽著他的臂兒，飛也似的向前走去。

鄭福祥腿上雖是十分作痛，口中連聲叫苦；他兀是置之不理！一會兒，到了鄭福祥所住的那條巷前，方把鄭福祥放了下來。又說道：「這裡已離你的家門不遠；你自己回去罷！我恕不再送了！我今晚能和你鬼混上這一夜，大概也是有點前緣的。你想來急於要知道我這酒鬼究竟是什麼人？那你不妨去問你的大師兄李成化；他一定可以對你詳細說明的！並且我還要煩你寄語一聲：我和你那大師兄，大家尙有一件事情沒有了清；我如今特爲了清此事而來，請他準備著罷！隨邊向他點頭作別；邊身上拿出一個酒葫蘆來，把口對著葫蘆，嘓嘟嘓嘟的呷著；管自揚長而去。

鄭福祥很頹喪的，從地上掙扎而起；踅入自己家中。先把打在小腿上的那件東西一瞧，的確是隻酒杯，杯口又薄又鋒利，所以打在腿上，就深深的嵌了進去！鄭福祥忍著痛，把它取了下來，血淋淋的弄得滿腿皆是！也就取了些金創藥敷上，又拿布來裹好。再對鏡瞧看頭上頸上時，上面都起了一顆顆的熱泡，好像被沸水燙傷似的。並有一件奇怪的事情：當他驗看的時候，覺得有一股酒氣，直衝他的鼻觀！起初倒有點莫名其妙；後來細細一想，方才恍然大悟！大概這些熱辣辣像雨點一般的東西，並不是什麼鐵豆，也不是什麼沸水，卻祇是些熱酒，由那酒鬼口中噴射出來呢！不過這麼沸熱的酒，居然能把來含在口中；又能把那酒點練得同鐵豆一般的堅實，可以用來打人；這不是沒本領的人所能做得到的！那酒鬼的功夫迥異尋常，也就可想而知了。

鄭福祥當下在頸部、頭部，也敷上了些藥；足足在家中躺了兩天，方才略略復元，減了些兒痛苦。

那班狐群狗黨，卻多已得了消息，紛紛前來慰問他。但一談論到那酒鬼，卻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來歷。當下小扇子就說道：「他既說大師兄能知道他的底細；想來不是騙人的話！我們不如就去問大師兄去！而且他又說此來要和大師兄了清一件事；不知究竟是什麼事？我們也應得知道一點呢！」

李成化這時已在玄帝觀中當老道。大衆同了鄭福祥，遂一窩蜂的到了玄帝觀中。和李成化見面之後，鄭福祥便問道：「有一個不知姓名的酒鬼，雖然打著北方的說話，但是並不十分純粹。他自說是和大師兄認識的；不知大師兄究竟也知道他不知道他？」李成化道：「哦！你問的是他麼？我怎麼不知道他？他在三天前還來了一封信，說在此三天之中，要來登門拜訪；大概他不久也就要來了。但是你怎麼又會認識他的？」鄭福祥經這一問，臉上不覺立時紅了起來；然又無法可以隱瞞！只得很忸怩的，把那夜的事情，從實說上一說。

李成化聽了，笑道：「那你這天晚上，眞不値得！這種酒豆，這種酒杯鏢，都是很夠你受的！不過他這個人，也太會作耍了！怎麼整整十年沒有見面，這種會開頑笑的老脾氣，還是一點沒有改變呢？」說著，再把鄭福祥腿上的傷痕，瞧上一瞧；又笑道：「他總算還是十分優待你的！他奉敬你的那隻酒杯，祇是最小的一隻！他要知道，他這種酒杯式的鋼鏢，一套共有十隻，一隻大似一隻。如果請出最大的那一隻來，要和飯碗差不多；那你更要受不住咧！而且他對你所噴的酒豆，也是很隨意的，並不要加你以重創。否則，他祇要略略加點工勁，噴得又大又密；那你怕不要立時痛得暈倒在地麼？」鄭福祥道：「大師兄這話說得很對！他那晚如果眞要置我於死地，那是無論何時都是可以的。我就有一百條的性命，今天恐也不能活著了！不過他究竟是什麼人？又要和大師兄了清一件什麼事？大師兄也能對我們說知麼？」不知李成化聽了這個問句，是如何的回答？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一四回　管閒事逐娼示薄懲　了宿盟打賭決新機

話說李成化聽了這個問句，便說道：「這些事說來話長！橫豎今天閒著無事，我就講給你們聽罷。他是生長在江南的；究竟是那一府？卻不知道；自號『江南酒俠』。生平最喜歡的，除了武藝之外，就是這杯中物；差不多無一時、無一刻不是沈浸在酒中，簡直沒有清醒之時！可是，他有一種天生的異禀，是別人所萬萬及不來的：越是酒吃得多、吃得醉，心中越是明白，越能把他所有的本領儘量施展出來！並且他又生來是游俠傳中的人物；常在醉中，做出許多仗義疏財、行俠使氣的事情來！可是，在這嗜酒和尙俠兩樁事情的上頭，便把他祖傳下來很富厚的一份家產，弄得淨光大吉，一無所有了！他卻毫不在意；便離了他的家鄉，流轉在江湖間。

「當我和他認識時，他正在我的家鄉湖南常德流浪著。我曾問過他，你究竟姓什麼？喚什麼？教你武藝的師傅又是什麼人？他笑著回答道：『我是沒有姓名的。起初我原也和你一般，既有姓，又有名；一提起來，很足使人肅然起敬的。不過自從我把一分家產揮霍完結，變成赤貧以後，已沒有人注意我的姓名！就是我自己，也覺得這種姓名，不過表示我是某家的後代罷了！現在我既乘興而至，把祖產揮霍一個光；這明明已和我的祖宗沒有什麼關係了！那我又何必提名道姓，徒玷死去祖宗的臺？所以，索性把這姓名取消了！你以後如爲便於呼喚起見，只要稱我是江南酒俠就是了！至於師傅，我是絕對沒有的；因爲我的確沒有從過一個師傅；現會的這點小小的武藝，都是我自悟會出來，練習出來的！說得奇怪一點：也可以說是由酒中得來的！所以那造酒的杜康、偷酒的畢卓，以及古往今來其他許多喜歡吃酒的人，都可稱得是我的師傅呢！』」

小扇子聽他說到這裡，忍不住笑著插言道：「這個人倒眞有趣！俠不俠，我還沒有深知他的爲人，

雖不敢下一定評；但是酒狂二字，總可當之無愧的了！不過他說要和大師兄了淸一件事；究竟是什麼事情呢？」

李成化道：「你不要性急；我總慢慢兒告訴你就是了。我在十年之前，也和這位鄭家師弟一樣，最是好色不過的！縣中有個土娼，名喚金鳳；要算全縣中最美麗的一個女子。我一見之後，就把他愛上了！我又生成一種大老官的脾氣，凡是被我愛上的女子，決不許他人染指！但這金鳳是個土娼，本操著迎新送舊的生涯，人人可以玩得的；那裡可禁止他人不去染指呢？然而大爺有的是錢！俗語說得好：錢能通神；有了錢什麼事辦不到？因此，我每月出了很重的一筆代價，把她包了下來；她也親口答允我，從此不再接他人，差不多成了我的一個臨時外室了。

「但那江南酒俠聽得了這件事，卻大大的不以爲然！就對我說道：『像你們這種嗜色如命，一味的在女色上用功夫，我從前已很不贊成！至於你現在做的這件事，更是無謂之至了！』我便問他：『你這話怎講？』他道：『你出了這筆重的代價，把她包了下來，在你心中，不是以爲在這一個時期中，她總守著你一個人，不敢再有貳心了麼？但是事實上那裡辦得到？試想：她素來吃的是一碗什麼飯？又是怎樣性格的一種人？如果遇見了比你更有錢，或是比你的相貌生得好的，怕不又要瞞著了你，背地裡愛上了那人麼？我們生在這個世上，待人接物，雖不可過於精明，敎人稱上一聲刻薄鬼，自己良心上也有些過不去；但是出寃錢，張開眼睛做寃大頭，倒也有些犯不著呢！』我那時完全被那金鳳迷住了；自己已做不得一分主，那裡肯相信他的話？當下聽了之後，就嗤的一聲笑道：『你的話說得不錯，慮得也很有點兒對！但是這不過指一般普通妓女而言，金鳳卻不是這等人！你沒有深知金鳳的爲人，請你不必替我多慮！』他當時自然很不高興；悻悻的說道：『你不相信我的話，一定要做寃大頭，那也只得由你！不過我敢斷然的說：你將來自己一定要後悔的！』

「過了一陣子，他又走來看我。劈空的就向我說上一句道：『咳！你如今眞做上寃大頭了！難道還

沒有知道麼？』我還疑心他是戲言，仍舊不大相信。便正色說道：『你這話從何而來？如果一點憑據也沒有，只是一句空言；那是任你怎般的說，我總是不能相信的呢！』他說：『我並不是空言！這裡有個孔三喜，是江湖班中的一個花旦；生得一張俊俏的臉龐。你大概就是不認識他，總也有點知道的！如今你那愛人，就和這孔三喜攪上了；只要你不在那裡，孔三喜就溜了進去，做上你很好的一個替工了！這還算不得一個憑據麼？我勸你還是早點覺悟罷！』

「我聽他這麼說，心中雖然也有點兒疑惑；但是這孔三喜雖是一個江湖班中的花旦，爲人很是規矩，平日在外並無不端的行爲；而且又是和我相識的，想來決沒有這種膽量！遂又一笑，問道：『莫非是你親眼瞧見的麼？還是聽人這般說？』他囁嚅道：『這祇是聽人說的！我一聽得了這句話，就來找你了！不過照我想來，這是不必去細研究的。外面既有了這種話，你就慧劍一揮，把情絲斬斷就完了！』我笑道：『並不是親眼目睹，祇憑著人家一句話，那裡可以相信得；我怎樣輕輕的就把情絲斬斷呢？老實對你說罷，孔三喜確曾到金鳳那裡去坐過；不過還是那天我領他去的。外人不明白內容，就這麼的謠言紛起了！請你不要輕信罷！我敢說，別人或者還敢剪我的靴子；至於這孔三喜，他並不曾吃過豹子心肝，決沒有這種膽量呢！』

「他嘆道：『你這人眞是執迷不悟！我倒自悔多言了！』跟著又憤憤的說道：『你且瞧著，我總要把他調查個水落石出！等到得了眞憑實據，我自會代你處置，也不用你費心了！』我祇笑了一笑，不和他多說下去。他也就走了。

「過了幾天，我正在一家酒肆中飲酒他忽又走了來。先取了一隻大杯子，滿滿斟上一杯酒；拿來一飲而盡。然後笑嘻嘻的，向我說道：『我自己先浮一大白，你也應得陪我浮一大白！因爲我已替你做下一件很痛快的事情了！』我茫然問道：『你替我做下了什麼事？』他道：『我已調查明白：你那愛人金鳳，確和那孔三喜攪在一起，像火一般的熱。所以我今天就到金鳳那裡去，向她說上一番恫嚇的話；馬

上把她攙走了！』這種出人意外，突然發生的事情，在他口中說來，雖是平淡異常，不當他是怎麼一回事！然在我聽了，卻不覺嚇了一大跳！暗想：我今天早上從金鳳那裡走出來，這小妮子不是還靠在樓窗口，含笑送著我，並柔聲關照我，教我晚上早點回去麼？我滿以爲吃罷了這頓酒，又可乘著酒興前去，和她曲意溫存上一回了！不料這廝眞會多事，也不和我商量一下，竟生生的把她攙走了！這是何等的令人可恨啊！想到這裡，覺得又氣惱，又憤怒，把他恨得咬牙切齒的！也就不暇細細思索，伸起手來，向他就是一下耳光！

「這一下耳光，可就出了岔子了！他馬上跳了起來，指著我，說道：『這算什麼！我的替你把這狐狸精攙了去，原是一片好意，眞心顧著朋友。並且你和我就不是朋友，只要我眼見著一個無耻的女子，對男子這般的負情，我眼中也是瞧不過，一定要把她攙走的！如今我替你做了這件事，你不感謝我也就罷了；反伸出手來，向我就是一下耳光；這不是太侮辱我了麼？我爲著保全體面起見，今天非和你決鬥一下，分一個你勝我負不可！』我那時也正在氣惱的當兒，那裡肯退讓一點？便道：『你要決鬥，我就和你決鬥便了！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點，請你吩咐下來，我是決不逃避的！』誰知正在這紛擾的當兒，我的家中忽然差了個人來；說是：我的母親喘病復發，卒然間睡倒下來，病勢很是沉重，教我趕快回去。這樣一來，這決鬥的事當然就擱下來了。

「不幸在這第二天的下午，我母親就死了！他得了消息，倒仍舊前來弔奠。向我唁問一番之後，又說到決鬥的問題上去道：『這件事情，昨天雖暫時的擱了下來；然而無論如何，是不可不舉行的！不過現在老伯母死了；你正在守制中，這個卻有些兒不便！我想等你終喪之後，我們再來了清這件事！在這些時間中，我卻還要到別處去走走。到了那時，我再登門領教罷！』我當時也贊成他的話。大家就分別了。祇是我沒有等得終喪，爲了種種的關係，忽然動了出家的念頭；因此就離了本鄉。而決鬥的這個約，也就至今沒有履行。他大概是去找過我的；所說的要和我了清一件事，定也就是這件事情了！」

鄭福祥笑道：「看不出他，十年前立下的一個約，至今還要巴巴的找著你，捉住你來履行；做事倒也認眞之至，和尋常的那些酒糊塗有些不同咧！」

正在談論的當兒，忽見一個小道童，慌慌張張的奔進來；禀告道：「現在外面來了一個人，渾身酒氣薰人，好似吃醉了的。口口聲聲的說要會見師傅；不知師傅也見他不見他？」李成化聽了，向衆人一笑道：「定是他來了！你們且在後面避一避，我就在這裡會見他罷。」一邊便吩咐小道童把他請了進來。

不一會，那江南酒俠已走了進來，和李成化見面了。便說道：「啊呀！在這幾年之中，我找得你好苦；如今總算被我找著了！我們定下決鬥的那個約，你打算怎麼呢？」李成化道：「我沒有一點成見！你如果眞要履行，我當然奉陪，不敢逃避；就是你要把來取消，我也決不反對！」

江南酒俠聽到末後的這兩句話，臉色陡的變了起來；厲聲道：「這是什麼話！取消是萬萬不可以的！照我這十年來的經驗說來，見解上雖已大大的有了變遷，和從前好似兩個人；覺得我當日所幹的那樁事，未免是少年好事！而娼妓本來最是無情的；要和他們如此認眞，更是無謂之至了！但是你打我的那下耳光，卻明明是打在我的臉龐上；也明明是當面給我一種羞辱！這不是因著過了十年八年，會隨時代而有上什麼變遷的！我如果不有一種表示，而把決鬥的約也取消了；不是自己明白承認，甘心受你這種羞辱麼？這請你易地而處的替我想一想：如何可以辦得到呢？所以今天除了請你履行前約，和我決鬥之外，沒有別的話可以說！」

李成化道：「好，好！我和你決鬥就是了！馬上就在這裡舉行也使得！不過你擬用怎麼的方法來決鬥？請你不妨告訴我？」江南酒俠道：「你肯答允踐約，這是好極了！祇是照著普通的方法，大家拳對拳、脚對脚，這樣的狠打起來，也未免太乏味了！讓我未將辦法說出以前，先對你說上一個故事，你道好不好？」

李成化聽他說了這話，不禁笑起來道：「你這個人眞是奇怪！起先沒有知道我在那裡，倒巴巴的要

找著我，和我決鬥一下。現在已把我找著了，我也答允你履行舊約了；你倒又從容不迫，和我講起故事來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江南酒俠道：「你不要詫怪！我這故事也不是白講給你聽的，仍和決鬥的事情有關係。請你聽我說下去罷！在這山東省的德州府中，有個姓馬的劣紳，曾做過戶部尙書。因事卸官回家，在鄉無惡不作，大家送他一個徽號，叫做：『馬天王』。有一天，他聽得人家說起，同府的周茂哉秀才家中，有隻祖傳下來的玉杯；它起她的歷史來，還是周、秦以上之物；實是一件希世之珍！

「他是素來有骨董癖的；家中貯藏得也很富。聽了這話，不覺心中一動！暗想：講到玉這一類的東西，他家中所貯藏的，也不能算不富了！但都是屬於秦、漢以後的；秦、漢以前的古玉，卻祇有一二件。如能把這玉杯弄了來，加入他的貯藏品中；不是可以大大的生色麼？因此，他就差了個門客，到周秀才那邊去，說明欲向他購取這隻玉杯；就是代價高些，他也情願出。不料這個周秀才，偏偏又是個書獃子；死也不肯賣去這隻玉杯！他老老實實的對這差去的門客說：『這是我祖傳下來的東西；傳到我的手中，已有三代了。如果由我賣了去，我就成了個周氏門中的不肖子；將來有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所以就是窮死、餓死，也不願意把這玉杯賣去的！何況現在還有一口苦飯吃，沒有到這個地步！請你們快斷了這個念頭，別和我再談這件事情罷！』這些戇直的話，這位門客回去以後，一五一十的拿來對他主人說了。這位馬天王素來是說怎樣就要怎樣的；那裡聽得入耳？當然的動怒起來了！」

李成化聽他說到這裡，笑道：「像這般相類的故事，我從前已聽見過一樁，好像還是前朝的老故事呢！那馬天王動怒以後，不是就要想個法子，把這周秀才陷害麼？」江南酒俠道：「你不要打岔；也不要管他是老故事不是老故事！總之，主點不在這個上頭！我只把這件事情向你約略說上一說；而我們決鬥的方法，卻就在這上面產生出來了。不錯！馬天王動怒以後，果然就要想法子去陷害這周秀才。好在山東巡撫就是他的門生，德州知府又是他的故吏；要陷害一個小小的秀才，眞不費吹灰之力！不久，便買通了一個江洋大盜，硬把周秀才咬上一口，說他是個大窩家。這本是只有輸沒有贏一面的官司；那裡

容得周秀才有辯白的機會？草草審了幾堂之後，革了秀才不算，還得了查抄和充配雲南的兩個處分！沒有把腦袋送卻，還算不幸中之大幸咧！而當查抄的時候，這隻玉杯當然一抄就得；祇小小的玩了一個手法，就到了馬天王家中去了！如今周秀才已遠配雲南，他的妻子也驚悸而亡；祇有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留下，撫養在外。我卻為了這個孩子，斗然的把我這顆心打動了！」

李成化道：「這話怎講？」江南酒俠道：「我這次路過德州的時候，在一個地方，偶然遇見了這個孩子。他口口聲聲的，說要到雲南去省父。又說雲南是瘴癘之鄉；他父親是個文弱書生，那裡能在那邊久居？還想叩閽上書，請把他父親赦了回來呢！但他的說話雖是很壯；這些事究不是他小孩子所能做得的！我因此很想幫助他一下了！」李成化道：「你想怎樣的幫助他？而且和我們決鬥這件事情，又有什麼關係呢？」

江南酒俠道：「你不用忙，讓我對你說，我現在想把這玉杯，從馬天王那裡盜了來，去獻與朝中的某親王。某親王手握重權，又是最嗜愛骨董的；有了這玉杯獻上去，自然肯替我們幫忙；就不難平反這樁寃獄，把周秀才赦回來了！」李成化道：「哦！我如今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不是要我和你分頭去盜這隻玉杯麼？這種決鬥的方法，倒也很是新鮮的！」江南酒俠道：「你到也十分聰明，居然被你猜著了！不過你也不要把這事看得十分兒戲！這種決鬥的方法，雖是十分有趣；卻也是十分危險的！能把杯子盜得，果然說是勝了；倘然失敗下來，那連帶的就有生命之憂咧！你究竟也願採取這種方法，和我比賽一下麼？」

不知李成化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一五回　見本色雅士戲村姑　探奇珍群雄窺高閣

話說李成化聽了江南酒俠約他去到德州，賭盜馬天王家中玉杯的話，便慨然說道：「我雖不能和你一般，稱上一個俠字；但是義俠之心，卻是生來就有的。像你現在替我講的這樁事，不給我知道便罷；知道了便不是你來約我，我也要出來打一下抱不平的！何況決鬥的這個約，我們早已定了下來；沒有得到雙方的同意以前，彼此不容翻悔的！如今你把決鬥改為打賭，把一樁絕無趣的事情，變為絕有趣的事情；我又有什麼不情願呢！」

江南酒俠也喜笑的說道：「你能贊成這個辦法，那是好極了！現在且讓我把去盜杯時的細節目對你說。這馬天王家中的房屋很大，附帶還有花園。又在花園中，起了一座揭雲閣；所有的骨董，都貯藏在裡面。因為在周茂哉手中奪來的那隻玉杯，在他的許多貯藏品中，要算得最可寶貴的一件東西；更把他來貯藏在最上一層的第五層閣上，還藏在一隻木匣中，上面裝有機關。如果不知道他所裝的機關的內容，只要誤去觸上一觸，機關下面所綴的許多小鈴，就要鈴鈴鈴的響了起來；下面看守的人，馬上就會知道，當然就要走上閣來捉人了。」李成化道：「那麼，我們前去盜杯的時候，要怎麼辦，才可使得鈴聲不響呢？」江南酒俠道：「這個我倒已打探明白：只要未開木盒之前先把通至下面的消息機關剪斷，下面就不會知道了。如今我們姑以一月為期，誰能盜得這玉杯，就算誰得了勝利。至於盜杯不成，反而喪失了性命，或是受了重傷，自在失利之例；祇能自怪命運不佳，不能怨尤他人的了！」李成化道：「這個辦法很好！一個月後，我們再在此會面罷。便是萬一有個不幸，我竟因此事喪失了性命；我的師弟兄輩也很多，你到這裡來，也不患沒人招待呢！」當下說到這裡，江南酒俠便起身告別。

李成化送了他回來。一班師弟兄又出來相見，都怪李成化太傻，怎麼會答允下這個打賭的辦法？李

成化大笑道：「我何嘗傻呢？你們才傻呢！老實對你們說罷：這隻玉杯，聞名已久，也是我所最最喜歡的！但是要去盜時，還恐我自己的力量不夠！如今合他打賭去盜；我自己能夠盜來，果然最好；萬一我自己盜不來，卻被他盜了去；他是個酒醉子，我難道不能使點小小手法，轉從他的手中盜來麼？如此，無論是誰盜來，不是都可穩穩的歸我所有麼？如今你們也明白我的意思不明白我的意思？」一衆師弟兄，這才沒有話說。也就各散。如今且把李成化這一邊暫行按下。

再說江南酒俠自和李成化訂定打賭辦法後，第二天便向德州進發。到了晌午時分，他的酒癮又發。恰恰到了一個市鎮，便在鎮上一家客店中打尖；叫店家燙了半斤高粱來。他坐的那張桌子，恰恰對著客店門外；一面賞著野景，一面把酒飲著，心中好不得趣！

誰知正在這個當兒，忽然走來一個窮漢；身上雖穿著一件長袍，卻是七穿八洞，顯得十分襤褸。剛剛走近江南酒俠所坐的桌子前，卽長揖，說道：「小生適有陳蔡之厄！請閣下顧念斯文一脈，略贈幾錠銀子，俾得回歸故里，不致流落異鄉！則此恩此德，沒齒不忘矣！」

江南酒俠聽了，暗想：此人好不識趣！向人求借盤纏，一開口就是幾錠銀子，天下那裡有這等便宜的事情？但見他窮酸得可憐，倒也不忍向他直斥；祇溫顏說道：「你所向我請求的事情，倒也是很正當的；祇我自己也是一個窮鬼，那裡有多餘的銀子可以資助你呢？」忽聽那窮漢哈哈笑道：「你倒也很直爽竟自認是個窮鬼！但是照我所知道的：你昨天雖還是個窮鬼，今天卻不見得怎麼窮了！祇嘆我沒有本領，不能學你這般的方法向人家去借錢，今天依舊是個窮鬼！所以不得不求你分潤我一些了。」

這幾句，句句話中有刺，暗暗刺中了酒俠的心病。不禁想道：「這窮漢的這番話，說得好不奇怪！難道我昨天做的那番事，自以爲人不知，鬼不覺，卻被他瞧了去麼？」不料，在他思忖的當兒，那窮漢卻已跑到他的面前；又伸手在他的錢囊上一拍，笑嘻嘻的，說道：「這裡面不是有許多銀子麼？橫豎是儻來之物，分幾錠給我，也有何妨！」

江南酒俠見這窮漢竟敢這般放肆，向他動手動脚，倒也有些動怒起來。卽向之怒目而視，並厲聲道：「休得如此放肆！就算我這銀子，是用一種方法向人家借來的，自也有我的本領！如今你又憑著什麼本領，要向我分潤呢？」窮漢神色自若，一點不屈的，說道：「你的本領是武功；我的本領是文才。我最大的一樁本領，便是能百問百答。你也要當面試上一試麼？」江南酒俠道：「哦！好大的口氣！你竟能百問百答麼？」說到這裡，又想上一想，接著說道：「也罷！讓我把你當面考上一考：孔門七十二賢、雲臺二十八將，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究竟是那幾個人，你也能一一說出姓名來麼？」窮漢笑道：「你這問題，雖似乎出得有點兒；但受考的幸虧是我，正歡迎這種難試題，可以藉此把我的才學顯出來：倒一點不會受窘呢！」當下，卽滔滔汩汩的，把七十二賢、二十八將的姓氏，一個個背了出來。

江南酒俠起初聽了，倒也很像震驚似的！但一轉念間，又哈哈大笑起來道：「我上了你的當了！我這問題，原是從一本筆記上看下來的；難保你不也看過這本筆記！那祇要記性好一點的，就可把這些姓名完全記著，自能背答如流了。這又有什麼希罕呢。」窮漢道：「話不是如此說！就算我是從筆記上看下來的，但總看過這本筆記，這也就算得是我的一種本領。否則，不就生生的被你考住，要交白卷了麼？而且題目明明是你出的；就算是出得太容易了，這個過處也在你，而不在我啊！」江南酒俠道：「不，不！這個無論如何不好算數的，再來一個罷。」

說著便向店外一望。祇見有一群蝙蝠，繞著柳陰而飛；幾個十三四歲的村童，拿著竹竿戲打牠，嘻嘻哈哈，鬧成一片。不覺拍案，說道：「有了，有了！這個蝙蝠的典故，是很僻的；如今不管他是故實，還是詩句，你也能舉說幾則出來麼？如果說得不錯，准一則酬銀一錠，倘然你能滔滔汩汩的說下去，就是把我囊中的銀子完全贈給你，也是心甘情願的！」

窮漢道：「好！你能如此慷慨，我當然要把我的才學顯出來了。你且聽著！元微之詩道：『眞珠簾斷蝙蝠飛。』」江南酒俠屈指數道：「一。」便又聽那窮漢道：「秦淮海詩道：『戲看蝙蝠撲紅蕉。』」

這又是一隻蝙蝠。」江南酒俠又道：「二。」那窮漢卻笑了起來道：「你要記數，記在心上便了！像這般一、二、三的數記起來，徒然擾亂了我的心思！莫非你捨不得銀子，故意要把我的心思擾亂，讓我好少說幾條？還是不相信我，怕我錯了你的帳咧？」這麼一說，說得江南酒俠也笑了起來。那窮漢卻又說下去道：「黃九煙詩道：『怪道身如乾蝙蝠。』又朱竹垞風懷詩道：『風微翻蝙蝠。』又洞仙歌詞道：『錯認是新涼，拂簷蝙蝠。』」跟著，又把爾雅、說文、神異秘經及烏台詩案中關於蝙蝠的典實說了幾條；忽地又停住了不說下去。

江南酒俠笑道：「莫非已是江郎才盡麼？怎麼不說下去了？」那窮漢道：「並非才盡，祇是你不可惜你那銀子，我倒替你有些可惜起來了！你試計算一下看：我所說的，不是已有上十條了麼？這十錠銀子，在我取之不傷於廉；在你揮了去，也沒有什麼損失。如果再超越此數，那就有點說不過去了。」江南酒俠聽他這般說，倒又笑了起來道：「你這人倒是很知足的，而且也很有趣！立談之間，便把我的十錠銀子取了去；還輕描淡寫的，說上一句取之不傷於廉呢！」說完，便從錢囊中取出十錠銀子給了他。那窮漢把來揣在懷中，卽長揖爲謝；又道上一聲：「後會有期！」施施然去了。江南酒俠被他這麼一打岔，也無心再飲酒；打過了尖，便又上道趕路。

傍晚時分，到了一個大市集，卻比晌午打尖的那個所在，熱鬧得多了。江南酒俠便向鎭上的一家大客店投了去。走進門時，祇見掌櫃的是一個婦人，年紀約有二十多歲；滿臉塗脂抹粉，打扮得十分妖嬈！一見他走進門來，卽擠起一雙媚眼，向他很動人的一笑；一壁又媚聲媚氣的，說道：「客官是單身，還是有同伴跟在後面？我們這裡的正屋正還空著呢！房兒旣是寬大，床兒又是淸潔，包你住了進去，覺得十分舒服。」江南酒俠答道：「我祇是單身一人，並沒有什麼同伴；正屋太大了用不著，還是住個廂房罷。」那店婦道：「祇是單身一個人，住廂房也好。夥計們！快把這位客官領到西廂房，須要好生伺候！」說著，又向江南酒俠瞟上一眼；接著又是迷迷的一笑。

江南酒俠倒被她弄得莫名其妙！暗想：我這個酒鬼，相貌既不能稱得漂亮；衣裝也很是平常，素來是沒有什麼人注意的！如今這個婆娘，爲什麼這般垂青於我，擠眉弄眼的，向我賣弄風騷？莫非她已知道了我的底細，也像那窮漢一般，看中了我那腰包中的銀子麼？他正在思忖的當兒，早有一個夥計走了過來，把他領到內進去。見是三間正屋、兩間廂房，倒也很成體統。再到西廂房一看，地方雖是狹窄一點，卻也收拾得十分乾淨。江南酒俠向那夥計點點頭，表示贊成的意思，便住了下來。

那夥計自去張羅茶水，不在話下。不一會兒，又見那店婦換了一件半新不舊的衣服，一扭一扭的走了進來。到了西廂的門首，便立停了足；向門內一探首，浪聲浪氣的笑問道：「客官！你一個人在房內，不嫌寂寞麼？也容我進來談談天麼？」江南酒俠聽了，答允她既不好，拒絕她又不好，正在沒做理會處！誰知那店婦早又將身一扭，走進房來。偏偏地方又窄，除了一張桌子外，祇放得一張床；她就一屁股在床上坐下，擁著笑迷迷的一張臉，向江南酒俠問道：「客官！你也喜歡談天麼？我是最愛閒談的；每每遇著生意清閒的時候，就進來和一般客官們東拉拉、西扯扯。有幾位客官，爲了我的談鋒好，竟會留了下來，一天天的延捱著，不肯就走呢！你道奇怪不奇怪？……」說到這裡，又是扭頸一笑。

江南酒俠本是很隨便的一個人，見她倒浪得有趣！雖不要和她眞的怎樣；但是談談說說，也可聊破客中寂寞。便也笑著，問道：「老闆娘，你那掌櫃呢？怎麼我進店來的時候，沒有瞧見他。」那店婦道：「再休要提起他！這死鬼也忒煞沒有良心，竟老早的撇下了我，鑽入黃土堆中去了！你想：我年紀輕輕的，今年才祇有二十八歲，教我怎能耐受得這種況味呢？」江南酒俠道：「那麼，你怎麼辦呢？」那店婦又扭頸一笑道：「還有怎麼辦？也只得打熬著苦，硬著心腸做寡婦罷了！祇是日子一久，面子上雖仍做著寡婦，暗中卻有法子可想了！我的所以要開這所客店，也就是這個意思啊！」

說到這裡，她又向江南酒俠瞟上一眼；格格的笑著說下去道：「我一開了這所客店，便有你們這班客官，源源不絕的送上門來，可以解得我的許多寂寞了。」江南酒俠見她越說越不成話，而且又漸漸的

說到自己身上來，不禁有些毛骨悚然！倒懊悔不該和她搭訕，起先就該向她下逐客令的！便正色說道：「老闆娘！你不要誤會了！我這個人，除了愛酒之外，別的東西一點也不愛的呢！」那店婦卻仍嘻嘻的笑道：「哦，客官！原來你是愛酒的，那更容易商量了。如今的一班少年，愛酒之外，又那一個不再愛上酒的下面一個字呢！好，好！你愛喝什麼酒？讓我親自替你燙去。」這麼一來，眞使江南酒俠緊蹙雙眉，弄得無法可想！

不料，正在這個緊要的當兒，卻如飛將軍從天而下，忽然來一個救星了！祇聽得一個大漢，粗著喉嚨，在院子中叫喊道：「你們的正屋，不是都空著在那邊麼？怎麼不許你大爺住宿？難道狗眼看人低，估量你大爺出不起錢麼？」接著，又有店中夥計呼斥他的聲音。那店婦一聽見外面這許多聲音，這才暫時止了邪心，不再和江南酒俠糾纏。一壁立起身來，向外就走；一壁咕嚕著道：「不知又是那裡來的痞棍，要向這裡尋事！讓老娘好好懲治他一下，方知老娘的手段！」江南酒俠忙也立起身來向著外面一張，不覺低低喊了一聲：「奇怪！」原來，這在院子中大聲說著話的，不是別人，就是方才在打尖的所在，向他乞錢的那個窮漢。

這時那店婦卻早已到了院子中；祇見他舉起兩個眼睛，在那窮漢身上略略一打量，好似已瞧見了他身上的根根窮骨，滿臉都顯著不高興。就指著，罵道：「我們的正屋，確是空著在那裡！但是你自己也不向鏡子中照一照，像你這樣的人，也配住我們的正屋麼？」那窮漢聽了這種侮辱他的話，似乎也有些受不住；立刻把臉一板，就要發作起來！但擡頭一瞧，見和他說話的，是一個十分妖嬈的婦女，卻又顏色轉和。反嘻皮涎臉的，說道：「說話的原來是大嫂！那事情就容易講了！我且問你：你這間正屋，不是只要納足了錢就可以住，別的沒有什麼限制麼？」那店婦道：「口中清楚一點！誰要你喚什麼大嫂不大嫂？不錯！這間正屋，祇要誰有錢，誰就可以住！別的沒有什麼限制！你如今要住這間正屋，祇要把錢繳出來就是了！別說一間，就是三間正屋都給你一人住，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那窮漢冷笑道：「你

肯要錢，事情就好辦了！你且瞧上一瞧：這是什麼？」說著，便取出一錠銀子，在那店婦眼前一晃。跟著又把那十錠銀子，都取出，隨取隨向院中抛了去。接著，說道：「你們瞧，大爺有的是銀子！你們且把收拾去！老實說：今天不但住定了你們的屋子，並且連你們的人都睡定了！」說罷，哈哈大笑，大踏步進入正屋。

這裡店婦夥計，都嚇得目瞪口哆，把舌子伸出了半截！一壁把地上的銀子掇起；一壁跟入屋去。祇見那窮漢一到屋中，昂起頭來，向屋中四下望上一望，便嘖嘖的稱道：「好清潔的三間屋子，除了大爺，沒有人能住得！也便是大爺除非不住店，住起店來，總得有幾間屋子，才彀支配呢！如今，且把右首這一間作我臥室；中間這一間，作爲宴飲之所；快去配一桌正席來。左首那一間，讓它空著罷。倘有人來探訪大爺的，就領他到那邊坐地。」

當他說的時候，他說一句，二人便應一句，恭順的了不得！那店婦更不住撐起媚眼來瞟著他。這一來，更把那窮漢樂得不知所云！一味傻笑道：「大嫂子！你這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長得眞不錯！你祇這麼的向大爺一瞟，已勾得你大爺魂靈兒都飛去了！」說著，又順手在她的臉上一拂。那店婦一半兒巧笑，一半兒嬌嗔道：「別這麼動手動腳呀！教人家瞧見了，怪不好意思的！」一壁又呼叱那夥計道：「你老站在這裡則甚？還不趕快預備茶水去。我也要出去替這位大爺端整酒席咧！」這一句話，把呆站在一旁的夥計提醒，連忙走了出去。那店婦便也一扭一扭的，跟在後面走出。

這些情形，這些說話，江南酒俠雖沒有完全瞧見或是聽見；但是他那廂房，和正屋距離得很近；至少總有一部分是瞧見或是聽見的。暗想：這窮漢倒也十分有趣！向人家討了錢來，卻是這樣的揮霍去！我倒還要瞧瞧他下面的花樣呢！

一會兒，天已斷黑；由夥計送了一壺酒、幾盤菜，和一桶飯來；再替他點上一枝蠟燭，就轉身走了出去。江南酒俠是素來愛喝酒的；這一壺酒，怎彀他吃呢？篩不上幾杯，早就完了；便敲著筷子喚夥計。

不覺有些動怒起來。想：「我和他同是住店的客人；怎麼待遇顯然有上這樣一個分別呢？」可是正要發作時，忽又轉念想道：「這個萬萬使不得！如果一鬧起來，定要把那窮漢驚動！倘是別人也就罷了；偏偏這窮漢，又在今天曾向自己索過錢；相見之下，彼此何以為情呢？萬一這窮漢倒坦然不以為意，竟要拉著我去同席，那麼，去的好呢？還是不去的好呢？不更是一件萬分為難的事情麼？」想到這裡，頓時又把這番意思打消。一賭氣，不吃酒了！草草吃了兩碗飯，就算完事！

但這時正屋中仍喧嘩的了不得，倒把他的好奇心勾起！便躡足走到院中，想要瞧瞧他們的光景。等得走到中間那間正屋前，從窗隙中站定向屋內一窺時，祇見那窮漢很有氣派的朝南坐著；面前一張桌子上，羅列著許多食品。那夥計，不知已於什麼時候走了。祇餘下店婦一人，立在當地，向那窮漢呆望著。窮漢呷了一口酒，忽地低哦道：「有酒無花，如此良夜何？」哦了這兩句後，又向店婦一望，問道：「大嫂！你們這裡也有什麼花姑娘麼？可去喚一個來，陪你大爺飲酒。」那店婦笑道：「這裡祇是一個小市鎮，那裡有什麼花姑娘！還是請你大爺免了罷！」窮漢把桌子一拍道：「這個怎麼可免？大爺素來飲酒，就最喜歡這個調調兒的！」說到這裡，又向店婦渾身上下一望；忽地笑逐顏開的，說道：「你們這個鎮上，既然沒有花姑娘，也是沒法的事。也罷！不如就由你大嫂權且代上一代！好好兒坐在這裡，陪我飲上幾杯酒，也是一樣的！」店婦聽了，扭頸一笑道：「這個如何使得？在我承你大爺錯愛，偶爾幹上這麼一回事，原沒有什麼要緊；但一旦被人家傳說出去，名聲很不好聽呢！」那窮漢又把桌子一拍道：「什麼名聲不名聲？好聽不好聽？你肯答允便罷，否則，大爺就要著惱了！請你便把那十錠銀子全數還了我！」那店婦一聽要教她把十錠銀子全數歸還，倒顯得十分為難了。那窮漢卻乘此時機，走下座位，把那店婦的手一拉道：「小心肝兒！別裝腔作勢了。隨你大爺來罷！」即把她拉到了原來的座位前。那店婦並不十分推拒；在他將要坐下去的時候，乘勢就向他懷中一跌；嬌聲嬌氣的，笑著說道：「

我的爺！你怎麼如此粗魯呀，這麼的不顧人家死活的！」那窮漢就緊緊地將她向懷中一摟，一壁在她兩頰上嗅個不住；一壁笑說道：「小心肝兒！別向你大爺作嬌嗔了！快快好生地服侍你大爺，口對口的，將酒哺給你大爺，飲上一囘罷！這個調調兒，大爺生平最愛玩的！」那店婦倒眞是一個行家！聽了這話，雖也把身子微微一扭；口中還說著：「別這樣作弄人！這個勾當怪羞人答答的！」但同時依舊紅著一張臉，將酒含上一口，哺在那窮漢口中了。這一來，眞把那窮漢樂得甚麼似的！舐嘴咂舌的，把那口酒吞了下去；又嘖嘖的稱嘆道：「這口酒不但好香，還有些甜津津的味兒呢！」引得那店婦笑聲格格，伸起手來打他的後頸。

江南酒俠在窗外瞧到這裡，也覺得實在有些瞧不上眼！不免暗地連連罵上幾聲：「該死！」但一時倒又不忍就走，很願再瞧瞧以下還有些什麼新鮮的戲文。

便又聽那窮漢說道：「這樣的飲酒，有趣固是有趣，但還嫌寂寞一些！小心肝兒！你也會唱小曲麼？且唱幾支出來，給你大爺聽聽！」店婦道：「唱是會唱的；祇是唱得不大好！如果唱起來不中聽，還得請大爺包涵些！」隨又微微一笑，即低聲哼了起來。那窮漢一面敲著筷子作節奏，在一旁和著；一面聽那店婦唱不到幾句，又教哺口酒給他吃，似乎是樂極了！不到一刻工夫，早已深入醉鄉。便停杯不飲道：「時候已是不早，我們還是睡覺罷。」那店婦笑道：「那麼，請大爺放我起來，我也要到前面去睡了。」那窮漢哈哈大笑道：「別再假惺惺了！到了這個時候誰還肯放你走？還是老老實實的，服侍你大爺睡上一晚罷！」說罷，即把那店婦抱了起來，向著西屋中直走。引得那店婦一路的格格笑聲不絕。

江南酒俠便也偷偷的跟到西屋的窗下；仍在窗隙中偷張著。祇見那窮漢把那店婦抱到了西屋中，即在一張床上一放，替她解起衣服來。那店婦一壁掙扎著，一壁含羞，說道：「這算甚麼？就是要幹這種事，也得把燈熄了去；當著燈火之下，不是怪羞人答答的麼？」那窮漢笑道：「暗中摸索，有何趣味？那是大爺所最最不喜歡的！你別和大爺執拗罷！」隨說隨把那店婦上下的衣服一齊剝下，竟不由她做得

一分主。到了後來，那店婦被剝得精赤條條，一絲不掛，把她一身白而且肥的肉一齊露出來了！自己也覺得有些難爲情，忙向床裡一鑽。那窮漢卻也會作怪，忽地他哈哈大笑，便也把自己外面的衣服脫去，向床上一躺，取條被緊緊裹住；立刻呼呼地睡了去。

那店婦見他躺下以後，並沒有甚麼動靜；倒也有些疑惑起來。忙仰起身來一望，見他竟是這個模樣，並已鼾聲大起，睡了去了。不覺罵上一聲道：「你這廝雷聲大，雨點小！眞是在那裡活見鬼！老娘倒上了你的一個大當了！」說完這話，又略略想上一想，便伸足去勾動他所蓋的那條被。一會兒，已把被窩勾開，全個身子睡了進去；卽爬起身來，想在那窮漢的身上一覆。誰知那窮漢眞也妙得很，不待她覆上身去，又是一個翻身，面著裡床了。這一來，眞把那店婦氣極了！一張臉兒紅紅的，復從被中爬了出來，啐道：「誰眞希罕和你幹這椿事？你既高不起興來，睡得如死豬一般；老娘也樂得安安逸逸的睡上一晚！難道明天還怕你找帳不成？」便也取了別一條被，在那窮漢的足後睡下。

江南酒俠到了這個時候，知道已沒有甚麼戲文可看，便也回到自己的屋中。卻暗自想道：「這窮漢倒眞有點兒希奇古怪！瞧他飲酒的時候，這般的向那店婦調笑，好像是一個十分好色的；但是到了眞要實行的當兒，卻又一無動靜，呼呼的睡去了。這豈又是一般好色之徒所能做得到的？倒眞有柳下惠那種坐懷不亂的功夫！就這一點瞧來，已知其決非尋常人！而況再參以剛才乞錢那椿事：一乞得錢來，卽於頃刻間揮霍一個淨盡，明明又是一種遊戲舉動；更足見其名士風流了！這種人，倒不可失之交臂！定要探出他究竟是何等人物？並與他交識一場方對！」想罷，也就睡了。

第二天起身，想要到帳房中算了帳就走。剛剛走到院中，恰値那店婦蓬著頭，從正屋中走出來。一見江南酒俠，臉上不禁微微一紅。祇得搭訕問道：「客官！你起得好早呀！怎麼不多睡一回兒？」江南酒俠笑道：「我冷清清的一個人，多睡在床上也乏趣！像你大嫂，陪著那位大爺，兩口子多麼親熱！正該多睡一會，怎麼也很早的就起來了？」

這一說，說得那店婦滿臉通紅，連耳根子都紅了起來。啐道：「別嚼舌了！你說的是那位客人麼？那廝昨晚醉了，硬要攬著人！可是一到床上，就鼾聲大起，睡得和死豬一般；直到五更方醒，一醒，卻又忙忙的起身走了。眞是好笑煞人！」江南酒俠聽到這裡，倒也忍俊不禁！脫口說道：「如此說來，倒便宜了你，樂得安安逸逸的睡上一晚！」店婦聞言，臉上又是一紅，向他瞪了一眼。江南酒俠卻又笑著，問道：「我還有句話要問你：那廝走的時候，沒有向你找帳麼？」這一問不打緊，更把那店婦羞得擡不起頭，格格的笑著走出去。江南酒俠便也走到外邊，將帳算清，卽行就道。

一路曉行晚宿。不多時，早已到了德州。便在一家客屋中住下。當夥計前來照料茶水的時候，江南酒俠想要探聽得一些情形，便閒閒的和他搭話道：「你們這座府城眞好大呀！濟南府雖是一個省城，恐怕也祇有這麼一點模樣！」夥計笑著回答道：「這是你老太褒獎了！那怎能比得濟南府？那邊到底還多上一個撫臺！不過如和本省其他的府城比起來，那我們這德州，也可算得一個的了。」

江南酒俠道：「城池旣如此之大，那富家巨室一定是很多的！究竟是那幾家呀？」夥計道：「有名的人家，固然很多；但是最最有名的，總要算那東城的馬家。他家的大人，是曾經做過戶部尙書的。祇要提起了馬天王三個字，在這山東地面上恐怕不知道他的也很少。客官！你也聽得人家說起過麼？」江南酒俠故作沉吟道：「馬天王麼？這個我以前倒從沒有聽見過。他的聲名旣如是之大；想來平日待人，定是十分和善的？」那夥計冷笑一聲道：「他如果待人和善，也沒有這麼的聲名了！」他說到這裡，又走近一步，把聲音放低一些，說道：「對你客官說了罷！這馬天王，實是我們德州城中第一個惡霸！這幾年來，也不知有多少人遭了他的殘害！就是最近，有一位客官，也是寄寓在這裡的，曾向我探聽那馬天王家中的事蹟很詳；並且對於那馬天王十分憤恨，好像和他有甚麼寃仇似的。後來有一晚，這個客官從店中走出，從此就沒有回來。照我想來：定是報仇不成，反遭了那馬天王的毒手了！但是又有那個敢去問他要人呢？不但沒有人敢去問他要人，並連這樁事都不敢說起呢！」

江南酒俠正要問他詳情，卻見有一個人，向門內一探頭，喚道：「小二子！快來幫我幹一樁事。別又在那裡嚼舌頭了！」那夥計嗷應一聲，便也退了出去。江南酒俠只好罷休。

第二天，便先到東城，在馬天王住屋的四周，相度了一番情形。到了晚上，已是夜深人靜了；便又換了一身夜行衣，偷偷出了客店；再來到馬天王的屋前，就從牆上跳了進去。幸喜這時剛剛起過三更；他在屋中四處走走，並不遇見甚麼巡邏的人。一會兒，到了一座高閣之前，大概就是這揾雲閣了。正立著探望的時候，忽覺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低低的說道：「你這人好大的膽！竟敢走向這龍潭虎穴中來！」倒把江南酒俠嚇了一跳！

欲知這拍肩的是什麼人？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一六回　展鋼手高樓困好漢　揮寶劍小舍劫更夫

話說江南酒俠正在揾雲閣外，徘徊觀望之際，忽覺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並低聲對他說道：「你這人好大的膽，竟敢走向這龍潭虎穴中來！」江南酒俠不免吃了一驚！迴首望時，卻是神秘得很，連人影子都沒有一個！不覺更加詫異道：「好快的身手！怎麼剛聽見他在說話，一會兒便不見了！這到底是什麼人？莫非李成化那廝也來了麼？」但是轉念一想，忽又覺得不對！

李成化是湖南口音中夾些山東白；這個人卻是一口河南中州白，顯見得兩下有些不同。而且李成化的武藝也很平常，不會有這般矯健的身手呢！他想到這裡，忽然意有所觸，恍然大悟道：「哦！是了！莫非就是在打尖的地方向我乞錢，在住宿的地方向店婦調笑，那個遊戲三昧的窮漢？他不也是一口中州白麼？不過，不管他是那個窮漢，不是那個窮漢，總之，他是沒有什麼惡意的！如果他有下惡意，當在我肩上拍上一下的時候，早可設法把我拿下；還能聽我自由自在的遊行麼？」至是，他又膽壯起來，便

向閣中走進。

兩扇閣門，卻洞洞的闢著；既不鎖鍵，也無守衛之人。祇是裡邊黑黝黝的，一點不能瞧見什麼。江南酒俠這時也不去管他，卽將火扇取出，把來一揚；照見裡邊很是空曠，沒有一些陳設，也沒有什麼櫥櫃之屬放在那邊。不免也覺得有些詫異，莫非誤聽人言，這裡祇是一所空閣罷？後來忽然憬悟道：「大概因這第一層是出入要道；所以不把重要東西放在裡邊。到了第二層閣上，一定有所發見了！」一壁想著，一壁尋得扶梯的所在，又向二層樓上走了上去。

在火扇所揚出的火光下，果然見有幾口大櫥，一並的排列著；這裡邊所藏的，不言而喻，都是些奇珍異寶了。江南酒俠也不暇去細看，他又依著扶梯走上了三層閣。忽在一個轉角的地方，瞧見了一團黑黝黝的東西；忙走近去，用著火扇一照，不禁噗哧一聲，笑了起來。原來，並不是什麼東西，乃是兩個更夫，被綑縛在一起；口中也被破布絮著咧！江南酒俠這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人走進這閣中來了！無怪兩扇閣門洞洞的闢著，連一個守衛的影子都不見呢！不過這先到這閣中來的，到底是什麼人？可又成了一個問題了！

第一使他疑心到的，當然就是那個窮漢；因爲這窮漢也到了這裡，並在這裡欲有所圖謀；先前已經可以證實，沒有什麼疑問的了！祇有一樁不解的事情：這窮漢走入這個閣中，和他相距也祇一眨眼的工夫，並可稱得是前後腳，怎麼把門打開，把更夫綑起，他一點也不瞧見，一點也不聽見聲息呢？難道那人竟有上一種神妙莫測的本領，做到這種事情，可以不費什麼手腳麼？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疑點：當他站在閣門前瞧望著，那窮漢在他肩上拍上一下的時候，這兩扇門似乎早已洞啓著在那裡了！如此看來，先到這閣中來的，似乎又不是那窮漢，而爲別一人了！然而，一夕之中，竟有三個人，懷著同樣目的，要到這裡來行竊珍寶；這不但是樁奇怪的事情，而且很足引起他的興趣咧！

他最後的一個著想，卻決定了這個人大概就是李成化罷？如果眞是李成化，那他自己眞是慚愧得很，

竟被李成化著了先鞭了！他不是已處於失敗的地位麼？在他沉思之際，卻已把第三層閣中的情形，瞧了一個明白；也和二層閣中一般，一排的放列了幾口大櫥。當然的，這內中貯藏的，都是些珍寶了。便又匆匆的，到了第四層閣上！他在這個時候，耳邊忽聽得一種聲響，似乎是從第五層閣上發出來的。暗想：李成化大概已在上面動手了！既是這麼熟門熟路，又沒有一個守衛在上面，看來一定可以得手罷？他一想到這裡，似乎自己眞已到了失敗的地步！心中覺得十分懊喪，也就不暇細看第四層閣中的情形，又匆匆到了第五層。這座閣，是倣照著寶塔的形式建造的，一層小似一層；到了第五層上，祇賸方方的一小間了。

江南酒俠走到閣外時，祇見那閣門虛掩著；顯見裡面有人在那裡工作咧！忙立住了足，把門推開了幾寸，偷偷向內一張；卻是很使他出於意外的！下面的幾層閣中，當他走上來的時候，都是黑黝黝的不見一點燈光；獨在這層閣中，卻有一盞很大的玻璃燈，和那佛像前所供的那些燈一般的，高高懸掛在上面。就這燈光之下，瞧見一個軀幹魁梧的漢子，立在一口小櫥之前，俯著身子，有所工作；似乎全神都傾注在上面。而就這背影瞧來，不是李成化，又是什麼人呢？

江南酒俠看到這裡，不覺暗喊一聲：「啊呀！這一遭我竟失敗在李成化那廝的手中了。這眞是意想不到的事！眼見他馬上就要把櫥門打開，輕輕易易的就可把玉杯取了去；我難道可以攔住他，把這玉杯搶了過來麼？不過，這也怪我自己不好，我太是輕信人言了！我如果知道這裡防守得如此之鬆，玉杯可以唾手而得，我又何必和他賭上這個東道呢？」

誰知正在江南酒俠暗喊啊呀之際，那個漢子卻似殺豬一般，大聲喊起來了。這更是江南酒俠所不防的！也就拋去一切思潮，把門一推，走了進去！

那時那個漢子，也已聽得有人推門進來，忙止了呼喊之聲，回過頭來一瞧。卻又使江南酒俠怔住了！原來，這個漢子，生得眉清目秀，祇有二十多歲的光景，並不是那李成化。然而江南酒俠這時對於這

漢子究是懷著何種目的而來的一個問題，已是無暇推究了！因爲，同時又發見了一樁駭人的事情，已瞧見那漢子的一隻右手，被櫥旁伸拿出一隻鋼鐵的手，把他緊緊的握著；無怪剛才要大聲呼喊起來咧！這時江南酒俠唯一的心願，也是他唯一的責任，就是趕快須得把這漢子救下！如果等到馬家的人聞訊到來，那就大費手腳了！

至於這個漢子是誰？現在可以不必問他！總之，他既在夤夜之間，到這揾雲閣中來盜寶；一定是不贊成馬天王的爲人的；並和馬天王是處於反對的地位呢！但是用什麼方法去救他，倒又成了一個問題：還是用寶刀去把這鋼鐵的手斬斷呢？還是再想別種妥善的方法呢？而且這櫥上除了這鋼手之外，還不知有沒有別的機關？寶刀斫上去，更不知要發生不發生什麼變化？這也都應得於事前考慮一下啊！可是，他還沒有把方法想定，卻早聽得呀的一聲，有個人推開窗子，跳進來了。一到閣中，就笑嘻嘻的，說道：

「你們這兩個人，眞是一對獃子！一個自己的手被機關擒拿著了，卻不想解救的方法，只是一味的喊叫；一個看見人家被困，只是呆站在旁邊瞧熱鬧，也不替人家想想方法！難道你們二人，專等馬天王派遣武士到來，把你們擒拿了去麼？你們須要知道，這鋼手的機關，裝置得很是巧妙：只要有人誤觸機關，鋼手便會伸拿出來，把那人的手捉著；下面同時也得了消息，馬上就有人前來察看情形了。」

當那人說話的時候，江南酒俠早已把他瞧得清清楚楚，果然就是在打尖的地方向自己乞錢的那個窮漢！那麼剛才在揾雲閣前，向自己肩上拍上一下的，更可證實是他了！

那窮漢說了這番話後，隨又一點不遲延的，走到了那少年之前；即從腰旁解下一柄寶刀，對著少年，笑說道：「我這柄刀，雖稱不得是甚麼寶刀；但也能削鐵如泥，犀利非常。讓我就替你把這隻鋼手削了去罷！」說著，祇把刀尖輕輕在鋼手上一削，這鋼手立刻中分爲二，失了約束的能力；少年的那隻手，便又重得自由了！少年喜不自勝，方欲向他致謝。那窮漢忙止著他道：「現在不是稱謝的時候；不如乘

他們大隊人馬沒有到來之前，我們就悄悄的溜走了罷！」說完這話，就把少年的手一拉，齊從剛才進來的那扇窗中鑽了出去。

在剛要上屋之前，那窮漢卻又把個頭伸了進來；向著呆站在室中的江南酒俠，說道：「朋友！你不要癡心妄想了！看來這隻玉杯，今天是萬萬不能到手的了！不如過幾天再來罷，現在他們的大隊人馬快到；你還是跟我們一塊兒走罷！」

這話一說，方把江南酒俠提醒；倒也自己覺得有些好笑起來。暗想：「我眞獃了！他們的大隊人馬快到；我還呆呆的立在這裡則甚？難道眞是束手待斃不成？並且我向來行事，雖不十分精明，也不十分顢頇；但照今天的這樁事瞧來，實是顢頇極了！如果老是這樣的下去，怕不要失敗在李成化的手中麼？」想到這裡，忙把精神振作一下；也就走到窗口，跟著他們二人一齊上了屋面。

卻見那窮漢，用手指著下面，向他們低聲說道：「你們且瞧，他們不是已帶了大隊人馬到來麼？」江南酒俠忙向下面一瞧時，果見一隊武士，約有四五十人；正在蜂擁而來，前鋒早已到了揭雲閣外。旁邊還有幾個達官裝束的，好像是押著隊伍同行，大概是他們的首領罷？

江南酒俠看了之後，忽又哈哈大笑道：「我道他們的大隊人馬中，總有幾個三頭六臂，十分了不得的人物；不料祇是這幾個毛蟲！那還懼怕他們什麼？就是他們全體到來，祇拿我一個人對付他們，恐怕也都綽綽有餘裕咧！」那窮漢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你倒不要小覷了他們！而且他們也不是存心要和我們爲難；實是平日受了主人豢養之恩，現在既然出了岔子了，他們少不得要替主人出點力，來擺擺樣子！我們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與他們一般見識呢？朋友！我們還是不要給他們瞧見，靜悄悄的走了罷！」

江南酒俠卻不贊成這句話，快快的說道：「你們要走，儘管各自請便。咱還得在這裡和他們玩上一下呢！」說著，卽在屋面上高聲喊起來道：「你們這班瞎眼的死囚！你們以爲借著機關的力量，已可把

我擒拿著，預備到閣上去拿人麼？但是我爲你們省力起見，已把這機關弄毀，並從閣中走了出來，特地在這屋面上恭候著你們咧！」下面一聽這話，登時很喧嘩的一陣喊。一個挺著大肚子的肥人，好像是這一群武士中的首領；也立刻向大衆吩咐道：「伙伴們！你們快分幾個人上屋去，把這漢子擒住了，別放他逃走！停會稟知主人，重重有賞！」但是他的話剛說完，早有一件重甸甸的東西，從屋上打了下來；不偏不倚的，恰恰打在這個大肚子上！祇喊得啊呀一聲，已倒在地上成一團！衆人見了這種情形，當然立刻大亂起來。卻又聽得江南酒俠在屋面上，哈哈大笑道：「你這廝眞沒用！俺祇敬得你一杯酒，你已是受不住，倒在地上了！早知如此，俺倒不該對你行這種很重的敬禮呢！也罷！俺現在顧惜著你們，就改上一個花樣，祇普通的請你們嘗些酒豆的風味罷！」

這話剛完，卽有像冰雹似的一陣東西，落英繽紛似的從上面飛了下來。一時打在臉上，臉上立刻起泡；打在衣上，衣上立刻對穿！說它是固體呢，卻熱辣辣的好似沸水；說它是液體呢，卻又硬錚錚的有如鉛彈！害得一般素來沒有嘗過這種酒豆的風味的，還疑心他是施的妖法，不免一齊驚喊起來！有幾個尤其膽怯的，竟遠遠的躲避開去了。

江南酒俠瞧在眼中，更覺十分得意，越發把這酒豆不住的噴著。並且他還有一樁絕技：他把這酒豆噴出去，咫尺之間、十丈之內，是把來看得一個樣子的；祇在運氣的時候，有上緩急高下的不同罷了！所以這時大衆雖遠遠的逃避開去；他卻連身子都不動一動，祇把口中的那股氣運得加緊一些，依然噴得一個淋漓盡致，沒有人能逃出他的射線之外！這一來，更把大衆驚得不知所云了！幾個乖巧一些並和閣門距離得相近的，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趕忙躲入閣中；祇苦了幾個蠢漢和著那些距離閣門太遠的，一時竟沒有地方可躲，祇好把身子伏在地上，權將背部作盾了！

江南酒俠到了這個地步，也覺得自己頑得太夠了！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道：「好一班不中用的毛賊！連幾點大一點的酒點子都受不住，倒要出來替人家保鏢護院了！你們自己雖不覺得羞愧，我倒替你們羞

愧欲死呢！哈哈！俺老子今晚也和你們頑得太夠了！如今且再留下一隻酒杯，給你們作個紀念品罷。俺老子去也！」說罷，又有一隻重甸甸的酒杯，從屋上打了下來；卻是湊巧得很，恰恰又打在那肥人的大肚子上，和剛才的那隻酒杯配成了一對！

這時屋上便起了一陣很輕很急的脚步聲，顯見得江南酒俠已是走了！不知這江南酒俠究竟眞的走了與否？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一七回　出奇兵酒俠初建績　盜寶器窮奴再立功

話說大衆見江南酒俠已走，這才放下了一百個心，立刻從地上爬起。那些躲入閣中的，得了這個消息，也立刻走了出來。但是大衆擡起眼來，向屋上一瞧時，那裡還有江南酒俠的一些影蹤，早已走得不知去向的了。

當時那個大肚子，也早從地上爬起；眉峰一蹙，肚子一捧，裝作十分能忍痛的樣子；便又很威武的向大衆發一聲令，分頭追趕賊人。這時的大衆，也都恢復了以前雄糾糾，氣昂昂的樣子；一聽首領令下，立刻又耀武揚威的，向園中搜尋去了。

其實江南酒俠的蹤跡，這時還在這馬氏園中，並未走得不知去向呢！當他說了一聲：「我去也！」之後，便眞的想走了。忽又想起：那窮漢和那少年，現在不知還在屋上不在？剛才正一心的對付著下面這班人，玩弄著下面這班人，倒把他們忘記了！誰知他舉起眼來，向屋上四下一瞧，那裡還有他們的蹤影？不覺暗暗好笑：「我道他們二人都是什麼頂天立地的好漢；原來也都是銀樣蠟槍頭！眼瞧著我和敵人交戰，竟不從旁幫一下忙；拋棄了我，管他們自己逃走了！這也算得是丈夫的舉動麼？也罷！我既不是和他們同來的，讓他們這般怯條子；逃走也好，不逃走也好，我總走我自己的就是了。」主意想定，

便在屋面上施展輕身功夫，飛也似的向前走去。

轉瞬間，已躍過了幾個屋面，到了靠著北首牆根一所偏屋上了。江南酒俠暗想：「在這屋上望出去，已可望見牆外就是官道；顯見祇要跳出這道牆，就可到得外面了！我不如就打這裡出去罷，免得他們又驚神驚鬼，鬧個不了咧！」一面想，一面卽將身子一聳，輕輕躍至地上；正擬向牆邊走去。

誰知，在這微風中，忽然送過來了一陣聲音；正是兩個人在那裡問答著。立刻又引起了他的注意，使他不由自主的立住了。祇聽得一個破竹喉嚨的，在那裡問道：「剛才很響亮的一種鈴聲，你也聽得了麼？大概又是捉到了什麼刺客了！」一個聲音蒼老一些的，立刻回答道：「怎麼沒聽見？我倒還以爲你正打著盹，沒有聽見呢！但是你可又弄錯了！這並不是捉到了什麼刺客，實是有人要到摇雲閣中去盜寶，誤觸在機關上被抓住了。這種鈴聲，就是很顯明、很簡單的一種報告啊！」破竹喉嚨的道：「到底是你的資格老，比我多知道一些。如此說來，我們這裡倒少了一注生意了！我還以爲又有什麼刺客送來咧！」聲音蒼老一些的，笑道：「這個倒又不然！這地方，不見得定是囚禁什麼刺客的。或者上頭見我們看守得很是嚴密，十分信託我們；拿到的就不是刺客，爲愼重起見，也得拿來交給我們咧！」破竹喉嚨的又道：「但是目下在我們這裡的那一個，不是聽說是個刺客麼？我祇望這次送來的，也和他一般的懂得人情世故；那我們就又有油水可沾了！」

江南酒俠聽到這裡，心中不覺一動！暗想：昨天小二說起的那個失蹤的寓客，不要就囚在這裡麼？倘然這個猜想不錯，那眞是巧極了！橫豎今晚要盜這隻玉杯，已是失卻機會了！不如就乘便把這人救了出來！這雖算不得是什麼義俠的舉動；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倒也可聊以解嘲呢！

江南酒俠把這主意一想定，卽悄悄的走了過去。這兩個值夜的，正在談得十分起勁，竟一點也沒聽見；加之更棚面前掛的那盞燈，光力很是薄弱，照不到多麼遠。所以等到江南酒俠走近更棚面前，他們方才瞧見；要想叫喊時，卻見江南酒俠執著一柄明晃晃的寶刀，指著他們道：「禁聲！如果不知趣的，

俺老子就一刀一個，把你們馬上送回老家去！」這兩個値夜的，當然也是十分惜命的！聽了江南酒俠這番說話，口中那裡還敢哼一哼？卻又聽江南酒俠對著他們，吩咐道：「快把你們身上的帶子解下來，並把旁邊這座屋子所有的鑰匙交給我。」這二人要保全自家的性命，當然又乖乖的服從了。

江南酒俠先將鑰匙向袋中一塞；隨拿帶子將他們綑縛起來，隨手又割下兩塊衣襟，絮著了二人的口。就把二人在更棚中一放。然後笑嘻嘻的說道：「實在抱歉得很！暫時只得委屈你們在這裡睡一下子。不過不久定有人來解放你們的，我可要失陪了！」即將更棚門帶上；向著旁邊這所屋子走去。

好得這所屋子的鑰匙，已被他一齊取了來了。便一點不費手脚的，打開了幾重門，到了樓上的一間室中。這間室中的陳設，很是簡單，祇有一張桌子，一張床。而在這張床上，卻睡著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形容十分憔悴；手足都被關著，顯見得行動不能自由；這就是這間室中的主人。也就是這間室中的囚人了！

他最初聽見有人開門進來，依舊躺著不動，露出一種漠不關心的樣子。等到江南酒俠已經走入室中，方始擡起眼來一瞧，忽然見是一個素不相識的，並不是在他意料中的那兩個値夜人；這倒覺得有些驚異了！連忙靠床坐起，瞪起兩個眼睛，向著江南酒俠，問道：「你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江南酒俠十分誠懇的，回答道：「你別驚恐！我不是你仇家差來的人，也不是要來害你的！說得好一點：我此來或者還和你十分有益的呢！」那漢子立刻又驚喜起來道：「如此說來，你一定是來救我的！或者是毛家表兄請你來的罷？但是我又遇著一個不可解的問題了：我被囚在這裡，當時一個人也不知道；又有誰把消息透漏出去？難道你們是從客店裡打聽得來的麼？」江南酒俠微笑道：「你別管我是誰派來的！至於你所懷疑的這個問題，我也一時回答不了！不過我有一句話可以很明白的回答你：我確是來救你出險的！請你不要耽延時候，趕快同我就走罷！」

那漢子聽了這句話，不由自主的，向那關著他的兩手和兩足的鐐銬望上一望，苦著臉，說道：「我

當然很想和你馬上就走。但是有這些東西帶在身上，一步也難走得；總得先把這東西解除了才好呢！」江南酒俠不覺噗哧一笑道：「眞是該死！我倒把這個忘懷了！但是你不要著急！這些東西算不得什麼，祇要我把寶刀一揮，怕不如摧枯拉朽一般麼？」說著，即將寶刀取出；祇隨手的揮上幾揮，即將那漢子身上的所有鐐銬，一齊斬得乾乾淨淨，無一留存。

那漢子見此身已恢復了自由；喜得要跪了下來道：「幸蒙恩公搭救，又得恢復自由！但是恩公高姓大名，還請明示？以便銘之心版，永矢不忘！」江南酒俠聽了這話，一壁不覺把眉兒深深打上一個結；一壁忙把那漢子拉著道：「別酸溜溜的鬧這個玩意兒了！現在閣下雖已恢復了身體的自由，但尚未出得囚居，並不是細細談心之時！我們如今且趕快走出了此間，到我寄寓的客店中再談罷。」

那漢子這才不再說什麼，同了江南酒俠，一齊出了那所屋子；又一齊從牆上躍出，向客店中行去。到得那所客店的後面牆邊；江南酒俠忽立定了足，對那漢子說道：「免得引起人家注意，我們就打這裡進去罷。」那漢子就晨光熹微中，向四下熟視了一番；忽然咦的一聲，低喊起來道：「這不是永安客店的後牆麼？原來恩公也住在這家客店中。那是巧極了！」江南酒俠微笑無語，即同了他躍入牆去，一逕走入自家的臥房中；並對那漢子說道：「你的那間房，大概已被人家住去了，不如暫在我這裡坐一下子。等得把應付那夥計的說話商酌定，然後再行出面，似乎來得妥當一些！」那漢子點頭應是，即在房中坐下。江南酒俠也把夜行衣裝換去。

不料，半晌工夫還不到，忽然走來了一個人，在外面叩著房門。江南酒俠聽了，忙向那漢子一呶嘴，叫他在床後暫行躲避一下。一面即裝著好夢初醒的樣子，懶洋洋的，問道：「是誰？這麼早就來叩門了！」卻聽見那小二子在房門外，回答道：「是我。我本不願意來驚擾你客官的好夢；祇因有個客人，在這大清老早，就來拜訪你客官；並硬逼著我馬上通報，所以只得來告稟一聲了。客官，你主張見他呢，還是不見他？江南酒俠聽說這麼一個大清老早，就有人前來拜訪他；不免覺得有些詫異！忙問道：「他

姓什麼？你也向他問過麼？」小二子道：「這是問過的，他說姓毛。但是他同時又向我說：單向你客官說上他的一個姓，是不中用的！祇要向客官說：在這兩個鐘頭之前，你們還在一個地方會過面，那就可明白他是什麼人了！」

這話一說，不是明明說這不速之客，就是那個窮漢麼？江南酒俠不禁脫口說道：「咦！是他來了麼？那麼請他進來罷。」那小二子去不多久，卻引了兩個人進來。江南酒俠忙向他們一瞧時，一個果然是那窮漢；一個卻就是在揾雲閣中觸著機關的那個少年。

江南酒俠當著小二子的面，免不得含笑和他們招呼一下。等到小二子走出房去，腳聲已遠；陡的臉色一變，向他們發話道：「你們二人眞穀朋友！當他們大隊人馬來的時候，竟把我一個人拋棄在屋面，管你們自己走了！現在事情已過，還要你們來獻什麼殷勤呢？」那少年一聽這話，臉色也立刻變了許多；似乎想要反脣相譏。獨那窮漢，卻一點不以爲意；依舊笑嘻嘻的，說道：「我們這一次到這裡來，並不是要向你獻什麼殷勤；至於不穀朋友四個字，更是談不到！因爲我們彼此連姓名都不知道，那裡談得到朋友的關係呢！」

江南酒俠最初被這話一矇，倒不覺呆上一呆！半晌，方說道：「話不是這般說！我們彼此雖連姓名都不知道；但照剛才在房面上的那一剎那講起來，實已有上同舟共難之誼，比尋常的什麼友誼都要高上一層！你們在良心上，在正義上，似乎都要和我合作到底，萬萬不可把我單獨的拋棄在屋面上啊！至於我爲了你們的拋棄，究竟受了危險沒有？那倒又是一個問題了！」

好一番義正詞嚴的說話，害得那個少年，起初也是變了臉色；此刻倒又覺得抱愧起來。獨有那個窮漢，依舊不改常度又一笑，說道：「你這話才說得一點不錯咧！我剛才實是和你說得玩的！不過我們的把你拋棄在房面上，一則，也是知道你足以對付這些鼠輩而有餘；二則，我們又可乘此時機，放心大膽的去幹別的事情了！」

這末一句話，很足引起江南酒俠的注意；忙很殷切的，問道：「你們是這麼一個主意麼？那是好極了！但是你們究竟去幹了沒有？幹的又是樁什麼事情？」那窮漢目光灼灼的，回答道：「當然是去幹了！你要知道我們幹的是樁什麼事情？祇要把我們的這件成績品瞧上一瞧，就可明白了！」說到這裡，即從懷中取出一隻錦匣，笑嘻嘻的，把它放在江南酒俠的面前。江南酒俠這時對於這匣中所藏的東西，也約略有些猜想到；所以不暇再問什麼，連忙把那錦匣打了開來。等得匣中物件和他的視線相接觸時，他這顆心，不禁撲撲的跳了起來！

原來他的猜想果然不錯，藏在這錦匣中的，是一隻高可八寸、徑可四寸、古色斑爛、價值連城的玉杯！不就是被馬天王從周茂哉手中巧取豪奪而去，他和李成化打賭著要去盜取的那隻玉杯，又是什麼呢？他這時驚喜交集，心中眞是亂極了！忙把心神定了一定，方又問道：「你究竟用上怎樣一種神妙不測的手段，在這短時間中，竟又反敗爲勝，會把這玉杯盜了來呢？」那窮漢道：「我的手段，說出來也是尋常之至，一點算不上神妙不測！當在屋面上的時候，我見你硬要和他們作耍；知道你一個人已足把這班飯桶對付著，他們暫時不會到閣中來的了。忽然一個奇想：我何不乘此時機，二次再上閣去，就把這玉杯盜到手，省得再來一次？這不是來得事半功倍麼？因把我們這位朋友的手一拉，他也馬上會意。便又一齊從先前的那扇窗中爬了進去，重到了那間小閣中。那時他們這班人，都注意在你的身上，一個人都沒有瞧見呢！我是從前聽人說起過，深知道這大櫥上的機關的內容；並知它的厲害，全在五隻鋼手上。所以，設法把膽下的四隻鋼手也一齊斬了去。於是，就很容易的把這櫥門打開；這玉杯便入了我的掌握中了！現在這玉杯作何區處？一聽你們二人的尊便，我不過問！因爲我到那馬氏園中去，目的並不在此杯啊！」

江南酒俠一聽此話，倒又露著錯愕之色；要想問個明白時，又不知從何處問起方好！

那窮漢便又笑著，說道：「一切事情，祇有我胸中最是雪亮，讓我來簡單說上一說罷。不過在未說

之前，總得把我們這幾個人，先行介紹一下；否則，眞是一樁大笑話呢！你是有名的江南酒俠，素來沒有姓名的。他是陶順凡，便是周茂哉那個孤子的朋友，實是一個血性的男子。至於在下，便是神偷毛錦桃；你們以前大概總聽得人家說起賤名罷？」當下大家不免又客套了幾句。毛錦桃便又說下去道：「籠統的說起來：我們三人的注目點，固都在這馬氏園中；然而分開了說，你們都爲這周氏父子起見，目標全在這隻玉杯上；至於我，卻和你們不同，我是完全爲著救我表弟姚百剛而來！……」

他的話尚未說完，突然有一個人從床後走了出來，含著驚喜的聲音，呼道：「表兄，表兄！請你放心！你的表弟姚百剛，已被這位恩公救回來了！」這一著，卻是這遊戲三昧的毛錦桃所沒有料到的；不覺老大的一楞！同時，又聽得颼颼的幾聲風響，好似窗戶從外打開了。江南酒俠忙回頭一看時，不覺狂喊起來道：「玉杯！玉杯！玉杯！」

不知江南酒俠爲何狂喊著玉杯？是否又有人來把這玉杯盜去？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一八回　追玉杯受猴兒耍弄　返趙璧嘆孺子神奇

話說颼颼的幾聲風響，那窗兒忽從外面打了開來。江南酒俠忙回頭一看時，不覺狂喊起來道：「玉杯，玉杯！」這玉杯的兩個字，好似具有絕大的力量；祇從江南酒俠口中一吐出，立時使一室的人，不由自主的都向置放玉杯的這張桌上望著。剛才明明見江南酒俠拿來玩弄一回之後，依舊貯放在錦匣中，卽順手放在桌上的；誰知現在果已連這錦匣都杳無蹤跡了。就中要算毛錦桃最是心細；雖在霎時間出了這麼一個大岔子，仍舊聲色不動，也不說什麼言語；卽一聳身，躍上了窗口；又一攀身，到了屋面上。舉起眼來，向四下一望，卻不見有什麼人；祇在東廂屋面上，離開他所站處約有十多碼的地方，見有一團毛茸茸的東西，伏著在那裡。再一細看時，卻是兩頭猴子並伏在一處；內中一頭猴子的口中，啣著一

件燦爛爛的東西；不是中間貯有玉杯的那隻錦匣，又是什麼呢？

這時毛錦桃不覺暗想道：「本來我正在這裡詫異，這個賊的手脚，怎麼如此捷敏；僅一霎眼的工夫，颼颼的起了一陣風，就把這玉杯攫了去？誰知竟是這兩個畜生幹的勾當；那就沒有什麼希奇了！不過這兩個畜生也是奇怪得很！既然已把這玉杯盜去，就該立刻逃逸，爲什麼還蹲伏在這屋面上？難道是一種誘敵之計，要把我誘了去，再和我玩弄一下子麼？如果眞是如此，那也可笑極了！我毛錦桃在山東道上，也馳騁了好多年；對於任何武藝高強的人，都是不怕，豈又怕了你這兩個小小的畜類？」他想到這裡，不覺有些好笑起來；一壁卽向這兩頭猴子蹲伏的地方走去。

那猴子見他走來，卻一點也不畏懼，依舊蹲伏著在那裡。等到他走近身旁，方始躥了起來；卻一頭向東，一頭向西，並不望著一個方向走。這一來，可把毛錦桃窘住了：這兩頭猴子之中，不知是那一頭帶著那藏有玉杯的錦匣的？他究竟應該追趕那頭猴子，方才不致有誤呢？好在他的眼光尚還銳利；在一瞥之間，早已瞧出啣著燦爛爛的錦匣的那頭猴子，是向著東面跑去的。他便立刻捨了西面那一頭，向著東面那頭追趕上去。可是猴子跑得快，人跑得慢，一時那裡追趕得上？

好容易才見那猴子的氣力有些不濟，漸漸落後下來，他不禁大喜過望，那裡還敢怠慢？卽加足了脚力，又向前追趕上去；果然快被他追到了！但是猴子仍是頑強得很，見他快要追近，卽把那隻錦匣在屋面上一放；自己卻迴轉身軀，猛力地向毛錦桃身上撲了來。幸而毛錦桃很是眼明手快；一見牠向自己身上撲了來，忙把身軀向旁一閃，卽躲了開去。猴子見自己撲了一個空，不免有些發怒；祇一轉身間，又很迅速地撲了過來。毛錦桃當然又一閃身躲過了。於是，人與猴便在屋上戰了起來。到底人是練過功夫的；猴子是沒有練過功夫的。十多個回合以後，猴子便有些抵擋不住，只好一溜煙跑了。

毛錦桃見猴子雖是跑了；那錦匣卻依舊留在屋面上，自己此來的目的，總算已經達到！也就不再去追趕那猴子，提了那隻錦匣，欣欣然的走回永安客店。只見陶順凡和著姚百剛，仍舊還在那間房中，卻

不見了江南酒俠。

陶、姚二人見他提了錦匣回來，便很高興的，向他問道：「你已把這錦匣找回來了麼？」毛錦桃把頭點點，也露著很高興的樣子；隨把那隻錦匣向桌上一放。陶順凡忽透著精靈的樣子，走了過來道：「這錦匣放在這張桌上，恐怕有些不妥當，不要再被牠們偷了去！不如把它藏了起來罷！」說著，便把那錦匣從桌上拿起。他祇剛剛拿得在手中，忽又喊了起來道：「不對，不對！分量怎麼如此之輕？莫非在這錦匣之中，沒有什麼玉杯藏著麼？」這一喊不打緊，卻把毛錦桃提醒，立時駭了一大跳！慌忙三脚二步，走了過來；也不打話，即從陶順凡手中把錦匣奪過，立刻打了開來。祇向匣內一張時。即狂喊一聲，把錦匣擲在地上。良久良久，方嘆著說道：「這兩隻潑猴眞可惡！我這麼很精細的一個人，今日也上了牠們的大當了！」

二人忙向他問故。他方把在屋面上和猴子格鬥的事說了一遍。又嘆道：「這兩隻潑猴眞是狡獪之至！特地拿這錦匣混亂我的耳目；卻讓打西面逃跑的那隻猴子，拿著那隻玉杯，很從容的逃了去！這種聲東擊西的方法，眞是巧妙到了極頂了！」

正在說著，卻見江南酒俠從外面走了進來。毛錦桃便向他問道：「你剛才往那裡去的？我上屋去追那賊人，已遭了失敗回來。你也知道麼？」江南酒俠道：「我統統都知道。不過你也是很精明的一個人，想不到竟會上了那潑猴的當！但是你不要著急！你雖沒有把這玉杯追回，祇奪回了這隻錦匣；我卻已探得了這玉杯的下落了。」毛錦桃一聽這句話，歡喜得跳了起來道：「怎麼說，你已探得了玉杯的下落麼？到底是什麼人盜去的。」

江南酒俠向椅子中一坐，方說道：「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得完的。待我慢慢的對你說。我自從見你上了屋面，許多沒有下來；生怕你打敗在賊人手中，頗有些放心不下！因也走上屋面一望。恰見你正向一頭猴子朝著東面趕了去；方知來這裡盜取玉杯的，乃是猴子，並不是人！可是一瞥眼之間，又見另

一頭猴子向著另一方向跑。心中倒不覺又是瑟的一動！暗想來此盜取玉杯的，既共有兩頭猴子，你怎麼知道這玉杯一定藏在東面那頭猴子的身上，而不在西面那頭猴子的身上；卻向著東面那頭追了去？萬一有個失錯，不是要遭失敗麼？橫豎東面那頭，已有你去追趕；我就去追趕西面那頭罷。就算是我白起勁，也不過白趕一趟，於大局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啊！主意打定，便向著那頭猴子追了上去。」

「這猴子卻也妙得很！自以爲已沒有人去追牠，態度十分從容，並不走得怎樣快。而我在無意之中又發見了一件事，更使我的主意比前益發堅決，不肯不去追牠了！你道是件什麼事？原來，在這猴子的項下，還掛上一個棕色的袋；恰恰和這猴子的皮毛，是一樣的顏色，沒有一點分別。在牠蹲伏的時候，人家一定瞧不出，不過當牠跑走起來，這個袋不住地在項下搖蕩，不免教人瞧出破綻來了。然而猴子項下，爲什麼要掛這個袋呢？這是祇要略略加以猜想，便可得到一個很明白的答覆：除了要把什麼東西藏在這個袋中，還有旁的什麼用意呢？更很明瞭的說一句：這隻盜去的玉杯，大概就藏在這個袋中了！」

毛錦桃聽到這裡，不覺又跳跳躍躍的，顯著恍然大悟的樣子道：「不錯，不錯！這玉杯一定就藏在這個袋中！我的眼光自問是很不錯的；但是當我瞧見牠的時候，牠正蹲伏著在那裡，所以不能瞧見牠項下的這個口袋呢！但是你既已追了上去，爲什麼不能把這玉杯奪回來，依然是一雙空手？難道也像我一樣，又失敗在那猴子的手中麼？」江南酒俠道：「你不要慌，讓我慢慢的說下去。我還沒有追得一段路，已被那潑猴覺察了，馬上就把步子加快，不像先前這般從容不迫。我雖是練習過輕身術的，縱跳功夫自問不後於人，竟也追牠不上。不到多久時候，已相隔有數丈遠了；一會兒，又見牠從一個屋角邊跳了下去。等得我也趕到那邊，跳下屋去四下尋覓時，那裡還有什麼猴子的蹤跡？眼見得牠已逃跑得不知去向了！」

毛錦桃道：「如此說來，你已完全失敗了！怎麼你又說已探得了玉杯的下落呢？」江南酒俠道：「你別一再的打岔！聽我說下去，你就可以明白了。當時我雖迷失了猴子的蹤跡，心中很是失望。但我一

個轉念間，忽然想到：這猴子既左也不下跳，右也不下跳，卻從這裡跳了下來；顯見得牠的主人翁就住在這條街上的附近。那我祇要細心的尋覓，決不會尋不到牠的蹤跡的！而且這中間還有一個限制；因爲照我的理想猜測起來，這件事頗像是某人所幹；而這某人並不是德州本地人，卻是從別處來的。那他所住的地方，一定不出於客店這一個範圍中了。我把這個方針一打定，就從這條線索上找尋去，不消片刻工夫，果然被我找見一家大客店，就在這條街上；而且照某人的那種身分，是很宜於居住這種客店的。因此我便走進店去，詢問掌櫃。一問之下，果然有像我口中對他所說的這麼一個旅客。並有一事，更可證明他是一點沒有纏錯的；便是據他說起，這旅客還帶著兩頭猴子。這不是愈說愈對，若合符節了麼？不過不幸之至！這旅客已在我走進客店的略前一步，算清房錢，動身走了。」

江南酒俠說到這裡，略略停了一停。陶順凡忽問道：「那麼，你所疑心的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人呢？」江南酒俠微笑道：「這是不消問得！除了那個不要臉的李成化，還有什麼人會幹這種事？至於那兩頭猴子，卻並不屬他所有，乃是從他師傅鏡清道人那裡借來的。鏡清道人功夫十分了得；對於馴服猴子，尤具有一種特別本領咧！不過我和他打賭盜杯，係以從揭雲閣中盜來爲準；如今他這般的取巧，實在不能算數的！」

毛錦桃當他說的時候，很是用心傾聽。這時好像想得了什麼，忽然搖手，說道：「不對，不對！你莫非又上了那掌櫃的當？當你去查問的時候，這李成化或者還沒有動身呢！」江南酒俠聽了這話，不覺一怔，一壁問道：「這話怎講？你爲什麼要發此疑問？」毛錦桃道：「這是很顯明的一樁事！那李成化既然要走，一定要帶著這兩頭猴子同走，決不願把任何一頭猴子拋棄在這裡的。然以時間計算起來，當你到他客店中的時候，帶著玉杯的那頭猴子，果然早已回店了；但我所追趕的那頭猴子，和他住的地方，適是背道而馳，一定還來不及趕回！那他怎肯在這頭猴子未回店之前，就動身先走呢？這你不是顯然的上了那個掌櫃一個大當麼？」

江南酒俠聽他把話講完，略略想了一想，不覺直跳起來道：「不錯！我眞是上了那掌櫃的一個大當了！幸虧時間尙隔得不久，李成化那廝或者還在那裡不曾走。讓我且再趕去瞧瞧，並和那掌櫃算帳去！」那姚百剛這時正靠近窗口立著；偶向外面街上一望，不覺喊了起來道：「這騎在馬上的大漢，不是也帶著兩頭猴子麼？莫非就是李成化那廝？你們快來瞧上一瞧！」說完，避向旁邊一站。江南酒俠却早已三脚兩步，奔到窗口了。祇向外面街上一望，卽見他戟指罵道：「好個奸賊！果然這時方得動身！但是無論你怎樣的狡獪，不料鬼使神差的，恰恰又會被我瞧見！我現在再也不讓你逃走了！」說著，卽想向下邊一跳。毛錦桃忙一把將他拉住道：「你眞是個傻子！他乘馬，你步行，難道能把他趕上麼？如果眞要追趕他的，也得找四好馬追上去，那就不患趕不上他了！而且我們四人，最好一齊追了去，方才不覺勢孤呢！」江南酒俠一聽這話不錯，也是把頭點點，表示贊成。當下卽去賃了四匹好馬，立刻上道趕去。

但是趕了一程，依舊不見李成化的一個影子。江南酒俠不覺有些焦躁起來道：「莫非我們又上了他的當，他並不打從這條道路行走麼？」毛錦桃忙向他安慰道：「你不要著急！我對於這山東省內的道路，最是熟悉不過的！他不回濰縣則已，如果回濰縣去，那是除了這條路外，就沒有別的路可走了！」江南酒俠方略露喜色，說道：「如此，我們仍從這條路趕去。我決得定他是回濰縣去的。」

大家又馬不停蹄，向前趕了一程。果見前面道上，隱隱露一黑點。陶順凡首先瞧得，就用鞭向前面一指道：「這前面不是有一黑點，飛速的向前移動麼？這定是李成化那廝無疑！我們快快向前趕去，不要被他逃走了！」大衆聽了，忙也凝神向前一望。忽又聽毛錦桃直喊起來道：「不錯！這定是李成化無疑！連他帶的那兩頭猴子，都已被我瞧得清清楚楚咧！」於是大衆的精神，更比前來得興奮；拿著這黑點作唯一的目標，向著他飛也似的趕去。

一會兒，果然已相距得不甚遠了。江南酒俠便在馬上，大聲呼道：「成化兄！爲何走得這般的急？

請你略停一停馬蹄，在道旁等待我們一下。我們是知道你已盜得了玉杯，特地前來向你賀喜的啊！」李成化一聽在後面說話的，是江南酒俠的聲音；知道事情不妙，一定是前來向他索取這隻玉杯的！那裡肯停馬而待？反又連連加上幾鞭，飛也似的向前走去。江南酒俠見了，倒又大笑起來道：「老李！你倒也乖巧得很，怕和我們說話！但是在這形勢之下，有如甕中捉鼈，再也不讓你逃到那裡去的了！」一壁也就加上幾鞭。

這時形勢眞是緊張極了：騎在前面馬上的人，已可聽得後面的蹄聲！李成化不免有些著急起來，一個沒有留心，馬的前蹄忽向前一蹶；竟把他和兩頭猴子一齊掀翻在地上！在這當兒，江南酒俠一行人，早已趕到他的身旁了。

江南酒俠祇笑嘻嘻的，向他說道：「我們本是前來向你賀喜的；你怎麼不肯領受我們的意思，仍是這樣急急的趕路？反使你跌上了這麼一大交，我們心上很是不安呢！大概還不曾受傷罷？」李成化這時已站立起來；一壁拍著身上的灰，一壁白睜著兩個眼睛，望著江南酒俠：「別這般鬼話連篇了！你們難道眞是來向我賀喜的麼？賀禮又在那裡？」

江南酒俠聽了這話，卽笑嘻嘻的，把那錦匣從懷中掏了出來道：「你雖已把這玉杯取了去；但錦匣仍未到手，未免是美中不足！如今我索性再把這錦匣送了給你；這不是絕好的一份賀禮麼？」李成化的臉皮倒也來得十分老，竟笑嘻嘻的，把這錦匣接了來。一壁說道：「我正因這兩頭猴子使了個李代桃僵計，把這錦匣丟失在外面，心中覺得十分可惜！如今竟由你送了來；那眞是錦上添花了。怎還不能算是一份厚禮呢？多謝，多謝！」說到這裡，略停一停，又從懷中取出一件東西來。

衆人爭向那件東西瞧望時，卻就是那隻玉杯。便又繼續聽他說道：「單獨的祇是這一隻玉杯，未免覺得有些不雅觀！如今把這錦匣配上去，那才成個款式了！這不得不感謝你的厚賜啊！」當他說時，早把這隻玉杯，鄭重其事的，放進錦匣中去了。

他這番話，純以遊戲出之；說得又寫意，又漂亮！可是江南酒俠聽在耳中，卻有些著惱起來了！暗想：我把錦匣送給他，完全是在調侃他，那裡眞有什麼慶賀他的意思？這是三尺童子都能知道的！不料他眞是個老奸巨滑，竟會將計就計，當作一回事幹起來了！這怎不令人惱恨啊！當下便把臉一板，厲聲說道：「你不要這般發昏！我實是向你索取這隻玉杯來的！你難道一點風色也瞧不出麼？」李成化仍冷冷的說道：「你要向我索取這隻玉杯麼？這是從那裡說起！我是曾和你訂過打賭之約的：誰盜得了這玉杯，就是誰得了勝！如今這玉杯既已入了我的手；當然是我得了勝！那裡還容你出來說話，那裡還容你向我索取這隻玉杯呢？」

江南酒俠一聽這話，更是十分動怒！又厲聲說道：「咄！這是什麼話！當時我和你訂的約，是以打從揭雲閣中盜得這隻玉杯爲準的！不料你竟如此取巧，自己並不去揭雲閣中走上一遭；卻在我們得手以後，乘我們一個不備，半路把這玉杯刼了去。這難道算得是正當的舉動麼？」

李成化不等他說完，卽洶洶然的，說道：「你既不承認這是正當的舉動，那你究竟想要怎樣呢？」江南酒俠嗤的一聲冷笑道：「有什麼怎樣不怎樣！你既做出這種不正當的舉動，我自有相當的方法對付你！現在我祇要把你圍住，將這玉杯刼了回來，不是一切都完了麼？想來你總也是死而無怨的罷？」說著，就把腰間的寶刀拔出，亮了起來。同時，同來的三個人，也把兵器亮出。

這一來，李成化見不是路，也就軟化下來！忙和顏悅色的，說道：「且請住手！有話可以細講，不必就此動武！」江南酒俠仍氣吁吁的，說道：「我沒有別的話，我祇問你索還這隻玉杯！你如果有什麼話，儘管說出來便了！」

李成化聽了這句話，立時放下了幾分心事！忙陪笑，說道：「我在半路上使弄了一點小計，把這玉杯盜了來；果然不能說是十分正當。但現在你們四個人，圍困住了我一個人，想要把這玉杯刼了去；恐怕也算不得是英雄好漢的舉動罷？」江南酒俠一聽這話，倒又不覺怔住了！半晌，方道：「那麼，你以

爲該怎樣呢？總之，你應當有個辦法給我；我是決不肯空手而回的！」李成化道：「辦法我已想好了一個。不知你也贊成不贊成？你且聽著：現在你們也不必和我動武，且讓我把這玉杯帶回濰縣去。等得我到了玄帝觀中，然後限你們在三天中把這玉杯盜去。三天中如能得手，當然是你們得了勝利；否則，這玉杯就歸我所有，你們再也不能有什麼話說了！」

江南酒俠同了他的三個同伴，這時早把兵器收起。聽了，沉吟道：「照此說來，你逸我勞，所處的地位顯然有些不平等！可不能算是公平的辦法！」李成化笑道：「世間原沒有眞正公平的辦法的！不過照我想來：這實是解決糾紛的唯一方法！因爲你現在就是仗了人多勢衆，把這玉杯奪了回去。我雖暫時處於失敗的地位，心中卻有所不甘，一定要糾集許多人來，再和你見一個高下的！惟有依從了我這個條件，卻可圖個一勞永逸！祇要你能在三天中得了手，這玉杯便歸了你；我連一個屁也不敢多放呢！」江南酒俠一想這話，倒也說得很是動聽！而且是藝高人膽大，對於這個玩意兒，倒很願意試一下！自問生平闖關東、走關西，什麼龍潭虎穴中都曾去過，這一遭不見得定是失敗的！當下便連聲答允道：「好，好！我們就照此辦！請你上馬罷。」

李成化便上了馬。一壁把錦匣揣在腰間；又把兩頭猴子也弄上了馬背，卽向前馳去。江南酒俠一行四人，好似保鏢一般，也跟在後邊，風一般的簇擁而去了。到了濰縣之後，李成化自回玄帝觀。江南酒俠等便找客店住下，這也不在話下。

再說，大家因爲風塵勞頓，休息了一天後，便是打賭盜杯的第一天了。日間當然是不便動手的！到了二更時分，江南酒俠結束停當，方始獨自一人，前往玄帝觀中。到得那邊屋上，探著身子向下一望時，祇見下面那間偏院中，點得燈火輝煌，如同白晝。那老道李成化，卻坐在一張桌前，正自引杯獨酌。面前放著一隻錦匣，不是貯放在玉杯的那隻錦匣，又是什麼呢？江南酒俠瞧在眼中，倒暗暗好笑道：「這牛鼻子道人倒也有趣得很！他以爲這般的把這玉杯看守著，我一定沒有下手的機會了！但這漫漫長夜，

難道沒有個打盹的時候？祇要他兩眼一閉，略一打盹，這玉杯不就成爲我囊中之物麼？我還是悄悄的在屋上守著罷！」不料足足守了一個更次，那李成化精神竟是十分健旺，進眼睛都不霎一霎，似乎也知道江南酒俠早已到來；匿在那裡了。

江南酒俠這時倒不免有些焦躁起來！暗想：現在已是三更時分了；如果再不下手，不是馬上就要東方發白麼？這第一天不免就白白的犧牲了！他一想到這裡，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從屋上跳了下來。誰知他還沒有跳得，他的一團黑影，早被守在下面的那兩頭猴子瞧得；即亂躥亂跳的，要向他躥過來。這一來，倒又嚇得他不敢向下跳了。

因爲照這形勢瞧去，祇要他一跳到地上，那兩頭猴子一定就要奔過來，和他糾纏個不清的；不免就有聲音發出來。那李成化便立刻有了戒備；那裡還盜得成什麼杯子呢？可是這兩頭猴子狡獪得很，竟是很有耐心的守著在下面！他如果靜伏在屋上不向下跳，牠們也蹲在下邊，動都不曾一動，祇要他一有跳下屋來的形勢，牠們也立刻露著戒備的樣子，不使他有一點機會可得。

如是的又足足相持了一個更次，江南酒俠可再也忍耐不住了！便輕如猿猱，疾如鷹隼，向院中直躥下來。可是那兩頭猴子，怎肯輕易捨去他？祇等他的身軀剛著地，早已跳到他的身旁，把他圍住。於是一人兩猴，便很猛烈的鬥了起來。

鬥了一陣，忽聽李成化在屋中，呼道：「酒俠兄！你祇是一個人；牠們卻是兩頭猴子。以一敵二未免鬥得太辛苦了！你是素來喜歡喝酒的；不如到這屋中來，陪我喝上一杯酒罷！橫豎今天剛是第一天，尚有兩天工夫，足夠你來下手咧！」江南酒俠一聽這話，暗罵一聲：牛鼻子道人好刁鑽！竟說出這番寫意話來！但我也是參透遊戲三昧的一個人，你既請得我喝酒，我難道倒老不起這臉皮麼？也罷！我正覺得有些神疲口渴，不免就來擾上你一杯！一壁想著，一壁便回答：「既承盛情相招，當然是卻之不恭的！而且不瞞你說，我口中很覺奇渴，正想拿酒來潤上一潤呢！」說完這話，便停止了格鬥，舉步向前。

那兩頭猴子彷彿懂得人的說話似的，也就避向兩旁，不來阻止，讓他走進房去。江南酒俠便和李成化歡然的吃了一陣子酒，方始告別。臨走的時候，卻笑嘻嘻的，向李成化說道：「明天你還得加意防範！我頗想在明天一舉成功，不耐煩再等到第三天呢！」李成化祇以一笑爲報。

到了第二天晚上，江南酒俠一等二更敲過，便又前往盜杯。到得玄帝觀偏院屋上時，不須他仔細向下探望，祇一瞧在月光下蕩漾的兩個影子，便知這兩頭猴子又已守在下面了。但是他早已胸有成竹，準備下對付的方法；所以他故意把頭向下面一探。那兩頭猴子一見他的影人，果然就在下邊亂跳亂躍起來。他卻不慌不忙，窺準了那兩頭猴子的喉際，颼颼的就是兩枝袖箭。可憐這兩頭猴子，來不及啼上一聲，就飲箭倒在地下了！江南酒俠乘此機會，便悄悄的跳了下去。

正躡手躡腳走到偏院窗外時，忽覺颼颼的一陣風，直向腦後而來。江南酒俠知道事情不妙！忙很迅速的將頸項一偏，身軀向旁一閃。這一來，後面斫來的那柄刀，便撲了一個空；害得執刀的那個人，也向前直衝幾步，幾乎要跌上一交！江南酒俠卻更不怠慢，忙挺著手中那柄刀，要向那人後面斫上去。不料在這間不容髮之際，耳邊廂陡然間聞得一聲大喝，又有一個人從斜刺裡衝過來；一展手中的兵器，把他那口刀架住。同時，衝向前面的那個人，已把步子立定，又迴過身來，前來助戰了。於是三個人便在院子中打了起來。

江南酒俠的武藝，雖是不同尋常；然自己祇是一個人，敵方究是兩個人，衆寡終嫌不敵！而且這兩個人的武藝，倒也不是十分平凡的！所以打來打去，祇是打得一個平手，並不能分什麼勝負！不料，李成化卻又在屋中，高呼道：「酒俠兄！我的兩個師弟，武藝雖都及不上你，但也不是怎樣平凡的！現在你以一個人戰他們兩個人，未免比昨天更是辛苦了！不如再到我這裡喝上杯酒，休息一下罷！好在明天方到限期，儘可作最後的努力呢！」

江南酒俠一瞧形勢，知道今天又是無能爲力的了！不免暗暗想道：「也罷！他既又來邀我，我今天

就再去擾他一頓老酒罷！」當下便答允下來。一壁卽停止廝打，同了李成化的兩個師弟，走入屋中，又和李成化吃起酒來。江南酒俠對於今天這頓酒，似乎比著昨天更是高興了；祇見他一杯杯的把酒倒下肚去，直吃得酩酊大醉，方始踉蹌別去。

李成化瞧著這種情形，不覺對了他的兩個師弟，笑著說道：「什麼叫做酒俠，簡直是個酒鬼！祇要有酒下肚，便連天大的事都可忘記了！」說了一會，便遣兩個師弟前去歸寢。並道：「今天他已醉得這般模樣，諒來再也不能幹得什麼事！我們儘可高枕而臥。明天卻是一個最吃緊的日子；大家須得上緊戒備啊！」

等那二人去後，他自己也呵欠連連，露著想睡的樣子；便在床上睡了下來。卻爲謹愼起見，異想天開的，把那錦匣藏在褲中；免得人家乘他睡覺的時候，把這錦匣盜了去！

可是，當他正是睡得十分酣甜之際，果然有一個人，把他的房門輕輕撬開，悄悄的走了進來，前來盜取這隻錦匣了！這個人並非別人，就是江南酒俠！他剛才的吃得酩酊大醉，原是故意假裝出來，使李成化等不再來防備他的；不料李成化果輕輕易易的中計了！而且李成化把這錦匣藏在褲中，他似乎已在外邊偷偷瞧得了。所以他一入室中，並不去尋覓這錦匣的所在；卽取了一盆水，躡手躡脚的走到李成化的床前。把帳子揭開以後，卽一小掬水，一小掬水，慢慢的把來澆在李成化的褲上。一會兒，褲子已濕了一大塊；李成化在睡夢中，當然覺得有些不受用的！然而睡得十分酣甜，一時竟不易醒來！祇略略轉側一下，不知不覺的，自己把這褲子解了下去！而在這解褲之頃，這隻十分寶貴的錦匣，早已到了江南酒俠的手中了！便人不知，鬼不覺的，仍舊走了出來。

到得客店中，他的三個同伴，正在靜待好音。一見他已得手，自是十分歡喜，慌忙圍了攏來。打開錦匣檢看時，不料中間祇藏著一塊磚瓦，那裡有什麼玉杯？方知又上了李成化的當了！正在又懊喪，又錯愕之際，忽有一個少年奔進房來，立在房中，朗聲說道：「你們不要憂慮！這玉杯已被我取了來呢！」

不知這少年究是何許人？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一九回　失杯得杯如許根由　驚美拒美無限情節

話說江南酒俠等四個人，正在懊喪之際，忽有一個少年，奔進房來；朗聲說道：「你們不要憂慮，這隻玉杯已被我取來呢！」這好似飛將軍從天而下。實是出於他們所不防的！不覺都把視線，一齊注射著他。同時，卻又聽得陶順凡突然的喊了起來道：「小茂！你怎麼也來了？並且這隻玉杯，怎麼已神不知、鬼不覺的，入了你的手？這更是我做夢也不曾想到的啊！」回頭又想替那少年向衆人介紹。江南酒俠卻早已笑著，說道：「我是不用你介紹的，我和他前兒已見過面了。祇有一樁令人駭詫的事情：我們相隔僅有幾個月，不料他又長大了許多；劈面看去，竟是一個英姿露爽的少年，誰還當他是個十五歲的孩子呢！」

這時毛錦桃、姚百剛，也都已知道他便是周茂哉的兒子。大家便互相招呼了一番。江南酒俠卻又向他問道：「這隻玉杯，李成化藏放得很是嚴密；我接連費了兩夜工夫，還上了他一個大當，祇盜得一隻空匣回來！怎麼你一點手腳也不費，就把這隻玉杯取來呢？」周小茂苦笑著，回答道：「一點手腳也不費，這句話倒也是不能說的！不過事情總算得湊巧之至！而且一半還是僥倖；否則成功得決沒有這般容易！這大概也是老天可憐我那父親，不願他老死於荒遠之區罷！」陶順凡道：「廢話不要多說了！你究竟怎樣把這玉杯弄到手的呢？」周小茂道：「這完全不是人的意料所能及的，祇能歸之於天意罷了！那天，我因爲和你已有好多時不見面了；生怕你爲了我的事情，或者已發生了什麼岔子，所以想去瞧瞧你。後來更把這番意思向我舅舅稟明；我舅舅居然也答允下來。我便乘了一匹馬，獨自一個人上道了。不料行至中途，偶向前面一望，見也有四騎馬，向前急急的行著；內有一個人的後影，看去很像是你。我便

想向你高喚一聲。可是還沒有開得口，又見在你們的面前，還有一騎馬匆匆的行著；照情狀瞧去，似乎他在前面逃走，你們在後面追趕一般。因此我又不敢冒昧開口；倒要瞧瞧你們到底玩的是一種什麼把戲？而我自己，也不期然而然的，加起鞭來了。果然不到一會兒，見你們一行人中，有人向前面那人喚叫著；再一會兒，又見那人驚得跌下馬來；你們一行人，便蜂一般的簇擁上去。我乘此機會，便偷偷趕入在你們旁邊的一帶樹林中，竊聽你們的說話。」

毛錦桃聽到這裡，倒又喊起來道：「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怪不得當時我瞧見樹林有些簌簌顫動，還疑心是我自己眼花撩亂，或是神經過敏；卻不道眞有人藏在樹林中呢！」周小茂道：「如此說來，那更是僥倖極了！倘然你在那時再稍加注意一些，走進樹林中去搜上一搜；我自然被你一搜便得。以後的事情，也就一樁不會實現了！對你們說罷：我在林中竊聽上一會以後，你們雙方問答的說話，完全都聽在我的耳中。正在這個時候，我的心中也忽的一動！暗想：李成化既是這麼狡獪不過的一個人；那他如今答允你們前去盜杯，表面上雖好像舉動很是慷慨；其實祇是一種緩兵之計，那裡有什麼誠意！不要說你們和他勞逸不同，攻守異勢，三天內不見得能夠得手。這是僥倖能夠得手，萬一他又暗地掉上一個槍花，不是不要失敗在他手中麼？因此我很想前去臥底，暗暗留心他的舉動，替你們作上一個耳目！當我剛把這個主意打定，你們也已談判妥貼，大家依舊向前趕路。我便又悄悄的跟在後面了，等得到了濰縣，我便假裝是尋親不遇、流落他鄉的一個難民，在玄帝觀前哀哀哭泣著。這不過希冀於萬一；不料竟會輕輕易易的，使他墮入我的計中咧！」

江南酒俠儳言道：「這倒的確是件奇事！像李成化這麼狡獪的一個人，當然是十分精細的。對於一個來歷不明的人，怎麼也不細細盤問一下，就會把他收留下來呢？」周小茂道：「這在當時，我也很當作是件奇事；並暗暗向自己稱慶，竟會遇到這種良機！事後，方知不然！這並不算得是什麼奇事，更算不得是什麼良機！因為李成化生性是最愛收徒弟的；凡是流落在他鄉的人，祇要能夠遇見著他，沒有一

個會不受他的垂青呢！」江南酒俠笑道：「如此說來，他可算得是個廣大教主了！」

周小茂也笑道：「這個名稱，他倒是當之而無愧的！當他把我收爲弟子以後，表面上還算信任；然而總因我是新列門牆，仍不免處處防範。我也窺見了他的隱衷，更是小心翼翼，祇好暗地窺探了！不料機會之來，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就在第一天入觀的晚上，已是午夜時分了；忽見他悄悄的走到大殿上去。我知道事情有異，也就偸偸跟隨在後面！到了大殿之上，在那佛前黯淡的燈光下，果然見他拿出一件東西，放在佛龕下面；並自言自語道：『這個地方，要算最是妥密沒有了，任何人都猜想不到的！你們有本領的，儘管前來施展本領；然終不免徒勞往返罷了！』說完這話以後，臉上又微微露著笑容。照這形狀和言語瞧去，他藏放在這佛龕之下的，不是那玉杯，又是什麼呢？等他歸寢以後，我又悄悄前去一探，果然一點不錯，本想卽挾之而遁。但一則尙沒有知道你們的寓處；二則還要瞧瞧你們盜杯的情形，覺得遁走尙非其時！因此仍把玉杯留在原處；也管自就寢了。」

陶順凡忽問道：「那麼，這隻玉杯，如今你究竟到手了沒有呢？」周小茂笑道：「你不要性急！我旣來到這裡，當然是已到手了！後來二次盜杯的情形，我都瞧在眼中。那時我恨不得告訴酒俠老叔一聲：玉杯便在佛龕下邊；祇要到那邊去一搜便是，又何必枉費這種氣力呢？然而我竟得不到這種談話的機會，也只索罷了！到了剛才，酒俠老叔已把這空匣盜去；我知道事機緊迫，李成化不久就要去瞧視那隻玉杯的。不如乘他未起身之前，就取了這隻玉杯逃走罷！好得我在酒俠老叔和李成化飲酒的當兒，已聽得他談起了你們的寓處；不怕找不到你們呢！」

陶順凡忽又問道：「但是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這李成化也是十分精細的人；今晚爲何睡得這般熟；酒俠把他藏在褲中的空匣盜來，你又偸偸從他觀中盜了玉杯逃出，他竟一點也不知道呢？」周小茂還沒回答。江南酒俠忽笑了起來道：「這在我瞧來，倒一點也算不得什麼奇怪，祇不過是我放的蒙汗藥所發生的一種功效罷了！老實說，我雖是一個著名的酒鬼；然而蒙衆人謬讚，還在酒字下，安上一個俠字。

在何時應飲酒？和何人宜對飲？心中總還有點分寸。如果不是要設法把這蒙汗藥暗放在李成化的酒杯中；像他這種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人，我決不高興和他連飲上二夜的酒呢！」這麼一說，大家方恍然大悟，不覺都笑了起來。

卻又見周小茂正容斂色，突的向大衆下跪道：「小子現有一件事奉求諸公！照諸公這般忠肝俠膽瞧來，想來一定能夠答允的。小子特在此一拜！」這一來，倒驚得大衆一齊避席。江南酒俠忙把他扶了起來道：「周公子有話儘管請說！無論有怎樣重大的囑咐，我們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的！公子又何必行此大禮呢？」

周小茂方又說道：「如今在小子一方，就有兩件事，應該同時並行的。一，是赴雲南省視老父；倘然能得請於大吏，小子情願代父服軍役。二，是上京師去，把這玉杯獻之某親王；求他替老父昭雪寃獄。然而既到雲南省得親；上京獻杯的一樁事，就有些分身不得，在勢不能不煩之諸位了！這還不應得受我一拜麼？」江南酒俠道：「好說，好說！上京獻杯，當然是我們責任上應做的事！公子就不委託我們，我們也要向公子請求的！祇是雲南去此，迢迢萬里，又是瘴癘之鄉。公子雖長成得很快，終究祇是一個十五歲的童子；隻身如何去得？依我說：不如由我們四人中，分出二人來，陪伴公子前往；事情較為穩妥呢！」周小茂道：「老叔的盛意，固是十分可感！不過雲南雖遠，在我看來，也和咫尺差不多！何況，我僅單身一人，又沒有多少行李？中途就遇草寇，也決不會對我生心，又何必多此一舉？倒是玉杯價值連城，覬覦者衆，途中難免不發生什麼意外！還是多去幾人，小心保護為妙！」

衆人又向他百端勸說。周小茂僅諉以來日再談。大家也卽就寢。誰知到了次日，大家皆已起身，獨獨不見了周小茂。瞧瞧他所睡的床上，也是空空如也；方知他已乘人不備，獨自走了！大衆不勝嘆息。仍是江南酒俠出的主張：上京獻杯的事，託之毛錦祧和姚百剛；他和陶順凡二人，向往雲南的一條路上，追蹤上去；跟在周小茂的後邊，暗盡保護之責。大衆對於這個主張，當然一致贊成。隨卽出了客店，互

相分手。不在話下。

卻說周小茂偷偷出了客店以後，卽問淸了道路，徒步向前趕路。雖明知雲南相去有萬里之遙，決非短時間所能走到；中間尙不知須經過多少魔難？然而省親情切，無論什麼都不在心上！祇知走一步，便和老父近一步，終有和老父見面的一日！所以中心熙熙，神志一點也不懈怠！

一天，他正默想著見了老父，天倫團聚後的一種快樂。忽有一騎馬，從他身邊馳過；不覺把他的思潮突的打斷，並使他不由自主的擡起頭來一望。祇見坐在馬上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身段輕倩非凡，面貌更是十分美麗；也正迴過頭來，向他盈盈凝望著。一和他打個照面，這少女好似觸了電一般，這騎馬也就放緩下來，竟和步行的速率差不多。於是一個乘馬，一個步行，便結了個長途的伴侶，互相並行起來。

這少女卻眞也妙得很！在這行走的時候，又時時的擧起一雙妙目來，向周小茂臉上凝望著。然而也祇是癡癡的凝望罷了；終爲一種少女的嬌羞所襲，雖神意間似乎想要和周小茂談話，卻到底沒有談得一句話。可是在周小茂一方，經她這麼的一來，不免已大有戒心了！暗想：我從前曾屢屢聽人說起，在這北幾省的道上，常有一種以色餌人的女盜，勾致孤身行客，祇要小小的一個不留神，就會墮入她的彀中；那麼小則喪財，大則喪身，事情就不堪設想了！我雖然沒有多少行李，身邊也沒有什麼財物；然而她這麼的注意著我，終究不是好事！還得加意防備才是！最好能避去了她，不和她同道行走，方是萬全之策呢！可是這少女是乘馬的；自己祇憑著一雙足步行，又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去啊？不過這少女和他並行了一程，依舊沒有什麼表示，似乎對他並不懷什麼惡意；他的所有猜想，完全是出於過慮的！而他的已開未開的情竇，爲這少女的溶溶妙目炫惑得一稍久，更不免有些發張起來；神情間，顯然的有些心旌搖搖了。

然而他究是何等純孝，又是何等有大志的人！一個轉念間，他的老父如何憔悴呻吟於雲南戍所之中，

又現了一幅幻象出來！立時使他神志一清；什麼窈窕的少女，什麼溶溶的妙目，一切都不在他心中！更咬了咬牙根，自己呼著自己的名兒，私自惕勵道：「小茂，小茂！你不要爲美色所惑啊！你只要稍一不愼，就會墮入陷坑，立刻奇禍臨身，便永無和你老父見面的日子了！」

小茂想到這裡，又飛速的向前走了幾步，似乎要避去這少女的樣子。這少女也似乎知道他的用意，微微向他一笑，也卽策馬而前。大家這樣的相纏了好多時，不覺已是落日啣山了。少女方向這輪落日望上一望，又回頭向小茂一笑，然後策馬馳去。小茂頓覺放心了許多，以爲自己已脫離了危地了。

一會兒，到了一個小小村莊之中；已是暮色蒼茫，頗想找個地方下宿。正在思忖之際，忽有一個老漢迎面走來，含笑向他說道：「相公莫非要找宿處麼？但這小村中是沒有客店的；祇老漢的蝸居中還算清潔，或者可供相公下榻。相公也願跟隨我來麼？」小茂見他臉上滿含慈祥之氣，知道並非歹人，也就點頭表示贊成，跟著他一同走去。沒有行得一箭路，已到了那老漢的屋中。入門便是小小一個花園；穿過花徑，卻是一間絕大的廳事，氣象很是堂皇。廳後還有許多洞房曲室，看去很是繁複曲折，完全是富家的氣派。小茂昏昏然置身其中，倒不覺有些詫異起來！暗想：「我起初瞧這老漢，裝束很是樸素；估量也祇不過是一個老農。如今進了屋中，瞧見了這種夥頤沉沉之狀，方知他是一個富翁。這眞叫做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呢！」

此時那老漢卻早把他肅入廳後一間書室中，殷勤請他坐下然後笑嘻嘻的，向他說道：「老漢是拙於詞令的；不足伴相公清談！相公且在此小坐片頃。讓老漢去請幾個妙人兒來也！」小茂聽了此話，倒有些莫名其妙！也祇好枯坐室中，賞玩那些精美的陳設以消悶。不到一會兒，祇聽得室外起了一片很輕盈的笑語聲；跟著又是一陣香風，送進了兩個人來。小茂忙定睛一瞧時，卻是環肥燕瘦，身段不同的兩個女子。更使他十分吃驚的：這燕瘦的，便是今天和他廝混了半天，騎在馬上的那個少女。那環肥的，年紀似乎比較的大一些，約有二十一二歲光景；相貌雖也一般的長得美麗，但是冶蕩非凡。而那水汪汪的

一雙秋波，顧盼起來，饒有蕩意，更是足以撩人了！

小茂瞧在眼中，不覺暗暗叫苦道：「糟了，糟了！我今日竟墮在魔窟中了！這明明是那馬上的少女看中了我，特地設下了這個陷阱，叫那老漢騙我進來的！加之她不但是一個人，還有一個幫手；而這個幫手，比她更是來得冶蕩；我那裡還能逃去她們的掌握之中呢？那我要到雲南去省親，不是已成爲夢想麼？但我那白髮飄蕭的老父，或者還正眼巴巴的望我前去呢！」

他正想到這裡，那環肥的早已鶯聲嚦嚦的說道：「嘉賓遠來，有失迎迓，實是抱歉之至！現在且請在此間小住數天，讓我們一盡東道之誼呢！」說完，又擧起媚眼，向小茂瞟上幾瞟；並嫣然的一笑，一壁展詢他的籍貫姓氏。小茂衹得依實奉告，並說明省親心切，當萬不能在此耽延。

這話一說，那燕瘦的依舊一言不發，衹向他睨上一眼。那環肥的卻又笑著，說道：「這是公子的一片孝心；我們怎敢再把公子強留？不過今天已是入夜，並不是趕程的時候；何妨屈留一下，且盡一夕之歡呢？」說完，又迴顧那燕瘦的道：「翠妹！你且出去吩咐一下：教他們趕快把酒席送來，我們就在此飲宴！」燕瘦的嗷應一聲，就姍姍的出去了。

環肥的便又和小茂閒談起來。便說起，他們姓王，怙恃早失，衹有姊妹二人，形影相依，寄居在這紅葉村中。她自己名碧娥，年方二十一歲。妹子名翠娟，年衹一十有八，至於那個老漢，並非他們的親屬，不過一個紀綱之僕罷了。

小茂衹唯唯的在旁靜聽著，不敢和她多兜搭。碧娥卻又接著笑說道：「但在這荒村之中，家內僅有幾個女子，一個老僕，而沒有什麼壯男，難免不被歹人覬覦！終究不是一件事情！所以我很願替我妹子物色一個如意郎君。萬一爲求事情便利起見；姊妹二人共事一人，效學英皇故事，我們也是情願的啊！」說到這裡，又向小茂嫣然一笑；小茂倒覺得有些毛骨悚然了！

一會兒，已把酒席排好。翠娟也已回進室來。碧娥便肅小茂入席。她自己和翠娟分坐左右作陪。小茂雖口飫珍饈，飽餐秀色，在表面上瞧起來，似乎享足豔福！然他的這顆心，卻似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的升降個不定。暗想：

「照事勢瞧來，竟是愈逼愈緊了！她竟把效學英皇的這些話，也一點不怕羞的說出：可見已胸有成竹！萬一弄得不好，她竟對我強迫起來，這如何是好呢？不是要把我一身抗送在這裡？而再要和我老父見面，不是也永遠沒有這個日子麼？」他這麼的一想，更加如坐針氈了！祇是目觀鼻，鼻觀心，一眼也不旁瞬；顯著十分恐懼的神氣！

碧娥瞧在眼中，倒又笑起來道：「想不到你小小的年紀，竟是這般道學面孔！但是我們也是好好人家，並不是誘人入阱的妓女，你為什麼這般的怕懼我們呢？我勸你還是放下些心，隨隨便便的飲啖罷！」說著，又將身子靠近一下，舉起自己手中的一隻杯子，做出硬欲勸飲的樣子。

這一來，可更把周小茂急壞了！忙道：「不要如此，我自己會飲呢！」碧娥便又格格的憨笑道：「好！那麼，你自己舉起酒杯來飲。否則，我真要不客氣，實行灌酒給你吃了！」小茂弄得沒法可想，只好將酒杯舉起，攢眉一飲而盡。可是作怪得很！小茂在這杯酒未飲以前，神志十分清明，祇有一個遠戍雲南的老父在他心頭。眼前雖放著這麼一雙如花似玉的妙人兒，他不但不有什麼留戀，還把她們當作蛇蝎一般！這一杯酒一入肚，卻大大不然了！他那時刻不忘的老父，印象已漸趨漸淡；終至於模糊一片，暫時把來擱置一邊。而對於這一雙少女，卻十分熱戀起來了。暗想：

「我的年紀，雖祇有十五歲；然而發育得早，已成了一個壯男。這種男女愛慕之情，當然是免不了的！現在既有兩個美貌女郎，對我十分鍾情，甘心委身事我；我怎可辜負她們的美意呢？同時並覺得美貌的女郎，實是一般男子無上的安慰品；倘然有人甘把現成的豔福拋却，不將她們來安慰自己一下；這真是一個大大的獃子了！」

這麼一想，這雙姊妹花，在他眼中瞧來，更覺比前來得美麗，竟如天仙化人一般！而在行動之間，也就不知不覺的，有些放浪起來！十分乖覺的碧娥，那裡有瞧不出的道理？當然更是眉花眼笑的，在旁殷勤勸飲。

祇有翠娟，依舊默坐一旁；並且雙蛾緊蹙，好似有下什麼心事一般！碧娥向她瞧了一眼，又笑嘻嘻的，說道：「翠妹！嘉賓在座，你爲什麼這般模樣？莫非嫌悶飲乏歡麼？那我們何不離座而起，對舞一回寶劍？這或者也是娛賓之一道！」翠娟聽說，忙說：「使得！」雙蛾倒又漸漸展開了。隨卽相將離座而起。早有小婢將劍送來。二姝卽掣劍在手，立了一個門戶，相將對舞起來。她們對於劍術一道，似乎很有點兒功夫的。在初舞的時候，舞勢尚是十分紆徐，還能分得出這是碧娥的劍，這是翠娟的劍。舞到後來，急如飄風驟雨，竟把兩股劍氣，團成了一道寒光，再也分辨不清了！

這一來，眞把個周小茂眩得眼花撩亂！而心中也一半兒是忻喜，一半兒是驚惶。忻喜的：這一雙姊妹花，不但是貌豔於花，神清如水，還具上這驚人的絕藝。如今竟肯雙雙垂青於己，這眞可稱得希有的奇遇了！驚惶的：自己究竟有下什麼本領？對於這一雙文武兼全的姊妹花，將來如何對付得下呢？

好容易，二姝齊說一聲：獻醜！各把劍勢收住。但仍神完氣足，略不嬌喘一喘，更把小茂佩服得五體投地！卻又聽碧娥笑著，說道：「你瞧怎樣？沒有什麼批評麼？」小茂道：「我對於武藝，完全是個門外漢，那裡懂得什麼好歹！不過像你們二位剛才的舞劍，就是門外漢看了，也能知道劍藝確已登峰造極了！除了連說幾個好字之外，還有什麼旁的話可說呢！」碧娥道：「能博得你說上一個好字，那我們的劍術就是不好，也要說好了！但除了說好之外，你總還應賀上我們一杯啊！」說著，又笑盈盈的走到他的身旁，捧起一杯酒來，送到嘴邊。

這時的小茂，已和先前換了一個樣子：祇覺旨酒美色，都可以陶醉他的心靈，而使他得到無上的快樂！因此竟情情願願的，把嘴湊了上去，一飲而盡。可是這酒不比尋常，是特地製來蠱惑一般男子的！

何況，小茂平日裡又是涓滴不飲的一個人，那裡禁得起這酒力的發作？不到一刻工夫，頭腦間早已覺得天翻地覆，竟暈倒在席上了！

等到醒了過來，不知已隔了多少時候。卻見此身已不在酒席上，而偃臥在錦茵繡褥之間。更有一股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香氣，直襲他的鼻觀；使他不由自主的，將睡眼揉上一揉，向身畔一望。則見：赫然臥著一人！再就這煒煒的燭光下，細細一辨那人的面目，不是那嬌媚絕倫、肥如阿環的碧娥，又是什麼人呢？

這時碧娥已把衫裙卸去，僅御著一件粉紅色的䄂服，窄窄貼身，連豐滿的酥胸，幾乎隱約可見；越顯得妖冶動人了！正在一旁靜伺著他。一見他揉眼相看，卽含笑，問道：「你醒了麼？像這樣的好睡，連推都推不醒你，我還疑心你是醉死了呢！」說到這裡，又是嫣然一笑，而兩頰上，也不由的紅暈起來。小茂瞧在眼中，更覺十分動心了！但是，說也奇怪！心中雖是十分愛慕；口中竟如噤住了一般，一句話也不能說，祇怔怔的癡望著碧娥！碧娥倒又笑起來道：「你癡望著我則甚？難道我們見面了這半天，你還不能認識我麼？」

這一問，才把小茂急得迸出一句話來道：「我不是不認識你。祇詫異著我自己，爲何醉得這般模樣，竟一點也不知道，怎會和你睡在一起？」碧娥道：「這沒有什麼詫異，也儘可不必詫異的。我和你難道不能睡在一起麼？」說到這裡，兩頰上又忽的一紅；更把個頭偎得緊些近些，小語道：「祇要你肯答應我的說話，和我結爲夫婦；那就可一生一世，睡在一起了。」

小茂被碧娥把這玉頰一偎，心中早已撲撲的跳了起來！何堪這如蘭的香氣、如珠的蜜語，再吹入他的耳中；更把他的這顆心，亂得不知所云！那裡還有什麼勇氣，否認碧娥的這番話！

碧娥是何等厲害的人物？一見小茂祇如醉如癡的望著自己，沒有一句什麼話說，知道他已對著對著自己十分醉心；凡是自己所說的話，他沒有不默認的了！便又裝出一種靦靦覥覥的樣子，繼續說道：「

既是如此，今晚我們就在一起睡罷。到了明天，再把婚禮補行，也還不遲。」不料小茂仍如木偶一般，一點沒有什麼意見表示！碧娥倒又轉喜爲憂道：「怎麼你竟這般的癡呆，連話都不能說了？但是照我想來，你已長成了如許，關於男女風情的事，當然已很明瞭，決不致癡呆到這般呢！」一壁說著，一壁便在他身上撫摩起來。小茂祇覺得這隻軟綿綿的手，一撫摩到他的身上；好似有一股電氣傳度過來，卽酥軟得，麻木得不可名狀，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祇好聽她所爲！

誰知，正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忽聽得訇訇的幾聲響，接著又是幾聲貓叫，原來，有一隻貓跳上桌去，一不小心，竟把桌上供的一個膽瓶打碎了。這一打碎不打緊，卻頓時把小茂的酒力駭退，綺夢驚醒；好似有一個金甲神，在他耳畔，大聲疾呼道：「小茂，小茂！醒來，醒來！這是什麼時候，省視你的老父要緊，營救你的老父要緊！怎可沉迷在溫柔鄉中？倘若再不醒來，我可要將銅鎚擊你了。」

這眞如閃電一般的快，在他的眼中，立刻不知道什麼叫做美色？在他的鼻中，立刻不知道什麼叫做芳香？在他的耳中，立刻不知道什麼叫做媚語？卽把偎傍身旁，那個蕩冶無比的碧娥推在一邊；並厲聲叱道：

「好一個不知羞恥的淫婢！竟想來蠱惑我了，這在你，本不知什麼喚作貞操？什麼喚作名節？當然是一無所恤！但我如果眞是受了你的蠱惑，竟把遠戍雲南的老父，忘記在九霄雲外；不是成了個名教中的罪人麼？咄！你再躺在這裡則甚？還不快快滾出床去！」

碧娥聽了，神色一點不變，祇格格的笑道：「別這麼和我鬧得玩了！如果膽子小一點的，嚇都要被你嚇死呢！」小茂正色說道：「誰和你鬧得玩？也好！你既不肯起來，就讓我起來罷。」說著，就要爬出床來的樣子。碧娥這才知道他又變了意，並不是戲言了。也就惱的把朱顏一變，冷笑道：「別這般的做作了！我也不是沒有見過男子的，誰眞希罕你這銀樣蠟槍頭的男子？不過我有一言奉告：你既來到此間，如果不肯眞心誠意的服從我，今生今世，休想再出此門！」說完這話，就陡的從床上爬起，披上衣服，

向門走去。到了門邊，又迴身，說道：「你且三思！別要後悔！」小茂祇惡狠狠的望著她，沒有一句回答；她方才絕了望，砰的一聲，將門闔上，管自走了。小茂倒又陡起一念：莫非此身已入囚籠之中麼？那是欲逃出此門，大概很是不易的了！忙也從床上跳了起來，走至門邊試上一試，果然這門關得緊緊的，似乎外面已下了鎖了！不覺長嘆一聲，回到床上坐下。而種種思潮，也就觸緒紛來。

深悔當時不該背了衆人，私自逃走！如果聽了他們的說話，幾個人結伴同行！也就不會遭到這種事情了！再不然，既在路上遇見了這個形狀奇詭的少女，就應得處處防範；對於這個老漢的奸謀，當然可以洞燭到；也便不會出這個岔子！如今大錯鑄成，弄成這個局面，竟被人家囚在這斗室中了，這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眼見得他的寶貴的生命，竟要生生的葬送在此間了！而一念及他的老父還在雲南戍所中受盡磨折，自己不知還能見上一面不能？更覺肝腸寸斷，不禁淚如雨下！

他這樣枯坐了好多時，忽聽門上又起了一種微聲，似乎有人要打開了鎖進來。暗想：這除了那個淫婢，還有什麼人呢？大概她還不能忘情於我，又想了別的方法來蠱惑我罷？但是我的主意已決，無論她怎樣的對付我，我總不爲所惑，萬萬不肯順從她的！横一横心，最多不過一死罷了！

在他想的時候，門外的那人，早已把門打開；在燈光隱約中，照見了如雲的鬢髮，顯見他的所料不謬，進門來的果然是碧娥了！他就立時將目閉上，顯出一種不耐煩的樣子。那人卻早已把門闔好，走至他的床邊了。小茂不待她開得口，卽厲聲叱道：「速去，速去！無論你怎樣的花言巧語，我總是不會相信的！」卻聽進來的那人，嬌滴滴的，低聲說道：「你不要錯認了人，我不是碧娥啊！」小茂這才將眼張開，細細向她一瞧。果然不是碧娥，卻是那罪魁禍首的翠娟！

不知翠娟來此，存著好意？還是存著歹意？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二〇回　寶釵相贈紅粉多情　木棍橫飛金剛怒目

話說周小茂被困斗室，正在無可爲計的時候，忽又見房門開啓，自外面走進一個鬢髮如雲的女子來；不覺大吃一驚！以爲定是碧娥想得了什麼好方法，又前來向他糾纏了！便將雙目一閉，不再去理睬她。不料，那女子走至床前，卻向他嬌滴滴的說道：「你不要認錯人，我不是碧娥呀！」

這才又使他睜開眼來一看，卻是那脈脈含情的翠娟。這倒又使他駭詫起來了！這翠娟對於自己，雖然似乎很是有情；然而在途中，在席上，始終未交一語；而且常有一種憎厭她姊姊舉動輕浮的表示，流露於不知不覺之間；顯見得她是一個端莊穩重的女子，而又是羞人答答的！那麼，在這三更半夜，爲甚麼一點嫌疑也不避，又到我這裡來呢？難道也是經不住情慾的衝動，和她姊姊一樣，又要來和我糾纏不清啊？想到這裡，不覺又有些毛髮悚然起來！決定無論如何，自己總是立定心志，依舊給她一個不瞅不睬！

誰知翠娟早又開口，說道：「你不要這般的疑慮呀！你要知道，事機已經是十分急迫；便是你要疑慮，也容不得你疑慮來啊！」這話一說，頓時駭得小茂把成見拋去，忙向她改容問道：「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難道我除了被囚斗室之外，還要遭到甚麼意外的危險麼？」翠娟嗤的一聲冷笑道：「這還用問！這早已成爲不可掩的事實了。我姊姊是著名的金粉夜叉；無論那個男子，祇要一墮入她的網羅中，沒有一個能夠倖脫的！你難道還不知道麼？老實說，她如今既已看中了你，那就是你的厄運到了！無論你順從她，或是不順從她，結果總不免於一死，祇爲一種時間問題罷了！這難道還講不上危險二字麼？」

這話一說，小茂更是十分吃驚！兩顆圓滾滾的眼淚，急得如珍珠一串的直滾而下。忙懇求似的，說道：「那麼怎樣？你也有救我的方法麼？」翠娟嘆道：「我如果不想來救你！也不深夜冒著嫌疑，來到

這裡了，並且你的陷落在這裡，一半也可說是我的罪過，因為我剛才從外面跨馬回來，倘然不說出有你這麼一個人；何致使我姊姊生心，遣派老蒼頭前來誘騙你呢？」說到這裡，她的兩個頰上，不覺也和烘霞一般，忽的紅了起來！

小茂聽說是來救他的；不免又生了幾分希望。便露著殷切之色，望著翠娟，說道：「你既是前來救我的；請你趕快想個方法，把我救了出去罷！我的一身原不足惜，就是死了，也不要緊！祇是我的父親還在雲南戍所之中，眼巴巴的盼我前去營救！我若一死，一切都成絕望了！在這一點關係上，或者可以引起你的注意低？」翠娟道：「尊大人遠戍雲南，處境十分悽慘；你又是一個孝子；這些我早都知道了。老實說：我如果不瞧在這幾層關係上，就算你的陷落在這裡，我實是罪魁禍首，我也不高興冒著這種大嫌疑和這種大危險呢！不過在救你出險以前，我須將一切方法向你說明，免得臨事倉惶，反為不妙！好在我的姊姊，睡興素來是很濃的；今天更比往日不同，料她此時一定睡得很熟，不到天明以前，決計不會就醒來咧！」

小茂道：「那麼，是怎樣的一種方法呢？」翠娟道：「你且聽著！我們廐中有匹青驄馬，實是一騎駿馬；雖不能如俗語所說的『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然而相差得也就有限了！現在我就去盜了來，讓你騎了逃走。不過有幾樁事情，你須得牢記在心：第一，我的姊姊是會飛刀的；百里之內，取人首級，有如探囊取物！所以你在路上的時候，千萬不可有一刻的逗留，總以能速逾這百里的範圍為第一目的！第二，我姊姊除了飛刀之外，又擅長百練飛索；相隔四五丈外，要把一個人擒過馬來，是不算甚麼一回事的！所以你在向前疾馳的時候，如果聽得有人在後喚你，千萬不可停馬，更不可回過頭來！如果一停馬，或是一回過頭來，那就要老大的上她一個當了！這兩樁事，你都能記得嗎？」小茂道：「謝妳關照，我總記在心上就是了。如今時候已是不早，我們趕快去把馬盜來，讓我立刻逃走罷！」說完，早把衣服穿著整齊，即同了翠娟，雙雙走出臥室。

一會兒，已到了馬廄之前。祇見那匹青驄馬，高駿非凡，果是神品！一見有人走到身前，卽四足騰踔，顯著不受羈絆的樣子！翠娟見了，忙走了過去，在牠身上撫了幾撫。說也奇怪！這青驄馬好像認識人似的，經她撫摩之後，便又十分安靜，馴伏下來。

在這時候，小茂倒又想起一樁事來了；忙對翠娟說道：「不對！不對！這番我蒙了你的救援，雖是倖得脫離虎口。然而是什麼人放我出去？這騎馬又是什麼人盜給我騎的？你的姊姊祇要一查究，就可立刻查究出來，決不會再疑心到第二人。這一來，不是要把你累及麼？這我在良心上，怎麼對得住你呢？」翠娟聽了，苦著臉，說道：「這是無可避免的！然而還不要緊，我和她終究是嫡嫡親親的姊妹；她見我把你放走了，心中雖是恨我，實際上到底還不能把我怎樣呢！不過你既問到我這句話，足見你對於我是十分關心的；倒又引起了我的一重心事！明知是不應該對你說的話，卻也要向你說上一說了！我姊姊平素對我，雖是十分和平，並沒有什麼虐待的地方。但是她的性情及行爲，終和我格格不相入；卻又時時有下一個暗示，要設法引誘我同她走到一條路上去。這實是一樁十分難堪的事情！像她今天對你的這番舉動，就可算得一個很顯明的例子了！所以，在我心中，總希望能早離開這裡一天好一天，早離開這裡一刻好一刻；如果再停留下去，萬一在把握不定的時候，偶然一個失足，也和我姊姊同化起來，豈不是大糟而特糟嗎？可是我孤零零的一個弱女子，一旦離開了這裡，又能走到那裡去呢？這可不能不望之於你了！等你把尊大人那方的事料理清楚以後，不知道也能可憐我，把我救出這個火坑麼？」

翠娟說到這裡，露出一種泫然欲涕的樣子。

小茂卽慨然說道：「這是不必小姐吩咐得的！小姐今日把我救出此間，實是恩同再造，刻骨難忘！我祇要把私事料理一清，就要設法來救小姐的！小姐耐心等候著就是了！如負所言，有如此月！」說著，卽伸出一個指頭，向天空一輪殘月指了去。翠娟道：「公子言重了！祇要公子肯把這番話記在心上，我就感恩不淺了！時候已是不早，請公子起程罷。」小茂把頭點點，也就牽了那青驄馬，出了馬廄，循著

甬道，向後園門走去。翠娟一路在後相送，一會兒，已出了後園門。

剛剛走得幾步，忽又聽翠娟把他喚住。隨又見翠娟盈盈走上前來，從懷中摸出一個小紙包遞交與他。一壁笑著，說道：

「我眞的鬧得昏了，幾乎把要緊的事都忘記了！這裡有赤金幾錠，是我歷年儲積下來的；如今請你不要見笑，暫時把它收下，聊充一路上的費用罷！中間還有金釵一柄，是我日常揷帶之物；現在拿了來贈給你，似乎嫌輕褻一點，冒昧一點！但我們今天這番遇合，不同尋常；無論將來能再見面，或不能再見面，總得有上一種紀念品；而這柄金釵，實可代替得我的！將來你一見了此釵，就同見了我的人一般；所以也要請你收下咧！」

當她說的時候，似乎很是光明正大，不涉及一些尋常兒女的私情。而她的把金釵贈與小茂，更與尋常才子佳人的私贈表記，微微有些不同。然在她玉頰之上，也不自覺的，隱隱有些紅暈起來了！可是，她這一贈金贈釵不打緊，卻把個小茂爲難起來！覺得「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八個字，正不啻爲他今日而說！所以躊躇了好一會，也只有受了下來；又說了幾句感謝的話。

同時，小茂又私自想道：「她是救我的人；我對於她的這番恩意，在理就應得有點表示！如今我尙沒有什麼表示；她倒又向我贈起旅費和紀念品來，我如果再不作投瓊之報，在情理上未免太說不過去了麼？」他一想到這裡，就向自己身上去掏摸；無意之間，卻在腰間摸得了一塊佩玉。不覺暗暗歡喜道：「好了！好了！我就把這塊玉還贈她罷！爾以釵來，我以玉往，倒也是銖兩悉稱咧！」隨即將這佩玉解下，恭恭敬敬的，遞與翠娟道：「你旣贈得我紀念品，在理我是不能不報的！這塊佩玉，雖算不得什麼；然而我佩在身畔，也有上近十年了。如果不以我這番擧動爲輕褻，就請妳收了罷！」翠娟至此，倒又覺得有些羞人答答了！然在勢不能不收此玉。只得靦顏受下！小茂卻就在這個時候，說上一聲：珍重！狂揮一鞭，向前疾馳而去。翠娟直目送他至不見了影子，方始闔上園門，踅歸寢室。不在話下。

且說小茂別了翠娟，向前馳去。轉瞬間，早已出了紅葉村，行入坦平的官道中。他一心祇記著翠娟叮囑的說話，馬不停蹄的向前走著，不敢稍稍停留一下。有時偶然擡起頭來，瞧見照在樹枝上的月光，被風簌簌吹動，有如碎金一般；還以爲是眞有什麼飛劍飛到了！把他駭得心膽俱裂，更比以前跑得加快一些。

他這樣的向前跑去，看看已是破曉時分了。暗忖：自己對於道路雖不十分熟悉；這一陣子的狂跑，不知已跑了多少路？然而無論如何，總在百里以外了。所以這顆心也就放下了許多。誰知還隔不上多少時候，忽聽有人在後面喚道：「吠！小子！快些住馬！俺有話同你說呢！」小茂一聽有人喚他，早嚇得魂不附體了！也不暇辨明這喚他的是男子還是女子？更不敢向後面看上一眼。只是縱馬疾馳。然而後面的這個人，似乎也是有馬騎著的；儘你跑得怎樣的快，他仍在後面追躡著；並不住的嚷叫道：「快些停馬，快些停馬！如果再不停馬，我可要對不住了！」

小茂卻總記著翠娟叮囑的那兩句話；那裡敢把馬停止一停呢？這一來，可把後面的那個人著惱了！一時起了牛性，竟不暇顧及一切，陡的把手一起，就把手中的一根木棍子，使勁的向著小茂擲了來。這事眞也湊巧！木棍落處，也不前，也不後，恰恰落在小茂的馬前。小茂當時雖然吃了一驚；心中卻反比以前定了許多！因爲他起初見有一件東西飛了來，以爲不是飛刀，定是飛索；自己十九沒有性命了！誰知等得定睛一看，卻是一條木棍；方知這在後面追躡著，嚷叫著的，並不是碧娥，而爲另一個人；完全是自己誤會了。

他這樣的一想，倒又起了一種好奇之心，想要瞧瞧這來者究是什麼人？爲什麼向著自己這樣的嚷叫？莫非也是出於一種誤會麼？因此就把馬一勒，停在道旁。再回過頭去，向著來的這條道路上瞧望時，卽見有個黑大漢，騎著一匹高頭駿馬；口中還不住的嚷叫著，正向著自己而來。

一會兒，兩馬已差不多併在一起了。那個黑大漢卻祇忒稜稜的鼓著一雙眼珠，向著小茂渾身上下不

住的打量著，並無一句話說。小茂卻眞被他瞧得有些不耐煩了！反忍不住向他問道：「你是什麼人？我和你素不相識，你爲何這樣的向我喊叫？」這話一說，倒好像把那黑大漢提醒了什麼似的，立刻兩眼一瞪，厲聲說道：「好小子！你倒會花言巧語的！我的妹子被你拐到那裡去了？快快還我的妹子來！」小茂一聽這沒頭沒腦的話，眞是又好氣，又好笑！忙說道：「朋友！你不要認錯人！我和你素不相識，更不知你姓甚名誰，那裡會拐起你的妹子來？」

黑大漢最初倒也被這句話折服了；一時不再說什麼話。跟著兩個眼珠向上一轉，像又想得了什麼新鮮意思；立刻又大喝一聲道：「吠！小子！不要一味的花言巧語了！我喚泥金剛薛小三，你難道還不知道麼？我的妹子蕙芳，是昨日晚上逃走的。我得了這個消息，就騎了馬，循著這條官道尋了來。一路上連一個鬼的影子都不見，祇見著你這小子；這不是你拐去的，還有什麼人？吠！小子！不要多說了！快快把我妹子還來，萬事全休！否則，我可要對不住你了。」

他說到這裡，便擧手作勢，似乎要擧起棍來，向他劈頭打下的樣子。方又覺到手中並不有拿什麼，那條木棍，早在他惱怒的時候，擲了過來了。這一鬧，可鬧得他手足無措，窘不可言！那張黑炭也似的臉，也立刻漲紅起來，變成紫醬色了！小茂瞧在眼中，也忍不住。笑將起來道：「你要擧棍打我麼？可惜你的那條木棍，還睡在那邊地上呢！」說著，用手向那木棍墜落的地方一指。

泥金剛薛小三不管他是怎樣的一個渾人，這種情形到底是受不住的！不免又忸怩上一陣，方才走下馬來；把那棍子拾取在手，復又上了馬。向小茂說道：「如今不管我的妹子究竟是你騙去的？還不是你騙去的？路上既然祇有你一個，並無別人，我總得向你要人！你就是還不出人來，至少也得陪我走上一遭，把我妹子尋得，方能許你脫身事外！」小茂笑道：「這是什麼話！你的妹子如果眞是我騙去的，當然責成我還出人來。如今既不是我騙去的，我當得置身事外！你怎麼可強迫著我，陪伴了你前去找人呢？我這個人難道如此的空閒，竟無一點私事在身麼？」泥金剛道：「這些話我都不知道！我只有兩句話

可以對你說。你肯乖乖的隨我同行，那是最好的事；否則，我就把你送官，看你能得便宜不能得便宜？如今你祇要想一想：你這麼一個白面書生，究竟也能和我這黑大漢抵抗一下麼？究竟也能逃出我的手掌麼？」他說完這話，又乾笑上幾聲，似乎很得意的樣子。

小茂知道他是個渾人，不能和他理喻的；如今既然入了他的手掌，祇好依了他的說話行事，慢慢的再想脫身的方法了。便蹙著雙眉，說道：「既然如此，我就陪你同去找尋也得！不過你的妹子，究竟怎樣被人騙去的？總得對我說上一說。」泥金剛忽現著驚詫的神氣道：「如此說來，我的妹子的確不是你騙去的！那我倒錯怪你了！也好！我就對你說個明白罷！我的妹子喚做四妹，素來倒很是幽嫻貞靜的，簡直可以說得不出閨門一步。不料昨天晚上，我正起來小溲，忽見她的房門洞啓著；還以爲遭了賊竊了！誰知走到她的房內一看，她已杳無蹤跡；四處查看，也無一點影蹤；反發見廐內失了一匹好馬，方知她是有意逃走的！所以我也就騎了馬，連夜追尋下來了！」

小茂聽完以後，沉吟道：「這倒的確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怎麼半夜三更，好好的就會把一個人丟了呢？但是我要問你：在最近的時期內，也有什麼男子到你們家中來麼？並且你又怎麼決得定，她是被人家騙去的呢？」這話一說，好像把泥金剛陡然提醒了似的；不禁現著恍然大悟的神氣道：「不錯！是有這麼一個男子到我們家中來過的！但是他們在這短時間內，竟會彼此目成；這是我萬萬想不到的！如今想來，的確有些可疑了！就是那男子的突然逃走，當初很目爲是件神秘的事情；現在也就不成問題，定是我妹子把他放走的了！」

小茂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倒被你說得有些糊塗起來了！」泥金剛聽了，也笑道：「這的確是我的不好！這麼沒頭沒腦的說著，怎麼使你聽得明白呢？對你說罷：我們薛家，和這東村陸家，差不多可算得是世仇。隔不上幾年，總要械鬥上一次的。上一次的械鬥，他們輸了；被我們捉了他們那邊的一個人來。這人名喚陸有順，是一個美貌的少年；就暫時寄在我家囚禁著。想不到我的妹子竟會看中了

他，暗地和他有上私情了！」

小茂聽了這番話，不覺暗暗好笑：天下事竟無獨有偶，這眞可算得我和翠娟那番事情的一個影子了！所不同的：翠娟至今還在她姊姊掌握之中，沒有逃出樊籠呢！我眞是個男子的，將來定須把她從黑暗的家庭中救出，方才於心無愧。

他一壁這麼想著，一壁把頭點上幾點。不禁脫口說道：「不錯！這一定是那陸有順把她帶了走的。如今要找尋你的妹子，祇須往東村走上一遭便了！可是這東村離開這裡，究竟有多少路呢？」泥金剛把手向前一指道：「不遠，不遠！就在這東北角上，大約祇有五六十里路。祇要從縣城中橫穿而過，馬上就可到得那邊了。」

小茂道：「如此說來，就請你一人前去找尋罷。我可不能奉陪了！」泥金剛見小茂不肯陪他同去，倒又顯著一種著急的樣子，忙道：「這可不能！請你可憐我是一個渾人，見了人，除了動手之外，一句話都說不來的！非得你和我同去，和他們好好的辦上一番交涉不可呢！」小茂聽他說得著實可憐，倒又不免心軟下去；而且照情勢瞧去，如果堅執著不肯和他同去，也是有些做不到的！便道：「好好！我就陪你走上一遭。祇是我自己的正事，卻爲了你耽擱下來了！」泥金剛這才面有喜色，便和小茂並轡前進。

約莫走了十多里路，忽又見泥金剛顯著一種愁眉苦臉的樣子，口中亂嚷起來道：「不對，不對！我的妹子眞害透了我，我再也趕不動路了。」小茂倒不免吃了一驚！忙問他：爲什麼這般模樣？又爲什麼不能向前趕路了？泥金剛這才在肚子上一摸，說道：「老實說，我實在對不住我的這個肚子了！像這般的腹中空空如也，怎能教我趕得動路呢？」小茂聽了這話，倒不禁笑了起來。忙用手在額上一搭，儘著目力向前望去。便向泥金剛說道：「你不要著急！前面就有一個市集，我們且上那裡去打尖罷。」泥金剛一聽前面就有地方可以打尖，倒又歡喜起來。忙打起精神，縱馬向前趕去。不一會，已進了那市集，便在一家飯舖前停了騎，相將入內打尖。

這泥金剛眞也妙得很！剛一坐定，就嚷著喚夥計：「快去拿一百個饅饅，一大腿肥豬肉來，塡塡我的肚子。你瞧我的肚子，不是已餓得癟了起來麼？」他把這話一說，不但一個飯舖子的人都笑得噴飯，連那夥計也撐不住笑了！他倒又正色說道：「這有什麼可笑！你們到這裡來，那一個不是來塡肚子的？爲何單單笑我這句話呢？」在他說的時候，夥計早已把熱騰騰的一盤饅饅、香噴噴的一腿肥肉送了來。他見了，不禁立刻眉開眼笑起來；也不向小茂讓一聲，就抓了饅饅，折了腿肉，祇是向口中亂塞著。不一刻，早祇剩了一隻空盤，和一檯肉骨了。方見他把肚子摸上一摸，嘖嘖的說道：「好，好！如今總算對得住我這肚子了！找尋我的妹子要緊，我們趕快上路罷！」說完，卽把小茂一拉，向著外面就走。

那夥計起初見了他這種樣子，一時瞧不透他是什麼路數？倒瞧得有些發呆！後來見他拉了小茂，逕向外走，方記得還沒有會帳咧！倒不免著急起來！忙一路追了出來。到了店門口，才把二人追著。卽把泥金剛一把拉著道：「大爺！你大概吃得忘了，連帳都沒有會給我們呢！」泥金剛一聽這話，便兩眼一睁，向他發話道：「怎麼說，吃了東西還要會帳的麼？」一壁說一壁又把袖子一摔，就把那夥計的手摔了去，想就乘此脫身。那夥計一瞧這種情形，估定他是要吃白食的了；那裡再肯退讓？便又走上一步，攔住他道：「吃了東西，當然要會帳的。這又何須說得！請你乾脆一些，快到櫃上把帳會下罷！不要這麼的支吾了。」泥金剛仍乾笑道：「吃了東西要會帳，這是一句什麼話？我出世以來從沒聽見過！請你免說了罷！」

這時櫃上也已知道了這件事，立刻走出了幾個人，把他們二人團了起來。內中一個人十分眼快早已瞧見了他們繫在外面的兩匹馬；便笑著，說道：「不打緊！他們雖吃了我們的白食，卻還有兩匹馬在這裡。他們如果眞的不肯會帳，我們不妨就把這兩匹馬扣留下來，大概總還抵得過這一筆帳罷！」這話一說不打緊，卻把這個渾人也眞的說得有些著急了！忙喊道：「不要如此！我們大家商量商量罷！這兩匹馬，你們無論如何，是不可把來扣留的！我的妹子不見了；我和這位夥伴，還要騎著這馬去找尋她呢！

如今我倒有一個絕好的方法，大可抵得這一頓的大嚼。不知你們也肯答允不肯答允？不過這是最後的一個方法了；你們如果再不答允，也就沒有其他辦法！因爲我出來匆匆，實在沒有帶得一個錢呢！」櫃上的人聽他說有一個絕好的辦法，也就不和他爲難，祇催著他快把這個辦法說出來，不要多支吾了！

泥金剛便微微一笑，向著衆人，說道：「你們瞧！我這身上的一身肉，不是生得很肥麼？如今甘心情願，給你們打上一頓，不敢回上一下手。老實說，你們也祇給我白嚼了一頓；如今你們把我打上一頓，不但可消消你們心頭的氣，兩下總可扯一個直了！不是再公平沒有麼？你們大概總可依照我這個辦法罷？」

他說完了這番話，也不等人許可，就向攔街一睡，嚷道：「快來打，快來打！讓我們消了這筆帳，也好去辦正經的事情咧！」衆人見了他這種獃樣子，不禁哄然大笑。那掌櫃的卻把臉一板，厲聲罵道：「潑賊！不要假裝癡呆了！誰希罕打你這臭皮肉一頓？快些起來，把帳會清！否則我們沒有別的話說，祇有把你們這兩匹馬扣留住了。」

這泥金剛雖是一個渾人，卻也瞧得出人家的臉色。一見這掌櫃的聲口不對，知道事情棘手，決非一打所能了事！然而身邊實在沒有一個錢，這可怎麼辦呢？一時不免發了獃性，竟在地上號啕大哭起來。這一哭，倒把小茂驚醒了！自己不覺暗暗好笑：我是和他一起來的，也可算得是個局中人；怎可袖手旁觀，也同衆人一般儘自瞧著他的這種獃樣子呢？想到這裡，便向身邊一摸，幸喜還有幾錠碎銀子。即取了出來，付給那掌櫃的，才算解了這個圍！隨喚起了睡在地上的泥金剛，一同上了馬，又向前趕路了。

在途中的時候，泥金剛卻還向他埋怨道：「你這個人眞是獃子，有了銀子，儘可自己放在身上，何必付給他們？老實說：像剛才的那件事，最多讓我這身粗皮肉，給他們打上一頓罷了！他們難道眞能把我們這兩匹馬扣留著麼？」小茂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也不和他再多說。一會兒，又走了十多里路。泥金剛忽又嚷起來道：「不對，不對！我的妹子眞害透了我，我再也不能向前趕路了！」說著，又

把他的肚子捧著。小茂見了，忙向他問道：「莫非你又覺得餓了麼？但是這一會子，請你忍耐一些罷！我身上的碎銀子早已用完了，不能再替你會帳了！」泥金剛聽了，把頭連搖幾搖道：「不是，不是！我並不是腹飢，實是肚子痛得要死，很想去大便一下呢！」小茂笑道：「這個問題很易解決！這些林子中，那一處不好大解？你儘管前去方便好了！」

泥金剛卻仍呆呆的望著他道：「祇有一樁事情，我很是放心不下！當我到林子中去的時候，倘你竟乘機逃走了，不是又孤零零的，賸下了我一個人麼？」小茂道：「你放心！我既答允了你同去，決計不會逃走的！」那渾人這才沒有話說。把馬繫在樹上，管自入林而去。小茂正在林外等待的時候，忽又見一騎馬匆匆從對面馳了來。比及近身，忽又向小茂這騎青驄馬望一望，突然停了蹄，兩眼凝注著小茂，問道：「我要問你，這騎馬你怎樣到手的？莫非是你從紅葉村中盜來的麼？」

不知這問話的是什麼人？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二二回　渾人偏有渾主意　戇大忽生戇心腸

話說泥金剛走入林中大解去後，忽又有一騎馬，從對面馳了來；比及近身，忽向小茂的這騎青驄馬望上一望，突然停了蹄，兩眼凝注著小茂問道：「我要問你，這騎馬你怎樣到手的？莫非是從紅葉村中盜來的麼？」

小茂最初經他這麼一問，倒大大吃了一驚，還以爲是碧娥派來的人，否則，這馬上的人定和碧娥相識的。繼而轉念一想，又立刻覺到，這個猜測是錯了。因爲碧娥是會武藝的，如果發見了他的逃走，而不肯輕於放走他的，一定要自己追了來，決不肯假手於他人。聽說北道上的歹人多得很，恫嚇騙詐，無所不至；這馬上人大概也是這一流人物罷？倒不要上了他的當！想到這裡，膽又壯了起來，卽向那人回

答道：「這是我自己的馬，要你來問什麼？什麼紅葉村、綠葉村，我一概都不理會。」那馬上人聽了，嗤的一聲冷笑道：「看你不出，小小的年紀，竟是這般的嘴硬？莫非是一個積賊罷？好！你今天遇著我，可就是你倒楣的日子到了。」小茂怒氣沖沖的說道：「你別赤口枉舌的誣衊人！誰是積賊？誰又親眼見我做過賊來？請你還是走你的路，少說幾句罷！」那馬上人這時再也耐不住了，將眼一睜，大喝一聲道：「咄！好一個沒有眼色的囚徒！你當我是什麼人？老實對你說一聲，我是這裡的做公的；我儘有權可以盤問得你們這班囚徒。」小茂一聽這話，倒也有些著慌起來；但仍倔強著說道：「什麼囚徒不囚徒，請你講得清楚一些！而且任你是做公的，可是我並不犯法，你又把我怎樣！」說著，將馬一帶，意欲向前馳去。

但這做公的，是何等眼明手快的；不等小茂馳行得一步，卽掏出一個繩圈一般的東西，向小茂身上一套。說也奇怪：這個繩圈是做得十分活絡的；一套到人的身上，祇消將那打結的地方一收，就把那人的身體緊緊的縛住，再也脫身不得了！聽說：這種繩圈，名叫「活絡索」；不但是做公人馬上的利器，也是那班剪徑者的無上法寶！

當時那做公人，把小茂縛住以後，卽一面像牽弄猴兒似的，牽了小茂向前直馳；一面笑嘻嘻的說道：「好！不要多講了，還是乖乖的跟了我，到縣中走一遭罷！」小茂這時身不由主，又恐一度抗拒，反要跌下馬來；也只得跟了他向前馳去。

按下慢提。再說，那泥金剛大解以後，從林中走了出來，忽然不見了小茂的人和馬；心中不禁大怒，頓足罵道：「好一個不講信用的小子，既已答允了俺，陪伴著俺同去；怎麼乘俺解個溲兒的當兒，又一個人溜走了？俺如果再捉住了他，一定把他斬屍萬段，誓不甘休！」罵了一會，也就上馬。

偶向前面一望，祇見在這官道上，隱隱露見兩個黑影；這不是兩騎馬在前馳行，又是什麼呢？他不禁又罵上一聲道：「好一個無信的小子！原來被他的同伴拉了去了！但俺一定要追上去向他問個明白的，

他就逃入龍王廟，俺一定要追進水晶宮。」這渾小子一時上了氣！竟什麼也不管，連找尋妹子的正事，部拋在九霄雲外了！狂揮一鞭，向前馳去。可是他雖連連揮鞭，不顧命的向前跑著，自以爲是快極了；不道前面那兩騎馬，也同他一般的快，竟是望塵莫及！害得這渾小子，祇是在馬上連聲極嚷，兩手亂揮，沒有什麼法子可想！

好容易，總算進了縣城了；因爲街道狹窄，行人擁擠，這兩騎馬也就緩了下來。但是他爲行人所阻，也是欲速不得。因之，他這兩手更是揮得厲害，聲音更是嚷得響亮；累得一街上的人都笑，還當他是個瘋子。一會兒見那兩騎馬已在前面停了下來；他不禁大喜欲狂道：「原來你們也有停止馬蹄的日子；如今看你們再逃到那裡去！」他這時也不管撞傷人，或是鬧出人命官司，祇是催著那馬，向人叢中馳了去。可是當他到得那邊，那兩騎馬上的人早已下馬，並向一座巍峨的廣廈中走入；兩騎馬早有人牽去了。他見了倒又有些著急起來；忙一壁下馬，一壁大喝一聲道：「咄！你們二人且住步！你們想逃到那裡去，俺老子已追了來了！」

那做公的牽著小茂，正向裡邊走去，忽聽有人在門外大聲喝著，不免一齊回過首來。那做公的還沒有說話，泥金剛卻一眼瞧見小茂攔腰繫著的這個活絡索了；雖還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卻已明白小茂的逃走，並不是出於自願。便又咦的一聲，喊起來道：「怎麼，原來你是被這人捉了來的，俺還疑心你是私自逃走呢！咄，你是那裡來的惡漢，竟膽敢把俺的朋友捉了來！如今俺老子已經趕到，誓不與你甘休！還不趕快把他放了！」說著，一個箭步，便向裡邊竄了進去。

那做公的雖還測不定他是什麼人物，然而那裡由得他如此放肆！便一聲大喝道：「咄！休得撒野！你也知道這是什麼地方，登容得你亂走一步來！」同時，裡邊又有幾個穿青色長衣的人，也向他這麼吆喝著。泥金剛卻仍是摸不著頭腦，祇冷笑道：「嘿，嘿！你們還以爲俺參不透這種行逕麼？難道這不是強盜窠，還是什麼好地方。」這話一說，不但是先前那個做公的，凡是立在門邊的那幾個青衣人，一齊

盜窩來。」泥金剛這時倒也吃上一驚，暗想：這從那裡說起，這裡竟是知縣衙門，又待怎樣！難道可以平空把一個人掇了來麼？」那做公的這時倒也瞧出他是個渾人了；聲氣比前和平了許多，好像故意和他作耍似的，笑嘻嘻說道：「就算要我平空把他弄了來的；你又待怎麼樣！」泥金剛氣憤憤的，說道：「這還待問，當然要憑著俺這兩個拳頭，把他搶了回來！」說著，把個拳頭，在空中一揮，似欲實行攔掇的舉動。

那做公的卻又把臂一格，將臉一沉，說道：「我勸你不要再發昏了！他是一個盜馬賊，你難道不知道？你如今竟欲把他搶了回去，莫非也是他的同黨麼？」這時小茂也向他喊道：「朋友！休要如此！這是我的事，與你不相干的；請你還是幹你自己的正事去罷。」泥金剛道：「那麼，他說你是盜馬賊，這句話究竟對不對呢？」小茂道：「這是完全不對的。不過請你儘管放心，我自有洗刷我自己的方法。你還是去找尋你的妹子要緊，免得爲了我誤了正事！」泥金剛道：「不，這不是如此說法的。俺最初既承你的情，肯陪伴著俺，同去找尋俺的妹子；這在你是何等的有義氣！如今你出了岔子了，俺倒拋了你不相顧，反自去幹自己的事情，這不是一種無意的舉動麼？如果被天下人知道了，不是都要說俺泥金剛是個無義的男子麼？」說著，又搶前一步，似欲向那做公的用武了。這時這班做公的，再也容不得他如此撒野了；即一聲喊，一齊圍了攏來。都道：「看他這種窮兇極惡的樣子，諒來定是這盜馬賊的同黨；不如一併把他拿下了！」

可笑這渾人到此地步，倒又突然的想出一個渾主意來了；暗自想道：「俺如果被他們一併拿下，這於俺的朋友，是一點沒有什麼益處的；還不如暫時忍一口氣，走了罷。然後再窺探得俺那朋友囚拘的地方，乘夜去把他掇了出來。諒來在這小小的鳥縣中，那牢門不見得是怎樣的堅固的；憑俺這點氣力，還

有上幾手功夫，一定可以得手。這不是一個絕妙的方法麼？」他主意想定，便把兩手一拱，向衆做公的說道：「對不住得很！這是俺一時太魯莽了；還請諸位海涵，放俺走了罷！老實說：俺和他衹是一個萍水相逢的朋友，犯不著管他這種閒事呢！」衆做公的見了他這種前倨後恭的樣子，益信他是個渾人；不禁都笑了起來道：「原來也是這樣不中用的一個膿包！好，好！我們譬如把一個烏龜放了生，就讓你走了罷！」泥金剛一聽這話，也不再說一句話，便好似逃走一般的，拔足就跑。害得衆做公的不禁又都笑起來。泥金剛一到外面，卻又住了足，牽了自己的馬，悄悄的走入附近的一家酒樓中；將馬交與店家後，便登樓飲起酒來。

他的座位恰恰當著窗口；所以對於街上的一切，竟是一目瞭然。一會兒，衹聽得街上起了一片人聲；忙偷偷向下一瞧時，衹見小茂腳鐐手銬的，又被那做公的從衙門中牽了出來了。同時，街上人也紛紛的議論道：「這是一個盜馬賊，已被縣官判決，現在送去收監的。你瞧，後面牽著的那匹青色馬，不就是他的賊贓麼？咳！看不出這般小小的年紀，相貌也生得很不錯，竟會做起賊來了！這眞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泥金剛等待人聲稍遠，方始走下樓來，托言是出去小溲的；好在他有一匹馬，交在櫃上，決不怕他逃走，所以也沒有人去攔阻他。他到得街上，略將步兒加速，也就恰恰混入這一叢人群中，倒沒有人疑心他是來作探子的。

這監獄距離縣衙門也不遠，不到一刻，早就走到了。在將小茂帶入監中，大衆亂鬨鬨的伸頭瞧看之時，他卻把這監獄的形勢，細細相度了一番。覺得果然不出他的預料，這監獄也簡陋得很，牆壁並不十分高峻，衹能夠押幾個尋常的囚犯；倘捉到了什麼江洋大盜，也送到這裡來，那恐怕有越獄的事情發生咧！

這時獄卒早把小茂收入監中。大衆見目的物已失去，沒有什麼可看了，也就四下分散。泥金剛爲免人家生疑起見，忙也跟著他們同走，不敢在獄門前多留一步。回到了那家酒樓中，泥金剛卻又得了一個

主意，覺得這馬帶在身邊，既是惹目，又是不便，不如把他貨去了罷。當下請出了掌櫃的，向他說了無數好話，總算做成了這注交易；並把酒帳算清了。出了酒樓之後，也不敢在街上多徘徊，就找了一家客店住下，專待晚上動手。

好容易，挨到黃昏時分了，大家吃了晚飯，各自就睡，店中已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但是泥金剛仍靜靜的等候著，不敢就出店去。直待二更已過，方始整整衣襟，從店後的短垣邊跳了出去，朝著那監獄所在的方向進行。

不一刻，經過一座神廟，泥金剛又突然的發生了一種迷信的觀念了；暗想：這監獄看去雖不十分堅固，要走進去並不是一件難事；但是我終究祇是一個人，獄內卻有許多獄卒，如果我進去的時候，一個不留神，事情竟爾鬧穿，那倒有些衆寡不敵咧！不如求求神靈，默加祐護罷！當下，即在路旁跪了下來，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又默默的禱告了一番，方始起身復行。這在他這麼的叩頭禱告，雖不能說是無聊的舉動；但也不過向自己作上一種安慰，藉以壯壯膽力罷了，並不眞的希望就有神靈來暗助的！誰知當他到得獄門前一瞧時，使他驚得什麼似的，方更信神靈是的確有的；神靈的靈通與威力，眞是不可思議的；而他剛才所磕的三個頭，和一番默默的禱告之詞，尤其是不枉費的了。原來這獄門竟不待他撬啓得，已洞直的開啓著，好像是特地開了迎接他進去似的！這不是神靈祐護他，特地暗顯神通，又是什麼呢？可是轉念一想，又疑心這是獄卒們的一種詭計，特地誘他進去的！不過，他的要來刼獄，除了他自己之外，可說是沒有一個人知道；那獄卒們不是未卜先知，又怎會知道呢？想到這裡，復又爲之釋然，卽大著膽走了進去。等他到得裡面，更是十分吃驚了；祇見在這黯淡的燈光之下，照見七八個獄卒，都是手足被縛，橫七豎八地睡在地上。不禁暗自想道：「神靈眞有本領啊！他竟不要我費上一點力，替我代行動手了。」

他當下也不去理會這班獄卒，便匆匆地向前走去。可是又發生了一樁困難問題，便是：小茂究竟被

囚在那一間囚室中？他是一點也不知道啊！然而這個困難問題，不必要費上他幾度的忖慮，不久便很容易的解決了！因爲，當他正在思慮的時候，偶向前面一望，忽又瞧見有一間囚室的門，似乎洞啓著在那裡。不覺靈機一動，暗道：「神靈既已暗加祐護，替我開啓得獄門，綑縛得獄卒；難道反在這個問題上，把我難上一難，要我自己去解決麼？這是不消說得，決計不會有這麼一囘事的！那前面洞啓著的這間囚室，一定便是小茂所居的這間囚室，可以說是毫無疑義的了。」

他一想到這裡，便三脚兩步的，趕到那間囚室之前，果然沒有瞧錯，的確是洞啓著在那裡。再向室內走去，借著門外那盞燈所發出的光力，已足瞧見一切；裡邊直挺挺的站著一個囚犯，不是小茂又是什麼人呢？他這時眞喜極了；然而待他細向小茂周身上下一瞧之下，不覺又微微的有些失望起來。

原來這神靈竟小小的和他開上一個玩笑，各事都不必由他費一分心一分力，完全替他解決了；獨有小茂身上的脚鐐手銬，卻依舊留著，沒有把來除去咧！可是他這時也不暇顧及這一層，暗想這是一點不要緊的；倘然小茂帶了這東西在身上，不便行走，由我馱著他出去便了。反正獄門是洞啓著，不必越壁爬牆，一點也不費力咧！等得一到外面，或是用刀，或是用斲，定可把這鐐銬斬了去，那就不成什麼問題了！因此他祇向小茂問道：「誰替你打開這獄室門的，你也瞧見麼？莫非是什麼神靈麼？」小茂聽了，把頭連點幾點道：「大概是神靈罷！剛才我正睡得很熟，忽被一種聲音所驚醒；連忙睜開眼來，祇見房門已經打開，一個紅臉的不知是神是鬼的人，立在我的面前，並向著我微笑。我正想和他說話時，他忽側耳似向外邊聽了一聽，復向門邊走去，霎眼間卽已不見。不到多久，便又見你走進來。照如今瞧來，那紅臉人定是一位神靈，莫非是關聖顯靈罷？」

泥金剛道：「這倒說來有點對的。如今且別去管他，讓我就把你馱了出去罷，也不枉神靈的一番祐護呢！」

說畢，不等小茂囘語，卽把小茂向身上一馱，走出獄室。還沒有走完這條甬道，這渾人忽又嚷起來

道：「朋友！不對，不對！你且走下身來，我可一步也不能行走了。」小茂倒給他駭了一大跳，忙向他問：「到底爲了什麼緣故，你一時間又不能行走了？」他聽了這句問話，並不立刻回答，先把小茂放下地來，然後彎著腰，皺著眉，說道：「並不爲別的事，實因我內急得很，要想小溲了。讓我先幹了這樁事再講罷！」這話一說，倒使小茂暫時忘了現在所處的境地，不禁啞然失笑道：「你的事眞多得緊，一會兒大便，一會兒又要小溲了！難道不能稍忍須臾，到了外面再講麼？」泥金剛更把身子彎得下一些，眉兒皺得緊一些！說道：「這是什麼事，那裡可以忍耐得的！你在這裡略等一會罷，我去去就來的。」就迴身向甬道的盡頭處走去。才走得幾步，忽又回過頭來，向小茂說道：「這一回你千萬別再走開了！上一回你祇走動了一下，就鬧出這許多事情來了！」小茂倒又笑起來道：「上一回並不是我自己要走，乃是人家逼著我走的。如今我當然等候在這裡，還會走到那裡？你放心的去罷！」不料小茂雖是這般說，然而泥金剛的這幾句話，卻並不是出自過慮，幾乎要成爲語讖了！原來，當泥金剛小溲既畢，回到甬道中的時候，果然失了小茂的蹤跡了！

不知小茂究竟走到那裡去？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二二回　裝神靈大唸消災咒　求師傅險嘗閉門羹

話說泥金剛小溲既罷，回到甬道中，忽然失了小茂的蹤跡；當時見了這種情形，驚訝雖是驚訝，卻還不當作怎麼一回事。以爲：小茂或者恐被人家瞧見，又走回先前的囚室中去咧！於是他也趕到那間囚室中，可是不要說尋不見小茂的人，連小茂的影子都不見一個。然他的渾主意，卻偏偏比別人來得多，又疑心是小茂故意和他鬧著玩咧！便又叫著小茂的名字，在這小小的一間室中，四下找尋起來。爲求周到起見，幾乎連榻縫中都要張看一下。

這樣的找尋了半天，依舊不有一點影蹤；他這才有些著急起來了，便把兩足一跺，說道：「朋友，這是什麼時候，豈是和人家鬧得玩的？你如果再躲著不出來，我不但要咒罵你，併連你的祖宗三代，都要咒罵到了！」在他的意中，以爲：小茂一定不讓他咒罵自己和自己的祖宗的，如果眞是故意躲著，和他鬧著玩的；如今他這麼的一說，一定要忙不迭的走了出來咧！誰知他的希望竟是空，儘是由他這麼虛聲恫嚇著，連小茂的影子都不見有一個出來呢！於是，他方知道事情有些重大，形勢有些緊張起來了。正在這個當兒，忽又靈機一動，想到了一樁事；不覺跺足，說道：「我眞是一個獃子！現放著這班人在這裡，我何不拷問他們？在他們的口中，或者不難得到一點消息咧！」

他的所謂這班人，所謂他們，當然是指著被神靈綑綁著的一群獄卒了。當下主意想定，立刻走了出去。總算第一個被他瞧見的那個獄卒，不知交了什麼壞運；他一眼瞧見之後，連忙走上前去，便不問情由的，俯下身來，先把那獄卒結結實實的打了幾下耳光；然後問道：「你可瞧見那個犯人麼？他究竟是同著何人走的？並是走往何處去的？快些替我說來。」那個獄卒聽了，祇眼睜睜的望著他，並不回答一句話，這一來，更加使他動怒了；免不了又是重重的幾下耳光。一壁罵道：「俺老子和你說話，你怎麼一句話也不回答？莫非是瞧俺老子不起麼？好，好！俺老子如今已起了火了，定要打得你開了口！」可是，儘他這麼的罵著打著，這獄卒依舊是一個不言不語，祇把嘴微微吸動著。

這把嘴一吸動，倒又使他恍然大悟了；原來是口中絮著東西，怪不得這小子開不得口來呢！不免暗笑自己粗心。便又說道：「你口中既絮著東西，俺也不來強迫你說話了；不過這個犯人，究竟已經出走，還是沒有出走，你總該有點知道的。你不妨點點頭，或是搖搖頭，用來表示一下罷。」那獄卒一聽這話，便把頭連連搖著。泥金剛一見他搖頭，以爲他是表示不知道；忽又動怒道：「怎麼說，他出走不出走，你竟沒有知道麼？」那獄卒卻也作怪，依舊把頭搖著。這一來泥金剛大大的有些不高興起來了，便厲聲說道：「你這麼連連的把頭搖著，莫非是說我那朋友沒有出走，仍在這裡麼？那麼，他現在又在那裡呢

？好，好！我如今就向你要人；如果交不出人來，誓不和你甘休！」說完這話，又舉起粗大的拳頭，在那獄卒的渾身上下，重重的打上許多下。

正在這糾纏不清的當兒，忽在相距不遠的地方，傳來了一種極清朗的聲音道：「薛小三聽著，這件事完全與他們不涉，你不要再和他們廝纏罷。他們今晚失去了獄卒之尊，這麼的被人綑縛著，已是怪可憐的呢！」這幾句話，卻又把他立時提醒了；暗想：「如今在說話的，定是那位神靈；祇怪我一時粗心，倒把他老人家忘記了！大概是怪我沒有身離險地，就撇下了我那朋友，管自前去小溲，作事太無誠心了；所以把我那朋友攝了去，小小示警於我呢！也罷，我如今就跪下來求求祂罷！說不定祂立刻又會把我那朋友送了回來呢！」想到這裡，也顧不得什麼，立刻跪在地上，喃喃的禱告起來，無非一派悔罪求恕的說話。

可是說也奇怪，這神靈竟是靈驗無比的；當他沒有禱告得許多時，頭還俯向地上沒有擡起來，陡覺有一件重甸甸的東西，向他身上一壓，好像有一個人馱在背上了。接著，便聽得和先前一樣的那種清朗的聲音，又在後面發了出來道：「薛小三聽著：如今你的朋友，已馱在你的背上了；趕快向獄門外走去。我神一面祐護你們，一面替你們在前引導便了！」說完這話，祇見一個黑影一晃，那神靈就展動著偉大的身軀，向前疾馳而去。

泥金剛一見，便身不由主的立了起來，飛也似的追躡在後。這樣的出了獄門，經了大街，又相率縋城而下，頃刻間已到郊外。那神靈行走如飛，倒累得泥金剛出了一身臭汗。正在氣喘如牛的當兒，忽聞那神靈止步說道：「如今我們總算已經出了重圍，就在這裡休息一下罷。」泥金剛巴不得有這一句話，忙停了步，把小茂放了下來。卻又向那神靈請問道：「不知大神是何神號，乞即示下？讓小子等以後可製位供奉！」

那神靈聽了這話，忽哈哈大笑道：「你以爲我眞是神靈麼？那你未免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了！」泥

金剛道：「既不是神靈，那恩公又是什麼人？也請明白詔示。」那人又哈哈大笑道：「你不認識我麼？我的道號，喚作笑道人；因爲知道周小茂是孝子，特地前來保護他的。至於喬裝作這般模樣，不過使獄卒們疑神疑鬼，認不出我的眞面目罷了！」停了一會，又顧著泥金剛，帶笑地說道：「你這小子雖嫌傻了一點；但是爲著朋友，卻能實心實意，煞是令人可愛的！有了這一點基礎，將來無論學習什麼，不怕不成大器！不過你現在還有自己妹子的事情沒有了，須趕快去料理著；等到了清以後，可來到華山上面！那時我自會會著你，倒很想把你收作一個徒弟呢！」

好一個傻小子，居然福至心靈！一聽這話，立時口稱一聲：「師傅在上，弟子有禮！」爬下身去，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可是立起身來，還顧著小茂，露出戀戀不捨的樣子，似乎不肯就去幹他自己的私事。笑道人早已瞧出了他的心事，又笑上一聲道：「傻小子！別這般的戀戀不捨了！你們將來自有會合之期，現在你且去幹你自己的私事。衹要向著東南方行去，自會和你的妹子會見。至於他這裡，不但有我在暗中隨時保護，並有兩位俠士隨後卽到！可以結伴同行。這一路去，大約可以安抵雲南，不致再有什麼危險發生罷。」這傻子這才沒有話說，和笑道人、周小茂，互訂後約而別。這邊周小茂既有笑道人保護，雲南指日可到，他的事情也就暫時告一段落，不必再枝枝節節的寫下去。

可是在上文中，曾說到趙五被余八叔挫敗以後，卽偃旗息鼓而去，衹是在臨去的時候，還對余八叔說上一句：「十年後再見」的話；後來因爲由趙五敍述到他的師傅李成化，復由李成化敍述到長春道人身上，一個大岔岔了開去，竟寫了好幾萬字的閒文，對於此事卻始終沒有一個交代。在下也自知這枝筆太散漫了；現在且收轉筆鋒，再從這裡寫下去罷。

且說趙五在余八叔手中，跌了這麼一個大觔斗，既折了自己的威風，又斷了生財之道，心中當然是十分不甘心的；所以在當場就說了一句「十年後再見」的話。在他的心中想來：他的本領並不算怎樣的低弱，余八叔現在雖是比他高強，居然把他挫敗了；但他如能再下十年的苦功，一定可反把余八叔打敗，

復了此仇呢！

可是他方離開了這個場所，向前走了幾步，卻又有些躊躇起來；不禁暗自想道：「就算是我肯下這十年的苦功，但是不得名師指點，這十年的工夫也是白費的，恐怕依舊是無濟於事呢！那玄帝觀的老道李成化，雖是我的師傅，並有不少的驚人的本領；但我們師生之間，感情並不見佳。那一次分手的時候，現象更是惡劣，差不多像被他攆了出來的。如今我鎩羽歸去，他能把我留在觀中已是萬幸了；如果再要求他傳授高深的本領，不見得能夠做到罷。」但是忖了一會，丟了這條現成的門路不走，卻再要去拜訪求名師，未免是個傻角了！而且無論雙方的感情是怎樣的惡劣，師生究竟是師生；一旦聽得自己的徒弟忽地被人打敗，這在任何人都要跳了起來的，下面就自然要連帶的討論到復仇的問題。在這上頭，說不定反可改變了師傅平日的心理，得到他的憐憫呢！他這麼的一想，膽子也就大了起來；立刻離了湖南，向著山東濰縣進發。

不一日已到了玄帝觀前。卻也作怪，李成化好像是預知他要到來，並知他是十分狼狽而歸的；早在觀門之前，貼上一張示諭似的東西道：「凡不肖門徒，在外行為不端，辱及師門者，可弗在此逗留；即進謁亦拒不相見。此諭！」趙五雖是一個粗人，也曾讀過幾年書，這張手諭上的幾個字是識得的。看了之後，不覺為之氣沮；暗道：「壞了，壞了！這張手諭，不是明明為我而發的麼？早知如此，我倒不該有此一行了！」既而又轉念一想道：「不對，不對！這恐怕衹是我的一種過慮罷？我在湖南所幹的那樁事，在長沙湘陰一帶，雖是鬧得人人皆知了；然這裡離開湖南究竟很遠，那裡會傳播過來？師傅又那裡會知道呢？而且這張手諭，看是口氣十分嚴厲；其實也是普通得很，為一般門徒說法，不見得是專為我一人而發罷？」

他一想到這裡，膽氣又為之一壯；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向觀門內走了進去。剛剛走得沒有幾步，即有一個道童模樣的人從裡面走了出來，攔住了他，大聲斥道：「你是什麼樣人？膽敢不得觀主的許可，

擅自走進觀來！咄！還不止步，還不替我趕快滾出去麼？」趙五聽了這話，忙向那道童一瞧時，卻早已認識出他就是師弟了凡。便道：「嘿！了凡師弟！你怎麼連我都認識不出，竟用這般的聲口來對付了！」這話一說，了凡這才又向他的臉上仔細一瞧，卻仍淡淡的說道：「哦！原來是師兄回來了！怪不得師傅這幾天曾吩咐我，說是如遇師兄來時不必與他通報，並不准在觀內逗留片刻；他大概是預料到你日內定要到來的呢！」

趙五料不到師傅竟會預先有這麼一番的吩咐，不覺大吃一驚道：「師傅眞這般的吩咐你麼？」了凡惱聲道：「不是他這般吩咐，難道還是我捏造出來的麼？而且爲了此事，觀門外還貼上一道手諭，你難道也沒有瞧見麼？」這一來，可把這事加倍的證實了。可是，路遠迢迢的來到此間，竟連師傅的一面都不能見，就立刻退出觀去；這是無論如何不能甘心的！所以他祇得像懇求似的，又向了凡說道：「這恐怕是他老人家一時的誤會；祇要我能和他見上一面，很詳細的說上一說，一定可以解釋明白的。如今請你可憐我，替我進去通報一聲罷。」了凡連連搖頭道：「這可不能！師傅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既這般的吩咐，我這還有什麼話說！我就有天大的膽，也不敢替你通報。不立時攆你出觀，容你在這裡逗留片刻，已算是我們師弟兄的一番情分了！」正在這個當兒，又聽得師傅李成化在裡面怒聲說道：「了凡！你在外面和什麼人說著話？如有那些不相干的人，硬要走進觀來，你祇要把他攆出觀去就是了，又何必和他多說呢！」了凡聽師傅已在發怒，忙向趙五連連搖手；一壁卽走了進去。

趙五這時倒已橫了一個心，暗道：「旣來之，則安之；無論他們怎麼的驅逐我，我是一定不走的了！倘能再和師傅見上一面，就是教我死也甘心！」當下在門內地上坐了下來，表示一種不走的決心。但是依舊沒有人來瞅睬他；就是那些李成化的門徒，在觀內出出進進，內中還有幾個是和他相識的，也連正眼都不向他瞧一瞧，似乎沒有他這個人坐在地上似的。這明明是受著師傅之教了！還虧了凡時常偷偷的拿出些食物來給他吃，方始能使他堅持下去。

這樣的已過了三天。當他在十分失望的時候，也屢次想要拂袖而去，不必再等著在這裡了；心想：難道除了李成化之外，便沒有別的名師可從麼？不過轉念一想：「我那師傅本是十分古怪的一個人，今次這般的見待，或者是故意試試我的忍耐工夫的；否則，他如果眞的不要和我見面，那見我到來，把我攆了出去就完了，又怎會仍許我在這裡逗留呢？所以我如果一個小不忍，竟然拂袖而去，不免反墮在他的計中了！而且外面有本領的人雖是很多，然有幾個眞能及得上我的師傅的？我如欲實踐十年後復仇的這句話，非得苦苦的纏著他，要他再傳授我一些本領不可呢！」

這天的下午，他又聽得李成化在裡邊說話，並且似乎就在那院子中，和他距離得很近的。他這時也顧不得什麼了；立刻立起身來，向裡邊奔了進去。祇見師傅果然立在院中，和著一個門徒談著天；一見他奔進院來，馬上把頭搖上幾搖，露著十分厭惡的樣子。待要躲避時，趙五卻早已趕上一步，抱著他的腿，跪了下來。祇氣得李成化連連跺足道：「這算什麼，這算什麼！」然躲避著不要見他的一種意思，顯然已在這時取消了！趙五乘此機會，便向他哀聲懇求道：「請師傅可憐我，容我盡情一說；等到說完之後，師傅就是馬上賜我一死，我也是心甘情願的！」

不知李成化聽了這話怎樣說？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二三回　示眞傳孺子可教　馳詭辯相人何爲

話說李成化聽了趙五的話，眉峰緊緊蹙在一起，又把足一跺道：「你還有什麼好事對我說；而且這種事又何必定要對我說呢！」趙五倒有些詫異起來道：「難道我在湖南所幹的種種不肖之事，師傅已經統統知道了麼？」李成化冷笑了一聲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像你這種的門徒，實在把我的台都坍盡了！還有什麼面目回來見我呢？」趙五道：「弟子在湖南所幹的事，實在太嫌荒唐一點，自知是

罪該萬死的；聽憑師傅怎樣的發落就是了！不過姓余的這廝，本來是與他沒有什麼相干的；憑空出來攪這場子，未免太目中無人了！而且他明明知道我是拜在師傅的門下，他這出來一攪場，不僅是要掃我的臉，恐怕還有意要和師傅爲難呢！所以我在當場就說了一句『十年後再見』的話；這並不是要師傅代我出場，祇求師傅把精深的功夫傳授給我。我的天資雖是十分魯鈍，然能有上十年苦苦的練習，並有師傅從旁指導，怕不能有上一個譜子；到那時自然就復了仇，師傅的面子也就連帶的爭了過來了！」

李成化聽完了這番話，又大斥一聲道：「咄！你不要花言巧語了！這完全是你自己招出來的是非，和我又有什麼相干呢！至於面子不面子，那更不必說起了！我如今正在後悔，當初不該收你這個徒弟，以致惹出這場煩惱！你倒再要來哀求我，更傳授你一些精深的功夫，這未免太不知風雲氣色了！」說著，氣吼吼的，把趙五捧著他那一條腿的兩隻手抖了去，露出欲退入後邊的樣子。

趙五倒也是很知趣的，知道師傅正在盛怒之下，不便再行苦求，便又轉了口風道：「師傅既是不屑教授，弟子也就不敢再求。不過弟子已是無家可歸的了，可否容弟子在這觀內住下？祇要能得師傅的允准，就是教弟子斫柴、挑水、煮飯、燒鍋，也是一點不怨的。」李成化聽了，兀自沉吟未語，半晌，方笑嘻嘻的說道：「哦！你竟願幹這些粗事麼？那我這裡恰恰正少這麼一個人，就讓你去幹了罷。不過你擔任了這個事情後，如果不能耐勞，又要偷起懶來，那我可不能答允你的！何去何從，你還是現在仔細地想一下罷。」趙五忙一迭連聲的回答道：「我情願在此作勞，決不敢偷一些子的懶！此後不幸如有這種事實發生，聽憑師傅怎樣懲辦就是了！」從此趙五便在玄帝觀中，打起雜役來。

這種事情看去很是平常，很是容易；但是幹起來麻煩得很，幾乎一天到晚，都是幹著這些事，得不到一點閒工夫。趙五倒又有些後悔起來了；不覺暗自想道：「這是何苦值得！可笑我不去練習武藝，倒在這裡打起雜來，這又能熬練出什麼本領來呢？而且十年的光陰，說來雖是十分悠久，其實也是很迅速的；倘若都是這般悠悠的過了去，那還能復得什麼仇？不是太不合算了麼？去，去，去！不要再在這裡

丟人了！」因此把那身汙穢的衣服脫了去，換上一身來的衣裝，想要離開這裡走了。恰恰被一個同伴瞧見，便笑著說道：「趙師兄！你要走了麼？這也好！本來我說的，像這種粗事，祇配我們這班沒用的人幹的；你趙師兄是很有本領的人，何苦硬要混在這裡，還要受盡師傅的白眼呢！」

正說到這裡，又有一個同伴踅了來，早聽明了他二人這一番話；也便笑著儳言道：「趙師兄！你真的耐不住勞苦要走麼？那師傅的眼光真可以，他在你起始幹這件事的時候，就對我們說起，道：你們瞧著罷，他現在雖說得這般的稀鬆平常，但不到幾個月工夫，定又要熬不起苦，嚷著不幹了！像這般沒有恆心，不能耐勞的人，還能練什麼武藝？更能說什麼報仇不報仇呢？他老人家說完之後，又是一陣大笑。如今你竟真的一走，不是被他料著了麼？」這一說倒又使趙五怔住了；暗想：「不錯啊！我今天倘然真的一走，不是明明顯出我一點勞苦都不能耐得麼？而且照他們所傳述的這番話瞧來，師傅的教我來幹這些事，莫非有意試試我能夠耐勞不能耐勞？那我一走，不是更前功盡棄麼？」於是毅然把這身乾淨的衣服脫了去，又換上了那身汙穢的衣服，死心塌地的去操作，從此再也不說一個「去」字了！

如是的又過了三個月。一天晚上，他因為日間操作甚勞。所以睡得十分的熟；誰知正在他酣睡的當兒，忽有兩件東西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了來，恰恰插在他所睡的地板上，錚錚然發出一種銳利的聲音；立時使他驚醒過來。急忙揉揉睡眼一瞧時，不覺又大吃一驚！原來，兩柄亮晶晶的短劍，很平直的分插在他頭頸所置的地方的兩旁，其間相去不可以分寸呢！他不禁暗自沉思道：「這是一種什麼玩意呢？如這兩柄短劍飛了來，是懷有惡意的；那決不會故意弄這狡獪的伎倆，使人與劍相距僅以分寸的，早在睡夢中送了性命了！如此說來，這兩柄劍，定是人家很善意的贈給我的；不過不願教我知道是誰何所贈罷了。」他正想到這裡，突然的有一個新奇的思想，射入他的腦中道：「嘿！這莫不是我師傅弄的狡獪麼？他的飛劍，素來是為大家所稱道，可稱一時獨步的；如今他把這對短劍慨然賜給我，大概是示意於我，教我從他學習飛劍罷？」當下不敢怠慢，即戰戰兢兢的，把這雙短劍，從地板上拔了起來。然後對著天空，

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算是向他師傅表示感謝的意思。隨又將那短劍，很珍秘的藏起來了。

可是到了第二天，李成化對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示，更不提起短劍的事。趙五自然也不敢憑空提起，祇是心中因此卻又有些忐忑不安。暗想：這對短劍既不是師傅賜給我的；那究竟是從什麼地方飛了來，又是什麼人鬧的玩意兒呢？而且把這短劍給我，究竟是善意呢？還是惡意呢？我眞有些莫名其妙了！他苦苦的思索了半天，依舊得不到一個較爲滿意的答案，也只好罷了。誰知這天晚上，他又遇見了一件奇事；但是這個悶葫蘆，卻因此被他打破了！原來，當他正在酣睡的當兒，忽又颼颼的起了一種像風聲的聲響，立時把他驚醒過來。他在這睡魔尙未完全驅走的中間，不覺模模糊糊的，暗自思忖道：「莫非又有什麼飛劍飛來麼？如果眞是如此，那倒著實有些奇怪了！」等到睜開眼來，才知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祇見外面庭中，罩滿一庭明月，而在這明月之下，卻有一個人在舞動一雙短劍，兩點寒光，不住的在那颼颼的風聲中透出，直向大樹的杈枒上射去；那些杈枒搖搖欲動，幾乎像要被他斫了下來呢！再向那人仔細一瞧時，高高的軀幹，長長的臉兒，不是他的師傅李成化，又是什麼人？於是，他在驚駭之餘，同時又恍然大悟了：「這可對了！這一定是師傅要把飛劍授我，卻又礙著許多同門，不便這麼彰明較著的教授，所以先把短劍賜給我，隨又將劍舞給我看，好教我暗中跟他學習呢！」當下便連大氣也不敢出，偷偷伸出了頭，向他的師傅凝神望著。

誰知他師傅這時又變了方法了。祇見把劍放在前面，跟著運上一股氣，向那劍上吹去，便把那對短劍先後吸入口中，隨又吐了出來；這樣的一吐一吸，練得十分純熟。趙五看了，知道這是練飛劍的入手方法，便牢牢把來記著。心中卻是十分得意，知道劍術一旦學成，大仇就指日可復了！不一會，李成化已把一回劍練完，仍不和他搭談，管自悄悄就寢，趙五也就走起身來，取出雙劍，照著他所記得的解數，跟著在庭中練上一回。起初很是困難，練了好久工夫，方始略得門徑。從此李成化每逢月明之夕，便在

庭中練劍，暗中以精妙的劍術傳授趙五。趙五總是跟著悉心練習，居然進步得很速。久而久之，竟練得能把這短劍縮成一二寸了。可是從此之後，就不大再有進步；他雖是日日勤加練習，這短劍依舊總是這般長，不能再縮短一分一毫。

趙五心中不免有些煩悶，暗想：如果再照這樣下去，天天不能得到一點進步；這劍術又何日能成咧！既而又自己向自己寬解道：「這飛劍在各種武藝中，本是最難學的一件東西；儘有費了一輩子的工夫，沒有把他練得成的。如今我練劍還不到十年，已有上這一點成績，也頗足自慰的了；還要起什麼奢望呢？而且我這飛劍，雖還沒有學成，但余八叔那廝，恐怕已不是我的敵手，我要取他的首級，眞易如探囊取物咧！當下反覺十分得意。」

轉瞬之間，已是十年到來。趙五那裡肯忘記了復仇這件事，便皇皇然前去向他師傅辭行，說要踐取前言，前往湖南，找尋他那仇人了。李成化起初很誠意的勸阻他；後來見他意志很是堅決，只好罷了。卻向他說道：「這十年來，我眞十分的委屈了你了！今日你既然要前往報仇，我得略盡地主之誼，大大的替你餞一下子行！」當下即召集了一班門徒，替趙五開了一個餞行大會。

這班同門，在這十年中，見趙五受盡了師傅的白眼，祇是做些下役所應該的工作，早把他當作一個不足齒的人；如今忽見師傅改變了素來的態度，竟替他設了這麼一個盛會，不免十分詫異，都要前來瞧瞧，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祇見李成化指著趙五，當著大衆笑說道：「他的功夫在這十年中，總算已大有進步了！但是你們可知道，他能有今日的進步，究竟得力在那兩個字？」他們祇知道趙五在這十年中，儘幹著牛馬般的苦工，那裡知道他已得有絕大的進步；所以聽了很是駭異。跟著再聽師傅問到他的得力究在那兩個字；更是瞠不知所對了！李成化便又笑著說道：「他的得力，就在『忍耐』兩個字！你們須要知道，一個人要得到精深的功夫，決不是粗心暴氣所能做得到的！而他此次再到這裡來習藝，目的就在復仇；更非有下堅忍功夫不可。然他素來是目空一切的，堅忍二字，與他好似風馬牛不相及。在他再

來這觀中的時候，雖因驟然受了一個大蹉跌，又志切復仇，意氣已比從前斂抑了好多；但這不過一時的現象，決計不能持久。倘然不到幾時，再把從前那種心高氣傲的脾氣復了過來，那不但練不得精深的功夫，又那裡復得了仇呢？所以我在他來觀的時候，便十分的折辱他，幾乎不把他當人看待；後來又把種種勞役給他幹。他居然能拿逆來順受的態度忍受著，一點沒有怨色；我才知他是可教的了！因暗中把飛劍傳授了他，這才得到有今日的這點進步呢！」

衆門徒聽了，方知師傅已把飛劍傳授給他了；不免一半兒露著豔羨之色，一半兒又懷著妒忌之心。老奸巨滑的李成化，早已瞧了出來；便又說道：「你們不要妒忌他，我是一點沒有私心的；祇要誰能有上堅忍的功夫，我便把平生的絕藝傳授了給誰，並不限於他一人呢！」說到這裡，忽又長嘆起來。衆門徒忙向他問道：「師傅說得好好的，為何又長嘆起來？莫非以為我們這班人，一個都不能有上趙師兄這樣的堅忍之心，一個也得不到師傅的眞傳麼？」李成化把頭搖上一搖道：「不是的。我之所以長嘆，嘆他雖有上堅忍之心，卻因復仇之心，比習藝之心重了一點；究竟不能堅忍到底，竟拋棄了他學習得尚未大成的飛劍，前去幹他的復仇事業了！這一拋荒下來，無論他的仇是報得成，或是報不成；在學藝上一定受上了一個絕大的停頓，不能再有進步了！這不是很可嘆息的一樁事情麼？」

這話一說，趙五忙向他謝道：「這個要請師傅原諒我的！十年後再見的這句話，我既在受了挫敗之後，當場向余八叔那廝說過，萬萬是不可自食其言的；倘使自食其言，不但坍盡了我自己的臺，恐連師傅的面子上也不大好看呢！所以我此次無論有上怎樣的犧牲，都是不暇顧及的了！不過我還要向師傅請問一聲：像我現在所有的這點功夫，不知也足與那余八叔較量一下麼？」李成化沉吟道：「這很難說，像你這十年來的苦苦練習，不但是我所授你的劍術，就是各種工夫，也由你天天自己練習著，都是十分進步了；那余八叔當然不是你的敵手！但在這十年之中，又安知余八叔不也在練習著，不也在飛速的進步呢？」這話一說，趙五不禁露著爽然若失的神氣。李成化又說道：「這個你倒不必聽了氣沮的！你能

自己報得此仇，果然最好；就是不能報仇，萬一竟又失敗了，還有我們這班人在這裡，一定也要替你設法報仇呢！」趙五聽了，忙立起身來，向李成化下拜道：「有了師傅這一句話，好似得了一重保障，弟子更可放心去報仇了！」當下無話。過了幾日，趙五便拜別了師傅和同門，向湖南進發；曉行夜宿，不止一日。

有一天，正要到一個地方去打尖，忽見市上一塊空地上，圍成了一個人圈子；並有喧鬧之聲，從這人圈子中發了出來。趙五知道一定是出了什麼事情了；三脚兩步走向前去，擠入了人圈中。祇見空地上設著一個小攤，上面掛著一塊招牌，乃是「賽半仙神相」五個大字。五七個稍長大漢，一律都是短衣密鈕，並把帽子歪在腦袋的一邊；窮兇極惡的，圍在那相攤的四周，大著喉嚨，向那攤上的相士發話。有幾個更是其勢洶洶的，似乎就要動手了！

那相士卻是一個老者，約有五十多歲的年紀；受了這班人的騷擾與威逼；雖是露著觳觫的樣子，但是神態卻還鎮定。祇聽內中有一個大漢，又向那相士惡狠狠的說道：「好一個不懂江湖規矩的老東西！你既要在這裡設得相攤，也不打打聽打聽，在這當地上還有我這麼一個立地太歲，怎麼一點孝敬也沒有，一聲招呼也不打，就敢擅自設下這個相攤呢？」相士道：「這個我一概不知。我是一個苦老頭子，祇仗賣相餬口，那裡還有什麼餘錢可以孝敬人家呢？」這話一說，那個漢子早已牛吼的一聲叫起來道：「咄！好一個利口的老兒！竟敢自以爲是，不向你太爺服罪麼？好兄弟們！快與我把這攤打了！」一聲令下，他的一班小弟兄，立刻揎袖攘臂，就要打了起來，這一來，趙五可有些看不入眼了；忙一分衆人，走了過去道：「諸位大漢！你們也忒小題大作了！他祇是一個苦老頭子，就是有得罪你們的地方，大家也有話好說，何必這般的認眞呢？」

這干大漢，素來是在這市上橫行慣的，那裡容得人家和他們細細評理；而且又見趙五祇是一個孤身過客，狀貌也並不怎麼驚人出衆，更不把他放在心上。所以聽了他這番話後，那爲首的祇很輕薄的向他

睨上一眼，跟著便冷笑上一聲道：「好一個有臉子的！也不自己向鏡子中照上一照，便要出來替人家捧腰了！哼！像這樣的張三也出來替人家捧腰，李四也出來替人家捧腰，我們在這地方，還有飯可吃麼？」這幾句話不打緊，卻也把趙五激惱起來了，正要發作的當兒；不料偏有一個不識趣的大漢，已送了一拳過來。這拳剛剛送到他的面前，立刻被他抓在手中，好似抓著了一隻雞，便用勁的向地上一摔，直摔得那人狂喊起來。跟著又有兩個人上去，也被趙五打倒在地上。

那爲首的至是方知不是路數，倒也識趣得很，便惶惶然領了那班弟兄退了出去。到了數步之外，方又回身向趙五說道：「你不要這般猖狂！你如果眞是好漢的，與我立在這裡不要走；讓我稟明兄長後，再來和你算帳罷！」說完，領了一班人匆匆而去。閒人也就一哄而散。那相士方才過來，向趙五稱謝道：「今天不是恩公仗義出來相助，小老兒這條性命，恐怕就要送在他們的手中了！」趙五道：「好說，好說！這班人十分可惡，我在旁邊見了，實在有些看不入眼，方出來打上這個抱不平的；又何必向我稱謝呢！不過相士，你不是掛著『神相賽半仙』的招牌麼？既然稱得賽半仙，當能未卜先知，怎麼自己目下就有這場災殃，反而不能知道呢？」說著，哈哈笑了起來。

賽半仙也乾笑道：「這就叫做明於謀人而昧於謀己了！大概我們一班相士，都有上這麼一個毛病罷？祇有一樁：恩公須要恕我直言；因爲照尊相看來，在這一月之中，恐怕就有一場大禍臨身；我是受過大恩的，不得不向恩公說上一聲呢！」趙五聽了這話，心下不免一動。忙問道：「究竟是怎樣的一場大禍呢？也有避免的方法麼？」賽半仙道：「這裡不是說話之所。加之剛才出了這麼一個岔子，小老兒在這裡已做不得生意了；讓我收拾好了這攤子，同到小寓中去一談罷。」

趙五點頭無語。當下卽等著賽半仙把攤子收拾好，一同來到賽半仙所住的客寓中。坐定以後，又把房門關上了；賽半仙突然對著趙五，正色說道：「恩公不是要去報仇麼？而且這仇結下，不是已有十年之久麼？但是照恩公的印堂上，帶著這樣的暗滯之色，不但報不得此仇，恐連性命都有些不保呢！」趙

五暗想：「我的要去報仇，並沒有招牌掛出，他怎會知道？而且還知道是十年的深仇，眞不愧爲神相了！那他所說的性命不保一句話，恐怕倒有幾分可信咧！」心下不免有些吃驚，因又向他問出一番話來。欲知他所問的是怎麼一番話？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二四回　擋劍鋒草鞋著異蹟　燒頭髮鐵匣建奇勳

話說趙五聽見賽半仙一句話就把他的心事道破，知道是要去報十年深仇的；心下不免著實有些吃驚。暗想：這倒怪了！難道連這些事情，都在相上可以瞧得出來麼？忙向賽半仙問道：「怎麼連一個人要去報仇不報仇，也都上了相麼？而且報仇卽說報仇便了，怎麼連十年的深仇，又都瞧得出來呢？」賽半仙笑道：「這一半果然是在相上可以瞧得出；一半也是由我推測而得的。閣下目有怒睛，筋有紫紋，這在相上，明明已露出是急切的要和人家去拚一個你死我活的；一個人要急切的去和人家拚個你死我活，這除了要報宿仇，還有什麼事情呢？至於一口氣就說定你所要去報的，是十年的深仇，驟然之下，似乎有些奇怪；其實也是很容易解釋的。大凡兩下結了深仇之後，口頭上所常說到的，不是三年後再見面，五年後再見面，定是十年後再見面；至於約到二十年，三十年以後，那是絕無僅有的了！因爲人壽幾何，十年內事尙不能知；如今竟欲預計到十年以外，不是成了儍瓜麼？然觀閣下急於要報仇的心，雖是完全顯露在外面，一點不能遏抑；一方面卻依舊很有忍耐心。這祇要瞧你剛才對待那班地棍的神氣，就可知道了。於此可知你所要報的仇，決不是三年的，或是五年的；而定是十年的。現在十年之期已屆，欲得仇人而甘心；所以在眉宇間，不知不覺的有一股殺氣透露出來呢！」

趙五道：「尊論妙極！這不但是論相，簡直是有一雙神秘的眼睛，直瞧到我心的深處，把我秘密的心事完全都瞧了一個透呢！但是你說我此去性命不保，又是何所據而云然？難道印堂暗滯，眞與人的一

生有關麼？」賽半仙道：「怎麼沒有關係！像你這樣的印堂暗滯，主眼前就要遭受絕大的災殃；而你此行是去報仇的，是去和人家拚一個你死我活的，這那裡還有性命可保呢！」趙五道：「但還有一說：就算我此去性命要保不牢，然而倘能把仇人殺死，我也就十分甘心情願了；請你再替我相一相，我此去究竟也能把仇人殺死麼？」賽半仙連連把頭搖著道：「大難，大難！照尊相看來，萬事都無希望，那裡還能把仇人殺死呢！這一定是仇人的本領強過於你，所以你的性命還要喪失在他的手中了！」趙五道：「如此說來，我此仇是不能去報了！可是我爲了此事，已費下十年的苦功夫，怎能爲了你這句話，就此甘心不去呢？」言下頗露著十分躊躇的樣子。旋又毅然的說道：「我志已決，無論如何，此仇我一定是要去報的！就是眞的把性命喪卻，也是命中註定如此，一點沒有什麼懊悔呢！」

賽半仙瞧見他這種慷慨激昂的神氣，倒又把拇指一豎，肅然起敬的說道：「你眞不愧是個好男兒！而且你是有大恩於我的；我如今如果不替你想個解救的方法，坐視你趨近絕地，這在心上如何說得過去呢！也罷，我現在也顧不得我師傅的教訓，祇好多管一下閒事了！」說著卽從身上取出一隻很小的鐵匣子，拿來遞給趙五；並很鄭重的說道：「恩公！你且把這鐵匣子佩在身邊，片刻不要相離；將來自有妙用，定可逢凶化吉！」

趙五見他說得這般鄭重，倒也有些驚奇。但是細向這鐵匣一瞧時，也祇是頑鐵製成很尋常的一隻匣子，並瞧不出什麼奇異的地方來；祇匣蓋密密闔上，宛如天衣無縫，找不出一些隙處，與別的匣子微有不同罷了！便又笑著問道：「這匣子究是作甚麼用的？怎麼佩帶了他，竟會逢凶化吉呢？」賽半仙道：「天機不可洩漏！恩公也不必多問，祇要緊記著我的說話；把他佩在身上，片刻不要相離，到了危難之時，自能得他之助！好在這匣子是很小很小的，帶在身上一點不累贅；這於恩公，大概總是有益無損的罷？」趙五聽了這話，也就向他謝上一聲，把這鐵匣佩在身上。隨卽辭別了賽半仙，自向湖南進發。曉行夜宿，不止一日，早已到了長沙城內。

他的第一椿要事，當然就是如何前去報仇；便又自己和自己商量道：「我當時約他十年後再見，在我果然時時刻刻不忘記這句話，在他想來也不會忘記的；如今十年已屆，他如果還沒有死，一定是在那裡盼望著我去踐約了。我倘然很正式的前去會見他，恐怕要有不利，說不定他已約好了許多好手，做他的幫手呢！那麼，還不如在黑夜之中，冷不防的走了去，用飛劍取了他的性命罷！祇要他一死，我的大仇也就算報成了！」繼而又把頭連搖幾搖，暗道：「不行，不行！這算不得是大丈夫的行為！我如果祇要暗取他的性命，那在這十年之中，那一天不能幹成這樁事，又何必枉費這十年的苦功夫呢？現在我已決定了他從前既是當著衆人把我打敗的；我如今也要當著衆人把他打敗，才算報了此仇！」主意既定，當下向人家打聽清楚了余八叔所住的地方，卽直奔那邊而來。

到了余宅門前，並不就走進去，先把余宅的左鄰右舍和住在附近一帶的人，一齊都邀了來。趙五便居中一立，朗聲說道：「我就是十年前替湘陰人舞掉龍珠的趙五，不幸被這裡的余八叔，赤手空拳剪斷了我的龍珠，使我栽了一個大觔斗；我當時曾說過『十年後再見』的一句話，諸位中年紀長一些的，大概都還記得這件事罷？現在十年之期已屆，我是特地遵守這句約言，前來找著他的。此刻請諸位來，並不為別的事；祇煩諸位做一個證人，使諸位知道我趙五也是一個慷爽的男子，對於自己的約言很能遵守的。此番能把余八叔打敗，果然是我的大幸；就是不幸卽再打敗在他手中，或者甚至於性命不保，我也是死而無怨的啊！」這番話一說，大家不禁紛紛議論起來，無非又回憶到十年前，長沙人同湘陰人比賽龍燈的那件事，當下對於趙五此來，也有稱他是好漢的舉動的；也有罵他是無賴的行為的，毀譽頗不一致。

良久良久，又有一位六七十歲的老者，好像在這一方算是齒德最尊的；忽地在衆中走了出來，和趙五打了一個招呼，顫巍巍的說道：「閣下此舉，可算得是一種英雄好漢的舉動；我們十分敬佩，決不敢說你是不正當的。不過兄弟還有一句話要對閣下說：閣下此次前來報仇，想來是要和余八叔個對個見個

雌雄的；然而不幸之至，照現在的形勢瞧起來，余八叔已不能和你個對個較手的了！這在閣下新從遠方來，大概還不知道這番情形罷？」

趙五聽了這話，倒好似游子遠方，乍聽到父母仙逝噩耗這般的難道，眼睛中幾乎要掛下眼淚來。便很驚訝的問道：「怎麼，余八叔難道已經死了麼？難道他已不在人世了麼？如果眞是如此，我這個仇可報不成了！」那老者道：「他死雖沒有死，但也與死了的無異。他在三年之前，忽然得了癱瘓之症，終日坐床不起；這不是已不能個對個和你較手了麼？」趙五沉吟道：「果眞有這等事麼？」跟著又眼光一閃，很堅決的說道：「不要說他還沒有死，祇是癱瘓在床上；就是眞的死了，我也要親奠棺前，和他的遺體較量一下！而且他癱瘓在床上，也祇是從你們的口中說來，我並沒有親眼瞧見；說不定是他怕我前來報仇，故意裝出這種樣子來的；我倒不願上他的當呢！如今我總得親自去瞧他一瞧；至於較手不較手，留待臨時再定，也無不可。」

他正說到這裡，便另外又有幾個人出來，向他說道：「余八叔的癱瘓在床，倒是千眞萬眞，並不是假造出來的；現有我們幾個人願作保證，大概你總可相信得過。不過他既癱瘓在床了，你就是進去瞧他，也沒有甚麼益處，你是好好的一個人，難道好意思和一個癱在床上的人較手麼？勝敗且不必去說他，這種事情傳說出去，於你的聲名上很有些不好聽呢！所以依我們之勸，你只當余八叔已死便是，也不必再報此仇了！至於你遠道而來，或者缺少盤費；那我們瞧在你的俠義分上，倒也情願量力餽送的呢！」趙五聽他們如此說，倒又把兩目一睜，動起怒來道：「這是甚麼話！我是報仇來的，並不是打秋風來的；要你們餽送甚麼盤費呢！如今實對你們說罷，不管余八叔是眞的癱瘓在床，或是假的癱瘓在床，我總要親自前去瞧上一眼。如果祇憑著你們幾句話，就輕輕易易打消了報仇的意思，那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

正在難於解決的當兒，余家的人也早被他驚動了；卽有余八叔十三四歲的一個姪兒子，走來問道：「你這位客人，就是那年爲了掉龍燈的事，和我叔父有上十年後再會的約那一位麼？如今來得大好，我

的叔父這一陣子正天天的盼望你到來呢！衹是他老人家患著瘋癱，不克起床，不能親自出來迎接；特地叫我做上一個代表，請你到他的臥房中會上一會。你大概總可原諒他罷？」

衆人聽了這一番伶俐的口齒，暗中都是十分稱讚；而對於余八叔並不知道自己是個癱子，居然還念著這個舊約，又居然邀請趙五到他的臥室中去相會，一點不肯示弱，更是十分稱奇。正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倒又不等趙五開口，不約而同的，先向這孩子問道：「這些話果眞是你叔父叫你來說的麼？你並沒有弄錯一點麼？」那孩子笑道：「這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我那裡會得弄錯！」隨又回首向趙五說道：「客人！你就隨我進去，好麼？」趙五連連點頭道：「好極，好極！原來他有這般的膽量，我還疑心他是裝著瘋癱，故意不肯見我呢！」當下即跟那個孩子，坦然走入余家。那班鄰舍鄉里，有幾個是很好事的，爲好奇心所鼓動，也就閧然跟隨在後面。

余家的屋子，衹是鄉間的款式，並不十分深廣；不一會，大家已都走入余八叔的那間臥室中。衹見余八叔欹坐在床上，面色很是憔悴，一望而知他是有病在身的。不過手上還執著一隻草鞋，正在那裡織著，似乎藉此消磨病中的光陰呢！一見衆人走入室來，立刻停了手中的工作，把身子略略一欠，算是向衆人致意；隨又向趙五望了一眼，含笑說道：

「你眞是一個信人！說是十年後再會，果然到了十年，竟會不遠千里，前來踐約了！所可惜的：我在三年之前，患上了這個不生不死的癱瘓症，至今未能起床，已不是一個健全的人，萬萬不能和你個對個周旋的了；這可如何是好呢？」趙五聽了這話，衹冷笑上一聲道：「照你說來，爲了你癱瘓在床上，我衹好把前約取消了麼？未免把事情瞧得太輕易了！那我在這十年之中，爲了立志報仇而所吃到的種種苦處，又向何人取償呢？咳！老實說罷：這種喪氣的話，這種沒種的話，衹有你們湖南人說得出口；我們山東人是無論到了如何地步，也沒有臉說這種話的！如今還是請你收了回去，免得不但坍你自己的臺，還要坍全體湖南人的臺呢！」

這話一說，余八叔兩個黯淡無神的眼珠，也不知不覺的微微閃動了一下；卻依舊忍著一口氣說道：「哦！你們山東人決計不會說這種沒種的話麼？要我把他收回麼？那我倒要請教你們山東人一聲：如果你們易處了我的地位，究竟又應該怎樣呢？」趙五一點不遲疑的回答道：「這還用問！如果是我，不但是我，凡是我們山東人，倘然有人尋上門來，要報深仇宿怨；祇要有一絲氣在，不論是斷了膀臂，或是折了足脛，一定要掙扎著和那人決戰一場的；那裡會像你們的退縮不前呢！」余八叔被他這麼一激動，實在忍耐不住了；又把兩眼一閃動，毅然的說道：「不錯！我還有一口氣在，並不曾死了去，決計不能退縮不前的！如今你要如何的比武，我就如何的比武，一切聽你吩咐就是了！」

這時和余八叔同個地方居住，前來瞧看熱鬧的人，倒又有些不服氣起來；忙向趙五說道：「你這話看去好像說得很對。但是他癱瘓在床上不能行動，已有三年之久；這是誰都知道的。如今你逼他和你比武，他雖無可奈何已是允許了；但在實際上，請問如何能辦得到？這還不如教他閉目仰臥在床上，索性靜等你結果他的性命，倒來得直截了當一些，用得著說甚麼比武不比武的話呢！剛才你罵我們湖南人太沒種，我們湖南人雖然不敢承認；現在我們湖南人倒也要還敬一聲，說你們山東人太殘忍一點了！」趙五一聽這話，氣得兩眼圓睜，怒聲說道：「這是我和姓余的兩個人的事，我提出要比武，他也已慨然允許了；這於大體上已沒有甚麼問題，用不著你們旁人出來干涉的。如今我所要煩勞你們諸位的，祇不過要請你們在場做個證人。此番不論誰生誰死，十年後再見的這句話，我們總算已經履行了。」

他正說到這裡，忽又像想到了一件甚麼事，怒意立時全消，微微笑了一笑；便又接續著說道：「而且我雖說要和他比武，卻並不要強迫他起立；他既癱瘓在床上不能行動，就讓他癱瘓在床上也是不妨的。因為我所決定的一種比武方法，很是變通，又很簡單，祇要我把兩柄飛劍向他飛去，他能將這兩柄飛劍完全擋住，就算完了事了；至於輪到他來出手，任他出什麼新鮮主意，我是一點不敢推卻的！這不是於他的能行動不能行動上，毫無一點關係麼？現在請你們想想：我們山東人的生性，到底還是殘忍，還是

不殘忍呢？」

他把這番話一說，衆人倒祇好面面相覷，再也不能出來干涉了。余八叔卻早已有些忍耐不住，便大聲說道：「你既遠道而來，當然總要有個交代，不能一無所爲而去的；又何必多說這些閒話呢！現在你所提出的這個辦法，的確很是變通，又很能替我顧到，我那有反對之理？現在就請你把飛劍請出來罷，不要說祇是兩柄飛劍了，就是十柄百柄飛劍，我姓余的也是甘願受的！不過閒人在這室中，恐怕要受驚嚇，未免有些不便；還是請他們趕快出去罷。」

這一個條件，趙五倒是聽了十分滿意的。因爲照他的意思想來，在這些閒人中，難保不有幾個有本領的人在內；他們當然是偏於余八叔一方的，倘遇危急的時候，說不定要出來幫助余八叔，那無論如何，於他自己總有幾分不利了！現在把他們一齊攆了出去，他儘可安心行事；那余八叔的性命，差不多已有一大半落在他的手中呢！忙把頭點上幾點，表示贊成的意思道：「這話不錯！這間房子並不大；我們比武的時候，再放些閒人在內，的確很是不便的；還不如先請他們出去罷。」說完這話，卽把兩眼望著衆人，似乎向他我下著逐客之令。

衆人都懷著好奇的眼光而來，如今兩人快要比武，好似鑼鼓已響，好戲快要開場了，原捨不得離開這戲場而去；不過這個條件，並不是趙五提出，卻是余八叔提出的；他究竟是屋主人，他們違拗不得。祇好快快然退出室中；但依舊捨不得不偸看一下，便相率轉至廊下，就那疏疏的窗隙中偸窺著。

趙五卻不知已在什麼時候，在他身邊的一隻小匣中，把那一對飛劍，一齊請出來了。衆人祇見他把口略略一動，似乎對余八叔說道：「你準備著罷！」卽有一件東西，倏的從他口內沖出，化成一道白光，箭也似地一般快，直向余八叔的帳內射去。衆人並不認識這是什麼東西，不過忖度起來，大概就是他所說的飛劍了。倒著實有些替余八叔擔心；暗道：「像這樣夭矯無倫的東西，簡直和游龍沒有兩樣，很帶上一點妖氣，那裡是什麼飛劍！余八叔雖有絕大的本領，也祇是一個凡人，又是癱瘓在床的；那裡抵禦

得來，怕不立刻就要喪在他的手中麼！」

可是衆人雖這般的替余八叔擔著心；余八叔自己卻是十分鎭定，昂著頭望著那道白光，祇是微微的笑，那種從容不迫的神氣，如果被不知他正在和人家比武的人瞧見，還疑心他是在那裡瞧著把戲呢！一剎那間，那道白光卻早已益行益近，和他的身體相距祇有數寸了；他方把手中沒有織完的那隻草鞋，略略向上一舉。祇輕輕的一撥間，那道白光好像受了重大的創痛，再也不能支持了；立刻撥轉身子，依著空中原來的路線，飛快的逃了回去；接著就鏗的一聲，墮在地上。而且奇怪得很，恰恰不偏不倚，正落在趙五的足邊咧！

這時在窗外偸看的人，再也忍耐不住了；便一片聲的叫起好來。這一來，可眞把趙五羞得萬分，急得萬分，恨不得立刻把余八叔和那些窗外偸看的人，一齊剁成了肉醬！於是又把牙齒緊緊的一咬，低低的說道：「算你有能耐，這第一劍居然被你躱過了！但是這第二劍，我更當加上一些功勁，看你還能抵禦得住，抵禦不住！」他一壁低低的說，一壁又把鼻子向內吸了幾吸，兩頰鼓了幾鼓，好像正在練氣似的；一會兒把嘴盡量的一張，便又有一道白光，從他口內直沖而出，那夭矯的姿勢，飛行的速率，比前更要增加了！再瞧那余八叔時，似乎也知道這一劍不比尋常，略略有上一種嚴重的態度，不比以前這般的從容不迫了。

衆人不免又替余八叔擔著心事，暗道：「不妙，不妙！看來這劍來勢非輕，說不定余八叔的性命，就要葬送在這一劍之中了！否則，他何以也陡然變了樣子呢？」說著遲，那時快！那道白光卻早已到了余八叔的跟前。余八叔忙又舉起草鞋去撥時，這白光卻果然和以前飛來的那一道大不相同了，好似在空中生了根一般，一點也撥移不動；而且不但撥移不動，就是這種相持不下的形勢，看去也祇是暫時的；不久就要失了抵禦的能力，被這白光攻打過來。祇要這白光在他的頸上一繞，他立刻便身首異處了！

這時不但是余八叔暗暗叫苦；連窗下偸看的人，也都驚叫起來。這一叫，倒又使余八叔忘了自己是

癱瘓在床的；也不懂得什麼叫做痛苦，馬上再把全身的氣運上一運。說也奇怪！經不得他這麼一運氣，那隻草鞋上立刻就像增加了幾千萬斤的氣力；同時便不由自主的，又把這草鞋輕輕向前移上幾移。這一移動不打緊，這白光可又受了創痛，再也不能在原處停留了；便和先前一樣，又飛也似的逃了回去。可是作怪得緊！這一次打的倒車，形勢似乎比前更是緊張；等得退到了趙五的跟前，並不墮落下來，餘勢還是很猛，似乎要直取他的腦部咧！

趙五這一驚非同小可！不禁喊上一聲：「哎呀」，一壁忙又把身子躲了開去。總算運氣還好，居然被他躲過了這道白光；祇聽得鏗的一聲，這白光又化成一柄短劍，墮在地上了。誰知正在這驚喘甫定的當兒，又有一件東西，來勢很是兇猛的向他劈面打了來，定睛一看，不是余八叔手中的那隻草鞋，又是什麼呢？他起初對於余八叔的那隻草鞋，原只看作無足輕重的一件東西；現在卻已兩次被挫，領教過他的本領了。暗想：我剛才仗著兩柄夭矯無比的飛劍，還是弄他不過，被他打敗下來；如今飛劍已打落在地上，祇剩著赤手空拳，那裡抵敵得來呢！罷，罷，罷！光棍不吃眼前虧，不如趕快逃走了罷！至於報仇的事，不妨隨後再談呢。

他一壁這麼的想，一壁早已搭轉身子，向外便跑。這一跑，倒又使旁觀的人譁笑起來，並不約而同的說道：「山東人好不丟臉，怎麼就跑了呢？還敢說我們湖南人沒種麼？」趙五這時逃命要緊，對於這種冷嘲熱罵，也不暇去管得。祇是這隻草鞋好像有眼似的，依舊緊緊的跟隨在後，不肯放鬆一點，眼見得就要趕上他了。而且還有一件奇怪的事，偶向肩後一看，余八叔不知在何時立了起來，已不癱坐在床上了，也像要立刻趕了來。

在這情急萬分的當兒，陡的一個念頭，倒又衝上了他的腦際；暗道：「這賽半仙眞和神仙差不多，預知我此行定要失敗的！現在不是已到了萬分危急的時候麼？不管他究竟靈驗不靈驗，不如取出他給我的那隻鐵匣來擋一擋，終比束手待斃好一點呢！」他想到這裡，早把那隻鐵匣，從身邊取出；也

不暇回過身來了，就將那鐵匣在肩後晃動了幾下。說也奇怪！他祇晃了這幾晃，立刻卽聽得轟的一聲，好像什麼東西炸裂似的；跟著便有一道青光，在火星飛濺中直穿而出，逕向那草鞋打去。

這時那草鞋便立刻現著屈服的樣子了，忙向後面退縮；青光卻緊緊追隨不釋。不一會，早已追到了余八叔所立的地方；草鞋像已無地可避，要找一個地洞鑽下去的，卽聽得「搭」的一聲，掉在地上。那青光驟然失了目的物，便向余八叔頭上直撲；一時間，頭髮著火，竟蓬蓬然燒起來了！這一下，可把旁觀的人一齊駭個半死；又不由自主的驚叫起來。但在這驚叫聲中，可又變了一個局面了。祇見一柄大扇子，陡的又從外面飛了進來，不消在上面扇得三扇，早已煙消火滅；不但是余八叔的頭髮上停止了燃燒，連這青光都不知去向了！

衆人正在驚詫之間，忽聽得外面又起了一片笑聲。忙爭著走去瞧看時，卻不知從那裡走來了一位老和尚，臉上滿籠著慈祥之氣，一見就知是極有道行的；正望著那呆若木雞的趙五，笑瞇瞇的說道：「趙居士！你立志定要報仇，十年有如一日，這是很可使人起敬的！不過遇見了一個癱在床上的人，還不生上一點矜憐的心思，改變一下自己的宗旨，這未免太殘忍一些了！至於那隻鐵匣，並不關你的事，我也不來怪你。祇是我如果遲來一步，我的徒弟可就要送在你的手中了。」

趙五聽了，依舊木木然立著，沒有甚麼回答。老和尚便又笑著說道：「但有一件事，倒也要感謝你的；我的徒弟被你這麼一逼，在運氣的時候，無意中把他從前所運岔的一口氣復了過來；三年未癒的癱瘓病，竟從此霍然了！這不是很可喜的一件事情麼？」趙五至是，才瞪著兩眼，問上一句道：「如此說來，你莫非是無住和尚麼？」

欲知老和尚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二五回　老和尚演說正文　哭道人振興邪教

話說趙五聽了老和尚說了那一番話後，方瞪著兩眼，問上一句道：「你莫非就是無住和尚麼？」老和尚笑著回答道：「不錯！我正是無住和尚。我這麼的突如其來，大概是居士所不及料的罷？」趙五聽了，又是一怔。半晌，方才回答道：「的確是我所不及料的；這大概也是天意罷？我們再會了！」說完這話，好像突然發了瘋似的，飛步向門外奔去。

那班瞧熱鬧的人知道這齣戲文已完，沒有什麼可瞧看了；而且他們師徒相逢，定有一番體己話要說，閒人留在這裡，究竟是不便的；也就一鬨而散。這時余八叔早已迎出房來，走到無住和尚面前，即雙膝撲的跪下，向師傅拜謝援救之恩。無住和尚忙一把將他拉起，邊同著他走進房去，邊向那地上打落的飛劍及鐵匣望著，笑吟吟的說道：「這廝此行不但報不得仇，還把兩件法寶都打落在這裡，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了！」

余八叔請無住和尚坐下後，方又問道：「弟子今日有難，大概已被師傅算得，所以特來相救麼？」無住和尚道：「這個何消說得！但也是你命不該絕；否則我也無能爲力呢！不過如今我要問你一句話：你的癱瘓在床上，完全是爲了你自不小心，偶然運岔了一口氣，你以前自己也知道麼？」余八叔現著疑惑的樣子道：「這個不是剛才聽得師傅對趙五說起那句話，我竟一點也不知道，總以爲我的得到這種癱瘓之症，定是受了地上濕氣的侵襲，於練氣上是絕對無關的。而且不瞞師傅說：就是現在聽了師傅這句話，我依舊還有些兒疑惑呢？」

無住和尚道：「你這句話的意思，我倒是懂得的；你不是說你自己對於練氣上，是很有上幾年功夫的，怎會偶不小心就把一口氣運岔了呢？不錯！這也是你應有的一種理想。而且你的練氣功夫，我也知

道你的確是不壞的；把渾身筋骨練得軟綿綿的好似棉花團一般，無論怎樣粗大的拳頭，打在你的身上，絲毫也不覺得，不都是你練氣的好成績麼？不過你須知道，練氣這門功夫，是無窮止之境的；加之練習起來，更須逐漸而進，萬萬躐等不得的！譬如說，你所運的這口氣，平常祇有五百斤的份量；如今驟然間要增至一千斤，或八百斤，不是太嫌躐等麼？不是要出毛病麼？你的把這口氣運岔，也就壞在這個上頭！大概是因為知道有人前來報仇，急於要求得進步的緣故罷。」

余八叔這才恍然大悟道：「師傅這話說得一點也不差！那是僅僅得上一個癱瘓之症，還是十分有幸的；萬一再弄得不好一些，不是連性命都要送在這個上頭麼？不過，還有一樁不解的事情：剛才怎麼如此湊巧，我突然把氣一運，又把岔著的那口氣復了過來呢？」無住和尚道：「這並不是湊巧，照理是應該如此的。因為你在這三年之間，仍不住的在這裡練氣練到現在，已是大有進步，要比從前增加份量了；禁不住你奮然把氣一運，當然全身可以通行無阻，從前岔著的那口氣，那裡還會復不過來呢？」這話一說，余八叔歡喜得幾乎要發狂道：「這眞是至理名言，弟子豁然如開茅塞了！但是還有一樁事，我要請教師傅。」無住和尚道：「什麼事？」

余八叔便向他師傅手中拿著的那把扇子一指道：「就是這把扇子。剛才那鐵匣中的那派邪火，正自十分猖獗，把我的頭髮幾乎要燒個乾淨；祇消這扇子飛了來，向他扇了幾扇，立刻煙消火滅，莫非這是一種仙人的法寶麼？師傅是從那裡得來的呢？」無住和尚聽了這話，忍不住笑了起來道：「那裡是什麼仙人的法寶！這也與那趙五的飛劍，和你的那隻草鞋，沒有什麼兩樣；不過所練的功夫，各有高下的不同罷了。對你說罷！一個人練得功夫，祇要把功勁注放在上面，不必定是飛劍，才可把他練得能大能小，飛行自如，千里取人首級；就是別的東西，也同樣可以練得指揮如意，得到他的一個用場的。否則你這一隻小小的草鞋，還是未完工的；究竟具何神力，能把這淬厲無比的飛劍擋住？也祇是你多年來朝也織草鞋，晚也織草鞋，不知不覺的，把全身的功勁，都注在這織草鞋的手上罷了！你祇要如此的一想，就

可知道我這扇子也平常得很，並不是什麼仙人的法寶了！」

這一說，倒又說得余八叔爽然如有所失。一會兒，方問道：「那麼，那鐵匣呢？難道也和這扇子，是具著一樣的道理麼？」無住和尚道：「這倒又不是的，這確是帶上一點妖氣的。然而也祇算得一個起端，以後像這麼妖氣森森的東西，比他更要厲害到十倍或百倍的，我們恐怕還有得瞧見呢！唉！我索性爽爽快快的，對你講上一講罷。我本意原想在破刹中閒居著，不願再出來了；不料妖氛滿目，使我瞧了怵目驚心，再也不忍袖手旁觀下去；加之一班道友，大家會議了一下，又都推我出來。我沒有法子可想，只得又到塵世中來走上一遭呢！」

當下就源源本本的，把一番事實說出來。在下卻因為行文便利起見，把他改作敍事文了。

原來在這時候，四川省榮經縣西面的邛來山上，忽然出現了一個妖道，自號「哭道人」。他以前的事蹟，沒有人能夠知道得。不過他把「哭」字取作道號，卻也不是毫無根由的。據說，他所最擅長的本領，就是哭；遇著與人交手，到了十分緊要的當兒，他就出人不意的，把看家本領拿出來，放聲哭上三聲。這一哭不打緊，不但是對方的神經受了刺激，變得昏惘失措，完全失了抵抗之力；就是天地日月，也立刻變了色彩，祇覺得黯黯無光呢！

此外更有一樁奇事：別人家哭的時候，眼淚是沿了面頰，直淌而下的；他卻不然！他的兩個眼眶，好似兩道強有力的瀑布，祇要哭聲一起，眼淚就圓得如珠子一般，十分有勁的，從眼眶中飛濺而出；一射到對方的臉上，祇覺又熱又痛，萬分難受，同時臉上又起了無數熱泡，不期然而然的，祇好屈服在他的手中了。

他住在山上的萬妙觀中，收了不少的門徒。然而他如果祇閒居在山上，規規矩矩的收上幾個門徒，沒有和外人爭競的意思，也就完了。誰知他偏偏不肯安分，常常要很誇口的，對他的那班門徒說道：「你們大概都已知道，如今外面大家所盛稱的，祇有兩派：一派是崆峒派，一派是崑崙派。他們兩派積不

相能，各自水火；凡是一般知道的人，都把來當作談助，不是說崑崙的人才比崆峒來得多；便是說崆峒的人物比崑崙來得俊，雖是各阿所好，然而也見得他們的聲勢了！其實照我瞧來，這兩派都是不足道的，把他們的西洋景拆一個穿，無非一派的虛張聲勢！倘然我高興和他們玩一玩，不問他是崆峒還是崑崙，定要被我一網打盡呢！」

那班門徒都是少年好事的，對於崆峒崑崙兩派的聲勢，素來是十分心折；如今聽師傅把這兩派說得如此不堪！可知師傅的本領確是不凡的了！不覺聽得他們一齊眉飛色舞，忙又向他問道：「那麼，師傅也要和他們玩上一玩麼？老實說，這兩派人平日也太跋扈一點，太嫌目中無人了！如果能把他們打敗，替我們另立出一個邛來派的名目，那眞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呢！」哭道人道：「我既然向你們如此說得，自然不是一句玩話，不久就要和他們玩上一玩的。不過我在出馬之先，先要找上那個笑道人交一交手；瞧他的笑，究竟能敵得過我的哭不能？如果是不能的，我簡直要逼他立刻把這笑道人的名號取消呢！」這一席話，他雖是祇當著一班門徒說的；然而不知怎樣，不久卽已傳到了金羅漢呂宣良的耳中。笑道人卻已雲遊到別處去了。

呂宣良道力高深，雖是十分有涵養功夫的；可是一聽到這派野話，也不覺得勃然大怒起來。而且聽他說起，第一個要找到的，就是他的師姪笑道人，更覺與自己身上有關，萬萬不能把他放過，非馬上懲治他一下不可！正在這個時候，卻又有一件事發生了。

一天早上，呂宣良剛自起身，忽見有一封信，端端正正的放在他的室中一張桌子上，也不知是何時送來的，更不知是何人送來的。懷著驚疑的心理，忙把那封信拆開一瞧時，卻正是哭道人向他挑戰的一封信。信中大致說：我是邛來山上的哭道人，就是立意要和你們崑崙崆峒兩派的人作對的；你大概是聞名已久了罷？我現在報告你一聲！我第一個要找到的，就是你的師姪笑道人；這也是我瞧得起他，所以不去找著別人，卻把他首先找來作祭旗之用。不過如今他究竟在什麼地方，我竟訪探不得確耗；你想來

總該有點知道的？就請你寄個信給他，敎他趕快回來，準備著和我較量一下罷！

呂宣良讀完這信，這一氣眞非同小！一邊又暗想道：「這廝的本領倒也很是不錯，像我居住的這種地方，雖說不到銅牆鐵壁的這般堅固，但也不是尋常人所到得的；他竟能神不知、鬼不覺的走了進來，而且還膽敢把這封信放在我的桌上呢！」所以依著他的意思很想親自出馬，把那妖道撲滅去免得蔓延起來，將來反而不可收拾。然而在他還未實行之前，早已被一衆道友知道了；忙都前來勸他道：「那妖道算得什麼，何勞你老親自出馬！這明明是那妖道的一種詭計，故意把你激惱起來，使你親去和他對陣；那他的身分也就擡高起來，無論是成是敗，他都可立刻成名了！你如今果然一惱怒，不是反中了他的計麼？」

正在這時，無住老和尙恰恰前來探望他；聽了衆道這番話，也很以爲然。並慨然的當著衆人說道：「我看這廝的本領，也不見得眞有怎樣的了不得，祇是一味的狂吹罷了！所以不但是呂道兄不必親自出馬，便是衆位道兄也都不必出馬得。好在我正要到湖南長沙望我的徒弟余八叔去，聽說呂道兄的高足柳遲也在那邊；我祇要約了余柳二人出來，大概也足對付那廝了。衆道兄正不妨作爲後盾，靜聽我的消息呢！」衆人把他的這番話細細一想，覺得很有道理；便都把頭點點，同聲說道：「有你老禪師肯出馬，那妖道眞不足平了！我們正愁沒有這麼一個道力高深的人，可以制服他呢！」

於是無住和尙辭了呂宣良和衆道友，逕向湖南而來。路上的時候，又聽見大家沸沸揚揚的傳說，哭道人自從說了那句大話以後，也知得罪的人太多了；自己勢力太孤，恐怕不是崑崙、崆峒兩派人的敵手。所以很想把這兩派以外的能人聯絡起來，集合成一個大團體，和兩派對抗一下。因此特地派了他的許多門徒，扮作醫卜星相及江湖賣藝之流，雲遊各處，以便暗中可以物色人才呢。

這一來無住和尙倒又對於走江湖的醫卜星相人等，暗暗注意起來了。恰恰在這時候，在路上遇見了那個賽半仙，憑著老和尙的法眼瞧去，知道他不是一個尋常賣相的人，定是哭道人派出來的門徒；便暗

暗尾隨著他。所以後來趙五仗義相助的一回事，無住和尚倒是親眼目睹的。

等到賽半仙收了攤子，領著趙五向旅館中走去，無住和尚心中更是十分明白，知道那賽半仙已看中了趙五的人才，要想把趙五收羅去咧！也就暗暗跟著他們，同到了旅館之中；幸喜沒有被他們覺察。恰恰靠著賽半仙住宿的那間房的旁邊一間，又正空著在那裡，無住和尚便賃居下來。因此賽半仙和趙五問答的一席話，更都被他聽了去。祇不知趙五的仇人，究竟是誰罷了？

等到趙五走後，無住和尚忽然起了一個念頭，想把賽半仙困住了，盤問他關於哭道人的一番實在情形；即闖然的走入了賽半仙的房間中，屹然立在他的面前，好似一尊石像。賽半仙倒被他駭了一大跳，從椅子中直跳起來，瞪著兩個眼睛，向他問道：「好個撒野的和尚！無緣無故的，闖入人家的房間中來作什麼？」無住和尚並不回答，祇把兩道強有力的目光，凝住在賽半仙的臉上，瞬都不向旁瞬。說也奇怪！這賽半仙看去好像是一個有道力的人，照理應該有上一點本領的。誰知，不濟得很！經不起無住和尚向他注視上三分鐘，早已失了自主之力，完全好似被攝住了。

無住和尚便又望著他，向他問道：「你可是哭道人的門徒麼？你這次喬裝賣相，不是出自你師傅之命，教你物色人才麼？」賽半仙連連回答道：「是，是！這次出來的確是受了師傅之命，教我暗地物色人才的。」無住和尚又問道：「物色人才祇是一句話，究竟也擬有具體的辦法麼？」賽半仙道：「怎麼沒有！不過派了人到各地去，暗地物色人才，祇是第一步辦法；他還有第二步辦法呢！」無住和尚的兩個眼睛，更凝注著他比前厲害一些；朗聲問道：「還有第二步辦法麼？那第二步辦法是什麼，快些說出來？」賽半仙道：「第二步辦法，就是在邛來山下，擺設下一個擂臺，任人前去打擂，打贏的可得千金重賞；如此一來，天下的一般英雄好漢，凡是自命爲有一點本領的，定都要前去一顯好身手；如果遇見眞是人才出衆，武藝超群的，他就不恤卑詞厚幣的去招羅，不怕不入他的殼中呢！」無住和尚道：「但是私設擂臺，是有干法禁的；他難道不知道麼？還是已得到在地官府的允許呢？而且要辦這樁事，費用

也是很巨，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他難道擔任得起這筆費用麼？」

賽半仙道：「他要設得擂臺，自然要得到官府的准許，萬萬兒戲不得。所以他在事前，早把這件事辦得十分妥貼了！因爲他是善治各種疑難雜症的；新近四川總督的一個愛女，害了一種奇疾，請了許多名醫去，都醫治不好；弄得總督沒有法子可想，祇好懸掛黃榜，徵求名醫。他便走去把榜揭了，祇一帖藥，就把總督的愛女醫好。總督歡喜的了不得，把重金酬謝他，他卻堅謝不受。總督便問他道：『你莫非有什麼事要求我，所以辭金不受麼？那你不妨替我說來，祇要是我的權力所能及，沒有不可答允你的！』這句話問得正中他的下懷，便把要在邛來山下擺設，擂臺請求總督允准他的一番意思說出。這時總督酬恩要緊，其他一切都不暇顧及的了；所以把這件事瞧得輕描淡寫之至，聽了祇哈哈一笑道：『你所要請求我的，祇是你們這一樁事情麼？那有什麼不可以之理？你儘管前去擺設擂臺，我祇要下一道飭屬保護的文書就是了！不過你要擺設擂臺，究竟是什麼意思？難道於你本身有什麼好處麼？』於是他便向總督撒下一個大謊道：『祇因貧道有一個仇人，本領非常高強，遠非貧道所能敵；不久就要來加害了。貧道急得沒法可想，祇好在這擂臺上，物色高人，或者可助得貧道一臂之力呢！』總督道：『原來如此！那我確應當幫助你的。你快去籌備起來罷！』他有了總督的千金一諾，自然很高興的進行起來了。……」

賽半仙說到這裡，卽曳然而止，不說下去；祇瞪起了一雙眼睛，望著他，似乎等待他的命令一般。無住和尚便又朗聲向他說道：「你剛才說的一番話，我都全聽得了。不過我曾問你，擺設擂臺，所需的費用是很巨的，他難道擔任得起麼？你爲什麼不回答？你如今快些替我說來罷。」賽半仙忙又很聽話似的說道：「這個我們也曾問過他。他是會點石成金的方法的，無論要多少黃金，他都可在頃刻間弄了來；所以關於費用的一樁事情，一點不成問題呢！」無住和尚聽了這話，知道便是賽半仙，也都上了他師傅的當了，這件事決不會如此的簡單，內中定還有一種秘幕；點石成金，祇是一句託詞罷了！但是賽半

仙既不知道，盤問也是徒然；不妨留待將來再行查究。因又擱下這個問題，再向下問道：「既然擺設得擂臺，照例要請一個十分有本領的人做臺主；難道就由他自己擔任麼？還是另請別人呢？」

這話一發，賽半仙的兩個眼睛，雖仍瞪著不動，但臉上立刻現出一種十分有興趣的樣子，回答道：「不！並不由他自己擔任。照他的意思，很想請長春教主鏡清道人出來做個臺主；如果鏡清道人不肯時，便請鏡清道人的徒弟李成化出來。他們二人都是很有本領的；無論那一個肯出來，總於他十分有益呢。」無住和尚道：「如此說來，他與鏡清道人及李成化都是很有交情的麼？」賽半仙出其不意的回答道：「不！一點交情也沒有！」無住和尚道：「那麼，他怎能決得定，他們二人肯出來幫助他呢？」這一次奇怪得很，好似已失了鎮攝的效用，賽半仙竟不就回答這句話。

無住和尚忙定一定神，又把目光深深的注視著他，幾乎要直透他的目睫而入；然後朗聲問道：「快說，快說！他為什麼能決得定，他們二人肯出來幫助他呢？」這才見賽半仙回答道：「這是有道理的。他以前雖和二人沒有什麼交情，但是他可以想出法子來，使得他們非和他講個交情不可。我這一次的出來，一半果然是在暗地物色人才；一半的使命，就為著這樁事情啊！」

這一說，倒說得無住和尚恍然大悟似的，說道：「如此說來，剛才你引了到這裡來的那個人，莫非就是鏡清道人或是李成化的什麼人麼？」賽半仙道：「不錯！那人名喚趙五，是李成化的徒弟。在十年前，和人家結下大仇，我們是知道的；預計他在這個時候，恰恰要去復仇去了，這裡是他必由之路；所以教我預先候在這裡，找個機會和他去結交。見面之後，先一口道破他是去復仇的；再說他此仇報不成，然後再給他一隻鐵匣，作為護身之符。如此的施恩於他，將來不管他此仇是報得成或報不成，不怕他不再來找我；祇要一來找我，就不怕不入我的彀中了！想不到用不著我去結交他，卻因著在地惡棍的騷擾，他竟挺身出來，替我打抱不平；於是我的妙計的第一步，就此很輕易的告成咧！現在祇須待第二步的發展就是了。」

無住和尚一聽他說完了這番話，倒不覺又暗暗好笑起來；原來剛才走的那廝，就是李成化的徒弟趙五，也就是與自己的徒弟余八叔有上十載的深仇的；自己竟把他失之交臂，未免太懞懂了！現在趙五既下了決心要去報仇，又帶了這隻帶有妖氣的鐵匣子去，那余八叔的生命，不是很有點危險麼？好在自己本要到余八叔那邊去，如果趕快從後趕去，或是還不嫌遲。憑著他的這點道力，或不難打敗趙五那廝，就是這隻鐵匣，恐怕也邪不敵正，要打翻在他的手中罷！無住和尚邊這麼的想著；邊又問道：「你和趙五素不相識，怎麼一見就會認識他？難道不怕錯認麼？」賽半仙道：「那是不知我師傅從那裡弄來了一個趙五的小影，畫得和他本人很是相像，所以一見便識決不會有錯認他人的事情呢！」

無住和尚問到這裡，似乎已可告一段落，不必再盤問下去了；便把凝住在賽半仙臉上的兩道如電的眼光，收了回來，變成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一壁又向著賽半仙連聲喝道：「醒來，醒來！」這一喝，眞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於是賽半仙的兩個眼珠，又能轉動起來，不像先前這麼呆呆的瞪著了，跟著又打了一個呵欠，好似剛從夢中醒了過來一般。然後又舉起眼來，向四周望上幾望；比及望見兀然立在他面前的無住和尚，恍又記起了剛才無住和尚闖入房來的那番情形；便厲聲向無住和尚道：「好個撒野的和尚！還不與我快走，兀自立在這裡怎甚！難道你是一個聾子，沒有聽得我的話麼？」

這時無住和尚像要故意戲弄他似的，祇笑嘻嘻的回答道：「我並不是一個聾子，不但是你攆我快走的那句話，便是你剛才所說的一席話，我一句句都聽在耳中，記在心上呢！」

這一說，倒又說得賽半仙呆了起來；立刻現著十分疑詫的樣子，說道：「和尚！你不要胡說了！我除叱你快走之外，何嘗說過什麼話來！」無住和尚忙把笑容一歛，正色說道：「騃子！你剛才正在夢中，怎麼會知道呢？唉！實對你說了罷！是我略略用了一點小術，把你鎭攝住了，使你入了睡眠的狀態中，然後用話問你；不怕你不依著我的問句，一句句的回答我，自然把關於你師傅種種的事情，都和盤托了出來了！如今什麼你師傅要在邛來山下擺設擂臺咧！什麼要請鏡清道人或是李成化去做臺主咧！什麼和

他們二人並沒有交情，設法要得到他們的好感咧！我都知道得很詳細，一點沒有遺漏；難道不是你告訴我的麼？」

賽半仙至是，倒也不能不有些相信起來；不知不覺的，又露出一種深思的樣子，似乎要於無可追想之中，想出一些影蹤來。無住和尚卻又接著說下去道：

「但是明人不做暗事！無論如何，我總要向你說個明白才走。而且還要託你帶個口信給你的師傅，勸他還是在邛來山中，安安分分的修道罷，不要這般的狂妄了！倘然眞要和崑崍兩派爲難，另立一個新派；那別人的意態如何，且不去說他，我無住和尚第一個就不能答允，等他擺設擂臺，我就要去找著他，教他栽下臺來呢！如今話已說完，我們再會罷！」說完，向著房門外就走。

這時賽半仙的意識，倒又完全清醒過來；恨不得揪住無住和尚，切切實實的打上一頓，方消了心頭之恨！但是等他走起身來趕出門外去瞧時，無住和尚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這很長的一番話，在無住和尚口中講出來以後，余八叔便很殷切的問道：「那麼，如今的第一步，我們該怎樣進行呢？」

欲知無住和尚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二六回　老道甘心作護法　半仙受命覓童男

話說無住和尚聽了余八叔問上將來怎樣進行的一句話，便把自己定下的計畫向他說上一說，又命余八叔去把柳遲邀了來。如今且按下慢表，再把那趙五提一提。

單說那趙五好像發瘋也似的，奔出了余八叔的屋中，腦中昏亂到了極頂，祇知胡亂向前奔去。等到神智稍清，竚了足四下一望，卻已到了十數里外的荒野之中了。方把剛才的事，一節節的想了起來；倒又徬徨四顧，露出何所適從的樣子，暗自說道：

「罷了，罷了！十載的深仇，既沒有報得成；不但是這十年來的苦苦練習，完全是歸於無用；而且還有什麼面目，回到玄帝觀中去見師傅一輩人呢！不如一死乾淨！」

他想到這裡，便想圖個自盡的方法。可是還沒有實行得，忽又轉念一想道：

「不可，不可！我和那余八叔本有上十載深仇的，如今仗著那鐵匣之力，眼見就可把他燒死；不料從中又鑽出他的師傅無住和尚來，不但使得我功虧一簣，還把我的兩件法寶都打落在他的手中，這不更是仇上加仇麼？無論如何，我就是自己沒有這力量報得此仇，也定要走遍天涯，訪尋能人，代我去找著他們師徒兩人；了卻這一重公案，方雪了心頭之恨！如何如此的懦弱，竟要一死了事呢！」正在這個當兒，忽覺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並笑著說：「如今報仇要緊，立在這裡呆想，又有什麼用處呢！」這一來，倒把趙五駭了一跳！忙回身瞧看時，卻見在背後說話的，就是說他臉帶晦氣，報仇不成，並贈他鐵匣的那個賽半仙。

趙五和賽半仙祇有一面之交，原無什麼深切的感情的；但在此時，他正酷念著要報此深仇，而且想覓到一個能人代他報仇，而賽半仙恰恰不先不後的到來；加之賽半仙的神術，又是他所心折的；那代他報仇一件事，他雖不完全屬望在賽半仙身上，卻至少總有一半是屬望著賽半仙的！所以他見了賽半仙，好似他鄉遇故知一般，露著十分親熱的樣子，很欣喜的說道：「相士！我正弄得走投無路，不知如何是好！如今有你到來，我有了生路了！」

賽半仙微微一笑，還沒有回答什麼。趙五又接著說道：「相士，你眞不愧是個神相！我果然被你料著，沒有報仇得成，反鎩羽而歸了，幸虧有你給我的那隻鐵匣保護著，總算保全了性命。所可恨的，後來又鑽出來了一個無住和尚，竟把你的那隻鐵匣也打倒在地上！」說著，又把去報仇時的一番情形，約略說上一說。說完以後，又加上一句道：「相士！你看！現在我該有怎樣的一種辦法，請你明白的教導我？我是方寸大亂，一點主意都沒有了！」賽半仙笑道：「你所遭遇的種種事情，就是你不向我說，我

亦已有所知；所以在你未向我請教以前，我倒已替你想定了一個辦法。祇不知你贊成不贊成？」

趙五忙道：「什麼辦法，快些講給我聽聽？祇要能報得到仇，我沒有不贊成的！」賽半仙道：「不要忙，讓我細細對你說。不過這裡不是談話的所在，我們且到那邊樹林中，坐下來談一回罷。」

趙五把頭點點，卽跟賽半仙同到了樹林中，席地坐了下來。又兩眼望著賽半仙問道：「究竟是怎樣的辦法？如今你該可以說了。」賽半仙道：「我先問你，這無住和尚究竟是個何等樣的人物，你也知道麼？」趙五搖頭道：「不知道。」

賽半仙笑道：「我對你說了罷！他不過是崑崙派中的一個附屬品：他那徒弟余八叔，更是附屬品中的附屬品，尤其不足道了！如今我們要想個法子把這崑崙派滅了去；不但是把崑崙派滅了去，並連這崆峒派，也要使他們同歸於盡。如果眞能辦到此事，兩派中人再也不能有個倖得漏網的了；那無住和尚師徒倆，難道還能單獨活命不成？那時你的仇，不是也就暗暗報了麼？」趙五道：「你這番話果然說得很是爽快；但照我想來，憑著我們二人的力量，要把他們師徒倆對付著，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今竟要把這兩派一齊掃，這如何辦得到！你難道沒有細細想上一番麼？」賽半仙又笑道：「我不是歡喜說空話的人；既然向你說得這番話，當然曾經細細思量過一番，而且定要見之實行的。我且問你，李成化不就是你的師傅麼？鏡清道人不又是你的師祖麼？他們二位都是有上了不得的本領的；而我的師傅哭道人，本領雖及不上他們二位，然決不在崑崙、崆峒兩派人之下，這是我所信得過的。倘然他們三人，肯戮力同心，合在一起幹著；剛才這件快心的事情，不是就可幹得成了麼？」

趙五聽他說到這裡，不覺也露著十分興奮的樣子；忙問道：「此話怎講？」賽半仙方把哭道人立意要和崑崙崆峒兩派作對，定期擺設擂台，招羅天下英雄，並要請鏡清道人或是李成化前去當台主的一番事情，一齊說了出來。趙五沉吟著道：「好是好，祇是敝師祖近來不大愛問世事；敝老師也和從前變了樣子，不甚愛管閒帳，而且和崑崙崆峒兩派中人，還多有些往來。如今令師要請他們前去充當台主，恐

怕不見得肯答允呢！」賽半仙道：「這倒不然！崑崙崆峒兩派中人，令師祖和著令師，雖和他們多有些往來；但祇是表面上的一種虛僞交情，其實心中也不以這兩派人的驕橫爲然，這是我所深知的。但因沒有人發難，也就隱忍著罷了。現在既有敝老師肯做這個饜大，諒來他們沒有不樂從的，而且充當台主，又是另外一件事，不見得就表示是和崑崙崆峒兩派人作對呢！」

趙五覺得此話很是說得不錯；一壁暗想：「也罷，我就打這條路進行罷！萬一僥天之倖，師祖或是師傅，對於哭道人這個要求，竟是答允下來；那崑崙崆峒兩派人的滅亡之期，諒來也就不遠了！我的仇，不是就在暗中報了麼？否則，單獨的爲了我的事情，要請師傅替我前去報仇，不但說出來不大順口，而且在事實上，也有些難於辦到呢！」當下便欣然的說道：「好，好！讓我先去對我師傅說知；倘然你能和我同去，那是更好的了！」

於是二人一同起程，向著山東濰縣進發。不一日，到了玄帝觀中。趙五郎領了賽半仙，前去參見李成化。略敍客套，賽半仙卽把來意說明。李成化聽了，倒是十分贊成；祇見他很高興的說道：「這倒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本來這兩派的人，太驕橫得不成樣子，以爲除了他們兩派之外，天下沒有什麼能人咧！祇恨我的本領太淺薄一些，在旁邊搖旗吶喊，是可以的；若要我充當台主，那就要給人家笑話了！不如讓我上一趟冷泉島，去把我師傅鏡淸道人請了出來；倘能得到他老人家的允許，這件事情辦起來，那就可有十分的把握了！」賽半仙見他肯出於自動，要去把鏡淸道人請出來，暗中當然喜不自勝。當下又向他說了無數好話。

李成化隨卽囑咐趙五並一衆徒弟，好生把賽半仙款待著；自己立刻上冷泉島去了。數日之後，已見他回到玄帝觀中，見了賽半仙，劈頭劈腦的就說上一句道：「這倒是我所不及料的！」賽半仙倒被他駭下一大跳，以爲事情已是失望了！

趙五自然也是很關心這樁事，聽了也非常的不得勁，忙搶著問道：「怎麼，莫非祖師爺不肯允承充

當台主麼？」李成化道：「不！那裡會有這種話！我所以十分稱奇的，因為他老人家不但接受了我們的請求；而且據他自己說：還和他們是有夙怨的呢！」二人一聽這話，早把心上一塊重石放下。便又同聲問道：「原來是有夙怨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李成化道：「他老人家最初住居到冷泉島，創設出長春教，舉行收女門徒的典禮的時候，不是曾請三山五嶽的道友前去觀禮的麼？那金羅漢呂宣良倒也不遠千里而來，也是列席觀禮者之一。當場並沒有什麼話說；不料他觀禮已畢，在離開冷泉島，回向自己洞府的時候，卻笑著對一個道友說道：『這次的典禮雖是十分隆重；然而照我瞧來，處處不脫一個邪字，離著正道甚遠。所以這長春教主饒他有多大的本領，至多祇能算是一個外道的魁首。所可怪的，這班女門徒既具有這一種堅毅不拔的志向，當然也是很有夙根的；為何不尋求正道，卻去跟他學習邪道？將來正不知伊於何底呢？』說到這裡，嘆息上一陣，又顧著跟隨他的那兩頭鷹，微笑的說道：『你們雖是扁毛的禽類，卻比他們來得聰明多了；不願接近邪教，祇願一輩子跟著我呢！』這番話不久就傳到了他老人家的耳中，當然十分惱怒；不過懶得多事，也就隱忍下來。如今既出上這麼一回事，正是他修報夙怨的好機會；怎麼還會不高興擔任呢？可是他老人家素來是十分緘默的，以前從沒有對我說過這件事；所以我聽了之後，倒覺得十分詫異呢！」

賽半仙道：「如此好極了！不過這擂臺開臺之期，大概總在來年三四月間：從冷泉島到邛來山，倒也有上一點路程；所以今年年底就得動身了。他老人家總已知道了罷！」李成化笑道：「這倒不相干的！他老人家是會御風術的，你難道沒有知道麼？邛來山雖是相距甚遠；然在他老人家看來，好似就在鄰近一般，不當得怎麼一回事呢！不過他老人家又有說話吩咐下來了。他說，這一次擺設擂臺的地點，雖是僻在四川的邛來山；然而一旦傳說開去，一定三山五嶽，皆會知道這件事。加之我是素來不輕易出冷泉島的，忽又擔任下了這臺主，那更是值得令人注意的了。說不定崑崙、崆峒兩派中的能人，都要前來出手一下；萬一弄得不好，恐連崑崙派中的呂宣良、崆峒派中的甘瘤子，他們依為臺柱子的人都要親自

出馬呢！」

賽半仙聽到這裡，忙傀言道：「這話倒是不錯的。那無住和尚並已親口對我說過，到了擂臺開打之日，他定要趕到邛來山下，和我們拚上一拚的！不過呂宣良同著甘瘤子這一班人，究竟會來不會來？現在卻還不能預先知道呢！」李成化笑道：「你不要性急，且聽我再說下去。他老人家因此又說：憑他自己的這點本領，就算他們全來了，或者在擂臺上，也不難把他們一齊打倒；不過還不是萬全之策。他卻又有一個更巧的算計兒呢！」說到這裡，略停一停。

賽半仙雖不好意思再向他打岔；心中卻一刻也不能忍耐得，似乎向他催著道：「快說，快說！究竟是怎樣一個巧的算計兒呢？」隨聽李成化接著說道：

「他老人家的主張是這樣的：最好想個方法，使這兩派中的重要人物，在我們擺設擂臺的時候，一個個都病了倒來；雖有要來打擂臺的這條心，卻在實際上萬萬辦不到。這不是很有趣味的一樁事情呢？然而在平常人，這種方法是想得出，做不到的；他老人家卻竟有這麼一點法力。他是會擺設『落魂陣』的；你大概已聽人家說過了罷？現在祇要他老人家出來擺上一個『落魂陣』，不怕他們不一個個病了倒來；而且不但是病了倒來，法力如果再厲害一些簡直要使他們一個個魂消魄散，一命歸陰呢！」

賽半仙這時再也忍耐不住了；忙又傀問一句道：「這個法子好是好；可是擺設這個『落魂陣』起來，究竟也容易不容易呢？」李成化道：「容易之至！祇是有一樁事，你們須得趕快去辦；就是須把這兩派中重要人物的年庚八字，打聽得明明白白。他老人家根據著，好替他們製成一個個的草人，把八字放在草人的腹中；然後唸著符咒，向這些草人禮拜起來。包管不到七天，他們一個個都要顯著落魄失魂的樣子呢！」賽半仙道：「這是容易得很的！祇是要打聽那幾個人的年庚八字呢，須得明明白白的吩咐我一聲，讓我好去打聽。」李成化便從懷中取了一張名單來，說道：「這是他老人家已在這張單上開得清清楚楚；你祇要照著這張名單上所列的，一個個去打聽就是了。」

賽半仙便很鄭重的取了過來，放在懷中。又問道：「還有什麼事情，要吩咐我去做麼？」李成化被他這一問，好似又突然的記起了一件事；便說道：「眞的！幾乎有一件要緊事忘記告訴你了。在這『落魂陣』中，照例是要供設一位兇神的；當擺設這『落魂陣』的時候，須先要把這位兇神很虔誠的祭祀一番。但是別的祭品還是尋常，有一種特殊的祭品，卻是萬萬不可少的；少了就不靈驗！倒很要費上一些手脚呢！」賽半仙忙問道：「究竟是一種什麼東西？你老說得如此鄭重！」李成化道：「並不是別的東西，實是需要著一對童男女。」賽半仙聽了，倒禁不住笑了出來道：「我道是什麼東西，原來祇是一對童男女！這有什麼難辦，隨意抓來兩個就是了！」李成化也笑道：「你不要瞧得這般容易，還得聽我說下去。他老人家所需要的，並不是尋常的童男女，卻指名著要一個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的童男，和一個酉年酉月酉日酉時生的童女；你瞧，這不是有些難辦麼？」

賽半仙沉吟道：「有了這麼一個指定，事情的確有些難辦！不過我是業星相術的；祇要再掛上一個算命的招子，到四處去走動起來，或者不難把這一對童男女覓到呢！」李成化道：「如此，好極了！你就趕快出發罷！我在這裡靜聽好消息呢！」

當下賽半仙卽寫了一封信，把已和鏡清道人師徒倆接洽好，及鏡清道人主張擺設「落魂陣」的一番情形，一齊寫在上面。並請哭道人趕快把擺設擂臺的事，一椿椿籌備起來，免得臨時手忙脚亂。卽託李成化用「飛劍傳遞」的方法，把這信送到四川邛來山上哭道人那邊去。一面又邀了趙五一路同行，作個幫手；卽作別李成化走了。他沿路行去，隨處設攤，倒也有不少人來請他相面，請他算命。但是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的童男，和酉年酉月酉日酉時生的童女，卻一個也打聽不到，不覺有些悶悶不樂。

這一天行到一個熱鬧的市鎭，便在鎭上設了攤。正在談相批命，忙得一個不亦樂乎的時候，忽有一個英武的少年，同著一個清秀的童子，也走近了攤邊，卽站在攤前的人叢中閒觀著；祇聽得那少年向著那童子笑問道：「老弟！你也要請教他算上一命麼？像你的八字這麼的特別，是不大有得聽見的；說不

定是一個貴人之造，將來有上遠大的前程呢！」童子道：「表哥！我的八字有什麼特別，我自己倒並不知道。少年笑道：「你的八字中，有上四個辰字，這字難得遇見的；還能說是不特別麼？」童子搖頭道：「不！我不要請教他！這種算命先生，全是一派江湖氣；任他說得天花亂墜，我總是一個不相信呢！」每當賽半仙擺設攤子的時候，趙五也裝著瞧熱鬧的人，總在旁邊伺察著，暗暗作著賽半仙的耳目；這時這番話早已傳入他的耳中去了。不禁暗自歡喜道：「好了！果然有個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的人來了！這是一個送上門來的主顧，我得好好的注意著他，萬萬不可讓他在我們手中溜了去呢！」

欲知這童子是何人，究請賽半仙算命與否？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二七回　慷慨以赴繼志稱能　綑縛而來半仙受窘

話說趙五暗自歡喜，果然有個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的人到來了。一面再向賽半仙瞧時，雖正和一個老者算著命，看去卻也已聽得了這番說話，連連向他使著眼色；似乎教他對於這個童子，特別注意一些，不要放他溜了！一會兒，又聽那童子說道：「這也祇是一派老生常談，沒有什麼可聽！表哥！時候已是不早，我們不如回去罷！母親恐怕已在盼望我呢！」

那少年把頭點點，便帶了童子向前走去。趙五那肯失去機會，也就悄悄尾隨在後。好在他們二人沿路閒瞧著，並談得十分高興；所以雖有人在後尾隨著，他們卻絲毫也沒有覺得。漸行漸遠，二人離了鬧市，走入田野之間。頃刻間，又到了一個三岔路口；童子忽然立停了足，對那少年說道：「表哥！我們就在這裡分手了罷！你可打那邊走，我也要沿著這條路回去了。」少年道：「你一個人回去，不要緊麼？不要我再送你一程麼？」童子笑道：「表哥！你又在說笑話了！像我這麼一個人，還怕拐子把我拐了去麼？如果眞有拐子要想把我拐去，那他的膽子也可算大極了！」趙五在後聽得了這幾句話，不覺小小

吃上一驚；暗道：「這童子好大的口氣，莫非眞是有什麼來歷的不成！還是他已覺察了我在後尾隨著，故意說這幾句話，把我駭上一駭呢？」想著，忙將身子向一個樹林中一躲，免被他們瞧見。

這時那少年和童子，點了一點頭，卻早已分道各行了。趙五倒又膽壯起來，暗想：這少年雖不知是何等樣人；然而身體很是魁梧，氣概很是英武，瞧去倒是不大好打發的。如今他已管自走了，祇賸下這童子一個人，正是天造地設，一個絕好的機會；無論這童子有多大的本領，終究是個童子，自己難道對付不下，還怕他溜了走麼？於是，他決定主意，要在這四顧無人的田野中，把這童子打翻了，然後再上了迷藥，把這童子帶了走呢！

不料事情很是出人意外，這童子剛才和那少年且談且行，行步非常遲滯；現在賸下了他一個人，竟健步如風，跑得飛一般的快；趙五別說要上前去打翻他了，便連跟了他走，都覺有些勉強！不免暗暗叫苦道：「罷了，罷了！我趙五白白地練了這多少年的功夫，誰知走起路來，竟連一個小孩子都跟隨不上呢！」並且這童子好像是知道他尾隨在後面，故意要和他開頑笑似的，等到走得太快，兩下相距得太遠了，倒又向後望一望，立停了足；趙五見了，暗暗歡喜，慌忙趕上前去；不料還沒有走得近，童子又飛也似地拔足向前走了。

如是的跟隨了好一程，早已走入一個小村之中。一個道姑裝的婦女，穿了一件紅色的道服，正竚立在一家門前閒望著；一見那童子走來，即迎了過來，並歡然的問道：「好孩子！你回來了麼？表哥呢？」童子道：「他本要送我回來的，我阻止了他，他才回家去了。」說到這裡，忽然俯下身去，在地上拾了一枚石子起來；便又突然的迴了身，將這石子用力擲了出去。一壁笑著說道：「那邊樹上有頭鳥，叫得很是煩聒；母親也聽得麼？我要把他打下來呢！」他口中雖說是打鳥，其實這石子一直向著趙五這邊打來；嚇得趙五祇好撒腿便跑，不敢再向村中行去。回到鎭上，找著了賽半仙，合在一處一商量；大家都不肯失去這個好機會，決定夜間就去把他刼了來。料想他們那邊祇有一個婦人，一個童子；不見得有什

麼能爲，可以向他抵抗呢！

當晚二更敲過，鎭上已是萬籟無聲；趙五便換上一身夜行人的衣服，悄悄離了下宿的地方。好在日間一去一來的時間，已把這途徑記得很熟；所以一點不有迷路之患。不一刻，早又到了那小村之中。一瞥眼間，就找得了童子所住的那間屋子；再向四周仔細瞧瞧，決定沒有錯誤發生。便又在地上，拾起了一枚小石子，向牆中擲了進去；祇聽得這石子到得牆內，便撲的一聲落在地上，半晌並沒有別的聲息，知道屋中人已是睡熟的了。便大著膽子，走到牆邊，祇把身子輕輕一聳，早已到了牆上；再向下輕輕一躍，已到了那屋子的院中了。

正立住了足，借著月光四下觀望，覓取進內之路；忽在二十步之外，發見了一團黑影，似乎有人蹲在那裡大解一般，倒把他駭了一跳！想要躲避時，那黑影的主人翁，似乎已瞧見了他，同時並立了起來；就這身度大小瞧去，不是別人，正是他所欲得而甘心的那個童子！不禁又驚又喜；暗想：「這眞是巧得很！不必我去尋找得他，他已自己送上來了！當此夜深人靜，門戶又關得緊緊的，還怕他逃到那裡去呢？」但是他還沒有動得手，那童子卻又走了過來，悄悄的向他說道：「朋友！剛才日間我覺察了你在後尾隨著我，已知道你或者要光顧我家一次，所以就沒有睡；後來聽得了你投石問訊的信號，更覺得定是你來了；連忙趕了出來，果然就遇見你了。你到底爲了什麼事要找著我？不妨明明白白的說出來呢？」

這幾句十分尖峭的說話，早把趙五著惱了；他也不暇思索什麼，伸出一隻手來，就想去抓著那童子。但是童子的身手矯健得很，那裡會被他捉住？沒有等他的手伸到，早把身子一扭，跳到牆上去了；卻伸出一隻小手，向他招著道：「朋友！原來你是要來和我比武的！那麼，現在我在這裡，你何不也跳上來呢？」這時趙五被那童子激怒得不可言狀，也就一言不發，氣憤憤的跳上牆去。可是他的足剛剛踏到牆上，童子倏的將身子一扭，已跳到對面屋上，又把小手向他招著咧！

這一來眞把個趙五氣極了，自然也向屋上趕去。然而那童子的身手輕靈得很，儘在屋上跳來跳去；

累得趙五跟著他跳動，出了一身臭汗，依舊沒有把他抓得，手脚卻有些發乏起來。一不小心，竟把屋上的一疊瓦踏碎，立時發出一種聲響來。童子忙向他搖手道：「朋友！脚步放輕一些，不要這般魯莽！在這明月之下，我們兩個人在屋上玩一下子，原是一點不要緊的；倘然再發出了什麼聲音，驚動了我的母親出來瞧視，那可不是當要呢！」但是這話剛剛說完，便已聽得一陣脚步聲響；跟著便有一個道姑，穿著一身紅色的道服，走到院中立定；這就是那童子的母親了。童子便向趙五埋怨道：「如何？果然把她老人家驚動了！」趙五還沒有答話，又聽得這道姑在下面喊道：「好孩子！在這深更半夜了，你同著什麼人在屋上談話呀？」童子笑嘻嘻的回答道：「來了一個很好玩的朋友，所以我睡覺都不想了。」母親也要瞧瞧他麼？」這時道姑似也已一眼瞧見了趙五，便向他招手道：「好的，那麼你就下來罷！」趙五心中雖是很不願意下來，但是不知怎樣，經道姑將手一招，竟不由自主的跳下屋來。

那童子也就跟著跳下，又向他的母親說道：「這個人的確很是好玩；母親不妨問問他的來意呢。」道姑道：「這個當然要問的。不過承他惠然肯來，庭中立談，終不是所以款待嘉賓之道；不如到裡邊去坐罷。」說著，便又向趙五一招手。

趙五這時已同甕中之鼈，萬萬逃走不來；也就乖乖的，跟著道姑和那童子走了進去。裡邊乃是一間客室，地方雖不甚寬廣，佈置得卻是十分整潔。

道姑請趙五在客座中坐下後，方含笑問道：「請問壯士夤夜來到此間，究是什麼用意？我們自問，既無財產，足動暴客之覬覦；又無什麼仇人，可以招致刺客前來行刺；所以我們覺得很是疑惑呢！」趙五經他這麼一逼問，倒有些侷促不安起來；暗想：眞話是萬萬說不得的；還不如承認是覬覦財產的暴客罷！便回答道：「祇因路過此間，偶然缺少銀錢使用，所以想到尊府來告借一些盤川，不料事情沒有得手，卻被你們識破行藏了。自知罪該萬死！不過請念我是初犯，就把我釋放了罷！下次無論怎樣貧困，再也不幹這營生了！」

那道姑聽了這番話，還沒有回答什麼；那童子卻早已哈哈大笑道：「你不要向我們撒這瞞天大謊了！你以爲我們不知道你的行藏麼？你日間巴巴的尾隨著我來到這裡，晚間又偷偷的跳到屋中來，難道還能說是偶然麼？還能說是祇爲覬覦財產而來，並不爲別的事麼？你還是趕快把眞情說出，哼，哼！否則我可要對不住你了！」說著，舉起兩個小拳頭，向他揚了揚。趙五雖然有些懼怕，卻還是不肯直說。那童子又冷笑一聲道：「哼！你道我們是什麼人？你竟敢在我們面前作刁麼？實對你說：我的母親，就是外面大家稱爲紅姑的；你小爺就是陳繼志。你從前大概也早已有所聞罷？」這童子管自說得高興，那道姑卻在一旁叱道：「我們也不要和他攀親配眷，你在這些無名小輩面前，又何必通名道姓似的把我們的眞姓名說出呢！」

可是趙五一聽說這道姑就是紅姑，這童子就是陳繼志；更加覺得有些著急了！暗道：「怪不得他們有這般的本領，我怎是他們的對手，我在他們手中栽觔斗，自也是意中之事呢！祇怪我自己太粗心一些，事前沒有細細打聽，現在可弄成個來得去不得的局面了！」這時卻又聽陳繼志說道：「你既不肯把來意說出，我也不要你再說了。那個掛著賽半仙招牌的算命先生，不也是你的同黨麼？別人雖瞧不穿你們詭秘的行蹤，我卻祇在攤前站立上一些些的時候，已把你們的關係瞧了出來了。如今祇要把這賽半仙捉了來，再把他搜上一搜，不怕不盡得眞相呢！」這話一說，更把趙五急得跳了起來道：「這使不得！我和他雖然有些相識，卻是一點關係也沒有，千萬不能連累他呢！」說著，就要向外奔去，似乎，欲圖逃走的樣子。陳繼志見了，祇伸出他的一隻小手，用食指向他虛點一點；趙五立刻又身不由主的坐了下來，好似被定住在那裡了。陳繼志便又笑道：「這裡是什麼地方，豈容你輕易走動的！還是靜靜兒坐在那裡罷。至於賽半仙和你，究竟有關係無關係；你徒然白著急也無用，而且你越是著急，越是把這句話證實了！不如等我的表哥桂武到來，去把賽半仙捉了來，自然可以得到一個水落石出了。」

不一會，天已大亮，陳繼志便去把他的表哥桂武叫了來，卻就是日間同著他在一起的那個少年。祇

見他們低低的商議了一回，便一同走了出去。不到多時，果然把那賽半仙捉了來了。二人相見之下，雖不曾說上什麼，卻都露著一種答喪之色。

便又見陳繼志將小手一拍，向著趙五說道：「如今你可再不能狡賴了！我們已在這賽半仙身上，搜出了一本小册子，上面載著許多人的年庚八字；我的姓名雖沒有寫在上面，卻在另一行中，大書特書的寫著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之童子一名等字；這不明明指的是我麼？照此看來，你們定是妖人無疑，祇不知有無指使之人。如果確非出自你們本意，有人指使你們來的；還是從實招來爲妙。免得責打起來，反使皮肉受苦呢！」

二人聽了這話，又很迅速的互相看了一眼，似乎彼此在關照著說：我們祇承認是妖人便了；若問什麼人指使我們到這裡來，萬萬不可說出！至於擺設「落魂陣」攝取生魂等事，更是無論如何，不可向人宣洩的啊！因此二人都把頭搖搖，表示並沒有受著什麼人的指使。這一來，可把桂武著惱了！隨手取了一根棍子來，向二人夾頭夾腦的打去。

趙五雖還是咬緊牙關，用足功勁忍受著，不肯吐露一個字；然久而久之，功勁也有些懈怠下來，漸漸露著受不起痛苦的樣子，竟不住聲的嚷起痛來。祇有那賽半仙，卻依舊夷然自若，行所無事；這棍子雖密如雨點一般的打到他的身上去，他並不東閃西躲，好像一下也沒有挨受得，祇是哼哼的冷笑。桂武看在眼中，不免有些詫異道：「照此看來：你這廝確是一個妖人，的確有些妖法，竟能挨受得這一頓棍子！但是你投在他人的手中也就罷了；偏偏又遇著我，乃是最最不怕妖法的。無論你是怎樣的厲害，我總要想個法子，破了你的妖法呢！」邊說著，邊又喚著陳繼志道：「你快到後院中去，捉著一隻雞把來殺了，將那雞血盛在碗中拿了來；讓我澆在他的身上。再去取一根篾條來，插在他的穀道中。這都是破妖法的好過節，不怕他不要喊痛起來呢！」

賽半仙一聽這話，果然暗暗有些吃驚；私忖：我所最最懼怕的，確就是這兩門；如果眞的如此做來，

我的法力，不免立刻就要完全消失，這一下下的棍子，也就很著實的挨在身上；說不定我的這條性命，都要交托在這棍子之上咧！同時忽又想起：

當他的師傅哭道人遣他出來訪尋能人的時候，快要拜別了師傅上路了，忽又露著躊躇之色。師傅便問他：「爲何如此？」他道：「我是向來伏處在師傅的帡幪之下的，沒有離開過師傅一天，如今忽然隻身出門，遠走天涯，說不定要遇到什麼敵人。自問本領很是淺薄，萬萬對付不過人家，而急切間又得不到師傅的保護和救援；一旦想到這裡，不覺有些膽怯起來呢！」師傅笑道：「你眞是膽小極了！但是你儘管放心！你此次出門遠去，雖是驟然和我分離了，其實仍是和我在一起一樣的；你如果遇了什麼災難，我自然會前來援救你，保護你呢！」

他聽了這話，依舊露著疑惑的樣子，似乎以爲這祇是師傅壯他膽的一種說話罷了，事實上決計不能眞是這樣的。可是師傅早已瞧出了他的心思；便又笑著說道：「你不相信我的說話麼？那不妨將來再說，你此後祇要記著：如眞的遇著十分危急的時候，可大呼三聲：師傅快來救我！我就在千萬里之外，自然也會立刻前來救你的，決不使敵人輕損你一毫一髮呢！」他疑心參半的拜受師言。可是出外以來，並未遇著什麼危險，所以尚沒有試驗過一次呢。現在，可眞是大難當頭了；不管師傅這番話可信不可信，呼喚起來靈驗不靈驗，不如試驗上一下罷？倘得呼喚之後，師傅果然立刻到來，不是就可轉危爲安，有了生機麼？他一想到這裡，膽又壯了起來；便不待他們前來處治他，卽大聲喚了起來道：「弟子有難，師傅快來救我！」

欲知賽半仙如此的一呼喚，他師傅是否到來相救？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二八回　遭危難半仙呼師傅　顯神通妖道救黨徒

話說賽半仙這一聲剛出口，倒引得陳繼志笑了起來道：「你這個人眞是膿包！怎麼高聲喚起師傅來了？你師傅又不在你的身旁，那裡會聽得到你的呼救之聲呢！老實說，我雖是一個小孩子，還不願玩這一手！我勸你還是住了聲，不要惹人笑話罷！」這時趙五也覺得陳繼志的這番話說得不錯；暗怪賽半仙也太沒用了，又不是小孩子，爲什麼吃了人家的虧，就要高聲喚起師傅來！這不明明是示弱於人麼？可是賽半仙一心要脫此大難，依舊信任著師傅這句話，希望他立刻卽顯靈驗；所以儘著陳繼志在旁取笑他，他一點也不以爲意，又連喚上二聲師傅快來救我。

說也奇怪！當他未喚這三聲以前，天空中淨無纖雲，現著一派晴朗的氣象；比及這三聲喊了出來，外邊立刻起了一陣大風，天也跟著黑了下來。而就在這晦冥之中，隱約瞧見一隻大手，從屋外伸了進來；祇很迅速的一攫手，早已把賽半仙攝到上面去了。卻又聽賽半仙帶著驚惶的聲音說道：「師傅，師傅，我還有一個同伴在這裡，也請你老人家一併把他救了出去罷。」這時趙五忙也高聲說道：「我在這裡，我在這裡！不過我已被他們用定身法定住了！」卽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似乎帶著笑在說道：「定身法算得什麼！我也把你救出去就是了！」隨見那隻大手，又是向下一攫，這個定住在座位上的趙五，便又被他攝到外面去了。接著，風也歇了，天也開朗了，又回復了以前的樣子。

紅姑、桂武等人，驟然遇見此等奇事，不免略略呆上一呆。等到心神稍定，隨卽出至庭中一瞧，祇見屋脊之上，立著三個人，除了被攝去的兩個人之外，還多上一個老道，這大概就是那賽半仙的師傅了！

這老道一見他們走至庭中，便向他們說道：「你們膽量好大，竟把我的徒弟欺侮起來了！如今我已

你不就是紅姑麼？我早就打算找你了。你現在倒又平白地把我的徒弟欺侮起來，我那裡還能放過你！你還到來，怎能寬饒你們？定要和你們好好的算一下帳呢！」說著，又把紅姑凝視了一下，指著說道：「你是知趣一些，趕快跳上屋來，和我見個高下罷！否則我也要請出飛劍來，取你的首級了！」

這話一說，把這爐火純青的紅姑，也惹怒得直跳起來；立刻掣出佩劍，要和這老道較量一下。卻被桂武出來把他攔住道：「量這妖道有多大的本領，何必要姑母出去和他較量！姪兒雖是不才，自問已足夠和他周旋一下；請看我不上十個回合，就把這妖道的首級取了來咧！」陳繼志也在一旁嚷著說道：「其實母親和表哥都不必出馬，祇我一人前去便了。瞧這妖道鬚髮雖已蒼白，好像已是有上一點年紀了；然而不教他在我小孩子的手中，大大的栽上一個筋斗，我也不姓這個陳！」說完這話，也不待二人許可，略把身子一聳，早已上了屋脊；即揚起兩個小拳頭，向著老道說道：「來，來，來！我們先走上一百個回合罷！」老道卻露著夷然不屑的樣子道：「你這個小孩子，莫非存心要來送死罷？誰耐煩和你走這趟子，還是趕快換上你們的大人來！」這時桂武也已跟著跳上屋來，即嚷著說道：「你別要小覷他，他比你要強得多了！不過你既不願在他的手中栽筋斗，就和我來走上一兩個趟子也使得，橫豎是一樣的！」

正在這個當兒，不知怎樣一來，倒又把冷在一旁的賽半仙提醒了；登時叫了起來道：「師傅！你不必和這漢子多費手脚，祇把這個小孩子挾在身邊，趕快的一走就完了！我們所以來到這裡，就是為著這個孩子；他是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的啊！」老道一聽這話，連忙答應一聲：「知道了！」邊躲過了桂武揮過來的拳脚，邊就向陳繼志衝了來，好一個陳繼志，人小膽氣粗；見那老道向他衝了來，不但不露驚惶之色，反而覺得十分高興，也揚起兩個小拳頭，向他迎了過來。廝鬥上好幾個回合，竟然不分勝負。老道見單憑眞實本領，竟不能戰勝他，不覺有些著慌；又見紅姑全身紅裳，結束停當，似乎也要跳上屋來助戰的樣子，更覺事情不妙。如果等到三人一齊出手，用著車輪戰的法子和他廝纏起來那就難於對付了！他一想到這裡，立時起了惡念；即把鼻子向上一掀，兩眼向下一擠。

說也奇怪！在這一掀一擠之間，卽有股黑霧一般的東西，從他的眼鼻間飄浮出來，充塞於天空之中，黑漫漫不見天日；同時更有冷如冰、堅如雹兩道的淚泉，從他的兩個眼眶中激射而出，直向陳繼志的面部及全身打去。陳繼志儘他本領怎樣高強，究竟祇是一個小孩子，那裡見過這種妖法；而且這些冰雹也似的東西，來勢非常兇猛，擋都擋他不住！比及射在面部，面部立時發腫；射在身上也立時生痛，覺得全個身兒都有些不自在；因此手脚不免略略遲緩下來。可是，在這手脚略緩之間，就給了那老道一個可乘之機了；他立刻踏上一步，又伸出生鐵也似的一隻臂兒，祇輕輕的向陳繼志的腰間一挾，卽把陳繼志挾了起來，飛也似的向前走去了。

這時紅姑已跳上屋來，在那將要散盡的黑霧中望出去，早已失了那妖道和陳繼志的所在；祇有個桂武，呆如木雞的立在一旁；連先前的那兩個歹人，也走得不知去向了！紅姑不覺跺足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志兒竟被這妖道挾了去了！桂武你也瞧見這妖道是向那方走的呢？」桂武經這一問，方才如夢始覺，卽伸出手來，向著遠遠的雲端中一指；說道：「這妖道端的好本領，竟會騰雲駕霧的！姑母，你瞧！這雲端中遠遠的現著一個黑點，不就是他把表弟挾在身邊，飛速的向前逃走麼？」紅姑聽了這話，向雲端中一瞧時，桂武的說話果是不錯。自己剛才因著繼志驟然失去，心中十分著急，連耳目都失去固有之聰明，一時竟沒有瞧得到；眞是三十年老娘倒綳孩兒了！可是他也是會騰雲術的；當下也不答話，卽兩手一揮，身軀向上一踴，也立刻駕起一片雲來，向著那黑點直趕而去。

紅姑的騰雲本領，畢竟不輸於那妖道；趕不上多少時候，這黑點越顯越大，彼此竟相距得很近了。紅姑卽揚聲向他警告道：「妖道！你不要逃走，如今被我追趕著了！快些把這孩子還我，萬事全休！哼哼！否則我可要請出飛劍來取你的首級了！」那老道依舊不肯停止前進，祇冷笑了一聲，也揚聲回答道：「你有飛劍，難道我沒有飛劍，就會怕了妳麼？而且妳的飛劍就算十分厲害；但是現有妳的兒子，被我挾在身邊，如果傷了我，不免就要連帶的傷了他。妳懷了投鼠忌器的心思，恐怕也不敢輕於施展罷！」

紅姑聽他這番話，雖然跡近要挾，但是事實上確有如此的情形；這飛劍是不生眼睛的，繼志已被他挾在身畔了，既然能傷得他，不免也要傷及繼志！而且他如果遇著十分危急的當兒，說不定要陡起惡念，先把繼志殺害了再講呢！這樣一想不免拋去了武力解決的主張。便又聲口很和平的向那老道問道：「我自問與人無怨，與世無仇；而與你這位道友，素來似風馬牛之不相及，更談不到怨仇二字，你如今平白無故的，爲什麼要把我這孩子刼了去呢？請你快些說出理由來！」老道笑道：「我和妳果然似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無仇怨可言，不過妳不是紅姑麼？妳不又是崑崙派中鼎鼎大名的人物麼？有了這點關係，那我前來找著妳，併把妳的兒子攜去，似乎就算不得怎樣突兀了！」紅姑一聽這話，更露著十分疑惑的樣子道：「你這句話是怎樣講，我倒有些不懂！」

老道便又哈哈一笑，方很明白的講了出來道：「實對你說了罷，現在崑崙、崆峒兩派的人，實在太嫌跋扈一點了。派外的人對他們側目，當然不必說起；而我更是最最反對這兩派的一個人，決計不問成敗利鈍，要和他們周旋一下的！如今恰恰遇著妳正是崑崙派中的重要人物，我那裡還能把妳輕輕放過呢！」紅姑道：「瞧你這個妖道不出，倒有這般大的口氣！不過，你反對崑崙、崆峒兩派也可，反對崑崙派中的我也可；你如果要找著我鬥一下法力，我是決不躲避的！至於這個孩子，與你年歲相差得太遠；你就是眞的勝了他，也算不得怎樣榮耀的事！你又何必定要把他刼了去呢？」

老道乾笑道：「關於這個孩子的事，卻又屬於另一個問題了。如今免得妳的疑惑，索性一齊對妳說了罷！我在明年五月五日端午節，在四川邛來山下擺設擂臺之外，還要設下一個『落魂陣』。你大概還沒有知道罷？卻預定下在擺設此陣之先，須覓得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之童男一名，和著酉年酉月酉日酉時生之童女一口，備作祭旗之用。如今妳的兒子八字中有上四個辰字，恰恰合上這種資格，正是覓都覓不到的；我那裡還肯捨去他呢！而且我的擺設『落魂陣』正是爲懲治崑崙、崆峒兩派人起見；現在祭起旗來，竟選著一個崑崙派中的童男，眞是再湊巧也沒有！如果再在崆峒派中覓得一個酉年酉月酉日酉時

生的童女；珠聯璧合，那就更好了！」

紅姑聽說他要把繼志當作童男，拿去祭旗，不覺又大怒起來；也就顧不得許多，邊向前飛速趕去，邊把脣吻張動，似乎立刻就要動手，把飛劍飛了出去。那老道卻一點不在意，反把繼志故意擎得高高的，幾乎要和他的這顆頭相並；笑著說道：「你儘管把飛劍賜下來罷，這是我很好的一面藤牌呢！」

瞧瞧那繼志時，卻見他高高的擎著，手足一動也不動，似乎已死了去了！這一來，倒又觸動了這慈母的悲懷，不但已失了向人動手的勇氣，反又很惶恐的向那老道問道：「好一個妖道！你怎麼竟把我這孩子扼死了！我與你勢不兩立啊！」老道忙向他安慰似的說道：「請妳放心罷！這是很難覓得的一宗寶物；我在未祭旗以前，把他看護起來，一定要比妳對他還來得加倍注意；決計不肯無緣無故把他扼死的。這不過恐他脾氣不好，要在我手中掙扎個不休，所以替他上了一些蒙藥，使他安然睡去；實在是一點不妨事的啊！」

紅姑經他這麼一解釋，心神方才略定，還沒有說得什麼話。卻又聽那老道十分得意的說下去道：「我從前聽說妳紅姑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又是一心修道的；總以為你對於一切塵緣，一定瞧得很是穿透的了！不料照現在這番愛戀兒子的情形瞧來：完全與世俗的女子沒有什麼兩樣，還說什麼能勘破塵緣？還能稱得什麼修道之士呢？咳！你們崑崙派中所謂的能人，所謂有道之士，大概都是如此的罷！」紅姑初聽到這番嘲笑的說話，很露著爽然若失的樣子；覺得老道這番說話，不可以人廢言，倒也說得不錯，自己對於塵緣，確乎太重了一些了！可是轉念一想，頓又醒悟過來：關於倫常的事情是人道，一般人所欲修持的是天道；人道與天道，原是可合而為一的。母子骨肉至親，母慈子孝，才算是倫常之正軌；怎可因了修道，便可把母子一倫廢了呢？如果說是修道之士，定須把倫常一概忘卻，骨肉視同路人，其說乃似是而實非，適自暴露其為邪道外教罷了！當下也就不做一聲，依舊向前追趕。那老道卻又說道：「也罷！我瞧了妳這番愛戀兒子的情形，倒也把我這顆心軟下來了！如今我並非一定要把妳兒子拿去祭旗，

祇要妳在明年五月五日之前，能替我找得一個與妳兒子同一庚造的童男，代替妳的兒子，那這孩子就有生還之望了！妳看怎樣？」

紅姑這時憤怒已極，再也不耐和他多談下去；即把口一張，即有一道白光，飛越而出，直取老道頭部。老道卻也機靈得很，知道紅姑已把飛劍斫來了；也就不慌不忙的，騰出一隻手來，從腰間輕輕掣出一柄拂塵，向空中這麼一揮。祇這一揮之間，便也有一股黑光飛出，恰恰把這白光擋住了。於是邊儘這黑白二光在空中激戰著；邊仍一個逃，一個追；彼此借著雲力，飛也似的追趕下來。

不一會，隱隱見前面露著一個大黑點，似乎有一座高山矗立在下邊，即見老道重重一拂拂塵，將那白光略略挫退了幾寸；然後突然的回過身來，再把拂塵一拂，又把這重行衝射過來的那一道白光擋住了。方向紅姑朗聲說道：「我便是哭道人，就住在下面這邛來山中。如今要少陪了！妳以後如果要來找著我時，儘可來到這山中向我的洞府找尋便了！」說完這話，又把拂塵重重一拂，即一個筋斗雲，翻到下面去了。紅姑救子心切，那裡肯把他捨去？也是一個筋斗雲追了下來。可是到得平地時，哭道人身手好快，早已走入一座石室之中；兩扇石門砰的闔上，竟如天衣無縫，連一些裂隙都瞧不出來了！

紅姑在石室外徘徊了好半晌，竟找不得一條入路；不覺萬分懊喪道：「我眞是三十年老娘，倒綳孩兒了！我自問有絕大的本領，無邊的法力，任何人都不是我的對手；不料今日遇見了這個小小的妖道，竟會這般的手足無措起來，這是從那說起啊！」想要去別個道友處，搬來救兵，援救他兒子，又覺自己在道中是頗有聲名的，今日竟會見挫於一個小小的妖道，弄得無法可想，反要求救於人實是莫大之羞辱；那裡開得出這張口？

正在進退維谷之際，突然在她的身旁，轟的起了一聲巨響，頓把思潮打斷；原來有一大塊頑石，恰恰落在距離她的立處不到一尺的地方，險些兒把她的頭都打破呢。不禁罵道：「好一個險狠的妖道！竟要暗箭傷人麼？」但當她抬起頭來瞧看時，並不見妖道的蹤跡；祇有兩隻巨鷹在空中磨旋著，跟著又叫

了兩聲，似乎向她打著招呼一般。於是紅姑立時認得這就是金羅漢所調養的兩隻神鷹；不免又帶笑帶罵的說道：「好膽大的兩個頑皮東西！竟把你們老姊姊也戲弄起來麼？」正在這個當兒，又見白髮飄飄的金羅漢呂宣良也從空而降，含笑呼道：「紅姑！這兩個頑皮的東西眞可惡，你也受了驚麼？」

欲知金羅漢到來何事？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二九回　噴烈火惡道逞兇　突重圍神鷹救主

話說紅姑正追到哭道人的洞府之前，徘徊觀望之際，忽有一塊頑石，打落在她的脚前，不免小小吃了一驚；忙擡頭觀看時，卻認識出是金羅漢所調養的兩隻神鷹，向她惡作劇。同時，白髮飄蕭的金羅漢呂宣良也從空而降，含笑呼著他道：「紅姑！這兩個頑皮的東西眞可惡！妳也受了驚麼？」紅姑邊囘答沒有受驚；邊向金羅漢行了禮。

金羅漢便又把手向她一招道：「妳也不必呆立在這裡了，快隨我到那邊樹林中去，我有話要和妳說呢！」紅姑當然點頭答允，隨卽跟了金羅漢，走到一所濃蔭密佈的樹林前。在剛要走入林中去的時候，金羅漢忽又立住了足，從身邊取出一塊佩玉，掛在樹林之上；方同紅姑一齊走入林中。紅姑瞧見這種舉動，心中很覺疑詫；但又不便詢問。金羅漢卻早已瞧出了她的意思，卽哈哈一笑，說道：「妳以爲我的舉動可異麼？但是屬垣有耳，我們不得不加意防範一下呢！妳不知道，這廝的本領的確很是不小，居然有上千里眼、順風耳種種的神通；不要說在這裡他的轄境之內了，就是遠數千里之外，祇要他把心靈一動，精神一注，無論甚麼事情，也沒有不被他瞧了去，聽了去的！不過他的神通雖大，我的這塊佩玉，卻有抵制他的功用；祇要把這塊佩玉掛在外邊，就能阻隔一切，他的甚麼千里眼，甚麼順風耳，一點都施展不出了！現在我們儘管在這樹林中安心談話，就是聲音放高一些，也不怕他聽了去呢！」邊說著，

邊即席地坐下。

紅姑也坐了下來。因爲救子之心甚切，沒有等金羅漢開得口，即先向金羅漢請求道：「繼志那孩子一時受著挫敗，不幸落在那妖道的手中，現在已被他攝進石洞中去了！幸喜你老人家恰恰到來，這是那孩子命不該絕！請你老人家趕快施展一點法力，就把他救了出來罷！否則我也顧不得甚麼，要單身獨人前往，和這妖道拚上一拚了！」

金羅漢聽了，祇微微一笑道：「紅姑！妳爲何如此著急？難道忘了『小不忍則亂大謀』那句古訓麼？繼志這孩子被妖道刼了去，我們當然不能置之度外，要去把他救了出來的。但是這座石洞，妳倒不要小覷他，恐比金城湯池還要險固到十倍；就仗著我們這點能耐，急切間不見得能把他打得開。而且聽說洞內各處，還滿佈著機關消息；如果不把他的內容打聽得清楚，貿貿然就走了進去，那些機關消息不會和人打招呼的，十有八九要碰落在上面。一掉落在這陷阱中，任妳是銅筋鐵骨，一等一的好漢，也要筋斷骨折，逞能不來，萬無生還之望了！所以我勸你還是暫時忍耐一些，不久我們就有法子的。好在妖道把繼志刼了去，是要把他作祭旗之用的；在來年五月五日之前，他不但不肯加害他，還要加意的照顧他。我們就是暫時不去救他，也沒有多大的關礙呢！再換一句話說，大概也是這孩子命中，應有上這一場災刼；不如讓他去歷刼一番罷！」

紅姑覺得金羅漢這話說得很是有理；想起自己拚一拚的那種主張來，未免近於魯莽割裂了！但仍很不耐煩似的問道：「但是依你老人家看起來；我們應該等到甚麼時候，方可去救這孩子呢？」金羅漢道：「不遠了，不遠了！唉！免得你心中焦急，我再把詳細的情形向你說上一遍罷：那妖道自從得到李成化飛劍傳來的書信之後，知道鏡清道人不但允充臺主，還肯替他擺設『落魂陣』。心中歡喜的了不得；因此一面籌備擺設擂台的事情，一面他自己也在物色祭旗用的童男女。不料離此山二百多里外的一個張家村中，恰恰有一個小姑娘，正是酉年酉月酉日酉時生的；不知怎樣一來，竟被他打聽到了。總算還好，

他並不用強刼取，祇用甘言去騙那小姑娘的父母；說是因瞧見這小姑娘生得十分可愛，意欲收爲義女，常常放在自己身邊；倘然他們肯答允這件事，他就是重重的出上一筆錢也是情願的。這小姑娘的父母，究竟是愚夫愚婦，沒有多大見識；聽得有錢到手，心花都怒放了！他那還顧到小姑娘的將來問題？並這妖道欲把小姑娘收爲義女，究竟含有惡意沒有？即輕輕易易的答允下來。」

紅姑聽到這裡，忍不住傷言道：「如此說來，這妖道所要物色的童男女，已完全被他物色到了。但是你老人家講述這件事，又有什麼用意？難道這小姑娘的父母又後悔了，也想把這小姑娘救了出來麼？」金羅漢道：「非也！唉，紅姑！妳不要這般的性急，且靜靜的聽我說下去。妖道把這件事講妥之後，便取著急進的步驟，立刻拿出錢來，就要帶著這小姑娘同走。這時他的父母，倒又有些割捨不下了；竟三人相持著大哭起來，不肯就讓那妖道把她領去。後來大家說好說歹，總算說明暫准這小姑娘留在家中一月，讓他們略敍骨肉之情，等到一月之後，再由這妖道前來把她領去。在這中間，我恰恰經過這張家村，知道了這件事情之後，忙去和那小姑娘的父母會面，把這妖道的歷史和詭謀，一齊告訴了他們，勸他們不要上當；他們倒又大大的後悔起來。但是懼怕妖道的妖法，竟鬧了個面面相覷，無法可想呢。我因又好好的安慰了他們一番；並答允屆時自會去援助他們，決不使那妖道得手而去的。他們方覺略略安心了。現在一月之期快到了，諒這妖道萬萬不肯不去的。我們到了那日，不妨暗暗埋伏在那裡，祇要那妖道到來，就不難把他一鼓成擒。這是一種以逸待勞的方法，不是比著現在拚性捨命，打入他的石洞中去，要強得多了麼？」

紅姑聽完這番說話，臉上略露喜色，不禁連連點頭道：「這個方法很好，我們準照此辦罷。」不料正在這個當兒，忽聽得很慘厲的幾聲鷹叫。金羅漢立時露出一種凝神傾聽的樣子，瞿然的說道：「啊呀！我要緊和你說話，竟忘記把這兩個頑皮的東西也招了進來，如今他們這般的慘叫，不是在外面闖出了甚麼亂子？定是被那妖道瞧見了，要對他們有甚麼不利的舉動呢！」說著，用手向紅姑一招，同時自己

也立了起來，意思是要走到樹林外面去瞧瞧，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誰知道還沒走得幾步路，紅姑忽又不由自主的，喊出了一聲「啊呀」來。

原來這樹林雖是森密，也有一絲絲的陽光從林隙透入；所以林中也可辨見一切，並不覺得怎樣黑暗。這時祇覺眼前突然的閃上一閃，立時所有的陽光一齊收去，四圍祇是黑漫漫的一片，伸手不辨五指了。金羅漢在紅姑未喊出一聲「啊呀」之前，已早發見了這種情形；但他藝高人膽大，卻一點不以爲意。祇向紅姑安慰著道：「這也沒有什麼可以驚詫的！可笑這妖道淺陋之至，也太把我們看輕了！這種不值一笑的妖法，竟敢在我們的面前施展出來，難道說我們不能破他的法麼？老實說，就算暫時不去破他的法，也不見得能難倒我們！我們決不至於爲了這黑漫漫的一片，就困在這樹林中走不出去咧！何況大地重明，是隨時做得到的事，祇須一舉手之勞就得了！」

他正說到這裡，忽又聽得那妖道含著嘲笑的聲音，在樹林外面說道：「金羅漢！你好大膽，竟敢走到我禁地中來！如今可被我圍困住了。而且你不但是膽大，也太嫌招搖一點了！你和那個紅姑，悄悄躲在樹林中，也就完了；你卻唯恐我不知道，還把帶來的兩個畜生，放在樹林外面，表示出你在裡邊。這一來，無論我的性情是怎樣和平，也不能寬恕你了！如今你能不能逃出這個樹林中，完全要瞧你的能耐和命運如何；可不能怪我啊！」說到這裡，略停一停，隨又聽他疾聲喝上一個「火」字；卽見眼前頓時一亮，全個樹林子都燒了起來。頃刻之間，火光四射，熱氣薰蒸，幾乎變成了一座火山。

饒那紅姑是一個膽大包天、極有能耐的女子，這時也驚駭得面無人色了！惟有這仙風道骨的金羅漢呂宣良，依舊談笑自若，不把他當作一回事。邊從身畔取出一柄小小的拂塵，隨手遞給紅姑，自己也仗劍在手；邊說道：「這派邪火，果然非同小可，但也祇能嚇嚇幾個道力淺薄的人；像我們這一輩人，雖還沒有修成金剛不壞之體，但也總算有上一些根基了；連三昧眞火還燒不死我們，難道反怕了這一派邪火麼？」說著，把手中的劍略略揮動一下，紅姑也跟著把拂塵拂動起來。果然很著神效，任那火勢怎樣

的厲害，看去好像就要把人的肢體灼成焦炭一般；但是祇要那劍鋒和拂塵觸到的地方，那派邪火就立刻退避三舍；不要說沒有一些些的火星落下來，一些些的熱氣薰過來，竟是煙消火滅了。這樣的且揮且拂且行，居然讓出一條大路，早已到了樹林的入口。

金羅漢不慌不忙的，又把樹林上掛的那塊佩玉取了下來；方同著紅姑打算走到外邊去。不料剛向外面瞧得一眼，竟使這個老成練達，一點不怕甚麼的金羅漢，也不由自主的，立時驚得呆了起來了！原來在這樹林之外，不知甚麼時候，已沿著四周打起了一道圍牆來，竟把他們二人圍困在裡邊，不能自由出入了！金羅漢驚呆上一會之後，忽又笑道：「好個妖道！竟把我們囚禁在裡邊了！但是這依舊算不得甚麼；憑他這牆垣來得怎樣的堅厚，難道我的寶劍竟是鏽廢無用的，不能把他斫得七穿八洞麼？」說著，就要運用他的寶劍起來。可是一個轉念之間，卻又拋棄了這個主張了。祇見他舉起兩個眼睛，向著上面一望，立時笑容四溢，說道：「割雞焉用牛刀？這上面不是很現成的留著一條道路，給我們走出去，我又何必小題大做呢？」隨卽和紅姑駕起雲來，向著上面直衝而上。不料到得上面時，又教他們齊叫上一聲苦。

原來上面雖沒有屋頂遮蔽著，卻也有一層極細的鐵絲網高高張著，阻隔他們的出入。四面圍著牆垣，上面張著鐵網，這不是要把他們活活的囚禁起來麼？而且又從鐵絲網眼內，噴出一派邪火來，把這樹林燒成了一座火山，勢非把他們一齊燒死不可！這妖道的存心，眞是狠毒之至了！

金羅漢想到這裡，也不禁勃然大怒起來；恨不得立刻衝到外面，把這妖道一口咬死！隨卽舉劍在手，想把這鐵絲網斫了去。正在這個當兒，忽又聽到幾聲很響亮的鷹叫，看去離開他的頭上正不遠；不覺又暗暗想道：「這一定是他們兩個瞧見火勢這般厲害，我們竟不見一點動靜，疑心兇多吉少，心中很是不安；所以飛到這裡來下警告，教我們趕快出去呢！好一雙忠義的小東西！人都及不上他們來咧！但是如果被那妖道瞧見了，恐怕要有甚麼殘忍的行動加到他們的身上去罷？」

正在想時，又接連聽得很銳利的幾下響聲，好似把甚麼東西折斷了似的；隨見折斷的一根根的細鐵絲，紛紛從上面墜落，那上面張著的鐵絲網，也頓時露見一個很大的缺口。這可不言而喻：一定是這一雙神鷹救主情切，顧不得這猛烈的火勢，飛近到這鐵絲網邊來；仗著他們這鋒利如刀的利喙，把那網上的鐵絲，啄得七折八斷，紛紛墜落下來，形成一個小洞了。這時金羅漢與紅姑，也不暇再顧及甚麼，卽魚貫似的，從這小洞內衝了出去。那雙神鷹早已待在洞外，一見他們二人安然出來，又不約而同的各唳叫了一聲，像似表示出他們是十分歡欣。隨卽簇擁著金羅漢與紅姑，升在雲端之上。

金羅漢俯著雙目，向下一瞧時，祇見哭道人跣著一雙足，立在一個高崗之上，手中還執著一柄拂塵，剛才作法燒林的時候，似乎就仰仗著這宗法寶的；現在經他將拂塵拂上幾拂，這座火燒的樹林，不但已是煙消火滅，還我本來面目；就是圍在四周的那道牆垣，罩在上面的那些鐵絲網，也已杳無所見了。及見金羅漢向他望著，也把一雙包藏怒火的眼光注射過來；並冷笑一聲，說道：

「你以爲脫離我的掌握，完全是倚仗著這一雙畜生麼？咳！你不要在那裡做夢了！老實說，我是以慈悲爲懷，並念你修鍊到這個地步，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祇想小小的懲治你一下，並不眞要你的性命，才聽你隨隨便便的逃了出來！否則，哼哼！你既陷入此中，就像一條魚，一隻蝦，抛入了一隻沸熱的鍋子中，怕不要燒得一個爛熟如泥，那裡還有活命之理呢！我勸你還是在洞府中逍遙著，不必再干預我的事罷！倘然還不悔悟，更要和我來糾纏時，我可不能再輕饒你了！還有那個道姑紅姑，也勸她死了心罷！我把她的兒子陳繼志，當作祭神的犧牲，已是無可挽回的一回事；決不能讓人再把他刼救出去呢！」

金羅漢和紅姑聽了這一番無禮的說話，還沒有發作得；卻惱了旁邊已通靈性的兩頭神鷹，突然的向妖道那邊飛了去。一頭鷹猛在他頭上啄了一下；一頭鷹卽乘其不備，把他手中那柄拂塵奪了去，又一齊飛了回來。祇害得那妖道光著兩個眼睛，望著他們，似乎十分憤恨呢！這一來倒又使金羅漢和紅姑一齊消了怒氣，反而笑了起來。卽帶了這兩頭神鷹，離開了邛來山。又過了一天，他們又預備到邛來山去，

窺探一番，正在前行的時候，忽又從雲端裡，閃出了一個道人來；未曾開言之前，卽聞得一陣哈哈大笑，然後又聽他接著說道：「巧得很，巧得很！恰恰在這裡遇見了！你們二位，究竟打算到那裡去呀？」

二人一聽這陣笑聲，知道是笑道人來了；忙在雲端停住了。大家施禮既畢，金羅漢方囘答他剛才的那句話道：「我們前幾天曾和一個妖道鬥了法，現在再想找他去。你這樣行色匆匆，又打算到那裡去呀。」笑道人道：「你老人家所說的那個妖道，莫不就是自稱哭道人的那一個敗類麼？我正要找他去！他這個也不找，那個也不找，偏偏找到我頭上來，宣言要和我決一下雌雄；我怎能示弱於人，把他輕輕放過呢！不過請你們二位瞧著罷，到了最後的結果，我笑道人依舊是終日嘻天哈地，不失我本來面目；他自稱爲哭道人的，恐怕要求終日哭泣，都不能夠呢！」邊說著，邊又哈哈大笑起來。

紅姑道：「他如今不但要找著你，並連崑崙崆峒兩派中人，全當作他的仇敵，要把來一掃而空之，志向眞是不小呢！繼志那個孩子，已被他刼了去，你也知道麼？」笑道人聽了這話，更是憤恨到十分！忙道：「原來有這等事！那我一刻也不能放鬆他了！我們何不直搗他的巢穴，趕去把繼志救了出來呢？」說著，露出一種迫不及待的樣子。

金羅漢道：「你也太毛躁了！這種事情那裡是性急得來的！我們要操得勝算，須要通盤籌算一下，弄得妥妥貼貼，萬萬不可魯莽從事呢！」當下把妖道那邊一番情形，和自己預定的一種計劃，約略對笑道人說了一說。笑道人方把頭點點道：「如此甚好！那我們如今也不必再去窺探甚麼了！現在打這裡下去，有一所雲棲禪寺。住持智明，是一位有道的高僧，和我很是說得來。我們何不就到那邊去住上幾天，以便就近行事。」金羅漢當卽點頭贊成。祇有紅姑是個女子，住在禪寺之中，似乎覺得有些不方便；不免略露躊躇之色。不過她終究不是尋常的女流，平素又是不拘小節的；一轉念間，早又釋然於心，無可無不可的答允了。

等到把雲降下，到了平地，早見那所宏麗崇偉的雲棲禪寺，矗立在眼前了。剛要向寺中走了進去，

忽見寺前一塊很大的荒場上，圍成了一個人圈子，喧笑之聲雜作，像在那裡瞧看甚麼熱鬧似的。金羅漢一時高興，便也同了笑道人和紅姑，擠進這人圈子中一看。衹見站在那裡瞧看熱鬧的，僧俗參半；那些僧人，大概就是在這雲棲禪寺中的；那些在俗的，都是村中農夫和著小孩子，一般的科著頭，跣著足。這時百多雙眼睛，一瞬不瞬的，都注射在立在荒場之中，一個瘦長個子，三十多歲的男子身上。

那個男子卻正對著觀衆，笑容可掬的說道：「如今讓我再來頑一套，報答報答諸位的盛情。不過好的頑意兒眞也不多；現在姑且來一套『騰雲駕霧』，你們諸位道好不好？」這話一說，一班觀衆更是覺得高興了；不住口的，好好好的叫了起來，並有一個和尚小語道：「『騰雲駕霧』，這名目果然很好；但是你的雲在那裡？你的霧又在那裡呢？」

誰知道這賣藝的男子的耳朵，倒也來得尖利；這幾句話，雖說得不甚高，卻早已被他聽了去。卽接著笑說道：「好和尙！你不用替我耽憂！我既然來獻得這套頑意兒，當然已都完全準備好了！」邊說著，邊從地上拿起一方長約三尺，寬約二尺的蘆席來；笑道：「這不是很好的一片靑雲麼？他們仙家駕的祥雲，我們肉眼凡夫，雖然沒有瞧見過；就有時瞧見了，又因高在雲端，一時也瞧不淸楚。但是照我想來：恐怕也是和這蘆席差不多的東西罷？」他一說到這裡，卽把這方蘆席，向上一拋。

說也奇怪！這蘆席經他一拋之後，居然在空中浮著，再也不落下來了。於是那賣藝男子又將身向上一躍，立刻站在這方蘆席之上，冉冉向上而升；一壁俯下眼來，望著下面那班觀衆道：「雲不是已駕了起來麼？」先前那個快嘴和尙，卻早又高聲喊起來道：「雲果然駕起來了，但是霧又在那裡呢？爲什麼我們瞧不見呢？」那賣藝男子一聽這和尚又來挑眼，倒忍不住笑將起來道：「好和尙！眞有你的！不是你提醒我一句，我倒險些兒忘記了呢！好！這容易辦到的！你們瞧罷，霧來了，霧來了！」隨卽將口一張，噴了些唾沫出來。可是眞也奇怪，初看雖祇是些唾沫；一轉眼間，早變成了濛濛然一片，包圍在他的四周，與眞霧一般無二了！觀衆瞧到這裡，眞是佩服到五體投地；早又轟雷一般的，齊聲叫起好來。

那賣藝男子卻又在上面打諢道：「叫不得，叫不得！我這個仙人，究竟是假的，沒有騰雲駕霧得慣；倘然不受什麼驚擾，或者還可在上面多站立些時候；如今被你們在下面一鬧，萬一鬧昏了我的腦子，一個失足跌下來，送掉了我的性命，這可不是當要的啊！」他說了這幾句話，又從身邊取出一張白紙，隨手一撕，撕成了兩半張；再用手搓團著，然後向著空中一拋。

這兩團白紙，頓時變作了鳥也似的兩頭東西，在他的前面飛翔著。這時那個快嘴和尚，又有些忍耐不住；便喊了起來道：「漢子！這又是什麼東西呀？」那賣藝男子道：「這是兩頭鷹。其實這並不像兩頭鷹；但是我不說他們是別的東西，卻說他們是兩頭鷹，暗中是切合著一樁故事的。這是一樁什麼故事呢？原來有一次一位極有道力的人，被困在仇人的地方；幸虧有他所調養的兩頭神鷹，前來救他脫險；於是他駕了雲，逃出了仇人的掌握之中。我現在所演的這個樣子，就是說他脫險以後，安然駕著祥雲歸去，神態很是悠閒啊。不過當時還有一位女道友，也駕著祥雲跟隨在後面；我卻祇有一個人，分不過身來，祇好口頭說明一下了。」

金羅漢初見了這賣藝男子種種的表演，還以爲是尋常江湖賣藝之流；或者是用的一種遮眼法，沒有什麼希奇的。後來見他一路說下去，竟是暗暗說的自己，倒不覺有些吃驚起來，而且猜不透他是何等人物！更所不解的：這人爲什麼要在自己面前做出這種樣子來，難道是有意要把自己奚落一下麼？

正在想時，他的那兩個最得力的衞士，似已揣知了他的用意；也不待他的吩咐，立刻一邊一個，很迅速的向那賣藝男子空中停留的地方飛了去。祇各把利喙一張，早把那兩頭假鷹吞落在肚中。這時不但是觀衆一齊譁叫起來；連那賣藝的男子，也帶著尖銳的聲音驚呼道：「不得了！我祇頑上兩頭假鷹，不料竟引出兩頭眞鷹來了！我可再也不能在這空中停留了。」他剛說完這話，卽連人帶著那方蘆席，一個吃屎觔斗，從半空中跌了下來。觀衆見他這一跌非同小可，以爲定要跌出人命來了；禁不住又一齊尖聲駭叫！

誰知那賣藝男子在這駭叫聲中，早已筆挺的立在地上；非但一根毫毛、一根頭髮沒有受到損傷，而且神色很是從容自若，好似沒有經過這麼一回事的！邊向觀衆行著禮，邊含著笑說道：「諸位受驚了！我如今特在這裡賠上一個罪！這祇是我弄的小小的一個狡獪；因爲我頑這個頑意兒，在勢不能在空中站上一輩子，必得故意的這麼一來，方可得到一個很美滿的結果啊！」當下他又取了一個盤子，向觀衆要了一回錢。

觀衆隨卽紛紛作鳥獸散。這個場子也就收了。這時金羅漢方踅向他的面前，含笑向他說道：「朋友！辛苦了！你是住在那裡的？不知也肯同我到這雲棲禪寺中去說上幾句話麼？」那賣藝男子道：「那是好極了！不瞞你老人家說，我在這裡，正是等候你老人家到來，也有一番話要向你老人家訴說。祇因一時高興，便在這裡先弄上幾套戲法頑頑了。」

金羅漢聽他竟是這般說，更是弄得莫名其妙。當下也不及細問，便一行四人，向這雲棲禪寺中走了進去。這時老和尙正好在打坐，不及出來招待賓客，大家便先在方丈內坐了下來。金羅漢便又向那賣藝男子問道：「你說要有話和我說，究竟是些什麼話呢？」那男子不就回答這句話，反向金羅漢問上一句道：「你們不是想直擣那妖道哭道人的巢穴麼？」金羅漢道：「這話怎講？」那男子道：「如果是的；那我就有一番話對你講。因爲能知道他那巢穴中種種機關和消息的內容的，除了我外，可說找不到第二個人呢！」

要知他究竟把這番話說了沒有？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三〇回　墮綺障大道難成　進花言詭謀暗弄

話說金羅漢呂宣良一行四人，進得雲棲禪寺；在方丈內坐下以後，金羅漢便詢問那男子：「你究竟

有什麼話要對我說？」那男子不就回答這句話，反向金羅漢問道：「你們不是想直搗那妖道哭道人的巢穴麼？」金羅漢對於這句話，覺得很是詫異；因又問他語意所在。那男子方長嘆一聲，說道：「唉！實對你們說了罷！這妖道的巢穴中，佈設了許多機關和消息，外人不能輕易入內的；祇有我深知他的內容呢！」這話一說，金羅漢、笑道人、紅姑等三人，都更加爲之動容了。笑道人卽急不暇待的，問道：「你是他的什麼人？怎麼祇有你能深知他巢穴中的內容？難道他建築這巢穴的時候，你是替他在旁監工的麼？」那男子聽了，祇露著苦笑回答道：「不但是我替他監造的；所有圖樣，還是由我一手起的稿子呢。」接著，他便把自己的歷史，和怎麼遇見那哭道人，怎麼替那妖道起建這巢穴的一番詳細情形，源源本本的都說了出來。

原來這男子姓齊，名六亭，乃是湖北嘉魚縣人氏。祖宗傳下來的良田，倒也有二三百畝，不失爲中產之家。不料連遭饑饉，粒米無收，家道因之敗落下來；他自己也幾乎要淪爲乞丐了！他爲外出覓食關係，不知不覺間，已來到四川省內。這一天他正在街上躑躅著，忽有一個白髮飄蕭的老道，打他面前經過；已經走過了好幾步了，忽又迴身走到他的面前向他凝視了一陣，方態度慈祥的，向他說道：「唉！爲何一寒至此！但是我瞧你狀貌清癯，骨格非俗，很有一些夙根，決不會長此淪落的！倘能從我入山學道，說不定還有成仙成佛的一日呢！不知你自己也願意不願意？」

齊六亭這時正愁沒有飯吃，如今老道忽然要招他去學道，不管這個道學得成學不成，自己究竟眞有夙根不眞有夙根，但是無論如何，一碗現成飯總有得吃的了；不比這麼飄流著強多了麼？當下卽一個頭磕了下去，連稱：「師傅在上，弟子在這裡行拜師的大禮了。他日倘有寸進，都是出自師傅之賜，弟子決不忘師傅的大恩大惠的。」道人道：「好說，好說！不過我有一句話，你須牢牢的記著：吃飯與學道，這兩件事完全是絕不相干的；爲了要去學道，就是把肚子餓了也不要緊；能夠有上這種的毅力的，才有成功的希望！倘然爲了要吃飯而學道，那就失了學道的本旨了！」齊六亭唯唯答應。卽隨了那個道人，

到了一座深山之中。

在他最初的意想中，以爲他的師傅一定住在一所崇閎無比的道觀中；誰知到得山上一瞧，不要說崇閎的道觀了！竟連三間茅屋都沒有，他們師徒二人，祇是住在一堆亂石中。齊六亭當然要露著不高興的樣子，老道卻早已瞧了出來，便笑著向他說道：「你莫非討厭這堆亂石麼？」但是我和這堆亂石，卻是始終不能相離的；須知我的道號，就是這『亂石』二字啊！如果你眞不願意時，那你現在就下山去，還不爲遲，我也不來勉強你！」

齊六亭方知他的師傅喚作亂石道人。不過，要他在這堆亂石中居住，雖覺得不大起勁，但要別了師傅下山，依舊過著那飄流的生活，也有些不甚願意；於是向師傅謝了罪，又在山上居留下去。

可是住不上幾天，又使他覺得十分奇怪起來。原來，這在表面上瞧去，雖祇是一堆亂石；不料在實際上，卻比蓋造成的房屋，還要來得邃密。不但風吹不進、雨打不到、日曬不著，而且裡面溫暖異常。這時雖已是九月深秋，卻還和已涼天氣未寒時差不多。此外更足使他稱奇的是，一到晚上，猿啼虎嘯，豹叫狼嗥之聲，雖是觸耳皆是；然從未見有一隻野獸走到裡面來過。好像無形中有一種屏蔽，擋著了不使他們走進來似的。至於裡面的道路，更是千迴萬繞，門戶重重；越走進去，越覺得深邃無比，別有洞天，再也找不到來時的原路。照外表瞧了去，就是走上七天七晚，恐怕也不能把這亂石堆遊歷個周遍呢！

這時齊六亭倒又覺得有些興趣起來，常常拿著含有疑問的眼光，向老道凝望著。老道也逐漸的有些懂得他的意思了。一天，便笑容可掬的，向他說道：

「你不是要我把這堆亂石，替你解釋一個明白麼？哈哈！你倒不要小覷了這堆亂石，這是我上考天文，下察地理，旁參陰陽五行，以及洛書、河圖、文王、八卦等等，方始堆了下來的。奉節縣西南面，雖也有諸葛武侯遺留下來的八陣圖；但如果和這個亂石堆比起來，恐怕還是小巫見大巫！因爲他這個八

陣圖，祇是我所包含的許多東西中的一小部分罷了！不過這中間的道理太奧妙了，變化也太繁多了；我要和你細講，一時也講不了這許多！不如由你自己一件件的去領會，等到日子一久，你自會觸類旁通，不必再由我講解得；那時你去成道之期，也就不遠了！」

齊六亭聽了師傅這番說話，自然很是歡喜；便細心的考察起來。果然這些一塊塊的亂石，都按著極玄奧的機理排列著，並不是胡亂堆成的。而且有幾個平時禁止走去的地方，也由老道一處處帶領去瞻仰過，卻更是可怕得異常；什麼左行幾步，右行幾步；何處向左轉，何處向右旋；都有一定的規矩，一定的步驟，亂行一步都不可以的；如果亂行了一步，就有大亂子鬧了出來咧！至於是什麼大亂子，據老道說，不是有一隻撓鉤突然的伸了出來，把人鉤住了；就是踏動了一塊翻板，跌入陷阱中去。憑你是銅筋鐵骨，也要跌得糜爛如泥呢！

齊六亭這樣的住在這亂石堆中，足足的又過了一年。忽然有一天，見他師傅亂石道人從外面領了一個女孩子回來，年紀祇有十六七歲；倒是桃腮杏靨，生得十分動人！亂石道人卽笑嘻嘻的，指著那女孩子，向齊六亭說道：「我又在路上收得一個女弟子了。你看，長得好不好？」一壁又向那女孩子說道：「雪因！這是她的師兄。妳就招呼他一聲罷！」那雪因見師命不可違，果然十分靦覥的，喚了一聲：「師兄」。

齊六亭也回喚一聲：「師妹」，卻覺得有些心旌搖搖了。亂石道人忽又正色說道：「我們修道的人，最不可把男女有別這個見解放在心中；一有了這種見解，就會不因不由的發生種種非非之想；一個不小心時，就要墮入綺障了，那裡還能修成大道呢！你們二人從今天起，便須天天聚在一起了；更須將此種觀念打破。祇須你把他當作兄，他把你當作妹，彼此像嫡親兄妹這般的相親相愛著；自然就不會有什麼不正當的意念發生了！」二人聽了，唯唯受教。

亂石道人又道：「現在雪因年紀究竟太輕一些，學道尙非其時；免得寂寞起見，不妨由我敎授你幾

套戲法頑頑。古人所說的：什麼逡巡酒頃刻花種種新鮮的玩意兒，我倒是全會的呢！」說到這裡，又顧著齊六亭說道：

「橫豎你也沒有到潛修大道之期，不妨也跟在旁邊學習學習。而且我的收授徒弟，本來是與衆不同的。人家收得一個徒弟，總是希望他修成正果，克傳自己的衣鉢；我卻不是這樣的。倘然遇著堅毅卓絕的人，能夠把我的大道傳了去，果然是很好的事；萬一不幸，中道發生了蹉跎，我也不便怎樣的勉強他。不過道既沒學成，連隨身技藝也沒有一點，使他離此之後，無以在外面餬口，豈不也坍了我做師傅的臺麼？像我現在所教授的這種戲法，實是一種最好的隨身技藝；倘然學會了，遇著你不再願意修道，要到紅塵中去混混，也不怕沒有飯吃呢！」

他說完這話，覺得與從前的主張又略略有些不同，倒又不自禁的笑了起來。亂石道人變戲法的本領，果然高明之至，與尋常那班走江湖的眩人術士不同；其實也不能稱爲戲法了，簡直可目爲神仙的遊戲神通。二人跟著他學習，自然覺得很有趣味。

不知不覺間，又過了四個年頭。這一天，亂石道人又出外雲遊去了；祇把他們二人留在這亂石堆中。二人在一起住得也久了，眞同兄妹一般的相親相愛，不起一點狎念。師傅雖然出外雲遊，依然感不到什麼異樣之處。到得晚上，也就各自就寢。

誰知睡到半夜，齊六亭忽被一種響聲，從好夢中驚醒過來；側耳一聆，卻是雪因在那裡嘶聲呼喚。暗想：「這倒怪了！從前師傅在這裡的時候，他一夜也沒有這般呼喚過的；如今師傅剛剛出去了第一夜，她就這般嘶聲呼喚起來，到底是什麼緣故？莫非是在夢魘罷？」想到這裡齊六亭便想走去瞧瞧。可是剛走得二三步，忽又把個頭搖得什麼似的，連說：「不對，不對！師傅雖曾吩咐我們，不可把男女有別這種念頭橫梗在心中；這不過教我們不要想到男女的關係上去，並不是男女眞的沒有分別。如今已是午夜了；我究是一個孤男子，忽然走去瞧他一個孤身女子；終覺有些不便罷？」正在這個當兒，雪因的呼喚

之聲，更加厲害起來了。倒又使他疑猜到：莫非因爲師傅不在這裡，竟有破天荒的事情發見，什麼野獸走了進來麼？

他於是不能再顧一切，毅然的奔了去。一壁又默念道：「我這個人也眞獃極了！她並不是什麼外人，平日和我眞同嫡親的兄妹一般，我現在走去瞧瞧她，又有什麼要緊！而且我已學了五年的道，她也來了有四年之久了，大家道念日堅，塵心漸淡，那裡會把握不定，居然要避什麼嫌疑呢！」邊想邊已到了雪因睡臥的地方。

卻祇有一輪明月，從外面射進來，映照得如同白晝；一切都和平常一樣，瞧不出有什麼變動發生，倒又暗暗稱奇起來。不久便斷定雪因剛才的呼喚，完全是由於夢魘的了；正想退了出去。誰知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忽然由月光中，把雪因的嬌軀，全個兒呈露在他的眼底。

祇見雪因仰天平直的睡著，因爲石室裡面很暖，她竟把上下衣服一齊脫去，赤裸裸一絲不掛。在白潤如玉的酥胸之上，聳著白雪也似的兩堆東西；映著他那張紅潤潤的睡臉，眞有說不出的嬌豔！再由香臍瞧下去，瞧到了那兩股並著的地方，尤足令人消魂！女子身上竟這樣的不可思議！女子竟這樣的可愛！這是齊六亭從來所沒有夢想到的！這時他的一顆心，不禁突突的跳了起來；並不由自主的走近雪因睡的地方去。一壁卻好似替自己在辯護，又好似替自己在解嘲，喃喃的說道：「這妮子怎麼睡得這般的不老成？不怕著了涼麼？我應當替他把衣服蓋上呢！」一會兒，走到了雪因的跟前，剛剛俯下身去；忽又有一個念頭，電一般的射入他的腦海之中，頓時使他怔住了！

原來在這昏惘的時候，他竟會忽然想到：現在的這種舉動，實在是不大應該的；而他是修道的人，尤不應該發生這種妄念。倘然被師傅知道了，不但要加以呵斥，恐怕還要立刻把他驅逐下山呢！於是他竟十分惶恐起來，便想舉起步子，離開這可怕的境域；然而已是嫌遲了！當他的步子還未舉起，雪因竟突然的坐了起來，也不知已是醒了，還是仍在睡夢之中？口中連喊著：「我的好哥哥，我的好哥哥！」

緊緊的把齊六亭摟住了。在這一摟之間，兩人的肌肉便互相接觸著；自有一種神妙而不可思議的感覺發出來，使他們立刻知道男女戀愛的可貴。而放著這種現成有趣的事情不去研究，反獃木木的，要去尋求這種眼睛瞧不見、耳朵聽不見所謂的大道，未免是天下第一等大獃子了！

齊六亭到了這時，意志就模模糊糊起來，不知自己做了些什麼事；並不知對方又做了些什麼事！正在這個當兒，忽聞含著嚴厲的意味的一聲：「咄！」他那威嚴無比的師傅亂石道人，已不知在什麼時候，好似飛將軍從天而降，突然的出現在他們的面前。這一來，可把他們二人從綺夢中驚醒，一齊露著驚惶無措的樣子！亂石道人卻長嘆一聲，向著他們說道：「綺障未除，怎能勤修大道！我早知道有今日的這種結果呢！」二人依舊赧顏相對，沒有一句話可回答。

亂石道人便又接續著說道：「正因我疑惑著你們沒有修道的毅力，沒有修道的誠意，所以要把你們試探一下；不料一試探之下，竟使你們把本相露出來了。實對你們說了罷！雪因剛才做的那個幻夢，幻夢中所見到的種種事情，以及後來的嘶聲叫喚，雖祇是我施展小小法力的一種結果，但也是由她的心境所造成。心境中如果潔潔淨淨的，一點不起雜念，斷不會無因無由的有上這個幻夢。這在雪因自己，一定很是明白，覺得我這句話並沒有說錯呢！」雪因一聽這話，雙頰更是漲得緋紅，露著侷促不安的樣子；亂石道人好似沒有瞧見一般，又向下說道：「而在六亭一方，他的墮入綺障，雖是完全出於被動，實是被那種不可解脫的愛慾所牽纏，而造成這種無可奈何的境地的；但究竟也是自己道念不堅的緣故。倘然道念眞是堅的，不論綺障怎樣的陷入，情魔怎樣的可怕，一定可以把來解除掉，驅逐去；怎麼反會一步步的走入綺障中，和這情魔親近起來呢！」

這一說，又說得齊六亭也更加臉紅起來了。亂石道人又說道：「如今既已出了這種事，也不必再去說他。總之是大家沒有緣法罷了！不過你們綺戒既破，就是勉強留在這裡學道，也得不到什麼好處的；還不如下山而去，各奔前程罷。好得我已把幻術教授了你們，在六亭還多上一種關於機關消息一類的學

問；拿了這點本領，走到人世中去，大概不致愁沒有飯吃罷？」這幾句話，分明是一道逐客令，立刻要把他們二人攆下山去了。二人至是，倒也有些後悔起來：當時不該意志如此薄弱，糊塗到這般地步；竟使數年之功，毀於一旦，把光陰和精神都白白犧牲掉了！將來再要找這麼一個學道的好機會時，恐怕是萬萬找不到了罷！不過大錯業已鑄成，也就沒有挽回的希望，祇好由他去了！當下即萬分戀戀不捨的，拜別了師傅下山。

亂石道人把個頭別了開去，不忍去看他們，似乎也有些悽然了！

二人下山以後，行了好一程路，方始把惜別之情略略忘去。齊六亭忽又突然想得了什麼似的，含笑向雪因問道：「眞的，我還忘記了問你一件事。那時你在幻夢中究竟瞧見了些什麼？又爲什麼叫喊起來呢？」雪因聽了這個問句，頰上頓時泛起了兩道紅霞，似乎忸怩不勝的樣子；把頭一低，不聽見有什麼回答。齊六亭卻依舊向她催問道：「現在祇有我們兩個人在這裡，並無外人在旁，這有什麼不可以說呢！而且這個可怕的幻夢，簡直可名之爲『妖夢』，完全是把我們二人寶貴的前程送了去的；如果祇有妳一個人知道，不使我也知道一點兒情形，心中實在有些不甘呢！」他說這番話的時候，很露著一種憤懣不平的樣子。

雪因被他這麼一逼，再也不能不把夢中的眞情實相說出來了；祇得含羞說道：「這眞是十分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自問平日和你相處在一起，雖然十分親密，祇是一種兄妹的情分，並沒有絲毫戀愛的念頭雜著在裡邊；不料一到了那個可怕的妖夢中，便立刻兩樣起來了！那時我似乎一個人住在一間室中，並沒有別人伴著我，又好似正期待著什麼人似的；一會兒，忽望見你遠遠的走了來，我頓時喜得不知所云，彷彿我所期待著的就是你；而你和我的關係，似乎比現在還要親密到數倍呢！」齊六亭聽她說到這裡，不知還是眞的懂不得這句話，還是故意在逗她；忽又睨著她問道：「這句話怎麼講？我倒有些不懂起來了！」

雪因臉上又是瑟的一紅，嬌嗔道：「你也不要假惺惺作態了。老實對你說罷，我當時以爲與你已有上夫婦的名分了；一見你老遠的走了來，就笑盈盈的向你招著手，滿含著一片愛意。你也露著十分高興的樣子，一步三跳似的，恨不得馬上就走到我的跟前來。等得旣走近在一起，你便把我擁抱起來，臉對臉的偎著，輕輕的接著吻。我也以爲是很應該的一樁事，並沒有向你抵抗得。不料偎傍得還不到一刻兒工夫，我的心地又突然明白過來；驚醒似的暗自說道：『不對，不對！我和齊六亭祇是師兄妹的一種關係，並沒有夫婦的名分，怎麼可以親密到這個地步，放蕩到這個地步呢；倘被師傅瞧見或是知道了，那還當了得麼？』於是掙脫了你的手，離去你的擁抱，同時又不知不覺的大聲叫喊起來。但是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依舊要來擁抱我；因此我更叫喊得厲害了。」

齊六亭聽了，笑道：「原來你在夢中叫喊，是因爲我要來擁抱你；可是我那裡會知道？我當時還以爲有什麼野獸走了進來，或者要來侵害妳，妳才這麼的叫喊著；所以不顧一切的趕了去。早知如此，我就不該再走去了。不是什麼事都沒有了麼？不過，我倒又有一個疑問了：妳既然已在夢中明白了過來，拒絕我的擁抱；爲什麼等得我本人眞的走到妳的跟前，妳又似醒非醒的突然把我擁抱著，並十分親熱的叫起我的好哥哥來？這不是又自相矛盾了麼？」

於是兩道可愛的紅霞，又在雪因的玉頰間暈起來了；十分嬌羞的說道：「這就是妖夢的害人，妖夢的可惡了！當時我祇明白上一刻兒工夫，忽又聽你笑著向我問道：『雪因！你爲什麼這個樣子？莫非我身上有刺，刺得你在我懷中坐不住，所以這麼的大跳大嚷起來麼？』我依舊正色說道：『不是的。我和你祇是一種師兄妹的關係，你難道忘記了麼？如今做出這種樣子來，還成什麼事體！倘被師傅知道了，豈不是大家都覺得無顏麼？』」

「誰知你聽了我這番話，竟是一陣大笑；笑後，方又說道：『雪因！妳怎麼這般糊塗，莫非在做夢？我以前雖和你是師兄妹；後來由師傅作主，大家配成夫婦，妳怎麼把來忘卻，說出這種話來了？老實

說罷，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這區區的一擁抱，一接吻，實在算不了什麼一囘事！就是師傅走來瞧見，也祇能佯若不見。萬不能向我們責備呢！』我於是頓時又糊塗起來，彷彿你所說的都是實話，的確有上這麼一囘事，我們已配成夫婦了。當下在自疚糊塗之外，還覺得很有些對不住你；便又張開兩手來擁抱你，一壁還喊著我的好哥哥，用來向你謝罪。卻不道是做了一場夢！唉！你說這個惝況迷離，變幻莫測的妖夢，把我們害得苦也不苦呀！」

齊六亭笑道：「原來是這麼曲折的一個夢，如今我方始明白了。不過話須從兩面說：在學道一方面講起來，這個妖夢果然害得我們很苦；我們從此不但沒有修成大道的希望，並在山上存身不住，被師傅攆了出來了！但從另一方面講，夢中一切經過，未始不是一個預兆；我們從此不是眞的可以結成夫婦了麼？」

齊六亭說到這裡，祇是笑咪咪的望著雪因，似乎等待她的答語似的。雪因嬌羞無語，祇噗哧的一笑，把個頭別開去了。從此二人果然結成夫婦；靠著學來的這一點幻術，在江湖上流浪著，暫時倒也可以餬口。

不久，來到滎經縣。誰知賣藝不到兩天，齊六亭忽然病了下來；而且病勢十分沉重，已入了昏惘的狀態中。一連便是十餘天，把所有帶在身邊的幾個錢都用去了，依舊一點不見起色。雪因想要單身出去賣藝，賺幾個錢囘來，以供醫藥之費；又覺得把一個病人冷清清的撇卻在棧房中，著實有些放心不下！加之向來出去賣藝，總是二人做的雙檔，弄得十分熟練；如今一個人單身出去，不免處處顯著生疏了，恐怕要賣不出錢來，倒又躊躇起來。正在一籌莫展的時候，忽有一個老道，飄然走入他們住宿的那間房中，和顏悅色的，向雪因說道：「小娘子不要憂慮，我是特地來救治妳丈夫的。」說完這話，也不待雪因的囘答，逕自走到齊六亭睡臥的那張床前。先把齊六亭的臉色細細望了一望，然後傴下身去，伸著手在他的額上，身上，摸了幾摸；微微的嘆息道：「可憐，可憐！病已入了膏肓了！無怪那一班祇會醫治

傷風咳嗽的無用時醫，要爲之束手咧！不過他今日旣遇了我，可就有了生機了！這也是一種緣法啊！」邊說邊把身子揚起，重又離開床邊。

這時雪因早把這幾句話聽在耳中了知道這個老道一定有點來歷，決不是說大話的。如要丈夫早日痊癒，非懇求這老道醫治不可了。當下，卽裝出一種笑容，向那老道說道：「我雖不知道爺的道號是什麼兩個字；然能決得定是一位大有來歷的人物。今在垂危之中，居然能夠遇見，眞是大有緣法！就請道爺大發慈悲，趕快一施起死囘生之術！我們今世縱然不能有什麼報答，來世一定結草啣環，以報大德呢！」老道笑道：「小娘子太言重了，小娘子不用憂慮，貧道旣已來到這裡，當然要把妳丈夫的病醫治好的，那裡還會袖手旁觀呢！」邊說邊從袖中取出紅丸六粒，授與雪因道：「這是紅丸六粒，可在今日辰戌二時，給妳丈夫分兩次灌下；到了夜中，自有大汗發出，大小便也可一齊通利，這病就可霍然了。我明日再來瞧視他罷！」說完，卽飄然而去。

雪因幾乎疑心是做了一場夢；瞧瞧六粒紅丸，卻宛然還在手中！便依言替她丈夫灌下。到了晚上，果然出了一身大汗，大小便也一齊通利，病竟霍然了。夫婦二人當然喜不自勝。到了明天，那老道果然如約而至。

雪因便指著向齊六亭說道：「這位道爺，就是救你性命的大恩人；你應得向他叩謝大德呢！」齊六亭聽了，忙立起身來，正要跪下去向他磕頭，那老道忙一把將他扶住道：「不要如此多禮！我雖然救了你的性命，但不是無因無由的；我也正有一件事，要求助於你呢！」

不知那老道有什麼事要求助於齊六亭？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三一回　春光暗洩大匠愴懷　毒手險遭乞兒中箭

話說齊六亭正要跪下去，向那老道叩謝救命之恩；老道忙一把將他扶住道：「不要如此多禮！我雖然救了你的性命，但也不是無因無由的；正有一件事，要求助於你呢！」齊六亭忙問道：「什麼事？祇要是我効勞得來的，雖粉身碎骨，也所勿辭！恩公儘管吩咐出來就是了。」

老道方說出：自己就是邛來山的哭道人，因為立意要另創一派，專和崑崙、崆峒二派為難，便結下了不少的寃家；現在恐怕兩派中人前來襲取他的洞府，因打算在洞府中廣設機關，密佈陷阱，所以前來請教齊六亭了。

齊六亭一聽這話，暗想：這是自己的拿手戲，沒有什麼効勞不來的！當下即一口答允下。但又問道：「我的這項本領，自問也淺薄得很；恩公怎會知道有我這麼一個人呢？」哭道人微笑說道：「我原是要請令師亂石道人擔任的。奈他因欲勤修道業，不肯出山；轉把你荐給了我，說你已能傳授他的衣鉢，由你擔任和由他擔任，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我特來懇求你呢！」

齊六亭聽說師傅竟肯公然向人家宣布，說他可傳衣鉢；自是十分高興。一方面又想起：師傅既然肯把這件事轉介紹給他，想來這件事總可放膽的去做，沒有多大的危險；因此更覺得無拒絕的必要了。當下，即挈同他的妻子雪因，隨著哭道人，一同來到邛來山洞府中。

齊六亭為著感恩圖報起見，對於何處應安設機關，何處應埋藏陷阱，規劃得很是詳細，佈置得很是周密，差不多把他所有的經驗和心得，一齊都拿了出來。哭道人見了歡喜，不必說起，自然一切照辦。當時又撥了二十個弟子給他，一律聽他指揮，擔任各項工程上事。於是齊六亭拋去一切閒心思，把這件事進行起來。不到多久時候，經營得已是楚楚就緒；祇有洞府西面的一部分工作尚未開始。然而齊六亭

已是急得什麼似的，祇是催著擔任工作的哭道人的那班弟子，趕快進行。並說道：「你們師傅是很盼望這項工作趕快告成的；倘在這工程尚未告成之前，有什麼歹人溜了進來，弄出些兒事故，那時大家臉子上都沒有什麼光彩呢！」

大衆聽了，都沒有什麼話說。祇有一個姓馬的，卻只是望著他，嘻嘻的笑。他見了，雖然有些著惱，但當下倒也不便怎樣。到了散工的時候，便把那姓馬的，一拉拉到了無人之處，悄悄的向他問道：「剛才我催你們上勁工作的時候，你爲何祇對著我嘻嘻的笑？老實說，我不是念你和我平日很是說得來，我當時就有一場發作，要使你臉子上過不去！因爲你們師傅曾經囑咐過，是一律要聽我的指揮的；你就是受了我的委屈，一時也沒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那姓馬的聽了，並不回答什麼，先在他們所立的地方，四周畫上了四個十字；然後笑著說道：「如今好似放下了一道重幕，完全和外面隔絕，任我們在這裡說什麼秘密的話，也不怕被人家聽去的了。唉！你這個人眞太忠厚了一些。祇知忠於所事，要討我師傅的歡心；卻把其他的事都忽略過去，竟是視若無睹，聽若無聞的了。」齊六亭倒詫異起來道：「我究竟把什麼事忽略了呢？」姓馬的長嘆一聲道：「別人都知道了的事，你卻一些兒也不知道，好似睡在鼓裡一般；這不是忽略，又是什麼呢？」這一說，更說得齊六亭瞠目相對道：「那我眞是忽略了。別人大家都知道的，又是些什麼事？我竟一點也想不出！如今請你不要再打悶葫蘆，趕快和我說個明白罷！」姓馬的道：「要把這事說個明白，倒也不難；不過，照我看來，就不向你說明也使得。祇是有二句緊要的說話，你須記取在心：便是這工程沒有告成的一天，你還可得相安無事一天；祇要這工程一旦完全告成，你便要遭殺身之禍了！」

齊六亭聽到這裡，驚駭得頓時變了臉色；忙道：「你竟越說越怕人了！究竟怎麼一回事，請你趕快向我說來！我眞有些耐不住了！」姓馬的依舊不肯把這件事明白的說出，祇道：「你擔任了這件工程之後，不是和你尊夫人好久沒有親熱過了麼？如今不妨到你尊夫人那邊去走上一遭，或者可以得到一些端

倪，也未可知。這強似我把空話說給你聽了。」

這一派隱隱約約的說話立時使齊六亭在驚惶之外，又有一片疑雲湧上心頭來；暗道：「不好，不好！照這說話聽去，莫非雪因已做出什麼歹事來了麼？這倒是出我意料之外的！」當下他氣紅了一張臉，拔起脚來就跑。姓馬的卻又連忙把他喚住道：「跑不得，跑不得！你這一跑，倘然弄出些什麼事情來，不是善意變成了惡意，反而是我害了你麼？」說著，從身上取出一道黃紙硃字的符來，即向齊六亭的衣襟上一貼。方又說道：「這樣可無礙了！如今你儘管走去，就是你要去竊聽人家的說話，也不會被人家發覺呢！」這時齊六亭倒又站立著不就走，臉上顯然露出一種不相信的樣子。姓馬的見了，正色說道：「這是什麼事，我怎忍欺騙你，使你陷入絕地！你不要懷疑罷！這是我師傅的六道神符之一，最是靈驗不過的；我不知費了多少工夫，多少手脚，方始盜取到手。他到至今還像睡在鼓裡一般，一點沒有知道呢！」

齊六亭方始釋了疑懷；卽向姓馬的謝過一聲，自向他妻子住的那邊趲去。一壁又在想道：「這水性楊花的賤婦，不知又搭上了什麼人？看來事情總有些兒不妙罷！然而我那恩公，難道不知道這種事情麼？就是不便管得，怎麼也不透個風聲給我呢？」一會兒，已到了雪因住的那間卧室的前面，卻不就走進去，暗在門邊一立，側著耳朵聽去。果然有一陣男女嘻笑之聲傳了來，這可把那姓馬的說話證實了。

齊六亭一想到雪因竟是這般的淫蕩，這般的無恥；不覺一股憤氣，直向上衝，幾乎要暈跌在地。但齊六亭究竟是很有本領的人；忙又暫抑憤怒之情，並把心神定上一定，再凝著一雙眼珠，從門隙中，偷偷地向這種聲音發出來的地方瞧了去。誰知不瞧猶可；一瞧之下，幾乎疑心自己是在做夢，再也想不到會有這種事情的！原來雪因的不端，瞞著他自己在偷漢，齊六亭早已從姓馬的吞吞吐吐的談話中聽了出來；如今把事情證實，不過使他增添幾分憤恨之情罷了，並不覺得怎樣驚奇。所最使他驚奇不置的：卻不料和雪因勾搭著，做上這種不可告人的醜事的，並不是別人，竟是這個道貌儼然的哭道人！唉一個十

分具有道力的老道，也是他的一位恩公，現在竟會勾搭著他的妻子，做出這般的醜事來，怎不敎他不驚出意外呢！

但是這大概是那道神符的功用罷？這時房內的一對野鴛鴦，卻一點也不覺得有人在門外窺探著。好個淫蕩的雪因，竟把全個嬌軀，緊伏在老道的懷中。老道卻盤膝坐在臥榻上，越是把毛茸茸掛著鬍子的嘴，俯下去向雪因的玉頰上吻著；雪因越是格格的笑個不止。

好一會兒，雪因方住了笑聲，又仰起臉來，向著老道問道：「你屢次說要把他即刻結果了性命，卻一次也沒有實行得；究竟是什麼意思？莫非已把他赦免了麼？但是你要知道，有他在世上一天，我們即一天感到不安；縱能時時在一起歡樂著，也總覺得有一些兒顧忌，不能放心托膽的做去呢！」老道笑道：「好一個奸險的婦人！竟一點香火之情也沒有，反逼著我要殺害自己的丈夫了！我一想到這層，倒也覺得有些寒心！萬一妳再戀上了別人，不是要慫恿著那個人，設法把我殺害麼？」

雪因一聽這話，頓時臉色一變，向老道撒嬌道：「好！你說我奸險，我確是奸險的；如今你既已發覺得，不如就和我離開了罷！免得你心中時時懷著鬼胎，怕我將有不利於你呢！不過，我有一句話要問你：這一回，究竟是你先來勾引我的？還是我先來勾引你的？要不是那天中了你的奸計，誤飲了你那懷春酒，醉中失身於你；恐至今還和從前的態度一樣，拒絕你不許你近身，何致會有這種醜事幹出來呢！那究竟是誰比誰來得奸險，請你對我說來？」說到這裡，把個頭不住的在老道懷中撞著；一面嚶嚶啜泣起來。這一來，可把老道著了慌了；邊似哄騙小孩似的，忙把他著意溫存了一會；邊說道：「不要這樣！我是和妳說得玩的，想不到妳竟認起眞來！好，妳並不奸險，算我奸險就是了！至於那廝，妳儘管放心，我總設法把他除了去就是了！老實說，有他放在這裡，任他怎樣的不來干涉我們，在我總覺得有十二分的不便呢！不過，現在全部工程尚未告成，我還有用得著他的地方；不如且讓他再多活幾時罷！」這話一說，雪因方始止了啜泣。

那老道忽像想得了什麼似的，又笑嘻嘻的問道：「眞的，我倒又有一件解不透的事情了！他是一個精壯的少年，我祇是一個乾癟的老頭子，實在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你爲什麼卻又反戀著我，而不戀著他呢？」雪因聽了這話，忽然噗哧的一笑，又向老道瞪上一眼，似乎憎厭他多此一問，卻不回答什麼？但在這一笑、一瞪眼之中，老道倒又似領悟過來了；不禁哈哈大笑道：「咳！我好糊塗！原來妳是戀著我的那種戰術，怪不得要把他拋棄了。不是我說句誇大的話：我用的這種戰術，完全得自黃帝的眞傳；世上有那一個男子能及得我？不要說是妳了，凡是天下的美婦人，祇要和我有過首尾的，恐怕沒有一個，肯把我這個乾癟的老頭子拋棄呢！」說到這裡，便用手在雪因全身撫摩著；眼見得就有不堪入目的事情幹出來。

這時齊六亭的兩隻眼睛中，幾乎都有怒火迸出；可再也忍耐不住了！暗道：「這一對狗男女，想不到行爲竟是如此的無恥，心術竟是如此的險狠！我齊六亭如果不殺了他們，也枉爲男子漢、大丈夫了！而且我現在如果不殺卻他們，他們不久便要把我殺害；這我縱要十分忍耐，在勢也有所不能啊！」邊想，邊就要衝出門去，恨不得拔出一把刀來，把他們二人立時殺卻。

正在這個當兒，忽覺後面有個人，把他的衣襟一扯；忙回身一瞧時，卻就是那個姓馬的。一面做著手勢，叫他不用出聲；一面死拉活扯的，把他扯到了無人之處。齊六亭倒向他發話道：「你是什麼用意，硬要把我扯了出來？剛才你如果不來阻擋，讓我進房去，和那對狗男女拚上一個你死我活；不是很痛快的一件事情麼？」姓馬的正色說道：「這個那裡使得？『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兩句話，你也聽得過麼？你要知道，我們如今能自由自在的行走，前去窺探他們的秘密，不被他們覺察；還是仗著這靈符的功用。不瞞你說，我的身上，也和你同樣貼著一道符呢！但是靈符的功用，也止此而已；其他是幫不來你的忙的！那麼，他是具有何等大本領的人；請問你那裡是他的敵手？萬一交起手來，你竟被他殺害；這非但得不到什麼利益，反白白的送掉了一條性命，豈不是大不合算麼？」

齊六亭聽了這一番話，倒又沉默了一下子；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但仍說道：「話是一點不錯！不過，試請你替我設身處地想一想，我那裡再忍得住這口惡氣；除了挺身出來，生死不計的和他拚上一拚之外，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而且依你說來：難道就可以把這事一笑置之，不談『報仇』二字麼？」姓馬的道：「話不是如此說。仇當然是要報的，祇是須以成功爲度。俗語說：『君子之仇三年。』你又何必急在一時呢？」齊六亭道：「那麼，你要我等待到何時呢？難道到了那時，就是我不出來報仇，人家也會代我報仇的？否則終須和他一拚的，等待了若干時候之後，我的本領不見得就會好起來啊！」姓馬的道：「你這話方有些近情了；但是同時又要說你太糊塗了一點！他和崑崙、崆峒二派中人，已結下了仇恨；你難道不知道麼？那麼，這二派中人要來尋著他，也是意中之事；到了那時，你把這洞府中所有秘密機關的內容，一齊告訴了他們，好教他們來攻破這洞府；那你的仇人，就不死在他們的手中，也就在這裡存身不住，不是就報了此仇麼？」

齊六亭方恍然大悟，決意依此計而行。不過恐哭道人窺破他這種秘密，要先來下他的手；所以不待工程完畢，兀自逃了出來。卻常來洞府外窺探著，以便遇到這二派中的能人，可以互相合作，一報此仇。因此繼志被刼，紅姑趕來等等事情，都在他的冷眼之中。又探知這雲棲禪寺中的智明老和尚，很有道力；笑道人和他最是莫逆。笑道人如果來此地，一定要前去訪他的；故而先到這裡等著。不料笑道人果和著金羅漢紅姑同來；於是被他借變戲法暗打關子，居然打動了金羅漢一行人的心，便相合在一處了。當下，齊六亭把這番話說完，金羅漢首先問道：「如此說來，這妖道的巢穴，西部最空虛；我們如欲進攻，是不是該先從西部下手麼？」

齊六亭道：「是的。」說後，正要把這巢穴中的形勢，講述出來。忽又聽紅姑很急切的問道：「那麼，我那孩子究竟囚居在那裡，你知道不知道？倘然從西部進攻，又要攻破那幾個機關，方可把他救了出來呢！」齊六道：「這個我倒不曾探聽的。不過，這妖道是居住在中央的一座高樓上；他自以爲是有

金湯之固，外人一時間不易走到他那邊去。或者你那位世兄，就囚居在那邊，也說不定。如果要從西部走到那邊去，須得經過一個地道，和一座天橋，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呢！」

當下又從身畔取出二張草圖來，先把地道的一張，指給他們瞧看道：「在這個地道中，共有一十八個拐彎、二十七個盤旋；一個拐彎，有一個拐彎的變化；一個盤旋，有一個盤旋的不同。到了何處，該應左行三步，右行三步；又到了何處，該應交錯行六步，逕直行六步，都在這張圖中記得清清楚楚。記熟了，方能坦然前行，不致弄出岔子，否則，萬一錯了一步，帶動消息，一旦向那其深無底的陷阱中跌下去，不免就有性命之憂呢！」說到這裡，又指著天橋的一張，續說道：「至於這座天橋，係建在一個深淵之上，更是險峻無比；而上橋去，該應怎樣走；到了橋中，是怎樣的一種變化；下橋去，又是怎樣的走法，也有一定的步子，半點錯亂不得。倘然錯亂了一步，那你踐踏的地方，立時翻板掀動，裂成一洞；就要把你這個身子，向這萬丈深淵中拋了下去呢！」

紅姑聽了，忙把那二張地圖，細心的閱看，像要把它記熟在心頭似的。正在這個當兒，那法力高深的智明老和尚，卻在一陣和藹的笑聲中，走到了方丈中。邊向大衆行禮，邊合十道歉道：「諸位道友來到，貧僧既失遠迓，又勞久待；實在疚心之至！怪不得我剛才在打坐，這顆心竟怔忡異常，好久方得安寧下來咧！」當下笑道人把來意向他說出，他卽在袖中占上一課；又皺著眉兒，說道：「我已在袖中替道友占上一卦了：這妖道雖不久終歸滅亡；但照卦象瞧來，如今正在十分勢旺的時候，我們不但不能一時把他就撲滅，恐怕還有幾個人，要受到一點小小的災刼呢！」

大衆聽了，都默然不語。忽而一陣風起，又聞轟的一聲響，好像有什麼重物，被風吹倒在地上似的。大衆不免小吃一驚，連忙出去瞧看時，卻是寺前的一根大旗杆，被風折爲兩段，把那上半段，吹倒在地上來了。幸而其時並沒有什麼人站立在這旗杆下面，所以還不致鬧成大亂子。

智明和尚邊命幾個打雜的，把這斷旗杆收拾過；邊又同大衆同進了方丈中，向大衆環矚一周後，方

問道：「你們諸位，也知道這旗杆忽然折斷，主何吉凶？」衆人還沒有回答得，紅姑卽率然回答道：「這大概是屬之偶然的；因爲旗杆被風折斷，也是常有的事，不見得主何吉凶罷！」智明和尚微笑道：「道友有所不知，這旗杆被風折斷，連這次算來，已是第二次了。上一次旗杆被折，就發生了一件流血的事件；貧僧的性命，幾乎爲之不保！此次又見此兆，難免不發生同樣之事；貧僧心中，倒很爲之惴惴不安呢！」說到這裡，隨又在袖中占上一卦；方又展顏說道：「還好，還好！大流血的事情，想來還不致有。不過，主有暴客到來；我們今日夜中，還得小心防備才是呢！」金羅漢道：「這倒是說不定的。本來那妖道是修千里眼和順風耳的；或者已知道我們來到這裡。那他爲要暗放冷箭，難免不偷偷的到這裡來走上一遭呢！」當下，大家點頭稱是。

到了夜中，三更剛剛打過；忽聞空中鷹叫之聲，甚是慘厲。金羅漢卽顧著大衆說道：「你們大家注意！這是我那兩個小東西，一種告警的聲音，彷彿是在對我們說：有暴客到來了！我們還是趕快出去瞧瞧罷！」大衆把頭點點，沒有什麼話說。當正悄悄的走到大殿上的時候，果然在佛前那盞長明燈的燈光下面，見有一條修長的黑影，從東牆外跳進，到了庭心中。

第一個是紅姑，對於這條黑影，很是注意；她雖沒有瞧清楚這人的面目，但就這人的身材瞧去，決得定果然是那妖道親自到來了！她一想到愛子被這妖道刼去，至今還在這妖道的巢穴之中；不覺氣憤塡胸，恨不得馬上跳了出去，和這妖道拚個你死我活！倘能一刀把這妖道斬卻，那才出了心頭之氣！

可是她雖這麼的想，當她還未跳至庭心中，早又見從西牆上跳下一個人來。這人的身材，比先前那個人矮小得多了，看去活像是個小孩子；面貌卻看不清楚，祇見一頭亂髮，散披在肩背上，和一窩茅草相似。一跳至庭心中，卽抽出一柄三尺多長的刀來，明晃晃的，在那妖道面前一躍道：「奸徒！你到這古寺中來幹什麼？俺老子跟定你了！」那妖道聽了，在一閃之間，也抽出一柄刀來，向他招架著；一壁向他仔細打量上一回，冷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一個死叫化子！我到這古寺中，自有我的事，輪不

到你來干涉和顧問！知趣些的，還與我退在一旁罷！」那叫化子也冷笑道：「你以爲我是個叫化子，便不能干預你的事麼？如今我偏要來干預一下子，看你把我怎樣！而且你雖不認識我是誰，口口聲聲喚我叫化子；我卻已認識出你是誰了！呔！妖道！看刀罷！」說著，卽飛一刀過來；那妖道便忙又招架著。

大衆這時站在殿上，卻看得呆了，倒都不願自己就出手。祇見他們二人的本領，倒也不相上下，你刺我架，你砍我格，來往了有五六十個回合，還是不分勝負。忽然間，那妖道似乎已戰敗下來，忙向圈子外一跳，轉身要逃。那叫化子那裡肯捨，忙也趕了過來。誰知，正在這個當兒，妖道忽又迴過身來，將口一張；卽有一股黑霧，噴薄而出，似乎要把叫化子的全身都罩住了。紅姑是知道這股黑霧的厲害的；很替叫化子暗暗揑上一把汗。也想立刻出馬，替他解上這個圍。可是，說時遲，那時快！早見亮晶晶的一串東西，游龍夭矯似地，飛到這黑霧中，祇一橫一直的，很迅速的掃上兩掃；早把這迷濛黑霧，掃除得乾乾淨淨。那叫化子的全身，又很清楚的透露出來；反是那個妖道，倒好似怔住在那邊了。

紅姑見了，正猜不出是什麼人顯的神通；忽聽智明和尙哈哈一笑，說道：「原來這妖道的本領，也祇爾爾；那倒是出乎貧僧意料之外的！貧僧悔不該請這百八念珠出馬，未免近於小題大做了！」說著，用手一招，卽把這亮晶晶的一串東西，招了回來。紅姑方知是智明和尙把這一串念珠，破了那妖道的妖法；暗暗很是佩服。隨又見那叫化子，用刀一揮，似乎又要去尋著那妖道了。

這時，那妖道卻很是知趣，知道非但衆寡不敵，而且還有能人在此，遠非自己個人所能抵敵的；三十六著，還是走爲上著罷！卽虛砍一刀，撒腿便跑。一眨眼間，早已到了牆上。這一來，那叫化子反精神百倍起來；那裡肯把他放過！忙也隨後追趕，跳上牆去。金羅漢見了，忙顧著大衆，說道：「如今我們也趕快追去，助他一臂之力罷！看來這妖道妖法多端，這叫化子一旦落單下來，恐不是他的敵手呢！」大衆齊聲稱是。卽開了寺門，一窩蜂的在後趕了去。可是到得寺外四下一望時，那裡有他二人的蹤跡！

正在稱奇之際，忽聞牆邊起有呻吟之聲；大衆知道事情不妙，忙走至牆邊一瞧，祇見那叫化子，直挺挺地睡在地上，似乎受傷很重；卻不知他傷在何處。問他：「那妖道逃到那裡去了？」他祇伸出一個指頭來，向著天上點點。大衆方知道，這妖道已駕雲逃走了；也就不去追趕。忙七手八脚的，把那叫化子擡進寺中，放在一張床上。

智明和尚便走至床邊，把他全身細細一檢視。別處卻不見一點傷痕；祇在右腿之上，露見一個紅印，墳起有栗子這麼大；但又不見有什麼暗器打在裡邊。不覺攢眉道：「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暗器所傷的？怎會傷了這一點小小的地方，竟使一個精壯的漢子，呻楚到這般地步呢？」那叫化子聽了，即從烱烱的目光中，露出一種對他這番言語表示同情的狀態來，卻是不能言語。齊六亭這時也走了過來，祇向腿上一望，即喊了起來道：「啊呀！了不得！這是中了那妖道的穿心箭了，這穿心箭雖和梅花針差不多，但是浸有毒藥；而且中著人的皮膚，即向內部直穿，祇要穿至心腔中，就要不可救藥呢！」

智明和尚聽了，倒又顏色一霽，似乎把心事放下一般；笑說道：「哦！原來是中的穿心箭；那我倒也有一種萬安水在此，無論心臟中受了什麼毒，都可把來解救的！」說著，即從布囊中，找出一瓶黑澄澄的藥水來，取過一隻杯子，傾倒了幾滴在杯中，便向那叫化子口中倒去。果然很是靈驗，不到片刻工夫，那叫化子邊喊上一聲好舒服，邊吐出一大灘黑水在地上；立時似已痛苦全失，精神復元了。隨又從床上一骨碌爬起，走下床來，向著智明和尚，納頭便拜道：「此番如果不是遇見大和尚，我常德慶性命休矣！大和尚眞是我的重生父母啊！」大衆聽說這叫化子就是崆峒派中的常德慶，不免又齊爲一怔！不知這常德慶爲了何事到此？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三二回　救愛子牆頭遇女俠　探賊巢橋上斬鱷魚

話說在室中的許多人，一聽說這叫化子就是崆峒派中的常德慶；當下齊爲一怔，好久沒有話說。還是智明和尙慌忙把他扶了起來，又含笑說道：「你太多禮了！原來就是常檀越，聞名已久，今天正是幸會了！」隨又把室中諸人，替他介紹了一番，並接著說道：

「我本是世外閒人，在當世所謂崆峒、崑崙兩大派中，都挨不上一個名字的。不過，素來和兩派中人都有些兒接近；眼見著兩派互相水火的這種情形，心下很是不安，頗想出來調停一下，祇苦得不到一個機會。如今天幸常檀越與呂師叔、笑道友，竟得相聚於一堂；這大概是天意如此，要教你們兩派釋嫌修好麼？貧僧又何憚費上番口舌，而不出來圓成這個功德呢！不知諸君亦肯順應這種天意否？」

大衆聽了，臉上都現出一種笑意，似乎並不反對這番話。金羅漢又很明白的，表示他的意見道：「我們雖以修鍊功夫的方法，有不同的地方，被人家強分出崆峒、崑崙這兩個名目來；其實是同出一源的，自問宗旨都是十分純正的。所惜後來因爲兩派中個人間的關係，起了許多糾紛，不免有上間隙。再無端加上爭奪趙家坪的這件事情，一時風雲變色，自然鬧得更加水火起來了！然而這都是於兩派本身的問題無關的；祇要一加解釋，就可立時冰釋。何況，現在又出了這個宣言專與兩派爲難邪教的魁首哭道人，這正是造成我們兩派攜手的一個好機會。我們爲何執迷不悟，定要仍相水火呢？至於智明禪師的一番好意，我們當然是十分感激的；常兄或者也表同情罷？」

常德慶聽了金羅漢這番通情達理的說話，又想到在這爭奪趙家坪的事件中，自己也免不了有些關係；倒又覺得有些自疚起來，祇好把個頭連連點著。同時正要想回答上一番話時，忽聽笑道人嚷了起來道：「紅姑呢？她到了那裡去了？」大衆方覺察到紅姑並不在這室中，似乎正當大衆七手八脚的，把這受

傷人擡進寺中的時候，她就失蹤不見了呢！

接著齊六亭走到室中一張桌子前，望上一望；也喊起來道：「不對！她定已單身走到那妖道的巢穴中去了！因爲兩張地圖，剛才我明明是放在這張桌上的，現已不翼而飛；定是被她攜了去，作爲指南呢！」金羅漢道：「既有地圖攜去，當然不致跌身陷阱中。至於紅姑的本領，這是大衆都知道的；妖道縱是妖法多端，恐怕也奈何她不得。看來不久就可安然回來罷？」

當金羅漢說話的時候，智明和尙一聲兒也不響，原來又在猜詳他那袖內玄機了。這時忽向金羅漢說道：「師叔的話，果然一點不錯。不過我剛才又在袖內占上一課，照課象瞧去，紅姑道友恐有失機之虞；不過幸遇救星，終得轉危爲安。我們還是趕快去救援她爲是呢！」大衆都點頭贊成，不在話下。

如今我且掉轉筆來，再把紅姑寫一寫。紅姑究竟到了那裡去了呢？大衆的猜測，果然一點不錯，紅姑確是離開了雲棲禪寺，要向那妖道的巢穴中，暗地去走上一遭了。

當最初那個黑影，從東牆上一躍而下；紅姑一眼瞧去，就認識出便是那個妖道。當下仇人照面，分外眼紅！恨不得馬上就跳出去，一刀取了他的首級。不料，跟著又從西牆上跳下一個人，和那妖道交起手來；紅姑祇好靜作壁上觀了。等到妖道受驚逸去，大衆慌忙追出寺門之外，又見和妖道交手的那個人，已跌仆在牆邊，妖道卻已不知去向了。

紅姑這時再也忍耐不住了，便不暇去問那個人的傷勢怎樣？乘衆人正是亂糟糟沒有留意及他的時候，在僻處駕起雲來，認清楚那妖道的巢穴方向，飛也似的追去。私念：能把這妖道追及，和他大戰一場，僥倖能取了他的首級，那果然是最好的事。萬一竟追妖道不及，那麼，妖道也決不會料到立刻就有人去找著他，大概不見得有什麼防備。如此，自己乘此前去探上一遭，倒也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或者能把繼志這孩子劫了出來，也未可知！好在齊六亭所繪的兩張圖，自己已取來帶在身邊，正可按圖索驥；任他那邊佈設的機關來得怎樣厲害，恐怕也奈何自己不得呢！

紅姑邊想，邊向前進行，覺得自己這個計畫，很是不錯。不一會，早見那座巍峨的邛來山，已高聳在眼前了。而那妖道，卻依舊不見一點蹤影；知道那妖道定是飛行得很迅速，早已逃入洞中去了。也就拋棄了第一個主張，還是把第二個主張見之實行罷！遂在山中僻處降了下來，悄悄的向妖道的巢穴走了去。不多時，已轉到那巢穴的西面；外邊卻是一道高垣，不如洞前這般的密合無間，竟致無間可入。

紅姑至是，略不躊躇，卽一躍而至牆頭。這時也不覺吃上一驚！私念：「正欲向下躍時，忽覺有人輕拊其肩。這一拊不打緊，任紅姑怎樣的藝高人膽大，這時也不覺吃上一驚！私念：「我以爲這次悄悄來到這裡，定無一人知覺；怎麼有人拊起我的肩來？莫非那妖道已經來到我的跟前麼？」邊想邊就回過頭去一瞧。在這一瞧之後，紅姑驚雖驚得好了一些，卻反把她怔住了！原來，立在她的身旁，含笑拊著她的肩的，並不是意想中的那個妖道，卻是一個婆大，年紀約有四五十歲，面貌生得甚醜。

祇是紅姑就她那種笑意中瞧去，知道她並不會有什麼歹意；而且又見她身上穿著夜行裝，知道她和自己也是同道中人，或者還和自己懷著同一的目的，決和那妖道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便向那婆子輕輕的問道：「妳是什麼人？妳和我素不相識，爲什麼拊起我的肩來？」那婆子也低聲道：「妳這話說得很是，我與妳素不相識，忽然拊起妳的肩來，當然是不應該的。不過惻隱之心，是人人所具有的；如果見死不救，這於情理上，似乎也有些說不過去呢！」

紅姑聽了這突如其來的說話，倒又很像生氣似的，問道：「什麼叫作見死不救？難道我已趨近死地，自己卻不知覺，要勞妳前來救我麼？如果眞是如此，那我也太嫌懞懂了！」婆子笑道：「豈敢，豈敢！我且問妳，剛才如果不是我拊著妳的肩，出來阻止妳一下，妳不是就要向下面跳了去麼？但是，妳可知道，這下面是些什麼？」這一來，紅姑倒又不怒而笑了，反向她問上一句道：「是些什麼，妳且說來？」婆子正色的說道：「這個還待說，下面當然不是平地，有陷阱設著，機關埋著；任妳有天大本領的人，倘然一旦身陷其中，縱不粉身碎骨，恐怕也要活活成擒，逃走不來呢！」

紅姑不待她把話說完，又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道：「妳這個婆子，眞在那裡活見鬼！我倒懊悔不該聽妳的這篇鬼話，反耽擱了我的許多時候！或者竟誤了我的大事，這可有些犯不著！」說著，又要向下跳去。但這婆子眞奇怪，忙又一把將她扯住道：「你要尋死，也不是這般的死法！」

這時紅姑可再也忍耐不住了；也不顧再和他多說，死力的要把她扯著的手掙了去。婆子雖仍是用盡力量的扯著她，不使紅姑的身子動得分毫；卻也漸漸有些著急起來。一時情急智生，便向紅姑耳畔，低低的說道：「妳如果再執迷不悟，眞欲往下跳時，我可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替妳大聲嚷叫著，看妳還能行得事來，行不得事來？」這個方法眞靈驗，紅姑一聽這話，果然不想再跳下去了。祇把足在牆上輕輕的一跺，恨恨的說道：「我不知倒了幾百世的霉，今天竟會遇著妳這螯螯蠍蠍的婆子，眞要把我纏死了！如今妳且聽著：這妖道的巢穴中，雖設著不少的陷阱，不少的機關；但在這西部的地方，卻還有一些平地，尙在未經營之中。所以外人要探妖道的巢穴，從西部入手，最爲相宜。這是代他建造這項秘密工程的那個人所親口告訴我的；諒來不致虛僞。妳如今大概可以放心了，總不致再這般的大驚小怪，要來阻止我，不許跳下去罷？」說著，鼓起一雙眼珠，向那婆子望著，靜待她的答覆。

這時婆子的態度，反更鎭靜起來了；祇冷冷的說道：「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既是建造這項秘密工程的那個人親口向妳說的，當然不致會虛僞。不過，那個人還有一個妻子，名字叫做雪因，卻已和那妖道有上一手；妳諒來也已知道。而這雪因從前和她丈夫，曾同事一師；建造這種秘密工程，也是她的看家本領，並不輸於她丈夫。那她丈夫既一走，她復和那妖道正在熱愛之中，又爲保護她自己起見，難道還會不挺身出來，把這未完的工程，星夜趕造完全麼？」

紅姑一聽這話，登時恍然大悟起來：果然這事很在情理之中；不但是在情理之中，而且可以說得一定已見之實行呢！不過，轉又使她想到：剛才倘然沒有這婆子前來阻止，她自己竟信這西部確是空虛的，貿貿然的向著下面一跳；這事還堪設想麼？便又不由自主的，把那婆子的一隻手，緊緊的握著，向她吐

著感謝的音說道：「妳眞是我的救命恩人！倘然沒有妳在這恰當的時期中，出來阻止我；我這時恐怕已成了這陷阱中的上客了！」說到這裡，又露出一種懊喪之色道：「但是這妖道的巢穴，難道眞和龍潭虎穴相似不成？我們竟沒有方法可以進去麼？依得我一時性起，倒又要把性命置之度外，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冒險進去探上一探了！」婆子笑道：「妳不要性急！要到得裡邊去，倒也不難；妳且隨我來，自有路指導給妳。」一邊說，邊就扯著她到了西邊的盡頭處，又向下指著說道：「這是妖道的徒弟，一個姓馬的，私下告訴我的：祇有這一處地方，尚沒有安設機關，下去可以無礙；但也祇在這一二天中，如果等到他們把工程辦妥，恐連這一處，也不能下去了。」

紅姑把頭點上一點，即和那婆子悄悄的跳下牆去。覺得：他們脚所踏的，果然是些平地，並沒有什麼機關埋在下邊。二人方才放下一半心事。紅姑隨又從身上，掏出那二張地圖來，指向那婆子說道：「我們如今如果要向中央這座高樓走去，須經過一個地道和一座天橋，方能到得那裡。好在這兩張圖上，把一切過節，註得很是明白；我們祇要能依照著，小心的走去，大概不致觸在消息上罷！」婆子笑道：「妳倒細心之至，竟把地圖帶在身上！但是就算沒有這兩張地圖，卻也不甚要緊！因爲我已向那姓馬的，盤問得很是明白：何處應左行，何處應右行，何處應拐彎，何處應盤旋，我好似背書一般，心中記得爛熟；妳祇要跟在我的後邊走，包妳不出什麼亂子呢！」

紅姑忙問道：「瞧妳對於這裡的情形，竟是如此的熟悉；大概有一個男孩子被這妖道綁了來的一樁事，妳也不至於不知道。妳可曉得，現在這孩子被這妖道囚在那裡呢？」婆子道：「妳問的是令郎麼？那我當然知道的。現在就囚在中央那座高樓上。如今祇要能到得那邊，你們母子就可互相見面了！」紅姑聽了，即仰起頭來，向著那座高樓望望；彷彿已瞧見了他愛子的一張臉，正滿掬著一派焦盼的神氣，盼望他母親前去救他出險呢！於是，她緊緊的一咬牙齦，一聲也不響的，向著前面進行。

不一會，有一大堆黑影，橫在他們的面前，似乎把星月之光都遮蔽住了；他們知道，已走近那地道

了。婆子卽向紅姑關照道：「這已到了危險的區域中了！妳可亦步亦趨的，跟隨著我，千萬小心在意，不可中了他的機關啊！」紅姑邊答應著，邊卽跟隨了那婆子，走入地道中。當在外邊的時候，果然覺得十分黑暗；誰知到得裡邊，更其黑暗到了極頂了！幸虧紅姑練成一雙電光神目，在黑暗中，也能辨物；那婆子似乎也有上這一種的功夫。所以他們二人，倒一點不覺得有什麼困難；祇小心翼翼的，踏準了步數，向前進行。約行了數十步，不料，忽有兩目耀耀作光的一條大蛇，從右邊的石壁上，突然而出，似乎要向他們的身上飛撲來。

紅姑縱是怎樣的藝高人膽大，也不覺小小吃了一驚！暗想：這婆子眞該死！莫非踏錯了步子，觸著了機關麼？否則，好端端的怎麼會有蛇飛了出來？我倒懊悔太大意了一些，祇知一味的信任著她，卻沒有把那張圖細細瞧上一下呢！想時遲，那時快！早又見那婆子，不慌不忙的，伸出一個指頭來，向那大蛇的頭上，祇輕輕的一點。那大蛇好似受了創痛似的，便又突然的逃了回去，沒入石隙中不見了。那婆子隨又回過頭來，向著紅姑含笑說道：「受驚了麼？這是他們故作驚人之筆，要使外邊進來的人，就是踏準了步子，也不免要受上這種虛驚。或者膽小一些，竟會不敢向前行走。像這種嚇人的機關，前邊尙設有不少，並不止這一處；我卻已完全打聽得清清楚楚了。妳儘管跟著我，放膽前行，祇要不把步子踏錯就是了。

紅姑聽了這番話，方又把一片心事放下；知道這婆子倒是十分可以信任的，祇要唯她的馬首是瞻就是了。好容易，又打退了許多蟲豸五毒，總算一點亂子也沒有出，走完了這條地道。到得走出洞口，眼前不覺爲之一亮。遠遠望去，祇見長橋凌空而起，矗立著在那邊，氣象好不壯觀。那婆子便又指著，向紅姑說道：「這便是天橋了！講到這種機關，比剛才所走的那條地道，還要來得可怕；祇要一個不小心，把步子走錯了一步，翻板立刻掀動，就要把妳這個身子，向萬丈深淵中拋去！那裡邊養著有大小不一的鱷魚千萬條，見有生人拋下來，眞好似得了一種甘美的食品，那有不爭來呑食之理？那時候妳縱有天大

的本領，也抵敵不住這千萬條的鱷魚，除了葬身在牠們的腹中之外，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這一說，倒也說得紅姑有些毛骨悚然了！

片刻間，早已到了這座橋前。再向前一望時，在橋的彼岸數箭之外，卽矗立著那座高樓；祇要把這座橋安然渡過，立刻就可到得那邊了。而在那座高樓中，不是有她的愛子被囚著，或者正愁眉淚眼的，盼望母親到來救他出險麼？這一來，倒又把紅姑的勇氣鼓起，一點不有什麼瞻顧，一點不有什麼畏怯的，又跟隨著那婆子，向這橋上走去。

不料，竟是出人意外，這座天橋，並沒有像意想的這樣的難渡，一個難關也沒有遇到，早已到了橋頂了。比起在地道中的時候，左生一個波折，右來一個阻力，枝枝節節，險阻備嘗，眞有地獄天堂之別了！這不但紅姑把心事放下，連那婆子，都比以前懈怠了許多。反都立定下來，向那橋下望著，似乎要把這景色賞玩一下。祇見下面橫著一道長湖，波濤洶湧不定，望去全作藍色。

在這山頂之上，會發見這麼一個大湖，而且波濤又是這麼的洶湧不定，並帶上一派藍色；幾乎使人疑心已到了七俠五義書上所說的黑水寒潭的旁邊，這倒又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而在這波濤洶湧之中，又見無數條的鱷魚，跟著翻騰起伏，更極驚心駭目之致。中間有幾條大一些的，尤其通得靈性，似乎已知道有人在橋上望著牠們，惹得牠們野心大起，爭昂著頭，張著口，恨不得把那些生人攫取到手，一口吞了下去呢！那婆子見了，笑道：「牠們這種虎視眈眈的樣子，看了倒也很是有趣！但是我們祇要站穩在這裡，翻板不要帶動，身體斷不致掉下湖中去，牠們也就奈何我們不得！如要騰跳起來，把我們攫了去；瞧這橋身這般的高，離湖面又這般的遠，恐怕牠們不見得有這種能耐罷？」

誰知一言未終，早有一頭大鱷魚，好似生有翅膀似的；猛不防的，從湖中騰跳而起，停在空中，要向那婆子撲了來。婆子不免微喊一聲：「啊呀！」幸而態度尙還十分鎭定，脚下依舊不曾移動分毫。邊急從身邊拔出一柄劍來，把那鱷魚抵擋著；又向紅姑關照道：「脚下須要十分留意，一步錯亂不得，並

須好好的防備著牠們，說不定還有第二個、第三個的惡畜，前來向妳攻擊呢！」果不其然，她的一句話還未說了；又有一頭巨大的鱷魚，從湖中飛騰而起，張牙舞爪的，來向紅姑進攻。紅姑祇好也拔出一柄劍來，把牠擋住了。

講到鱷魚在水中，本已十分蠢笨；不過這張巨口，生得十分怕人。一旦到了空中，更要失去幾分能耐。像紅姑同那婆子，都是練過幾十年武功的人，早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候；那裡還會把這些冥頑不靈的東西放在心上！不過，揮劍抵敵的時候，還要顧著脚下，生怕一個失錯，把翻板帶動著；這可有些覺得吃力了！所以戰了好一會，方把這兩頭惡畜殺卻。誰知，等不到她們二人走得幾步，又有三五頭飛了起來，而且是愈來愈多，好像特地是來復仇的。這一來，她們二人可不能再停留下來，和這些鱷魚死戰了。祇好上面把劍揮動著，保護著自己的全身；下面把脚步踏準，一步也不敢錯亂，且戰且行的，向橋下走了去。好容易，總算已殺到了橋邊；瞧瞧那些紛紛飛在空中的鱷魚，不是死在她們的劍鋒之下，便已逃回湖中而去，居然一個也不餘留了。

那婆子方用手拭一拭額上的汗，又如釋重負的，長嘆一聲道：「總算運氣不壞，已把牠們殺退了！但是我們是什麼人？牠們又是些什麼東西？如今搏兔也用全力，方把牠們殺退，細想起來，我們不但是十分可憐，而且還是十分可笑呢！」紅姑笑道：「妳這話說得很是。不過搏兔也用全力，這兔總被我們搏得了，還算不幸中之大幸！倘然用了全力，還是不能取勝，豈不更是可憐麼？」正在說時，忽聽得嗯哨一聲響，從橋邊跳出一個人來，手揮寶刀，攔住她們的去路。

紅姑忙向他一瞧時，不是那妖道，又是什麼人！不覺一聲冷笑道：「好個沒用的妖道，原來埋伏著在這裡！倘然剛才你也走上橋來，和我們角鬪著，豈不更為有趣麼？如今未免失去機會了！」邊說邊卽走下橋去，揮劍向那妖道斫去，也來不及招呼那婆子了。誰知那妖道不濟得很，沒有戰到二三個回合，已被紅姑一劍斫中，頹然仆倒在地上。紅姑心中雖是歡喜，還怕他是誘敵之計，故意裝作出來的。因又

在他背上狠狠的刺上兩劍，見他眞是不能動彈了，這才俯下身去一瞧。祇一瞧間，不覺低低喊上一聲：「啊呀！我上了他的當了！」這時婆子也已走下橋來，便向她問道：「怎麼說，是上了他的當？莫非不是妖道本人麼？」紅姑笑道：「豈但不是本人，祇是一個草人兒！我竟這樣認眞的和他廝戰著，豈不是上了一個大當麼？不過這草人兒，也做得眞巧妙，驟看去，竟和生人一般無二；連我的眼睛，都被他瞞過了！妳倒不妨把他細細的瞧上一瞧。」婆子微笑著把頭搖搖；便又偕同紅姑，向那座高樓奔去。

紅姑心中，卻比前更跳動得厲害；因爲愛子囚居的所在，已是越走越近，正不知吉凶如何，更不知能不能救他出險啊！等得走到樓前一看，下面四邊，都是砌實的牆垣，竟找不到一道門，更不見有什麼出入之路。紅姑見了，不免又把雙眉蹙在一起，露著憂愁之色。好婆子，眞好似一騎識途的老馬！祇向四壁仔細端相了一下，早又伸出一隻手來，在壁上一處地方按上一按；卽見這一垛牆，直向後面退去，露出一個門來了。那婆子忙又回紅姑招招手，卽一同悄悄的走了進去。婆子又回過身來，在壁上再按上一按；那垛牆又轉回原處，合得不留一隙的了。他們一路如此的走去，竟然得心應手，毫無留阻，一直到了樓上。忽聽得有一片嘈雜的聲音，傳入他們的耳鼓。細聆之下，明明是有人在口角，而且口角得很是劇烈，還有婦女的聲音雜著在裡邊。

紅姑耳觀很是靈敏，早已辨出這嘈雜聲音發生的所在；卽向婆子，把一間屋子指指，似乎對她說：「口角之聲是從這裡發出來的啊！」婆子會意，也把頭點點。卽悄悄的一齊走至那間屋前，湊在門邊，側著耳朵一聽。

祇聽得一個婦人的聲音，吼也似的在說道：「我如今再問你一聲，你究竟把我這個孩子，弄到那裡去了？你如敢損傷他的一毛一髮時，哼，哼！請看老娘的手段！」在這個聲音之後，跟著就是一個男子的聲音，聽去好像就是那個妖道，祇冷冷的回答道：「你不要管我，把這孩子弄到了那裡去！總而言之的一句話，你們母子二人，今生恐怕沒有再見面的希望了！」

那婦人又狂吼道：「這是什麼話，我決不能聽你如此！而且你自己捫捫良心看，你所做的事情，究竟對得起我，對不起我？我本是馬姓的一個寡婦，好好地在撫孤守節，偏偏給你看中了；憑著你的那種妖法，把我刼奪了來，硬行奸汚了！我那時一身已在你的掌握之中，除了忍辱屈從之外，實在沒有別的方法！不料你等到我一旦色衰之後，又去愛上了別個年輕女子，把我拋棄了！然而，我對於這件事，卻一點不放在心上；因爲我本來不希望你來眷愛我，你能夠不來和我廝纏，反是求之不得的！所希望的，祇要你對於我這個視爲命根的愛子，也就是馬姓的孤兒，能夠優待一些，也就好了。誰知你起初倒還把他待得好，並收他作弟子；這一陣子，不知聽了那個狐媚子的說話，竟一變往日的態度，把他視作眼中釘；現在更是失了蹤跡，不知把他弄到了那裡去了！你這樣的狼心狗肺，教我怎能不向你拚命呢！」

那妖道又冷笑道：「這些醜話，再提他怎甚！好個不要臉的淫婦！當時妳眞是貞節的，爲什麼不一死以明心跡？到了如今再說，事情已嫌遲了！現在我索性對你說個明白罷，那個孩子，我不但憎厭他，並已把他殺了！看你把我怎樣！」這話一說，那婦人更瘋狂也似的跳起來道：「好！你竟把我的孩子殺了！我也不和你算帳，讓我找那狐媚子去！」說著，卽向門邊奔來。

不知這婦人找著了雪因沒有，又是怎樣的鬧法？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三三回　阻水力地室困雙雌　驚斧聲石巖來一馬

話說紅姑同了那婆子，歷盡險難的，到得中央那座高樓上，正站在一間屋子的門前，側耳傾聽著；祇聞得那哭道人和一個婦人在屋內吵著嘴。一會兒，忽聞到那婦人要衝出屋子來。這一來，倒把她們二人大大的駭上了一跳！因爲，這婦人一衝出屋子來，逆料這惡道也必要追出來的；這不是糟糕麼？不過，二人的心思，也各有各的不同。

在紅姑呢？祇想悄悄的就把繼志盜了回來，不必驚動得這個惡道。在那婆子呢？也祇想把這裡的機關探聽得一個明白，並不想和這惡道動得手；如今這惡道倘然一追了出來，當然要把她們發見，不免把她們預定的計劃全行打破，你就是不願驚動他，不願和他動得手，也是不可得的了！

但是「人急智生」這句話，眞是不錯的；就在這十分吃緊的當兒，她們忽瞥見離開這房門口不遠，有一個凹了進去的暗陬，很可躲藏得幾個人；便各人受了本能的驅使，肘與肘互觸了一下，即不待屋中人衝出來，相率向這暗陬中奔了去。誰知這一下，可大大的上了當了！也不知是否那惡道所弄的一種狡獪，故意佈成了這種疑兵，逼迫著她們，不得不向這暗陬中奔了去的！當下，祇聞得豁啷啷的一陣響，她們所置足的那塊地板，立刻活動起來；她們的身子，卽如弓箭離弦一般的快，向著下面直墜，看去是要把她們墜向千丈深坑中去的了！

幸而他們都是練過不少年的工夫的；早運起一股罡氣，以保護著身體，免得著地時跌傷了筋骨。好容易方似停止了下墜之勢，又像在下面什麼地方碰擊了一下，起了一個很劇烈的反震，便把他們翻落在地了。照理講，她們早已有上一個預防，運起罡氣保護著身體，這一跌不見得就會把她們弄成怎麼一個樣子。但是，很使他們覺得難堪的，她們並不是跌在什麼平地上，卻好像是跌落在一個水池之中；而且有一股穢惡之氣和血腥之氣，向著鼻觀內直鑽。

於是她們二人都大吃一驚的想到：我們莫不是跌落在水牢之中了？同時，卻又聞得一種聲浪，從很高所高的地方傳了下來；這是紅姑一屬耳就能辨別出來的，作這種聲浪的主人翁，除了那個惡道，還有什麼人！細聆之下，他挾了十分高亢的音調，在上面很得意的說道：「妳們二個婦人好大膽！竟敢闖進我這龍潭虎穴中來了！如今怎樣，不是祇須我略施小計，就把妳們弄成來得去不得了麼？現在我也別無所敬，祇好委屈妳們在這裡喝上幾口血水罷！」說完這話，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此後卽不聞得什麼聲音，大概這惡道已是去了。她們一聞到惡道說上喝血水這句話，更覺得有一股

俗不可耐受的血腥氣向著四面包圍了來。這在那婆子還沒有什麼；紅姑是修道的人，當然不歡迎這一類的東西，教她那得不把眉峰緊蹙起來呢！然四圍又是黑魆魆的，她們雖能在黑暗中辨物，卻不能把四周圍看得十分清晰。於是促動紅姑，想起她身上所攜帶的那件寶貝來了！祇一伸手間，早已把那件寶貝取了出來，卻是一顆夜明珠；這是她有一次到海底去玩，無意中拾了來的。拿在手中時，眞是奇光四徹，無遠弗屆，比燈臺還要來得明，比火把還要照得遠。同時，也把她們現在所處的環境，瞧看得一個清清楚楚了。原來這那裡是什麼水池，也不是什麼水牢，簡直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血汙池！在池中浮動著的，全是一派汙穢不堪，帶著赭色的血水；而且有一種小生物在這血水中蠕動著，卻是一種血蛆，繁殖至於不可思議，數都數不清楚。

那婆子見紅姑把夜明珠取出來，頗露著一種驚訝的神氣；比及見到這血水中的許多血蛆，又早已叫起來道：「啊呀！這是什麼東西！適才我見了那些龐大的鱷魚，倒一點也不懼怕，很有勇氣的和牠們厮戰著；如今卻一些兒勇氣也鼓不起來，祇覺得全身毛戴呢！」說時，身上早已爬滿了這些蛆，有幾條向上緣著，竟要爬到她的頸項上、臉上去了。引得她祇好用兩手去亂撣。紅姑也笑道：「不錯！越是這些小小的醜物，越是不易對付得；倒是適才的那些鱷魚，有方法可以制伏牠們。妳瞧，這些蠕蠕而動的血蛆，難道可以用劍來斫麼？就是用劍斫，也斫不了這許多呀！如今第一步的辦法，最好把這一池血水退他一個盡；祇要池水一退盡，這血蛆就無存在的餘地了！」

她邊說邊又從身上取出一個小葫蘆來，而把手中的那顆夜明珠，遞與那婆子執著。說道：「妳且替我執著了這東西，讓我作起法來！」這時紅姑雖不知婆子是什麼人；那婆子卻早已知道她是紅姑了。心想：紅姑在崑崙派中，果然算得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有上了不得的本領；但瞧這葫蘆，祇有一些些的大，又有什麼用處？難道說她能把這一池子的血水，都裝入這小小的葫蘆中去麼？當下，露著很爲疑惑的樣子，並喃喃的說道：「這葫蘆未免太小了一點罷？妳瞧，祇要把一掬的水放進去，就會滿溢了出來的！

」紅姑也懂得她的意思，但仍微笑不語。隨即把這葫蘆平放在血水中，聽那流動著的血水，從這葫蘆口中衝進去。

說也奇怪！看這葫蘆的容積雖是很小很小，衹要一小掬的水放進去，都會滿溢了出來的；可是如今任這血水怎樣的續續流入這葫蘆都儘量的容積下來不有一些些的溢出；看來儘你來多少，他能容得下多少的，眞可稱得上一聲仙家的法寶了！不一會，早把這一池子的血水，吸得乾乾淨淨了；就是那些血蛆；也不有一條的存在，都順這血水流動的一股勢，流入了葫蘆中去。於是紅姑很高興的一笑，隨手把這葫蘆繫在腰間；又把身上的衣服抖了幾抖，似欲把衣服上所餘留的那些血蛆，也一齊抖了去的。一邊說道：「現在第一步的辦法，我們總算已是做了；所幸的，我們都不是什麼邪教士，衣服上就沾上了這些汙血穢水，討厭雖是討厭，卻一點也不要緊；倘使這惡道易地而處，那就有些難堪了，恐非再經過若干時的修鍊，不能恢復原狀呢！」

那婆子最初也照了紅姑的樣子，抖去了衣服所餘留的那些血蛆；此後卻直著二個眼睛，只是望著那個葫蘆，好似出神一般。紅姑一眼瞥見，早已理會得他的意思；便又笑著說道：

「這沒有什麼不能理解的！講到道與法二樁事：道是實的，法是虛的；道是眞的，法是假的。唯其是虛，是假；所以一般修道士所作的法，也正和幻術家的變戲法差不多，表面上看去雖是如此，其實也祇是一種遮眼法，不能正正經經的，去追究他的實在情形呢！依此而講，我的這個小小的葫蘆中，能把這一池子的血水都裝了進去，就沒有什麼可以疑惑的了！但是妳要說我這葫蘆中，實在並沒有裝得這些血水麼？卻又不盡然！那我祇要再作一個法，把這葫蘆儘情的一傾潑，立刻又可把這一池子的血水，重行傾潑出來呢！」

那婆子至是，才像似領悟了的；而對於紅姑的信仰，不免也增高了幾分，不似先前這般的懷疑了！便又說道：「那麼，我們現在第二步的辦法應當怎樣呢？」紅姑道：「第二步的辦法，當然是要在這間

地室中，找尋到一個出路了。」說了這話，便從那婆子手中，取過了那顆夜明珠來，又走至靠邊的地方，很仔細的照了一照。見這間地室，完全是巖石所鑿成的。復用指向石上叩了去，並在四下又試驗上了好多次；每次祇聞得一種實篤篤的聲音，從那石上發出來，並不聽到有一點的回聲。不免很露失望之色，喃喃的說道：「這是一間四面阻塞的地室，恐難找得到一條出路呢！別的且不用講，祇要待在這裡再長久一些，悶也要把我們悶死了！」

那婆子這時自己已想不出什麼主意，也施展不出什麼能為，祇把這個同舟共難的紅姑仰之若帝天，奉之如神明；以為有她這麼一個能人在這裡，還怕什麼，要走出這間石室，那是一點也不成問題的！如今一聽這話，倒又驚駭起來了；不免露著很殷切的神情，問道：「怎的，妳也沒有方法走出這間地室麼？那麼，我們隨身所帶的寶劍，不是都沒有失去麼？這巖石雖是十分的堅實，卻始終敵不過這寶劍的犀利；我們就用寶劍斫石，闢成一條道路，妳瞧，好不好？」紅姑仍把頭搖上幾搖道：「這雖也是一個不得已而思其次的方法。但這裡距離著山的邊端，不知要有多少路；倘然單仗著我們這二把寶劍，一路的開闢過去，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萬一路還沒有闢成，我們已悶斃在這亂石堆裡，不是白費了許多的力氣麼？」

於是那婆子對於紅姑的信仰，不免又有些動搖；很失望的瞧了紅姑一眼，悻悻的說道：「如此說來，難道我們祇好坐以待斃罷？」隨又像想得了一件什麼的事情，陡露欣喜之色，望著紅姑又說道：「用寶劍來闢路，果然太費時光；現在我們祇要有穿山甲這麼一類的東西，就可打穿了石巖逃出去。難道在妳隨身所帶的許多法寶中，竟沒有這一類的東西麼？」這雖祇是一個問句，然而很有上一種肯定的意味，以為像紅姑這般一個有法力的人，一定攜有這一種法寶的，但在紅姑聽到以後，不免笑了起來；半晌，方說道：「不論怎樣會施用法術的人，不見得件件法寶都有；我更是非到萬不得已不肯用法的一個人，平素對於法寶一點也不注意。適才的那二件東西，也不過是偶然帶在身上，想不到都會有用得著的地方

；此外可就沒有什麼別的法寶了！」這一說，說得那婆子又第二次失望起來，而且是失望到了極點，對於紅姑的那種信仰心，也根本動搖起來了！不禁喃喃的說道：「如此講，我們眞祇好坐以待斃了！」

正在這個當兒，忽聞得從什麼地方傳來了一種絕輕微的聲響，很帶點鬼鬼祟祟的意味。她們二人縱是怎樣的武藝高，膽力大；然在此時此地；聽得了這種聲響，也不免有些毛骨悚然！她們第一個所能想得到的意念，這定是那個惡道，還以把她們囚禁在這地室中爲不足，又派遣了什麼人，或竟是那惡道自己，前來暗害她們了！於是她們受了本能的驅使，各自暗地戒備起來，決意要和進來的那個人，大大地厮戰上一塲，不至勢窮力竭不止；萬不能像尋常的懦夫一般，俯首受命，聽他的屠殺的！而在同時，紅姑倒又從萬分絕望之中，生出了一線希望之心。

原來她是這麼在想：照這一派鬼鬼祟祟的聲響聽去，那人已到了這巖石之後了。那麼，他既能走到這巖石之後，可見定有一條道路可通；不是通至山上，就是通至山下的。那如今最緊要的一樁事情，祇要把那個人打倒，就可從這條路上逃走出去了。不是比之她們自己設法要把這地室鑿通，反來得便利多了麼？再一側耳細聽這聲響的來源，似發自這地室的南端；而就那丁丁的聲響聽去，似又正把斧子這一類的東西，鑿在巖石之上，祇因恐給人家聽見，所以一下下的鑿得很輕微，很當心的。

當下紅姑向那婆子使了一個眼色，卽向這聲響傳來的所在走了去。但離開巖石邊約有十多步路便立停了；又把這顆夜明珠，也藏進身畔一個黑黝黝的革囊中去。於是，全個地室復入於洞黑之中，更加重了一種陰森的意味。

至此這眞是一個最吃緊的時候了。倘然能乘他一個措手不及，就把走進來的那個人殺了去，那他們立刻就有逃出去的希望；否則，勢必有塲大大的厮殺，究竟誰勝誰敗，可不能預先斷定！

幸而紅姑天生成的一雙雷光神目；那婆子雖然及不上他，然因曾下了苦功練習過目力的關係，也能在黑夜中辨物，祇是不能十分淸晰。因此他們二人，都睜著一雙眼睛，凝神注意的向著那巖石望了去。

不一會，祇聞得砰砰的幾聲響，卽有不少塊的巖石落進地室中來；原來已給那個人在巖石上鑿成了一個圓圓的洞了，並有一股冷氣衝了進來。這一來她們二人更加小心在意，竟連大氣都不敢透一透，生怕那人知道了她們預伏在這巖石邊似的！隨卽見黑黝黝的一件東西，像是一個人頭，從洞的那邊伸了進來；顯然的那個人把巖石鑿通就要爬了進來呢！

這時紅姑怎敢怠慢，馬上走前幾步，擧起手中的那把劍，很迅速的，就向像似人頭的那個東西斫了去；祇一劍，那件東西早撲的滾下地來。並聞著很驚佈的一聲叫喊，此後卽不聞得有別的聲響。在紅姑還想再靜靜的等待上一會，倘有第二個送死者伸進頭來，不妨再如法炮製。不料，那婆子已一些不能忍耐了；卽出聲說道：「我看，這滾在地下的，並不像什麼人頭。大概是那廝先用什麼東西來試探上一下，知道我們已有上準備，便爾逃走了。我們不要久處在這黑暗之中。還是拿出妳的那件法寶來，照上一照罷！」

這幾句話，倒又引起了紅姑的疑心；果然，這不像是什麼人頭；人頭滾下地來，定要發出較重的聲響，決不會這般的悄無聲息的！而且這婆子既已喊出聲來，倘尚有人站在洞的那一邊的話，一定已經聽見；他也用不著再靜默，再取著秘密的態度了。因此，又把那顆夜明珠從革囊中取了出來；比拿在手中一照時，果然見臥在地上的，這裡是什麼人頭，祇是十分敝舊的一頂氈帽。倒不禁自己暗暗有些好笑起來：這眞是三十年老娘倒繃孩兒了！氈帽和人頭都分辨不出，竟會把寶劍斫了下去，還能稱得什麼夜光神眼！誰知這時候，倒又有一個眞的人頭，從洞外伸了進來。

紅姑正在沒好氣，便一點也不躊躇，亦擧起劍來，想要使勁的斫下去。但是還沒有斫得，早從斜刺裡伸出一支手來；把她的手腕托住；一壁很驚惶的呼道：「斫不得，斫不得！這是那個姓馬的。」原來這時候那婆子，她倒已把鑽進洞來那個人的面目瞧清楚了。紅姑便也收了劍，又向那姓馬的，很仔細的瞧了幾眼。那姓馬的，倒似乎不知道自己適才的處境是怎樣的危險；倘沒有那婆子托住了紅姑的手腕，

現在早已是身首異處了！卻夷然不以爲意的，向地室中瞧了一下，悠然的說道：「妳們二位的法力，眞是不小！竟把這一池子的血水，都退得乾乾淨淨的了！如今可不必多耽擱，請隨我走出去罷！」紅姑在這時和那婆子，似乎都很信託他的，此中決不會寓有什麼詭計；便也一點不露躊躇之色，等他把頭連身子退回洞外以後，也都從這圓洞中走了出來，步入一條長長的隧道之中。

當步行之際，那姓馬的又向她們談起一切的事情，方知道隧道和那石室，都是天生成的，並不是人工所開鑿的；自從那惡道把那石室圈爲血汙池，作爲一種機關後，方把那石室及隧道的入口都一齊堵塞起來。然他是不論什麼都知道的；所以一聽到她們二人被囚禁在這石室來的消息，卽偷偷的把堵塞著的隧道口挖開，忙不及的趕了來，想把她們救了出去。

至於他因恐哭道人對他下毒手，早已偷偷的逃了出來。哭道人說已把他殺死，那祇是恫嚇他母親的一種說話。而仗著對於這山上及山洞中的地理十分熟悉，又有從哭道人那兒偷來的幾道符作他的一種幫助，倒常能掩到洞中去，探聽到各種消息；祇是要把哭道人殺死，卻也沒有這種本領罷了！紅姑便又問道：「那麼，你的母親現在仍住在這山洞中麼？適才和那惡道的大吵大鬧，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將在門邊所聽到的一番話，對他說了一說，並說到她們就因此而跌入了這個血汙池中去的。在珠光照耀中，照見那姓馬的聽了這一席話後，很露出一種不安和抱愧的神氣；似乎把他母親的失身於惡道，很引作爲一種羞恥的。一壁答道：「他們是常常吵鬧的；今天的這件事，或者是適逢其會。然那惡道最是詭計多端的；或是他把我母親的生魂拘了來，故意互相口角著，佈成這種疑兵，以引妳們二位入彀也有點說不定；我可不能知道了。」

大家談了半天，不知不覺的，把這條長長的隧道走完，早已到了入口處。他們便從那兒走了出來，卻在靠近山腰的一個地方；曉日正從雲端徐徐下窺，已是淸曉的時候。

那姓馬的，爲免哭道人啓疑起見，早把剛才取下來的那條大石條重行蓋覆上去，又在外面堆掩了許

多的泥。不料，紅姑剛放眼向山峰間看去，卻見一個人立在山峰上面，正向他們這兒瞧覷著。啊呀！這不是別人，卻就是那個惡道！這時那惡道似也已瞧見了他們了；立時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即從鼻觀中噴出二道黑霧，直向著他們所站立的地方射了來，滃滃然的，幾乎把峰巒間都籠罩著了。但紅姑祇在眉頭一皺間，似早已想得了一個防禦的方法；即把腰間那個小小的葫蘆解下，高高的舉了起來，一壁笑道：「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這兒可用得著這二句話了！」

不知紅姑與那惡道究有怎樣的一場鬥法？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三四回　見絶技火窟救災民　發仁心當街援老叟

話說紅姑把那小葫蘆高高舉起，祇隨手一傾潑間，一派帶著赭色的穢水，即從葫蘆中飛瀉而出；游龍夭矯似的，直對著這惡道霧射了去。說也奇怪，這惡霧在最初，來勢很是兇猛，大有當之者死，觸之者亡的一種氣派；然一遇到這穢水潑了去，立刻像似受到了什麼打擊一般，飛快的退縮了回去。同時瞧那惡道時，也像似大大的吃上了一驚，萬想不到對方會請出這般的一種法寶來的。他又生怕這派穢水再飛濺到他的身上來，壞了他的道法；忙將這惡霧向鼻觀內一收，一壁即來不及的向著洞穴中逃了去。照著他平日的心性，既瞧見到陷落在水牢中的這二名俘虜，已從他的手掌中溜了出來；勢必要和他們大大的鬥法一場，決不肯輕輕易易的就把他們放了走。如今卻把這一派穢水怕得什麼似的，暫時也祇好取著放任主義，聽他們逃去的了。這一來，直把個紅姑得意到了極點；不覺笑道：「想不到這一葫蘆的血水，還有這麼的一個用處！這惡道也可說得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了！當他伏在水牢上面和我們說話的時候，差不多把我們當作刀頭魚，俎上肉，瞧他是何等得意；如今竟有上這一個變局，大概他連做夢都沒有想到罷？」

但紅姑心中雖是十分得意，祇一想到繼志依舊沒有救出，在實際上講來，此行仍是勞而無功，不過使那惡道小小的受了一個蹉跌罷了；不免又有點爽然若失。照著他的心思，恨不得馬上再衝入這洞穴中，去和那惡道好好的拚上一場，就把繼志救了出來。這時站在他身旁的那個婆子，卻似已理會得他的心事；忙向他勸道：「這時候這惡道在洞中一定已有上一個準備；我們要去把令郎救出洞來，那是萬萬辦不到的。不如暫時先行回去，窺得了機會再來罷。好在他在擺設『落魂陣』之前，定把令郎好好的看待著，決不敢損傷其毫髮；這是妳儘可放心的。」紅姑覺婆子這話倒也不錯，把頭略點一點，表示她是同意。即同了那婆子和那姓馬的，離開了這邛來山。剛剛到得山下，恰恰逢著金羅漢、笑道人等，帶了大隊人馬，前來接應他了。

這時候常德慶當然也在這一干人中；祇一眼瞧見那婆子，即帶著一種駭詫的神情，一拐一拐的走向前來；又很恭敬的向那婆子行了一個禮，叫了一聲師母。然後說道：「怎麼師母也在這裡？莫不是已向這惡道的巢穴中去探視上一遭了？」當下又向衆人介紹了一番，方知道這婆子不是別人，便是甘瘤子的大老婆蔡花香。

紅姑雖和他不同派，然爲了桂武和甘聯珠的關係，說起來兩下還有點兒戚誼；又加上適才同舟共濟的一番情形，雙方倒都有上一種情感，很是來得親熱。在這時，又見楊天池和著柳遲，上來和他見禮。還跟著一個十分斯文的書生，同了二個花枝招展的女子；一問方知是楊繼新及錢素玉、蔣瓊姑二表姊妹。都是聽得哭道人在此肆無忌憚，要和崑崙、崆峒二派人鬥法，特地前來助陣的……哈哈！且住！這楊繼新，不就是楊天池的替身麼？怎麼他們二人，會弄到一起來了？倘然我不乘此時細細的申說一下，一定要使諸君感到茫無頭緒，問上一句：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而且，楊天池和楊繼新的骨肉團圓，實是書中一大關目；在第六集書中，祇略略的提了一筆，並不就接寫下去。倘到現在，再不有上一個詳細的交代，未免是一個大漏洞了！閒言休絮，待我騰筆寫來。

單說楊繼新同了錢素玉、蔣瓊姑，到得長沙，上岸之後，因為天時已晚，便在一個客棧中住了下來。打算第二日清早，再出小吳門，找到隱居山，持了金羅漢所給的書信，前去拜訪柳大成。不料，睡到半夜，剛值好夢沉酣之際，忽被一陣又急又亂的鑼聲，把他們從睡夢中驚醒了過來。

照著那時候的習慣，在這午夜的時分，敲著這樣子的亂鑼，向著人家告警，不外乎發生了下面所說的兩樁事情：不是盜刼，便是失火。楊繼新因為一路上來，都和大姨姊同坐著一隻船，彼此十分的熟，並不怎樣避嫌疑；所以這晚宿店，也同在一間房中，祇是他們姊妹合睡一張床，他獨個兒睡一張床罷了。這時他驚得從床上走起，見她們姊妹倆也都披衣下床了。

大家側耳一聽時，街上人聲如鼎沸一般，亂鑼仍是不息，並間以敲脚鑼蓋的聲音，顯見得外面是亂到十分了！而一派火光，更從對面直逼過來，烘得這靠街的窗子，都似鮮血染紅了的一般！他們方明白：這一次的告警，並不是發生刼案，乃是什麼附近的地方走了火了！忙走到窗前，湊著這派鮮紅的火光，向著窗外一瞧看，不禁更把他們駭上一大跳！原來這起火的所在，就在他們這客棧的斜對面；幸而這街道尙寬濶，風又不向著這邊吹，所以得保無事，祇偶然的有些火星兒飛了來；否則免不了要池魚之及呢！但他們究竟都是少年人，也祇暫時駭上一駭；此後竟把這看火燒，當作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覺得站在這客棧的樓窗前，遠遠的望了去，並不能看得怎樣眞切，還嫌有些兒不痛快。因此，他們把衣履整一整好，索性出了客棧，走到街上去瞧看了。

祇見一個街上，都塞滿了的人，十有八九，都沒有把衣服穿得好，不是赤著一個身子，便是裸著一個胸脯。更可笑的，竟有些年輕的婦女，連衣褲都沒有穿，就赤條條的逃了出來的！然而他們自己既沒有覺察到，別人家似乎也不曾注意到這一層；顯見得一聞告警的鑼聲，大家都慌裡慌張的逃了出來；除了普遍地有上逃命要緊的這個心思以外，其他都非他們所計及的！而這一般人更好似瘋了的一般，祇是在街上亂著嚷著；卻不見有一個人，走上前去，眞的幹上一點救火的工作。

他們心目中所唯一希望著的，是官廳方面聞得這個警告，趕快派了人來，救熄這一場火罷了！當楊繼新等三人剛行近火場時，忽見有一個肥胖的中年婦人，在人叢中大哭大跳，並拍著手說道：「眞該死！我當時急得昏了，竟忘記把他們二位老人家也拉了出來。如今怎麼好！不是要眼睜睜的，瞧著他們燒死在這火堆中麼？……我也決計不要這條性命了，定要衝進屋去，把他們救上一救！」說完這話，即力掙著他那肥胖的臂膀，想要衝進屋中去。然而那裡由他作得主？他的二條肥胖的臂膀，早給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用力的拉住了；憑他怎樣的掙，終於是掙不脫。一壁那漢子並向他勸道：

「你不要發獃！你瞧我們這屋子，不是已著了火麼？倘能衝得進去的話，我早已去了，還待你來衝！像你這般肥胖的身體，不要說是把他們二老救出屋來了，祇要一股濃重的煙氣，正對著你噴了來，就會把你噴倒在地；那時候不但救不出他們二老，還要賠上了你自己的一條性命，這是何苦値得呢！」

那肥婦一聽這話，知道自己確是幹不上這樁事；果然祇要一股濃重些的煙氣，正對著自己噴了來，就會把自己噴倒在地的；不免把先前的那股勇氣減退一半。但這顆心仍是不死；故此，他雖不把臂兒亂掙了，卻依舊在那裡大哭大跳道：

「但是不論如何。我總不能眼睜睜的瞧他們二老燒死在這屋中，我總得想法子救他們出來！……唉！當家的！你雖祇是個女婿，他們二老卻把你當兒子一般的看待；你現在也總得想一個法子，把他們從火中救了出來！至於我，終是一個女流，終是一個無用的女流，那裡及得上你們男子漢呢！」

這一來，這個重大的責任，已輕輕的移轉到這個漢子的肩上來了！這漢子似乎也知道他妻子對他所說的話，一點兒也沒有說錯；他確實是應該負上這個重大的責任，他確是應該把這二老從火中救了出來的！

但他祇擡起頭來，向著這已著火的自己的屋子望上一望，好似已有一股濃濃的白煙，對準了自己噴了來，幾乎使自己窒了氣；更好似有一道紅紅的火舌，老遠的向自己伸了來，幾乎燃燒及自己的衣襟；

早把剛剛發生出來的幾分勇氣，全個兒打退回去，再也不能有什麼勇敢的舉動幹出來！祇好把頭連搖了幾搖，雙眉緊蹙在一起，嘿無一語的，望著給他拉著雙手，立在身旁的他的妻子，似乎求恕的，在說道：「請你原諒我罷！我也不能幹此等事啊！」但他的妻子，倒確是很能原諒他的；就算他當時能有上一股勇氣衝進屋去，他妻子爲了放心不下，恐他因此喪失了性命；或者反又要拉住了他，不放心他進去呢！當下祇聽他妻子說道：「當家的！我很明白得這種情形。我當時的所以說這幾句話，並不是要你自己去幹這件事，祇是希望你想出一個法子來，或是求求別人家呢！」

這最末了的一句話，卻把這漢子提醒了；立刻放出一種十分宏亮的聲音，向著大衆懇求似的說道：「諸位仁人君子聽者：我們的二位老人家，都賸留在這著火的屋子中，不能逃走出來，眼看就要給這烈火燒爲焦炭的了！倘有仁人君子，發著慈悲之心，能把他們救了出來的；我們夫婦二人，今生今世就是不能有所報答，來世定也當結草啣環，以報大德的！」那肥婦對於他丈夫的這個辦法，似乎很是贊成；並以爲這個辦法一提出，他的父母或者就有上幾分出險的希望了！便也跟在他丈夫的後面，高聲喊了出來，純是一種懇求的說話。這一來，這個重大的責任，不免由這漢子的肩上，移轉到大衆的肩上來了！

然而這實在是一件很滑稽的事！試想在這嚴重的局勢之下，親如自己的女兒，近如自己的女婿，尚沒有這股勇氣，衝進屋去把他我救出來；旁人究是漠不相關的，又有誰肯爲了這不相干的事，去冒這個大險，而把自己寶貴的生命，付之孤注一擲的呢？而況，他們又並不是什麼富有的人？倘然，他們能當衆宣言，把這二人救了出來，有怎麼的一種酬報；那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或者肯有人來幹上一幹了！如今又祇是幾句不著邊際的話，什麼結草咧，什麼啣環咧，都是虛無縹緲到了極點；還有誰來做這個憨大！因此，他們夫婦二人，雖是一唱一隨的，在那裡嚷叫著，希望有什麼救星到來，卻並不有人加以如何的注意；尤其是有許多人，都在耽憂著他們自己切身的問題，來不及顧到旁人，更連他們在嚷叫著什麼，也一句都沒有聽得的了！獨有楊繼新，心腸最是仁慈不過；見了這種悲慘的情形，恨不得走出

來幫助他們一下！無奈自己是個文弱的人，沒有學習過一天的武；怎能幹得上這種事情？祇要能有上他妻子和大姨姊那般矯健的身手，那就好了！

正在想時，忽出人意外的，祇見前面一條黑影，像箭一般地快，已竄入了一所已著了火的屋子中；這所屋子，就是那一對夫婦說是有二個老人家留臏在那兒的。不一會，祇聞得一聲響，樓上的一扇窗門已推了開來；適才所見的那條黑影，即從樓窗中直竄而下，背上還負著黑魆魆的一件東西；原來，這二位老人家之一，已被他救出屋來了！那一對夫婦一見到，不禁歡呼了一聲，立刻趕了過來。楊繼新雖事不關己；然見了這般俠義的行動，心中兀自十分歡喜，也跟著歡呼起來，再瞧那黑影時，祇將身子微微一聳，又從那樓窗中竄了進去；大概又去救餘留下的那位老人家了。

但是這時的火勢，已比先前厲害到了十分，連樓窗口都已蔓延及，祇見通紅的火舌，一條條的向外面伸了出來，燒得那椽子和屋瓦，都畢剝的作響，濃煙更是一陣陣的向外直吹；眼見得一轉眼間，這一所屋子就要付之一燼的了！於是嚇得站在下面的一般觀衆，向著四下亂躲亂跑，生怕上面有餘燼的椽子或是屋面等等，倒了下來，把他們壓傷了的！尤其是楊繼新更比別人多耽上了一種心事，生怕那個人舉動略爲遲鈍了一些，不但救人不出，連他自己也會葬身在這火窟中！然而，說時遲，那時快！早見那條黑影，又出現在窗前。祇輕輕的一躍，已如蜻蜓點水一般，站立在那窗檻之上；手中抱著一件東西，大概就是那另一位老人家。因怕這烈火灼及了這老人家的身體，所以把自己的衣襟在外面裹著呢！更是一低身時，早已到了地上。

當他剛把這老人家在地上放下，衆人忽瞥見他的衣襟上已是著了火，都驚得不約而同的，喊起來道：「火，火！……不好了！你的身上已是著了火，快把來撲滅了去！」楊繼新更是慌亂得不知所云，不知如何才好！然那人一點也不以爲意，在微微一笑間，即把兩個臂膀，很隨意的向著左右拓上兩拓；那些觀看的人，不期然的都向兩旁讓了開去。他即乘這當兒，在地上很自然的打上了一個滾。等到他立起

來時，身上的火早已給他完全撲滅的了。於是，大衆又是一陣的歡呼。

而在這歡呼之際，又聞得轟轟的幾聲響，原來，這屋面和著那些餘燼的樑柱、椽瓦等等，都已倒了下來；這所屋子已是全個兒被燬的了！這時候，蔣瓊姑忽笑盈盈的走了過來，迎著那個人，慰勞道：「姊姊！端的好本領！祇一轉眼間，已把這二位老人家從火窟中救出來了！我起初也很想助姊姊一臂之力的；後來見姊姊正游双有餘，不必旁人幫助得，所以也就袖手旁觀著。想姊姊總不致責我偸懶罷？」楊繼新這才知道並不是自己眼花；這輕便如燕，矯捷如猱，前往火窟中救出人來的，果然就是他的大姨姊！在最初，還以爲大姨姊是和自己立著在一起的；決不會在這一眨眼間，就躥向這所屋子中去了呢！因此，他素來是很崇拜這位大姨姊的，如今，更是把這位大姨姊，崇拜到了五體投地了！

同時，那兩夫妻也扶掖著那二老來謝，原來是兩老夫婦。一齊向著錢素玉，說了不少感謝的話，還都向她磕下頭去。慌得錢素玉扶了這個，又攙那個，弄得沒有法子可想！好容易，一陣子的亂總算亂定了。

祇見他們四個人，都望著這已焚去的屋子在那裡出神；並不住的唏噓著。楊繼新不免又動了惻隱之心，忙向他們問道：「這也是一種天災，沒有法子可想的！事後嘆息著也無益！此後你們打算住到那裡去呢？」他們聽了這個問句，更露著泫然欲涕的樣子。好一會，那老翁方向楊繼新打量了一下，答道：「不瞞公子爺說，小老兒姓鍾，是業成衣的。曾養下了六個兒子，四個女兒。不幸死的死了，送人的送人了；祇賸下了這個女兒，配了這個女婿姓陸，也是做手藝的。總算他們有好心，把我們二老夫妻迎到家中養著。不料如今遭了這場火災，把他們所有的一點東西，也都燒得乾乾淨淨！想到來日的生計，祇有死路一條，教我們又能住到那裡去呢！」楊繼新聽了這話，心中更是十分不忍，攢著眉又問道：「那麼，可有不有什麼可靠的親戚去投奔呢？」那老翁只是把頭亂搖著道：「沒有，沒有！就是有，這裡的人家都是忌諱很深的。照習慣講，遭了火災的人家，不論男女，都不能到別個人家去；便去，別人家也

不見得肯收留呢！」於是，楊繼新回過頭去卽和錢素玉、蔣瓊姑，嘁嘁喳喳的商量了一回。便對那老翁說道：「既如此說，你們諸位如不嫌委屈的話，就請到我們所住宿的客寓中去，暫時停留一下。至於善後辦法不妨從長計議；我是極肯幫助人家的。」

老翁等自不免也要私下互相商量一陣。在最初，對於這個萍水相逢的人，竟有如此熱心的一個提議，一半果然是非常的感謝，一半卻有點不好意思去接受，覺得這在情理上總有點講不過去的。然經不起楊繼新很懇切的再三邀請，並還急出這麼一句話來道：「我在家是得不到父母歡心的一個人；大概是我不善侍奉的緣故！所以，我此後想在不論那個老年人面前多盡一點心，聊以間接的贖我不孝之罪！如今，你們二位老人家不必多講，就當作是我親生的父母，好不好？」這眞使老翁等惶恐到了萬分了；並深深的給這幾句話所感動。加以就實際講，目前除了接受這個善心的邀請外，實無別條路可走！也就既感且慚的答允下，隨著楊繼新等，同到他們的客寓中去。

在這時候官廳方面方派了一個典史，耀武揚威的帶了許多夫役，前來救火了。但是，可憐，可憐！不知已有幾十所平民的屋子，被火焚燬去了呢！到了第二天，楊繼新送了五十兩銀子給那老翁，教他暫覓一所屋子住下，容略緩再和他們籌畫善後的辦法。一壁，卽同了錢素玉、蔣瓊姑，持了金羅漢的書信，前去隱居山拜訪柳大成。

這一去，有分敎：本身替身雙會面，兩姓骨肉大團圓。不知究竟是怎樣的一番情節？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三五回　憂嗣續心病牽身病　樂天倫假兒共眞兒

話說楊繼新到了第二天，同了錢素玉、蔣瓊姑，前去隱居山，拜訪柳大成；柳大成和柳遲卽把他們迎接到屋中去。柳大成又把金羅漢帶來的書信看了一看，卽笑容滿臉的說道：「這件事情我早已知道了

；並且令尊和令堂，早幾天已到舍間住下，專等你的到來。這一下子，你們眞可骨肉團圓的了！」楊繼新一聽這突如其來的話，不禁楞住了在一旁。心想：「骨肉團圓，果然是極美好的一個名詞，也是極幸福的一件事；不過自己是得不到父母歡心的一個人！而爲什麼得不到父母的歡心，自己卻也莫名其妙！那就是團聚在一起，依舊是得不到父母的歡心的，又能嘗得到什麼天倫樂趣！」私心所希冀的祇是：或者爲了這數年的離別，反能使父母想念著他，對於他生起疼愛的心腸來；倘能如此，那就好極了！但當自己離家的時候，父母還好好的住在廣西；爲什麼會到這湖南來？又何由而知道他會來到這柳家，竟先在這裡等候著他？這不是更奇怪的一樁事情麼？……

且住，這確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不特要把楊繼新楞住在一旁了；就是讀者們看了，恐怕也有些摸不著頭腦！

因爲楊繼新的父親楊祖植，同了夫人離了廣西思恩，來到湖南平江，住在他岳父葉素吾的家中，前書中雖已有得提起；但何由知道楊繼新會來到這柳家，竟先到這裡來等候著，卻沒有怎樣的一個交代呢？如今且讓我騰出筆來，再把他倒敍上一下罷。

目前楊祖植夫婦到了平江，住到葉家去後，葉素吾是極愛這女兒的；由女兒復兼愛到這女婿，當然把他們二人待得非常的好。所以，在楊祖植一方，並不以寄居岳家而有所傷感，覺得和住在自己家中沒有什麼兩樣，每日逍遙自在，樂其所樂，一點也不感到怎樣的不滿足。

祇有這位葉家的小姐，雖是住的娘家，平素又深得父母的疼愛，照理應該比他丈夫更來得安樂些；但是不知爲了何故，心頭常像似記罣上一件什麼事情的！換一句話說：已給他發見了一樁絕大的缺憾，原來她已感覺到膝下的空虛了！然而，這番意思，她祇能在楊祖植的面前偶然說上幾句；在自己父母的面前，是不便說出來的。可是就對楊祖植來說，又有什麼用處？除了當時得到楊祖植幾聲的慰勸以外，事實上卻得不到一點兒的補救！因爲，照他們的年歲講起來，雖祇是剛過中年；然要再得子嗣，看上去

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楊繼新究不是自己親生的，他的歸來不歸來，和將來仍得團聚與否，都是不成問題。

現在她唯一的癡心妄想，最好是把他們當時掉落在河中的那個兒子找了來。但一想到當掉下水去的時候，河水是何等的湍急；小孩子方在襁褓之中，又是不會泅水的，眼見得一落水就沉底，那裡會有生望！並且就算僥天之倖，尙有生望，或者竟給人家撈救了去；可是事情已隔上了這許多年，在這茫茫人海之中，又能用什麼方法，把這小孩子招尋了回來呢？因此，覺得她這癡心妄想，終於成爲一種癡心妄想罷了！

她這般的悶在心中既久，不免就悶出了毛病，並且病勢很是不輕。這一來，可把葉素吾二老夫婦急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忙的延醫生來爲她診視。但這是一種心病，倘無心藥來醫，便把平江的名醫延遍了，也是無濟於事的！正在束手無策之際，忽走來了一個老道，也不求見葉素吾，祇向葉家的下人問道：「你家的姑奶奶，不是病了麼？不是延請了許多名醫來，都醫治不好這病麼？」下人們都是具有一種勢利的根性的，見這老道也是一個尋常的道人，並不見到有一些些的仙風道骨，還疑心他是借醫病爲名來騙錢米的；便冷冷的回答道：「是的，難道你會醫病？連名醫看不好的病都會醫治麼？」老道對於他的這番冷待，似乎一點也不覺；仍和顏悅色的說道：「不！我是一個道人，那裡會替人家醫病！不過你們姑奶奶所生的，也不能算得是一種病；我現有一個水晶球送給她，她祇要向這水晶球中仔細瞧看上一會，包她此病立刻便可霍然，也算是我們的一種緣法！」當下，卽從袖中取出一個晶瑩潤澈的水晶球來，遞在下人的手中，敎他送了進去。

誰知這下人拿了這個水晶球，不免好奇之心大起；一時並不就走，倒拿起水晶球放在眼睛前，自己先向球中望了去，看究竟有怎樣的一種奇蹟。祇一望之間，卻見現形在這球上的，便是這個老道，可不似先前這般的慈眉善目了，正撐起一雙怒目，兇狠狠的凝望著他。隨又見老道把嘴一呶動，像似在唸什

麼咒語一般；即有一頭斑斕虎，從這老道的身後衝了出來。倏忽間，這水晶球和這猛虎的輪廓，逐漸的擴大起來；這猛虎似乎就要從這水晶球上，猛對他撲了來了。他這一驚，眞非同小可！出於本能的，忙把水晶球放下眼來，險些沒把這水晶球滾落在地上！瞧那老道時，早已走得不知去向，立刻追出大門外去望望，也不見有一點影蹤。

湖南人的迷信鬼神，素來較之別省人來得厲害；這一來，知道這老道定是一位神仙了！因爲倘是常人，決沒有這般的足力；轉眼間就會走得無影無蹤的！這不是神仙是什麼！何況，還有這個彌著奇蹟的水晶球，現成的在他的手中執著呢？當下，即趴下地去，很虔誠的磕了幾個響頭，求神仙恕他愚昧，不要以他適才這般的冷待神仙而加罪。隨又從地上爬起，把那水晶球高高的捧著，一路喊了進去道：「好了，好了！難得有神仙爺走上門來，我們姑奶奶的病一定有救了！」葉素吾給他這麼的一嚷鬧，倒弄得莫名其妙！忙喝問道：「你莫非發了瘋了？這麼大嚷小叫的算什麼？」這下人喘息略定，便把這件事對他主人詳詳細細的一說；又拿起那水晶球給他瞧。葉素吾也是素來相信鬼神之說的，立刻也信是神仙前來救他的愛女了；忙從下人手中，取過這水晶球來，逕向女兒房中跑去。一見到女兒的面，也不說旁的什麼話，祇說：「你快向球中望望罷！這是由一位神仙送來的，說是能醫治你的病。」

他女兒也就無可無不可的，把這水晶球接到手中，向著球中凝望起來。在這一望之間，可覺得眞有意思！原來這時在球上現出來的，乃是一片汪洋浩瀚的河流；而在中流，卻有一艘大紅船，方乘風破浪的前進；船頭上有一個奶媽模樣的人，正抱著一個剛過週歲的小孩，在那裡玩耍著。這不明明映現著當時他們雇舟歸去，小孩子未落水以前一種實在的情形麼？誰知，這時候這小孩忽在奶媽的手中亂動起來；奶媽一個不留神，竟脫手把小孩掉下了河裡去，急忙順手一撈時，卻祇撈得了一頂風帽；這小孩早已飄流得不知去向！葉家小姐看到了這裡，不自禁的喊了一聲：「啊呀！」同時，兩滴痛淚也落了下來。暗想：這眞是一頁傷心史！無論什麼人看了，都要惻然生憫，掉下了眼淚來！何況，我就是局中人，就

是這孩子的母親呢！而一手造成這番傷心的資料的，就是這該死的奶媽，爲了他一時的疏忽，竟使我遭到莫大的慘痛了！

他一邊想，一邊又忍著痛瞧下去，這水晶球上所映現的，卻早又另換了一幕的情節了：雖仍是這麼的一道河流，但那艘大紅船已是不見；卻有一個小小的漁划子，由老夫婦二人駕著，向這河中駛了來。已而，忽有一件紅紅綠綠的東西，隨著流水，一起一伏的，朝著這漁划淌來，老夫婦二人見了，當然沒有不撈取之理！比及撈取一瞧時，卻是一個剛在襁褓中的小孩。葉家小姐一見小孩子這身的衣服，早已認識出便是他們所掉落水去的那個小孩。方知道小孩當時並沒有沉入河底去，卻是順著流水淌了去，而爲漁划上的這一雙老夫婦撈救了去了。深悔當時沒有沿著這湘河的上下流訪尋上一下；倘然立刻就訪知了這一段的情節，而把小孩要了回來！這事豈不多好麼！

然爲了已知這小孩並沒有沉入水底，卻爲漁划上救了去，不免生了一線的希望，心上倒又安定了一些。當下出於不自覺的，低低的歡呼上一聲；便又急急的望下瞧去，要知道這被漁划上撈救去的小孩，這條小性命究竟是有救沒有救？及看了此下的數幕，見這小孩非但已是保全了這條小性命；並一年年的長大起來，竟能入塾讀書了。葉家小姐很是爲之快慰，不覺在樂極而垂淚之外，還在臉上微微的露出點兒笑容來。但一看到這小孩被牛角挑傷，跌入山澗裡面去的一節事，不禁又轉喜爲悲，大大的擔起心事來；生怕這小孩的性命仍是不能保！而這小孩受了重傷的腰背和大腿，和汪在地上的一大灘紫血，歷歷的射入他的眼簾來，更是觸目驚心，慘不忍睹！幸而緊接其下映現出來的，便是一個道人走來採藥，恰恰瞧見了這一樁慘事，即把這小孩救起，馱到了一個道觀中去；並用了種種救治的方法，把這小孩的傷完全醫好了。

葉家小姐方始又重重的吁了一口氣，把這一條心放了下去。而且，更有一樁可以快慰之事：這小孩子已得了安身立命之所，從這道人學起道來了。最後的一幕，卻見這小孩已是長大成人，一股英武之氣，

自然而然的從眉宇間流露出來，令人見而生愛；正向著那道人拜別了，朝著山下走來。葉家小姐見了，不免暗想道：「他辭別了師傅下山，莫非要找尋他的父母麼？但是，可憐的孩子！我們已由廣西思恩來到這湖南平江，你又從那裡去找尋我們呢？」

正在此時，忽見水晶球上諸象悉杳，卻有一行大字現出來道：「如欲骨肉團圓，速至長沙隱居山下柳大成家！」這一行字，是何等的有力，眞使葉家小姐驚喜交集了！心想：「果眞有這骨肉團圓的一天麼？好！想來神仙總不會騙人的！我就依照著這神仙所詔告的話，前去長沙隱居山柳家走上一遭罷！」隨又目不轉睛的，向這水晶球中凝望著，看還有什麼別的跡象映現出來沒有？可是，一個驚人的奇蹟，又出現在此時；原來，半空中忽隱隱的起了一些雷聲，這水晶球即從他的手掌中飛騰而起，在金光閃爍之中，衝破屋瓦飛了出去了！葉家小姐在當時雖也怔驚了一下；然轉眼間即復了常度，似乎並不以這水晶球的突然飛去為奇異，一壁卻像急於要走下牀來的樣子，口中在嚷叫著，道：「我們快去長沙隱居山柳家，我們那孩子恐怕已在那裡等候著了。」

這時候不但是葉素吾，便連葉素吾的夫人同著楊祖植，也都聞得了這件事，趕來站在他的牀邊。他們祇見他向這水晶球凝望著，一會兒笑，一會兒哭，一會兒驚，又一會兒喜；卻不知道他在水晶球中，究竟瞧到了些什麼東西。比見半空中雷聲一震，這水晶球忽從他的手中躍出，衝破屋瓦飛了去；更把他們震驚得不知所云了！

如今忽又見她要走下牀來；還疑心是適才的那件事太出於常軌一點，駭破了她的神經，所以有這般瘋瘋癲癲的樣子發見！忙一齊向她勸阻道：「妳不是生了好久的病麼；在這病體還未復元之際，下牀來都不可以，那裡可以去得長沙？妳還是睡在牀上安心靜養罷，不要這般的胡說亂道了！」但這幾句話並沒有多大的效力，祇博得他噗哧的一笑；笑後又說道：「誰在胡說亂道？你們不知道我生的並不是病；就算是病，也祇是一種心病。如今已得到了一種心藥，早把這心病醫好，身體完全覺得康健了！為什麼

不能去長沙？」這一來連楊祖植也祇懂得了她一半的意思；那葉素吾二老夫婦，當然更楞住了在一旁了。

葉家小姐方把自己得這心病的由來，對著他們二老一說；又把在水晶球上前後所見到的各種跡象，詳詳細細的說出。然後又單獨的朝著楊祖植說道：「如此看來，我們當年掉落在水中的那個小孩，不是還在人間，並已長大成人了麼？而照這神仙所詔示我們的，這孩子想來已在柳大成家中等候著；我們應得早去長沙隱居山爲是。」於是大家都歡喜起來，並相信這老道定是神仙的化身，特來指示他們。當向空中拜了幾拜，表示感謝之意。

這時葉家小姐心病已除，果然回復了原來的健康。隨即夫婦二人一起登程，向著長沙隱居山進發。也不管和柳大成以前認識與否，此舉冒昧不冒昧的了。未幾，便到了長沙。誰知找到了隱居山，向柳大成家中一問時，並沒有他們所期望著的這個人在那裡。倒又疑心這老道不見得是什麼神仙；這水晶球上所映現出來的種種，完全都是靠不住的！一時頗有點進退維谷起來。幸虧大成是十分好客的；而柳遲對於大師兄楊天池幼年的一番歷史，又頗有所聞；知道這定是大師兄的父母到來了。便硬把他們留了下來。

柳遲並對楊祖植夫婦說道：「照你們二位的一番說話聽了，你們所要找尋的，大概就是我那大師兄楊天池了。他不久就要到這裡來。且委屈二位在寒舍等上他幾天罷。」楊祖植夫婦見柳遲既是如此說，也就在柳家住了下來。不料，楊天池還沒有來，楊繼新倒先到柳家來了。這在柳遲，很明白這不是楊祖植夫婦所期待的人。但柳大成對於這件事，究竟不甚弄得清楚，又見金羅漢給他的信中，有骨肉團圓這麼的一句話，還以爲楊繼新這一來，果眞就可完了這骨肉團圓的一局了！便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教人去把楊祖植夫婦請出來，說是他們的少爺已是到來；快請來相會罷。

楊祖植夫婦在柳宅已等候了好幾天，還不見楊天池到來。心中正是十分的焦悶；如今聽得這麼的一說，心花都是怒放了！兩夫婦來不及的走到廳上去，滿以爲這一次總可見到他們所盼望著的那個兒子，骨肉團圓了！葉家小姐並在擬想著，在水晶球上所見到的他們的這個愛子，相貌是長得何等的英武；想

來本人也不致會有怎樣的差異罷？不料，走到廳上，一眼望去，卻只有一個文弱無比的楊繼新立在那裡。

這誤會眞是誤會得可笑，可把他們二夫婦怔著了！然楊繼新在名義上，總是他們的兒子，且不問他爲什麼會找尋到這裡來，然總不外是要來找尋他們；他們在表面上，又怎可冷淡了他？因此在一怔之後，忙都又裝出一副笑臉來，前去接受他的敬禮；並問長問短的，和他這麼敷衍著。

楊繼新已是久離膝下了；一見父母走到廳上來，倒不自禁的，有一種說不出的樂趣。然他是何等聰明的；忽見父母最初對他竟是一怔，似乎料不到所見到的會是他；隨後方都又裝出一副笑容來，然這笑容也裝得十分勉強，一看就可看出。因此他心中覺得有些不自在！心想：「照此看來，父母到底是不很歡喜我的；否則，我離開膝下已有這幾年，一旦見我平安歸來，又得骨肉重逢，應該如何出自衷心的歡喜起來！爲什麼會有這種神情流露出來呢？」可是儘他內在如何的痛心；表面上也不得不和他的父母一般，裝出一副極歡樂的神氣來。先是跪下地去，向父母行了一個大禮；又引錢素玉、蔣瓊姑二姊妹，和父母相見，才說明自己爲了不得已的緣故，不得父母之命，已擅自在外續娶了。又問問家中的情形，並爲了什麼會到這長沙來的。

其實那裡是什麼天倫快敍，兩方面都感到苦痛極了！他們儘是這麼戴著假面具，假意的兩下敷衍著。在旁邊陪著的柳大成，卻一點兒不明白個中的內容；還以爲眞是照了金羅漢來書上所說的話，他們已得骨肉團圓了！暗地也替他們在歡喜。就在這當兒，忽有一個雖是書生模樣，而英武之氣自從眉宇間流露而出的少年，自外闖然而入；口中在喊道：「柳遲師弟！你在那裡？我來了！」這時別人對於這個來客，倒並沒有怎樣的表示；葉家小姐卻祇一眼瞧見，心中卽不期然的卜突突的跳上幾跳。暗想：「這老道眞是一位神仙，一點也不欺人！這孩子果然來找尋我們了！而且他的面貌，竟與水晶球上所映現的一般無二呢！」他一壁想，一壁卽發了瘋也似的奔了過去，把那個少年緊緊的摟抱著，並歡呼道：「我的孩兒呀！你把爲娘的想得好苦呀！」這一來，倒把大家都怔呆在那裡了！

不知這少年是不是楊天池？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三六回　指迷途鄭重授錦囊　步花徑低徊思往事

話說葉家小姐見外面走進一個英英露爽的少年，立時心有所觸，覺得和她在水晶球中所見到，他們已長大了的那個孩子，面貌一般無二；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發瘋也似的奔了過去，摟著了那個少年，喊了起來道：「我的兒！你來了麼？把爲娘的想得你好苦呀！」這在她實因想得她這個兒子太苦，一旦居然天如人願，這兒子竟來省視他們了；這敎她又安得不大喜欲狂？再也不能把這火也似的熱情遏抑下去！但是別人除了楊祖植外，並沒有知道這一節事；便是楊祖植，雖是知道這一節事，然也沒有在水晶球中窺得一眼，對於他這兒子是怎樣的一個面貌，依舊也是一個不知道。所以大家見了她這種出人意外的舉動，還疑心她是發了瘋了！

尤其是那楊繼新，更比別人多上一種駭詫；心想：「這眞是一樁不可思議的事情！我雖是十分不肖，得不到父母的歡心；但是父母也祇有我這麼一個獨子，我並沒有什麼兄弟，爲什麼母親如今又去摟著這個不相識的少年，叫喚我的兒來了呢？難道此中還有什麼隱情麼？」不言大家是怎樣的疑惑駭詫；而這個喚著柳師弟，從外面走進來的少年，卻果然就是楊天池。

最初見一個不相識的婦人奔來摟著了他，叫起「我的兒」來，也不禁大大的怔上一怔，隨卽轉念一想：「我此次到這柳師弟家中來，師傅原是許我可以骨肉團圓的；莫不是現在摟著我的，就是我的母親麼？想來師傅是何等的神通廣大的；大概已借了一種什麼的法力，暗示過我的母親了！所以我成人以後，母親雖沒有和我見過面，也能認識我的面貌呢！」楊天池一壁這麼的想著，不期的觸動了他隱伏著的一種天性；立刻痛淚交流，如雨點一般的，從眼眶中淌了下來。一壁卽抱著他母親的兩腿，向地上跪了下

來；說道：「媽媽！不錯！是不孝的孩兒回來了。爹爹又在那裡？大概是和你老人家同到這裡來了麼？」葉家小姐便淚眼婆娑的回過頭去，向著楊祖植招了一招手。楊祖植忙也走了過去。於是一個跪在地上，二個摟著身子，相擁抱成一團，都哭得如淚人兒一般！實在是悲喜交集，這事情把他們感動得太厲害了！同時，旁人也大為感動，都替他們陪上了一副眼淚。

獨有楊繼新，卻弄得更是莫名其妙了！心想：「照這情形看來，我的母親一點也沒有錯認，這少年確是我的一個同懷了。而瞧他的年紀，也和我不相上下；不知他是我的哥哥，還是我的兄弟？為什麼以前從沒有聽父母說起他來呢？」因此，他不知不覺的走了過去，向著楊祖植夫婦問道：「這位是那一個？是我的哥哥，還是我的弟弟？為什麼以前從沒聽你們二位老人家提起過呢？」這一問可把他們二夫婦問住了！要對他把實話講出呢，一時不知應從什麼地方講起，而且有許多不很容易講的話；要不對他講實在的話麼，這個謊又怎樣的撒得起？何況，這不是撒謊可以了的事，總得有一個切實解決的方法！

倒是楊天池，一見走過這麼一個文質彬彬的少年來，年歲既與自己不差什麼，又是用這麼的一種語氣問著，立刻想到了笑道人對他所說的那番話；心知這定是當他落水以後，父母出了一千兩銀子所買來的那個栽縫的兒子，而也就是自己的替身了。心中很有些為這替身可憐起來！覺得他的這個替身，以前何嘗不是骨肉團圓著？祇因他自己是掉落了水中去，他父母仗著黃金的勢力，竟硬生生的把人家的骨肉拆散了！如今自己已得骨肉團圓，倘然再瞞著了這樁事；這在良心上說起來，不是太有點對人家不起麼？他一想到了這裡，心中好似負了重疚，有說不出的一種難過！卽匆匆的向他父母行上一個大禮，從地上立了起來。一壁忙又對他父母說道：「這件事情的始末，我已是完全知道；我覺得在這個事件上，我們很有對不住這位哥哥的地方！如今，我們應該把這件事情，老老實實的向他公開一下，再也不該把他瞞在鼓裡了！」

楊祖植夫婦把這番話略略的想上一想，覺得很是說得不錯；不禁一齊把頭連點幾點。楊祖植卽露著

一種很為抱歉的神氣向著楊繼新說道：「繼新！我們覺得很是對你不起，一向祇是把你瞞在鼓裡，如今我對你實說了罷：我們並不是你親生的父母，中間還有上一個大大的曲折呢！」當下，便又把楊天池落下河去，沒有法子可想，祇好把他買了來充作替身的一番歷史，詳詳細細的對他述說了一遍。楊繼新至是，方始恍然大悟：原來他並不是他們的親生的兒子，所以始終得不到父母的歡心；倘然不是現在說出來，他又怎能猜想得到這個原因呢？而經楊祖植這麼的把這件事一說明，他本來自以為是父母雙全的；現在已成了沒有了父母的一個畸零人了！

他自長大以來，又自祖父見背以後，即一分兒得不到父母的溫煦撫護；這顆心長日如在冰窖中，冷冰冰的沒有一些生意。如今，更感得孤零之痛！再一瞧到楊天池已得骨肉團圓，他們的天倫間存著何等的一團樂意，而自己祇是孤單單的；相形見絀之下，再也按不住向上直衝的那一股酸氣，竟是放聲痛哭起來了！並在叫喊著道：「我的父母呢？我的父母又在那裡呢？我又從那裡去找尋我的父母呢？」這一哭，完全是從至性中發了出來的，直可驚天地而泣鬼神！凡是在旁邊聽得的人，沒一個不是受到大大的一種感動，也都涕泗汎濫了！

尤其是楊天池，不知為了什麼，一聞得這一派的哭聲，好似從夢中驚醒了過來一般，也發瘋似的，叫喊起來道：「我真是誤事！連得師傅囑咐的說話也忘記轉述出來；反害得繼新哥哥這般的痛哭，這般的著急呢！」說了這話，他即向楊繼新面前走了來。又從懷中取出小小的一捲的東西，遞在楊繼新的手中；繼續著說道：「這是一個錦囊，是在我拜別了師傅，走到了半路之上，師傅又差了一位師弟，趕了來交給我的。並教那師弟鄭重的轉囑咐著我：倘然到了柳師弟家中，我自己果然得到骨肉團圓；而在繼新哥哥這一方，或者發生了什麼困難的情形，不妨拆開這個錦囊來一看，一定也可一般的得到骨肉團圓。如今不是已遇著了這種情形麼，而我師傅又是能未卜先知的；他在這錦囊中，一定有所詔示你呢！」

楊繼新一聽這話，心中頓時一寬；忙把這個錦囊拆了開來。祇見裡面僅附有一張信箋，上面寫了酒

杯大的幾個字；他祇把這幾個字看了一遍，立刻止了哭泣，微露笑容。一壁低低的說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眞是一位神仙了！」說完這話，也不向衆人告別，逕自向外面奔了出去。衆人不免都爲之一楞，但知道這一張信箋上，一定是很扼要的寫上了幾句話，把他父母的下落告訴了他；他所以這般迫不及待的，奔了出去呢！也就不去挽留他。祇有錢素玉和蔣瓊姑二人，是和他一起兒來的；一見他奔了出去，也就和衆人匆匆作別，跟在他的後面。如今，且把楊天池這邊暫行按下。因爲他們已得骨肉團圓，當然很快樂的回到了平江去，也就沒有什麼事可寫了。

單說楊繼新一看到這信箋上所寫的幾句話，這一樂眞非同小可！走出了柳家以後，忙一步不停的，依著從隱居山下回歸城中去的那條路走了去。至於錢素玉、蔣瓊姑二人，究竟跟他同走不同走，他是沒工夫想到的了。

一回到昨天所住的那家客棧中，昨天從大火中救出來的那二位老夫婦，住在那一間的房中，他是知道的；即三脚二步的，向這間房中趕了去。恰恰這二位老夫婦正在房中坐著，並沒有走到街上去。他即走到他們的面前，撲的把雙膝跪了下來道：「你們二位老人家！從此不必再耽什麼憂，你們不孝的孩兒已是回來了！」這二位老夫婦猛見一個人走進房來，逕向著他們的面前跪下，已是吃了一驚；比聽得了這番話，又把跪在地下這個人的面貌略略的瞧看了一眼，發見就是昨天搭救他們的那個公子爺，這更把他們怔驚得不知所云了！慌忙都從椅中站了起來。這中間還是那老翁比較的會說話一些；忙十分惶恐的說道：「公子爺不要向我們開頑笑了！公子爺這般的稱呼，豈不要教我們折福煞！」楊繼新一壁按著他們仍坐在椅中，一壁正色說道：「我那裡敢和你們二位老人家開什麼頑笑！我的的確確是你們親生的兒子！你們曾有一個剛過了週歲的兒子，由了媒婆的說合，給一個過路的貴家公子抱了去，二位老人家難道已忘記了這件事麼？」這話一說，立時使他們二位老夫婦憶起這樁事來。

那位老婆婆，不由自主的，按著了楊繼新的頭，細細瞧覷了一下；喜得歡呼起來道：「果然是他，

果然是他！這頭上，不明明是有兩個旋，而又正正在兩邊頭角上麼？這是我那可憐的孩子唯一的一種記認了！」這時候，他們的女兒和女婿，也聞得了這個消息，早從房外走了進來。於是大家上前廝認。而為了這事太悲喜交集了，不免大家又擁抱著，互相哭上一場。跟著錢素玉、蔣瓊姑二姊妹，也趕回客棧中來了；當然又有上一番的廝見。

後來，經老翁細細的講起家中的情形，方知有一年長沙遭了大瘟疫，他的五個兒子，三個女兒，都給疫神勾了去；祇賸下了這個女兒。幸而嫁的丈夫還有良心，見他們二老孤苦可憐，便迎接到自己的家中奉養。他們沒有事的時候，也常常想念到這個已賣給了人家的兒子，不知長大了沒有？現在又是怎樣的情形？但決不想今生再有見面之日！不料天心竟是如此的仁慈，居然在他們垂暮之年，又在這窮困得走投無路之際，使得他們天倫重聚，骨肉團圓了！這是何等可以欣喜，何等可以感謝的一樁事情啊！

不久便由蔣瓊姑將從劉鴻采那裡攜來的珍寶，變賣了一部份，在長沙近郭的地方，買了一塊地皮，建造起一所住屋來，並小有園林之勝。奉了二老，招同著那位姊姊和姊夫，都住在一起，過起快快樂樂的日子來。至於錢素玉，當然也是一起兒住著；他和蔣瓊姑，是同經過患難的，彼此都是不忍相離的了！

照理，楊繼新既已歸宗，我應該改稱他鍾繼新；不過為免讀者們眼生起見，以下依舊稱他為楊繼新。一言表過不提。

且說有一天，楊繼新閒著無事，獨個兒到那個小花園中去走走。偶爾向前一望之間，忽見在他前面相距不遠的地方，有上了一個亭亭倩影，手中提著一把灌花的水壺，且向那些花的枝葉上澆灌著，且向前漫步行了去。照著那背影瞧去，不就是他那大姨姊錢素玉麼？不期的又回想到那一天步入花園，遇見大姨姊時候的一種情形，覺得很與今天有些彷彿；那時節倘然不是大姨姊可憐他，把搶去新娘軟帽的這個方法暗中指示了他；他不但不能與蔣瓊姑合歡，成了百年之好，恐怕連性命都要葬送在劉鴻采的手中

呢！

但是這大姨姊也眞是一個古怪的人，表面上看去，很是來得落落大方；對於他，也總是有說有笑的，似乎一點嫌疑也不避。可是，祇要他略略表示出親熱一些的樣子，就要把臉兒一板，走了開去，顯然像似有些嗔怪他。這眞叫他有些不明不白，莫非這是處女們應有的一種嬌態麼？至於他屢次向著這大姨姊表示感謝之意，大姨姊總是反問上一句：「你沒有忘記跪在花園裡當天所發的那句誓言麼？」而如花的嬌靨，也不自禁的暈紅起來；更使他猜不透，究是藏著怎樣的一種意思？楊繼新這麼反覆的想著，竟想得出了神；而在不知不覺之間，忽有微微的一聲咳嗽出了口。錢素玉一心一意在澆著花，原不知道楊繼新在她的後面；及聞得這一聲咳嗽，方始回過頭來一望。他是何等的眼尖！楊繼新這種想得出神的樣子；早已給她一眼瞧了去了。

依得她最初的心思，很想依舊向前走去，不必去理睬什麼；因爲，她也明知這是很不易處的一個環境，倘然一理睬起來，說不定大家都要受上一些兒窘的！但是，不知她怎樣的一個轉念，反又迎了過來，玉頰上微微暈起二道紅霞，帶笑向著楊繼新問道：「你這書獃子！究竟又在想什麼，怎麼竟想得出了神了！」楊繼新正在呆想著出了神的時候，不料竟爲大姨姊所發覺，更不料會迎了過來，這麼的向他詰問著；他那有不大吃一驚之理？而就爲了吃驚得過甚一些，腦神經又是木木然的，沒有恢復常度，竟脫口而出的，說上一句道：「我是想著姊姊！」

這是何等放肆的一句話，錢素玉氣得臉都黃了！最初像似馬上就向他發作；隨又把這口怒氣竭力遏抑住，祇冷笑一聲道：「這是一句什麼話！教別人家聽見了，可不大好聽！你以後還得自重一些！」這時候楊繼新也自知把話說岔了，忙十分惶恐的分辯道：「不！我不是這般的說，我實在是在想著那一天在花園中初次會見姊姊時候的情形。那時若不承姊姊關切的指教，後來不知要有上怎樣一個不堪的結果呢！適才我在無意中，瞧見姊姊提了一把水壺澆著花，覺得與那天的情形有些彷彿；不期想著了那天

的這樁事。又因留在腦中的印象太深，雖已是隔上了些時候，宛同就在眼前一般，不免想得出了神了！」

錢素玉聽了他這番話，又很爲注意似的，向他打量了幾眼，似已察出他所供吐的確爲一種實情，並不是說著什麼假話；也就把這口氣平了下去。在臉色轉霽之間，又淡淡的說道：「這都已是過去的事情，提起他已是無聊；倘再要怎樣的怎樣的去追想他，未免更爲可笑了！並且……」楊繼新似已懂得她的意思，不等她把這句話說完，卽鼓著勇氣，替她接說下去道：「並且當時我已跪在花園裡，當天發過誓言，我是決不敢忘記姊姊的大德的；姊姊倘有用得著我的事，我一定鞠躬盡瘁，至死不悔！何況，後來家父家母他們二位老人家，都是承姊姊從大火中救了出來的，更敎我不知如何方可報容姊姊呢！」瞧錢素玉時，像似也要說上一大篇的說話；可是還未啓得口，忽擧起一雙美妙的秋波，向著遠處望了一望，似乎見到有什麼人走了來，生怕給那人撞見了他們在談話，要有點不好意思的。便祇向楊繼新淡淡的一笑，卽披花拂柳而去。

楊繼新低著一個頭，跟在她的後面，悃悃然的走著；這顆心像失去了一切的主宰，空洞洞的，不知在想著什麼的念頭，連他自己都有點不知道！如此的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忽然撞在一個人的身上，不免小小吃上一驚！忙擡起頭來一瞧時，他所撞的這個人，卻就是他的父親鍾廣泰。

鍾廣泰先向他仔仔細細的打量上幾眼；然後慈眉善目的，向他問道：「你適才在這裡，不是同錢小姐談著天麼？爲什麼這般的失神落智的？」楊繼新道：「她在這裡澆灌著花，我祇和她閒談了幾句。……唉！爹爹！你以爲我有些失神落智的樣子麼？但我並不覺得怎樣，祇是精神有些不濟罷了！」饒他雖是抵賴得這般的乾乾淨淨；然不知不覺間，一張臉已漲得通紅起來。

鍾廣泰又向他笑了一笑，說道：「唉！孩子！你不要再瞞著我罷！這一陣子憑著我的冷眼觀察，你的心事，我已是完全知道了！而且這位錢小姐，不但是你的恩人，還是我們二老夫婦的恩人；並又和你媳婦兒十分莫逆，好像一刻兒都不能分離的。倘讓她孤零零的嫁到了別個人家去，我們果然是放心不下

；她也正恐捨不得離開你媳婦。所以如能大家說一說通，共效英皇的故事，永遠不再分離開來，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情呢！你看，這事怎樣？」楊繼新道：「爹爹的這個主張，果然不能說錯。祇是爹爹你不知道：錢小姐的爲人，是十分高傲的；孩兒已是娶了媳婦的人，她怎肯嫁與孩兒，做上一個次妻呢？」鍾廣泰笑道：「這一點也不要緊。你們弟兄本有六人，現在祇賸了你一個，原兼祧著好幾房；拿著兼祧的名義，再娶上一房媳婦，那是一點不會發生什麼困難的問題的！」正說到這裡，忽聞綷綵的一響，似有一個人從一棵樹後走了出來。

不知這從樹後走出來的是什麼人？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三七回　避篡奪剴切一封書　憐孤單淒清兩行淚

話說楊繼新父子倆正在談著體己的說話，忽聞得有一陣綷綵的聲響，像似有什麼人從樹林子中走了出來，不禁都怔上了一怔；忙向著這種聲響所傳來的方向，舉起眼來一看時，方知這走來的並不是別人，卻是蔣瓊姑。這倒使他們父子倆，都覺得其窘無比了。因爲，這雖是不久便要公開的一個問題，然而你倘然是爽爽快快的，正式向著蔣瓊姑提出，這是不關緊要的。如今在未正式提出以前，如果已給她竊聽了去；那是多麼的來得難爲情！而在楊繼新這方說起來，較之他的父親，更有上一種說不出的窘！

原來他們伉儷間，本是十分恩愛的；照理，他父親適才所提議的那一番話，倘然是出於一種誤會的，他應該立刻切實的辯明；誰知，他雖沒有什麼贊成的表示，而也沒有一句話來辯明，蔣瓊姑當然已把這一番情形瞧了去了。這明明表示出：他對於錢素玉確是有點兒意思的，而也就是愛情不專一的一個明證；這不是很有點對他的妻子蔣瓊姑不住麼？因之，他一見蔣瓊姑走了來，一張臉都漲得通紅起來。

蔣瓊姑卻大方得很，像似一點不以爲意的；在向二人打上了個招呼以後，祇閒閒的說道：「我因著

無聊，到這園中來玩玩。公公向你所說的那番話，我已在無意中聽了來了，我們姊妹一向是很要好的；我本來也有上這一個意思，祇是不便出之於口。如今公公既也是這般的說，那是再好沒有，我當然是十分贊成的。不過我姊姊的脾氣，最是古怪不過，祇要有一句話說得不大對，就要把事情弄僵；還得由我伺看著機會，慢慢的向她陳說呢！」

鍾廣泰聽了這話，連連把頭點著；楊繼新卻沒有什麼表示。蔣瓊姑不免又向楊繼新看了一眼，笑嘻嘻的問道：「那麼，你的意思怎樣？大概不致會反對這樁事情罷？」這一問，卻問得楊繼新更是窘不可言。回答不好，不回答又不好；半晌，方迸出這麼幾句話來道：「爹爹和妳，既都有上這麼一個意思；我那有反對之理？何況，你們姊妹，平素最是要好不過，差不多寸步都不肯離開的樣子；倘能如此，倒也是很好的一個辦法呢！」這話一說，倒又招得蔣瓊姑噗哧的笑出聲來了。

蔣瓊姑離了花園，回到房中以後，便一個人在心中籌畫著：應該如何的去和錢素玉開口談起此事，方才可以得她樂允，而不致把事情弄僵！正思量得有點兒頭緒，忽然簾子一掀，有一個人走進房來，倒把她駭了一駭！定睛看時，卻正是錢素玉。

這錢素玉是何等聰明的，似早已瞧出了她在想心事的樣子；便笑了一笑，說道：「妳莫非一個人在想著什麼心事？我突然的走進房來，倒把妳駭了一跳呢！但是照我想來，妳目下的處境，也算如意極了；還有什麼心事可想？」蔣瓊姑也笑道：「照理說，似我目下所處的這種環境，是不應該再有什麼心事的；但我確有上一件很大的心事，好久不能委決得下。姊姊也是聰明人，難道還不知道麼？」

錢素玉聽她這麼的一說，立刻露出很注意而又很驚詫的樣子；問道：「怎麼說，妳確是有上一件很大的心事，而也是我所應該知道的麼？……哈！但我卻確確實實的一點都不知道，眞是不聰明到了極點了！」蔣瓊姑道：「這不是不聰明，或者是姊姊還沒有注意到。祇是照我想來：我的這件心事，除了姊姊以外，再沒有別人能知道得更明白的。姊姊，妳不妨猜猜看。」

果然末後的這一句話，竟引起了錢素玉的一種興趣，偏了頭想上了一會兒；突然間像是領會了過來的，卽笑逐顏開的說道：「哦！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妳莫非因著好逑已賦，熊夢猶虛，一心一意的，很想獲得一個玉雪可愛的麟兒麼？」蔣瓊姑忙把頭連連的搖著道：「不對的，姊姊猜錯了！我的年紀還很輕，怎麼會有上這般的心事？事實對姊姊說了罷！我的這件心事，還是完全爲著妳姊姊呢！」錢素玉更加驚詫起來道：「怎麼，妳的這件心事，完全是爲著我？我眞有些兒不懂起來了！」

蔣瓊姑正色說道：「姊姊！妳怎麼如此的不明白！妳想，我們姊妹倆從小就是在一起的，一直到現在從沒有分離過；眞比人家的親姊妹還要親熱上好幾倍。倘然一旦分離起來，大家都不知要怎樣的難堪！然而，要一輩子廝守著不分離，這實是一件做不到的事；因爲，無論如何，姊姊遲早總要嫁人的；一嫁了人，那裡還能同住在一起，不是就要互相分離了麼？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我很是上了一點心事呢！」錢素玉笑道：「原來妳爲的是這個！那妳這心事，也上得太無謂了！這有什麼要緊，我祇要一輩子不嫁人就是！不是就可和妳永遠不分離了麼？」蔣瓊姑道：「一輩子不嫁人，也不過這麼說說罷了；事實上不見得能辦得到的。依我說：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在此，那是我們姊妹倆最好能共事一夫。這在從前的歷史上看下來，並不是沒有這種事，帝堯的二個女兒娥皇與女英同時下嫁於舜，就是很好的一個先例。祇是我雖有這個意思，但恐一個說得不好，姊姊聽了著惱；所以一向藏在心裡不敢說出來，不免就上了心事了！現在不知姊姊以爲怎麼辦？」她一壁這麼的說著，一壁偸偸的去瞧望錢素玉的臉色；看她爲了此事，會不會著惱起來，很是擔上了一種心事。

誰知，眞是出人意料之外的，錢素玉竟是一點兒臉色也不變，像似對於這番話，並不當作怎麼一回事！祇淡淡的一笑，說道：「這是妳一個人的意思呢？還是別人的意思，也都是和妳相同的？」蔣瓊姑暗想：「這句話問得有點意思了！看來她對於這件事也是贊成的，不見得會怎樣著惱的了；我不如乘此機會，剴剴切切的向她進言一番，把這事弄上一個著實；否則，一旦有了變局，倒又不易著手！」便立

刻回答道：「最初是我有上這個意思，覺得要圖我們姊妹倆永久團聚在一處，沒有再好過這個辦法的了。後來在空閒的時候，從容的向著家中人一說；差不多全家的人，對於這個辦法，沒有一個不極口稱好的。因爲繼新他果然受過妳的救命大恩，就是他們二老，也是全仗著妳，才能從火窟中逃生出來，他們雖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向妳報得恩，然暗地卻總在默祝著妳平安無恙，畢生不受到什麼風波。倘一旦見妳離開了他們，孤零零地到了別處去，實在很是放心不下的！如今我這個建議，倘能成爲事實；那大家就可永久團聚在一處，他們也就很可放下這條心了。姊姊！現在我斗膽請問一句：不知妳意下以爲如何？倘然是贊成的話，那我就是退居於妾媵的地位，也是心甘情願的！」

今天的錢素玉，眞是有點奇怪，聽了這番話後，仍沒有什麼切實的表示，也沒有一點怕羞的樣子，然也並不著惱；祇擧起一雙秀目，向著蔣瓊姑深深的一注視，然後又淡淡的一笑，說道：

「原來這不止是妳妹妹一個人的意見；你們全家人的意思，都是和妳相同的。這未免太把我瞧看得起了；我當然是十分感激的！而什麼報恩不報恩的話，更是使我承當不起！我不過偶然的出了一下力，又有什麼恩德於人呢？不過，妳妹妹所建議的這樁事，總算得是一件大事；我不能馬上就答覆妳，請讓我考量上幾天再講罷。祇是請妳不要誤會；我對於妳的這番好意，祇有感激的分兒，決計不有一點兒的著惱的！」說完，又閒談了幾句，也就回到她自己房中去了。

蔣瓊姑等錢素玉走了以後，一時間也猜不準她究竟是贊成還是反對；不過仔細的想上了一想，姊姊平日的脾氣，是何等不好惹的，倘然話說得不對勁，一定當場就要鬧了起來；如今一點兒也不鬧，顯然是心中並不怎樣的反對。何況，她還鄭重的向我聲明，教我不要誤會，她對我一點兒也不著惱呢！由此看來：她對這件事很有點意思的了！但她終究祇是一個女孩子家，關於這種婚姻的事情，不免有些兒害臊，決不能人家向她一說，她就馬上答允下來。祇要隔上幾天，再向她絮聒上一回，大概也就不成問題的了！

她這麼一想時，覺得此事已經得到一個解決，心中很是歡喜；忙向二老和楊繼新去報告。他們當然也是暗暗的歡喜。不料，第二天到了八九點鐘的時候，還不見錢素玉走出房來；但大家並不在意，都以爲她大概是患了病，睡倒在床了。

祇有蔣瓊姑，卻已暗暗的生驚，想：「我這姊姊，比不得我，她的身體是十分強健的，從來沒有見她生過一回病；今兒怎麼會睡倒在床呢？莫不是她昨天口中雖說不惱，心中卻是著惱到了萬分；因惱而氣，因氣而病，倒也是常有的事。倘然眞是如此，那事情可就大了，也可就糟了！當下也不向大家說什麼，卽惶急萬分的向著錢素玉的房中奔了去。口中連連的喚著：「姊姊，姊姊！妳怎麼啦？莫非病了麼？」然而儘她把喉嚨叫破，也聽不見錢素玉的一聲答應。再向房中一找時，更瞧不見錢素玉的一點影子。她這顆心，不禁怦怦的跳動著。同時，也有些恍然了：姊姊大概爲了昨天的那件事，對著我們很是不快，所以竟是不別而行了！果然，在她這麼想的時候，就在桌上找得了一封信；信中祇是很簡單的幾句說話道：

「盛意良足感！弟妹伉儷間愛情甚篤，姊不欲以第三者闌入其間，致蹈攘奪之名；因決意遠走避嫌。妹幸弗復以姊爲念，他日或尚有相見之時也！呂祖師所貽姊之飾物一包，挈帶不便，卽以奉贈。蓋姊隨身攜有現銀，益以身負薄技，倘遇困乏，不妨粥技餬口，固不虞資斧之有匱乏耳！不及面別，伏維珍重！此請

瓊妹青及！

姊素玉留言」

蔣瓊姑讀了這一封留言以後，不禁泫然欲涕；暗想：「該死，該死！這完全是我把她逼走了！但她的脾氣也眞是古怪，既是對於這樁事不大願意，何妨明明白白的對我說出，我決不會去強迫她的；她又何必要不別而行呢？」同時，復又想到：錢素玉雖是有上些隨身的武藝的，但終究是一個姑娘家；像這

麼孤孤單單的獨個兒走出門去，而且沒有一定的目的地，到底帶上點危險的性質。倘然真的鬧出什麼大亂子來，那是我害了她了！在良心上又怎麼交代得過呢？

他一想到這裡，立刻發生一念：

「既由我把她逼了出門，必由我把她拉了回來，方才對得住人家；倘然我竟是找尋她不著，也祇好撇棄了我的丈夫、我的家庭，在江湖上流浪著一輩子了！」蔣瓊姑把這個主意打定以後，忙先回到自己的房中，掇拾了一番；然後提了一個小小的包裹，來到堂屋中。

楊繼新和那二位老人家見了，不免都覺得有些詫異；忙向她問道：「妳這是什麼意思，把個小包裹提到了這裡來？妳也找到了妳的姊姊麼？」蔣瓊姑即把錢素玉不別而行的事說了一說，又拿那張留言遞給他們瞧；他們不禁都怔呆了！隨又聽蔣瓊姑說道：「我如今要去尋找她了！待我尋找到了她，依舊要把她拉了回來的！」大家不免更是一怔！楊繼新便先開口道：「妳要去尋找她，這個意思果然很為不錯；但她又沒有告訴妳她的去處，在這人海茫茫中，妳又從那裡去尋找她呢？不要在妳自己的方面，倒又弄出什麼亂子來了？」

蔣瓊姑一想，這一句話倒也說得不錯；但立刻又給她想出一種相當的理由來，可以抵制住這句話。便忙說道：「不！你不知道的。她在這留言了，雖不曾說出她的去處。但她平日和我談話，總說浙江新安是我們的故鄉，可惜從小就離開了那裡，不曾知道得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她日得有機會，定要回到故鄉去看上一下的。所以，我如今祇要向著上浙江新安的這條路上追蹤而往，定可把她尋找到。一把她尋找到，就拉了她回來，還會有什麼亂子弄出來呢？」楊繼新見她的話說得頭頭是道，倒也不好去駁斥她，然仍是放心不下；便說道：「既然如此，不如由我陪伴著妳一同前往，總比妳單身獨行要好上一些。」

他把這話一說，蔣瓊姑倒噗哧一聲笑了出來，並道：「唷唷！你是一個文弱書生，又能在路上幫助得我什麼呢？不要是我單身獨往，本來沒有什麼事情出的，為了和你一同前去，要加上一分照顧你的心，

反而弄出了什麼亂子來，那才是天大的一樁笑話呢！」這倒是很實在的幾句話；然楊繼新終究是一個男子漢，聽了未免覺得有些難堪，並很爲慚愧，頓時把一張臉都漲得通紅；也就默然不語。然而要蔣瓊姑一個人孑然前往，在二老這方面看來，終究覺得有些不放心，便又想來阻擋著她。

可是蔣瓊姑已不像往日的柔順；這時候把那小包裹向著肩後一背，並向二老拜了幾拜，算是行了一個告別禮；卽頭也不回的，邊向著門外走，邊說道：「在這種情勢之下，我是決意要尋找我的姊姊去了！倘然二位老人家，以爲我這般的執拗而不肯聽話，是不合於理的；那讓我尋到了姊姊回來之後，要怎樣的懲罰我，就怎樣的懲罰我好了！我是決無一句怨言的！」說到這裡，她忽又立停下來，回頭向著楊繼新一望，說道：「我去了！所有關於侍奉二老的事，要請你暫時偏勞一下了。回來我要好好的向你道謝的。」卽翩然出門而去。

這一來，楊繼新和著二老，祇好呆呆的望著她走出門去，不便再怎樣的硬把她攔阻住；心中卻都有點兒不大自在！

再說，蔣瓊姑出了家門以後，卽先把從這裡去到浙江新安是怎樣走法的，打聽得一個清清楚楚；然後照著他們所說的，趕速的按程前進。心想：錢素玉這番倘然眞是到新安去，那是沒有什麼一定目的的；並且她也不知道有人在後追趕著她，那她一路之上，一定隨處賞玩著山水，不見得會急急的趕路。自己祇要兼程而進，就不難在路上追到她了！可是飢餐夜宿，經過了好幾天，雖平平安安的沒出一點亂子；卻也沒有見到錢素玉的一點影子。

這一來不免又使她懷疑起來：莫不是錢素玉預料到她要從後追趕了來，所以不打往新安這條路上走麼？還是由於長沙去新安，是有上好幾條路的；現在大家各走了一條路，所以彼此碰不到她呢？她思量上一陣，仍決定以新安爲目的地，現在不去管她，且俟到達了新安再說；倘然到了新安，仍是遇不見錢素玉，祇好再改從別一條路上找了去。總之，無論如何，她已是下了一個決心了，不把她這位姊姊找到，

她再也不回長沙的了！

如是的又走了幾天。一天，正打一個山谷間經過，忽聞有說話的聲音，從再上的一個山峰上傳了下來，聽去十分稔熟，好像正是她姊姊的聲音；立時間，她的心不禁怦怦的跳動著。也不管是與不是，忙由一條山徑間，直向這個山峰上奔了去。等得到了那邊，擧目一瞧時，立在一棵大樹之前的，不是她的姊姊錢素玉，又是什麼人呢？她這一喜，非同小可，正想歡然的向她姊姊叫上一聲。不料，兩眼偶爾向旁一瞥，又見到了一個人，這可又使她驚惶無比了，那裡再能開得什麼口來！原來，這人不是別一個，就是把她們姊妹倆從小就抱了去，後來用以爲餌，勾攝許多青年男子魂魄的這個劉鴻采。

這時候錢素玉卻也已見到了她，不禁突然的驚叫一聲；兩個臉頰本來很是慘白的，如今更是慘白得怕人，似乎萬料不到她會到這裡來；也萬不願意她恰恰在這當兒到這裡來的！但劉鴻采可不許她們姊妹倆交談什麼話，卽聽他哈哈一笑，說道：「好！好！好一個來了不算，二個一齊來了！我本來算定了，可以在這山中遇見妳們的啊！從前我受了妳們一時之愚，給妳們逃出了我的掌握；現在瞧妳們再能逃到了那裡去！……倘然再能從我手中逃了去，那我才佩服妳們眞有能耐呢！須知道這一次全要仗著妳們自己的能爲，呂祖師是不能前來救援妳們的了！」他正說到這裡，忽聞幽幽的有人在說著話道：「呂祖師爺雖沒有來，我卻早已到來了！你難道沒有知道麼？」這一來，驚得她們姊妹倆面面相覷，不知什麼人在說著話。劉鴻采更是斂了笑容，露出一派驚惶之色。

不知作這驚人之話的，究竟是什麼人？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三八回　飛烈火仇邊行毒計　剖眞心難裡結良緣

話說劉鴻采正在得意萬分之際，忽聞有人幽幽的在說道：「呂祖師爺雖沒有來，我卻早已到來了！

你難道沒有知道麼？」這天外飛來的幾句話，在錢素玉姊妹倆聽到以後，祇是相顧愕眙而已，並不眞是怎樣的吃驚；因爲這個人突然的到來，多少於她們自己一方有利而無害的！獨有劉鴻采突聞此數語以後，不禁大大的吃上了一驚；而且聽去聲音十分稔熟，莫不是他意想中所猜擬的那個人到來了麼？倘然眞是這般，那是把他所希望著將要幹的一樁玩意兒，破壞得粉碎無存的了！

但他戰戰兢兢的靜候上一會，並不見有一點動靜，也不再聽到有什麼聲息。不禁又啞然失笑起來：這眞是在那裡活見鬼！明明是自己心中懼怕著這個人，不免有些心虛，耳官中也就幻現著這個人的聲音來，何嘗眞有這個人到來呢！於是，又把戰戰兢兢之態收藏去，換上了一種奸兇刁惡的樣子；冷笑一聲，說道：「哼哼！妳們這二個賤丫頭！今天可重又落入了我的掌握之中，再也不能逃走了！瞧妳們如今還有什麼話說？」錢素玉和著蔣瓊姑，仍是妳望著我，我望著妳，一句話也沒有，因爲她們知道，劉鴻采最是奸刁無比的；如今既已重落他的掌握之中，定已下上一個決心，要把她們加以殘害；她們就是不論怎樣的向他懇求著，也是無濟於事的！

劉鴻采見她們一聲兒也不響，倒又很得意的，哈哈大笑起來道：「哦！妳們也知道自己罪大惡極，已在不可赦之列，所以不敢再向我懇求半句麼？好！妳們總算和我相處了這麼多年，還能知道得一點我的脾氣！不過，我要明明白白的對妳們說一句：妳們看中了那個少年書生，違背了我的約束，私下放他逃走，自己也跟著逃了出來，這還是可以原恕的一件事情。最不該的，又引了呂祖師爺來，推翻了我多年來辛苦經營的基業，使我存身不住！這眞使我越想越恨，恨得牙癢癢的，再也不能把妳們饒赦下來呢！現在我的說話已完，馬上就要教妳們嘗受到一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極其慘酷的刑罰，方知我的厲害；同時也可消去了我心頭的一腔怒氣！」

劉鴻采說到這裡，又是陰惻惻的一笑。她們姊妹倆見了，不免都覺得有些毛骨悚然！說時遲，那時快！他早又伸出右手來，戟著一個食指，向著她們姊妹倆，連連的指上二指。說也奇怪，她們倆經上他

這麼的一指，卽足步踉蹌的，各向一並排的二棵樹身上倒了去，好像自己一點兒也不能做得主！加之，頃刻之間，又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了二隻很巨的木釘，一邊一隻的，恰恰把她們倆當胸的釘住在樹身上了。

照理說，她們給木釘的當胸一釘，臟腑間一定要受師重大的傷，就不致當場致命而死，至少要有鮮血淌流出來；誰知不然！她們卻一點兒也不覺得什麼痛，更無一些些的鮮血淌出，祇是把她們的身體緊緊的釘住，不能自由罷了。

她們才知道，這定是劉鴻采用的一種什麼法。又由此知道，劉鴻采剛才所說的話，一點也不是騙人；他確是要她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一種極慘酷的刑罰之下，宛轉呻吟而死，不肯立刻就制她們的死命呢！祇是他將採用怎樣的一種刑罰呢？又將慘酷到怎樣的一個地步呢？她們眞不敢再想下去了！於是，又聽到劉鴻采的哈哈一笑，說道：「這祇是我計畫中的第一步，不過使妳們不能自由行動罷了。現在我就要引妳們與死神相見。但這死神，是在我的指導之下的；並不立刻就取去妳們的生命；卻取著漸進主義，把妳們的生命，一寸寸的加以摧殘，加以凌踐，直至妳們吃足痛苦，我也認爲滿意的時候，方始眞的賜妳們以一死，畢了祂的使命。妳們也懂得我的語意麼？」

當他說的時候，好似演講一種新發明的學理一般，很是得意洋洋，一點也不有矜憐之色。比至把話說完，卽把口張開，很隨意的向著她們所繫縛的二棵樹木間一噓氣，立時間，靠近她們四周圍的草木上，都飛起了一點點的火星；這火星愈轉愈大，愈趨愈烈，竟是開始燃燒起來。隨卽有紅赤赤的不知多少條的火舌，齊向她們伸攫著，要把她們包圍起來了！在這時，她們也開始遭受到煙的熏刺，火的灼炙，有說不出的一種不受用！同時，她們也恍然大悟。

原來，劉鴻采所謂的極慘酷的刑罰，便是以烈火爲之背景！本來呢，天下最無情而最猛烈的東西，莫過於水與火；而燒死在火中的，似乎尤較溺死在水中的來得加倍的痛苦呢；一會兒，火勢愈逼愈近，

竟是飛上了她們的衣服，灼及了她們的頭髮，顯然的要再向內部進攻去。她們二人究都是弱女子，縱是已決以一死爲拚，咬緊了牙關忍受著；但呻吟的聲音，仍是禁也禁不住的，從口中微微的度了出來。劉鴻采見到了她們這種爲烈火所逼迫，無法可以躲避的情形，已是大大的一樂。再一聽到這些低微的呻吟聲，心花更是怒放了！因斜睨著她們，又很得意的說道：

「妳們須得好好的掙扎著！須知道這尙是最初最初的一個階段，這火尙在外面燃燒著，並沒有燒到裡邊去；一旦把妳們的肌膚也燃燒了起來，這火勢當然比之現在更要十倍的猛烈；那時候妳們方知道這烈火，究是怎樣可怕的一件東西呢？現在我要問妳們：妳們到了這個境地，也失悔當初不該背叛我麼？也覺悟到妳們以前的行爲，實是大錯而特錯的麼？」

他倚仗著這烈火的勢力，竟是這般的向她們詰問著，顯示出他已得到最後的勝利；這當然爲她們所齒冷。而依照著她們倆強的脾氣講，無論如何，是不肯向他討一聲饒的！但蔣瓊姑偶一掉首，瞧見了錢素玉爲火所攻，那種慘痛的樣子，倒把自己所受到的慘痛忘記了。暗自在想道：

「講到當初的那件事，實由於我瞧中了姓楊的人品，不肯奪去他的三魂六魄所致；姊姊卻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不過後來曾幫過我們的大忙罷了。那我今天爲劉鴻采所報復，遭受到這般慘酷的刑罰，也是很應該的。而姊姊本是一個沒有多大關係的人，如今也陪著我同受這種慘刑，這未免太是寃枉麼？這在我未免太有點對不起她麼？」

因之，她把牙齦重重的一齧，忍住了這種烈火灼肌的痛苦。然後吐出很清朗的音吐，向著劉鴻采說道：「這確是我的不是；你就是把我燒死，我也死而無怨的！不過，這件事與姊姊絲毫無關，她是不該受這種慘罰的；請你不要加罪於她罷，請你趕快放了她罷！」錢素玉這時候，正也瞧到了蔣瓊姑宛轉於烈火之下，那種痛苦無比的樣子；暗想：「這都是我害了她；倘然不是我不別而行，她也不致追趕了來，何致會在這裡遇到劉鴻采，受到這裡暗算呢！而況，教楊繼新搶去她的軟帽，還不是我出的主張？講起

來，我實是罪魁禍首啊！那我受到劉鴻采的報復，實是千該萬該的；怎可使她陪著我，也同歸於盡呢！」

及見蔣瓊姑頗把自己犧牲去，已挺身而出，竭力的在營救著她；更對蔣瓊姑有說不出的一種感激，忙也搶著說道：

「雖是妹妹嫁了那個人；其實主意都是我一個人出的，全不與妹妹相干。所以師傅如要治罪的話，不如把我一個人重重的處罰罷，便是將我燒成一團焦炭，也是毫無怨言的！至於妹妹，請原諒她年輕了一點，請原諒她完全是上了我的當；就把她釋放了，不要再難爲她罷！她到現在，也已夠受痛苦的了！」

她們姊妹倆這麼的重義氣，這一方情願認作自己的不是，把自己犧牲了，而請求釋放去她的姊姊；那一方也情願認作自己的不是，把自己犧牲了，而請求釋放去她的妹妹：其情形，正和「生死板」京劇中那兩個弟兄爭搶著求一死，沒有什麼二樣。照理，總可以把對方感動，而把二姊妹中的任何一個釋放的了。

無奈，這劉鴻采直是一個冥頑不靈的涼血動物！他非但一點也不感動；並好似她們姊妹倆這麼互相的營救著，而都甘願把自己犧牲了去，也早在他的預料之中，而反以瞧見她們的這種情形爲樂意的！因此，又在毫無感情表見的一張臉上，露出了淡淡的一點笑容，說道：

「妳們如今才向我來討饒，才想二個人中有一個能逃了命；哼哼！這已經是嫌遲的了！我早知道：在這個事件中，妳們二人都是有份的，沒一個不是在殺不可赦之列的；我怎會聽了妳們的一番花言巧語，就輕易的從了妳們的要求呢！嘿嘿！快快的把妳們的口閉住了罷！不瞧，妳們這身上的火，已是更向內部燃燒去了麼？這是在妳們一方說來，更得拿出一種精神和勇氣來，和祂好好的掙扎上一番了！」

她們聽了這話，忙向自己的身上一瞧時，果見那衣服都已給這烈火燃燒得同焦炭一般；祇是還全幅的懸掛著，遮蔽住了她們的身體，沒有一片片的剝落下來。頭髮也是同一的狀態。並且，這烈火顯然的已向衣內鑽了去，開始的又在她們的肉體上燃燒著，直燒灼得肌膚焦辣辣的生痛，全身所具有的血液和

水分，都在內部沸滾了起來，而漸次快要乾涸下來的樣子。於是，她們也不再向劉鴻采懇求什麼了；大家咬緊了牙關，忍受著這種種的痛苦，都拚上一個死就完了！

但在這將死未死之際，她們姊妹倆又爲了平日那種深切的感情和如雲的義氣所驅策，在這一方想來，總仍覺得很是對不住那一方的；而對方如此的慘死，實是爲自己所牽累的。因此，錢素玉又向蔣瓊姑說起來道：「這都是我的不好，累得妹妹也同受此慘禍！倘然不是我露著很不安的神情，不別而行，妹妹何致會趕到了這裡來，又何致會遭到這般的不幸呢？」蔣瓊姑聽了，也深自負疚似的，說道：「此非姊姊之過，其實都是我的不好！因爲姊姊的不別而行，並非出自本意，實是爲我所逼迫出來的；早知如此，我眞失悔自己，不該向姊姊提起那句話了。」

錢素玉見她這般的引咎自責，心中覺得更是加倍的不安；也罷！反正死已近在臨頭，也顧不得什麼怕羞了！還是把自己的心事！老老實實的向她盡情一說罷；或者反可使她心中舒適上一些！因又正色說道：「不！妹妹妳是誤會了！這祇能怪我的脾氣太古怪了一點！其實我對妹妹的那個提議，是十分贊成的，一些也不著惱呢！」蔣瓊姑想不到她會有這句話，更想不到她會這般質直的向她說出這句話，這眞把她喜歡煞了，竟忘記了她自己目下所處的是如何的一個環境！祇見她十分欣喜的，說道：「原來姊姊是贊成我的這個提議的；如此說來，姊姊是情願嫁給他的了！」蔣瓊姑這句話，未免說得太於質直；倘在平日，錢素玉就是不聽了著惱，一定也要羞答答的不肯囘答她！現在情勢可大大的不同，已是面對面也快和死神相見了；還有什麼羞之可怕呢！便也十分爽快的囘答道：「不錯！我是情願嫁給他的！因爲如此一來，別的還沒有什麼，我們姊妹倆不是就可廝守在一起，一輩子也不會分離了麼？」

這正似嘗到了一劑清涼散這般的爽快，頓時使蔣瓊姑忘記了正在遭受著的那種灼肌燃膚的痛苦；不禁喜笑著，說道：「我能聞到了姊姊這句話，這眞使我快活極了！那我今天雖是死在這裡，我覺得一點也不寃枉，我還是十分情願的！」半晌，又慘然的說道：「我姊妹二人，今天能同死在一起，果然是一

件極好的事；不過，他一旦見不到我們的歸去，或竟是聞到了我們的慘耗，心中正不知要怎樣的難過呢！」

錢素玉雖有願嫁給楊繼新這句話，但以前究不曾和他發生過什麼關係；所以，不便顯然的有怎樣深切的表示，也祇能和蔣瓊姑悽然相對而已！但就在這個當兒，忽覺有什麼人，就著她們的耳畔在說道：「妳們也不必悽惶，照妳們的命運說來，不但不會死在此處，不久還得大團圓的！至於這劉鴻采，雖是蓄意欲傷害妳們，結果卻反玉成了妳們，做了妳們的一個撮合山！倘然沒有他這麼從中的一糾纏，這問題恐怕還不能解決得這麼的快呢！所以，妳們也不必記住他這段仇恨罷！」

她們就著這發聲的方向，忙都掉過頭去一瞧看時，卻見不到說話的這個人。還疑心是給這烈火灼燒得太厲害了，竟發起耳鳴來；但耳鳴那裡會幻成這麼清清楚楚的語句，不免都發起楞來！

可是劉鴻采像似並沒有聽得這番話，一見她們發楞，還以爲這烈火此刻正在燒毀她們的心臟，所以把她們燒得發了呆了。便又帶著十分得意的神氣，向著她們說著俏皮話道：

「哦！妳們直到如今，方屈服於這烈火的威燄之下麼？何不發出妳們的鶯聲燕語，再絮絮叨叨的講上一番體己的說話？哈！要達妳們的願望，我看倒也不難，祇待那姓楊的一到九泉之下，妳們就可效法娥女，共事一夫了！」不料，他正說得起勁，忽而颼颼颼的起了一種風；祇就地一捲時，早把那二棵樹木下的一堆烈火，撲了一個滅；就是在她們姊妹倆身上蓬蓬然燃燒著的那一派火，也立刻熄滅下來了。接著，又聞得很有威嚴的一聲咄！就在這「咄」字未了之際，好似飛將軍從天而下，突然的跳出一個人來。

這人，卻祇是二十多歲的一個少年；穿了很漂亮的一身便服，相貌生得十分清秀。劉鴻采一眼瞥見，方知眞的是紅雲老祖到來了！那麼，剛才何嘗是自己虛心生幻覺，明明正是紅雲老祖預向他作著警告，教他不要弄什麼詭謀，下什麼毒手呢！祇怪自己報仇心切，竟沒有再仔細的思考一下！如今一切的歹計

毒謀，都在他老人家的眼面前幹了出來；如何可以邀得他的赦免呢？因此，全個身子都抖得如篩糠一般；撲的在紅雲老祖的面前，跪了下來道：「弟子自知該死，竟幹下了如許的罪惡！請師傅饒赦了我這一遭罷，我下次再也不敢胡爲了！」紅雲老祖笑道：「你如今也知該死麼？剛才對於我的警告，爲何竟又置若罔聞？老實對你說罷：我這一次的放你出來，原是含著一種試探的性質；不料你仍是野性難馴！好！赦免我准其是赦免了你；不過在此後十年之內，你休想再能和我離開一步！」

劉鴻采見已蒙赦免，忙高高興興的謝了恩，立起來站在一旁。紅雲老祖便又回過身去，對著她們姊妹倆祇用手遙遙的拂動了幾下；她們被焚燬得已成了焦炭的衣服和頭髮，立刻又恢復了原狀；便是當胸的那一隻大木釘，也早從樹上脫了出來。她們雖沒有掀起衣服來把傷處瞧得，然而料想去一定也是一點傷痕都沒有的；這足見紅雲老祖的法力，是如何的偉大！而反過來講一句：又可知法力是如何可怕的一件東西呢！

這一來，妳們姊妹倆當然要向他謝恩不迭。紅雲老祖祇淡淡的一笑道：「妳們也不必向我道謝得。我也不過借了此事，聊和妳們結上一點緣，留作日後相見之地罷了！至於這劉鴻采，妳們也不必怎樣的怪他；實在妳們命中應有此一個魔刼，他卻適逢其會的做了一次魔星，連他自己都做不得什麼主的！何況，他並沒有傷害得妳們，反而還玉成了妳們呢！好！妳們就此回去罷。祝妳們姊妹同心，室家安好！」說後，祇一拂袖間，紅雲老祖和劉鴻采卽都已不見了。

她們姊妹倆，便也欣欣然的重回長沙。居然效學娥女的故事，錢素玉又同楊繼新成了親。從此左擁右抱，眞便宜煞這位少年郎了！後來，楊繼新在畫眉之餘，也從他的二位夫人，學得了不少的武藝，不像先前這般的文謅謅了。

這一次，爲了一時高興，竟挈同了他的二位閨中人，從柳遲來到四川，頗想爲崑崙派建立上一番事業。現在總算已把他們骨肉團圓，英皇並嫁的關目，交代得一個淸淸楚楚，可以按下不表；我又得騰出

筆來，再從另一方面寫去了。

單說那笑道人同了許多人，回到了雲棲禪寺後，忽又哈哈大笑道：「我總算今日方遇到了對手，居然在我笑道人之外，還有上一個哭道人！現在，我很想和他合串一齣好戲，給你們諸位新新耳目。祇不知他究竟有不有和我配戲的能耐？倘然竟是配搭不上，也很足使人掃興的啊！」

不知笑道人無端說這番話，究竟是要幹怎樣的一椿玩意兒？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三九回　生面別開山前比法　異軍突起岡上揚聲

話說笑道人哈哈大笑說了這番話後，衆人雖知他已有上一個要和哭道人比法的思想，卻還不知道他究竟要怎樣的比法，想來總是不同尋常，而且是饒有趣味的；很希望他把這個辦法說了出來。因此，都把眼睛向他注視著，意思是說：「好呀！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辦法呀，快些說罷？」

笑道人當然理會得他們的意思，張脣啓吻正要講時，忽聞得天空中起了一聲嘯。這一聲嘯，既不像出自人類的口中，也不像是什麼禽類所發，而帶點金石之聲，完全是爲另一種類的；倘然給一般尋常人聽在耳中，一定要驚詫到了不得！但在這許多人中，究竟以富有經驗者居多數；所以聽到了這派空中的嘯聲，一點也不以爲異。祇發出一種疑問道：「不知又是那一個道友，鬧起飛劍傳書的玩意兒來了！這劍這麼的長嘯著，是在通告我們知曉呢。快些去接取這書信罷！」

當下，卽一齊離了方丈，來到院中，仰首望時，祇見白虹似的一道東西，正停留在空中，不是飛劍，又是什麼！而且好像通得靈性似的，一見他們來到院中，方把劍身一轉動；卽見有一封書信，翩翩如蝴蝶一般，從雲端中滾落而下。而這白虹似的飛劍，又像遊龍般的夭矯，向天外飛了開去了。

笑道人所站立的地方，正和這封書信墜落的地點相距得不甚遠；卽走前一步，俯身下去，把這書信

拾取在手。祇向信面上瞧看得一眼，忽又哈哈大笑道：「這眞是巧得很！我還不曾去找尋他，他倒先來找著我了！這封書信看都不必看得，定是他向我來挑戰的一封戰書啊！」

原來：這封書信，正是從哭道人那邊遞了來的，上面寫著「笑道人親啓」的字樣。

這一來，大家更加覺得有興趣了；知道此下定有許多好戲文可瞧。擁著了笑道人，重又回到方丈時，笑道人早把這封信拆了開來。笑嘻嘻的說道：「這封信諒來大家都是亟於想知道它的內容的；讓我來宣讀給諸位聽罷。」他一說完這話，即把信展開在手，朗聲唸誦起來道：

「笑道人大鑒：敬啓者，笑之與哭，爲極相反之名詞，而處於極反對之地位，固夫人而知之。吾儕不幸，道號中適各占得其一字；此所以雖同爲修道之士，而欲求互相不水火，乃不可得也！然下走之以哭爲號者，固於哭之一事，自問能探其源，窮其極，而盡稔其隱秘爲所在；一哭可使風雲變幻，再哭可使天地動搖，三哭而將使全世界悉歸於陸沉；世傳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十日而城爲之山崩，不可謂非克盡哭之能事；然倘以視下走之術，恐猶如小巫之見大巫焉！今道友既侈然也以笑自號矣；不知對於此笑之一事，究有若何之研索，若何之致力，亦能如余之於哭，有同樣之運用乎？我二人倘能不藉力於其他法力，而即以此『哭』與『笑』二字爲武器，相見於戰場，一較道力之高下；或亦爲別開生面之舉，而足爲一時之佳話！道友儻亦有意乎？竚盼回雲，不勝屏營待命之至！順請道安！哭道人稽首。」

衆人聽笑道人把這封信讀完，不覺哄然大笑道：「看不出他這麼一個粗野的胚子，倒也咬文嚼字起來了！」笑道人道：「你們別說他是一個粗野胚子；他在這封信中，不但是咬文嚼字得很厲害，而且在措詞之間，也很是不卑不亢，恰到好處呢！」智明禪師問道：「那麼，你對於他這封信，究竟是如何的答覆？我看他所提的這個互比高下的方法，倒是很有趣味的！」笑道人笑道：「這叫做英雄所見，大略相同；我本來也是有上這樣一個意思的！因爲倘然不是如此的辦法，不但是不能各獻所長，也未免太辜負了「哭」與「笑」這二個好字眼了！現在，我想就寫一封回信答允了他。不過，我是性子爽快的一個

人；可不能像他這般的咬文嚼字，祇乾脆的寫上幾句罷了。」

當下，卽走至桌子前，取過紙筆，一揮而就道：「惠書拜悉。一切如約。來日山前，準見高下。此覆，卽請哭道人台鑒！笑道人稽首。」在衆人連聲道妙之際，他早已請出飛劍，把這封回信傳遞了去了。這飛劍隨卽前來覆命不提。

單說一到來日，剛在昧爽的時候，大家都已經起身，心頭也是十分的興奮著，知道今天哭、笑二道人的比法，定呈空前未有之奇觀，決不是平日其他的尋常比法所可同日而語的！他們得能躬與其盛，實是眼福不淺啊！

而這身居主要人物之一的笑道人，這天雖仍同平日一般的笑口常開，而一種焦躁不寧的神氣，卻於不自覺中流露了出來；似乎他對於今天的這一場比法，也沒有一定的把握，不敢謂自己能權操必勝的；這因爲對方的勢力太強了！不多久，笑道人同了自己的一夥人，來到邛來山下；哭道人早已在那邊等候著了。

這山下好一片空曠的平原，用來作比法的場所，那是再好沒有的。這二個主要人物既照面後，哭道人卽開口說道：「我們今天的比法，不必借仗於其他法力，祇以道友所擅長的笑，和我所善用的哭爲範圍，那是已經雙方議決了的事，不必再說的了。不過用怎樣的方法，在比賽時方能確定勝負，卻還沒有提議到，現在在這未比之前，也能容我把意見發表一下麼？」笑道人像似滿不在乎的樣子，說道：「這句話倒也是不錯的。我們在未比之前，應得先將比賽的辦法講定。好！你有什麼意見，儘管發表出來罷；我是沒有絲毫成見的！」

哭道人道：「我的意見是這樣：我們最好把自己所擅長的哭與笑，輪流的表現上一回，以能感動得對方也哭或也笑爲度；倘然是雙方都能感動得對方，或是都不能感動得對方，這算不分勝負；如果是自己感動不得對方，而反爲對方所感動了，這就算是這一方負了！道友，不知道你可贊成不贊成我這個建

議？」笑道人笑道：「這個辦法很有趣味，我那會不贊成的！那麼，那一個先來表現這玩意兒呢！」哭道人道：「橫豎大家都要來上一回的；誰先來，誰後來，都不成什麼問題。祇是為求公平起見，還是大家來拈上一個鬮兒罷。」

這拈鬮的辦法，果然是公允無比；笑道人當然是沒有什麼異議的。結果：卻是哭道人拈得了一個先字，應該是由他先來表現的了。

至於笑道人也就嚴陣以待，不敢有上一分的疏忽。一壁暗自在想道：「看他又將如何的表現？莫非又將一道淚泉瀉出，直向著我激射了來？倘然眞是這般，也就不足道的了！」

不料舉目向著哭道人一瞧時，卻並不出於這一路；祇見哭道人將鼻子一掀，兩眼一擠，竟是放聲痛哭起來了。他這哭，眞是具有幾分的藝術的：在最初，他哭管他自哭，一點也不影響及外界。但是等他哭得略久，悲哀的種子漸漸散佈在空氣中，一輪曉日，本來是美麗無比，具有萬道光芒的；至是，忽像從不知什麼地方移來了一道陰影將這日面罩著，光芒逐漸的黯淡下來，甚至於欲把全個日面都一齊遮蔽了去。

同時，又颼颼颼的起了一陣大風，立刻砂飛石走，擾亂得不可開交。加之一片惡霧，又從空際湧起，連累了天上的白雲，也黃黯黯的帶上一種愁慘之色。因之望上去，這雲陣似乎較前來得低了；這一片天似乎也快要向頭上壓下來了！

但是，這都還不足算數；突然間，滿山滿谷，又是猿啼之聲相應和，並交雜著子規的啼聲，一聲聲的，叫得人腸子都要斷了！把以上數者併合在一起，直造成了一個人間悽絕無比的境地。

這時候，凡是身列其境的人，一個個都有上說不出的一種揪鬱，覺得一點都不得勁兒！笑道人卻兀自在暗笑道：

「這廝總算可以，居然能役使外物，把宇宙間的一切，都變成了這麼陰森森，悽慘慘的一個樣子了

！但他可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任他外界的景物有如何的變幻，豈能把我感動得分毫的？倘然他不在內部著想，沒有一種法力，可以暫時攝著了我的內心和感情，靜聽他的指揮；那他就是把這邛來山哭上一個坍，也是無濟於事，終於是要失敗下來了！」

可是，當他這麼想時，哭道人早又變更了一種戰略，他的那派哭聲，已不如先前的紆徐而悽楚，一變爲峻急而尖銳了；一聲聲的，絕不停歇的，向著笑道人耳鼓中直打來。這好似將一把很鋒利的錐子，一下下的很著力的，在他神經上刺扎著；饒他笑道人是眞有怎樣的大智慧，久而久之，也給這一下下的錐子，刺扎得由神經劇痛而爲神經麻木了！祇要神經上一麻木，立刻就失去自主之力；而哭道人的邪法，也就乘虛而入，主宰了他整個的心靈！

恍惚間，祇見一大群披頭散髮的男子，墜珥失鞋的女人，狂啼悲叫的小孩，都失了魂魄似的，從那邊奔逃了過來；在他們的後面，卻有一大隊高而且大、猙獰無比的夷兵，不顧命的在追趕著。逃的人逃得慢，追的人追得快；轉眼間，已是愈追愈近，終於是免不了這最後惡命運的降臨，不到多久時候，已給這些夷兵追趕上了。

這好似甕中捉鼈、網內取魚一般，他們要怎樣便怎樣，那裡再有倖免之理！祇見這些夷兵趕到之後，見了男子，擧刀便斫，擧矛便刺，不有一些些的矜憐。見了小孩，把他一刀殺死，還是一種善良的擧動，大一半是把來挑在矛尖或刀尖之上，玩弄他一個夠，然後將矛尖或是刀尖，向著上面或是四下一伸，將這小孩遠遠的拋擲了去；十有八九，是跌成爲一個肉餅子的！他們見了，反而哈哈大笑。見了女人，更是不對了！不管他是六七十歲的老婦人，七八歲的小女孩，總得由好多個人把他們輪姦了一個暢；然後執著兩腿，從中一分，分成了兩半個身子！你道殘忍不殘忍？憑著笑道人這麼一個大劍俠在旁邊見了這種情狀，那有不思上前干涉一下之理！無如正給哭道人的邪法所攝住，竟想不到這一手，祇心中覺得悲憤異常！

但是這些夷兵，似已懂得他的心事；卽惡狠狠的向他說道：「要你悲憤些什麼！這也是亡國奴應受到的一種浩刼！勝利國的當兵爺爺，對待一般亡國奴，總是這個樣子的！」同時尚未給他們弄死的一群男婦老幼，聽到這話，又一齊哭起來道：「呀！這是亡國奴應受到的一種浩刼麼！可憐我們一個個都做了亡國奴了麼！」這盈天沸野的一片慘哭之聲，更增加了不少悲酸的成分；竟使笑道人暫時忘記了這是哭道人所玩的一手幻術，而誤認爲是確切不移的事實！一時間不覺悲從中來，想道：「這是打那裡說起！亡國的慘痛，竟是及我身而親遇之麼！」兩顆酸淚，便在目眶內很快的轉動著，似乎馬上就要落了下來。

嘿！祇要這兩顆酸淚一緣目眶而下，就是他已給哭道人的法術所感動了的一個鐵證；那他在這一次比法之中，就成了個有輸無贏的局面了！但笑道人的道力，究竟是何等高深的；迷糊也祇在一時，決不會延長下去。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早又恢復了他原有的靈機；並仗著他高深的道力，立時把哭道人所弄的妖法打倒了！他這時候耳內已不再聞到種種的哭聲，眼內也不再見到種種的幻象，祇是很清楚又很明白的記得：他是站立在邛來山下，正和他唯一的勁敵哭道人在比著道法呢！

於是笑道人哈哈大笑道：「道友！你對於這個哭，確也有上一手功夫的；我在有一個時間內，也幾乎爲你所降服了！幸仗我的道基尚深，終於把你的法術剋制下來；如今總算已是平平安安的過去了！不知你還有其他的方法又可以感動得我麼？」哭道人見他不哭而反笑，知道他已從自己施術的範圍中逃了出來，再也不能拘束住他了；不免有些黔驢技窮的樣子。祇好靦顏說道：「好！算是我的道力不深，明明已是把你拘束住了，卻在最後最緊要的一關中，仍給你逃了出來！我也沒有其他的法術了。且把你的趕快表現出來罷！」

笑道人聽了，也不再言語，祇仰天打了三個哈哈，這三個哈哈，眞是了得！第一個哈哈打出，早把

迷濛在空際的惡霧完全吹散，顯出這山谷原來的形狀來。第二個哈哈打出，又把罩住日面的這道陰影趕去，恢復出前先美麗無比，光芒四射的這一輪曉日。等到第三個哈哈打出時，更呈未有之奇觀，滿山滿谷，上上下下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是開遍了姹紫嫣紅的花，好像到了三春中最好最美麗的一個節候。跟著，又是一聲聲絕清脆絕悅耳的鳴聲，從山崗上、樹枝間傳了下來；你唱我和，團成一片，這是百鳥在朝王了！而流水淙淙之旁，又有雅樂奏者，這麼的迭相應和，幾疑是聞到了一種仙樂，而不是凡世間所有的！

在這般美好的一個境地中，素抱樂天主義者不必說起，就是抱有百斛悶愁，也能徐徐的把愁懷滌盡，不自禁的笑出聲來了。但笑道人知道對方並不是一個尋常人，祇靠外界的這些形形色色，還仍是不能感動得他的。譬之演戲，這祇是臺上的種種佈景；如要此戲演唱得動人，須在全部戲文上加之意。專靠佈景是不賣什麼錢的！因之，他把佈景配置舒齊，便又開始演唱正戲了。這正戲的開幕，是由於他又清朗，又震人的一聲笑。這聲笑，和以前所打的三個哈哈，又是大不相同，一旦傳入了這身坐花樓的特客哭道人的耳鼓中，立時不由自主的迷糊起來，完全入於催眠的狀態之中了。

他瞪著二個眼睛向前直望著，彷彿間，忽見有一群的婦女，蓮步姍姍的，從繁花如錦的山徑上走了下來。這一群婦女，生長得美麗極了；而且一個個都赤裸著身體，一絲兒也不掛，把她們豐富的曲線美完全呈露了出來。而打頭走的一個，卻就是他的愛人雪因，好像是這群婦女中的領袖一般，手中捧著一大束的鮮花。比及走到他的前面，大家都一齊跽下；雪因更把鮮花高高的捧起，向他奉獻上去；一壁鶯聲嚦嚦似的，說道：

「恭賀我主！不特做了邛來派的教主，並做了統一各派的教主，所有什麼崑崙派、崆峒派，以及同在本省的峨嵋派，都已為我主所掃平，而已隸屬於帡幪之下了！敬獻此花，聊表祝賀之意！」

他聽雪因這麼的一說，彷彿這些都確是事實，天下所有的各派，確乎都已給他所征服了！又彷彿瞧

見崑崙派中的黃葉道人、金羅漢……等，崆峒派中的董祿堂、甘瘤子……等，以及峨嵋派的開山祖開諦，自成一派的紅雲老祖，都跽伏在下面，紛紛向他稽首而稱臣。

他本有掃平各派，統一各派的野心；如今見大事業已是告成，恰恰能如他的志願，那有不十分的得意！一得意，自然從心坎深處發生一種樂意，不自禁的要縱聲笑將起來。可是，當他笑意剛湧上頰際，笑聲微透出口中之時，忽然的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了一個胡蜂，向他頸後重重的叮上了一口。這一口叮得好不厲害，使他覺得其痛非凡，立時將笑意駭走，笑聲打退，險些兒反將「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這一來，不說隨了來在一旁觀陣的崑崙派人是如何的駭詫；單說身在局中和他處於敵對地位的笑道人，可真有些莫名其妙了！明明見哭道人已在他的法力所攝之下，馬上就要縱聲笑將出來，怎麼忽有上這麼的一個變局呢？難道對方的法力確也是高到無比，在這最後一幕，還能這般的抵抗一下麼？

他正這麼懷疑著，忽聞得一個高亢的聲音，從山崗上飛越而下道：「笑道人！須知強中還有強中手，你休得倚恃邪術，妄自稱能！俺特來助陣也！」忙仰起頭來一瞧時，卻見一個道家裝束的人，鶴立在山崗之上；正不知他在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到來的。

不知這人究是何許人？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四〇回　祭典行時排場種種　霧幕起處障蔽重重

話說笑道人仰起頭來一瞧，卻見山崗之上，站立上一個道家裝束的人，笑容可掬的望著下面；正不知他是在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到來的。笑道人還沒有回答得什麼話，卻早見站在旁邊觀陣的金羅漢呂宣良，抱拳帶笑，搶著說道：「鏡清道友請了！你在冷泉島上，身居教主，桃李如雲，何等的逍遙自在；想不到也會來到紅塵，捲入這個漩渦之中的！這未免自尋煩惱，我為你想來，很有些兒不合算啊！」

這幾句話，明明是帶上一點游說的性質，勸鏡清道人速回冷泉島去，樂得圖一個逍遙自在，犯不著自尋煩惱，來干涉他們的這件事情的。這一來，第一個是哭道人，不免大大的著起急來；生怕鏡清道人眞給這番游說之詞所打動，竟是馬上遄返冷泉島，不來管他們打擂的這件事，這未免是拆了他的臺了！

因此，哭道人萬分惶急的說道：「哼！這是什麼話！你這個老不死，竟是越老越糊塗，糊塗到了不可復加了！你難道還不知道：這一次長春教主的惠然肯來，爲我們幫上一個大忙，一半還是爲要對付你起見麼？」

哭道人眞是一個鬼，輕輕巧巧的幾句話，竟把他要和崑崙崆峒二派一比雌雄的一件事縮小下來，而成爲鏡清道人和金羅漢間的關係了！這在鏡清道人，當時雖也小小的有些不自在，覺得：這句話未免說得太爲巧妙了！然而，既來之，則安之；終不成爲了這麼一句話，就發了脾氣回到冷泉島去的！何況，他和金羅漢有上嫌隙，也確是一樁事實；他並對人家說過來！

於是笑道人就順了哭道人的口氣，哈哈一笑，接口說道：「好！哭道友！眞是一個爽快人！我所要說的話，他都代我說出來了！哼！呂道友！你現在大概已是明白我的意思，不必再說什麼了罷。」這話一說，哭道人自然爲之大喜。崑崙崆峒二派的人，雖並不當作怎樣可憂慮的一件事；然見鏡清道人確是存著心要來幫助敵方，實也是一個心腹大患，前途未可樂觀；大家也就上了心事！

兩下靜默了好一陣，呂宣良方又露著很爲坦然的樣子，笑道說道：「好！士各有志，本來是不能相強的。鏡清道友既然願與我們處於敵對的地位，我們也祇能聽之。不過，還得請教一句：我們現在就比法呢？還是在擂臺上再見雌雄？請卽吩咐下來，我們是無不樂從，也是無不樂與周旋的！」這番話說得不卑不亢，得體極了！鏡清道人在暗地也頗爲佩服。便也裝出一種很漂亮的樣子來道：「既如此說，我們大家不妨都在擂臺上見雌雄，這種無關得失的小決鬥，似乎很可免了去的。」

這話說後，一天濃密的戰雲，暫時又化爲烏有。哭道人同著鏡清道人自回洞去。金羅漢笑道人等也

一齊回雲棲禪寺去了。在此後一二個月中，可說得是戰禍醞釀的時代，也可說得是戰事準備的時代；雙方都到來了不少的能人，都想在這擂臺上露一下，一顯自己的能爲，並爲自己所贊助的那一派幫上一個大忙的。

而在這許多人中，獨有一個紅姑，要比別人來得不幸；一天到晚，總見她把眉峰緊蹙著。這也難怪：她的獨生子陳繼志，至今尙未出險；在這中間，她雖又冒過好幾回的險，去到哭道人的巢穴中打探過；但是，非但沒有把繼志刼了出來，並連現在囚禁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了！而日子卻又一天迫近了一天，眼看得那鏡淸道人就要擺設什麼「落魂陣」，把繼志殺死了，去作祭旗的犧牲品呢！倘然，事情竟是這般急轉直下，到了這一個地步；那她自己縱仍活在世上，也是乏趣極了！

這一天紅姑又獨個兒在那裡發著愁，卻仍想不出怎樣去救繼志出來的方法。忽見笑道人匆匆忙忙的走了來，祇要瞧他往日總是笑容滿目，或是未曾開口，先就聽見了他的笑聲的，如今卻是一副很正經的樣子；就知道局勢很爲嚴重，他定是將什麼不幸的消息帶來了！

他和紅姑見了禮之後，又眼光十分銳利的，向著紅姑望上了一眼；然後說道：「紅姑！妳也是修了不少年的道，在我們的一輩之中，妳的道行要算得是非常之高的。照理：妳應該和世上的一般俗人兩樣一些，須得把俗情瞧得很淡，方不枉這一番的修持功夫；否則，也祇是自尋苦惱罷了！」紅姑見他慢條斯理的，在未說出什麼事情以前，先安上了這麼的一個大帽子；早已知道他定是爲著繼志的事情而來，並在繼志的一方面，或已遭到了什麼大禍了！也就很不耐煩的，說道：「誰不知道這種道理，你這些個話竟是白說的！我且問你：莫非你得到了確實的消息，繼志已是遭了不幸了麼？還是關於這孩子的身上，又發生了什麼旁的事故？快說，快說！」

笑道人給她這麼一催迫，也祇能從實說了出來道：「在現在，總算還沒有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故；不過，我聽說他們已改變了原來的計劃，不能待至五月五日，祇在今晚五更時分，就要祭旗了！這不是很

不好的一個消息麼？然而，生死有命，……」紅姑不待他再說下去，已把兩個眼睛鼓得圓圓的，又突然的向著前面一跳，拉著笑道人的衣袖道：「怎麼說，他們今晚五更時分，就要祭旗了？那是我這個孩子，已是到了十分危險的境域中了！……好！不要緊！我得趕快的去把他救了出來，這眞是一誤不容再誤的了！」說著，又把笑道人的衣袖從手中釋放了下來，像似馬上就要趕了去的樣子。

這一來，倒又把笑道人所常發的那一種笑聲引了出來道：「哈哈！妳這個人眞是完全爲感情所支配，弄得糊裡糊塗了！妳又不知妳這孩子囚禁在什麼地方，現在又到那裡去救他去？不如且耐著心兒等待到晚上，然後再趕到邛來山去，乘他們還沒有把他祭旗以前，就設法把他救了出來；那是何等的來得便捷！至於他們祭旗的所在，就在山上的西南方，離開他們這洞不遠的地方；那我倒已打聽得明明白白的了。」笑道人說完自去，紅姑這才沒有就趕去，依著笑道人的話，暫時且忍耐上一下兒。然而這顆心又那裡能夠寧靜了下來？沒一時沒一刻，不是在著急生怕他們把這祭旗的典禮，再提早一下子來舉行；那繼志不是就不能給人救出，生生的做了神壇前的一個犧牲品了麼？

好容易已是到了晚上。紅姑也不向別人去乞求援助，並連笑道人的面前也不提起一句，獨個兒駕起了雲陣，逕向邛來山撲奔了去，這一條路，她已是來往得慣熟了的，不一刻，早見這奇峰插天，伸拿作勢的邛來山，已是橫在她的眼面前。她就在山僻處降下了雲頭，立在較高的一個山峰上，向全山瞧看上一下。

果然今日的邛來山上，和往日大不相同；祇要略略的留心一下兒，就知道他們定有什麼隆重的典禮，要在這山上舉行的了！因爲，在往日，全個山峰都罩上一層黑森森的陰影，除了星月之光以外，簡直見不到一些的火光；如今卻大大的不然：不論山前山後一棵棵的樹上，都懸掛有一兩盞的紅綠紙燈，尤其是在靠著西南的一個角上，燈光密如繁星，照耀的宛同白晝，眞合了古人所說的「不夜之城」這句話了！由此看來，笑道人日間曾說他們舉行這祭旗的典禮，已決定了在山上的西南方；這個消息，倒是千眞

也就悄悄的向著這西南角上走了過去。

不多時，已是走近那邊，並給他找得了一個絕好的藏身所在，那是在一塊又高又大的山石後面，中間卻有上一個透明的窟窿。紅姑立在那邊祇要把身子略略的俯上一些，就可把眼睛從這窟窿中望了出去；而在這山石的前面，恰恰又有很明亮的燈光照耀著，仗了這些燈光，正可把這一個角上的所有的事物都瞧上一個遍。尤妙的爲了這山石的又高又大，燈光卻照不到後面去；因此，倒把她障著了，人家決不會知道有一個人躲藏在那裡的！紅姑既找得了這麼一個好所在，心中頗爲歡喜，也就像瞧看戲文的一般從這窟窿中望了出去。卻見：距離這洞不多遠的地方，已搭起了一個高臺來；臺的上下四周，都密密的懸掛了許多的紅綠紙燈，所以照耀得非常明亮。臺上居中，在一個特製的木架上，插了一面很大的三角旗；這旗以黑綢爲底，而用很鮮明的紅絲線，在這綢上繡出一個神像來，全身都赤裸著，狀貌更十分的兇惡，不知是代表著那一類的邪神，大概也就是這所謂「落魂陣」的陣旗了。在這三角旗的前面，卻設著一張供桌；上面供設了十六隻錫碟子，無非是三果素菜之類。再前面，放置了很大很大的二具木盤，裡面卻是空無所有。

然紅姑一瞧見這二具空木盤，這顆心卽不由自主的，很劇烈的跳動了起來！他很明白：在這供桌之上，爲什麼放置著這二具空木盤子；這不是要在舉行祭旗典禮的時候，把這童男童女的二顆頭顱，血淋淋的割了下來，盛置在這木盤之中麼？倘然竟做到了這一步，繼志的頭顱眞是給他們割了下來，盛放在這木盤中；那這件事還堪設想麼？她一想到這裡時，幾乎要瘋狂了起來，彷彿繼志已遭到了這麼的一個慘刼了！但在同時，她自己的理智又在向她警告著道：「那是沒有的事！像妳的道行，像妳的能爲，都並不怎樣的弱似人家；旣已來到這裡，當能把這孩子救了下來，難道還會眼睜睜的，瞧著人家把妳這孩子殺死，並割下他的頭顱來麼！現在，第一件要緊的事情，便是須把妳這顆心放得定定的，不可有虛憍

之氣，不可有驚惶之情；一待他們把妳這孩子引到了場中來，妳就可出手救人了！」於是，她這顆心轉又安定了下來。

更舉目向臺前一望時，果然不要說是繼志了，靜悄悄的竟連一個人都不見；大概是還沒有到那時候罷？約莫又隔上了半個更次，這祭旗的典禮，方始看似快要舉行了；忽聞得一陣嗚嗚嗚的號筒聲，由低而轉爲高亢，疑從天際飛越而下；再聽那聲音，悲咽淒厲，好像是在告訴著人家道：「你們不要以爲這是很盛大的一個典禮，値得參觀一下的；其實，在這典禮之下，還得生生的犧牲去二條生命，看是再慘酷也沒有！所以，我們預先在這裡替他們奏著哀樂呢！」紅姑一聽到這悲咽的號筒聲，心弦上不禁又是一震，但要瞧瞧這班樂手究竟是在那裡，卻是再也瞧不到。照這情形看來：他們大概是在很高很高的山峰上罷？

然而，這祇是很細小的一個問題；在這時候，可不容她再去細細的研究了。因爲，當這號筒聲剛一停歇，便又見排列得很爲整齊的一行人，手裡各人提了一盞紅紗宮燈，緩緩的向著這座高臺走了來；到得臺前，卽一左一右的分向兩旁站立，恰恰分成了男女二隊。那男的都穿的是道袍，女的卻作古裝打扮，全都是純白色的；望過去，左邊也是雪白的一片，右邊也是雪白的一片，倒是非常的好看。

紅姑從前早已知鏡淸道人是長春敎的一敎之主，門下曾收下了不少的男弟子和女弟子；照此看來：這二隊人馬，定就是他的男女弟子了。那麼，繼此二隊人馬而來的，不知還有什麼別的花樣錦？或者也就該他自己出馬了罷！紅姑一念未已，陡聞得半空中起了一個霹靂，聲音很爲響亮，連得山谷中都震起了回聲的。霹靂歇處，又在天空中湧起了一朵彩雲來；彩雲之上，端坐著一位道人，身穿火黃色的道袍，右手執著一柄寶劍，那便是鏡淸道人了。於是，他的一般男女弟子，都仰起頭來望著天空，併春雷一片的，向他歡呼了起來。

鏡淸道人含笑爲答，卽冉冉而降，到了臺前了。紅姑瞧到這裡，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好

個妖道！竟有這麼的一種臭排場！他倒眞是把今晚這祭旗，視爲再盛大沒有的一種典禮呢！然而，你這祭旗不打緊，卻有二個玉雪可愛的童男童女，就要生生的給你犧牲去了！這是何等殘酷的一樁事情啊！」

紅姑如是的一作想，恨不得馬上就從這石後衝了出去，和鏡清道人拚上了一拚，看他還能作惡到什麼時候！可是，立刻她便又知道：這個舉動是不對的；且先不說自己的本領究竟能不能對付這鏡清道人，更不說現在是處在人衆我寡的環境中，就算是一拳便把鏡清道人打死；然而打死他又有什麼用，不是反把這祭旗的典禮阻擱了下來麼？不是反不能見到繼志的到來了麼？不是反要使敵方加倍的戒備了起來，把繼志囚禁得愈加嚴密，或是竟加以暗害麼？那是和自己的來意，大大的相左了！

於是她又把這一股無名火，硬生生的遏抑了下去。一邊卻早見鏡清道人向著中央一立，發出命令也似的聲音道：「奏樂！」卽聽得那嗚嗚嗚像似哀樂一派的號筒聲，又第二次從天際飛越而下。鏡清道人卻又在這樂聲之中，發下第二個命令道：「導童男童女就位！」這一聲命令，在別人聽來還不打什麼緊，一傳入了紅姑的耳鼓中，卻使她精神上加倍的興奮了起來，一顆心更是撲特撲特的狂跳著，她已完全爲一種感情所支配，忘記了是一個曾修過不少年道行的人了！

紅姑知道在這一聲命令之下，就有人把玉雪可愛的二個童男童女引了來；而在此一雙童男童女之中，就有她的愛子繼志在內。她已有好幾個月沒有見到，不知現在已變成了怎樣的一個模樣呢？

當她凝目向著外面望了出去，仔仔細細的四下一看時，早見從剛才兩隊男女弟子走來的那條路上，推來了二輛車子；在這二輛車子之上，分坐了一個童男，一個童女。而坐在前面一輛車子之上的，卻是童男，這就是她的兒子繼志，卻比從前似乎還要胖上一些呢！

這童男童女的打扮，可說得是一樣：童男下身穿了一條紅縐紗的褲子，童女卻穿了一條綠縐紗的褲子；上身一般都赤裸著，而圍上了一個肚兜的顏色，也分爲紅綠二種，卻與他們自己褲子的顏色相間著：那便是童男帶上了一個綠肚兜，童女卻帶上了一個紅肚兜了。車旁各有四個人伴護著；伴護著童男的

是男性，伴護著童女的是女性，倒是分得很爲清楚。看來也是由鏡淸道人的一般男女弟子中選拔了出來的；衹是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杏黃色，而不是純白的，腰間還各佩上一柄刀罷了。

紅姑一看到這裡時，不免又大罵鏡淸道人的可殺，她簡直是把這兩個童男童女，當作斬犯一般的看待了！試看：這般的把他們打扮著，和斬犯又有什麼二樣？而這所坐的車，便是囚車；車旁伴護的人，便是獰獰的劊子手，更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啊！加以他們一路上推了過來的時候，這嗚嗚嗚的號筒聲，吹得震天價響，越轉越是淒厲；像似預知他們快要下極了，特地奏此一套哀樂的！更使紅姑聽在耳中，這顆心幾乎痛得快要碎了！

恰恰這時候，這童男童女的車子，已和他的伏匿的這個地方距離得不相遠；再過去，就要小小的拐上一個彎向著臺前推去了。紅姑至此，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覺得要把繼志搶救了出來，這是最好的一個時候了！倘然失此不圖，待這車子推入了這一群人的核心中，那麼，對方保護的力量越發加厚；下起手來，就要加倍的費事了！不如趕快的出手罷！

當下卽從這塊山石後走了出來，從亂石間，逕向著這車子推來的地方直衝了去；看看已是衝到，和這繼志的車子，相距得衹有幾步路了，不料，忽從空際對直的降下一道霧來，擋在她的前面；這雖衹是薄薄的一道霧，倂沒有像蟬翼紗這般的厚，然其效力，好似有一道鐵絲網隔在中間的一般，竟把紅姑攔阻著，再也走不過去！紅姑知道這又是鏡淸道人施的一種妖法；但她豈肯示弱，仍想打破這妖法，從這霧幕中衝了出去！誰知，當在這將衝未衝之際，忽聞得一陣笑聲，破空而起，似在嘲笑著她的這種舉動的！

不知這笑聲爲何人所發？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四一回　媚邪鬼兩小作犧牲　來救星雙雛全性命

話說鏡清道人小小的施上一點法力，佈下了一道霧幕，攔阻了紅姑的去路；紅姑卻不甘示弱，仍想衝了過去。不料，她還沒有衝得，忽聞一陣笑聲，破空而起。這是什麼時候，那會有人發著笑聲？這不明明是在笑著她麼？紅姑這麼的一想時，卽自然而然的，順著這笑聲傳來的方向，把眼睛望了過去，要瞧看一下清楚，究竟是什麼人在笑著她。誰知，恰恰和鏡清道人打上了一個照面，祇見在他的嘴角邊，還湧上了一派的詭笑。那麼，剛才發出這笑聲來的，不是他，又是什麼人呢！紅姑在最初聞得了這一陣笑聲，心頭已是火起；如今，更見到了鏡清道人這一派的詭笑，這顯然的像似在向她致著嘲笑之詞道：「妳要想把妳這兒子救了出去麼？但他已是成了刀上的魚，砧上的肉，妳再也救他不出的了！妳瞧：我祇小小的施上一點法力，佈上了一道霧幕，不是已使妳沒有辦法了麼？」

這一來，如何不敎她不更惱怒了起來呢！當下，卽請出她的那口寶劍來，向著這霧幕揮上了幾揮。照理：少說些，她這口寶劍也有削鐵如泥的一種功效；不論什麼東西，都斫得下來的。但現在遇著這霧幕是一件無形的東西，憑她是怎樣的斫著，不見一點動靜；祇見這霧仍濛濛然的湧著在前面。急切間又不知道用上什麼方法，可破得這霧幕的；也祇有束手的分兒了！而在這個當兒，不但是繼志坐著的這輛車子，連得後面童女所坐的那輛車子，早都一齊的在她的面前推過，直向人群中走了去了。

更是使她傷心的：這時候繼志也已瞧見了她，立刻露出一種驚喜交集的神氣，媽媽的，媽媽的，向她叫喊著。一邊又在車上轉動個不已，像似要從車上走下而又走不下來的樣子。原來他已是給他們拴縛在這車上了，只見自己的母親祇是拿著一口寶劍。在空氣中亂揮著，卻不能走過去，把他救下車來，不免又露著失望之色。而在此一刹那之間，車子已是向前推去，早把救他下來的機會失卻；這敎他的心中

更是十分的酸楚了起來，知道一切已歸失望，他母親雖是近在咫尺，也沒有方法能救得他！他祇有靜待這可怕的時間到臨，聽他們把他當作牛羊一般的開刀罷！於是，他的一張臉，也慘白的有同紙色了！這種種的神情，紅姑是統統瞧在眼中的；更由這種神情上，推測得了她愛子當時的心理，不由得她不更似萬箭攢心一般的痛了起來呢！然而，徒然心痛，又有什麼用？這時候，這童男童女的二輛車子，早已推到臺前，停了下來。

好一個殘酷無比的鏡清道人，他像似已忘記了將有一幕慘劇在他的眼面前上演著，而他便是這幕慘劇中的一個主動者；這二個無知的童男女，就要爲他所犧牲的了！他倒把他們錯認作一對行將結婚的佳偶，應該向他們道賀一下似的；祇見他湧起了一臉子的笑，向著他們，表示出他是何等的溫藹。其實，這是一點也不中用的；饒他越是這般的笑容可掬，越是這般的溫藹可親，卻越發使人想見到，在他的背後，藏著怎樣猙獰可怕的一張面孔！這不但這一對童男女的本身要感到這樣；就是紅姑從遠遠的望了去，也有上如此一個感覺的了！鏡清道人隨又做上一個手勢，像似給那一般男女弟子，發上一個什麼命令的樣子；他們當然是懂得他的意旨的，立即展開了喉嚨，唱起歌來。歌了一節之後，又男的挽了男的，女的挽了女的，每二個成一對，在當地跳舞著。於是，且歌且舞，且舞且歌，情形好不熱鬧！最後，復如穿花蝴蝶一般的，左一對穿過這邊來，右一對穿過這邊去，齊以這童男女所坐的二輛車子爲中心點，圍繞著來上一個川流不息。

照情狀講，大家都興奮得什麼似的，這已是到了節奏中的最高點了。然而，瞧他們的樣子，一點兒也不快樂，臉部上都是呆木木的，顯然的表示出，這祇是出於一種機械作用！在這裡，我們倒又得把這一般男女弟子稱讚上一聲：他們的心地，究竟要比他們的師傅來得仁慈一些；他們也知道這祇是慘劇中的一幕，並不是什麼快樂的事情，所以不應該有快樂的顏色，表露到臉部上來呢！

其實，他們的師傅鏡清道人，這時候他的心中也並不怎樣的自在，很是在那裡耽上一種心事；因爲，

他何嘗不知道，他今番這麼的一出馬，所見好的，祇有哭道人一個人；所有崑崙崆峒二派，都不免和他處於敵對的地位了！以這二派中能人如此的衆多，而今晚他所舉行的這個祭旗典禮，又爲他們群所矚目的；怎會就讓他安安逸逸的過了去，不有什麼人出來破壞一下呢？一有什麼人敢出頭來破壞，那一定也是出於再三考慮，自信具有相當的法力，可以和他角逐一番的；事情可就有些難講了！萬一這個人的法力勝過於他，竟使他失敗了下來；這是何等失面子的一樁事！此後他難道還有臉充得一教之主麼？

不過典禮的舉行，已預定在五更時分；爲威信計，爲顏面計，他再也不能把來提早一些的。而在此時間未到之際，也祇有把這歌舞來敷衍著；在另一方面講，這也是儀式中應有的一種點綴，不得不如此的鋪張一下的。但這一來，可就苦了他了。他深深的覺到：除非是在這典禮已舉行了之後，否則，就是祇餘下了一分一秒的時間，說不定會有一個破壞分子，突然的從什麼地方跳了出來，而或者竟會使得他功敗垂成的！好容易，在這歌聲舞態都似已起了膩的當兒，也不知已經過了多少時候，忽聞到很響的三聲號炮，連接著的送到了耳鼓中來；鏡清道人方不自覺的，又在臉上溢出了絲微的笑容，並有上脫然如釋重負的一種樣子。原來這是他與哭道人約好的一種信號：一待把這號炮放出，便是向他報告，五更時分已到，可以把這大典舉行了！這一來，他祇要很迅速的發下一個命令去，趕快把這一雙童男女的小生命了卻；那時候就是有一百個能人出來，要向他破壞著，也是有所不及的了！

於是他忙把手一揮，一般男女弟子立刻停止了這機械式的歌舞；當他第二次揮手時，這是那些穿杏黃色道服的男女伴護應該起來活動的一個暗示了。他們先從每輛車上，各把他們所伴護的童男或童女解了下來，但仍把他們的二手反拴著，並教他們跪在臺上；好似法場上處決的罪犯一個樣子。然後每一組的四個人，又各把工作分配下：二個人走上祭臺，取下了這供設的空木盤，把來承在面前；一個人握著童男或童女的頭髮。餘下的那一個人，便是劊子手了，兇狠狠的執著一把殺人的大刀在手，作上一個快要砍將下去的姿勢，這樣的一個形勢一呈露，眞是最最吃緊的一個時候了！

不論那一個在場觀禮的人，心中都是這麼的在思忖著：這一次的典禮是否能順利的進行下去，全在這一刻兒的時間中；倘然在這一刀砍將下去之前，並沒有什麼別的岔子鬧出來，那是這典禮便得到了很完滿的一個結果！否則，如果橫生枝節，竟有什麼人出來阻撓，使這典禮不能順順利利的舉行下去；那就有很大的一場騷擾在下面了！但照他們想來：崑崙崆峒二派的能人，既都是和這邛來山立於敵對的地位的；而今天這個典禮一旦如得舉行，又於他們有百害而無一利，非得出來阻撓一下不可的！那麼，他們不管此次的結果是成功或失敗，都得拚盡性命的出來硬幹一下；那裡會有如此便宜之事，竟是一個岔子也不出，一點枝節也不生，讓那鏡清道人高奏勝利之曲呢？因此，他們都屏著息，斂著氣，眼睜睜的，瞧有什麼新鮮的事情在下面發生出來。

果然就在此十分靜默之際，忽聞到了一聲很淒厲的慘叫；跟著又是一聲很得意的狂笑。你道：這都是從那裡傳了過來，又是什麼人所發的呢？原來：這一聲慘叫，就是從紅姑口中吐了出來的；她見事情已是疾轉直下的，到了這麼險惡的一個地步，倘再不加阻止，聽他搬演下去，那祇要這兇獰的劊子手，把一刀倏的斫了下來時，繼志就立刻丟失了他這條小性命了！

而這薄如蟬翼的霧幕，卻似一點不客氣的，擋在她的面前，使她不能有上一點的動作；急切間也想不出破這霧幕的方法。再向山上、山下、山前、山後四下一望時，更瞧不到有一點兒的動靜；似乎他本派中的一般同志，同著崆峒派中的那幾個人，都和她有上同樣的情形，也爲這霧幕所困，而不能施展出一點兒的本領來！在如此的現況之下，顯然的一切都歸絕望；怎又能禁止她不驚急得慘叫了起來呢！她這表示絕望的慘叫一發出，在別人聽得了還沒有覺得什麼；一入鏡清道人之耳，可使他得意得什麼似的！暗想：妳紅姑在崑崙派中，也算得上一個人物；不料竟是這般的不中用，祇經我小小的運用一點法力，就弄得妳束手無策，只有驚啼慘叫的分兒！

此外還有金羅漢呂宣良呢，笑道人呢，以及其他的許多人呢，又一個個的躲到那裡去了？大概不來

是不會的；他們定也已都到了這個山上，祇因也和紅姑一個樣子，連這霧幕都破不了，自然就不能顯出他們的什麼好身手來！如此看來，這崑崙派的一個團體，也是徒負虛名的，不見得眞有什麼能人罷？他這麼的一想時，使他忘記了這是在一個什麼所在，又是在擧行著他自己看作怎樣莊嚴的一個典禮；竟得意忘形的，發出了這麼的一聲狂笑來。然而，也僅僅是這麼的一聲慘叫，跟上去又是這麼的一聲狂笑罷了！此外，卻不再見有一點什麼動靜！

這時候，那童男和童女身旁的每一個劊子手，倒又各把他們的刀更擧得高一些；在很快的一個動作之下，早向童男女的後頸上直斫下去。照著平常殺人的慣例，他們把人頭斫下以後，即一脚把他向著校場上老遠的踢了去；這人頭便在地上亂滾起來，直至咬住了草根或是什麼東西，讓他死命的咬上一陣，把他餘下來未死去的一些知覺都失了去，方始停止了蠢動之勢，然後再將他拾取起來，高懸示衆。現在，他們可不是如此的辦；一待人頭剛剛斫下，那個劊子手的助手，即手法很熟練的，把鐵箝上箝著一小塊什麼丹，送到這人頭的嘴邊去，讓他啣住了這塊丹；隨即向著承在前面的那一個木盤中一擲。說也眞怪：平常新斫下來的人頭總是蠢動得什麼似的；如今一把這丹啣在口中，祇在木盤中略略的一轉動，即停止了下來了。於是，由這承盤者，把這人頭在木盤中扶一扶正；即相將擡上祭臺，放在供桌之上，重又退了下來。至於，關於童男童女的事，早告了一段落；而祭典已在開始了。

在這時候就是崑崙崆峒二派中，再有什麼能人出來搗亂，也已遲了一步，無能爲力的了！這一來，最最傷心不過的是紅姑，當場便暈倒在地。而和她處於相反的地位，最最得意不過的，那就是鏡清道人；他雖已把自己竭力的抑制著，不使像先前一般的，再把笑聲發縱出來；但他那一種得意的形容，早已佈滿在臉部上，不論什麼人都是瞧得到的了。

至於隱在山中四處一般觀禮的人們，以及躬臨斯盛鏡清道人的一般男女弟子，卻都在暗中詫異著；這眞是想不到的一樁事，此險惡的一個局面，人人以爲必有一些什麼事情鬧了出來的；竟會風平浪靜，

一點沒有事情的過了去！照此說來：他們崑崙崆峒二派中，也太沒有人才的了！誰知，就在這有的傷心，有的得意，有的詫異的當兒，忽發生了一樁十分驚人的事情！大家一把這出人意外的事實瞧在眼中，也就不由自主的，一片聲的驚叫了起來！

這時候恐連正在非常得意的鏡清道人，也都有點慌了手足了！你道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呢？原來：當把這二個木盤放在供桌上以後，鏡清道人正要依著預定的程序，把這儀式舉行下去了；不料，這二個盛放在木盤中童男女的頭，忽然復活了起來：先是向著空中一跳，隨卽在空中飛動著，一霎眼間，好似認識得路的，早已各飛至了他們自己的那具屍體之前；頭與身一接合，這二個童男女，早又鮮活靈跳的立起身來了！於是，一般觀禮的人們，又不由的取消了他們自己先前的那一種見解，知道實在是太誤會了！

你想：以崑崙崆峒這麼大名鼎鼎，勢力雄厚的二個大團體，他們中間怎會一個能人也沒有；祇能眼睜睜的，瞧著鏡清道人逞盡威風的幹下去！現在，方知他們先前所以這麼的隱忍著，一點兒動作也沒有，祇是和鏡清道人鬧著玩笑！直待鏡清道人把威風逞盡，心中得意的了不得，自以爲大功已是告成了，方始出來和他搗亂，玩上這麼厲害的一個手法。這在鏡清道人，恐比之剛要把這一雙童男女斬卻時，他們就出來搗亂，要有上加倍的掃興；而在他們一方面，更是何等有力的一個宣傳，反襯出他們是具有怎樣廣大的一種神通，怎樣驚人的一種法力啊！

但在鏡清道人本人，卻還不如是的設想；他不信崑崙派或是崆峒派中，竟有如此的一個能人，並敢在他的面前玩上這麼的一個手法的！這祇不過偶爾有什麼人傳了一些妖法給這童男女，所以會有上這麼的一個變化了！這也要怪他太是大意了一點，沒有上怎樣的準備；否則，祇要備上些豬狗的穢血，當把那童男女斬首的時候，先把這些穢血向著他們的身上一噴，那不論他們是具上有怎樣的妖法，也都施展不出來的了。然而這些東西，哭道人那邊想來是現成有著的；現在，祇要吩咐人把他取了來；看他們第

二次還能弄出什麼花樣來？他不信這好像已成了刀頭魚、砧上肉的二個人，還能逃出他的手掌之中呢！但他祇是這麼的想著，還沒有把這話吩咐出去；早聽得颼颼颼的一種聲響，從山峰間猛刮起一種狂風，幾乎把全山的燈火都要吹得一個熄滅。

而就在此牛明未滅之際，又驀然的見有二隻很大很大的手掌，從牛空中伸拿而下，很快的像似從下面攫取了些什麼東西去。接著，風也息了，燈也明了，又回復了原來的狀況。但在大衆注目一瞧之下，不禁都是出於不自覺的，又齊聲叫上了一聲：「啊呀！」原來這個事件中為人人所注目的這一雙童男女，早已似乎空化了去的一般，不復在原來的這個地點；看來剛才在大風中由牛空間伸拿而下的這二隻大手掌，並沒有在山上攫取了別的什麼東西去，祇是把這一對人兒攝了去了。

這一來鏡清道人也就不得不拋去了他先前的這個見解，而和大衆有上同樣的一種推測：這定是在二派之中，有上那一個，要在他的面前賣弄一下本領了！然而，這一賣弄本領不打緊，可把他的玩笑開得太大了！他在這麼的一個情形之下，決計不能寬恕得那個人呢！因此，他就狀態很嚴肅的，向著外面一立，又仰起頭來，望著天際道：

「好的！總算你是有本領的，居然在我的手中，把這一雙小兒女奪了回去了！然而，你究竟是什麼樣人？我卻還沒有知道。你眞是有種的，也再敢和我照面一下麼？」他這幾句話，明明是帶點激將的意思，使那個人再也躲避不得；祇要那人肯和他一照面，他就可伺看機會，使弄出些什麼陰謀來，說不定仍能把這一雙小兒女奪回過來呢！

果然，當他的語聲剛歇，即聞得哈哈的一聲大笑，隨又聞一派很清朗的聲音，從一個高峰上飛滾而下道：「哈哈！明人不作暗事！我在未帶走他們以前，當然要和你照一下面的，也使你知道我究竟是誰呢！現在，就請你向我瞧上一瞧罷！」這話說後，不但是鏡清道人一個人，凡是這時候所有在邛來山上的人，都帶著一種緊張的情緒，興奮的狀態，爭著把頭仰了起來，齊向這一派說話傳來的方向望了去。

不知這個人究是誰？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四二回　一棍當前小見身手　雙劍齊下大展威風

話說把這一雙童男女攝了去的人，忽然在一個高峰上說起話來；這當然會引起了大衆的注意，而使他立時成爲一個中心人物，當大衆爭著把頭仰了起來，向這高峰上望了去時，祇見昂昂然立在那邊的，卻是一個冠玉少年，年紀約莫有二十二三歲；生得骨秀神清，英氣奕奕；頭上戴了一頂瓜皮小帽。在這小帽當前的正中，綴上了一塊霞光四射的寶石，更現出了一種華貴的氣象；臉上微含笑容，向著大衆凝望著，像是在向著他們說道：

「你們是不是要把我認識一下麼？那我已站立在這裡了，儘你們向我怎樣的瞧看就是了！而在你們這許多人的中間，或者也有幾個人，是素來和我認識的罷？」

這在他的態度間，雖是這般的從容自若；但在大衆一方面，卻爲了把他崇奉得過高的緣故，如今一見到了他這廬山眞面目，反而微微的感到一些失望！因爲照他們想來，這個人既然能在鏡清道人的面前，顯得這麼的一個大神通，一定是有上很大的來歷的；不爲修鍊了三五年的得道高僧或高道，定爲江湖上久享盛名的前輩老英雄。卻萬萬想不到，竟是這麼一個黛綠年華的冠玉少年；又安得不使他們不感到了一種失望呢！

然而不管大衆對他是怎樣的失望，這還算不得是什麼一回事；這中間卻又使處於相反地位的鏡清道人，在不知不覺間，手舞足蹈的得意了起來。並帶上一種十分輕蔑的態度，向那冠玉少年望了一眼道：「哈哈！我道敢在我的面前弄上這麼一個手法的，定是一個什麼三頭六臂，十分了不得的人物；卻想不到祇是這樣子的一個黃口小兒！這可眞有些失敬了！」那冠玉少年聽到了他這句話，卻一點兒也不著惱

；依舊神色自若的道：「三頭六臂的人物是怎樣？黃口小兒又是怎樣？其實，這是一點沒有什麼關係的！現在，在這裡，在我們的中間，祇有一個事實問題：那便是我已把你的這一雙童男女奪了來了！你眞有能耐的，祇消就這方面向我對付著；其他的廢話，都是可以不必講的了！」

在這幾句話的下面，顯然的藏著有這樣的一個意思：你眞是有種的，就趕快的施展出些本領來，把這一雙童男女奪了回去罷！我是在這裡恭候台教呢！

這一來可把鏡清道人惱怒得什麼似的，臉色間也逐漸的在變化，光是紫巍巍的，繼而變作鐵靑，比及全張臉都泛上了一重死白色時，他已是得到了一個決定，準備和那個冠玉少年互鬥法力，決上一個雌雄的了！於是，他突然的來上一個向後轉，把身子朝著裡面，而他的兩條視線，也恰恰的正對著木架上插著的那一面三角旗。隨又戟著一個指頭，向這旗上赤裸了全身的那個神像指了一指；跟著又是咄的一聲喝；然後又唸唸有詞的鬧上了好一會。瞧他這個樣子，是在唸著一種什麼咒語，要仗著這咒語的功能，把這邪神感應著，而使他顯起靈來呢！果然，他的咒語是最靈驗也沒有的；當他剛唸動一遍時，這旗上的神像早顯著栩栩欲活的樣子；第二遍，這邪神已是鮮活靈跳的從那旗上走了下來；比及唸到了第三遍，這邪神卽一跳跳到了他的面前，並向他僂著了一個身子，似乎是在向著他報告道：「我把一切都已準備好，你儘管發下什麼命令來就是了！」

鏡清道人便又威凜凜的把兩眼一睜道：「哼！你總該有些知道的，我們也不知費去了多少的心力，才替你找得了一個很好的一對犧牲品，原是誠心誠意的要奉給你作血食的；不料，在這剛剛奉獻上來的時候，就有一個大膽的強徒，仗著他那小小的一點法力，把這犧牲奪了去了！現在你看，該是怎樣的一個辦法？這是須全由你自己作主的了！」

好鏡清道人他對於這個邪神，竟用起這麼一種激將的法子來！這邪神一聽到這裡，果然惱怒得什麼似的，除把身子挺然立直之外，在兩眼中都發出了兇光來！鏡清道人便又把他的手一牽，突然的一齊把

臉轉朝著外面；復伸出一個指頭來，向那冠玉少年所站立的那個山峰上一指道：「你可要知道搶去了你這一份血食的強徒是誰麼？喏，喏，喏！站立在那邊山峰之上，那個漂漂亮亮的小後生便是！你心中想要把他怎樣，你就直接的找他去；我可不來管你了。」這邪神一聽這話，更把一張血盆大口張開著，連口中的兩個獠牙都露了出來；像似把那冠玉少年恨極了，恨不得一口就把他吞下肚去的樣子！一壁將身一聳動，便是一個虎跳勢，向著山峰間跳了去。

祇在幾跳之間，早已跳到了那冠玉少年所站立的那個山峰之下。但他卻也作怪：並不就向著山峰上直跳去，和那冠玉少年厮殺上一場；卻在下面立定了，仰起一張臉來，不住的把口張動著，自有一股什麼氣，從他口中噴薄而出，向著那山峰上直冒了去。倏忽之間這一股氣已佈滿在天空中，幾乎把那個山峰都籠罩得若隱若現了！瞧那冠玉少年時，臉上卻含著微笑，似乎一點不以爲意的樣子；但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法力施展了出來，立刻就把這一股氣吹散了去。這氣卻是愈集愈密，愈吹愈近，不特籠罩住了那冠玉少年所站立的那個山峰的全部，而且籠罩住了他的全個身子；並像具有一種知識似的，當吹到他的近身以後，也不向上面飛動，也不向下面飛動，更不向左右四周飛動，一縷縷的，儘自向他的口鼻間直鑽了去。

倘然這「落魂陣」是「瘟疫陣」的一個代名詞，而這管理「落魂陣」的邪神也便是一位疫神的話，那麼，他所吹出來的這一股氣，中間一定含上有不少瘟疫的種子；這麼的向他口鼻間吹上一個不已，不是立刻就要使那冠玉少年染上疫病了麼？這在別個人或者不明白這種情形；鏡清道人的肚子中，卻是完全知道的。

一見這邪神已盡力的把疫氣散佈出，而那冠玉少年並不能立刻就遏阻住；顯見得已是到了不能抵抗的地步，不久就要中疫而亡了！不覺露著很得意的一種微笑，在這微笑之中，不啻是這麼的向那冠玉少年在說道：

「哈！我道你是怎樣了不得的一個人物，原來也竟是這般的不中用！在這個情形之下，你已是顯得黔驢技窮了！現在除了把你自己的一條生命犧牲了去之外，看你尚有什麼方法？」

同時，這邪神雖不說什麼話，卻是一壁噴著氣，一壁又不住口的吱吱的叫著；顯見得他也是得意到了極點！而為了得意到了過分的緣故，祇要一旦把那冠玉少年噴倒，說不定他要一躍而上山峰，抓住了那冠玉少年的身體就吃，以代替給搶了去的那種犧牲品呢！誰知，就在這萬分吃緊的當兒，忽在附近的一個山峰上，又出現了一個少年；一手持著一柄寶劍，十分威嚴的，向這邪神說道：「嘿！你可知道我師傅是什麼人？你又是一個什麼東西？膽敢在他老人家的面前，施弄這種不值一笑的小法術，這眞所謂班門弄斧了？如今：他老人家雖不屑和你較手，祇是靜瞧著你怎樣的鬧下去；我歐陽后成可實在有些忍耐不住了！現在，請看劍罷！」

他一壁說，一壁卻從山峰上飛騰而下，並很迅速的把一劍向著這邪神飛了來。這一來，可把現在處在這邛來山上的全體人們都驚動了；他們並不是震驚於他劍術的神奇，也不是震驚於他這一劍來得非常的兀突，他們所引為驚詫的，卻是在歐陽后成把自己的姓名道出以後，還又說那個冠玉少年是他的師傅！

凡是今天來得這山上的，對於江湖上幾個有名人物的歷史，大概都有些兒曉得；誰不知道，歐陽后成最先的師傅是紅雲老祖，後來方又轉到銅脚道人的門下去。

如今，瞧這冠玉少年，腿上既非裝有什麼銅脚，更非道家的裝束；這當然是紅雲老祖無疑了！以紅雲老祖這麼極有名望的一個大人物，平日又是不大愛管外間的閒事的；現在忽然到這裡顯上一下神通，這教大家怎麼會不要十分的震驚呢！內中尤其要推鏡淸道人，更比別人驚駭得厲害！一時間不但把臉上的笑容收斂了去；並把一雙眼睛向紅雲老祖直盯著，似乎已發了呆了！獨有這個身當其衝的邪神，他既不知道紅雲老祖的威名，也不知道歐陽后成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他所能知道的，祇是為了那冠玉少

年奪去了他的血食，所以，他要把疫氣來噴倒他。

不料，在這目的尚未達到之際，忽又從半腰裡來上另外的一個少年，自稱是什麼歐陽后成，擋著他使他下不來手；這怎教他不氣上加氣，惱上加惱？唯一的結果，自然祇有轉過身來，找著了歐陽后成，死命的拚上一拚的了！好邪神，也眞有他的！他見歐陽后成一劍已是飛到，忙將身子向旁一閃；比已躲過了這一劍；便又將口一張，從口中吐出了一根鐵棍來；即拿在手中，向歐陽后成迎敵著。歐陽后成一見他將棍子迎了來，自然再接再厲的，又把一劍飛了去。何況，他的這柄寶劍，便是銅腳道人賜與他的那一柄雄劍；別種的厲害且不去說他，倘然遇著了什麼妖魔鬼怪，要把他們斬了去，那眞是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的！自從他拜領此劍以後，一些妖魔鬼怪把性命喪送在這劍下的，也已不可勝計的了！

誰知，這一次卻使他大大的失了望；他把一劍飛去，不但沒有把這邪神刺中，反而給這鐵棍一擋，立時發出了一簇簇的火來，向著他的劍上直飛。幸而，他這劍究竟不是什麼尋常之劍，可也毀不了他；否則，卻要給這邪火燒得一片片的熔化下來了！然而，饒是如此，已把歐陽后成震怒得什麼似的；暗道一聲：「好妖怪！原來你還有上這麼的一點妖法！怪不得你要如此的肆無忌憚了！但我終究是不會怕了你的；我們且再好好的來上幾個回合，看還是我的寶劍稱得強？還是你的鐵棍佔得先？」邊想邊又把手中的寶劍放動著。這劍在飛動時，眞有似游龍一般的夭矯，在歐陽后成幾乎把他全副的本領都施展了出來！可是，約莫也戰上了幾十回合，依舊保持著一個平衡的局面，歐陽后成既斬不了這邪神，這邪神的一派邪火，也燬不了歐陽后成的寶劍。這中間倒也是有上一個大道理的：歐陽后成的這柄雄劍，全是仗著一股純陽之氣。而這邪神鐵棍上所發出來的一派邪火，也是由於極度的戾氣所成；戾氣雖非出自於正，卻也是屬於陽的。陽與陽相接觸，而且前者的陽，是屬於極端的正；後者的陽，又是屬於極端的邪；一時三刻間，自然分不出什麼勝負來了！

在這裡，可又震動了一個人，他一瞧這個情形，便知歐陽后成已是取勝這個邪神不了；如欲這場惡

鬥迅速的得到一個結束；勢非他也露一下臉，前去助上一臂之力不可的了！於是他也不能再顧到什麼，在很尖銳的一聲叫喊之下，卽從一個山峰跳了下去；立時使得在旁觀陣的一般人們，眼簾前不禁齊爲之一亮。原來這從山峰上跳下來的，卻是一個十分美貌的妙齡女子，這並非別一個，乃是歐陽后成的夫人楊宜男到來助陣了。

這邪神本不是一個什麼好東西；一見有這麼美貌的一個女子加入戰陣中，把他一腔的慾念都撩撥起來了，恨不得馬上就去摟住了她，把她作一口水吞入了肚去！當下，也卽捨去歐陽后成，把鐵棍使得風輪一般的快，向著楊宜男迎了去。豈知道楊宜男放出來的那柄劍，乃是一柄雌劍，秉著一股純陰之氣，不論那一種的邪火都能撲滅得；這邪神如今仍欲仗著這棍，仍欲仗著這棍上所發出來的一派邪火，在她的面前賣弄威風，這眞太有點不知自量了！

因此，楊宜男一見他把鐵棍打了來，祇是微微的一笑；在這一笑之中，早又把那柄雌劍放出，迎著他那鐵棍亂刺，像似不怕那頑鐵會折了他的劍鋒的。果然，在這一次的接觸之中，這鐵棍已是失去了他先前的那一種威風，不但沒有一星星的火在上面發出來，祇聞得砰的一聲響，早已折爲二段，把那大的一段，墜落在地上了！這一來，眞使這邪神驚悸得丟了三魂，喪了六魄，那裡再會有一些些的慾念存留在胸中；僅有的一個思想，那就是：趕快想個法子離去此間，保全了這條性命罷！

可是天下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或進或退，都可以由得他一個人作主的！他如今既已失敗到了如此的一個地步，他的性命也就握在對方的手中，早成了來得去不得的一個局面了！正當他欲逃未得之際，楊宜男的一柄雌劍，已直向他的腦間刺了來；同時，歐陽后成生怕他夫人或有萬一之失，也把他的雄劍飛了來，齊向這邪神的腦際刺下。你想單是一柄雄劍，或單是一柄雌劍，或者尙嫌勢孤，不能就把這邪神制服得下；如今既是雌雄合作，雙劍齊下，何況，又正值這邪神已是勢窮力蹙，連手中的武器都折斷了的時候；怎還會讓他逃到了那裡去，怕不一下手，就把他斬爲幾段了麼？果然祇見在二道白光騰繞之中，

這邪神已是向地上仆了去；無疑的，他的這一條性命，已是喪在他們這雌雄二劍之下了！這在他們一雙夫婦，算是已了卻去一件心事，心中當然是十分歡喜的；忙各把自己的劍收了回來。可是，當他們舉眼向地上一望時，不免又使他們齊吃一驚，不約而同的，都從口中吐出了一聲「啊呀」來。原來這邪神既已給他們斬卻，照理地上應該陳著他的屍首；誰知，現在這地上竟是空空的一無所見。照此看來：莫非在劍光尚未飛到之前，已給他遁走了麼？那他的神通，也可算得廣大的了！怎麼會敎他們不吃驚呢？

他們正愕眙相對著，好似得不到什麼主意的樣子；忽又聞得哈哈一陣大笑，破空而起，連山谷間都爲之震動似的；這倒又把他們從錯愕的情緒中，驚醒了過來！忙循著這笑聲傳來的方向，擡起頭來一瞧時，方知發出這一陣笑聲來的，並非別個，卻正是紅雲老祖！紅雲老祖一見他們二人望著他，又發出一聲大笑來道：「哈哈！你們也知道我剛才這般的大笑著，究竟爲了什麼事情？不瞞你說：我正是在笑著你們二個人，目光太是不能及遠了！依著你們想來：以爲你們這雌雄二劍，同在一個時候中放了出來，那是何等厲害的；萬不料仍會給這個怪東西遁走了去，所以要錯愕到這麼的一個樣子。但是，你們沒有放大了一個圈子再想一想，須知道：這個怪東西果然不是怎樣了不得的人物；可是在他的後面，卻還有一個保護人。這個保護人，那是誰都知道他有上一個大來歷的；以這麼一個大有來歷的人，又當著這許多人的面前，他難道肯坍這一個大臺，而不把他這被保護人救了出去麼？你們祇要這般的一想時，也就可恍然大悟，而不致有一些些錯愕的了！」

他們給紅雲老祖這麼的一提醒，果然都是恍然大悟：原來這東西的得能從他們的劍下遁走了去，並不是他自己眞有什麼了不得的本領，實是鏡清道人把他救了去的呢！

可是，在鏡清道人這方面，卻覺得這幾句話尖刻之至，未免太把他挖苦得厲害了！也就把手拱了一拱，高聲的向他叫著道：「站在那面的那一位，不就是大名鼎鼎的紅雲老祖麼？請了，請了！你說我大有來歷，這是你在挖苦我了！其實，如今在五湖四海之內，能承當得起這四個字的，恐怕祇有你一個人

罷？別的且不必說，單是令高足的那一套劍法，就是何等的能露臉啊！祇是我替你想來：你本是與人無忤，與物無爭的一個人，大可在洞府之中逍遙自在；如今，卻來到這是非之場，未免太有些兒不合算罷！」紅雲老祖一聽他說這話，不禁又哈哈大笑道：「這些話你可不必向我說得，還當返躬自省一下。你不也是大可在冷泉島上，逍遙自在的充當你的長春教主的，爲什麼又要來到這是非場中呢？」

不知鏡清道人聽到這話後是如何的回答？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四三回　黑幕高張遁去妖道　病魔活躍累煞群雄

話說鏡清道人正說紅雲老祖大可在洞府中逍遙自在著，犯不著到這是非場中來，卻不料紅雲老祖就拿了這句話，反過來詰問著他；意思就是說：「你本也是一個世外閒人，和他們這幾派都沒有一點兒的關係的，爲什麼也要投到這漩渦中去，並還替他們充當起臺主來呢？」這一來，可反駁得鏡清道人噤口無言了。紅雲老祖便又笑著說道：「如今你既很高興的到這裡來得；我當然不敢怎樣的貪懶，也要奉陪上你一下，免得你興寂寞之感呢！」紅雲老祖的話，竟是這麼的越說越尖刻，而且尖刻得有些使人難堪；鏡清道人不論他是怎樣的有涵養功夫，可也有些惱羞成怒了！便也大聲的說道：「好！你要到這裡來，你儘管可以來，誰也管不了你！現在，不論你是有怎樣的一種妖法，儘請你施展了出來罷！我是決不會懼怕你的！」在這幾句話之下，儼然的有上一種安迭美敦書的意味了！跟著，又很快的幾步走上臺去，並走到了那個旗架之前；祇一舉手之間，早把架上插著的那一面很大的三角旗拔在手中，旗上繡著的那個邪神，卻已復了位了。便又疾步走向臺邊，卽舉起了那面大旗，遠遠的向著四下的山峰間招展了起來。

眞也作怪！當他祇把這旗向著空中一招展時，凡是崑崙崆峒二派中人，暗伏在山峰間偷瞧他舉行這個大典的，都覺得有一種森森的寒意，向著他們的身上襲了來，不自禁的大家打上了一個寒噤；祇有幾

個道力堅厚的人，或者一些也不受影響，可算得是一種例外。當第二次招展時，這旗幡像似隨著這招展之勢，而逐漸的擴大了起來；一轉眼間，不但把天空間一些黯淡的星月之光都遮蔽了去，並颼颼的起上了一陣風，把全個山峰間的燈火一齊吹熄；於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辨五指。而在這洞黑之中，又聞得吱吱吱的一片鬼叫之聲；並時有冰冰冷的一團東西，在有一些人的身旁擦過，顯然的一般妖魔鬼怪，乘著這天昏地黑的當兒，都大大的活動起來了！

此後，鏡清道人大概還是不住的把這旗招展著，招展著；因爲，這寒意更是比前加重，而這些妖魔鬼怪在黑暗中的活動，也更是比前厲害了起來！最後，又聞得一聲霹靂，轟然而起，倒又像把以上所有的事情都結束了一下，一切齊歸於寂靜了！

然而，放著有這許多的能人在山上，終不能聽鏡清道人這麼的肆無忌憚下去的。在這裡，早有一個反動派，讓臂而起了。他先是高高的叫罵上一聲道：「嘿！這是怎樣不堪的一個玩意兒，恐比之江湖上『偷天換日』這一套戲法，還要不值錢！竟會有這張臉，在我們的面前施展了起來麼？嘿！第一個不服這口氣的，就是我；我準要來破你這個妖法了！」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便又聽得半空中起了一陣什麼響，大概是把什麼一種的法寶祭了上去。果然，接著祇見遮蔽著天空的這一張黑幕，已是掀去了一角，有一些星光漏了下來；然後又逐漸的再把這黑幕掀去了一些，到得最後，重又恢復了原來的那個樣子；並在一瞬之間，佈滿在全個山峰間那些密如繁星的燈光，復突然的一齊亮了起來了。

但是在這裡，卻發見了一樁出人意外的事，那是：鏡清道人同著他的一般男女弟子，已是走得不知去向，祇淒清清的，孤零零的，賸下了一座空臺了！照此看來：鏡清道人大概爲了當著這許多人的面前，沒有這臉可以遁走了去，還恐有人追上去和他過不去；所以佈下了這一重黑幕，作他退卻時的一種掩護呢！

而閃閃作光的兩顆金丸，這時候卻兀自在空中跳蕩個不已。以意度之：所謂法寶也者，莫非就是這

兩顆金丸？仗著他的神威，竟把這沈沈的黑帳冲破了！就在這個當兒，卻見有一個人，把手向著空中一招；這兩顆金丸便似乳燕歸巢般的，向著他的手掌中墜落了下來。原來，這個人並非別個，正是崆峒派的中堅份子董祿堂；他乘著這個好機會，也把他的本領賣弄上一下了！紅雲老祖瞧到以後，也含笑讚說道：「你這一下子很是不錯，也可使鏡清道人受到很好的一個教訓了！他仗著他的一點妖法，自以為高明的了不得，老是喜歡把什麼幕，什麼幕佈了出來。不料，那霧幕既已失敗在我的手中；如今這漫天夜幕又為你所破。此後，他大概不敢再如是的輕率從事罷！」

紅雲老祖說完這話以後，又向著紅姑所站立的地方望了去。卻見：紅姑已是甦醒，早從地上站了起來了。他便把手拱了一拱道：「紅姑道友請了！現在道友儘可把心懷放下，妳瞧，令郎不是已得安然出險，並從那面山坡上向妳走了來麼？」邊說邊向著山坡上指了去。紅姑依著他所指處望去，果見陳繼志已是同著那個童女，肩並肩的從那山坡上走了來；正不知他們在剛才那一刻兒是停留在那裡的。一見母親十分慈愛的望著他，忙把兩手招動著，一張臉上都佈滿了笑容了。於是，紅姑不特是驚喜交集，而且有些感慚交併的樣子。驚的是繼志竟得安然脫離虎口，喜的是又得母子重逢，骨肉團圓；感的是紅雲老祖竟是如此的熱心，替他把繼志救出，慚的是自己枉為一個有名人物，在這個事件中，竟是一些兒本領也沒有顯出來，到頭來還仍須仰仗著人家呢！

紅雲老祖卻似已瞧穿了紅姑的心事，忙又向她安慰道：「這是道友一點兒也不必慚愧得，更不必向我感謝得的。妳道友具上有高深的道法，那是誰個不知道；難道說還會敵不過那個妖道，不能把這孩子從妖道的手中救出來？衹是母子之情，關乎天性；心曲間一縈繞著這一類的事情，自不免事事都要覺得減色！而我們一般局外人，卻是受不到這種影響的；乘此為妳道友帶上一個忙，這不也是不可多得的一個機會麼？而且，近來一般修道的人們，正盛唱著毀性毀情之說；其實這是完全不對的。如今能得妳道友出來作上一個榜樣，使大家知道大道與人情原是並行不悖的；這是再好沒有的一件事，而也是我所十

分贊成的呢！」紅雲老祖的這一番話，竟說得這般委婉，他不但沒有一些自伐之意，還把紅姑推崇備至，勸她不必因此而自慚；須知這正是她能受人欽敬的地方，這當然使得紅姑深深的有上一種感動！不免又出於衷心的，向著紅雲老祖好好的致謝上一番。

這時候，陳繼志卻已飛速的跑上幾步，走到了紅姑的面前。紅姑再也遏抑不住洶湧而起的這一股熱情了；卽把繼志抱了起來，向著他的滿臉間吻了去。而爲了樂極了的緣故，竟不自覺的有兩點熱淚掉落了下來！那個張姓的童女，卻站在他們的旁邊，擧起一雙眼睛，呆呆的望著他們，像似頗爲羨慕的樣子。紅雲老祖見了，便又向著紅姑說道：「站在妳道友身旁的這位小姑娘，我看也是很有些來歷的；因爲，如果沒有來歷，也不會遭到這般的大刼，和令郎會合在一起了！現在道友不如就收她作上一個徒弟，傳授她些道法和武藝，使她可以有上一個成就；這或者也可說是一種緣法呢！」

紅姑最初一心都在她愛子的身上，旁的事一點也不曾注意到；如今聽紅雲老祖一說，方把那個小姑娘細細的一瞧視。見她雖不怎樣的美麗，卻是生得很爲白淨，頗有小鳥依人，楚楚可憐的一種神氣。當下，倒也把她喜愛了起來。便把頭點上一點道：「瞧這女孩子的根基，倒也很是不錯；祇可惜我的本領也有限之至，縱把她收在門下，恐怕不見得會有怎樣的成就罷！」紅姑雖是這般的謙遜著，卻顯然的已是答允下，把這小姑娘收爲弟子了。好個小姑娘，倒也機靈之至！卽向紅姑之前跪下，拜起師來。這一來，可又把紅姑喜歡煞了！當爲取名鳳姑，後來也成爲一個有名人物。暫且按下不表。

單說：當把那童男童女開刀之際，已是到了五更時分；後來，又經過了這一場的紛擾，早把這黑夜度過，又見一絲絲的曙光，從雲端中漏了下來，映照在山峰之上了。當下，鏡淸道人既已逃歸洞中，這典禮也就不結束而結束。一般私來這個山上，伏在山峰間觀禮的人們，便也分路各自歸去。紅姑當然也挈帶了她那愛子和那新收的徒弟，一齊回到了雲棲禪寺中。

這時候，爲了邛來山擺設擂臺之日，已是一天近似一天，四方來打擂臺之人，確是來得不少；而來

得又以這雲棲禪寺爲駐足之地者居多。這一來，這雲棲禪寺居然成爲邛來派以外的各派能人，集合起來的一個總機關了。不料，在這祭旗未成的一二天後，又發生了一樁非常的事件，幾乎把這頂禮佛祖的梵宮，變成爲一個容集病人的醫院。

原來：凡是住在這雲棲禪寺中的一般人，不論是那一個，就是道法高深如崑崙派的金羅漢呂宣良，笑道人，崆峒派的楊贊化，楊贊廷，素來不知道什麼叫作病的；因今也一齊的病倒了下來，而且病得非常沉重，都是呻吟之聲，不絕於口。獨有一個智明和尚，不知是否爲了他的道法更比一般人來得高深，還是爲了別樣的緣故；他卻並沒有和別人一般的病倒。祇是，病倒在床上的，有這麼許多人；不病的，卻祇有他一個；旁的且不說起，祇要到東邊去問問，西邊去瞧瞧，也就夠他受累的了！何況，他素來是善於替人家治病的；不論那一類的丹散丸藥，他都很現成的有著在手邊。

但這一次拿了出來，給這些病人服用時，不但是一點沒有什麼效驗，反而日見沉重；這怎教他不於受累之外，還要暗暗的生驚呢！經他仔細的推想上一陣後，不禁恍然有悟道：「嘿！眞是該死！我也給他們鬧得糊塗了！他們現在所患的，那裡是什麼尋常的病症！定又是鏡清道人在暗中搗著鬼，眞的佈起那『落魂陣』來了！大家還以爲他祭旗不成，已是把這件事情停止了進行，眞是太不知鏡清道人的了！」隨又在袖中占上一課，果然在卦象上，見到有被小人暗算的一種光景；這更把他著急得什麼似的！暗道一聲：「這可怎麼好！講到我的能爲，充其量，也祇好說是對於佛典有上特異的一種澈悟罷了；若是要我立於對壘的地步，去和鏡清道人鬥著什麼法，這是絕對的幹不來的！如不經過一番鬥法，而把這『落魂陣』破了去，又怎麼能把這病倒在床的許多人救了過來呢？難道我竟眼睜睜的，瞧著他們這許多病人，一天天的沉頓了下去，而不替他們想上一點兒的方法麼？」

當他盡自這麼的焦慮著，依舊束手無策；而這病倒在床的許多人，他們的病勢卻更是沉困了下來，眼看得一個個都是去死已近了！就中，尤以甘瘤子病得最爲厲害，祇剩下了游絲似的一口氣；只要這一

口氣也不存留著，便要嗚呼哀哉了！在這時候，他的女兒甘聯珠，同著桂武，也到這雲棲禪寺中來了。他們兩夫婦的到這裡來，原是爲了陳繼志被人刼去，前來探視紅姑的；卻不料甘瘤子同著蔡花香，都病倒在這寺中。甘聯珠自從那一回逃出娘家以後，卽沒有見過她父母的面；桂武也是同樣的情形，差不多已和岳家斷絕關係的了。

如今，忽然聽到了這一個惡消息，在桂武還沒有覺得什麼；甘聯珠卻究竟關於骨肉之親，這顆心就亂得什麼似的！便和桂武商量著，立刻要去省視她的父母一下，斷不能眞把他們二老視作路人一般的！桂武沉吟道：「在理，我們都得前去省視他們二位老人家一下的；祇是自從我們一同逃了出來以後，你父親不是氣憤憤的在外面宣言著，此後再也不承認和我們有什麼的關係存在了麼？現在，我們前去探視他，倘然他仍消不去以前的這一口氣，對於我們不但是拒而不納，還要把我們大罵一場，這不是太沒有面子了麼？所以，你還得好好的考慮一下爲是。」甘聯珠毅然的說道：「這一點也用不著什麼考量的；你既然不大願意去，讓我一個人去也好！不要說他們二位老人家祇是把我大罵一場了；就是把我打上幾下，甚至於怎樣嚴重的責罰我，也一點都沒有什麼要緊。究竟他們是父母，我是他們的女兒啊！至於什麼面子不面子的話，更是談不上的了！」

一個性情素來十分溫和的人，忽然間大大的變了樣子，竟是這般的固執己見起來；這當然要使桂武在暗地吃上一驚的！當下，也祇能順著她的意思，說道：「我也祇是這麼的說了一句，並不是眞的不願意去；妳既然如此的有孝心，我當然應該陪伴妳前往的，現在，我們就走罷。」甘聯珠這才回嗔作喜，卽同了桂武，向著她父母臥病的所在走了去。這是很大的一間僧寮，甘瘤子和著蔡花香，分臥在二張床上。

當他們夫婦倆走入房去的時候，滿以爲：他們一雙老夫婦，定有上怎樣的一種表示；特不知這種表示，究竟是屬於好的一方面的？還是屬於壞的一方面的？萬不料，甘瘤子僵臥在床上，好似死了去的一

般，早已失去了一切的知覺；那裡還會對他們有什麼表示！蔡花香的病狀，雖比較的要好上一些兒；但也昏昏然的睡著，並沒有聽見他們走進房去。經甘聯珠立在床前，不知叫上了好多聲的媽媽；好容易，方把她從昏睡中驚醒，慢慢的把一雙倦眼張了開來。然當剛剛張開眼來的時候，一雙眼珠仍是呆滯無神，像似什麼都沒有瞧到的樣子；又歇上一刻兒後，方從雙瞳中射出些兒異光來，顯然的已是瞧到了甘聯珠，並已認出她是什麼人了。立刻從喉際放出了很低弱的一派聲音來道：「啊呀！聯珠！原來是妳來了麼？這眞是我做夢也沒想到的！」她剛說完這句話，似又瞥見了立在甘聯珠肩後的桂武；便又接著說道：「哦！桂武！你也來了！你是陪她同來的麼？好！總算你們有良心的，在這個時候還來瞧覷我們一眼！祗恐……」她一說到這裡，大有悲喜交集的樣子；紛歧的情感，在她的胸間衝動得很爲厲害，倒又使她說不下去了！

甘聯珠一瞧到這種情狀，頓時心中也覺得有說不出的一種難過；並又想到：媽媽待我究竟是十分慈愛的；當我從家中逃出來的那一天，她老人家雖也虛應故事的，在第二重門口攔截著廝殺；可是她所用的，卻是一個木槍頭，並在槍頭上面掛了一串珍珠寶玉；這是她何等眞心的愛我呀！卻不料一別數年，今天重見她老人家的面，已是病到了這一個地步；怎教我不要十分的傷感呢！於是，兩行熱淚，不自禁的從眼眶內掉落了下來。一壁說道：「媽媽！儘請放心！爹爹和媽媽的病勢，看去雖有些兒沈重；其實不是沒有救的。現放著有女兒一個人在這裡，不管要經過怎樣的困難，定要設法去乞取些靈丹仙露來，讓你們二位老人家可以早占弗藥呢！」

蔡花香一聽這話，不禁又低低的嘆上一聲道：「唉！聯珠！妳的這句話雖是說得很有孝心，不枉我平日疼了妳一番；可是，在事實上卻有些兒辦不到！妳難道不知道，我們所得的，並不是尋常的病症，決非什麼仙露靈丹所能療治得好的麼？甘聯珠聽她母親竟是如此說，倒不免呆了起來，好半晌不能有什麼回答。蔡花香便又接著說道：「唉！聯珠！妳難道還沒有知道鏡清道人擺設『落魂陣』的這樁事情麼

？現在病倒在這裡的，不祇是我和妳爸爸二個人；便是有上高深的法力的幾位道友，都也免不了這一個浩刼！唯一對付的方法，除非去攻破這個『落魂陣』；否則，就沒有什麼挽救的方法了！然而聯珠這是何等不易辦的一件事！試問又豈是妳的能力上所能夠得到的呢？」

甘聯珠聽了，更爲默然，像似在思忖著一個什麼好辦法。蔡花香又說道：「妳的能力雖有些兒夠不到；但是我看妳的那個媽媽，她的本領卻要比妳好上幾倍；倘能從家中把她找了來，妳們一同前去冒上一個險，這倒是無辦法中的一個辦法。聯珠！不知妳也能幹這件事情麼？」這時候，甘聯珠的臉上，突然的顯露出一派堅毅之色道：「爲了要救你們二位老人家的性命，不論怎樣的險，我都情願去冒；就是不把那位媽媽找了來，也是一點沒有什麼關係的！請媽媽放心罷！」

不知甘聯珠究竟是獨個兒去破陣，還是邀了那位媽媽來同去？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四四回　發孝心暗入落魂陣　憑勇氣偸窺六角亭

話說甘聯珠同了桂武，走出了甘瘤子夫婦的病房以後，又去探視了一下紅姑，不料也是一般的病倒了，並病得非常的沈重；甘聯珠不免在心中忖量道：「果然我媽媽說的是實話，像姑母這樣一個極有根基的人，也都病得這般模樣的了！這可見得鏡淸道人所佈設的那個『落魂陣』，是如何厲害的一件東西啊！」當下她更是有上了一個決心：不論要經過如何的一種困難，她都得去這「落魂陣」中探上一遭；倘然僥天之倖，能破得這「落魂陣」回來，那不但她的父母有重生之望，更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的性命呢！萬一事情竟是不濟，連她自己都陷落在這「落魂陣」中；那她爲了這許多人而死，也是很值得的！少不得江湖之上，將來都要把她甘聯珠的這個名字傳說了開去呢！

祇有一個問題尙待解決的，那便是：還是由她獨個兒一個人前往？還是眞的去找了她那位媽媽來同

去？講到彼此有幫助的話，自以二人同去爲是。不過，她的那位媽媽，現在並不就在這裡；在這回家去一來回之下，少不得又要費上不少天的工夫，這中間究竟有不有什麼變化，可就有些難講了！待要和桂武商量一下，或是和著他一同去；又想到桂武的本領，並不見得怎樣的高明；便是一起兒去，也不能有怎樣的幫助罷？甘聯珠正在這般的躊躇著，桂武卻爲了一樁事找智明和尚去了。忽然間，從殿的那一頭，走過了一個少年來；甘聯珠雖不認識他，他卻像似認識甘聯珠的。在點頭打招呼之下，即這麼兜頭的問上一句道：「妳不是甘聯珠小姐麼？令尊和令堂，這幾天聽說病得很爲厲害；妳莫非就爲他們而來的麼？」

那少年不但認識她是什麼人，並還瞭解了一切的情形；這倒使甘聯珠有些駭詫起來，一時間不知該怎樣的回答。那少年又笑著說道：「甘小姐！妳不是要去破這『落魂陣』麼？講到妳小姐的這一分能耐，要去破這『落魂陣』，或者並不是怎樣的難事。不過，有一點妳必須注意的：妳對於這邛來洞中的路徑究竟熟不熟？這『落魂陣』又設在洞中的那一部，妳可知道麼？」這二句話，可把甘聯珠問住了！果然，他對於這些個事情，是一點兒也不知道；不免更是把一張臉呆著。但在一個轉念間，又想到：他既這般的向我問得，莫非他對於以上的這二點，倒有些知道的麼？我不妨向他問上一問。因此，她先向那少年望上一眼，然後問道：「如此說來：你對於那邊的情形，莫非倒是十分熟悉的麼？」

那少年一聽到這個問句，好似入場應試的舉子，得到了一個十分合手的題目，馬上就可有很得意的一篇文章做出來；倒把他喜歡得什麼似的！即向甘聯珠回答道：「這個自然！我可說是在那邊生長大了的，對於那邊的情形，怎麼還會有不熟悉之理呢？妳如果肯信任我的話，准由我領妳前去就是了！」甘聯珠又向他望上了一眼，似乎不能就決定下來的樣子。那少年便又說道：「甘小姐！妳可以不必疑慮！得須知我並不是什麼歹人，我姓馬，名喚天池，前兒令堂曾到洞中去探視過一遭，也是由我把內部詳細的情形告訴他的呢。」

剛說到這裡，遠遠的望見桂武已是從智明和尚那裡走了回來。馬天池也很是機靈，似乎已明瞭了甘聯珠的心事，不願把這些事情在桂武的面前提說得的。便匆匆的說道：「我看，此去以在晚上為宜；甘小姐如果眞要去的話，今晚我在寺門外邊等候著妳就是了！」甘聯珠微微的一點頭，馬天池也卽走了開去。到得晚間，甘聯珠見桂武已是睡熟了；卽把全身結束停當，又把一柄刀暗藏在身上，卽偷偷的走出房來，到了大殿外的一個院子中。她是具有輕身縱躍的功夫的；這時候寺門雖是緊緊的關閉著，經不得她把功夫略略的一施展，早已躍出重垣，到了寺外。在星月之下望了去，祇見那個馬天池，果然已靜靜的等候著在那裡。一見甘聯珠躍出牆來，卽迎了過來道：「此去邛來山，如能駕雲的話，那是不消片刻卽到；倘然步行而往，可也有些路程。我們還是趕快上路罷。」

途次，馬天池又把洞中的內容，略略的給甘聯珠講解一下道：「這『落魂陣』我雖沒有親自進去看過；卻聽說是設在洞後靠著西面的那一邊。一切的情形，也和從前所傳說的那「八門金鎖陣」相彷彿，共分著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個門；凡是要走進這陣中去的，須揀著生、景、開三個門走，那是一點沒有什麼危險的；倘然誤入了傷、驚、休三個門，不免要觸到他們所暗設下的各種機關，結果難保不受重傷；至於杜、死二門，那是萬萬走不得的；一旦誤入以後，就決無生還之望了！現在，甘小姐妳祇要把這幾句話牢牢記住，到得那邊時，可說得決無妨礙的呢！」

甘聯珠聽到這話以後，默然了好半晌，好像要費上一點記憶力，把他牢印在腦海中似的。然後方又問道：「那麼，這『落魂陣』的總機關部，又設在那裡？我對於他的內容，雖是一點兒也不知道；然照常理想來，他總該有上一個總機關部的罷？」馬天池道：「不錯！是有一個總機關部，那是一個很大的亭子。妳一走進了這陣中，不論從那一面望了去，都可望得見這個亭子；可是，妳如果不諳習陣中的路道，不但儘管妳怎樣千迴百折的繞走著，總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恐怕還有陷落在陣中的一種危險呢！在這亭子之中，卻供設了一面『落魂陣』的陣旗，和著一個招魂旛。在這陣旗之上，有一位邪神鎭守著

；招魂旛上，那是列滿了許多被蠱人的年庚八字。妳如能衝入這亭中，把這陣旗撕毀了去，再把這招魂旛奪了回來；那不但是令尊和令堂，凡是病倒在那雲棲禪寺中的一般人，都有沉疴頓失，霍然而癒的一種希望了。」

甘聯珠聽他如此的說下去，倒頗覺得津津有味；便又問道：「陣中的路道，又是怎樣的，你可知道不知道？想來總有上一個秘訣的，要依著如何的步伐走了去，方可不致迷途呢？」馬天池笑道：「這雖是極重要的一樁事情；其實知道了他的秘訣，卻是簡單之至！祇要記著：紅旗揷在那個地方，就向那個地方拐彎就是了。至於步伐，可毋須注意得；因爲，妳祇要揀著生、景、開三個門走，那邊是沒有什麼暗機關藏設在地下的，不論用怎樣的一種步伐，都可安然前進啊！」

至是，甘聯珠對於這「落魂陣」的內容，已是知道了他的一個大概；也就覺得沒有什麼可以再問得的。祇是不住的在忖念著：怎樣的衝進那亭子中去，把這落魂陣旗撕毀了去，又把那招魂旛奪取了來？祇不知道這亭子中可有什麼人守衞著，難道祇是一座空亭麼？她一想到這個問題時，不免又脫口而出的，問道：「那麼，鏡淸道人可在不在這陣中？莫非就由他親自守衞著這座亭子？」馬天池道：「這當然是他的一種專職。不過，說他一天到晚都在這陣中，那決計也是不會的。」當他們談說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已是走到了邛來山下。祇見馬天池兩手齊擧，向著甘聯珠不住的搖著；意思是向著她說：「現在已是走到了他們的勢力範圍以內，以後不可再開口，免得給他們聽了去罷！」

哭道人在旁門左道的一方面，有上一種不可思議的能爲，甘聯珠早聽人家給她說起過；如今，再加上一個鏡淸道人，也是邪教的魁首，和他狼狽爲奸著；不言而喻的，當然更把他的這種能爲擴大了起來，什麼千里眼，順風耳種種的神通，或者在他們竟是不值一笑的了！因此，他得到這個警告後，也就嚇得一句口都不敢開！

不一會，他們已到了山上，馬天池便悄悄的引著甘聯珠來到洞後；一到了西面的那個角上，卽把脚

步停了下來。甘聯珠知道已是到了剛才所說過的那個地點；祇要從這裡走入洞去，那「落魂陣」便近在咫尺的了！可是，就這星月之光望了去，見這個石洞竟是實篤篤的，不有一些些的裂隙露在外面；又從那裡可以走進洞去呢？正想要向著馬天池偷偷的問上一聲，卻見馬天池在做上一個手勢之下，又悄悄的把小小的一個紙片遞了過來，正不知他在什麼時候寫好了這一個紙片的。隨又見他詭秘得同鬼魅一般的，向附近的山谷中沒了去；轉眼間，卽失其蹤跡。

甘聯珠瞧到這般的一個情狀，倒不禁暗自好笑道：「這姓馬的也眞是有趣，剛才在路上的時候，指手劃脚的說著，那是何等的起勁；現在一到了這個山上，又膽小到了這般的樣子，倒教人猜料不出他是一個什麼人呢？」一壁也就著星月光下，把他遞過來的那一個小小的紙片望了一眼。祇見上面寫著道：「就現所立處，伸一掌過頂，試於石洞間捫按之，當可得其機括之所在；而暗藏之一石門，卽可隨手而闢。入後，再伸掌過頂，於洞上一按；此石門卽又密闔如前矣。出洞時，亦可依此辦理。又由入洞處，行至陣前，尙有一程路；前進時，須踏準左三右四之步數；至一彎，循之左向而轉，則又變爲左二右三；於是乃至陣前矣。」

甘聯珠看完以後，便把這紙片向著衣囊中一塞；又暗自想道：「照如此看來：這二個妖道的本領，雖說是怎樣的大，怎樣的大，卻也祇是具有順風耳的神通；對於千里眼的一種功夫，還不見得如何的高明；所以那姓馬的上山以後，雖不敢再說什麼話，卻還敢寫了這紙片遞給我呢！」其實，他尙不知道：這二個妖道可眞是了得，他們對於千里眼的神通，和順風耳的神通，卻是一般的來得高明的；祇爲了那姓馬的也有一道神符佩在身邊，便把他們的這二種神通阻隔著，發生不出什麼效力來！而姓馬的所以上得山來不再開口，也祇是愼重將事，唯恐有失的一種意思罷了！一壁甘聯珠也就按照著紙片上所寫的那些話，依著次序一步步的做了下去。

果然，事情很是順手，一會兒，已是把這石門打開著；接著又把這石門重行闔上。然後，按著左三

右四的步伐走了去；拐上了一個彎後，又把她的步伐變換為左二右三。最後，已是一無阻礙的，到得一個陣前，這當然就是那「落魂陣」了。甘聯珠到了這個時候，不免把全副精神都打了起來；忙先立在陣外略遠處，把全陣的形勢仔細的一打量時，祇見這陣的外形，乃是作八角式的；而在每個角上，都開了一個門，大概就是馬天池所說的那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的八門了。陣門和這連屬著的牆垣，都是十分的高峻；所以在陣外立著，卻瞧不見陣內是怎樣的一種情形，祇覺得有一種森森然的氣象！

甘聯珠看了一會，既然也看不出什麼所以然來，便想走入陣去。可是，在這裡，卻發生了一個困難了！因為，按照馬天池所說，祇有生、景、開三個門可走；其餘的五個門，走了進去，非死即傷，危險萬分，那是萬萬不可輕入的！但當她向著在她面前那個門的上面一望時，也祇是這麼很高峻的一個門罷了，卻沒有什麼字樣標出；那麼，她怎又能知道這是生門？這是死門？倘若貿然的走了進去，竟是遇到了那不可走的五個門，不是就要遭到非常的危險麼？於是，她不免呆了起來！心中祇是不住的在忖想著：究竟是冒這個險的好？還是不冒這個險的好？

然而甘聯珠畢竟不失為一個聰明人物；在一個轉念間，又給她想了過來道：「我瞧這馬天池，雖時常有點興奮過了度的神氣，可並不是怎樣魯莽的人物；在他和我的一番談話中，並在這紙片的上面，把這「落魂陣」的內容，都是敘述得何等的詳細，連小小的一些過門兒都不肯漏了去的；那麼，何處是生門，何處是死門，何處又是什麼門，那更是如何重大的一樁事情，他怎麼反會忘記了告訴我呢？哦！我明白了！定是我順著那邊走了來，現在我第一眼所瞧到的這個門，雖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麼門，必為生、景、開三門之一；他是知道這個情形的，所以不必再和我細講得了！」甘聯珠這麼的一想時，也就把新起的這一種心事放下；同時，又得到了十分有力的一個反證，那便是：那紙片上的末一句，又是怎麼的寫著道：「於是，乃至陣前矣！」此下並不再有什麼話。這不明明是關照她，就從這個門中走了進去麼？當下，甘聯珠即也坦然的走入了那門中。

第一件東西映入她的眼簾之內的，就是處在中央的那一個亭子；也就是這「落魂陣」靈魂所在的總機關部。甘聯珠瞧到以後，好似瞧見了什麼仇人似的，不免狠狠的瞧看了他幾眼；心中也恨不得馬上衝到了那亭子的前面，那就可找著了那鏡清道人，有上一番作爲的了。然在事實上講來，這是不可能的！於是，他也祇能暫時耐著心腸，迂迴曲折的向著陣中走了去；一遇到了有紅旗插著的地方，就拐上了一個彎。可是，如是的走了好半天，對於她那所視爲目的的亭子，依舊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有時候看來相距得已很近了，不覺十分高興的，拐上了一個彎迎過去，以爲這一下子定已到達了亭子的前面；誰知，反而又較前遠上了不少！這不免使她迭次的懊喪了起來，疑心馬天池把什麼要緊的一點，或者忘記告訴她，所以會有這種的情形發見。

一會兒，又是到了一個拐彎之前了，而前面又有紅旗招展著；照理，她又得向那邊拐了過去。但這一次，她比前來得細心了；在未轉彎之前，又把這地上插的紅旗仔細的打量了幾眼。在這仔細打量之下，卻又給她發見了一面綠旗；這綠旗和那紅旗是差不多一般的大小，而又插在那紅旗的前面。倘然匆匆的從後面望過去，而又是粗心一些的話，那是祇能見到紅旗而不會見到綠旗的；如果是遇到了紅旗在前，綠旗在後，那又成了一個正比例，祇能見到綠旗而不能見到紅旗的了。於是，她有似發見了什麼寶藏這般的快活，知道她的所以這麼向前走著，而終不能到達那亭子面前的緣故，毛病完全是壞在這個上面；原來：他們是把二面旗先後些並插著的；馬天池所說的見著紅旗卽拐彎，定是指著插在前面的那面旗而言；如今，她匆匆的從後面望過去，竟誤紅爲綠，又誤綠爲紅，無怪要有這般的一個結果了！

至馬天池的所以沒有把這話說清楚，大概也是得自一種傳聞，連他自己都不曾弄得明白罷？更進一步說：把紅綠二面旗這麼的並插在一起，或者也是鏡清道人所使的一種鬼計：使得就是知道見了紅旗拐彎的這個竅門的，在一個不留意的時候，也要迷起途來；而不知道這個竅門，那更是不必說起的了！甘聯珠一把這個道理想清楚，便不再向那個彎兒上拐過去，毫不理會似的逕向前行。比到了第二個拐彎上，

再仔細的一瞧視時，果然也是二面旗一前一後的並揷著，卻是紅旗在前，綠旗在後了。這一來，更把她先前的這個理想證實。

從此，甘聯珠遇到拐彎的所在，即以揷在前面的那面旗爲標準；方向旣是不誤，果在不久的時候；前所可望而不可及的那座亭子，已是屹然的立在她的面前了。再一細瞧，這亭子是作六角形的；除了正中是門外，四周都嵌有明瓦的大窗，這時候卻從這些明瓦上透出了一片的燈光來，顯然的，正有什麼人在這亭子中，並把燈火點得十分輝煌的呢。但甘聯珠卻好像毫不理會到似的；祇見她坦然的向著靠上亭子左面的那一邊走了去；並把一隻眼睛置放在那明瓦的上面，悄悄的向著亭子的裡邊望了進去。誰知，不望猶可；這一望之下，卻望見了十分不堪入目的一種情形，不是她自己竭力禁止著自己的點，眞使她又羞又急險些兒要叫喊了起來！

不知她究竟望見了些什麼不雅相的事情？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四五回　抗暴無術氣塞胸懷　倒戈有人變生肘腋

話說在那明瓦窗上，有一處兩瓦接筍的地方，略略的露見了一條小縫，甘聯珠見到以後，卽從這小縫中，把眼睛向著亭內張了進去。祇見這亭內的地方尙還寬廣，燈火也是點得甚爲輝煌；正中設了一張供桌，桌後一個大木架，架上揷著了一面黑綢子的大三角旗；上面隱隱約約的，似用紅線繡著什麼神像，這大概就是這「落魂陣」的陣旗了。

供桌上，也放置了一個小木架，架上便揷著那所謂「招魂旛」也者。前面陳設著供果之屬，大約在八盆至十二盆之間。這是關於亭內靜物一方面的情形。那麼，這時候可有什麼人在那裡面呢？哈哈！當然有人在裡面，如果沒有什麼人在內，祇是見到一些靜物的話，怎樣會使甘聯珠又羞又急，到了這麼的

一個樣子呢！

原來在這供桌的前面，一並排的立上了九個人，全是赤裸著上下身，一絲兒也不掛，眞是不雅相到了極點了！他們好像正是對著那神像在行禮。一會兒，行禮已畢，又一齊轉過身來，把臉孔朝著外邊。這一來，甘聯珠更是把他們瞧得清楚了；方知站在中央的那一個是老者；在那左右二邊，每一邊卻是二男二女相間的立著，都是很輕的年紀。照這情形瞧來，那老者定就是鏡清道人；左右二邊的那四男四女，大概便是他門下的那些男女弟子。

甘聯珠的出身雖不高，祇是一個盜魁的女兒；然在平日之間，也和大家閨秀沒什麼二樣，總是羞人答答的，伏處在閨中的。如今，那裡教她瞧得慣這些情形！不自覺的，把一張臉都羞得通紅了起來。可是，她此來的目的，是要攻破了這個「落魂陣」，把她父母雙親被拘在這裡的靈魂刼了回去；決不能爲了瞧不慣這些情形，卽望望然舍之而去！於是羞急儘自讓他怎樣的在羞急著；她的這個身子，卻依舊立在窗下，不曾移動得一步。

一壁，更把這鏡清道人惱恨得什麼似的，暗地不住的在咒詛著道：「好個不要臉的妖道！竟是連禽獸都不如的了！他不但教那些男女弟子都赤裸著身體，他自己還以身作則，這還成什麼體統呢！若再讓他胡鬧下去，到各處去提倡著他的這個長春教；這世界尚復成爲一個世界麼？別人或者畏懼他的妖法，而把他寬容著；我是敢立上一個誓：決不畏懼他，也不能寬容他，定要和他周旋一下，而見個最後的高下的！」想時，又把牙齦重重的嚙上一嚙，大有如不撲殺此獠，誓不甘休之意！

在這中間，鏡清道人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把供桌間小木架上的那面招魂旛取在手中；復又走過數步，就著中央一立。那八名男女弟子，便圍著他的身體，川流不息的旋走起來。接著，鏡清道人又把手中的招魂旛揮動著，口中並唸唸有詞；當他唸畢一句，那些男女弟子也接在下面。齊聲唸上一句。瞧這情形，他們大概又是在作什麼妖法罷？甘聯珠一瞧到了這裡，再也忍耐不住；便想從腰間拔出那一柄刀來，大

叫一聲，從外面殺進亭去。

可是，就在這個當兒，又瞧到了一件驚駭得出人意外的事情了。祇見鏡清道人忽然停口不唸，並把招魂旛遞給了旁邊的一個男弟子；卻用騰了出來的那支右手，向著空中虛虛一招，接著，便又是微微的一笑。原來，在他手掌之中，已招得了一件東西了。隨又展開手掌來，把這件東西向著空中一抛；這東西便屹然停立在空中不復動，好像很平正的黏貼了在這那裡似的。那正面卻又對著甘聯珠所站立在下面的那個窗戶，更使甘聯珠瞧得一目了然。

在這一瞧之下，任她怎樣的說著不畏懼鏡清道人的妖法；但到了這個時候，卻也使她不得不有些畏懼起來！可是，虛貼在空中的這件東西，既不是什麼飛刀，也不是什麼飛劍，更不是什麼其他的武器。說出來，也平常得很，卻祇是在洞外的時候，馬天池所遞給她的那個小小的紙片。你想，那紙片明明是藏在甘聯珠的衣袋之中的；如今，祇經鏡清道人在空中這麼的一招，卽一點也不覺得的給他招了去；這怎教甘聯珠不要大大的驚駭了起來呢！而且，由此更可得到一個有力的證據：她偷偷走入這「落魂陣」來，並偷偷的站立在這裡窺探他們的行動，已是完全爲鏡清道人所知道的了！而以鏡清道人這麼手段狠辣的一個人，旣事先把她衣袋中的那個紙片招了去，賣弄自己的一下本領；怕不在接踵之間，又要用什麼法子來對付著她麼？

然而，甘聯珠畢竟不失爲一個將門之女；當那紙片給鏡清道人招了去以後，她這麼惴惴的恐慮著，也祇是一剎那間的事。在一個轉念間，倒又覺得：她自己原是立志要和鏡清道人拚上一拚的；如今這妖道既先來找著她，那是好極了！她要怕懼些什麼呢！甘聯珠這麼的一想時，膽力不禁又壯了起來，卽把腰間的刀一亮，大聲的叫喊著道：「好個不要臉的妖道！這是什麼的一種妖道，也值得如此的賣弄！妳姑娘現在來找到你了！」但當她剛把這話說完，尙沒有離開那窗戶之下，卻見鏡清道人又是微微的一笑，又是虛虛的一招手；甘聯珠早已身不由主的，被攝在半空之中，隨卽如飛鳥一般的，投入中央的那個門

中去了。比及到了那亭子的裡面，剛要經過鏡清道人的前面，鏡清道人祇虛虛的比擬著，略把手向下一按；甘聯珠的這個身子，便又輕得如落葉一般的，向空中飄了下來；轉眼間，已是端端正正的立在鏡清道人的面前了。

好可惡的妖道，他一見甘聯珠已是被攝而至他的面前，心中好不得意！卽做出一種十分輕薄的神氣，斜著眼睛向她睨上了幾眼；然後，方又笑道說道：「啊呀！甘小姐，我們眞是不恭之至！不但對於妳的光降陣中，沒有派人遠迎得，而且因爲正在作著一種特別法事的緣故，我們這許多人都光著一個身子，竟連衣服都來不及穿得！這總要請妳加以海涵的啊！」這時候，甘聯珠的心中，仍是十分清楚的；一見鏡清道人竟是對她這般的嘲弄著，直把她氣得怒火直冒，馬上就想擧起手中的那一柄刀來，把這妖道的胸間刺成了一個透明窟窿！然而，她又那裡知道，她已被攝在這妖道的妖法之下，怎能再由她做得一分的主，所以，儘是由她用足了平生之力，執刀的那一隻手，卻像被定住了在那裡的一般，一分一毫都不能向外推動得！

這一來，不免使她更是氣上加氣，惱上加惱，連得兩個眼睛中，都似乎有火星直冒出來了，鏡清道人一見這個情形，不由得又哈哈大笑道：「唉！甘小姐！妳也不必這般的氣惱！倘然爲此而氣壞了自己的身體，那是很不値得的呢！其實，妳不知道，我的不讓妳把刀揮動著，也是十分體恤妳，不使妳白白費力的一種意思。因爲，妳的這柄刀，也和那些小孩子們所玩的洋鐵刀沒有什麼二樣，並不算是怎樣的利器；就是眞的向我身上斫了來，恐怕也不見得就能把我傷了罷！」鏡清道人說到這裡，卻又向著甘聯珠瞧上一眼，似乎是瞧她是怎樣的一種情形的。甘聯珠卻更惱怒到了極點了，祇不住把怒目向鏡清道人瞪著；想要破口大罵時，這張口卻也已噤閉著，發不出一些些兒的聲音來了！

鏡清道人便又十分得意的一笑，接續著說下去道：「哈哈！妳不相信我這句話麼？那麼，妳不妨把這刀揮動上幾下，看它究竟能不能損傷我的毫髮來？」這眞奇怪：剛才甘聯珠用足了平生之力，尙不能

把這執刀的手向外推動得一些些；現在經他這麼的一說，甘聯珠雖然極不願舉得這刀，這隻手卻已不由自主的動了起來，逕把這刀向著鏡清道人身上斫了去。既已斫得一刀，也就用足了力勁，不住手的斫起來了。照理：既是這般的猛斫著，並還是斫在一個赤裸的身體上；定要把這鏡清道人斫得東一處也是傷，西一處也是傷，渾身血淋淋的，成了一個血人了！誰知不然：鏡清道人竟似毫不覺得的一般，身上連小小的一個傷口都沒有！

約莫也斫上了二三十刀之後，鏡清道人忽又現出一種很不耐煩的神氣，倏的一伸手，把甘聯珠的那把刀奪了過來道：「唉！罷了，罷了！不必再白費力氣了！如此不中用的一把刀，又怎能斫得傷我？不要說妳祇是這麼輕輕的斫上幾下了；就是連吃奶的氣力都用了出來，再向我猛斫上數百刀，恐怕也是無濟於事！妳要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尋常的人物，決非這一種尋常的刀所能斫得傷我的啊！」說著又用手指，在那刀口上錚錚的彈上幾下道：「哈哈！這聲音倒是怪好聽！然而要用之於殺人，那就未免差得太遠了！妳瞧：我祇要把這手指再彈得重一些，不是可把這鋒口一彈就彈了去麼？」

鏡清道人一壁如此的說，一壁便手指彈得再稍爲重上一些；果見那刀口上被彈之處，立刻發現了一個大缺口，那片廢鐵，卽錚的一聲，向著外面飛了去了。於是，又聽見他的一陣哈哈大笑；笑後，復臉色一正，說道：「照此看來：妳這一把刀，實在是一點也不中用的；留在妳的身邊，徒然招得人家的笑話，不如由我代妳折了去罷！」鏡清道人倒是言出必行的；他一說完這話，也不等甘聯珠有怎樣的一種表示，卽拿起那把刀來，就著中央一折。只輕輕的幾折之間，那裡還成一把刀，祇見無數小小的碎片，散落在地上就是了。

至是，甘聯珠眞是又氣、又惱、又羞、又愧！可是，氣惱又有什麼用？羞愧更又有什麼用？不要說她現在尙被攝在鏡清道人的妖法之下，便是不被攝在妖法之下，連得自己的一把刀都給人家折了去，赤手空拳的，又能幹出些什麼事情來呢？結果，也祇有恨自家的本領，太是及不上人家；更恨自家也太不

量力了一些，既是這般的沒有本領，爲什麼巴巴的要到這裡來獻醜？現在，倒成了一個來得去不得的局面了！在這般的情狀之下，在她的心中，好似有一團焦炭很猛烈的燒將起來，直鬧得她全身都發起燒來；一張臉更是蒸得紅紅的；兩眼中像有什麼火星冒出！

鏡清道人是何等奸惡的；他現在直把甘聯珠視作一頭被捕到手的老鼠，而他自己卻是一頭貓；貓既把老鼠捕了來，在這老鼠未死以前，怎肯卽此而止，不把這老鼠儘情的玩弄上一下的！因此，他又向甘聯珠睨上了一眼，佯作吃驚之狀道：「啊呀！妳的這張臉怎麼紅得這般的一個模樣？莫非身上覺得熱了一些麼？那倒也是很容易的一樁事！妳瞧：我們的身上，不都是脫得光光的；所以，雖和妳同處在一個室中，卻祇覺得很爲涼爽，一點兒也不覺得熱！現在，妳只要也學我們的樣子，把上下身的衣服都一齊脫了去，那就一點不成問題的了！」鏡清道人雖祇是輕飄飄的幾句話；然在甘聯珠一聽到以後，心中更是異常的著急了起來！這顯然的，那妖道還以剛才這麼的玩弄著她爲不足；又要更進一步，也要教她把上下身的衣服都脫了去！倘然此事竟是實現，那還成個什麼樣子，不是生生的要把她羞死了麼？而那妖道的蓄意侮辱她，又是到了怎樣的一個程度呢？當下，她的一張口雖仍是噤著，說不出什麼反對的話；卻把兩隻手緊緊的抱著自己的身體，好像生怕那妖道走了過來，行強硬把她的衣服剝了去的！

鏡清道人見了這種情狀，又笑了一笑道：「莫非妳寧願受著熱，不願把這上下身的衣服脫了去麼？哈哈！這是妳中了那虛僞的所謂羞恥觀念的毒了！其實，我們的身體受之於父母，都是清清白白的；有什麼不可呈露在人家的面前？那裡還有羞恥不羞恥的這些話呢！而且，妳要明白：我如果要教妳把上下身都脫光了的話，那是再容易也沒有的一樁事，既不要妳自己動得手，更不要我來動得手，祇須我輕輕的一揮手之間，妳的全身的衣服就自會脫卸了下來了！他們幻術家所謂美女脫衣的那一套戲法，或者是不足信的一句空話；而在我卻是的的確確的有上這一點法力的呢！」的確，這倒不是鏡清道人在那裡吹什麼牛；如果他要來這一手的話，那是十分容易的！因此，他將這幾句話一說，更把甘聯珠發急得不知

所云的了！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那妖道決不肯輕輕易易的便放過了她；她自己出乖露醜的時候，看來就在眼前的了！果然，她正在這麼的忖量著，早見鏡清道人已把一手舉了起來，好像馬上就要行使他的那種妖法了！

誰知，正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忽聞得有什麼人大喝了一聲；一觸耳就知道在這喝聲之中，很帶上一點嚴重的意味的！而在鏡清道人聽來，卻比之晴空中打下了一個霹靂來，還要使他來得震恐失措！因爲，這是什麼地方？這是什麼時候？這人竟膽敢這般的厲聲喝著，這顯然的是要來和他搗一下蛋的；而且，定是自負有一種相當的本領，可以和他來搗一下蛋的呢！於是，不由自主的，把那隻手放了下來。而循著這喝聲傳來的那個方向，倏的把視線移注了過去，一眼望去時，恰恰和那三角大旗上的那個神像觸個正著，別的卻一點也瞧不到什麼。他便一半兒帶著懷疑的神氣，一半兒有點開玩笑的意味，也把兩眼圓圓的一睜，厲聲向著那神像喝道：「咄！剛才這麼大聲大氣的喝著的，莫非就是你這個鬼東西麼？未免太放肆了一點了！」

在他的意中，以爲旗上的那個邪神，完全是在他的蝌幪之下，而一切都是聽從他的指揮的；倘然剛才那一聲，確是那個邪神喝出來的，那他把他責罵上一番，並不爲過；倘然並不是那邪神所喝的，祇算是罵錯了就完了！想那邪神也決計不會對他怎樣的反脣相譏呢！不料在這裡，卻有一件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發見了！這邪神一聽這話以後，便也在像上把一張臉板了起來，並兇狠狠的說道：「不錯！剛才那一聲，果然是你老子所喝！老子喝也喝了！看你又能把老子怎麼樣！」那邪神不但是十分的嘴硬，並左一聲你老子，右一聲你老子，太是使人難堪了！

這在鏡清道人遇到了這樣的情形，眞好似統率三軍的大元帥，忽然間逢著部下向他倒起戈來，而且這個部下，還是以爲可以玩於股掌之上，一點不必加以防範的；那裡還會教他不大怒而特怒！頓時間，又大喝一聲道：「眞是反了，反了！連你這般一個毫不足道的鬼東西，也敢和我鬬起口來麼？嘿！還不

趕快走下來，向我賠上一個罪，否則，我是決不能寬赦了你的！」好邪神，眞是倔強之至！他依舊一點兒聲色也不動，又橫眉鼓眼的，說道：「誰來向你賠什麼罪！像你剛才這麼的把甘聯珠小姐戲弄著，倒得向著甘聯珠小姐賠上一個罪才是呢！」聽他的口氣，非但十分同情於甘聯珠，竟是在那裡替甘聯珠打著抱不平的。於是鏡清道人憤怒到了極點，再也不能有一分一毫的忍耐了，卽伸出一個指頭來，指著那神像，喝道：「哇！還不和我滾了下來！」照他的法力而論：祇要他這麼的一聲喝，並這麼的用手一指，就會使那邪神從像上滾了下來，如死了一般的委倒在地上！

　誰知，如今經他施法之後，這邪神滾落果然已是從像上滾落了下來；卻仍是屹然的立在地上，並兇狠狠的向他注視著。顯然的，鏡清道人所憑仗的這一點法力，已是不能制倒他的了！鏡清道人這一怒，眞是非同小可！然一時間卻也不能有什麼話說！那邪神當然是得意到了萬分；便又聽他笑著說道：「哈哈！現在你且把我再瞧上一眼，看我究竟是什麼人？」這句話很是有些兀然，一說出來之後，不但鏡清道人忙擧目向他一望；便是那八個男女弟子和著甘聯珠也不約而同的，都把視線射了過來。大家一望之下，不覺又是不約而同的，一齊喊上了一聲：「咦！」原來：在這一轉眼之間，那邪神已是不知去向，卻換了一個鬚眉俱白，神采驚人的老者，含笑立在當地。

　不知這老者究竟是何許人？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四六回　各馳舌辯鏡遜於金　互鬬神通水不如火

　話說大家都知道站在當地的，乃是從像上走了下來的那個邪神，並當他走下來的時候，大家又都是親眼瞧見的，不料，在一轉眼之間，忽已變爲一個鬚眉俱白，神采驚人的老者，這敎大家如何不要大大的吃上一驚呢？可是在一驚之後，全個亭子中的這十個人，早都已認清楚那老者是什麼人！

且不言甘聯珠心中是如何的歡喜；那八個男女弟子心中又是如何的驚惶；單說：鏡清道人立時間把臉色一變，便向那老者大喝一聲道：「嘿！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呂宣良這個老賊！你的膽力倒眞也不小，竟敢走到我這禁地中來！大概也是你活得不耐煩，巴巴的要來我這裡送死罷！」鏡清道人雖很現著一種劍拔弩張的神氣，好像馬上就要和人動手似的；金羅漢呂宣良卻一點也不理會，神態間仍是十分的從容，微笑道：「什麼送死不送死，這都是一派的空話！如就事實一方面而言：我的這條老命至今尚還得保全著；你們這一邊，倒已死去了一個人呢！」邊說邊卽用手向著後面一指。

大家忙依著他所指處一瞧，果見在那面的地上，直僵的躺著了一具屍首；細一注目時，卻正是那個邪神，可不知是什麼時候躺在那裡的呢！鏡清道人一見那邪神已是死在地上，料知必是遭了金羅漢的毒手，不禁怒火更是直冒道：「嘿！你這老頭兒眞是好大的膽，竟敢把他害死了麼？那我誓不和你甘休，定要代他報了這個仇的！」說時，又有就要動手的樣子。金羅漢卻把手搖了一搖道：「且慢！我們須得先把這話說個明白。你要知道：我是素來不喜歡輕於殺害人的；何況，這小子很肯聽話，剛才我要他對你怎樣的神氣，他就對你怎樣的神氣，一點兒也不違拗，這就是我自己的門弟子，至多也不過這麼的一個樣子罷了，那我對他正嘉許之不暇，爲什麼還要把他殺害了去呢？」

金羅漢在這一番話中，除了洗清自己的嫌疑以外，顯然的把他剛才所玩的那一套十分神妙的手法，又要在鏡清道人的面前，很得意的誇說上一下了。這當然更把鏡清道人氣惱得什麼似的；祇是瞪著了一雙眼睛道：「好個利口的老賊！不是你所殺害，究竟是誰所殺害？難道說，還是我把他殺害了的麼？」

這話一說，卻聽得金羅漢哈哈大笑道：「豈敢，豈敢！怎麼不是你把他殺害了的呢？唉！鏡清道人！你也太是瞧低了你自己，並太是不信任你自己的那種法力了！你須知道：你鏡清道人是如何使人畏懼的一個人物；你所具的那一種法力，又是如何偉大而不可思議的。如今這小子祇是你手下所役使的一個人員，並不有怎樣的本領；倘然你對他使著法，咒他從像上跌落了下來而死，他仍得安然無恙，不應著

這個咒，那你這鏡清道人，也就不成其爲鏡清道人；你的那種法力，也就毫不足道的了！你祇要如此的一想時，便可知這小子究竟是死在誰的手中的；怎麼你一時間竟會糊塗了起來，反說是我把他殺害了的呢？」

好厲害的金羅漢，表面上雖是一句句的都是推崇著鏡清道人，並把他推崇到了十分，實骨子裡，卻一句句的都是在挖苦著他，也把他挖苦到了十分！這眞使對方的鏡清道人，有些夠受的了！而且，這中間還有最爲厲害的一點，那便是金羅漢所說的，全是一些事實，並不是什麼捏造了出來的。於是鏡清道人顯出了爽然若失的一種神氣，好半晌沒有開得一聲口。最後，他又突然的跳了起來道：「罷，罷，罷！誰再耐煩和你講究這些！想你既然有膽來得，定是要和我見上一個高下的！好！我們就來走上幾個回合罷！」說完這話，就向著金羅漢撲奔了來。

金羅漢卻不和他交手，祇向著旁邊一閃；而就在此一閃之間，已把那個男弟子手中所執著的那面把招魂旛奪了來，便向著懷中一塞。笑嘻嘻的說道：「我此番的到這裡來，原是要破你這『落魂陣』的。如今，鎭守陣旗的那個邪神，既已死在你自己的手中；這招魂旛又給我搶了來，我的事情總算已是有上了一個結束。誰還耐煩和你走什麼對子呢？不如讓我改日再領敎罷！」說著，把手拱上一拱，似乎很爲抱歉的樣子。然而在這樣一個局勢之下，憑金羅漢是怎樣的說著；鏡清道人那裡就肯輕易的放過了他！因此，在一聲冷笑之下，又把身軀掉動，再向著他撲了來，金羅漢又是將身一閃，併騰起在空中了。

鏡清道人見二次進攻，都給金羅漢閃避了去；心中很是動火。依得他的意思，頗想就把飛劍向著金羅漢刺了去。可是，轉念一想：我有飛劍，金羅漢也是有飛劍的；徒然的相鬬一場，我的飛劍，不見得就能勝得了他！不如改換上一個方法罷！那麼，他將改用怎樣的一個方法呢？於是，他又突然的想到了一個意思：這老頭兒既是這般一再的閃避脫我，不肯和我交手；那我就不和他交手也得。不過，他現在不是還停留在空中，沒有逃走了去麼？照他的意中想來，他這般的對付著我，我是把他莫可奈何的了！

那我何不顯上一點手段，佈上些個網羅，就把他在空中囚禁了起來？到那時候，看他還有什麼話說呢！鏡清道人一想得了這個主意，心中覺得十分得意，也就立刻實行了起來。果然，祇見他唸唸有詞的一會兒，便有似鐵網，非鐵網的一些東西，在空中沿著金羅漢的四周，密密的佈了起來；竟把金羅漢當作一頭鳥的一般，囚禁在鳥籠子似的一件東西之中了。於是鏡清道人又十分得意的，向著金羅漢說道：「你既然不願和我交手得，那讓我省下一點力氣來也好！不過，你想要就此脫身逃走，那也是沒有這般便宜的事！現在，且請你在空中暫時停留上一下罷！我也決不會怎樣的難爲你，祇要你把那招魂旛交還了我，就一切都不成問題的了！」

金羅漢像似直至現在，始發覺了已被囚在這網羅之中；倒又狀態很滑稽的，向著四下顧視了一陣道：「哦！你的本領眞是了得！竟乘我不覺之中，又把我囚禁了起來！可是，你現在就要自鳴得意，似乎又嫌太早了一些！你所佈的這個網羅，究竟能囚禁得住我，不能囚禁得住我，至今還成爲一個問題；不但我不知道，就是你恐怕也不會知道罷！」鏡清道人聽了，祇冷笑上一聲說：「哼！你還敢如此的利口麼？照我想來：你是無論如何，逃不出我這個網羅的！現在，別的話不必講，把這招魂旛還了我，萬事全休；否則，你是來得去不得的了。」金羅漢依舊沒有什麼反抗的動作，祇在口中咕嚕著道：「什麼來得去不得！像這『落魂陣』在你看來是何等得意的一宗邪門；我尚可自由的來往著，不有一點兒的困難，如今，這小小的網羅，又算得是什麼東西！我金羅漢難道反會逃不出來麼？這個我不信，這個我不信！」說時，連連把頭搖著。

鏡清道人見了這種情形，倒有些不耐煩起來道：「你不要祇是說著一派的空話；其實這件事，乾脆著說，只二句話就可結了的：你不能逃，趕快把這招魂旛還了我；你能逃，就馬上把功夫施展了出來罷！」金羅漢也笑起來道：「這二句話眞好乾脆！可是，你也休要誤會，我並不是愛說空話；不過，覺得來上這裡一遭，也很爲不容易，頗願和你十分詳細的談一談。即以現在而論：我對於自己究竟應該走那

一條路，倒並不當作怎樣可注意的一個問題；卻祇是可惜著還有許多話沒有和你講得呢！」

鏡清道人素知金羅漢在崑崙派中，是如何以精明強幹著稱的一個人物；卽拿他的這種外表瞧起來，也是何等漂亮的。卻不料，現在竟儽懶到了這麼的一個樣子！不免又好氣，又好笑的，說道：「好！你有什麼話，不妨盡情的說出來罷！橫豎你是逃不出我這網羅就是了！」金羅漢卻仍是一副儽懶的樣子道：「其實，我也沒有旁的話，我祇是在暗地替你不勝的惋惜著。像你平日是負有何等的重望；此番又毅然的出馬，設出這『落魂陣』來。這不但是我，便在三山五嶽的一般朋友們想來，都以爲這不知是怎樣的刁鑽古怪，從未見過的一個新陣圖，定可使人家爲之耳目一新的；卻不料經我一踏勘之下，完全是從那腐舊不堪的『金鎖陣』脫胎而來，毫無一點的新意味。你想：這是如何的使得人家失望呀！然而，這還不算什麼；一說到你這所以擺設『落魂陣』的目的，卻更是使得人家把嘴都要笑歪了！」

鏡清道人萬想不到金羅漢竟把他奚落到了這麼的一個樣子，心中自然十分的惱怒，但又不能把金羅漢怎麼樣；也祇能矯作爲一種冷靜的態度道：「好，好！我儘可由你去議笑著！但是，一說到我這擺設『落魂陣』的目的，爲什麼又要把人家的嘴都笑歪，你倒不妨再把這理由說一下子看？」金羅漢不免又向他望上一眼道：「其實，這也是很明白的一樁事；我就是不說，你自己也是知道的。你的擺設『落魂陣』，其目的不是要使我們這一輩人一齊都病倒了下來，一個都不能和你在擂台上相見，你們就可獲到了完全的勝利麼？然而，請瞧現在的一種結果，又是怎麼樣？別人且不必說；我這一個人，不已是爲你的那種妖法所不及，仍似鮮龍活虎的一般麼？那麼，請你想想：以你這般偉大的一個目的，卻得到了如此不堪的一個結果；人家究竟應該笑你呢？不應該笑你呢？」

好金羅漢，他的話竟是越說越不客氣，一點餘地也不留，這麼的單刀直入了，鏡清道人饒他是怎樣的面皮老，在這幾句話之下，也有點不勝愧恧的樣子。然在一轉眼之間，又把臉色一板道：「這些話說他則甚！現在我再問一句：你究竟肯不肯把這招魂旛歸還我？」於是金羅漢忽地發出一聲大笑道：「哈

哈！我今天也太是做夠了這一派憊懶的樣子了！現在還是爽爽快快的行事罷！」當下，把眉毛一軒，立刻顯得他是何等的神采飛揚。隨又見他伸出手來一指，卽有一派烈火，從他的指尖間飛騰而出，直向著那網羅上燒了去了。轉瞬之間，祇見火舌四伸，濃煙密佈，看去這火勢已達到了相當猛烈的一個地步。

金羅漢卻又在這煙火交騰之中，說起話來道：「哈哈！如今你且瞧瞧：這些個不值一笑的網羅，又到了那裡去？究竟能困得住我金羅漢？不能困得住我金羅漢呢？現在我要告別了！你也能相送一程麼？你也能再弄出些什麼新鮮玩意兒來，給我一廣眼界麼？」說到這裡，略停一停，又聽他接著說道：「啊呀！我今天眞是憊懶之至，幾乎誤了大事！我原是爲了要救甘聯珠小姐，而到這裡來走上一遭的；怎麼如今自己說走就走，卻把她撇下在這裡呢！」當他剛把這話說完，早已用了一個法，把甘聯珠也攝到空中來，卽從這烈煙飛騰中，一齊向著亭外衝了去。這時候，眞使鏡清道人惱怒到了極點，也是愧恧到了極點！在既惱且愧之中，一時也想不到使出怎樣一種的妖法來！祇知道金羅漢既借了火力來進攻，我就以水爲抵制；倒要看上一看，究竟那一方面能佔上優勝的局勢：還是火強於水呢？抑是水強於火呢？鏡清道人這麼的一想時，便仰起一顆頭來，張開大口，向著空中噓著，卽有像泉水似的一道東西，從他口中噴射而出，直向著濃煙烈火中掃了去。

照理：這水既噴射得這麼的旣激且急，又是源源不絕的噴射著；這火勢無論怎樣的旺盛，終於要給這水撲滅了去的。然而，說也奇怪：今日的火，卻和尋常的火大不相同；任你這水怎樣的向它澆了去，它卻像似一點也不覺得的樣子。非但一點也不覺得，反而這水一向它噴射去以後，更似得到了什麼的一種助力一般，竟是愈燒愈有精神了！結果，除了這亭中仍有一簇簇的火，在四下飛動著，燒得格外猛烈之外；復有像火龍似的一條東西，緊緊的跟隨在金羅漢和甘聯珠的後面，直向著亭子的外面延燒了去。一時間，有不少的火星，從這火龍的身上紛紛的墜落下去時，便把陣中各處都燒了起來。倘要挖苦的說一句：這已不成爲什麼「落魂陣」，簡直是擺設下一座火龍大陣了！可是，在這裡，卻又發現了一個奇

蹟：這「落魂陣」中雖已是燒得這般的一個樣子；但這火卻好像認識了金羅漢和甘聯珠似的，始終沒有一些些的火星，飛到了他們的身上去；而且還在中間讓出了十分寬廣的一條路來，使他們借著騰空的一種功夫，可以自由自在的向前進行著，並連一些些的熱氣兒似乎都沒有感覺到呢！同時，再由那一方面講起來：可也夠鏡清道人等一行人受累的了！

這火像也似認識了他們，並認識他們正是進攻的一種目的物似的；不但有不少的火星，紛紛的向他們的身上墜落了去，還有紅赤得什麼似的一條條的火舌，也向著他們伸拿了來！你想：他們都是赤身裸體，一絲兒也不掛，那裡再有躲避的餘地呢？而在這許多人的中間，究以鏡清道人為神通廣大得多；他一瞧情勢很是不妙，噓氣噴水，也是枉然的了；忙運起一團罡氣來，保護著自己的身體，免得為這猛烈的火力侵入了去。然而，他也僅能保全了他自己而已；對於其餘的人，可就沒有能力可以庇護的了，這一來，直燒得他的八個男女弟子，男的祇是狂呼猛叫，女的祇是嬌喘呻吟，到得末後，大家實在覺得再也支撐不住，不禁一齊仆向地上，他們的身體，一個個都燒灼得如焦炭一般的了！在這一場大火之後，直把這座「落魂陣」燒得什麼也沒有，祇成了一片瓦礫場。

金羅漢卻還沒有走，又在空中叫著道：「鏡清道友！如今你已覺悟了沒有？須知你的這一點點淺薄的道力，實在不足和我們一抗的呢！現在為你想來：不如趕快離開此間，悄悄的回了冷泉島；免得一旦到了擂臺之上，如再出乖露醜起來，那就更加的下不得臺來了！」鏡清道人一聽這話，也從瓦礫堆中走了出來，眞把金羅漢恨得什麼似的不覺咬牙切齒的，說道：「金羅漢！你休要這般的得意！我今天一時大意，竟在你的手中遭上這樣的一個蹉跌！但將來到了擂臺之上，一定不會讓你再逞威風的，你瞧著就是了！而且，你今天把我這八個男女弟子燒得這般模樣，這個仇可眞不小！哼哼！我非捉住了你！把你的身體斬成了萬段，不足替他們報了此仇的！」說時，又向這燒得像焦炭一般的八個身子望上幾眼，像在十分憤恨之中，也略略的帶點悲痛的意味。金羅漢也揪然的說道：「講起這八個人來，我眞也覺得疚

心之至！他們都是一般無知的小兒女，平日並不犯有怎樣的過慝，祇爲了盲從你的緣故，卻使他們遭到了這般的慘死；這在我也未免太是殘酷了一點了！不過，不是如此的一來，又怎麼使得其他的人知所做戒？更何由觸發你的懺悔之心？倘你能時時刻刻的想念著，爲了你要一味的逞能，擺設什麼『落魂陣』來，竟使他們這八個人都死於非命，此後再不敢如此輕舉妄動；那他們這八個人雖死，也就等於不死的了！不過，無論如何的說，我總覺自己對於這件事太殘忍了一些！也罷，且讓我想個補救的方法罷！」金羅漢說完此話，祇見他把袍袖一拂間，這八個燒得烏焦的屍首，卽從地上直捲而起，轉眼間已是不知去向的了！一壁也就挈同了甘聯珠，一同回到了雲棲禪寺中。

恰恰一夜已是過去，正值破曉的時分，可笑桂武剛從好夢中醒回來。直至甘聯珠把所有的經過都告訴了他，他方始知道他的夫人，在夜中已是幹過了這麼的一件大事呢！不禁爲之驚喜交集！同時，金羅漢也把那面招魂旛，從懷中取了出來，煎了湯，給所有病倒在床的一般人各飲上一小杯後；眞比仙丹還要來得靈驗，居然在一刻兒之間；一個個已是霍然痊癒的了！在這許多人的中間，卻又要把甘瘤子夫婦二人特別的提上一提：當時，便由桂武和甘聯珠各捧了一杯湯，走進他們的病房中去，經把他們老夫婦倆的牙關弄開，將這藥湯灌入後；果然在相當的時間中，已是相繼甦醒了過來。然當甘瘤子神志稍清，忽一眼瞥見了甘聯珠和桂武，不禁大吼一聲，卽從床中跳了起來。

不知甘瘤子此後還有怎樣的一種行動！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四七回　病榻旁刀揮如急雨　擂臺上鏢打若連珠

話說甘瘤子從昏迷中甦醒了過來，神志略清以後，忽一眼瞥見了甘聯珠和桂武，都立在他的床前。他染著這般的沉疴，原是一時間突然而來的，一睡倒在床上，就入了昏迷的狀態中；所以，他這一場病

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經過，他自己一點兒也不知道。

如今，一瞧見了甘聯珠和桂武，更把別的一切都忘去，頓時觸起了壓積在心中已久的一種舊恨；因為，那年當他回得家來，一聽說桂武夫婦倆已是私下逃走了去，眞使他勃然大怒，把他們二人惱恨得什麼似的。當下，除宣布和他們二人斷絕了一切的關係外，並咬牙切齒的立下了誓言：將來不遇見他們便罷；一旦如遇見了他們，定要一刀一個，都把他們劈死，決不輕輕的饒放過的。因此，他卽大吼了一聲，從床上跳了起來；又伸出一個手指來，指著他們二人，罵道：「咳！好大膽的二個東西！還敢前來見我麼？我是不論經過了多少年，都是一點不變的痛恨著你們，決計不會饒放過你們的；你們難道不知道麼？」說著，又伸手向床頭去亂抓亂摸，像似要尋覓得一件什麼武器，向他們打了去的。這一來，可把甘聯珠和桂武都駭住了！眞想不到，他老人家竟是如此的氣性大，事情已是隔上了這麼多年，他還是牢牢的記著，一點兒也不肯寬恕他們的！於是在彼此一交換眼光之下，也想不到別的解圍的方法，卽不約而同的，在地上跪了下來，求他老人家饒赦了他們；他們那一次的事，實在是大大的幹得不應該的！

可是，甘瘤子正在怒氣直衝的時候，那裡會聽了他們幾句求情的軟話，就不發作了起來！這當兒，早在床頭找得了一把朴刀，卽兇狠狠的舉起刀來，向著跪在床前的這二個人直斫了去。但當這刀尚沒有斫到，祇聞著噹的一聲響，卻給另一把刀把來擋著了。你道：這是什麼人的刀？難道甘聯珠和桂武，一見求情已是沒有用，所以也改取著抵抗主義，竟把刀拔了出來麼？不，不！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今日的甘聯珠，已和往日的甘聯珠大不相同；祇要能把以前的事，在她父親面前說個明白，就是把她當場殺死，也是心甘情願的！至於桂武，他是一向跟著了甘聯珠走的；甘聯珠如果不把刀拔出，他是決計不敢拔出刀來的呢！

那麼，這擋著甘瘤子的刀的，究竟是什麼人呢！哈哈！列位看官，你們難道忘記了另外一張床上，還睡著了一個甘瘤子的大老婆蔡花香麼？她的病狀，本來要比甘瘤子輕得不少；一吃了那一小杯湯後，

更是大有起色。所以，當甘瘤子甦醒了過來的時候，她的神志間已是十分清楚的了；她也知道老頭兒的脾氣不大好，驟然瞧見了女兒和女婿，定會惹起不少的麻煩；原想：就把桂武夫婦倆前來探視他們的病，甘聯珠並願前去攻打「落魂陣」的一節事，向甘瘤子說上一個明白；逆料經此一來，老頭兒的這口氣也可平了下來，大概不致再有什麼事罷！萬不料，她還沒有把話說出，甘瘤子已這般的鳥跳了起來，並還拿刀在手，要向他們砍了去呢！這一急，可眞把蔡花香急得非同小可；一時也不及思慮，忙也搶了床頭的一把朴刀，跳下床去，恰恰正是不先不後，噹的一聲，和甘瘤子的刀觸個正著，把來擋著了。

依得甘瘤子當時的心念，恨不得這一刀下去，就把這二人都砍得一個死；一見竟有人來擋著了他的刀，而且這個人就是他的大老婆蔡花香；這氣可就更來得大了！一時間並把痛恨甘聯珠和桂武的一腔怒氣，不覺一齊的都移轉到蔡花香的身上。祇見他將身一聳，也從床上跳下，立卽如驟風急雨一般的快，又向著蔡花香揮了一刀來；一壁大罵道：「妳這婆子眞不是一個東西！一切事都壞在妳的身上！妳生下了這樣的好女兒，已是夠讓我受氣的了！如今，竟又為了要幫助女兒，不恤和我揮起刀來麼？」蔡花香忙又以一刀擋住；並重重的啐了他一口道：「人家都說你老糊塗，不要眞是糊塗到了這麼的一個地步！誰又願意幫助聯珠，而不幫助你！祇是他們二人都是好意的來探視我們的病，並去攻打『落魂陣』，把我們從沉痾中救了出來；你如今不但不向他們感謝，反而不問情由的，要向他們動起刀來，這又成什麼一回事情呢？」

甘瘤子一聽到這幾句話，心上也不免微微的一動；但在一個轉念間，又疑心到，這恐怕全是揑造出來的，並不是什麼事實；他們兩個小孩子，有多大的能為，那裡能幹得這麼的一件大事情呢？便又把臉色一板道：「妳別揑造出這些事實來！不論妳是怎樣的說，我總是給妳一個不相信！咳！看刀罷！我今天定先要殺卻了妳這個不是東西的鬼婆子；然後再一刀一個，把這兩個小鬼頭都殺了去！」當他們老夫婦倆正在你一刀，我一刀，廝殺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忽聞得有人在門外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隨卽

向房中衝了進來。

大家忙一瞧時，卻正是本寺的方丈智明和尚。倒不要瞧他是這般一個文謅謅的樣子，但見他衝入了他們的中間，把二手向著上面的一舉，就好像發生出一種絕大的力量似的，即把他們老夫婦倆，一邊一個的，分了開來了。隨又見他雙手合十，再唸了一句：「阿彌陀佛！」含笑說道：「甘檀越！你倒不要不相信，這位女檀越說的話，卻一句也不是揑造了出來的！他們二位確是救了你們的性命來呢！如若不信，我有絕好的一個證據在此！」

說時，即就他博寬得像一隻口袋的袖子中，把那面招魂旛取了出來；復又檢出上面的二行小字，指點給他瞧道：「檀越！請瞧！你們二位的貴庚造，不是已經那妖道調查了去，清清楚楚的寫在這上面麼？而你們二位以及其他的人之所以突然睡倒，一齊入了昏迷的狀態中，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大概那妖道定是對著這招魂旛，不分朝夕的在那裡作法呢！現在，幸虧靠著他們二位，把這旛奪取了來，一煎湯給了大家吃喝後，居能一個個都得離床了！」智明和尚一說完此話，又把當時前去攻打「落魂陣」，奪取招魂旛的情形，繪影繪聲的，述說了一遍。差不多把金羅漢手上所幹下的那一番驚人的事蹟，都桃僵李代的，放在他們二人的身上了。

原來這都是金羅漢、呂宣良教給智明和尚的，特地請他走來作上一個調人，讓他們父女翁婿，可以釋去前嫌，和好如初。

果然，智明和尚把這話一說，倒把甘瘤子聽得呆了！原來，自己老夫婦的一雙性命，還是仗著女兒和女婿的力量救了回來的；自己竟是一點兒也不知道，反是念念不忘於他們的前眚，一見面就向他們揮起刀來，未免太沒有意思了！甘瘤子一壁如此的想，一壁也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即懶洋洋的把執刀的那隻手放了下來，又把那刀，隨手的向著床頭一擲道：「想不到還有這麼的一回事！這倒是我的不好了！起來罷，起來罷！」末後的這二句話，那是對著跪在床面前的那一雙小夫婦說的；臉上也略帶笑容，不

似先前那般的殺氣騰騰。於是，智明和尚又唸了句：「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蔡花香也釋刀而笑，似乎很是歡喜的樣子。獨有甘聯珠和桂武，雖是聽從了甘瘤子的說話，已一齊從地上站了起來，但一想到了智明和尚所述說的當時那一番情形，倒都又覺得有些忸怩起來！因爲，這些事完全不是他們所幹，未免太有點掠人之美的了！

躊躇上一會兒後，甘聯珠終究把實話吐了出來道：「我們已蒙爸爸把前眚赦了去，心中果然十分的歡喜；但不把實情說出，未免終覺有些不安！其實，我祇是虛於冒上一個險，幾乎把自己的一條性命都送了去，那裡曾得到一些實在的益處？凡是剛才大和尚所述說的那一番情形，都是金羅漢所一手幹了下來的；我眞不敢掠人之美呢！」桂武也接說道：「至於講到我，更是慚愧得很！」

智明和尚一聽他們這般的說著，很顯出一種著急的樣子；生怕爲了這幾句說話，又發生出什麼變局來的。便不待桂武再說下去，忙攔著他的話頭道：「你們也不必再如此的謙遜得！且不管當時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情形，這些個事又是什麼人所幹，祇要你們能有上這麼的一個心，也就很好的了！甘檀越！你說我這句話對不對呢？」說後，又掉過臉去，向甘瘤子望著。這時候，甘瘤子早已怒氣全消，不但對甘聯珠已沒有一些些兒的介蔕，並又恢復了早先的一種情感，把甘聯珠疼愛了起來；女兒和女婿，原是有上一種聯帶的關係的，他既一疼愛了女兒，自然的也會把女婿疼愛了起來了。所以，一聽智明和尚向他問著，也便笑著把頭點點，很表同情似的。

至是，著書的也就把他們的事情暫時告一結束，不再枝枝節節的寫下去。卻又要騰出這枝筆來，把群賢畢集，大打擂臺一番熱鬧的情節，細細的述說上一遍了。

且說：不到多久的時候，早又到了擂臺開打的日期，這是不論在那一方面，都視爲十分重要的一樁事情。大家心中都很是明白，知道：這一下子的關係很爲不輕，如果擺設擂臺的這一方面得了勝，那是哭道人所要創設的這個邛來派，將要獨霸於天下，而崑崙、崆峒二派都不能擡起頭來；如果打擂臺的這

一方面勝了，那崑崙、崆峒二派又得保持其以前的聲譽，而這邛來派的一個名詞，將又如曇花之一現，永久不會被人再齒及的了。

因之，臺上和臺下的形勢，都是緊張到了萬分！金羅漢在崑崙派中，總算得是一個領袖；在這一天的早上，就帶領了他們自家一派中的人，一齊到了邛來山上。四下一瞧看時，人是眞來得不少，除了崆峒派由著楊氏弟兄爲首，率領了他們一派中許多有名的人物，也已到來之外；還有江湖上的許多知名之士，並不隸屬於他們這二派的，也都到了場。瞧他們的樣子，不但有上一點觀光的意思，如果遇著高興起來，或者還要出一下手呢！這也不怪他們：實在是哭道人此番的擺設擂臺，太是大言不慚了，他們心中難免都有些兒不服氣啊！獨有那天曾在這個山上，現過一次好身手的那個紅雲老祖，卻左望也望不見他，右望也望不見他，似乎並不在場。

金羅漢倒並沒有覺得怎樣；卻見笑道人挨近了身來，低低的問道：「你老人家也瞧見了那紅雲老祖麼？這倒是一樁奇事，在今天的這麼一個盛會中，他大可出上一下風頭的，倒又不露面起來了！」金羅漢笑答道：「我也沒有瞧見他。不過，他的脾氣很是有些古怪，或者現在正藏匿在那一個所在；定要到了相當的時間，他又突然的湧現在人前了。我們且不必去管他，我們祇要自己盡力的幹了去就是。」

金羅漢一壁說，一壁又擧眼向著前面望了去。祇見：他們所站立的地方，正當著這邛來山的半腰，卻是一個十分寬廣的所在，大概不論在這山上山下，再也找不到第二處，像這麼寬大的地方的了。當著那中央，卻建設起一座高臺來；那規模，比之那天所設的那個祭臺，要宏大到了好幾倍。再過去約莫離開了幾尺的地方，又設了一個臺，規模卻要差上一些。照情形瞧來：中央的那個臺，那就是擂臺，照它的地位是如此的寬廣，儘可有好幾個人在上面走得趟子的。旁邊的那個臺，祇不過供他們一方面的人休息休息罷了。在中央的那個擂臺上，正中還高高的掛上了一方匾額，旁邊又掛著了一副對聯；這也是一般擂臺上應有的一種點綴，毫不足道的。

不過，普通擂臺上的匾額，總是寫著「爲國求賢」，「以武會友」的這些字眼；前者大概指明這擂臺是由官府發起的，有點選拔人才的意思；後者則說明這擂臺雖不是官府所發起，卻也有上一種研究武藝，提倡武藝的意思：那無非要把在擂臺上比武的這件事情，不算作怎樣的窮兇極惡，而欲將雙方狠鬥死拚的一番情形，借著這些個好看的字眼，輕輕的掩飾過去便了！這在金羅漢的眼中，差不多已成司空見慣。然他現在把這張匾額上的四個字一瞧時，不免輕輕的罵了一聲：「放屁！」原來：竟是「一決雌雄」四個字。哭道人的所以擺設這個擂臺，本是要和崑崙、崆峒二派一決雌雄，看最後的勝利究竟屬於那一方；他如今倒也好，居然一點也不掩飾的，把這番意思宣告了大衆了。

再瞧那一副對聯時，更是荒謬到了絕倫；上聯是：「拳打崑崙，足踢崆峒，且看我邛來創成新事業」；下聯是：「肩隨孔子，手攜釋迦，將爲吾老祖拓大舊根基」！簡直把他們一派要獨霸稱雄的一番意思，完全都說了出來；而且把崑崙、崆峒二派看得一個錢也不值，竟以爲可以對之拳打足踢的了！

金羅漢看到這裡，不禁連連搖頭嘆息道：「太狂妄了，太狂妄了！照這樣看來，哭道人眞是一個草包，那裡能成得什麼大事呢！衹是那鏡淸道人，似乎要比他高明一些；既然身爲臺主，怎麼也由著他這麼瞎鬧的呀！」同時又想到：幸而這邛來山，僻處在一隅，不大爲人家所注意；又有那個糊塗總督，爲了受著哭道人醫治好他愛女的病的一點私惠，在暗地庇護著；所以儘著這哭道人如此無法無天的鬧了去！否則，官府方面如果一注意之下，前來干涉起來，恐怕還有什麼大亂子鬧出來呢！

正在想時，耳邊忽聽得槖的一聲響，接著又是砉的一聲，好像有一件什麼重物墜落在地上了。金羅漢忙循著這種聲響傳來的方向，把視線投了去；方知：懸在擂臺正中的那方匾額，已給人家用鏢打了下來了！心中正在稱快，卻又見夭矯得同游龍一般的二支鏢，分著左右二翼，飛也似的射了去，恰恰打個正著，把那掛在兩旁的一副對聯，也在一個時間中打落了下來了。於是，一片歡呼之聲，便同春雷一般的響了起來。

在這歡聲之中，不但是誇獎著放鏢者的手段高強；並還稱許著他的意思很爲不錯，這種荒謬絕倫的聯匾，是應該把它們打落了下來的！歡聲甫止，又聽得擠在台下的許多人，不約而同的，叫喊了起來道：「打得好！打得眞好！不要臉的臺官還是趕快的走出臺來罷！不要再躲著拿什麼蹺了。」這一叫喊，它的力量可眞是來得不小！祇見一陣騷亂之中，便從山峰最高處，潮一般的湧出了不少的人來，並先先後後的，齊向旁邊的那個臺上走了上去。但是一說到當時的情形，卻眞可用得上「騷亂」二個字：有的是駕雲而下的；有的是從上面跳了下來的；有的是循著山道一級級的攀援而下的；而就在這他們怎樣走下山來的中間，可看出他們各人武藝的高下。金羅漢瞧到以後，不覺暗暗的好笑道：「這眞是所謂烏合之衆！如此看來：他們自己雖一味的在那裡吹著牛，請到了那一個能人，是具著怎樣的一種功夫的；又請到了那一個能人，是會上怎樣的一種法術的；其實一點兒也不可靠！大概除了鏡清道人這個大大的靠山以外，不見得眞有什麼能人了罷！」

就在這個當兒，又聽得臺下的人，一片聲的在嚷道：「啊啊！臺官來了！原來是拿這個次等貨先出場，頭等貨還要放在後面的呢！」在這幾句話之下，顯然含上有很不堪的一種嘲笑的意思；原來：這次出場的，卻就是哭道人本人，並不是鏡清道人。照大家最初的一種推想，還以爲：哭道人既把鏡清道人請了來作臺主，總是由鏡清道人出場的罷。幸虧，哭道人的臉皮也眞是來得老；儘人家在臺下這麼的向他嘲笑著，他非但一點不以爲意，還像是充耳不聞的樣子。祇是把手向著臺下亂搖著，請大衆不要喧嘩。

好容易，總算臺下已是止了喧聲。哭道人便放出一派非常宏亮的聲音來道：「我們爲什麼要在這裡擺設下一個擂臺；諸位既然不遠千里而來，大概心中多已十分明瞭，我也不必再爲細說的了。不過，既然擺設得擂台，無非是要大家較量一下的意思。那麼，我們將怎樣的較量一下呢？哈哈！我倒想得了有一個新鮮的法子了。不知諸位也贊成不贊成？」

不知他究竟想得了怎樣的一個新鮮法子？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四八回　見奇觀滿天皆是劍　馳快論無語不呈鋒

話說這擂臺下的許多人，一聽哭道人說出他已想好了一個新鮮的法子這句話來，倒好像把他們的興趣都提了十分高似的；爭著擡起了一張臉來望著他，急於要知道他究竟想出了一個怎樣新鮮的法子。站近臺前的那些個人，更是七張八嘴的，向他動問道：「什麼法子？什麼新鮮法子？快些兒說了出來罷，不要把啞謎兒給人家打了！不論是怎樣的一個法子，憑著我們有這許多人在這裡，大概總可對付著，不致就會輸給於你罷！」

於是，哭道人不慌不忙的，說了起來道：「講到普通一些的彼此較量的方法，可眞也多得緊；我們在這擂臺之上，也是看得膩的了！我現在所想到的這一個法子，卻很是適合著我們的身分，和著現在所處的環境，似乎要較爲新鮮一些！

「諸位，在我們的這許多人中，不是很有幾個已做到了劍仙的這一步功夫的？而其餘大多數的人，也都不失爲劍俠或是劍客的一種身分。總而言之的一句話，我們各人不都是有上自以爲好到無比的一柄寶劍麼？然而究竟是誰的劍眞個好到無比？究竟是誰的劍眞個能在衆中稱王？卻沒有一個人能知道；也從來沒有過這麼的一種比賽。

「現在乘著四海以內的一般能人，差不多已全到了這裡，這眞是千載一時的一個好機會！我們何妨把各人的劍都放了出來。在這麼的一個情形之下，那些個根基略微淺薄一點的，經不起別的劍在空中掃射，自然就會紛紛的墜落了下來。然後又就這些個沒有墜落下來的劍，再行比上一比；誰能在空中站得最久，誰能不給旁的劍掃落了下來；那就是誰得到了最後的勝利，誰能在此中稱得大王的了！諸位！這不是再新鮮沒有的法子麼？」

臺下的許多人，一聽他所說的是這麼的一個法子，倒都默然了下來，似乎正在忖量著：大家如此的較量起來，究竟妥當不妥當？可有什麼流弊？卻就在此寂靜之中，忽聽得有一個人，高聲罵了起來道：「好不要臉的東西！既然有此膽力，擺設得什麼擂臺，就該和天下人都見上一個高下；怎麼倒想蒙蔽著大衆，提出這麼一個不要臉的辦法來呢？」大家忙向那個人一瞧時，卻正是崆峒派中的楊贊廷。還沒有向他表示得什麼，哭道人卻早已把一張臉漲得通紅，又在臺上向楊贊廷反問著道：「怎麼是我想蒙蔽著大衆？怎樣這又不是一個不要臉的辦法？我倒一點兒也不明白！你得當著天下英雄的面前，把這理由細細的說一下子看！」

楊贊廷便又冷笑上一聲道：「哼！你別假裝糊塗了！你想，擺設下這個擂臺的既是你，充當著臺官的又是你；那你在目前，就成了臺下許多人唯一的對象，應該由臺下的人，一個個的上來和你較量著才對！如果照你所提出的那種辦法，那不是你在擺設著擂台，簡直是台下的許多人，自夥兒在互相較量著；不但是自夥兒在互相較量著，並竟是自相殘殺了起來了？

「因爲劍術是大有高下之分的；照這般的比賽起來，結果必致祇有一二個人能保全他們的劍器；其餘的人，都要受到絕大的一個蹉跌呢！請問大家如果一點也不思索，眞個照你這個辦法做了去，不是就上了你一個大當麼？這還不是你有意想蒙蔽著大衆是什麼！不要臉到了極點了！」

在臺下的這許多人中，雖已有好幾個，也和楊贊廷一般，早明白了這一層的意思；但也有幾個較爲愚魯，或是爽直一些的，祇聽哭道人在臺上天花亂墜的說，倒把他們的興趣提起得非常之高。覺得這眞是最新鮮沒有的一個辦法，竟不曾向各方面都想上一想。如今，給楊贊廷把來一說穿，倒又覺悟了過來。於是，也跟在楊贊廷的後面，在臺下紛紛的大罵起來道：「好不要臉，好不要臉！你倒想把我們蒙蔽了起來麼？」這一來，臺上的哭道人，這一張臉更由紅而紫，幾乎同豬肝色的一般！忙雙手亂搖道：「不，不！我並不是要蒙蔽你們，我也是不曾想到這一層意思上面去！既然如此，我們就把比劍的這個主張取

消，再想別的辦法罷。」哭道人剛把這話說完，金羅漢卻覺得再也忍耐不住，便在臺下說道：「其實也不必把這個主張取消了去。你既然高興著要比劍，我們就和你比上一回劍也使得；祇要你把所提出的那個辦法，略略的修改一下就行了！」

哭道人正在下不來臺的時候，忽聽得金羅漢對於他比劍的這個主張，倒是表示贊成，這眞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忙也十分高興的問道：「那麼，我們把這個辦法應該怎麼的修改一下呢？」金羅漢道：「這也沒有多大的一種修改，祇須確定你的那柄劍爲主體，而由臺下的許多人，輪流和你對壘著就行。照我想來：在最初，只要誰是高興的話，誰就可把他的劍放了出來，儘不必有怎樣的一種限制；而在你，也只要是眞有能力的話，不妨在劍光一掃之下，把所有的劍一齊掃落了下來。倘然還有些個劍，不是這一掃之下所能打落下來的；那再輪流的上來和你比賽著，不過在這裡，你大可把心放下：我們決不會幹出怎樣無恥的舉動，就是要和你比得，也定是個對個的，一個完了之後，再是上來一個；斷不能把所有的劍一齊圍困住了你，使你孤立無援，一枝劍對付不下呢！你們諸位！道這個辦法好不好？」

金羅漢說到末了這一句話時，不但向著臺上的哭道人望上一眼，又把眼光向臺下四處的掃上一掃：這是向著臺上臺下，都普遍的問上一句的了。照論：他的這個所謂修改的方案，連原則上都有些兒變動，已和哭道人先前所提的那個辦法大不相同；不過，平心而論，總可算得是十分公允的！因此，哭道人和臺下的許多人，兩方面都沒有什麼異議，而一致的贊成了下來。於是，這空前未有的大比劍，就開始實行了起來了。

哈哈！這眞也是空前未有的一個奇觀，恐怕不論在古時，在現代，在中國，在外國，決沒有一齣什麼戲，可以及得上他這麼的又好看又熱鬧的！你瞧：當金羅漢剛把這話說完，祇有上一刹那的時間，凡是這一天到場的一般人物，除了幾個自知本領不甚高明，甘心藏拙，以及還有幾個抱著袖手旁觀的主義，不願出手的以外；其餘的許多人，不論他本人是劍仙，是劍俠，或是劍客，都是十分技癢的，又是十分

高興的，各把他們的劍向空中祭了去。當然，他們都自信對於劍術，有上十分深湛的工夫的；這是他們嶄然露頭角的時候到了！

在這裡，哭道人自然也把他的劍放了出來。然而雖說同是一枝劍，在實際上，這些個劍不論在那一方面，都各有種種的不同；論顏色：有的純是一道白光，不帶一點雜色，這大概是劍中的正宗；有的純白之中，略略的帶上一些青，這個正是正的，卻已是自出旁支；有的竟紅得如胭脂之一抹，這不免帶上一點邪門；至於黑得像濃煙這麼的一縷的，那不啻在承認自己的主人翁是一個邪派的人物了。

論形狀：有的短似匕首；有的長如單刀；有的圓圓的如同一顆彈丸；有的扁扁的像似一個枕頭；更有兩柄劍常是相並在一起，如禽中的鴛鴦，魚中的比目，不肯輕於分離的，那是雌雄劍了。一言以蔽之：這時候一個天空中，都是給這些個劍器飛滿了；而且顏色既是如此之不同，形狀又是如此的互異，你道：這還不是空前未有的一個奇觀麼？

現在，更要特別點明一句的，那就是：哭道人所射出來的那一道劍光，卻是墨黑墨黑的，而一時間倒也找不到第二道和他相似的黑光；在此五光十色中，人家儘不必怎樣的向他注意得，他已是顯然獨異的了！然而，你們可也不要小窺了他，他的這道黑光，確是很具上一點兒邪門的！先是，在空中站立上了一會，隨即似使動掃帚一般的，向四下橫掃了起來。於是，祇聞得一片啊呀之聲，從臺下人叢中飛騰而出。

原來，在他這一掃之間，有些個劍器根基較爲淺薄一些的，已是呈著不能抵抗之勢，紛紛然從半空中掉下，無怪他們的主人翁，要驚呼起來了！可是，掉落的儘自由他掉落，也是他們自不量力的緣故，可不能怪得人家；而仍牢站在空中，沒有給他掃落下來的，卻在全體中也尙要佔得過半數。哭道人便又向著空中望上了一望，大聲的笑說道：「好！這所賸下來的，大概全是一些精兵，可以和我角鬥得的了！我現在就站在這裡不動，你們那一位有興，就由那一位上來，和我玩上一下子罷！」

哭道人剛說完這句話，早聽得臺下高叫上一聲：「俺來也！」一壁卽見從東南角上，倏的有一道青光射至，迎著了哭道人的那道黑光，就拚命的大鬥起來。但鬥上了不少時候，仍是一個不分勝負。這青光倒也是很見機的，一見不能取勝，也就自行退去。於是，又換了一道紅光上來，和哭道人廝鬥著。如此一個退去，一個上來的，也不知又換上了多少人。換言之：也就是有不少的劍已和他鬥過，臺上和臺下，卻終保持著一個平衡的局面：一般進攻的既不能把哭道人的劍打落了下來，哭道人對於一般進攻的，也不能加以若何的損害。

但在這個當兒，乘著雙方的角鬥，正又告了一個段落，卻又見一道強有力的白光，倏的從一個山峰的後面，箭也似的直射了出來，找著了哭道人的那道黑光就廝鬥。瞧這樣子：那個放劍的人，並不曾來到這擂臺之下，至今還在那個山峰的後面躲藏著，沒有露出面來呢！而且，這劍是一放就放了出來的，以前並不曾在空中停留上一些時候；當他一找到了哭道人的那道劍光，就顯出十分奮力的樣子，進攻得很爲猛烈。饒他哭道人在以前是如何的好整以暇，他的劍術又是到了如何高深的一個地步，儘這崑崙崆峒二派中的能人，把一柄劍，一柄劍輪流的向他進攻著，他好像玩上什麼一類的遊戲似的，絲毫不以爲意；到了如今，卻也露上十分吃緊的樣子，口中不住的在噓著氣，手也不住的在伸動著，顯見得他也是在那裡努力應付的了！

然而，終究是一個不濟！這一道白光卻是愈逼愈緊，你剛退後一步，他就上前一步，死也不肯相捨；勢非要把哭道人這柄劍逼至無處可躲，一翻身跌落了下來，他是不肯歇手的了！這一來，直累得哭道人出上了一身大汗，幾乎把衣衫都濕得一個透！一壁更是氣喘得什麼似的！暗自吃驚道：「好傢伙，好傢伙！竟相逼得如此之緊麼？倘再不肯相捨，我可就要吃不住，今天的這個觔斗，那是栽定的了！」他一想到這裡，更是著急到了萬分，恨不得張開了口，向他自己一方面的人呼起救來！但是，一則自己既是充當著臺官；再則大家早約定在先，是個對個的來上一下子的；那裡有這一張臉，去開口向人求救呢

！

然哭道人雖是顧著自己的顏面，還不曾開口向人討得救兵；在他自己一方面的許多人中，早有一個人，已在暗地瞧出了這種情形來，知道哭道人決非對方那人的一個敵手，祇消再過一刻兒，便要支持不住，給對方把劍打落了下來了！這個人不是別人，卻就是哭道人請來的那個大靠山鏡清道人。他爲免得哭道人當場出醜起見，也就顧不得什麼體面不體面，信義不信義，忙從臺上站起身來，從斜刺裡把自己的飛劍放了出去，合了哭道人的那柄劍在一起，通力合作的把那道白光擋住了。

這一來，臺下的許多人，可大大的不服氣了！立刻就都鼓噪了起來，也想加入了白光這一方面，和他們混戰上一場，看究竟是誰的這一面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不料，他們剛想把自己的劍移動著，也加入這戰陣中去；卻見那道白光，倒又倏然的向後一掣，卽向山峰後面退了下去。

然而他的這種退卻，很是出於從容；祇要是個行家，就能瞧出他是完全出自自動，並非爲了力有不敵而退卻了下去的。跟著，便見身體瘦削而長，穿著一身白色衣服的一個漢子，從山峰後面露出臉來，舉起一雙威凜凜的怒目，直向擂臺上射了來，倏又向鏡清道人所立的那個臺上射了去。當他的目光射到他們那個人的時候，就在那個人的臉上不住的滾動著，威風到了極點了！當下，臺下有認識得他的人，便禁不住互相指點著，並歡呼了起來道：「哦！這是方紹德，這是方紹德！聽說他近年來，祇是在苗峒中隱居著，不願預聞得一點兒外事，怎麼今天也會到這裡來了！」

方紹德把他們二人靜靜的注視上一會兒，方又開起口來道：「咳！好不成材的二個東西！竟會在我的面前，幹起這一套不要臉的把戲來了！我悔不該沒有把你們的來歷打聽淸楚；早知你們是如此不成局器的，儘可由你們去胡鬧著，也不必徒勞跋涉的來了！」哭道人和鏡清道人，他們也知剛才的這一個舉動，是很有些兒不該的；不過爲一時應急起見，也不得不如此的一來！現在，給方紹德這麼的一頓臭罵，不覺都是滿臉羞慚，也就訕訕的，各把自己的劍收了回來，一時間倒不能向方紹德回答上怎樣的一句話

！

方紹德便又接著說道：「但是我既已來了這裡，卻不能不把你們這二個東西，好好的教訓上一頓！否則，恐怕你們更要猖獗起來了！你們須要知道：我師傅開諦長老，他在四川是有上何等的一種資格，他對道法更是有上何等的一種根基；也不知有許多人向他遊說過，請他創設一個峨嵋派出來，和已成立的那崑崙崆峒二派，作上一個對抗的形勢；他老人家總是謙讓未遑，不肯答允下來。

「再次講到我，我雖不見得有怎樣的大本領，自問總比你們這些鬼東西，要高強了一些；同時也有許多人慫恿著我，教我獨創一派；但我也守著他老人家的遺訓，不敢有所妄為。不料，如今竟有你這個不見經傳的什麼哭道人，更有你這個冷泉島的邪教魁首，前來作上一個幫手，要在這四川境界上，創設出什麼邛來派來，這眞是膽大妄為到了極點了！現在你們也不必說著怎樣的大話，要把崑崙崆峒二派一齊都推倒，且先打倒了我這個方紹德再講！倘然連我一個方紹德都打不倒，還要創設什麼新派，還要充著什麼開山祖師，那未免太教人笑話了！」

方紹德把這番話一說，大家方知道，他今日此來，實是大大的含上一種醋意，勢非大幹一下不可！本來這也怪不得他，就四川一省而論：要算他們這峨嵋山一派的勢力最為雄厚；不論是開諦長老，或是他方紹德本人，倘然創設出一個峨嵋派來，那是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句半句的閒話的！如今他們始終秉著一種謙遜的態度，雖是在暗地已有上這麼的一個團體，卻從未把這個峨嵋派的名號，公然宣示於天下；不料，那個不見經傳的哭道人，竟在他們的地界上，膽敢大吹大擂的，創設出什麼邛來派來，這怎能叫他不大大的生氣呢！當然要趕了來，和那哭道人拚上一個你死我活的了。而如此一來，當前的一種形勢，也就在暗中大大的有上變動；那就是：今天的這個擂臺，並不是邛來派和著崑崙崆峒二派在對抗，卻已變成了邛來和峨嵋互決雌雄的一個場所了！

哭道人一見方紹德竟是這般的明說著，也就知道這樁事情大了！非待雙方顯明的分上了一個孰勝孰

負，方紹德決不肯就此罷手的！便也收去了那種羞愧之容，老起了臉皮說道：「你不肯創設出什麼峨嵋派來，那是你一方面的事情；我要創設出一個邛來派來，這又是我一方面的事情：兩件事，原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的！怎能爲了你自己不肯創設峨嵋派，便也禁止我不許創設邛來派呢？這不是大大的一個笑話麼？何況我的創設邛來派，早已宣示於天下，乃是一個已成的事實了！你又待把我怎麼樣？」哭道人說到這裡，也向著方紹德威凜凜的望上一眼，似乎要把他嚇得退了去的。誰知，方紹德還沒有動作幹出，早又從他的身後，鑽出了一個人來。

不知這個人是什麼人？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四九回　小而更小數頭白蝨　玄之又玄一隻烏龜

話說哭道人一聽完了方紹德所說的那一番話，知道「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方紹德一定是要和他幹上一幹的了！也就把心思一橫，準備著和他硬幹。當下，便也針鋒相對的，回答上了幾句硬話；並又橫眉鼓眼的，向著方紹德望上一望。這一來大有一觸卽發之勢，眼見方紹德又要拿出什麼看家本領來，對付著那哭道人了。誰知，就在這個當兒，卻又從方紹德的身後，轉出了一個人來；那是方紹德的二徒弟藍辛石，原來他是伴同著他的師傅一起來的。

這時候他把手中的大斫刀揮動著，一邊大聲說道：「我們也不要把你怎樣，祇割去了你的雞巴餵狗吃，看你還能稱雄不能稱雄！」這話一說，倒引得臺下的許多人都譁笑起來；連得坐在哭道人那方面看臺上的人，也都露著一種忍俊不禁的樣子。哭道人卻祇向著他瞪上一眼道：「下流，太是下流了！而且我正同你的師傅說著話，要你攔了出來作什麼！」藍辛石卻仍是神色不動的樣子，道：「哈哈！你不愛和我講得話，我正也不愛和你這個狗東西講得呢！剛才所說的那一筆帳，我們不妨隨後再說！你們這裡

不是已請到了一個什麼鏡清道人麼？我聽他說很是會上一點法術的；如今趕快叫他出來，我倒頗想和他鬥上一下法。」

哭道人正想向他呼叱著，說：「你是一個什麼東西，敢向鏡清道人鬥得法！你師傅自以爲是如何了不得的一個人物，恐怕還不是他的敵手呢！」卻見鏡清道人已在那邊臺上，向藍辛石招呼了起來道：「哈哈！藍蠻子！原來你也知道有我這麼的一個人，那眞用得上孺子可教的那句話了！我就和你比上一下法也使得！」說著，側過身子來，祇將身子輕輕的向著臺外邊一聳，早已到了那邊擂臺上。哭道人便也乘機下臺，轉到那邊的臺上去；意思是鏡清道人既是高興和藍辛石比得法，也就聽他幹了去，自己不必向他硬行攔阻罷！

於是鏡清道人復又向著臺中一立，含笑說道：「藍蠻子！你要和我比什麼法，儘不妨由你說來；我是無有不樂於奉陪的！」藍辛石道：「什麼大的一種法，既有我師傅在這裡，且留給他老人家；我現在所要和你比的，乃是很小很小的一種法，不知你也高興不高興！」鏡清道人又笑道：「這是你在那裡胡說了！既稱得是法，總是一個樣子的，那裡還有什麼大小之分？快快說了出來罷：你所要和我比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法？」藍辛石依舊十分從容的，說道：「這確是很小很小的一種法；你想：我也沒有別的什麼法寶，祇是想靠著了身上的幾個蝨子，和你比上一比；這個法，不是再小也沒有了麼？」

這時候，臺下的許多人，已早把各人放出在空中的劍收了回來，倒十分安閒的站在那邊，好像瞧看什麼戲文似的；幾乎忘記了他們是爲打擂臺而來的了；現在一聞此話，復又哄然大笑。獨有鏡清道人，瞧見藍辛石竟是那般憊懶的樣子，心上好生不高興；但既已答允下和他比法，終不能爲了他那種憊懶的樣子而再反悔起來。不免把眉峰緊緊的蹙著，隨又向著藍辛石，狠狠的瞪上了一眼；意思是說：不必再說什麼廢話了！你有什麼法，儘管施展出來罷！

藍辛石便又接著說道：「你也不必嫌著我多說廢話；在這未比以前，我們總得把條件說說清楚。我

現在所要放過來的，祇是一大把的蝨子；我能把這蝨子放到你的身上來，並能教他們爬入你的衣袖中去，咬噬著你的皮肉，那就是我的法力勝過於你，我得了勝利了；反之，你能把這些蝨子從身上揮了下來，一個都不讓爬入衣袖中去，那就是你的法力勝過於我，也就是你得了勝利了。

「不過你當用法的時候，一不能用手指去掐死他們；二不能用口沫去淹死他們；三不能用什麼兵器去打死他們。其實，這第三條，又是一句廢話；任你的兵器是怎樣的鋒利，要把那些蝨子一個個都打死在這兵器之下，恐怕也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罷！現在，我要問你：你究竟願意不願意和我比這個法？」

鏡清道人一聽他把這些個條件說出，倒也把自己的興趣引了起來了；早把緊蹙著的眉峰展放了去，十分高興的說道：「好！我就和你比上一比也使得！你出手罷！」

藍辛石在微微一笑間，便伸手向著他自己的身上摸去，好像那裡就是蝨子的一個巢穴，要多少，有多少似的。接著，又把手伸出，像已摸得有一大把蝨子在他手中的了；然後祇聞得輕輕的一聲「咄」，藍辛石將手掌展開，把手中物作勢向外一擲。卽有細沙似的一把東西，一點也不停留，直向擂臺上投了去；恰恰投個正著，一齊都落在鏡清道人的道袍之上了。於是，那些蝨子，便在道袍上四下的爬了開來。但爲了蝨子太多的緣故，雖是四向爬著，卻總是七八個在一起，十數個在一堆；從臺下遠遠的望了去，祇見這裡也是一片，那裡也是一片，把人家的雞皮疙瘩都要引了起來的。

而在此一刹那之間，眼見得那些蝨子，就要向著鏡清道人的頸項上，衣袖內，都爬了去；祇要聽他們這般的橫行著，而沒有方法可以阻止得；那鏡清道人就要輸在藍辛石的手中了！在這裡，鏡清道人可不能再怠慢，也得顯些法力出來；但聞得他也是輕輕的咄了一聲。說來眞也奇怪，當他未咄此聲以前，那些蝨子正爬動得非常的上勁；有幾個差不多已爬到了衣領和兩個袖子的邊緣；再進一步，就是貼肉的地方了。比聞得他這麼的咄上了一聲，好似從青天打下了一個霹靂來，立刻把他們打得昏倒下來似的，一動也不動了！而鏡清道人身上所穿的，本是一件杏黃色的道袍；如今給那些蝨子，這裡一起的，那裡

一堆的，老是停住了不動，倒又像在這道袍之上，繡出了一朵朵的白花來了。

這個情形，藍辛石當然也是遠遠的瞧見了的；便笑著說道：「眞好法力！果然是名不虛傳！不過，我的這些蝨子，卻和尋常的蝨子有些不同，也是很有點兒來歷的；你瞧：他們經上了你的一聲咄，雖已停止了爬動之勢；但他們的生命，不是還都好好的保全著，一個也沒有從你的身上掉落了下來麼？所以，現在如果你就此停了手，還不能算是怎樣的勝了我；總得把這些蝨子一齊攆走了去，一個都不留在你的道袍上，方能算是得到了完全的勝利呢！」瞧他的意思好像以爲這是十分麻煩的一件事，鏡清道人任他道法是怎樣的高強，不見得就會把此事辦到；如果對方辦不到這一步，那他自己也就輸不到那裡去呢！

不料鏡清道人一聽這話，倒更爲高興了起來了；也含笑答道：「這當然！如果老讓這些蝨子停留在我的道袍上，而不把他們攆走了去，人都要麻煩死了，這還成個什麼樣子？那裡再可說得上得到勝利的這一句話呢？不過，你的這些蝨子都是很有些來歷的，如果把他們都撣落在這臺上，也不是一回事；一旦等他們甦醒了過來，在這臺上四下的亂爬著，不是要害人非淺麼？」臺下的許多人，想不到鏡清道人也會說出這般很有趣的話來，不禁又博得一個哄堂大笑。

藍辛石卻祇冷冷的說道：「這個聽你的便的，祇要能把這些蝨子一齊攆了走，而又不違背我所提出來的那幾個條件，就是了！」於是，祇聽得鏡清道人大聲的道了一句：「很好！」卽笑容可掬的，伸出一個指頭來，向著他道袍上的一塊地方，虛虛的點上了一點；那塊地方的一小簇蝨子，立刻好像給他的法力感通了似的，重又甦醒了過來。但他們並不再爬動，卻像生上了翅膀的一般，一齊都飛了起來；一到空中，又把他們的身體漸漸的變成很大，祇在一轉眼間，但見一隻隻的都已變爲羽毛很美麗的天鵝，那裡還是什麼蝨子呢！

這一來，一般觀看他們比法的人，不由得不都歡呼了起來，在這歡呼之中，顯然的有一部份人，對於鏡清道人這種神奇無比的法力，拜服到了五體投地了！鏡清道人卻像毫不理會的樣子，祇喃喃的在說

道：「天鵝就是鷁子，鷁子就是天鵝；在這世界之上，萬物同出一原，本無什麼兩件東西的！我如今祇教他們都還上一個原就是了！」聽他這幾句話，倒很含有幾分高深的哲理！他一邊這麼的說著，一邊又向他那道袍上所有的地方，不住手的虛虛的點著；凡經他所虛點之處，卽有一小簇的鷁子，從這上面飛了起來；又和先前一個樣子，一到空中，便又變爲一隻隻的天鵝；一刹那，早見美麗得什麼似的天鵝，已是飛滿了一個天空了！

那麼，這時候的藍辛石又是怎樣的一個情形？他見鏡清道人一施展法力，就把他所放出去了鷁子，都變爲一隻隻美麗的天鵝，不是明白他自己是到了完全失敗的地步麼？不，不！他一點兒也不覺得自己是失敗。他祇覺得大家一般兒有的是法力，不該讓鏡清道人一個人逞盡了威風，這又是他自己應當露臉的一個時候了。他一等到鏡清道人已是停了手，不再向道袍上去虛虛的指點著了；知道這便是已把所有鷁子攆走完了的一個表示。他便又笑著說道：「果然好法力！僅是這麼的一來，已把所有的鷁子一齊都攆走了！不過，在我這一方面，可就十分的糟糕了！這些鷁子確是大有來歷，也不知經我費了多少的心血，始得集合在一起的；倘然就此走散，豈不太爲可惜！現在，我也得想上一個方法，把他們召集攏來方對呢！好！看我的罷！」

說著遲，那時快，卽見他把一隻手伸了出來，向著空中一招，立刻就有一頭天鵝，落到他的手掌中來；他便又行所無事的，把那天鵝向著自己的身上一擲，倏忽間，已是失其蹤跡。照情形瞧來：大概又是把身形縮小，重行還了原，依舊變成爲一頭鷁子！於是一般旁觀的人們，又情不自禁的，第二次歡呼了起來。而且，這一次的歡呼，似乎較之剛才那一次，尚要來得熱烈！他的原因，那是想都想得出來了的：無非爲了先一次的變化，尚在他們的料想之中，預知鏡清道人定有怎樣出奇制勝的一手；至現在藍辛石再能來上一個變化又把鷁子復了原，那是他們所萬萬料想不到的呢！其次，爲了他們已把鏡清道人佩服到了五體投地，以爲再沒有可以蓋過他的人；卻想不到藍辛石就也有這麼的一手，同樣的可以使得

人家佩服的：這當然要教他們歡呼得更爲熱烈了！

藍辛石卻露出頗爲不安的樣子，一邊祇是笑著說道：「不錯，一點兒也不錯，天鵝就是鉍子，鉍子就是天鵝，我再第二次把他們復上一個原罷！」說時，卻又把先前的法子改變了一下，不是一招一頭天鵝這麼的費事了；祇見他在一陣亂招亂擲間，飛在天空中的天鵝，已是去了一大半；再過了不多的時候，已一齊復變爲鉍子，並都向他的衣袖中藏了去，大概又回復他們原來的狀況了！祇賸下有一頭天鵝，還沒有變了去，卻在他的肩頭兀然站立著；這不知是一種什麼用意？

至是鏡清道人也把自已的大拇指伸了一伸，露上一種很爲心折的樣子道：「你這個人很不含糊！今天我和你比法一場，也算是不枉的了！凡是一個會得法術的，第一樁要緊的事情，就是要懂得變化，懂得還原；其他尚在第二步。倘然連變化和還原的法子都不知道，那是比之一般會變戲法的還不如，那裡稱得上什麼有道之士呢！」藍辛石見他很爲高興，便又乘機而入道：「你既是如此的高興，這倒也很爲難得的。那麼，我和你再比上一次法，好不好？因爲剛才祇能算是大家扯了一個直，並沒有分得什麼勝負啊！」鏡清道人即欣然應道：「好！你要再比，就再比便了！不要說是再比一次，就是十次、百次也使得，我決不會躲避了去的！不過，又是怎樣的一個比法，不妨再由你說出章程來？」

藍辛石便向肩頭所站立的那頭天鵝指了一指，含笑說道：「講到怎樣的比法，我早已想得了，我是拿這頭天鵝作代表；你不妨拿任何一頭東西作代表，大家來比上一個飛行的快慢。好在我們倘然一齊側過身子來，朝著東西那一邊，那我在這裡所站立的這個地點，和你在臺上所站立的那個地點，恰恰成爲一條平行線，一點分不出什麼遠近來的；然後再拿矗立在那邊山峰上，像似把天都要戳了破的那棵大樹，作上最後的一個目標。那就是說，在誰手中放出去的那頭東西，先飛到了那棵大樹上，便是誰得到了勝利了！你道，這個辦法好不好？能贊成不能贊成？」鏡清道人笑道：「你倒眞是一個妙人！想出來的什麼辦法，都是十分有趣味的！我當然得表示贊成。但是，對於這項比賽，你已是想定有一樣東西了；我

又拿什麼東西來湊付呢？一時間卻眞有些想不出！哦！不必限定於禽類，你看好不好？」

這話一說，臺下不免又哄然大笑起來，都以爲：這一下子，鏡清道人可眞有些兒糊塗了！誰不知道，祇有禽類是長於飛行的；如今人家要和他比飛行的遲速，怎麼他說不必限定於禽類，好像他要用上禽類以外的一種東西，這又是怎麼一個道理呢？而且，照那第一次的比法看來，對方並不是什麼容易對付的，他似乎更不應這般的馬虎啊！」藍辛石倒不失爲一個爽直人，這時候，也笑著說道：「照理：祇有禽類是長於飛行的；你如要取勝的話，自然也得用上一個禽類。但如要用禽類以外的東西，那也是你的一種自由；我當然不能干涉。不過，照我想來：恐怕不見得怎樣和你有利罷。」鏡清道人笑道：「且不管他有利無利，祇要你能答允就是。如此一來，我選擇起這件東西來，就比較容易得多了！」說完，便擧起眼來，向著臺下望了去，好像要在那裡探視上一下，找得了那一個生物，就拿那一個生物來充數似的。

一會兒，他的眼光忽停注在一個地方，那是不十分小的一道山澗，祇聞得那澗水不住的淙淙的在流著；在這澗水之旁，鏡清道人像似已找到了他的目的物；卽見他伸出一個指頭來，遙遙的向著澗旁一指，並繼以輕輕的一聲「咄！」；便有形狀很蠢的一樣東西，從澗旁躍然而起，直向著擂臺上飛了來，也在鏡清道人的肩上停下了。但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這時候鏡清道人的態度，卻不能和藍辛石一般的來得愜意；一見那個東西停在他的肩上停下，生怕又給他逃走了去的，忙擧起一隻手來，緊緊的把來按住。所以，這究竟是一個什麼生物，大家都沒有瞧看清楚；祇知道這是很蠢很笨的一樣東西罷了！鏡清道人卻已似得到了一件什麼寶貝的，又忙不迭的，向著藍辛石說道：「好！我如今總算也得到了一件法寶，可以將就的湊付一下了！我們不如就比賽罷！」藍辛石見他一手按著肩頭停著的那個東西，態度間很是帶上一些狼狽的樣子；不覺暗暗的有些好笑。一邊也就把頭點上一點，表示贊成之意。於是，二人都轉過身去，向著東面一立；又在大家齊一揮手之下，二人肩頭停著的那二頭生物，便都飛了出去。但這天鵝，是何等的善於飛翔；祇略略的一擧翼間，早已飛了很遠的一段路。再一瞧鏡清道人所放出的那個寶

貝時，卻是瞠乎其後，不知已隔上了多少路；而那種蠢笨不靈，飛都飛不動的神氣，更是教人一瞧到了眼中，就要放聲大笑起來的。

在那些旁觀者中，有幾個是十分眼尖的，早又瞧出了這是一個什麼東西；當時便又不自禁的，譁笑了起來道：「哈哈！我道是什麼東西，原來是一隻烏龜！烏龜而教他飛了起來，這個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一點了！」可是立刻又有幾個人，向著先前的這幾個人駁道：「不，不！這決不是烏龜！烏龜又那裡會飛的？並且鏡清道人也不是那麼蠢笨的一個人，要和人家比著飛行的遲速，那一種禽類不可以驅使得，爲什麼偏偏要用一頭蠢笨不靈的烏龜，充起代表來呢？」

不知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是烏龜不是烏龜？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五〇回　挫強敵玄機仗靈物　助師兄神技有飛刀

話說，鏡清道人和藍辛石正在第二次比法的時候，一般旁觀者對於鏡清道人所放出去的那個東西，爲了沒有瞧看得清楚，不免起了種種的懷疑；有的說這是一個烏龜，有的說這不是一個烏龜，各有各的理由，正自爭辯一個不了。鏡清道人卻好像也已聽得了的樣子，便在臺上，又笑嘻嘻的，說著那種帶有幾分哲理的話道：「其實世上的各物，也並沒有一定的名稱，都是隨著了人在那裡叫的；所以這東西，你們算他是烏龜也可以，不算他是烏龜也可以，正不必如何的認眞！」

鏡清道人一說到這裡，又把眼睛向外面望了去，對著在空中比賽飛行的那兩頭生物，很仔細的望上了一眼；不免立刻斂止了笑容，又把眉峰緊緊的一蹙，似乎他所放出去的那頭生物，那種蠢笨不靈的樣子，也給他自己瞧到的了。於是他又喃喃的說道：「糟糕，糟糕！竟是這般一個蠢笨的樣子，無怪人家要叫他是烏龜的了。好！我現在該得大大的努力一下；否則，我眞要失敗在那個蠻子的手中，這個臺可

眞有些兒坍不起啊！」一遍說，一邊便戟指向著臺外一指，又繼以輕輕的一聲：「咄！」這當然是他在那裡使法了。果在頃刻之間，這個似烏龜非烏龜的東西，要比先前靈動了許多，飛起來也是快速了不少；但是那頭天鵝，這時候卻又進行了不少路，離著指定爲最後目標的那棵大樹，已是沒有多遠。照情形講不論對方是用著怎樣的一種速度，向他追趕了去，已是來不及的了！一般旁觀的人們，不免又譁笑起來道：「要追趕，何不在出發的時候就追趕？到了現在方追趕，那裡還來得及？人家不是飛都要飛到了麼？這一次的比法，勝負之勢，可說得業已大明，這牛鼻子道人是輸定了的了！」鏡淸道人卻好像毫不知道這個情形似的，仍在十分的努力著；一會兒唸動咒語，一會兒作著手勢，忙得一個不可開交。隨又見他兩目一瞋，伸出一個指頭去，很威嚴的喝上一聲：「咄！」就在這一聲猛喝之下，他的那件寶貝，果然更是快了不少；先前和那頭天鵝，距離上很遠的一段路，現在卻覺得已是近了許多了。

這一來，一般旁觀的人們，倒又覺得十分的興奮了起來，知道藍辛石十拿九穩，可以到手的一個勝利，已是開始現著動搖之勢，最後是如何的一個結果，正在未知之數呢！而鏡淸道人的那件寶貝，卻祇見他一點點的趕上前去；藍辛石的那頭天鵝，又祇見他一點點的退落後來；不到多久的時候，二頭生物已是緊緊的相隨在一起，不見有多大的距離了。於是，大家倒不覺又都懷疑了起來道：「這是這麼一種道理？當鏡淸道人尙未二次努力作法以前，那頭天鵝，已是和那棵大樹距離得不多遠，祇消一進就可以飛到了的；爲什麼隔上了這多的時候，還是一個沒有飛到，卻儘著已落在他後面很遠的那頭生物，一點點的追趕了上去呢？」經他們仔細的一觀之下，方恍然大悟的，明白了個中一切的原因。

原來那頭天鵝，雖是在那裡現著一種飛翔之勢，其實，卻完全是假的，他又何嘗向著前面飛過去了一些些，祇老是停留在那一個地方，而把他的兩翼，不住的展動著罷了！照這樣的一個情形，不管後面！那頭生物，和他距離得是多少的遠；當然到得最後，一定都可以把他追趕到了的。這無疑的，定就是鏡淸道人所使一種法子；否則，決不會有這種奇異的情形發見呢！於是，大家又都情不自禁的，哈哈大

笑起來，笑這一下子，藍辛石可上了鏡清道人老大的一個當了！就在這笑聲縱起之際，後面的那頭生物，也就是鏡清道人的那個寶貝，早又追出了前面的那頭天鵝，早又飛到了那棵大樹上，得到了最後的一個勝利了！最可笑的，那頭天鵝到了這個時候，倒又露出一種十分努力的樣子，向著前面飛了去，也立刻飛到了那大樹上停下；但是，恰恰又是後了一步，不能不算是失敗的了！

當鏡清道人露著很得意的一副笑容，向著四下顧盼著，自以爲已得到了一種勝利的時候，藍辛石卻已氣不憤的大聲的叫罵了起來道：「咳！不要臉的人，幹出來的事，總是不要臉的！怎麼又在我的面前，玩起這一套把戲來了？你要眞是能勝得了我，就應該驅使一頭禽類，規規矩矩的和我比賽著；像這麼的使弄詭計，在中途阻止著人家，又算得什麼一回事！就是得到了勝利，也是不能算數的呢！」

鏡清道人雖給他這般的叫罵著卻一點兒也不以爲意；依舊笑嘻嘻的說道：

「你不是要和我比法麼？現在我把你的那頭天鵝在半途中阻止了下來，不使他再能前進；而讓我的這頭生物，可以從從容容的向前飛去，得到了最後的勝利。這就是我所使的一種法，也就是我的法力勝過於你一個很顯明的證據！怎麼說是不可以算數呢？並且，你既是一個會法術的人，一旦和我比得法，就該處處的防著了我；一見我把什麼法使了出來，就得也用一個法來抵制著我。倘然在我剛才作法的時候，你也在暗中抵制過，卻不能抵制得下，這就是證明了你的法力遠不及我；倘然我已在這麼的使著一個法，你卻還像睡在鼓裡一般的樣子，一點兒也不知道，那你的程度又未免幼稚得太爲可憐！總而言之的一句話，在如此的一個結果之下，不論就著那一方面講起來，你的這個失敗，已像鐵案那般鑄成著，決非單用什麼言語所能挽回過來的了！」

鏡清道人一把這話說完，藍辛石顯著十分沮喪的樣子，不覺默然了下來。一般旁觀的人們，同時也不覺默然了下來。在這一片靜默之中，不啻已把鏡清道人的那番話暗暗的承認下。不錯！還是大家在比著法；在雙方比法的時候，他就使起一個法來，這是再正當沒有的一樁事！如今竟罵他是不要臉，未免

太有些兒不對了！

但在半晌之後，藍辛石依舊又表示一種不服氣的神氣道：「好！這一次就算是我失敗在你的手中了！不過，你的這個樣子，也終嫌有點詭而不正；你就是把我勝下，也不見得是怎樣的有光輝的！現在，你也再敢和我比賽一下麼？路程不妨和以前一般的長短，就由那邊那棵大樹上，再飛回到這邊先前的起脚地點來；這一次，你倘然再能勝得了我，能一點不使什麼詭術，正正當當的勝得了我，那才是眞正的一種勝利；我也就甘拜下風，自認失敗，此後再不敢和你比什麼法的了！」瞧他的樣子，像似已有上一個把握，祇要鏡清道人不再使什麼詭術，而肯正正當當的和他比賽著；那麼，這第二次的勝利，一定是屬之於他的！所以，他現在很是殷切的希望著，鏡清道人不要拒絕他的這個要求；祇要鏡清道人能慨然的把他這個要求答允下，那就可借著重行比賽的這一個機會，一雪他第一次所受的那一種恥辱，而又可把已失去的面子拉了回來了！在這裡，鏡清道人倒一點兒也不作刁，祇笑著說道：「哈哈！你要求我再比賽一次，就再比賽一次也使得！祇是照我想來：事情已是大定的了；就是再比賽上一百次，恐怕也是這麼的一個樣子，你不見得就會勝了我罷！」

原來，他也是胸有成竹，以爲這一次的比賽，仍是歸他得到勝利，決不會讓藍辛石搶了去了！比及第二次的比賽，又是開始舉行起來，鏡清道人果然一些些的詭術也不使，但他也把所用的方法改變了一下。當剛從那樹上一飛了起來，就見他的那頭生物，具上有非常驚人的一種速度，超在那頭天鵝的前面，不知已有多少路，並不像在第一次比賽中，那麼蠢蠢然的了。隨後，那天鵝無論是怎樣拚著命的追趕，終是一個望塵莫及；而且越是向前飛著，越是距離得遠了。當前者已是飛到了擂臺上，停在鏡清道人的肩頭，兀然不復動；後者還祇有飛翔得半程路的光景，這未免相差得太遠了！於是，一陣譁笑之聲，不禁紛然雜作，又從一般旁觀者中騰了起來。這一來，太使藍辛石覺得沒有面子了！然而，失敗已成了鐵鑄的一個事實，失面子也是當然的事；一時間那裡就能挽得起這面子來！於是，把他的一張臉都漲得通

紅，露著嗒焉若喪的樣子，再不能像先前這般的趾高氣揚了！

好容易，等到那頭天鵝也是飛了回來，重在他的肩頭停下；他不禁咬牙切齒，把那天鵝恨得什麼似的，卽把來抓在手中，十分用力的，向著山峰的後面一拋道：「好東西！這一回你可把我坑死了！現在，且讓你在那兒待上一會罷！」這一拋下去，那頭天鵝究竟是如何的一個結果，還是依舊還原爲一個鈕子，可沒有人知道了。這種種的情形，在無形中，無非更增長了鏡清道人不少的驕氣；便又十分得意的，向著藍辛石說道：「如何？我不是說，就是再比賽上一百次，也終是這麼一個樣子的罷？如今，你大概不致再向我要求重行比賽了！」說後，又側過臉去，向著停在他肩頭的那個生物望上一眼，頗有一些嘉許牠的意思。然後，又把牠拿了起來，放在手中，一壁用指頭撥弄著，一壁獨語似的在說道：「哈哈！我如今方也把你看淸楚了，果然是一個烏龜！山澗中竟會有上烏龜，烏龜居然會飛，又居然飛得如此之快；這都不是什麼偶然的事情，大概也是我和你有上一點緣法罷？好！我現在應該送你回去了！」一壁說，一壁便伸手出去，把那烏龜向著臺外輕輕的一送；祇聞得遠遠的起了「嘓咚！」的一聲響，看來這烏龜已是回到了山澗之中了。

這時候可又惱動了一個人，那就是藍辛石的四師弟周季容。他也躲在山峰後瞧看著，一切的情形，都瞧在他的眼中；現在可把他氣憤得什麼似的，突然的跳了出來。卽伸出一個指頭來，遠遠的向著鏡淸道人一指，大聲罵道：「你這牛鼻子道人，休要如此的得意！你這一種的勝利，就眞是接連著勝利上一百次，也是一點不足稀罕的！你要知道：我師兄的這頭天鵝，並非眞的什麼天鵝，祇是一個鈕子，並是由你代他變化而成的；而你所弄來的那個烏龜，既能在山澗內生長著，少說些，大概也是數百年以上的一個靈物。把這二樣東西放在一起，就是不必比賽得，勝負之局已是大定的了！想不到我師兄竟會是這般的糊塗，居然肯和你比賽；這不是上了你的一個大當麼？現在，我們也不必再講這些陳話。看刀罷！」說時遲，那時快！周季容冷不防的卽把手向外一伸，便有一把明晃晃、亮閃閃的飛刀擲了出去。他

的眼力也眞是好到不得了，兩下雖是相隔得這麼遠的一段路，他把這飛刀一擲，卽直對著擂臺上飛了去；而且不偏不倚的；正直擬著鏡淸道人的咽喉間。然而，鏡淸道人眞也不失爲一位行家！他見周季容在說著話，說著話的當兒，突然的把手向外一伸；便知：不好！定有什麼暗器一類的東西擲了來了！早已暗暗有上了一個準備。所以，當那飛刀一到他的面前，他就漫不經意的伸出手去，祇用兩個指頭這麼的一撮，便把飛刀撮在指間了；隨又很隨意的，向著自己的衣袖中一擲。

一壁笑道：「原來是這樣不値一笑的一件東西！就是眞給你打中在什麼地方，恐怕也不見得就會廢了性命罷！」

誰知，周季容卻不來理會他，又毫不住手的，像打水鏢一般，連一接二的把那飛刀擲了來。鏡淸道人卻仍現著從容不迫的樣子，接到了一把刀，就把那一把刀向著他自己的衣袖中擲了去；好像這是他的一個乾坤寶袋，廣博到不知怎樣的一個程度，有多少就可以藏得下多少來似的！並且，這些刀一擲到了他的袖中去，又好像都是一把把的直揷著在那裡；所以儘可把心放下，不怕會刺傷了他身體上的那一個部份！約莫的已接到有十多把了；卻見周季容倒也住了手，不再有飛刀擲了來。鏡淸道人不禁又很爲得意的一笑道：「哈哈！你已是擲夠了麼？完了麼？」他一說到這裡，倏的又把笑容斂去，臉兒緊緊的一板道：「咳！你是一個什麼東西！剛從你的師傅那裡，學得了十八把飛刀，技藝一點兒也不純熟，就想在我面前撒野起來麼？咳！我現在可不能饒了你！但也不爲已甚，就把你自己的刀，奉敬還你自己罷！並借此可以敎導敎導你：這飛刀究竟是如何的一個擲法的？」這時候，周季容最末了擲來的那一把刀，還執在鏡淸道人的手中，並沒有向袖中擲了去；他一把這話說完，手卽向著外邊一揮，那把刀便如寒星一點的，直對著周季容的頸際射了去。在一個閃避不及間，祇聞得周季容很吃驚的喊上了一聲：「啊呀！」那刀已是正正的直揷在他的喉間，鮮血便如泉水一般的，向四下飛濺了去；跟著，一個身子也向著後邊倒了下去，顯見得已是不中用的了！於是，把一般旁觀者都驚駭得什麼似的，竟有失聲慘叫起來的。

而在那一方面，鏡清道人又是如何的一種得意，也就可想而知了！但在這裡，卻又發見了一樁奇事。照理，方紹德是周季容的師傅；如今，眼見敵人當著他的面前，已是把周季容刺了一個死，不知他心中要覺得怎樣的難堪？又是怎樣的一種憤怒？說不定馬上就要跳了起來，找著了鏡清道人，死命的拚上一拚，和他徒弟報上此仇的了！誰知不然，竟是大大的不然！這時候的方紹德，一點也沒有什麼憤怒的神氣，更沒有找著了鏡清道人要替周季容報仇的一種表示，反而露出了十分快活，十分高興的樣子，哈哈大笑起來。這一陣的哈哈大笑，響亮非常，在四下的山谷間，都震出了一片的回聲來。倒把擂臺上的鏡清道人，看臺上的哭道人和他一群同黨，以及擂臺下的一般旁觀者，甚至於連站在他身旁的藍辛石都在內，一齊大愕而特愕，不知不覺的呆了起來！還以為方紹德或者是為了周季容驟然的一死，把他傷感得，同時又憤怒得過了分；所以，神經竟是這般的錯亂起來了！否則，那裡會瞧見了自己的徒弟，這般的慘死在敵人的手中，倒一點戚容也不露，反而哈哈大笑了起來呢？一壁也就出於不自覺的，大家爭把視線向著他的這一邊投了來。祇一瞧之下，在恍然大悟之外，又添上了一片驚愕駭詫的情緒。

原來，周季容依舊是好好的站立在方紹德的身旁，又何嘗栽向山峰的後面去！方紹德的手掌中，卻平托了一個烏龜！這烏龜，把一個頭統統伸出在外面，一把飛刀恰恰直插在他的頭上，而把刀尖露出一小節在外；鮮血淋漓的，見了好不怕人！接著，便聽得方紹德發出洪鐘一般似的聲音，在說道：「這祇是我小小的使了一個法，竟把你這個牛鼻子道人輕輕的瞞過了！當你剛才見他中了一刀，直向後面倒下，那時候你的心中，想來眞不知要怎樣的高興；以為我那徒弟，對著你擲了十八刀，一刀都沒有擲中；你祇一出手，就把他完了事，這是如何的可以使你露臉啊！卻不料，刺中的並不是我那徒弟，竟是和你很有緣法的那個烏龜！牠剛才不知出了多少力，方替你博到了一個勝利；如今竟是這般酬報著牠，這在你的心中，恐怕也很覺得有些對不住牠罷！現在，我不妨把牠的遺體還了你，由你如何的去和牠辦埋後事罷！」

方紹德一說完這話，便把手中的那個死龜，向著空中一拋；等到牠掉落下來的時候，不慌不忙的伸出二個指頭去，恰恰握住了那把刀，即在輕輕向外一送之間，那死龜連著了那一把刀，便直對著擂臺上的鏡清道人打了去。鏡清道人忙一閃避時，祇聞得不很輕的一聲響，那死龜已是落在臺上，連刀尖都沒入板中去了！同時，哭道人的那個臺上，也有人把一件東西擲上臺來；立刻臺上便起了一片驚呼駭叫之聲，騷亂得什麼似的！

不知這擲上臺去的，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五一回　遭暗算家破又人亡　困窮途形單更影隻

話說同在這一個時候之間不知是一個什麼人，也把一件東西，向著哭道人的那個臺上擲了去；恰恰擲得十分湊巧，正擲在哭道人的衣兜中，那時候，他是坐著在那裡的。這一來，同在這一個臺上的人，已知道這決不是一件什麼好事，定有什麼人又要向這邊臺上搗蛋來了！等到哭道人伸進手去，把衣兜中的那件東西取了出來一瞧時，卻不料竟是血淋淋的一個人頭，並還是一個女子的頭；這是就著她兩頰上敷有脂粉的這一點而瞧看了出來的。於是，不但是哭道人本人，凡是坐在或站在這邊臺上而瞧到了這個人頭的人，都是驚駭到了萬分，不自覺的放直了喉嚨，而慘叫了起來，情形是騷亂到了極點了！

而在哭道人這一邊，在驚駭之外，還添上了一種悲痛之情！原來，這被害者並不是別一個，他早已瞧看得十分清楚，就是他從齊六亭的手中搶了來，變愛到不得了的那個雪因！但他是何等厲害的一個角色，究和尋常的一般人大有不同；悲痛祇是一刹那間的事，驚駭也祇是一刹那間的事；立刻就給他把這二者都驅走得很遠很遠，依舊又恢復了他先前那種精明的神氣。舉起炯炯作光的一雙眸子，向著臺下望了去，意思是要在這人群之中，找出一個嫌疑犯來，看究竟是誰把這個人頭擲上臺來的；同時也就可推

知誰是兇手的了！

但是，這可不必經他找尋得；早見人群中直挺挺的立著一個人，兩眼滿挾兇光，一瞬都不瞬的向著他這邊臺上望著。啊呀！這不是別一個，卻就是那個齊六亭！一和他的眼光觸個正著，齊六亭卽帶了十分得意的神氣，又像已是發了瘋似的，拍手大笑起來道：

「哈哈！你仗了你的那種勢力，硬生生的把我的雪因奪了去，自以為可以把她玩上一世，我是沒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了；但我雖確是沒有法子可想，現在可已是把她殺死了！看你此後還能不能和她怎麼著怎麼著？最無聊的一個辦法，也祇有把她的首級，在錦匣中藏了起來，日夕的在枕邊供養著罷！」

哭道人一瞧見齊六亭站在臺下人群中，就知道殺雪因的定是他；心中已是好生的氣憤，恨不得馬上就殺死了他！如今，那裡再經得起齊六亭把這番話向他冷嘲熱罵著，更觸動了他的殺心；也就一言不發，祇悄悄的舉起一個指頭來，對準著齊六亭把飛劍放了去。誰知，當那飛劍剛剛到得齊六亭的面前，忽從他的身後，轉出了一個婆子來，擋在前面。那飛劍是認不得什麼人的，恰恰把劍鋒觸著了那婆子一下，立刻便身首異處，倒在地下了！那飛劍既得到了一個犧牲，也就很迅速的飛了回去。

這一來，可又惹動了一個人，便是那個馬天池！原來：剛才為哭道人的飛劍所斬的，就是他的母親！他起初原站在臺下的那一角，祇是帶著一顆很不安定的心，在一旁偷瞧著，生怕給哭道人瞧見了，將有所不利於他似的；如今，見他的母親已遭慘死，一慟之下，也就橫了一顆心，什麼都不顧了！便一壁放聲慟哭著，一壁直奔過來道：「咳，咳！老賊！你既已忍心把我的母親殺死；我也就不要這條性命了，和你拚上一拚罷！」

可是，在哭道人的這一方面，不要說是一個馬天池，就是十個八個馬天池，也一點兒都不在他的心上！而且，他在這個時候，已是殺心大起，祇要是瞧見有什麼人反對著他，他就要放出飛劍來，殺掉那一個人了！所以，他暫時倒把齊六亭舍了去，又要將飛劍向著馬天池放來。然而，畢竟放著了這許多天

下聞名的能人高手在這裡，怎能由得他如此的跋扈，他要殺去什麼人，就可殺去什麼人！因此，激動了大家的義憤；當他剛要把那飛劍第二次放出手去，早有不知多少柄的飛劍，不約而同的向著臺上射了來，集矢在他一人的身上了！於是，他也祇能把飛劍放起，暫時把這不知多少柄的飛劍擋住了一下，聊以保全他自己的性命罷了。同時，卻又聽得齊六亭拍手大笑道：「哈哈！你瞧！你所辛苦經營的那個巢穴，不是又已起了火，燒了起來麼？你在以前的時候，一切都可由你窮兇極惡的幹了去；果然不失為一世之雄！但是請瞧，現在又是如何的一個局面？不是已到了家破人亡的一個地步了麼？這眞要把我樂煞了！哈哈，哈哈！」

哭道人一聽這話，心中已是一急；忙回過頭去，向著他那巢穴所在的地點望上一眼時，不禁更暗叫一聲：「苦也！」原來，那邊一個天空中，全為濃黑的煙氣，通紅的火光所佔領；並且熱烘烘的一片向著這邊烘了來，還有不少的火星四下飛揚著；果然已是著了火，並已燒得不堪收拾的了！這不言而喻的，定也是齊六亭那班人手上所幹下來的事情呢？照著他所具有的那種法術，不論那火勢是如何的旺盛，或者比之現在更要厲害上幾倍；祇要他一作起了法來，把雨點也似的一種東西遠遠的向著火場上噴了去，立刻就會煙消火滅，什麼也不有的了！

然而，他如今以一柄劍，擋住了這不知多少柄的劍，已是覺得十分的吃力；偶然回過頭去望上一望，還是出自勉強，那裡再有什麼功夫作起這一個法來呢！如是的，又過上一會兒，他實在覺得有些抵擋不住了！暗想：管他媽的！不如跑走了再講罷！「君子之仇十年」；我隨後去依舊可以找著了他們，一個個的細算今天這筆帳的！他把這個主意一打定，便乘大家不防備的時候，倏的把劍一收，借一個遁，遁走了。他這一走不打緊，卻拆了鏡清道人的一個大爛汙！原來，在最初大家圍著了哭道人的時候，已有一部份人，也把鏡清道人圍著了；如今，見哭道人一走，便又把那邊所有的攻擊力，也都移加到這一邊來，竟把鏡清道人作為他們唯一的對象了！

這可眞敎鏡清道人有些兒不容易對付呢！然他不比哭道人這般的不要臉，他倒是有上一點英雄的氣概的；越是在這般困難的局面之下，越是把他的精神打了起來。一個人暗自在想道：「在今天如此的一個局面之下，以我一個人而去抵擋住他們許多人，並在這許多人中，還有不少的能人和高手；那我就是打敗下來，也是一點不足羞恥的！萬一竟是給我打勝了——不！就是不能打勝，祇要大家打上一個平手；哼！那時候我鏡清道人的聲名，不是就要洋溢於四海麼？」可是他自己雖尚要在這裡努力的支持上一會；暗中卻已有一個人，不能容許他是如此！祇在一陣清風飄拂之間，早把鏡清道人從擂臺上吹了起來，飄飄蕩蕩的，向著天空中直送了去，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又是一陣風直對著他吹來，把他向地面上打去，便像栽上一個觔斗似的，又將他跌落在地上了！但在他的身體上，卻一點兒的傷也沒有受到。

當他忙睜開眼來一看時，祇見所跌落的那個地點，正當著一座高山之下；這地方倒看去覺得好生的熟，好像他自己從前曾到過了不少回似的！再經上他仔細的一想，不禁恍然大悟道：「啊呀！這不就是白鳳山，我從前學道之地麼？想不到一別多年，我現在又回到了這個地方來了！而且還是經風一吹，恰恰吹到這個山前，將我跌落下來的；這又是什麼人玩的一套把戲呢？眞是有點奇怪了！」同時，又瞧到了山邊的一草、一石，都似見了故人一般，各有一段歷史可追尋；更引起了不少的感舊之想。正在這麼追懷舊蹟，俯仰興悲之際，忽見眼前晃上一晃，卽見這座山已被什麼黑越越的一件東西遮蔽著了。細一瞧時，方知是大與山等、高與山齊的一個巨人，當著山前而立，睜出了大得無比的一雙大眼睛，向他注視著。

鏡清道人方知，是他的師傅銅鼎眞人顯出法身來了！那麼，他此番的被攝到這山下來，定也是師傅玩的一個手法；否則，換了別一個人，法力總祇和他相等，對於他決不能這般的指揮如意呢！一壁忙也將坐的姿勢改成爲跪，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道：「弟子眞是該死，如今又回得山來了。」在這寥寥的幾句話中，卻含有失敗歸來，羞見師傅的一大片意思在內。銅鼎眞人聽了，將他那張大臉一板，厲聲叱

道：「咳！你眞是該死之至！你下山以後的一切所作所爲，也太是鬧得不成樣子了！我當初爲了你的魔心已起，不能再靜靜心心的習道下去，爲整飭我的教規起見，不得不忍心驅斥你下山；原也含有教你到塵世去閱歷一番的意思在內。不料，你一下得山去，就膽敢創出什麼長春教來；又定出那種十惡不赦的教規，把人類所賴以存在的羞恥之心都打破！這一來，眞不知坑害了多少青年男女呢！誰知你這還不算；又去和那大膽妄爲的哭道人合了夥，擺設出什麼擂臺，要與普天下的修道之士決上一個雌雄！且不論你的本領究是怎樣；祇是你想要獨自稱霸於天下，把所有修道之士一齊都打倒，這個心未免太不可問了！倘然再聽你這般的胡爲下去，更不知要鬧出些個什麼事故來，我做師傅的恐怕還有大大受累的日子在後頭呢！因此，我再也忍耐不下去，不得不把你召回來了！

「當你跌落在這地上的時候，我也就把你看了神經所學得的一切法術，都收了回來；從此，你便和尋常人一個樣子，再也興不起什麼波浪來；我也就可把心放下呢！好！我已言盡於此，我們師徒的關係也從今天起不再存在！你去罷！」

銅鼎眞人把這話一說，可眞把鏡清道人急得什麼似的！心想：師傅遇著了不肖的徒弟，發見了他們的劣跡以後，氣惱得把所傳授的法術都收了回去；這在我們修道人中，倒也是常有聽得的事情，並不是什麼假話，我如今給師傅把所有的法術都收了回去，當然已和尋常的人沒有什麼二樣；這還能作得出什麼事情來呢？而年齡也已很老，不是馬上就要遭到滅亡了麼？他如此的一想時，忙又叩頭哀求道：「現經師傅痛加訓迪，也知以前所作所爲，眞是該死之至！此後當痛改前非，決不敢再這般的胡鬧了！請師傅顧念舊情，仍准弟子列在門牆，並准其在山上繼續修道。或經此一番挫折之後，魔心已是退去，能再把這神經從七卷起，靜靜的接續著修習下去，也未可知呢！還乞師傅可憐著我，接受了我的這個請求罷！」

銅鼎眞人卻不再說什麼話，祇在衣袖一拂間，他那法身早已杳然不見。鏡清道人正自惘惘然，卻又

覺得自己也已不在這山下；忙一省察時，方知自己早到了山上，盤了雙膝坐在那裡，手中捧著的卻正是神經第七卷，又回復了當年修道時的那種光景了。這明明是銅鼎眞人已答允下他的這種請求，准其再在這山上修道的了。於是，鏡清道人的事情，也就在此告上一個結束。至于他究竟能不能修成正果，卻還須待之若干年之後；並非現在我們這一輩人所能知道的呢！

再說，鏡清道人既被銅鼎眞人召了回去，重在白鳳山上繼修道業；當時邛來山上的這個擂臺，也就不收場而自收場。因爲，主持擂臺的二個正主，既都已走得不知去向，那邊臺上的一班狐群狗黨，自然也就紛紛作鳥獸散，各自逃命要緊；這擂臺那裡再打得起來！因此，一般來打擂臺的人，也祇好惘惘然各就歸途，眞合了「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這二句話了！而這般轟轟烈烈的一個擂臺，竟會如此的草草收場；和著哭道人這麼一番如火如荼的氣象，剎那之間，竟又會家敗人亡，落得如此的一個結果，眞都是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很足使人感嘆不已！這都按下不提。

那麼，那個遭了家破人亡之痛的哭道人，一個遁，又遁到了那裡去了呢？原來：他在一遁出了邛來山之後，正想收了遁光，在地面上暫時歇一下足。不料，忽從那裡傳來了一股絕大的力量，祇一招，就把他晃晃蕩蕩的招到了那邊去，竟是一點兒也不容他作得主！哭道人心中不禁大大的吃上一驚道：「莫非當我遁走的時候，已被金羅漢方紹德那些人窺破了機謀！也暗暗追隨在後邊，到了現在這個時候，便玩起這一手來了！倘然眞是如此，我不免仍要落入他們的掌握之中，可就沒有了命了！」正自十分著急時，早已給那一股力招到了那邊，在當地兀然的站著了。在對面一塊大石上，卻坐著了一個五六十歲的老者，正笑迷迷的望著他。

哭道人一見是一個不相識的人，並不是什麼金羅漢，也不是什麼方紹德，更不是崑崙、崆峒、峨嵋三派中其他的什麼人；早把心事放下了一半。還有那一半的心事，是祇怕那老者或者是一個什麼妖怪；觀他剛才祇是那麼的一招，就把他自己招到了這一邊來，可知定有上一種非常驚人的本領，遠非他自己

所能敵；現在既落在這麼一個有本領人的掌握之中，可仍是一樁不了的事情呢！然而那老者對他卻無絲毫的惡意；見他露出一種懷疑的神氣，祇瞪起了一雙眼睛向自己望著，一句話也不說，便又從石上站立了出來，拱上一拱手，含笑說道：「你不是邛來山的哭道人麼？請了，請了！這一次的擺設擂臺，眞是辛苦之至，至於後來的那種結果，也是大數所註定，非人力所能挽回的！你也不必怎樣的懊喪罷！」

這眞是奇怪！那老者不但是認識他，並對於他在邛來山擺設擂臺以及後來失敗下來前後一切的經過，像是瞭如指掌；最後還十分的關切，又向他如此的勸慰著，好似有上了多少年交情的一個老朋友一般；而他自己可眞不認識這麼一個人！在如此的一個情形之下，倒使哭道人更是呆了起來了。那老者便又笑著問道：「哈哈！你不認識我麼？你對於我的很是認識你，而你一點也不認識我，定覺得那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麼？那麼，請你向著我的這個頭上望一望，便可知道我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他這話竟是越說越奇怪了起來了！一壁也就把他的一顆頭低了下來，恰恰當著了哭道人的眼面前。哭道人不由自主的，便把眼光向他的頭顱上掃射了一下，但也見不到有什麼特異之處；祇在髮際，赫然的呈露了七個香疤，這顯然是和尙們受過了戒所留遺下來的一種戒疤。啊呀！照此說來，莫非這老者從前是出過了家的，現在卻又還俗了？哭道人一想到這裡，不禁也脫口而出的說道：「哦！你老莫非從前是出過了家的？但不知法諱是那二個字？一向卻少會得很！」那老者不覺把頭點上幾點道：「不錯，不錯！這一猜可給你猜著了！不瞞你說：我就是湖南紅蓮寺的知圓和尙，從前我們大家確是沒有會過面；不過在不久的以前，我曾私下到過一次邛來山，卻在暗地裡把你認識了下來了。至於今天你會到這海島上來！那是我早就推算了出來；所以我預先在這裡恭候著大駕呢！」

紅蓮寺的知圓和尙，曾把湖南卜巡撫在寺中囚禁了起來；後來在無意中給陸小青識破機關，引得大隊官兵前來圍攻，紅蓮寺雖是燒得成爲灰燼，知圓和尙卻依然倖逃法網。這一樁事，差不多在江湖上已是傳說了一個遍；凡在江湖上走動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了！所以，當哭道人一聽說那老者就是大名

鼎鼎的知圓和尙，覺得很是出乎意外；立刻露出一種肅然起敬的樣子來道：「哦！你老就是從前的知圓大和尙！這眞是失敬之至了！但是，怎麼又會來到這裡的？」知圓道：「這話說來頗長，且到舍間去再談。你不知道，我已在這個島上立下足來，並小小的有上一點規模的了。」說後，便同了哭道人一齊走去，到了一所渠渠大厦之中。祇見屋內一切陳設，都窮極奢華；更有豪僕如雲，供其役使，儼然是一個大富翁的排場了。

知圓把哭道人引到了一間極精美的客室中，相將坐下以後，又望著哭道人笑了一笑道：「你到了我這屋中以後，可有沒有什麼一種感想？可要說我太不安分一些，一不做了和尙，就如此的窮奢極慾起來了！」哭道人忙把頭搖搖，笑著回答說：「決沒有這個意思！」知圓復又笑道：「那麼，我更有一句話告訴你，我不但在這裡過著極奢侈的生活；最近還要娶起老婆來了呢！」

不知知圓要娶老婆的這一句話，究竟是眞是戲？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五二回　荒島上數言結同志　喜筵前一厄奉新人

話說哭道人一聽知圓說出還要娶老婆的這句話來，尙疑他是一句戲言，並不是眞有這一回事；因爲知圓雖已是還了俗，自己不再承認是出家人，人家也不知道他就是從前的知圓和尙，娶老婆原是在所不禁。不過，瞧他的年紀，已在六十以上；這樣老的一個老頭子，怎樣又會娶起親來呢？因此，祇能瞪起一雙眼睛來望著他，不能有什麼話可說。知圓便又在一笑之中，滔滔汩汩的說出一番話來；方對於他從紅蓮寺中逃出以後的一番歷史；都是有上一個著落的了。

原來，他從紅蓮寺中逃了出來以後，也知案情犯得太重，天下各處都在繪影圖形的緝拿著他；他爲免得給人家窺破眞相起見，便躲在一個秘密所在，蓄起髮，還起俗來。等到第一步的工夫已是告成，他

扮成了一個尋常俗家人的樣子。一點也不露什麼破綻，人家已瞧不出他就是從前的知圓和尚；他方始放大了膽，從那躲藏的所在走了出來，到各處去雲遊。

無意中，忽到了這一個島上；這是一個無人的荒島，從前並沒有什麼島名，後來方經他取名作「連雲島」。知圓此次的四下雲遊，目的原是欲覓得一塊好地方，作他經營秘密事業的根基地。一到了這個島上，四下仔細的一觀察，覺得這雖是孤懸海中的一個島嶼，然而各種物產都頗爲豐富；倘能加意經營，就是有數千個人住到這島上去，也足能維持他們的生活，不必得到島外各地一些些的供給和幫助。此外，還有一個極大的好處，便是在別個地方，經營秘密事業，常有敗露之虞；獨有這個地方，不爲一般人所注意。倘然你是高興的話，就在這荒島上稱起王來，也不見得會有什麼人來干涉你的呢！

知圓在此觀察之下，當下對於這個島很爲滿意；便去各處招了不少的亡命之徒來，開始把這個島開闢著。好在，知圓在紅蓮寺中，積下了不少的資財，並已暗暗的藏放在外面的一個秘密所在；此次，他雖出亡在外，對於他的全部財產，卻一點兒也不受什麼損失。現在便拿出這筆錢來，作爲開闢荒島之資。有了錢，又何事不可做？再加上他自己十二分的努力；果然在不到數年之間，已把這個荆榛滿目的荒島，變成爲都市似的一個十分繁盛的區域。

細計之：島上的居民，已達二千多戶；人口也共有七八千之多的了。至是，知圓第一步的計畫已告完成。而他在平日，就素喜拿兵法來部署這一般島民的；因此，在八千人口之中，卻有三千壯丁可得。於是，他便又雄心勃勃的想借著帆船的力量，去把沿海的州縣，佔奪上幾個來了。不過，他自己也覺得力量尚還單薄；非再招幾個有力分子來，合了夥經營著，不足以成大事！在他暗暗物色之中，哭道人也爲他所注意的一個人物；因爲，哭道人的黨羽並不算少，能一加入他這邊來，就可把那些個黨羽也拉了過來了。並早已算知哭道人擺設的擂臺定要失敗，本人在邛來山也是站足不住，要逃了出來的；所以，一到了相當的時候，就預先在海灘上等候著，並小小的使了一個法，把哭道人招到了連雲島上來了。

服氣，頗思捲土重來一下，生命是已置之度外的了；天幸一逃了出來，就能遇到了這麼一個志同道合的人，倘能合了夥大家努力經營者，看來將來的希望倒很爲不小罷！」當他正自暗喜著，知圓似早已猜知他是在想著那一種的心思；便又對他一笑，說道：「在你現在的心中，不是頗致憾於這一次的失敗太是出人意外，而思捲土重來一下麼？那你要把這個希望實現了出來，無過於和我合作的這一個方法了！」哭道人聽了，便也毅然的說道：「我也不敢說什麼和你合作的這一句話，祇是十分願意的投入你的麾下，作上一員戰將；並當把我的舊部召集起來，完全聽從你的指揮呢！」於是知圓也大爲歡喜，便說道：「如此很好！我們准以一言爲定，就大家合作起來了！等到將來我們的基礎一穩固以後，你要想去找著什麼人報仇，就可去找著什麼人報仇，一點兒也不會感到困難！而且，不是我說句大話，一到了那個時候，便是要把皇帝老子的天下奪了過來，也是十分容易的事！什麼崑崙派、崆峒派，簡直是小而又小的一個團體，那裡還值得把他們放在眼中的呢！」

至是，哭道人又想到了知圓所說將要娶老婆的這句話，不免又問道：「照此看來，你的志向眞是不小！所謂將要娶老婆的這句話，大概祇是一種戲言罷？」知圓道：「不，不！我確是有上這個意思，並且含上有一點作用在這中間的。你要知道，我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就是在當和尙的時代，仍是紅粉滿前，佳麗環侍，除不去那種綺障的；自問對於女色一方面，也是很有過一種享受的了。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倒又覺得有些厭倦呢！決不會也像那一般還了俗的和尙，一旦作了俗家人，別的事都不要緊，急巴巴的先去娶一個老婆來，盡情盡意的玩上一下的！但是，我現在確是要娶老婆了；並所娶的還是一個外國女人。你聽得了，不是要覺得十分的奇怪麼？」

知圓說完這話，自己也忍不住笑起來了。果見哭道人很爲駭詫的，問道：「怎麼娶的還是一個外國女人？你倒眞是會玩，又從那裡去弄了來的！」知圓又笑嘻嘻的往下說道：「那是一個東夷國的女子。

你總該知道，東夷國的國土雖是不很大，他們的國王卻不是一個好東西；很具上有一種野心，常想侵佔我們中國的地方。他一聽到我在這個島上經營著秘密事業，便派了人來聯絡我；並說，要把一個他最喜愛的公主下嫁於我。也不知道眞是不是公主，但他既說是公主，也就姑認他是公主便了！又互相約定：將來遇著有可乘的機會，便大家一同進兵，奪取大淸國的天下。我爲了他們東夷國的舟師頗精，可以作得我出兵時的一個好幫手；所以，對於他的各項條件，已是一一答允下來了。這也祇要我自己能把一切的計劃預先定好，將來眞是得到了天下以後，就不妨一脚把他踢了去。他到底是東夷國人，不大熟悉我們中國的情形，還怕他能把我怎樣子麼？但是爲了如此的一來，我可就要娶起外國老婆來了。」

哭道人道：「你這話一點兒也不錯！我在邛來山的時候，西藏的喇嘛也是在暗中和我有上一種聯絡的，時常拿巨額的金錢資助給我；他們的用意，無非要我在四川先作起亂來，他們便有機會可以稱兵內犯了！但我也是和你一樣的意見：他們現在既利用著我，我也就利用著他們，多少於我總有益而無害的；到了事情成功以後，我難道怕沒有方法可以對付他們麼？所不幸的，我在那邊的事業，已是完全失敗下來了！」知圓笑道：「這一節事，你自己就是不說，我倒也早有所聞；否則，你對於建築你的洞府，和後來的擺設擂臺，都是大事舖張，不惜金錢；這一筆費用又是從那裡來的？你雖也把你能點石成金的這一番事實，在外面四下宣傳，用來解去人家的疑心；但是，祇要略略聰明一些的人，誰不知道這是一種假托之詞呢！」

這話一說，哭道人倒也笑起來了。便又問道：「那麼，你的娶親已成爲確定的一樁事實。吉期究竟定在那一天呢？」知圓道：「也沒有幾天了。你就在這裡吃上一杯喜酒。等到我的婚期過後，大家再把這大事業進行起來罷。」於是，哭道人便在連雲島上住了下來。

不到幾天工夫，知圓的吉期已到。東夷國王果然把那位所謂公主也者，用了舟師保護者，送到這連雲島上來。爲了要得到知圓的歡心

起見，妝奩很為豐富。而那位所謂公主，也頗有幾分姿色；所美中不足的，祇是身材太短了一些，又腰肢太肥了一些罷了！知圓本是一個色鬼，一見到了這個異國美人，眞教他心花怒放，魂靈兒都不在身上了！不料正當合巹的時候，忽聽得從屋樑上傳下了一個巨大的聲音來道：「哈哈，哈哈！這個年頭兒的事情，眞是越過越為有趣，連得和尚都娶起老婆來了！」

知圓一聽這幾句話，臉色不禁略變；知道定有什麼江湖上的朋友，熟悉他以前的一番歷史的，乘了他的這個吉期，特地前來向他搗蛋了！一壁忙想擡起頭來一瞧時，卻見樑上空空如也，並不有一個什麼人在那裡。不覺冷笑上一聲道：

「哼！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既有這麼大的膽量，敢到這裡來搗蛋得，為什麼又不把身形露了出來？難道你以為你是會上一種隱身術的，人家就可聽你任意的搗蛋著，不能把你怎麼樣了麼？現在，我且喊著一、二、三的三聲口號；你須在這三聲口號喊完之後，就顯露出你的身形來！否則，哼，哼！可就對你不住，要你當場出醜的了！」

於是，知圓便把一、二、三的三個口號，接連了的喊著。但是，當他把那個三字喊出了口，又隔上了一些時候，仍是不見一點動靜，並沒有什麼人在樑上顯出了身形來。這可把知圓激惱了起來了！卽大聲的罵道：「咳！好個不識擡舉的東西！定要把我惱了起來麼？這一下子，我可不再和你留什麼情的了！」罵後，便又在口中唸動一種什麼咒語；然後，突然的戟指向著樑上一指，並大聲的喝上一聲：「咄！」卽聽得有一個霹靂，在空中響了起來。

原來，他現在所使的這一個法，在從前最是靈驗無比的；祇要把這個霹靂打了去，不問這會隱身術的是有上怎樣的一種大本領，怕他敢不把身形顯露了出來！倘然再不顯露時，第二個霹靂就要跟蹤而至，那是把那人打死以後，乃要教他把身形顯露了出來呢！不料，在這一次，卻是不靈，不靈，又不靈！當把第一個霹靂打了去，果然是一無效果；就是第二個霹靂再接踵著放了出來，依然是不見一點動靜！可

是，也不聽得那個人，再繼續著在樑上說些什麼，看來已是逃走的了！

知圓見兩個霹靂，連一接二的打了去，仍不能教那人顯出身形來；心中也暗暗的有些吃驚，那人的神通很是不小！不過，給這兩個霹靂一嚇，居然嚇得那東西忙不迭的逃走，足見尚非自己的敵手；在另一方面說，自己也總算佔上了一點面子，可以下得臺來的了！因此，露出了一種十分得意的神氣，笑微微的說道：「想不到這東西原來也是一個銀樣蠟槍頭，經不起什麼嚇的！祇給我如此的一嚇，就嚇得他屁滾尿流的逃走了！」誰知他剛把這句話說完，便聽得那個人，又在樑上說起話來道：「咳！誰是銀樣蠟槍頭？誰又是嚇得屁滾尿流的逃走了，你幾曾見了來，不要這般的在人前吹說了。」

這一來，可眞把知圓窘得什麼似的，當著這許多人的面前，眞有些下臺不來了！但祇要教那人顯出身形來，尚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現在又能把他怎麼樣，結果，也祇有把自己的一張臉，漲得通紅通紅而已！接著，又聽得那個人大聲的在笑道：「哈哈！其實，和尚娶老婆，還不算得怎樣稀奇；而所娶的，又是外國老婆，這眞是奇而又奇的一樁事情！我又安得不到這裡來觀禮一下呢！」瞧他的樣子，顯然是也沒有其他的意思，祇是特地到這裡來搗一下蛋，並把自己的本領賣弄一番罷了！

好個知圓，不愧是個老江湖，倒是既能屈，又能伸的！一見對於那個人，用硬已是有所不能；不如變個方法，和他軟來罷？否則，聽他這般的胡鬧下去，胡鬧到什麼時候方止？倒把他們的百年嘉禮阻擱下來了，這實在不是一件事情呢！他這麼的一想時，便也裝出十分和平的一種神氣來道：「噲！隱住了身形的朋友！我且問你，你究竟是爲了什麼到這裡來？倘然祇是要和我開上一個玩笑，並沒有什麼和我過不去的意思，那是我最所希望的；就是眞要和我有什麼過不去，也得光明磊落的走下地來，大家好好的較量上一番！像這麼地隱住了身形，祇在暗地向我冷嘲熱罵著，恐怕也不是什麼大丈夫的舉動罷？」

果然這幾句話說的很是有力；便又聽得那個人顯出一種頗爲贊許的意思，打上了一個哈哈道：「你這幾句話，方說得有點漂亮了！像剛才這麼的一出手就是二個厲害無比的霹靂，祇要本領略略

小上一些的，就要不明不白的死在你的手中了！這未免太有點兒不夠朋友呢！那麼，我現在也就老老實實的對你說了罷！我不但沒有和你過不去的意思，而且自己覺得很是和你說得來；不但很是和你說得來，而且還是特地前來向你賀喜的；不但是特地來向你賀喜的，而且還帶了一宗絕好的買賣來獻給於你呢！請問你：像我這麼的一個朋友，你也表示不表示歡迎的？」

那個人如此的一說，知圓知道對於自己並沒有絲毫惡意，還是有上一點好意的；並且聽那人用不但而且的那種句法，一層進似一層的，一連串的說了下去，既表示出極願和他親近的一番意思來，更活顯出是如何有趣的一位朋友！倒急於想和那人會一會面的了！因此，他忙說道：「歡迎之至！請下來吃一杯酒罷。」那人也立刻應聲道：「好！我就要下來了！不過，我是特地前來賀你新婚之喜的；在未吃你們的喜酒之前，應先向你們二位新人各敬一杯才是呢！」這話剛剛說完，祇聞得鏘的鏘的，接連了的二聲響，便有二隻磁酒杯，放平了的從樑上擲了下來，恰恰一邊一隻的，分置在新郎和新娘的面前；就是由臧獲輩放置了起來，至多也祇放得這般的端正，而和原來置在那裡的杯子，適成爲一條直線。

最妙的，每一隻酒杯中，都斟滿了一杯的酒樑當他從樑上擲放到桌上來，既沒有一點酒從杯中傾潑了出來，也沒有把那磁杯打碎上一些些，眞不知他用的是一種什麼功夫！倘然說，這是一種練就了的軟功，那麼，這軟功也就做到了無以復加的一個地步了！當下，當然引得一堂的賀客，都忍不住的喝起采來。就在這一片采聲中，那個人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是顯出了身形，並已端端正正的立在筵前了。這在他們許多人，眞好同瞻仰什麼大英雄、什麼美人一般的來得起勁，爭把視線向著他投了去。但是，祇瞧得一眼時，誰都覺得大大的失望了下來！原來，在他們許多人的意中，以爲這個既具有如此驚人的一種本領，定不知是如何神采飛揚的一尊人物；卻不料現在他們所見到的，竟是貌不驚人的一個中年漢子！而且，身上的衣服，又是非常的不整潔；背上還掛了一個很大的酒葫蘆，再一瞧到他臉上掛有一副宿酒未醒的神氣，不論什麼人都會猜到他是一個嗜酒如命的酒鬼的了。那酒鬼卻並不向衆人看上一眼，祇又

向著二位新人拱上一拱手道：「請啊，請啊！這是我十分誠意敬的酒，你們都須得把這一杯酒乾上了。」

新娘當然是十分怕羞不肯飲。知圓雖是今天做著新郎，卻是十分豪氣的一個人，並成心要和他結上一個朋友；所以，一聽到這話以後，便拿起這杯酒來，一飲而乾。但當他剛把酒杯放在桌上，卻又聽得那酒鬼在說道：「怎麼，你祇把這杯酒泯了一泯，連一口酒都沒有吃得呀？」知圓忙一瞧時，果然仍是滿滿的一杯酒，放在那裡，不免暗自疑惑道：「我今天這個人，精神爲何如此的恍惚？連這杯酒究竟吃了沒有，自己都沒有知道呢！」隨又拿起這杯酒吃乾了。不料，那酒鬼仍在說道：「你怎麼仍沒有把這杯酒吃得呢？」知圓這才知道都是那酒鬼弄的一種狡獪；便含笑說道：「朋友！你既是眞心要和我結交的；爲何又要這般的捉弄我呢？」那酒鬼方也笑道：「好！那麼，你再乾了這一杯罷！」

這一下子，知圓再把酒杯放在桌上時，果然祇是一隻空杯子。跟著，又千勸萬勸的，把新娘的一杯酒也勸入了肚去。在這裡，知圓卻更把那酒鬼看作神人一般；一待賓客散後，也不就進洞房，和新娘去同圓好夢，卻把那酒鬼引到一間密室中，很誠懇的問道：「朋友！還沒有請教得高姓大名？並且瞧你此來，對我很是有點意思；究竟帶了什麼一宗買賣來了呢？」

不知那酒鬼回答出怎麼一番話來？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五三回　巧計小施奸徒入網　妖風大肆賢父受迷

話說那酒鬼聽知圓向他如此的問著，便笑嘻嘻的回答道：「我爲了貪杯的緣故，把我自己的姓名忘記去，已是很長久的了。江湖上的一般人們，卻都喚我作江南酒俠。其實，我也祇是酒醉糊塗的，成年在江湖上流浪著，又那裡幹過一樁二樁俠義的事情，不過是這麼的一個名號罷了！」

江湖上有上這麼的一個江南酒俠，知圓以前倒也曾經聽人家說起過；卻想不到今天倒和這位酒俠會

了面了。便露出一種十分高興的樣子來道：「哦！原來你就是江南酒俠，這倒是失敬之至了！」江南酒俠忙也客氣了幾句，又接著說道：「至於我此次的來到這裡，確是爲了一宗絕大的買賣；這一宗大買賣，除了你，別個人也是接受不下的！你道是什麼？原來我要把廈門的這塊好地方，雙手奉獻給你呢！」

誰都知道，廈門是沿海的一塊好地方；知圓對於它，也是垂涎得好久的了。大概他不起事則已；一旦起了事，這廈門是在所必取的。能把廈門歸入了掌握之中，同一廳屬的那十二個縣城，當然也一齊爲他所有；在兵事上便有上了一個根基地了！如今，忽聽江南酒俠說，要把廈門這一塊好地方，雙手奉獻給他，恰恰是搔著了他心中的癢處；這那裡是不教他又驚，又喜，同時又有些疑惑了起來呢！便出於不自覺的，把一雙眼睛灼灼然的望著江南酒俠；意思是在問著：眞有這一樁事情麼？不是什麼戲言麼？江南酒俠也懂得他的這個意思；卽正色說道：「正經歸正經，兒戲歸兒戲，這是什麼一樁事情，而也可以兒戲得了！你如不信時，我還有一張注得十分詳細的廈門地圖帶在身邊，難道我爲了要和你開玩笑，還一點不怕麻煩，巴巴的要費下這一番細膩的工夫麼？」說完此話，卽把身畔的那張地圖取出，放在知圓的面前。

這一來，知圓不由得不相信了起來了！忙又向江南酒俠問道：「那麼，我們出兵去取廈門，是應該有上怎樣的一個計畫？難道你在那邊，已有上了什麼內應麼？」這話一說，喜得江南酒俠連連點著頭道：「不錯，不錯！這一猜，可就給你猜著了！我們已有上一個很可靠的內應在那裡，那是我的一個小徒，姓楊；現在那邊帶上了幾營兵。他很不願意老是當著這個撈什子的兵官，頗想幹上一番大事業；所以，教我到這裡來，和你談判一下。倘然你肯和他攜手合作的話，那你一把兵開到了廈門，他就一點不抵抗的，開了城門迎接了。這不是我在此來，把一個廈門雙手奉獻給你麼？」

於是，知圓大喜過望。隨又和江南酒俠議定了幾個條件，無非是取得廈門以後，大家利益均沾的一種意思。然後，知圓又笑嘻嘻的，在江南酒俠的肩上，拍了一下道：「這一次我們如眞能把廈門取得，

在兵事上便有了一個十分可靠的根基地；你的功勞可眞是不小！將來如再能由此而取得了天下；便是不能取得天下，而能成一個割據稱雄的局面；少不得你就是一位護國大軍師呢！」心中也便得意到了萬分；以爲一個人好運來了，眞是山都擋他不住的！他在這最近的一個時期中，既獲到一個強而有力的後援，又得到一個如花的美眷，已可說是喜上加喜；卻不料再從天外飛來一個好消息，竟有人肯現現成成的，把一個廈門拱手奉讓於他呢！

江南酒俠卻祇是喃喃的說道：「什麼護國軍師不護國軍師，我是不大在意得的！將來事成以後，祇要每天能拿一罎美酒供養我，也就覺得心滿意足的了！」一壁說，一壁便把背上掛的那個大酒葫蘆，推到了前面來；兩手捧著了，口對著葫蘆，把葫蘆中的酒，一大口、一大口的吃了起來；好像既用以解一解他的饞吻，又預祝他們的成功似的！知圓瞧在眼中，倒也暗暗覺得有些好笑起來了！當下，自回洞房，領略柔鄉佳趣，不在話下。

數天以後，知圓也就把略取廈門的這一件事，積極的進行起來；除把原有的那三千壯丁，編成了三大隊之外；復由哭道人招來了不少亡命之徒，也編成爲一隊；又從東夷國借來大戰艦八艘，並有夷兵一千隨行，聲勢倒頗爲不小！知圓自己見了，心中也十分歡喜；便笑對江南酒俠道：「我有這樣子的一點兵力，就是眞要把那廈門奪取了來，恐怕也不是一件什麼難事；何況，還有令高足在那裡，現現成成的充著內應呢！」江南酒俠免不得也要恭維上他幾句。到了選定的一個吉日，便把那許多兵，都裝在八艘大戰艦上，浩浩蕩蕩的，向著廈門進發。那時候，廈門廳治，設在如今的思明縣；他們的戰艦一在廈門灣泊下以後，便驅兵登陸，直向目的地開了去。

那姓楊的早已得到了江南酒俠的密信，一切都籌得妥妥貼貼的；一聽他們的兵已是開到，便殺死了廈門同知，開了城門迎接。知圓這一喜，眞是非同小可，想不到竟是這般的順手，兵不血双，就把這一個很大的城池奪了來了！同時，又分了兵去略取廈門附近各縣，果然也是一點反抗都沒有，一齊平了下

來。知圓便想在廈門長駐著，暫時不回連雲島的了。中間，又把他那位東夷國的夫人也接了來同居著。

這一天，知圓爲誇示軍容起見，便舉行一個盛大的閱兵式。他自己站在一個正中的一個高臺上，左顧右盼，好不得意，又好不威武！恰恰瞧見江南酒俠正站在他的身旁，不禁含笑說道：「我的得有今天的這一天，都是靠著你的功勞；這眞把我喜歡得什麼似的！頗想在今天就把你封爲護國軍師呢！」江南酒俠卻祇淡淡的說道：「你要封我爲護國軍師麼？那也聽你的便！」

他一說到這裡，忽又把聲音放得非常之高道：「但是，你且先瞧上一瞧，你自己現在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這眞是奇怪之至！當江南酒俠剛把這話一說出，知圓突覺眼前一片漆黑，陽光也不有了；江南酒俠也不見了；那些個正在操演的兵士，更不知已到了什麼地方去了。他自己又那裡站在什麼閱兵的高臺上，簡直是伏處在又黑暗，又狹小，同牢獄似的一個所在！這一來，可眞把知圓楞住了，不知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那麼這時候的江南酒俠，又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呢？他卻笑嘻嘻的站在當地，手中拿著了一隻玉杯，正把滿畫符籙的一張紙，向著杯口上封了去。封固以後，又對著那玉杯高聲的說道：「哈哈！和圓大和尚！這一次你可上了我的一個大當了！對你直說了罷！那裡有什麼姓楊的帶兵官？那裡有什麼暗作內應的事？更那裡有眞的已給你把廈門取了來？這都祇是經我小小的使上一個法，像變戲法的這麼變上一下罷了！」知圓一聽他說到這裡，急得了滿身都是汗；忙在杯內，問道：「那麼，你又把我囚禁在一個什麼所在？這眞要教我悶都悶死了！」江南酒俠笑道：「這是在一隻小小的玉杯之中；我祇用了一隻玉杯，便把你們這一干混帳東西，都囚禁在裡面了。」

知圓祇好哀聲懇求道：「你這又是什麼意思？我自問平日和你無怨無仇，你何必如此的同我作對，並還帶累及這一班不相干的人！請你可憐著我們，不如就把我們釋放了罷！」江南酒俠一聽知圓向他如此的求情著；不免把臉色一正，說道：「你雖然和我無怨無仇，但你試捫心想上一想；別的事且不論，你此後又有上如何的一種野心也不講；單是你在紅蓮寺中，不是已有不知多少個婦女，給你玷汙了她們

的清白不算，結果還把她們的性命都送了去！那我現在就算是爲這一班含寃負辱而死的婦女報仇，難道可說是不應該麼？至於其他的那些個人，也都不是好東西，以前皆曾作惡多端；我現在如此的處置他們，覺得一點都不爲過呢！」

知圓再要說什麼時，江南酒俠卻已不來理睬他，管自去掘了一個深坑，把那玉杯埋在坑中，再把泥土一層層的掩覆上去；又和先前未掘時一個樣子，一點都瞧不出什麼來了！然後，又在土上，虛虛的畫上了一道符籙。原來這道符一畫，就好像有什麼重物鎭壓在上面的一般，不論那一個都不能來開掘這一片土了！一邊又喃喃的說道：「這一下子，可敎這班東西，至少要在地下幽閉上一百年；待過了百年之後，那玉杯或者方有重行出土的一個希望呢！所可惜的：沒有把那東夷國王也一併弄了來；否則，能把他活埋在這裡，倒也是一樁快事！如今，祇讓他犧牲去一個公主，一千個夷兵，外加戰艦八大艘，未免太是便宜了他了！」

於是，知圓就這麼的給江南酒俠幽閉在土中；他的事蹟，也就在此暫時告上一個結束。但是，把他們一干人幽閉起來的那一隻玉杯，又是一件什麼寶物呢？哈哈！那是在前幾集書中，早已把他提起過，便是周小茂家中祖傳下來的那隻玉杯啊！在這裡，我們倒又得把周小茂的事情，順便的帶敍上一筆了。

原來，周小茂自給笑道人從獄中救了出來以後，卽一逕向著雲南進發，雖一路上受盡了風霜饑渴之苦，並有好幾次幾乎把性命送了去；然在九死一生之中，居然也到達了雲南，並得父子重逢了。

這時候做著雲南將軍的，是一個姓福的；雖是旗人，卻是一個好官。當周茂哉一發配到那裡，他一看祇是一個文弱老書生，並不像什麼窩藏江洋大盜的人；心中便不免起了些兒疑惑。再一看文書中所敍的罪狀，又把周茂哉細細的盤問上一番，更知此中定有寃抑！不過礙著有一個馬天王在中間，不便就替他平反，祇能將來看有什麼機會再說！一邊卽把周茂哉安頓在自己的衙門中，派了他小小的一個職使，不和其他充配來的人犯一例的看待。

如今周小茂一個小小的童子，不辭萬里之遙，前來省視他的父親；這在不論什麼人，都覺得實是不可多得的，也可稱得上一聲「孝子」的了！一給福將軍聞知了這件事，更是贊成的不得了；立刻把周小茂傳了進去，著實誇獎了他一番。

不過待周小茂把代父戍邊的這個請求申述了出來，福將軍卻祇是把頭搖著道：「這是不必如此的辦法的。雲南雖說什麼瘴癘之區；然住在省城中，又住在我的衙門內，也和住在內地各省沒有什麼兩樣。你們父子倆倘然不忍相離的話，不妨連你也在這裡一起住下；等得我遇到了相當的機會，再替你父親把這充配的處分撤消了去，好讓你們一同回到了故土。如果照你這種的說法，你父親是回到家中去了，卻把你留在雲南；不講這一條長路，他一個老年人能走得不能走得；就是眞能走得，你們父子倆這麼兩地分離著，大家一定又要思念一個不已，這也不能算是什麼好辦法呢！你道，我的這番話說得對不對？」

福將軍爲了周小茂是個孝子，竟密切得同家人父母一般，如此不厭周詳的，替他打算了起來了。這當然使得周小茂十分的感激！同時，又覺得這番話一點兒也不錯，便依照了福將軍的意思，暫在衙門中和他父親一起兒住下。如是者，又過了幾個月。有一天，周茂哉爲了一樁事，偶然到街上去走走，周小茂卻沒有跟得去。不料，到得傍晚的時分，還沒有見周茂哉回來。周小茂心中不免有些著急道：「他老人家不要在街上迷了途麼？還是遇到了什麼偶然的事情，弄出了岔子來呢？」正自找急著，忽由一個專差遞送了一封信來，卻是周茂哉親筆所書；心中不覺略略的一寬。忙把那封信拆開一看時，方知他父親在無意之間，忽在街上遇到了一位舊識，堅邀到他家中去盤桓。誰知一到了那邊，又是很殷勤的留他飲酒，竟是吃得一個酩酊大醉。現在雖已醒了過來，卻還覺得非常的頭痛。所以，要教小茂趕快去省視他一下，或者就陪伴了他歸來呢！

當下，周小茂一把此信看完，當然就急急的跟著了那專差走了去；心中卻不住的疑惑著道：「他老

人家素來不大貪杯的；今天爲什麼會吃得一個酩酊大醉？難道在路上所遇到的那個人，是他老人家的一個知己，如今忽在萬里之外相逢，大家都是喜出望外，所以不知不覺的狂飲起來了？」正在忖想時，早由專差報告：已是到了那個地方了，卻是又華美、又寬廣的一個屋子；看來這個人家倒是有上幾個錢的。

這時候，周小茂也不暇注意到這些，祇急於要和他父親照一照面，看是究竟醉到了如何一個程度。不料，當那專差把他引進了一間書房中，卻見他父親危坐著在那裡，臉上全無一點兒醉容；倒不禁把他呆住了。兀自在想道：「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他老人家並沒有吃得什麼酒，卻故意把酒醉了這些話，要把我騙到這裡來？倘然眞是如此，這又何必呢！」周茂哉似已懂得他的意思，便含笑向他說道：「酒是我曾吃了一點的；至醉到怎樣怎樣，也祇是這麼一句話罷了。現在，我教你來到這裡，卻是有幾句非常要緊的話和你談一下。你且坐下來吧！」說時，又把笑容斂去，顯出一種十分正經的樣子。

周小茂依命坐下後，周茂哉便說道：「我有很重要的一件事，以前從沒有和你說起過；現在卻不能不和你一說了。那便是我在你很小的時候，已同你定下了一頭親事了。」周小茂一聽這話，不免怔上一怔：暗想：這一件事，他老人家確是從沒有和我說起過；但是，這也不是什麼要緊事，爲何在這個時候，忽又巴巴的向我提起，並說是不能不和我說的一件重要事情呢！隨又聽他父親接續著說下去道：

「我和你所定下的那個姑娘，是我很知己的一個朋友的女兒。我那朋友姓王，他是一向在外面遊宦的；先時還時常和我通著音問，後來不知怎樣一來，突然地斷了消息。雖經我千方百計的打聽著，都是打聽不出，也只索罷了。不料，我剛才在街上走著，忽然遇見了他家的老蒼頭。那老蒼頭是認得我的；一見了我的面，好像驚喜得什麼似的，卽硬把我拉到了這邊來。一問詳情之下，方知我那朋友，已死去了好多年；卻有一份宦囊積下，這所屋子也是自己起建的。但他家的小姐，卻爲了我們的這頭親事，不肯再配給別個人家，正也在四處打探我家的消息呢。你想：人家的小姐多麼的講義氣，守貞節，我們難道好不承認這頭親事麼？」

小茂一聽以下的一番話，更是呆了起來，想不到中間尙有如此的一個曲折！但是，不管他是怎樣，他老人家儘可回得衙門中去，再把這些事情向他說，何必巴巴的要把他叫到這裡來？這又是一個什麼意思呢？當下便回答道：

「既然有上這麼的一個情形，我們當然不能把這頭親事賴了去。但是，現在父親身上的事還沒有弄清楚，又處在這客地，似乎尙談不到這婚事上面去。何況，我的年紀還很小，也不是急於要討論什麼婚姻問題的一個時候呢？」

周茂哉忙又正色說道：「不，那不能如此的講！我們雖遠在客地，我又在縲絏之中，加之你的年紀並還不怎樣的大；在各方面講，似乎這親事都可從緩得。但是，難得人家的小姐肯如此的爲你守貞節；又難得會在這萬里之外，大家無意的相逢著。爲要大家安心起見，那就得趕快了去這一件親事；否則，再一天天的耽延下去，萬一又有什麼變卦發生，可就要辜負了人家的一番美意了！何況，我又是一個行將就木的人，總希望能早一點瞧見你成了家呢！」周小茂聽父親是如此的說，也祇好默然了下來。周茂哉忽又大聲的說道：「依得我的意思，最好巴不得你們二個人在今天就成了親呢！」

這話一說，周小茂很覺得有些駭詫：父親爲何如此的急性子，說是今天就要我們成親？這未免太有點可笑罷！他還沒有表示出反對的意思，早見有老蒼頭模樣的一個人，把一個頭從門外伸了進來道：「周老爺這句話說得最是痛快，我也是這個意思。好在，今天恰恰是黃道吉日；不如就讓他們二位成了親罷。」說後，竟不容分說，便教人送了一套簇新的袍褂來，好像老早已預備好在那裡似的。接著，又走來二名俊僕，硬替周小茂把這身新袍褂換上，又簇擁著他到了廳上。即見由二位伴娘，扶了一個紅紗蓋面的女子出來，和他並立在紅氍毹前，當著燈燭輝煌之下，就拜起天地來了。

像這樣的急逼成親，小茂心中雖是很不願意，並不解究竟是什麼意思；但當著他父親在面前，又不便如何的反對，也祇能惘惘然的，任他們怎樣去擺佈罷了！等到交拜既畢，送入洞房，伴娘照例要請新

郎把蓋住新娘頭面的那塊紅紗揭了去。比及紅紗既揭，小茂不由得向著新娘望上一眼時，卻幾乎把他驚駭得要喊出一聲「啊呀」來！

不知這是爲了一種什麼緣故？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五四回　彼婦何妖奇香入骨　此姝洵美嬌態殢人

話說當把新娘的那塊蓋面紅紗揭了去，周小茂祇向著新娘的臉上望得一眼，卽把他驚駭得什麼似的，幾乎要喊出了一聲「啊呀」來！哈哈！看官！難道新娘的面貌，竟是醜陋得不像模樣？還是生得猙獰可怕，好似一個妖怪不成？否則，爲什麼要把周小茂驚駭得這麼一個樣子呢？不，不！新娘也是好好的一個人類，並不是什麼妖怪；新娘也長得十分的美麗，並非怎樣的醜陋！祇是在以前曾和小茂會過了面的，原來就是硬要逼著小茂和他成親，把小茂駭得逃跑了的那個王碧娥！這時候，在周小茂的心中，覺得眞是無論如何都料想不到的，受了他父親的嚴命來同這位姑娘成親，並說是這頭親事在他幼小的時候就訂了下來的，卻不道這位姑娘，就是他私下發過了誓，今生今世不願再見到的那個王碧娥！

王碧娥一見到這個樣子，也知道把他驚駭得太過了分了；不禁噗哧一聲，笑了出來道：「這確是一樁料不到的事，無怪要把你驚駭到如此！現在，且請在床邊坐下來罷。我們不是已名正言順的成爲夫婦，沒有什麼嫌疑可避了麼？」說時，伸出手來向他就拉。這一拉，倒把周小茂從驚駭中驅走了出來，一顆心反而覺得定定的。同時，更對於王碧娥，增加了不少厭惡的心思！便一聲兒也不響，向著房門邊就跑。卻聽得王碧娥在笑道：「房門已是關上了，你又跑向那裡去？況且，現在在此洞房之中，祇有你和我一對兒，並沒有第三個人在旁邊；你也實在用不著如此的害羞呢！」小茂仔細的一瞧望時，果然那二個伴娘，已不知在什麼時候都走出了房去；房門也是關得密密的；這時候洞房之中，確是祇賸下了他們一雙

新夫婦了。但是，房門已是關上了，關什麼緊；難道不能再打開麼？倘然，再要教他和王碧娥多斷混上一會兒，眞有些鬧不下去了！小茂如此的一想時，便對於王碧娥的那番話，祇是給他一個不理，仍管自向著房門邊走去。

這一來，王碧娥可也大大的不高興了；卽冷笑一聲道：「哼！我好好的向你說著話，你竟置之不理麼？然而，我並不是怎樣好說話的人，不能由你不理就不理，我定要使你理了我方成！哈哈！你還是走了回來罷！在此洞房花燭之下，大家都得和和氣氣，親親熱熱，沒有什麼氣可使的！」說時，又伸出手來，向著小茂的背後招了幾招。這眞奇怪，小茂原是頭也不回，逕向著房門邊走了去的；在她這一招手之下，竟會糊裡糊塗的，突然間轉上一個身，反向著床前走了回來。這可使得王碧娥得意到了萬分；不禁嫣然的一笑道：「這才是對了！否則；洞房花燭，在人生是何等得意的一個時候，也是何等重要的一樁事情；我們卻在此時此際，反而鬧著一種不相干的閒氣，倘教別的人知道了，不要算是一樁大大的笑話麼？」

當她第二次招起手來，小茂已是一點主也不能做，又乖乖的，在床邊和她並肩坐下了。但在小茂的心中，卻仍是十分的明白；知道這定是那妖婦使的一種什麼妖法，所以自己本是要向房外走了去的，經不起她這麼兩次的一招手，竟反而走了回來，並在床邊和她並肩坐下了！當下雖不再立起身來，卻把一張臉板得緊緊的，神氣好不難看！王碧娥見了，不免微微的嘆上一聲道：「唉！這是什麼意思！你這個人也太古怪了！要論到以前的那一番事情，無非是我出自衷心的愛戀著你；過分或者是有之，可並沒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後來你以爲沒有經過正式的手續，不肯接受我的那一片癡意；我也就不敢怎樣的勉強著你，只索罷了！但是，現在呢？現在我們不是已經過了一種很正式的手續，並有你父親在場主著婚，結成正式的夫婦了麼？那當然和從前的情形已大有不同。你怎可再是這般淡漠的對待著我？未免太是薄情了！」小茂一見她竟以正理相責，更覺得有些不耐煩；便厲聲向她叱道：「咄！妳這個淫婦！敢

還這般的巧言如簧麼？也不知妳使了如何的一個妖法，竟使我的父親都受了妳的蠱惑了！但在我，卻是無論如何不承認這一頭親事的！」

王碧娥一聽這話，立刻也聲色俱厲的，向他詰問道：「哼！什麼淫婦不淫婦！哼！這些個話眞是你說的麼？你說了沒有什麼後悔麼？好！那我也沒有別的話可講，且把你們父子二人，拉到了將軍的衙門中，看將軍又是如何的一個發落！」小茂卻仍是冷冷的說道：「爲什麼要把我們拉到將軍衙門中？難道將軍還來管妳這些事？」王碧娥冷笑道：「將軍雖是不來管我的事。但你父親是一個配成雲南的軍犯，你們二人又都住在將軍的衙門中；倘有人把你們二人告到他的臺前，他就不能不管的了！我現在祗要拿『圖娶孤女，事成遺棄』八個字，作爲控告你們的一種罪狀；恐怕你們就要吃不了兜著走呢！」

王碧娥一壁如此的說著，一壁又偷偷的溜過眼去，瞧看小茂聽了是怎樣的一個神情。果見小茂呆著了在一旁，大概已給這幾句話駭著了！心中不覺暗暗得意，便又向下說道：

「其實，這都是你自己的不老到，可不能怪得我的！因爲，你既是不中意我，就不該和我結什麼親；既已結了親，便確定了一種夫婦的關係，就不能有什麼話可說了！須知道，我們女子，都守著從一而終的這句話，這件事那裡可以給你兒戲的呢！」

這更把小茂說得窘不可言！然在窘迫得無路可走的時候，忽又給他想出了一句話來道：「但是，照我父親說來：你和我是從小就訂了親的；我想這句話，恐怕不見得是確實罷？倘然眞是確實的話，我現在就是不和你結什麼親，你不是也要等候我一輩子麼？」眞是想不到，小茂竟會說出這些話來！在王碧娥想來，還以爲經上了她這麼的一陣恫嚇，小茂不得不改變了從前的意思，已是回心轉意向著她了。於是，她不禁得意忘形的，說道：「不錯！我們確是從小就訂了親的。你把我等候得好苦呀！」

不料，她剛把這句話說完，小茂即突然的從床上跳了起來，戟指指著了她，叱也似的一聲大喝道：「咄！好一個無恥的淫婦！在這裡，你可把破綻露了出來！並不知用了怎樣的一個妖術，竟使我父親都

在妳的指揮之下了。哼！我且問妳，我們既是從小就訂了親，妳又是守貞不二的，在等候著我這個周小茂；那麼，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妳為何又不把這些事情說了出來，並完全不是這樣的一個說法呢？」這眞好似從青天打下了一個霹靂，第一次把王碧娥震駭得什麼似的；無論她是怎樣的能言舌辯，卻也是一句話都說不出！實在，這個破綻太是大了一點，已是補無可補的了！然在小茂這一方，一把這種神情瞧入了眼中，這一份的得意，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至是，王碧娥也知道自己的底蘊，已給對方瞧了一個穿，再不是口舌所能為力；還不如把自己所最擅長的那一種媚術，施展了出來罷？這在從前，她已是試不一試；祇消她把這媚術一施出，不論對方是怎樣鐵錚錚的一個漢子，都得百鍊鋼化為繞指柔，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王碧娥把這個主意一想定，卽把窘不可言的一副神情收起，卻朝著小茂嫣然的笑了一笑；隨又摸出了一塊手絹來，在空氣中揚了幾揚。

小茂最初見到了她的那種媚笑，心上好生的不得勁；便又想拔起足來，向著房門邊跑去了。但當他剛祇走得一二步，忽有不論用什麼字眼都形容不出的一股香氣，直向著他的鼻子邊襲了來；一到了鼻子中，卽分成了幾細縷，徐徐的，徐徐的，向著他的四肢百體間都輸送了去。而每到達一個部份，那個部份的肌肉，就覺得有些鬆弛下來；而且在意識到軟綿綿的之外，還有些痠痠的，痳痳的。到得最後，全個身子都是軟綿無力，像要酥化下來的樣子。同時，在神智間，也逐漸的，逐漸的，有些兒模糊起來了！

於是他那裡再能聽著理智的驅策？向著房門邊走了去；早又不自覺的回過身來，並柔馴得同綿羊一般的，傍著了王碧娥，重在床邊坐了下來。王碧娥一見他已自動的在床邊坐下，知道那媚術的第一步，已是告了成功！便又回過臉去，向他凝望了一下；並笑迷迷的問著道：「你不覺得怎樣的辛苦麼？」這雖祇是很尋常的一個問句；然當她微啓朱唇之際，卻又有一股香氣，從她口中噴出，向著小茂的鼻中直鑽。這股香氣是非常的特別，和尋常的口脂香，又是大有不同的。這一來，可使小茂把理智完全失去了

！一眼望去，祇覺得王碧娥眞是一個千嬌百媚的絕世美人兒，不論她的五官，或是四肢，或是全體觀去，無一處不是合於美的標準，無一處不是美到了十分的！不免令他揚起一雙眼睛，瞧了又瞧，看了又看，幾乎要瞧看得垂涎起來了！

好個王碧娥，眞不愧爲風月慣家！一見小茂這種神情，知道她的媚術已是大行，那裡再肯放鬆一點！也就輕輕的把一個身體向著小茂的懷中傾了去。小茂便也出於本能的，把她緊緊的摟了起來了。王碧娥便又勾著了小茂的頸項，放出了十分柔和的聲音，在他的耳畔，低低的問道：「眞的，我要問你一句話：翠娟那個賤蹄子，不知又在你的那邊說了我的什麼壞話？所以使得你對我這般的淡漠了！」又是一陣香氣，向著小茂的鼻中直鑽，這更使小茂心旌搖搖，有些不能自持的神氣！同時，並把翠娟對他的一片柔情忘了去，反覺得翠娟眞不是一個東西，確是說了碧娥一番壞話；其實，碧娥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好女子，決不致如她所說這般的淫賤！唉！自己是入了翠娟的讒言了！一壁便含笑說道：「她也沒有說妳什麼壞話；便是說，我也決不會相信她！我現在已是深深的知道，妳實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好女子呢！」

於是，王碧娥更把全副工夫都施展了出來，祇見她在嫣然一笑間，便十分自然的，又十分技巧的，把一個舌尖，輕輕的送入了小茂的口中去。倘然說這是在作戰，那剛才的種種，還祇能都說是前哨的小接觸；現在在王碧娥一方，卻已是下了總攻擊令了！在這一個總攻擊之下，小茂竟是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不得不豎起降旛來！王碧娥卻還像煞有介事的，在說道：「我雖是把你愛戀得太厲害了一點；但在那一天，幸而大家尚能自持，並沒有什麼苟且的行爲發生！否則，到了今天洞房花燭之夜，就不能如此風光的了！」可是這時候的周小茂，已是完全支配在她的那種媚術之下，到了十分昏迷的一個境域中；三魂六魄都可說已不在他的身上，那裡再能理會到王碧娥在說什麼！祇緊緊的勾著了王碧娥的纖腰，一起兒滾到床中去。

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忽聽得一個很大很響的聲音，像焦雷一般的，在小茂的耳畔震響了起來道：

「小茂，小茂！你不要昏迷到了這般的地步！你們父子雖已得團聚；但你們的那個大仇人馬天王，還在作惡多端。你新娶的這個媳婦兒，我知道她很有本領；你何不叫她就去把馬天王的首級取了來？然後再同圓好夢，時候尙不爲遲呢！」這可把小茂又從迷魂陣中拉了回來，神志間也是清楚了不少；卽不自覺的把王碧娥向著旁邊一推，矍然的坐了起來道：「不，不！現在尙非我們可以歡娛之時！我父親的那個大仇人馬天王，至今尙在本鄉作惡多端，並沒有除了去；我一想到了，就按捺不住這般憤氣！你最好馬上就趕到他那邊，把他的首級取了來，那我們方可快快樂樂的同圓好夢呢！」

小茂已柔馴得同一頭小綿羊一般，正在聽人家如何的宰割；卻不料突然間又有上這麼的一個變局！這在王碧娥瞧見了，似乎也很爲驚詫！但一壁又像已受了什麼人的法術似的，在瞪起了一雙眼睛向著小茂望上了一眼後，也不詢問馬天王是什麼人，又究竟住在什麼地方；卽突然的應上一聲道：「好！我就去取了他的首級來，決不致使你失望的！」說完此話，便從床上匆匆走起，祇在窗戶邊一閃動間，已不見蹤影了！也沒有多久的時候，又見一個黑影在窗戶邊一閃動，王碧娥已是提了血淋淋的一個人頭，向床邊走了來。卽把那人頭在桌上一放道：「這就是馬天王的首級，我已把他斬了來了！你也要驗一下子麼？現在你總該不致再有什麼話說；我們可以高高興興的一同睡覺了。」

這時候小茂神智已是大清，正要向她說什麼。不料，忽又聽得有一個人在窗外叫道：「碧娥！妳且把那首級提到這裡來，讓我驗一下子，究竟是不是馬天王的？」王碧娥雖顯得不大高興，然又有上莫可奈何的一種樣子；依舊提著人頭走了去。一到窗下，那個人好像就把那首級驗上了一會；然後，又聽他說道：

「不錯！這確是馬天王的首級！這一次，我本想自己去的；爲了要給妳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所以派妳去代我勾當這樁事情了！如今功罪差可相抵，妳還是回山去靜修罷！須知周小茂是個孝子，自有他的佳偶，決不是像妳這一類的女子所能匹配他的；妳徒戀戀於他，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呢！」

此下，便聽得王碧娥低低的在訴說，似乎請那個人可憐她，代她設法挽回的樣子。卻祇招得那人大聲的呼叱道：「咄！妳這個女子怎麼如此的不知進退！這是何等大事，豈可勉強得來的！不如趕快與我走了罷！不然，我可就要來驅逐妳了！」當下即聞得一派嚶嚶啜泣聲，漸次便又遠了去，而至於一些都聽不見。大概這王碧娥，已是莫可奈何的走了。

正在這個當兒，周小茂忽又聽得窗外的那個人，在叫著他自己的名字道：「周小茂！這個妖婦用著一種法術約束著你的父親，行上這一個瞞天過海之計，硬要和你成親；其情雖是可惡。然她後來究竟把你們仇人的首級取了來，功罪也差可相抵了！你也不必怎樣的惱恨他罷！至於你，你自有你的良緣，也自有你的佳偶；如要立刻證實我的話，你不妨就向床頭瞧上一瞧呢！」

周小茂聽了那個人說話的聲音，早就覺得十分的稔熟，一時卻想不出他是誰。至是，忽地恍然大悟了過來：這不是江南酒俠的聲音麼？莫非他也在暗地跟蹤著我，到了雲南了？一壁又覺得江南酒俠末後所說的那一句話，很是有點奇怪；免不得依了他的話，向著床頭望上一望。這一望，卻使小茂駭詫得什麼似的，又歡喜得什麼似的！原來在他的床頭，卻和他身體傍著身體的，臥上了一個女子，正不知在什麼時候走進房來，爬上床來的。而一張如花之靨，又在燈光之下很明顯的露了出來，不就是以前救他出險，和王碧娥涇渭不同流的那個王翠娟麼？卻已是睡熟了在那裡了。

小茂也不暇叫醒了王翠娟，向她說上些什麼話；卻想先向窗外問上一聲：是不是江南酒俠來了？但江南酒俠似已猜知了他的這個意思的；早又向許他說道：「不錯！我是江南酒俠。明兒再來向你賀喜罷。如今你還是早早的安寢，不要把這洞房花燭夜，輕輕的辜負了！須知我把這小妮子攝了來，也很是費上一番手脚的呢！」言後，寂然，看來已是走的了。小茂爲了他末後那幾句話，卻又兀自在疑惑著道：「這一下子，江南酒俠可眞有些酒醉糊塗的了！剛才和我在堂前交拜的，乃是王碧娥，並不是王翠娟。如今我是和一個沒有交拜過的王翠娟睡在一起，怎麼又教我不要輕輕的辜負了這個洞房花燭夜呢？」

這一個洞房花燭夜，小茂究竟辜負了沒有，在下卻不得而知。不過他們後來如何，成了夫婦沒有，那是不必在下交代得，看官們定也可以想得的了。

到了第二天，小茂一覺醒來，卻見和翠娟睡在一個曠地上。再一看，他父親也睡在那一邊。方知並沒有什麼渠渠大廈，全是碧娥用法佈成了的！喚醒了周茂哉，父子一相商之下，祇好暫把翠娟安頓在逆旅中；父子二人仍回將軍衙門中來。不多時，江南酒俠果然同著陶順凡來了；上京獻杯的毛順桃、姚百剛也來了。

原來剛剛走到半路之上，忽然聽得那位王爺已死，便不再上京，卻也折到往雲南的這一條路上來，又合在一起了，不久，又得到一個好消息；那是馬天王一旦暴死以後，所有受他荼毒的人，便把他的罪狀，一樁樁的揭發了出來。一時上達清廷，不禁勃然震怒，便下了一道追削馬天王官爵的上諭。福將軍是何等乖覺的；也就乘此機會，撤消了周茂哉充戍極邊的處分，送他們父子回里。從此，他們這一邊事，也就告上了一個總結束了。

而為了這一次的禍變，全由那隻玉杯而起，周茂哉已換上了一種觀念，不但不再珍視那玉杯，頗想把它擊上一個碎，免得此後那玉杯輾轉落入他人之手，再有什麼禍祟興起！江南酒俠知道了，便向周茂哉把這杯子索了去。卻想不到一入他的手，後來倒大大的有上了一個用場呢！

現在我可又要騰出筆來，把別來已久的那個柳遲，提上一提了。不知柳遲最近又有上怎樣的一番事蹟？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五五回　客商遭劫一包銀子　俠少壓驚兩個人頭

話說柳遲在家中待上了一會，覺得很是氣悶；便稟明了父母，走出家門，到各處去遊玩，藉此也可

以增長一些閱歷。一路行來，不覺已是入了山東地界。祇聞路上的人紛紛傳說著，這一帶地方，共有三個勢力雄厚的山寨：一白馬，二白象，三青牛。而青牛寨的寨主，名喚黎一姑，卻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好女子；更算得上一個巾幗丈夫，爲一般人所畏懾而信服的！柳遲聽在耳中，心上卻不禁一動道：「居然有上這般的一個女子，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倒很想和她會上一會呢！」但是，他還沒有和那黎一姑會到，卻又遇到了一樁奇怪的事情。原來，每逢他打尖落店，店中人都把他款待得很殷勤，並以盛餐相餉；臨走卻又不肯收受他的一個錢。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緣故，也祇好坦然處之。

這一天晚上，柳遲又歇在一個逆旅中；當剛入店門之際，忽見有許多人圍成了一個小圈兒，七舌八嘴的在說著。柳遲一時高興，走近去一聽時，方知是有一個趕路的客商，在路上丟失一包銀子；所以在投店之際，便把這番事故和店中人說了起來，並一口一聲說，定是青牛寨的強人所爲。柳遲一聽到了這裡，不知怎樣一來，忽然漏出了這麼的二句話來道：「我聽得說，青牛寨的黎一姑，是當今的一個巾幗英雄！照理，屬她一寨的人，不該在路上奪取孤客的銀子，或者是別寨之人所爲，也未可知；你倒還得好好的打聽上一下呢！」柳遲一說這話，一時間灼灼然的眼光，爭向著他投了去，似乎要向他問上一聲：「你怎又會知道不是青牛寨中人所幹的事？」柳遲方悔失言，竟忘了江湖上，「開口洋盤閉口相」這句話了！便逡巡引去。

到得晚餐時，掌櫃的又送了一桌很豐盛的酒席來，說是欽仰他的人物英俊，故以盛筵相款。不覺暗暗好笑道：「老都快要老了，還稱得上什麼英俊！這定是和前幾天的那些款待，同出一個主兒；也不知安著有什麼一種用意在內？但既已送了來，料想也推辭不下去；管他的，且再擾上他一頓再說！」便又坦然受下。正在大嚼時，忽聽得有一個人在院子中大叫道：「好小子！也敢出來較量一下麼？」柳遲最初還以爲這幾句話不是對著自己說，故也不去理睬他。後來聽那人一直在叫罵著，方走了出去一看。卻是一個身子很高的大漢，正站在月光之中；一見柳遲出來，即把手一揚，似要將什麼暗器放了來，但這

暗器尚未出手，那大漢自己卻已栽倒在地了！柳遲不覺哈哈大笑：竟有這麼的一個膿包！那大漢便也含愧遁去。柳遲又走至月光中一瞧時，果有一枝鏢靜躺在地上。方始恍然大悟道：「這廝原是要乘我一個措手不及，把這鏢放了出來，不料，有什麼人在暗中幫助我，反給了他一暗器；所以他的鏢尙未放出，反而向地上躺了下去了！」他一想到這裡，便擡起頭來，向四下望上一望，意思要把這理想中的人物找尋了出來。

就在這個當兒，忽聞到很輕微的一個笑聲；而便在這一個笑聲之中，倏的從屋瓦上跳下了一個人來。定睛瞧時，這個人年事甚少，面貌生得很俊美；雖穿上一身夜行人的衣服，卻掩不了那一種風流瀟灑的神情。正想趨前道謝，早聽得那少年笑微微的說道：「我本不想走下來的；然而倘不下來，怎經得你這一雙好厲害的眼睛，烱烱然地在搜尋！所以，縱是醜媳婦，也祇好見一見公婆之面了！」他說到這裡，不知怎樣的，臉上倏地紅了一紅；那種嬌媚的神情，眞同女孩兒有點差不多！柳遲忙道：「好說，好說！」又向那少年道了謝，方請他同到屋中去坐地。

那少年先開口道：「你是一個何等有本領的人物；那蠢漢豈是對手，未免太不自量！這我在屋上祇一看時，早已瞧了出來了！」柳遲不禁滿臉羞慚，說道：「這你在取笑我了！倘然不是你老兄在暗中相助；靜躺在院子中地上的那一支鏢，早到了我的身上來！還能這般談笑自若的，坐在這裡麼？」那少年道：「這不是如此論的。凡是放鏢施暗器，都不是大丈夫的舉動；不論打中與否，和正當的藝術上都發生不出什麼影響的呢！」隔了一歇，那少年又笑著說道：「你是何許人？你是爲了什麼事情到這裡來的？你雖不曾對我說，我早已完全知道的了！所以，我現在不要問關於你自己的事情，卻要問你一個人。不知道你和這個人，也認識不認識？」柳遲忙問道：「甚麼人，你不妨說出來？」少年道：「提起這個人來，倒也小小的有些聲名，便是青牛山上的黎一姑。」柳遲道：「哦！你問的是她麼？她在青牛山山寨中，不是坐著第一把交椅的麼？那是久已聞得她的大名了！祇是沒有和她會見過，所以並不相識。」

少年又問道：「那麼，白馬山的李大牛和白象山的周雪門呢？大概也都沒有會見過罷？」柳遲道：「不錯，也都沒有會見過。」

於是那少年向柳遲熟視了一下，似乎要瞧瞧他這句話是否出於眞誠；還是隨口回答？方又說道：「如此說來，你對於這一方的情形，也是不甚明瞭的。大概他們並不對你敍說明白罷？好！橫豎現在閒著沒有事，我就向你說上一說。這裡共有青牛、白馬、白象三座山，都是由象形而得名的。在這三座山上，便有上三個山寨，成了一個鼎足之勢。倘然能夠團結的話，那把三個山寨中的嘍囉聚合起來，也有好幾千人，未始不能小小的建上一番事業。

「無奈綠林中人，大概多喜自居老大哥，不肯屈居人下的；那裡能合得攏來！因此時常爲了一點小小的事故，就鬧出爭端來了！所幸的，都是一鬧皆平，還不會有什麼大事情鬧出來！但是，到了如今，可不然了；這因爲白馬山的李大牛，雖然他自家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本領，卻存下了絕大的野心；最近十分秘密的，去邀請能人到他的山寨中來，想要把其他的二個山寨，一古腦兒併吞了去。然而這件事，在他縱是進行得十分秘密；卻早已給其他的二個山寨中探得了消息去了。你想：這二個山寨的寨主，也並不是怎樣不中用的人物；他們爲自衞起見，當然也要想出些對付的方法。這一來，不是就要鬧出許多花樣錦來了麼？」

柳遲聽到這裡，不覺連連把頭點著。在那少年看來，還以爲柳遲最初對於此事，是約略有點知道的；如今經他這麼的一說，更覺得十分明瞭，所以不知不覺的，把這顆頭連連點個不了呢！其實，說來可憐得很！在最初，柳遲那裡明白此中的內容，眞好似墮在五里霧中一般；直到如今，方始恍然大悟，因此把他歡喜得這個樣子！一壁又在暗想道：「如此說來，這沿途盛設供張，表示出竭誠歡迎的意思的，乃是白馬山寨的寨主在招待一位能人。初不料那位眞正的主兒沒有招待得，倒把我這個西貝的能人招待了來！至於剛才要和自家交手的那個漢子，顯然是白象山差來試探這位能人的。而現在和自家交談的這

個少年，也是和這個漢子懷著同而不同的一種目的；不言而喻的，是爲青牛山所差遣來的呢！」

當下便又問道：「老兄對於這三個山寨中的情形，既是如此熟悉；想來和此中人一定有些來往的？也能把他們三個山寨寨主的人品和能爲，細細的品評上一下麼？」少年聽了這話，卽溫文爾雅的說道：「小弟愧無衡人之鑑，不敢妄肆雌黃！不過，倘然就三個山寨中的紀律論起來，要算青牛山最爲嚴肅；他們祇對於一般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過不去；遇著安分良民，從不刼奪他們的財物的！」柳遲一聽他說到這裡，忍不住竟笑出了一聲來。那少年似已懂得了他的意思；忙問道：「你爲什麼發笑？莫非疑心我是在爲他們吹說著，不會有這等的事麼？」柳遲很坦直的說道：「也不是。祇是我剛才進店來的時候，湊巧聽說有一個投店的孤身客商，在路上被刼去二包銀子；據他說：是青牛山寨的強人所爲。所以，我不由得不要笑起來了！」柳遲說這句話不打緊，卻把那少年氣惱得什麼似的；馬上跳了起來道：「竟有這等事麼？好！讓我去問問那投店的客商去。如果屬實的話，我倒要找著了黎一姑問問他看。」說完，便又跳出屋去了。

一會兒，柳遲聽得院子中人聲很是喧雜，忙也走去一看時，祇見那客商，當著那少年盛氣之下，戰戰兢兢的在陳說道：

「當天色快暮的時候，我乘著馬在路上走著；忽有二騎馬夾屁股的趕了來。一把我的馬追上以後，他們卽向左右一分，把我的馬夾在中間，儼然有上一種包圍的形勢了。我正自暗暗的吃驚著；他們不要是歹人麼？不料，當我一念未已，右首馬上的一個麻臉漢子，早已乘我一個措手不及，把我置在鞍上的一個包袱奪了去。天啊！我這一次賣貨所得的幾百兩銀子，都在這包袱之中；一旦給他奪了去，教我此後如何營生？教我一家老少如何度日？我那時安得不十分的發急呢？可是，剛要不顧性命的向他奪回那個包袱時，左首馬上的一個瘦長漢子，早已伸過一隻臂膀來，把我挾過馬去。

「我的那匹坐騎，因爲上面沒有人，便飛也似的向著前面衝去了。那時候，我雖也有上一番掙扎；

然而，這瘦長漢子力大無窮，我那裡能脫去他的手！一會兒，這二個漢子都下了馬，把我綑縛停當，又把東西絜住了我的口，方委棄我在那個大松墳的後面；拿了我的那個包袱，管自上馬走了。」

少年聽到這裡，忽截住他的話頭，問道：「你的身體既已被縛，口又被絜；那麼，你又如何能得脫身，會到這裡來的呢？」那客商不禁長嘆一聲道：「說來也是僥倖萬分！照理，這松墳後面，是不大有人到來的；我既然給他們委棄在那裡，一二日後給人發見說不定，三四日後被人發見說不定，或者竟是凍死餓死在那裡，也是說不定！我已自分必死的了！誰知當這事情發生了不多久，忽有一個鄉民，在附近發見了我的馬；想要去捉時，那馬又逃逸起來，湊巧逃至那大松墳後面；因而又發見了我。方才經他將我身上的束縛解去，又取去了絜口的東西；隨後又把那馬捉得，方能得到此間。但是，我所有賣貨得來的銀兩，已悉被強人刼去了！我雖保得了這一條性命，將來又教如何能養家活口呢！」

他說到這裡，悲憤到了萬分，似乎馬上要哭了起來。但是，這少年好像一點也不動心的樣子，祇向那客商瞪上了一眼，又厲聲說道：「如此說來，你這賣貨的銀兩，是幾個過路的強人搶了去的；你怎又說是青牛山的強人幹的事？難道你已得到了什麼實在的憑證麼？」這一問，柳遲倒很有些替他耽心。誰知，那客商倒夷然的說道：「這也是於無意中知道的。當我的四肢既已得了自由，正要走上馬去；忽於地上拾得了一件東西。就殘暉中一瞧時，原來是一方票布；大約是我和那強人在掙扎的時候，那強人遺失在地上的。這票布上，明明有上『青牛山』的三個字；所以我知道是這一夥強人所幹的事情呢！」說著，便從身上掏出了一方票布來。

這少年一見，便搶也似的把這方票布搶到了手中；祇一瞧之下，卽向懷中一塞。一壁又目挾兇光的說道：「不錯！這是青牛山的票布！看來這二個強人，確是青牛山上的。不過，據我所知，青牛山寨的紀律，素來很是嚴明，不許搶刼過路商旅的；今兒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幹出來？我倒要去問問他們的寨主黎一姑去！你們且等著在這裡，一定會有一個交代給你們！」一壁又向柳遲拱拱手道：「老兄且在這裡

安慰著這個客商。我去問了黎一姑就回來，一定要叫他有上一個交代的！」說完，卽向外如飛而去。柳遲最初見了這種情狀，不免爲之一怔；繼而又憬悟過來：這少年一定是個很要面子的；他剛才正在我的面前，誇說青牛山寨如何的有紀律，如何的不犯行旅；不料就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情出來，教他臉上如何下得去！所以，他現在的一怒而去，倘然不是借此下臺的話，倒一定要有一番事情幹出來呢！我不妨靜靜的瞧著罷。

他這麼一想時，當下著實向那個客商安慰上一番，並勸他到一間房中安歇下。如是者又隔上些兒時候，約莫到了四更時分，柳遲還靜候著沒有睡。忽見簾子一掀，從房外走進一個人來，定睛瞧時，卻就是那個美少年；手中提著二個包袱，看去似乎有些分量的。卽見他把這二個包袱向桌子上一放，笑微微的說道：「雖說是奔波了一番，總算沒有白辛苦，事情都已辦妥了！」柳遲一聽得這句話，卽十分有興趣的，問道：「你已見了黎一姑麼？她對於此事，究竟主張怎樣的處置？」

那少年還沒有回答，卻見夥計已捧了些酒菜來，放在桌上；一壁向少年說道：「爺剛才吩咐掌櫃的備酒菜，我們自應照辦，祇是夜已很深，備不出甚麼新鮮的來，僅能以熟菜充數的了！」那少年微向桌上一睨，把頭點點道：「祇要酒是上好的；就這幾樣菜，也足供我們大嚼了！……噲！夥計！你且去把剛才在路上遇盜的那個客商也邀到這裡來。」

不一會，那客商果然到這邊房裡來了。少年卽邀大家一齊就席，替大家都滿滿的斟上了一杯酒；然後笑著說道：「我有一個古怪的脾氣，凡是遇著較爲得意一些的事情，總得痛痛快快的飲上幾杯酒，然後再把這件事情講給人家聽。今天所做的這件事情，自謂也是十分得意的；這古怪的脾氣，不免又要發作了！……來，來，來！我們大家且先乾上三大杯罷！」說著，卽把杯子擧了起來。柳遲不是甚麼尋常人物，當然不反對這種豪邁的擧動，聽了這話，也很高興的把杯子擧起！祇有那個客商，一進門來，偶向桌上一瞥，兩個眼睛卽呆呆的注定在較小一些的一個藍包袱的上面，露著一種又驚又喜的樣子；原來

這就是他所被刼去的那個包袱！很擔心著這包袱中的銀兩，不知有無缺少？能否原璧歸趙？那裡有心情來飲酒！

少年見了這個呆頭呆腦的樣子，不免有些生氣起來！即大聲向他斥道：「你這個人眞太俗了！你不見，這就是你的包袱；我既已替你找回，當然要還你的，並一定不會缺少些什麼，你又何必呆呆的擔著心事呢！……來，來，來！快來痛痛快快的陪我飲上三大杯！」這一來，這客商倒有些震恐起來了！想：倘然觸惱了這少年，那倒不是當要的！即誠惶誠恐的說道：「我實在量淺之至，不能奉陪！不如把我豁免了罷！」少年不禁狂笑道：「哈哈！你眞是一個俗物，不管你能飲不能飲，難道我爲你奔波了這一趟，值不得慶賀上三大杯麼？」客商至此，不能再有所推卻；於是，大家都飲了三大杯。柳遲又催著那少年道：「如今你該把這件事講給我們聽了！」少年道：「好！這當然要講的。我離開了你們以後，即在後槽上盜得了一騎馬，飛也似地向著青牛山寨行去。那時候，黎一姑已是上床睡了。幸仗著我和他是熟朋友，一寨的嘍囉，沒有一個不認識我的；忙去通報於他。他知道我在這個時分去見他，定有什麼緊要的事情；忙也來不及的起身接見。我也不和他客氣，就一五一十的，把這件事報告給他聽了。

「他是最愛名譽的，又素是以最有紀律自詡於人的；聽了有這種不顧名譽、敗壞紀律的事情，發生他所在統屬的嘍囉中，當時即氣憤的了不得！但是還疑心是別個山寨中的嘍囉冒名的；因此，又向我索實在的證據。否則，如果祇憑一面之詞，說這是他那山寨中的嘍囉所幹的事；他是一點不負什麼責任的！我也不說什麼，祇從懷中取出那方票布來授給他。他一瞧之下，臉兒都氣得鐵青了！瑟地立起身來，向著外面就走，一壁匆匆的向我說道：『倘然這二個狗東西已回歸山寨中，那是最好的事；否則，我也必立刻遣人取回這二個東西來，決不放他們過門的！你且在這裡守候著罷。』

「不到多久時候，即又見他走了回來，說是已經把這二個東西結果了！一壁便把二個包袱遞給我，並說道：『這一個藍包袱，就是他們刼來的原贓；你拿去替我歸還原主罷。』」那少年說到這裡，便拿

起桌上的那個藍包袱，交還了那客商。

那客商忙稱謝不置，又陡地從座位上立起，跪向地上，一個頭向著那少年磕了下去。這一來，倒慌得那少年攙扶不迭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用得著向我行這般的大禮！也罷，你且就座，聽我再說下去，我的話還沒有完呢！黎一姑說明了這個藍包袱是什麼；隨又指著那個紅布包袱，笑微微的說道：『我知道你是愛喝酒的；這一次回到那邊去，定又要開樽痛飲。我已替你預備了些下酒的東西在這裡，你停會兒瞧見了，一定很爲歡喜；而在我也總算酬報了你這片雅意了！』」

柳遲聽他說到這裡，便截住了他的話頭，問道：「那麼，這包袱中究竟是些什麼東西？照我瞧來：像似很有些兒分量的；而他又說是可以下酒之物，莫不是什麼熟雞、熟鵝之類？再不然，或者竟是一個蒸熟的豬頭麼？」那少年笑道：「這倒有點像！但倘是豬頭的話，恐怕不止一個，而且還是兩個；我提在手中時，彷彿有些兒覺得呢！」他一壁說，一壁便把這包袱解了開來，卻見裡邊還裹著好幾重的油紙。柳遲笑道：「這青牛山寨的寨主，畢竟是個女子，所以如此的細心！她生心油湯滲透出來，弄汙了你的衣服；因此，這麼一重重的把油紙包裹起來。如此看來：我的猜測或者是不錯的，一定是些鮮肥可口的肉類了！」

這時候，這少年已把一層層的油紙解了開來，差不多快到了圖窮而匕首見的當兒；那客商祇一眼瞥去，不禁驚駭得嘶聲喊叫起來；若不是強自支厲的話，早已要嚇得跌倒在地上了！便是柳遲，雖也是終年在江湖上闖蕩的人，那一件事情沒有見識過；一時間卻也給他呆怔著在那裡！原來：這包袱中重重疊疊把油紙包裹著的，那裡是什麼蒸熟的豬頭，或是肥雞肥鵝之類；嘿！卻是兩個十分可怕的人頭！這不言而喻的，便是那二個搶刼銀兩者的首級，黎一姑已把他們從嚴懲辦了！祇有那少年，還從容不迫之至，好像算不得什麼一回事的！向著柳遲斜睨上一眼，又微微的笑道：「黎一姑也很好頑兒，這確是很好的下酒之物！不過，在你老哥這方面說來，不免終有點兒失望；因爲，這至多祇能放在旁邊欣賞著，不能

像豬頭一般的取來大嚼啊！」

柳遲知道這幾句是在打趣他，一時倒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而這客商對著這二個可怕的人頭，再也坐不下去了！照他想來：這二個嘍囉的性命，完全是送在他的手中的；倘然寃魂不散向他索命起來，那可眞有些受不了呢！於是，他逃也似的立了起來，急急告辭回房。這裡柳遲又把大姆指兒一翹，向著那少年說道：「這黎一姑眞不錯，確是一位巾幗英雄！像這般的紀律嚴明，在綠林中實是罕見的！我如今知道你老兄剛才批評青牛山寨的一番話，句句都是不虛的了。」

不知爲了什麼緣故，這少年聞了柳遲這幾句話，臉上忽又瑟的一紅；那種嬌羞的樣子，眞和女孩兒家差不多。柳遲瞧在眼中不免覺得有點詫異。卻又聽那少年回答道：「我和黎一姑是很好的朋友，不敢阿私所好，說得她眞是怎樣的好，怎樣的好。不過，你老哥剛才所說的那幾句話，雖也有過譽之處，但確有幾分道著她的；倘給她本人聞得了，不知要怎樣的感激你呢！哈，哈，哈！既是如此，你就到她山寨中，和她會上一面好不好？」柳遲沉吟了一會，方又說道：「這般的巾幗英雄，我當然是很願識荊的！祇不知她肯不肯和我這無名小卒會面？倘然我前去拜山，她竟拒而不見，不是面子上太無光彩麼？」小年笑道：「這是那裡的話，她對於你會拒而不見的！你倘然是高興去的話，由我代爲先容便了。」不知柳遲是怎樣的回答？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五六回　致密意殷勤招嘉賓　慕盛名虔誠拜虎寨

話說柳遲瞧到了這回事情以後，知道青牛山寨的紀律，確是比旁的山寨來得好；而黎一姑也眞不愧是位巾幗英雄，倒很願和她見一見面。所以那少年問他要不要上青牛山去拜山；他卽滿露贊成的意思，一口答允下來。因此，那少年又自言願爲先容；並取下一個碧玉搬指授與他道：「這是一種信物；你去

拜山的時候，倘把這搬指拿出來，黎一姑見了，沒有不立時接見的。否則他們山寨中的門禁很嚴；陌生的人，一時恐不易進去呢！」柳遲把那搬指接受在手，當然有一番的感謝。

當那少年別去的時候，又替他指點上青牛山的路徑，說此去共有二條道路；一條是大路，行走起來雖然較爲便利，然因青牛山適介於白馬、白象二山之間，要到青牛山去，須先打白馬山經過，屆時定爲他們扣留無疑；否則，定也要起上一番糾紛。所以，爲他打算，不如舍去這條大路，而抄小路走去；路雖然遠一些，還要渡過一個湖面，卻能人不知，鬼不覺的，就到了青牛山的後山了。

柳遲唯唯受教。但當那少年剛要走出房去的時候，他忽又想得了一件什麼事情似的，忙又把那少年喚住；少年也立刻回過步來，立停了，靜靜的望著他，似乎在向他問著：「你還有什麼話要問我？」柳遲囁嚅道：「眞的，我還忘記了一件事情！你老兄究竟是什麼人，和黎一姑到底有上何等的關係，你也能告訴我麼？」眞奇怪！這般一個英武不凡的美少年，竟和十七八歲的大閨女差不多，老是要把臉龐兒漲紅的！一聽這話，他的臉上不覺又瑟的一紅，微笑答道：「這個你可以不必問，將來自會知道。你大概不致疑心我是什麼歹人，懷著什麼歹意，要把你騙上青牛山去罷。」繼向柳遲祇含笑一點首，並不再有其他言語，管自揚長走了。

到了第二天，柳遲做出一種像煞有介事的樣子，似乎夜來的種種享受，的確是應屬之於他的；所以對於店帳，並不開銷分文，祇給了幾文賞錢給夥計，卽大踏步走出店來，坐上了餵足食料，等候在店門外的那騎駿馬，逕自向大道上行去。那掌櫃的還兀自大唱其喏，在店門口恭送著呢！

馳行了一會兒，已到一個歧路口；靠著左首的是條大路，還有一張「張大仙靈驗無比」的紙頭兒貼在那拐彎上；這大概是白馬寨中人所作的一種暗記號，使那能人前來不致迷途的。他昨天一路下就依著這暗記號而走了來的；現在頗使他注目。向右行乃是一條小路；這條大概就是那少年所說的。這時候柳遲很迅速的向四周望了一望，見眼面前並沒有別的什麼人；方一點不躊躇的，卽向那條小路上折了過去。

這條小路確是很狹窄，祇能容一人一馬的前進；而且一路上荒涼之至，顯然是不大有什麼人，在這裡來往著的。柳遲卻在馬上暗自笑道：「在昨天第一次發現了那張黃紙兒以後，卽依著他爲前進之目標，在不知不覺中，差不多已完全受上了他的支配了！如今舍去了那條大路，折入這條小路中來，方始脫離了他的勢力範圍，又有上一種新的生命了！祇是渴望著能人到來的那一方面，已把我這西貝式的能人迎接到半路上，一旦忽又丟失了，不知要怎樣的驚惶擾亂呢！」旋又想道：「這黎一姑不知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倘然他的人格，眞像我所想像的這般地偉大，倒也是値得前去拜山的。」

當他在冥想的時候，路已行得不少，向前望去，路勢已逐漸寬展起來，不久，已到了這條小路的盡頭處。祇見白茫茫的一片，擋在他的面前，卻是很寬廣的一個湖面；但四望並沒有什麼船隻往來。而在湖的對岸，卻矗立著一大片的房屋，這明明就是青牛山寨的水寨；寨外靜悄悄的不有一個生物。而臨水而建的二扇寨門，也緊緊的關閉著；這派氣象，眞是嚴肅極了。柳遲見了，不覺暗暗稱嘆。旋又一個轉念想到：這般寬廣的湖面，非用舟楫相渡不可；如今四望之下，連一隻小船都沒有，這可怎生是好！難道我能飛渡而過麼？懊悔當時沒有向那少年問上一個淸楚，弄得現在沒有法想！正在爲難之際，忽聞竹篙潑水之聲，隱隱傳入耳鼓；心頭不覺微微一喜。暗想：這一定是有什麼船隻撐過來了；我祇要喚住了那撐船的，請他把我渡過對湖去，不是就可前去拜山了麼？

當下，卽擡起眼來，遠遠的向著湖面上一望。果然，有一隻無篷的小擺渡船，從近處一個叢密的樹陰下撐了出來；起初大概是潛藏在樹陰深處，而那船又十分的小，所以竟不能望見一些呢。當下，卽高聲喚道：「船老大！請把船搖過來。我有事要到對面的水寨中去，請你把我渡一下罷。」那撐船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叟；當柳遲一說這番話，他那邊卻早已聽得了，便向著柳遲的臉上，不住地打量上幾眼。然後一壁把那船向著岸搖來，一壁高聲問道：「客官！你是要過那邊水寨去的麼？」柳遲點頭應是老叟又笑著問道：「你是去幹什麼的？在那邊的寨內，可有相識的人沒有？」柳遲據實相告，惟隱去了

那少年介紹的一件事。老叟又向他仔細的打量上幾眼，不覺把頭搖搖道：「客官！我勸你還是息了這條心；你此去拜山，也不見得會有什麼道理弄出來的！」柳遲倒不懂得他這句話的意思，便道：「你此話怎講？」老叟笑道：「客官！你怎麼這般的不明白，還是故意和我裝糊塗？難道你的上山拜見他，不是和以前來到這裡拜山的那些少年們一般，含著一種不可說的隱衷麼？」

這一來，柳遲方始有些明白這老叟的意思了；不覺含著薄怒，說道：「誰有這種的存心，你不要來誣衊我！」但這老叟一點也不以為意；依舊笑嘻嘻的，說道：「並不是我要誣衊你；客官！實是這黎一姑長得太美麗了；你一旦見了她時，一定會說我這個猜測，不是平空而起的……哈！老實講一句罷：以前來的那些美貌少年，一個個都裝扮得像王孫公子一般，那一個不是要獻媚於黎一姑之前，希望把這文武雙全，才貌兼備的玉天仙，作為自己的妻室呢？當他們來的時候，大都是乘坐我這渡船的；瞧他們那種興高采烈，歡樂萬分的樣子，連帶我也要替他們歡喜，似乎在這拜山的當兒，祇要幾句話合得下他的意，就立刻可把這美人兒攤為己有了！然而等他們下山的時候，又大都仍是乘坐我這渡船的；祇一瞧他們那種嗒然若喪的神氣，就知他們已是失望而歸了！再和去拜山時那種神情作一對照，眞要使我替他們加倍可憐。」

「原來，這黎一姑，眞是豔如桃李，冷若冰霜，世上的一般少年，沒有一個能給她看得中的呢！像你這位客官，不是我說句放肆的話：不過相貌不見得是怎樣的出衆，而且瞧年紀已快近中年；怎樣能邀得她的垂青？這一趟看來：十有八九是白跑的；所以，我勸你還不如乘早息了這個念頭呢！」柳遲道：「你不要管我這些，你祇把我渡了過去就是了。船錢我就加倍的奉上也使得！」老叟也就不再說什麼。祇是渡船太小了一些，只能渡人，不能渡馬。柳遲祇好把馬繫在岸上一棵樹上，自己一個人走下船去。

不多一會兒，已到了那水寨之前，幸由老叟代他叫開了水寨之門，並把來意說出。但柳遲要取錢謝那老叟時，那老叟卻再三的不肯受；詢問之下，才又知道這老叟，也是受傭於這青牛山寨的，者為渡載拜

山之客起見；黎一姑的禁令很嚴，不許接受賓客分文的賞錢，所以不敢違令呢！

一會兒，已進了水寨，並由一個嘍囉陪伴他到了掛號處，也有一個嘍囉專值著；瞧見柳遲到來，即欠了欠身，含笑相問：「是來本寨投効的？還是來訪問朋友的？有不有什麼熟人作介紹？如有，可將介紹的書信取出來。」柳遲最初聽了這番說話，倒就想把那少年所交給他的那件信物取了出來，好立刻就可會見這巾幗英雄的黎一姑，免去了一番麻煩。但是他還沒有將這件信物從身邊摸出，臨時忽又是一個轉念道：

「且慢！我憑仗了這件東西作先容，就是會見了這巾幗英雄，也算不得什麼稀罕！而況，他一見到了這件東西，就會連帶地知道我是什麼人；倒要有上一個準備，見面時也不免有上一番矜持，倒瞧不到她本來的眞面目了！不如乘其不備的去拜見她，使她祇當我是一個很平常的人物；或者反可瞧出她究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主意已定，卽把他的眞姓名掛了號；並說明要拜見寨主黎一姑的。這時伴他至掛號處的嘍囉，已管自走回原來汛地；另由掛號處派了二個嘍囉，持了小小的一張單子，陪伴了他前往大寨。

這水寨，恰恰建在靑牛山的後山之下，而大寨卻建立在前山之上；所以要到大寨中去，須攀越後山而上。而水寨中也駐紮有不少的嘍囉，一棚棚的分開著，擔任防守巡邏之責；當他們經過這一所棚子的時候，祇見有幾個司值嘍囉，在棚外值著崗，其他的嘍囉，不見有一個在外面胡亂行走的；而且，棚內也不有一點點的聲息傳出來，眞是肅靜到了極點！詢之陪伴他一起走的那二個嘍囉，方知寨內紀律極嚴，凡是散了值，散了操下來的兄弟們，也祇能在棚內靜靜的休息著，既不能在棚外胡亂行走，也不能喧聲談話；倘然犯了這個規條，輕則驅逐出寨，重則定要軍法從事的！柳遲聽了，不覺暗暗點頭嘆息道：「黎一姑果然名不虛傳，不愧是個巾幗英雄！像這般好的紀律，不但是別個山寨中所不會有的，就是求之一般軍營中，恐怕也不易多得罷！」

這時候，早已攀山而上，到了山腰的地方。有牌樓也似的一所，兀立在那裡，上面寫著四個大字，是「北門鎖鑰」。牌樓下也有幾個值崗的嘍囉。向內望去，是一所規模宏大的大寨。這二個伴他上山的嘍囉到了這裡，便是到一個值崗者之前，並把那張單子遞上去，即向柳遲說道：「這已到了中寨。我們都各有各的分段的，恕不能再送你上去了！」說完，又行了一個禮，管自走下山去。隨由值崗者又招呼了二個嘍囉來，持了那張單子，陪他上大寨去。

這一來，柳遲心中不禁更加嘆服，原來他們的分配職司，是這般井井有條的；那豈是尋常的一般綠林所能企及的呢！再前行了一會兒，忽發見了一片草地在眼前；在這草地之上，卻排列了許多很整齊的隊伍，正在那裡操練呢！柳遲不免駐足下來，遠遠的望了過去。祇見他們目下所在操練的，正是種種陣圖變化之法，倏而變爲一長排，好似一條長蛇；倏而幻成五小簇，又似一朵梅花；倏而變爲一個方陣；倏而圍成一個圓圈，眞是變幻迅速，神化無方。而默察各個人的姿勢，既是十分合法；舉動又十分敏捷；寓活潑於規矩之中，不是平日勤加操練，萬不能有上這個樣子！再瞧那教師時，濃髯繞頰，已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然而精神抖擻，一點也不見老態；想他在少年時節，不知更是怎樣精壯的了！並且，在那時候，洋操尚未盛行；這種操練的方法，要算最是新式的了！

柳遲立著看了一會，暗中不住的在讚嘆；方又同了那二個嘍囉，到了大寨之前。也自有大寨中的值事人來招呼著；那二個嘍囉卻又走回中寨去了。比及引入一間客廳中坐待著，卻有一個老者出來相見，笑問道：「閣下是來會見寨主的麼？還是有別的事情？但寨主刻下不在寨中，不知她到了那裡去，大概不久就要回來的。」當下柳遲也便把自己的來意說出，惟仍不說明那少年介紹他來此的一節事。老者又略與寒暄上一番，即把他送至賓館中住下；說是一待寨主到來，就立刻會來請你去會面的，說完自去。

柳遲走了這半天，依舊見不到這寨主的面，這時候雖覺得有些兒不高興；但要他在未見這美人兒以前，就此決然負氣而去，卻又有些不情願！心想：忍耐些罷，忍耐些罷！無論如何，我總得見上一見這

個美人兒方走呢！大概她此刻的確不在寨中，不是向我搭什麼架子罷！也罷，就算她是向我搭架子，我將來也會知道的，一定要向她報復的呢！柳遲一想到這裡，卽心平氣和的，在賓館中待了下來。

不久，已是午餐的時候，又不久，已是晚餐的時候，統由小嘍囉送了很豐盛的酒菜來。不過，問到他們的寨主，總回說：尙沒有回來，大概在外面給什麼事情絆留著，今天不見得能回來的了。柳遲已抱著「旣來之，則安之」的宗旨，也就不去管她究在何時方能回來。進過晚餐以後，又盤桓上一些時候，也就上床睡了。

不料，當他正睡得甚酣之際，忽覺得蓋在上面的被頭微微的一動，似有什麼人在掣動著的；立刻把他從好夢中驚醒。跳了起來一看時，卻見有一條黑影，向著房門外直竄了去；顯然是有什麼歹人，乘著他在睡覺，走進房來窺覷；現在，卻又驚得逃跑了。柳遲那敢怠慢，隨手取了一把短刀，也就追躡在後。不料，倏忽間已是蹤影全無，看來這歹人已上了屋了。當下，卽把身上略略結束一下，想就要跳上屋去。但他還未實行得這個主張，忽見從屋上跳下一個人來。

這一來，倒把他怔上一怔；以爲這個歹人眞是大膽，倒又反身來找著他了！忙把手中的短刀握定，準備著這歹人衝了過來。但是，這屋上跳下來的這個人，似已在這皎皎然的月光之下，把他瞧得清清楚楚的了；祇聽得高聲的，同他招呼著道：「原來是你老兄！你是何時到這山寨中來的呢！」柳遲覺得這一派的聲音好生稔熟，一壁仗著明月之光，也已把這人瞧得一清二楚；原來：不是別人，卻就是在客店中所不期而遇，而要把他介紹到這裡來和黎一姑相見的那個少年。因也歡然的回答道：「哦！原來是你老兄！那麼剛才上屋去的，也就是你麼！」少年的臉上，不知不覺的又是瑟的一紅；笑答道：「不！這祇是一個不足道的毛賊！我因爲不願和他計較什麼，已放他逃走了！哈！你要知道，這青牛寨是一個什麼所在，僅僅走來了一個毛賊，又能幹得出什麼事情來呢！」邊說著，邊和柳遲走進了賓館中去。到得房內，又問道：「你已見過寨主沒有？也把我給你的那件信物呈了進去麼？」柳遲聽他問到此話，也不

回答，卽走至床頭，向高掛著的那件長衣中一摸，不禁輕輕的喊上了一聲：「啊呀！」

不知柳遲爲何要喊上一聲「啊呀」？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五七回　壁上留詩藏頭露尾　筵前較技鬭角鈎心

話說柳遲走至床頭，向著高高懸掛著的那件外衣中一探，不覺失聲叫了一句：「啊呀！」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原來，少年給他作爲信物的那個碧玉搬指，竟已不翼而飛了！祇是叫了一句「啊呀」之後，忽又似有上了一個轉念，臉色間倒又揚揚如常，向少年說道：

「如今你老兄既已到來，介紹一層，是不生問題的了。失去搬指與不失去搬指，是沒有什麼關係的。祇不知，這碧玉搬指値價也不値價？失去了有沒有什麼關係？而我對於你交給我的東西，不知好好的保存，竟讓它丟失了去；這當然是十分抱歉的！」說完，又向那少年的臉上一望。

這倒是出他意料之外的，那少年的臉上，這時候滿露著一派不快樂的神氣呢！照他的心中想來，這少年是很有幾分的俠氣的；凡有俠氣的人，對於義氣爲重，珍寶財帛爲輕！這碧玉搬指不論是怎樣的値價，然既已丟失了，至多不過想上一個如何把他追回來的方法；萬不會也像一般平凡的人，把這不快樂的神氣，完全放在臉上啊！

正在暗詫之間，又聽那少年回答道：「介紹一層，當然不成問題。但這碧玉搬指，是先父唯一的遺物，一旦丟失了去實在有點放置不下呢！而且，此中還另外有上一個關係，更不能聽他隨隨便便的失了去，而不一加追問的！」說到這裡，他的老毛病又發作：好似姑娘們怕羞一般，二個嫩頰之上，又瑟的暈紅起來了！柳遲不免有點懷疑，正想追問一句：「所謂另外的一個關係，究竟又是怎樣的一件事？」卻已聽那少年接著說下去道：「唉！這個賊人眞可惡！別的東西一件也不偸，偏偏要把這個碧玉搬指偸

了去！這顯然的不但存上有一種深意，並連這個搬指的歷史和另外的一個關係，也都知道得明明白白的！但我決不讓他有這般的便宜！不論遭到如何的困難，我定要把這原物追回來！也罷，我們如今且先去見了黎一姑再說。大概她也已回到寨中來了。」

正說時，一線曙光，已從窗外透射進來；而在這曙光之中，又使他們在壁上瞥見了一件東西，無疑的，便是這大膽的賊人，留下來的；倒使他們更把驚駭之情擴大起來！原來，是一張小柬，上面是這樣的寫道：「人冒我名，我盜其寶；試一思之，眞堪絕倒！祇苦美人，毫不知道；欲返原珍，南山有堡。」他們二人瞧了這一紙小柬後，倒不免各人都上起各人的心事來；在柳遲的這方面，不覺暗叫一聲：「啊呀！原來這來盜碧玉搬指者，便是白馬山所延請的不知姓名的那一位能人；他連我的冒名頂替都知道了！祇不知他對於這節事的始末情形，已否完全知道？倘然他不知道我的冒名頂替，是出於將錯就錯，而疑心我是有意如此的；那可有些糟糕了。」

而在那少年一方面，也不覺暗喚一聲：「慚愧！什麼美人不美人，眞是十二分的刺眼！大概對於我的事情，這個人已是完全知道的了！如今又左不盜，右不盜，偏偏把這碧玉搬指盜了去；這顯然是存有一種深意，更是不容易對付啊！」祇是各人對於對方所已懂得，而他自己倒尙未完全明瞭的部分，雖因小柬上的指點，也已有點瞧科出來；終究是有一些隔膜，一半兒明白，一半兒不明白，倒又使得他們都沉思起來了。最後，還是那少年先打破了這沉寂的空氣，笑著說道：「這也是很平常的一種玩意兒，沒有什麼道理的；讓我日後找著了他，和他好好的算帳就是了！如今讓我先去通知黎一姑一聲，立刻就來請你進去和她會面。」說完，逕自向外走去，不一刻，來了二個嘍囉，說是奉了寨主的命，前來迎迓貴客的。柳遲便跟著他們走去。

剛走至大寨之前，早見那個老者之外，還有一個打扮得十分齊整的姑娘，在迎候著他，這當然就是那位巾幗英雄黎一姑了。可是，當柳遲剛向她瞧得一眼時，不覺怔呆了起來！原來，這黎一姑的面貌，

竟有十分之九，是和那個少年相肖的呢！比及到得寨中，相將坐下，柳遲方又想到小柬上所提起的那「美人」二字；不禁恍然大悟：這黎一姑和那少年，定是一而二，二而一者的呢！這時候，黎一姑似也知自己的行藏已被柳遲瞧破；便一笑，說道：「這祇是一種遊戲的舉動，閣下想已完全明瞭，我們也不必再說的了。」於是，柳遲也祇能一笑相報，並說明了不要假冒人家而竟成了一個假冒者的那種原因。接著，大家談得十分投機；方知那老者喚黎三丰，是黎一姑的一個族叔，正管理著寨中一切的瑣事。

而由黎三丰的口中，又知道：黎一姑的祖父喚黎平，是太平天國的一個同志，奉命隨著某王來經營山東；後來，他的一部份人馬，就長駐在登州、萊州一帶的地方。等到太平天國覆滅，山東也爲滿清所收復，他就被清軍捉了去。這時太平天國的舊部，投順清軍者雖是數不勝數；他卻大義皎然，不爲所屈；因此，便在省垣遇害了。當臨刑的那一天，他偷偷的把一個碧玉搬指交給了獄卒，教他務要設法交到他獨生的兒子黎明手中，作爲一種紀念品，並說：「他一死尚在其次；太平天國如此的覆亡，實是十分痛心，他死也不得瞑目的！務望他兒子不但須爲他向滿清復仇，還得時時以恢復太平天國爲念。」這獄卒，從前也是太平天國軍中的人物，總算有點兒義氣的；居然輾轉訪尋，不負所託，終竟把這碧玉搬指交到了黎明的手中。

不料，黎明未將大仇報成，已是死了。祇遺下了一個幼女黎一姑，便將祖父一番的遺命，轉告訴了黎一姑，教她繼續報仇。並說：「孤零零的一個女孩兒家，恐怕幹不成什麼大事，最好選擇一個英雄人物而嫁之；那碧玉搬指，正不妨作爲訂婚時一種禮物呢！」因又把那碧玉搬指交給了她。而黎一姑從小就從名師習藝，有上了一身絕高明的本領；聞得了這一番遺命，和睹及這一件祖父的遺物，不免慟哭一場。從此，就在這青牛寨中，繼續著她父親的事業。原來，黎明爲要有上一個根基地起見，早在這裡落草的了。到了近日，招兵買馬，悉心訓練，更是很有上一番新的氣象呢！

柳遲聽了這番說話以後，方知這碧玉搬指非尋常的珍寶所可比，萬萬遺失不得的；不覺脫口而出的，

說道：「如此說來，我把這碧玉搬指丟失了去，更是罪該萬死了！但既是這般珍貴的一件東西，黎寨主爲什麼隨隨便便的，交給在，……」意思是要說：爲什麼要交給在一個不相識的人的手中，而且也不鄭重的交代上一句。黎三丰不等他把這句話說完，即儳言道：「柳兄是一個很通達的人，難道連寨主的這一點兒意思，也參透不來麼？」這句話不打緊，卻把這個巾幗英雄的黎一姑，也鬧得一個粉臉通紅，連連把眼睛瞪著他，似乎敎他不要再說下去。便連柳遲也自悔一時失言，未免有些唐突美人！深深自疚之餘，倒也弄得有些侷促不安了！

但是這豐干饒舌的黎三丰，也不知是否依仗著自己是黎一姑的叔父，有意倚老賣老；還是立時要想把他們撮合攏來，故意這麼子的說？他竟像毫不理會似的，又接著說下去道：「而且我剛才不是曾對你說過：先兄故世的時候，曾囑她須擇一英雄夫婿而嫁之；不過，一向來到這裡來拜山的，都是一些庸庸碌碌之人，那裡有上一個什麼英雄！現在，可給我們遇到了！」他把這話一說，意思更是十分的明白：他已把柳遲目爲一個英雄，並急急的要替他們玉成了這頭親事呢！現在，且把柳遲這一邊暫行擱下。

再說白馬山所要請去的那個能人，究竟是什麼人呢？原來：那人姓陳名達，是楊贊化最小的一個徒弟，很具上有一種超群出衆的本領。因爲白馬山延請他去，具上有一種秘密的性質，生怕給其他山寨中的人所知道；所以，他並不和白馬山差去的使者一起同行，遲了幾天方動身。

不料，恰恰已是後了一步，人家竟把柳遲誤認作了他，凡是受過白馬山囑托的幾個客店，對於柳遲，招待得十分殷勤，供張得也十分豐富；對他卻不怎樣的理睬。他最初見了，不免有些生氣，想要把這一層誤會立時揭他一個穿；繼而一想：我們所以要如是做法者，不是爲求秘密起見麼？如今，既有一個冒名者充作我的前站，那是再好沒有！就是這種秘密，已給我們的敵人們所探知，沿途倘然要出什麼花樣；也必指鹿爲馬的，把這冒名者當作我。那一切都由這冒名者承當了去，可以與我無干！我不是反可脫去敵人們的監視，安然到達白馬山了麼？

他這麼一想時，頗自以爲得計；因此，也不去戳穿柳遲冒名頂替的這一層關係，祇遠遠的跟隨在後面，暗窺他的一切行動。等得到了住宿的那旅店中，店中人因爲已把那貴客接得，對於這衣服並不十分光鮮，相貌並不怎樣出衆的一個客人，當然不會如何的注意。他也不把自己說破，和尋常旅客一般的，在一間小房中住下來了。然而柳遲入店後的種種舉動，他都隨時在那裡窺著的；所以，那一晚在宴飲的時節，那鳥大漢在院子中叫喊，以及鏢未出手，自己先行栽倒的等等情節，都一一瞧在眼中；並連這鳥大漢是如何的一種來意，他都有些猜料到的。

不過，在那大漢中了暗器遁去以後，忽又從屋上跳躍下一個少年來，倒又使他暗中吃上一驚；但他所驚的，並不是在這少年的來得兀突，而在這少年的面貌，爲何生長得如此的俊美？經他細細的一注意，方瞧出是女子喬裝了的。後來，再一偷聽到那美少年所說的一番言語，並暗窺到那美少年種種的舉動，不禁恍然大悟道：「這不就是黎一姑所化裝的麼？我險些兒也給她矇過了！」這一來，倒又把柳遲痛恨了起來，倘不是柳遲在前面冒充著他，這一番豔福，不是該歸他所享受的麼？比見黎一姑邀柳遲前去拜山，並以一個搬指交給柳遲作信物，顯然有委身於柳遲的一種意思；更使他怒火中燒，氣惱得什麼似的！幾經他在心中盤算著，方決定了，當柳遲前去拜山的時候，自己仍跟隨了在一起走，並要當著黎一姑的面，想法把那搬指盜了來。自己能彀這麼的一顯弄本領，那時候還怕美人兒不十分的傾心於他麼？他把這個主意想定，覺得很是快樂，便安然的睡了去。到了第二天，柳遲抄著小路，前往青牛山拜山，他當然追躡在後；祇因十分留心，所以沒有給柳遲覺察到。祇有一樁：柳遲的前往拜山，很是光明正大；所以乘了那老者的一艘小船前往。他卻帶上鬼祟的性質，生怕給人瞧見，不敢公然喚渡；直待至黃昏人靜之際，方游過這條湖去，又偷偷的掩入了水寨中。

幸仗他的水陸二路功夫，都是十分了得；居然過了一關又一關，早已平安無事的，來到大寨之前。又給他捉著了二個巡更的小嘍囉，在小嘍囉口中，知道了這假冒者正住在那賓館之中。他便把二個這巡

更者綑縛起來，並絮住了他們的口，擲在樹陰之下；方一個人前去行事。等到已是得了手，故意又把柳遲的被掣上一掣，讓他驚醒過來，然後自己方走；這又是一種顯弄本領的意思呢！不料，這時黎一姑也恰恰打外面回來，倘然眞的向他追了去，雖不見得便能把他擒捉住；然當場必有上一番厮殺。誰知黎一姑竟當他是一個小毛賊，不屑和他交得手，輕輕的放他走了。於是，他一出得險地，也就向著白馬山而來了。

白馬山的李大牛，以前曾和他見過面的；見了他的到來，當然十分歡喜。一壁又帶著驚訝的神情，向他問道：「你是打那條路走的？據我所派出去的一般小嘍囉回來報告，說你昨日打從那家客店出來以後，好似失了蹤的一般；我們正在驚疑不定呢！」他聽了，不覺哈哈大笑道：「他們這一般人始終沒有注意到我，怎知道我失蹤？他們所報告給你聽的，大概是別一個人的行蹤，恐怕是與我無關的罷？」這一說，倒說得李大牛怔住了半晌，方又問道：「這是什麼話？我教他們沿途留心著的，祇有你一個人，怎麼又會誤纏到別一個人的身上去？」

他又大笑道：「哈哈！老大哥！你眞好似睡在鼓中一般了，你不知道，像我這麼一個無名小卒，還有人沿途冒著我的名兒呢！你想：他們都是不認識我的，怎又弄得清楚這一件雙包案呢？」李大牛不免更是驚詫道：「怎麼還有冒名的人？我眞一點兒也不知道！」當下，他便把沿途一切的情形，約略說上一說。李大牛方始恍然大悟。他便又把這碧玉搬指取了出來，說道：「這冒名的人，已往青牛山寨中去了；我也跟著他同去了一遭。這就是我在那裡得來的一件勝利品呢！」李大牛一聽，凝目把這碧玉搬指望上一望，現著驚詫的神氣，向陳達問道：「這不是從黎一姑那裡得來的麼？我聽說黎一姑隨身佩帶著這麼一件東西，是他父親的遺物，留給她作爲紀念品的；遇著可意的人兒更不妨拿來作爲私訂終身的一種表記。難道黎一姑已看中了你這一表人才，把這寶物贈給你作爲表記麼？」

陳達又笑著點點頭，道：「你這話雖不中，也不遠矣了！大概這件寶物既能歸我所有，這個美人兒

也不久就能爲我所擁有罷！」他這話一說，不免引得李大牛深深的向他瞧視一眼，暗地似乎擔上了一種心事。

他這種心事，倒也不難猜度而得的。原來，他所最最畏懼的，就是這青牛山寨的黎一姑；所以要千方百計的，把這陳達請了來，作上自己的一個幫手，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如今，這陳達倘然竟搭上了黎一姑，那他不助自己，而反助黎一姑，乃是顯而易見的事；不是反有揖盜入室之嫌麼？一壁卻又裝著滿臉笑容，趕緊的說道：「這倒是很可賀的一樁事；我想邀集了全寨的頭目，好好的爲你稱慶一番呢！」

等到筵席擺上，正在歡飲之際，忽有小嘍囉來報：有一個姓柳的前來拜山，並指名要見新到山寨的陳寨主。陳達就知定是柳遲來了；不禁笑道：「這廝原來姓柳！他倒已是把我打聽得一個清楚，夾屁股就趕了來了！好！好！就請他進寨來罷。」一壁便也起身相迎。兩個見面之下，誰知竟是非常的客氣，一個趕著行禮，一個也趕著還禮。比及行禮已畢，大家仰起身來，方在陳達的身上，發見了柳遲的足印；而柳遲的襪上，也發見了陳達指頭的影痕。不覺默喻於心，相視一笑。

李大牛雖立在陳達的身旁，卻一點兒也沒有知道；祇顧把柳遲當作一位貴客，儘向著裡邊讓。一到廳上，他便又笑盈盈的說道：「不知柳兄遠來，未曾備得酒席。不嫌這是殘餚，就請坐上來飲啖一會，等晚上再專誠奉請罷。」柳遲並不客氣，祇把頭微微一點，即在李大牛所向他指點的那個席位上坐下。但是屁股剛一坐下，祇聞得格列的一聲響，一具很堅厚的楠木的椅子，竟給他坐坍了！這在柳遲，明明是有上一種賣弄本領的意思，小小的用上一點功勁，就把這楠木椅子弄坍了。可憐這李大牛，卻還是蒙在鼓裡，一點兒也不明白！反連聲的責罵著小嘍囉，說他們辦事怎麼竟如此的不留神，把破壞不堅的椅子，拿出來給客人們坐？倘然把客人跌上一大交，這還了得麼？陳達卻祇是在旁邊冷笑著。

這時候，挨罵的小嘍囉們，早又另換了一把椅子來，雖也是楠木的，卻比先前的那一把，更堅厚得多了。但是奇怪：柳遲的屁股，剛和這椅子作上一個接觸；復聞得格列的一聲響，這椅子又是坍壞了！

這一來，李大牛也明白過來，知道這是來客故意這般的做作，要在他們面前賣弄上一點本領的；倒又楞著在一旁，弄得沒有什麼方法可想！但陳達在這時候，再也不能在旁邊冷眼瞧著了；祇向廳外的庭中瞧得一眼，早已得了一個主意。卽見他不慌不忙的，向庭中走了去，跟著就把一個很大的石鼓兒，一手托了進來。這石鼓兒看去怕不有二三百斤重；他托在手中，卻面也不紅，氣也不喘，好像沒有這回事一般！進得廳來，很隨意的一腳，卽把那把已坍壞了的楠木椅子，踢至數丈之遠，爲牆壁所擋靠住了。但牆壁受不住這般大的一股激力，早有些個粉堊，紛紛從上面落下。

陳達卻就在這當兒，將身微僂，用手輕輕的一放；這石鼓兒，便端端正正的放在席面前了。一壁含著微笑，向柳遲說道：「剛才的那兩把椅子，委實太不堅牢了；竟經不起閣下這重若泰山的身軀一坐！如今沒有方法可想，祇好端了這石鼓兒，委屈閣下坐一下！倘然再要坍壞的話，那兄弟也就沒法可想了！」這明明是含有譏誚的意味，以報復他的故意使刁。柳遲那有不理會之理？也祇有謙謝的分兒。心中卻在那裡暗想：「這小子倒眞可以！我不過要在他們的面前獻上一點本領，作上一個示威的運動；不料他獻出來的本領，倒比我更高一步了！這我此後倒要步步小心，倘變成了鴻門宴上的沛公，弄成來得去不得，那才是大笑話呢！」於是，大家又相將入席。酒過三巡之後，忽有一件東西，從樑上掉落下來，恰恰墜落在餚菜之中；細看，卻是一根小小的稻草兒。李大牛見了，不覺發笑道：「好頑皮的燕子兒！竟把這樣的東西，來奉敬嘉賓了！未免太寒蠢一點罷！」細聽，果有燕子呢喃的聲音發自樑上，怕不是他們鬧的頑意兒？這時候，柳遲倒又忘記了自己警告自己小心一點兒的那句說話，癢癢然的，又想在他們的面前，獻弄上自己的一點絕技了。

原來他的身子，近年已練得同猴子一般的輕捷，躥高落下，不算得什麼一回事的！祇見他仰起頭來，向著樑上一望，含笑說道：「果然是頭頑皮的燕子，在向著我們開玩笑！但我自問頑皮的本領，倒也不下於人，頗想捉著了他們問上一聲，究竟誰是比誰會玩一些呢？」

不知柳遲捉得了這頭燕子沒有？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五八回　燈火下合力衛奇珍　洞黑中單身獻絕藝

話說這一句話剛說了，但見一段黑影，向著樑上一衝；這席位上早已不見了柳遲這個人，躥往樑上去了。轉眼間，又見他輕如落葉一般的飄然而下，回到了原來的席位上，手中卻已給他捉著了一隻燕子；笑微微的，說道：「他請我們吃稻草，我卻把他捉住了。照此看來：究竟是誰頑皮得過誰？」於是合席的人，都有上一種佩服他的神氣。祇有陳達，卻滿不當作一回事的，先是深深的注視上他一眼，又向他手中那隻燕子望上一望；然後把頭搖上幾搖，笑著說道：「閣下的本領，眞是可以，果然使人十分佩服！不過，太寃苦了這頭燕子，這其間未免也有點兒不公平罷！」

這話一說，不特大衆聽了，都覺得十分詫異；連柳遲也楞住了，祇呆呆的向他望著。半晌方又問道：「你這句話怎樣講？爲何說是寃苦了這頭燕子？又爲何說是不公平的？」陳達仍從容自若的問道：「你以爲擲下那枝稻草來的，就是這頭燕子麼？倘然不是他的話，你不是有點不公平，太把他寃苦了麼？」這一來，柳遲更是詫異了；忙又問道：「難道當時你瞧得很是清楚，擲下那枝稻草來的，並不是這頭燕子麼？」陳達又笑著應道：「我既說得這個話，當然當時是瞧得很爲清楚的。現在讓我來告訴你，這件事的罪魁禍首，還是靜靜的站在樑間，尾上有上一個白點的這一頭呢。你瞧：他倒是多麼的閒適啊！」說著，伸出一個食指來，向著樑上一指。隨又接下去，說道：「這未免太便宜了他！我倒不能輕輕把他放過，一定要向他拷問一番！」

話剛說到這裡，卽見他展開手來，向著上面祇一抓，那頭靜站樑間的燕子，早撲的一聲，墜落到席上來了。陳達便又很得意的一笑，說道：「如何？他果然已向我們自行投到了！現在再讓我來問問他：

這件事究竟是他幹的，不是他幹的？」隨用手向這燕子的頭上一按，果然就聞得呢喃的叫上了幾聲。陳達喜道：「他已吐了供了，這件事果然是他幹的！也罷，且看在他初犯的分上，就把他釋放了罷！」祇見陳達用手一揮，這燕子早又把羽毛展上一展，突地仍飛到樑上去了。這明明又是獻弄本領，抵制對方示威的一種舉動！早把柳遲瞧得呆了，一個不留神之下，把手展了開來；那頭燕子乘此千載一時的機會，也就沖的一來，仍回到了樑上去。柳遲連連遭上了這二次的挫敗，祇呆呆的坐在席上，一點兒也不得勁兒。

不料，這個樸實實的李大牛，倒又要弄出些花樣來了；原來：他暗自想道：「好小子！拜山就是拜山，為什麼要獻弄出這些本領來！幸虧我有這位陳兄在此，尚足對付一下；不然，不是要給你這小子佔盡上風了麼？但是，我自己忝為一寨之主，倘然終席沒有一點表現，祇和衆人一樣，呆木木的瞧著他們迭相獻弄本領；豈不要被一般小嘍囉們所恥笑？那我倒也得想上一個好法子，把自己表現一下方好。」他正在這麼想時，忽見一個值席的小嘍囉，送了一大盤熱騰騰、香噴噴的豚肩上來。他眉頭一皺，立刻得了一個計較；暗想：「我的飛刀的本領，在綠林之中，不是也頗有名的麼？如今，何不就在這個上頭生出些花樣來？也可替我自己撐上一些門面！」當下，就取過一把刀來，在豚肩上卽祇一切，卽切下方方的一大塊肉來；隨又舉起刀尖，向著那塊肉上一戳，卽連刀帶肉，平舉在手中。一壁將身站起，一壁笑微微的說道：「柳兄！請嘗嘗這豚肩的風味如何？這是我們山寨中最名貴的一味食品呢！」

說時遲，那時快！卽把這把刀，向著柳遲擲了過去，比流星還要來得迅急！柳遲也是一個老行家，一見這種情形，那會不懂得他的意思？心想：這倒也怪不得他！我們二人，總算都把本領獻過；他倒也不得不來這麼的一手呢！當下不慌不忙的，便把口一張，連刀帶肉都啣住了。隨又在齒間略略的一用力，那塊肉卽從刀上落下；然後，又是一張口，並運了一股氣把刀一吹，那刀便向空中飛起；等到落下來時，早伸出一手接住。於是，又輕輕的把那刀向著桌中一擲，恰恰很為湊巧；不偏不倚的，正插在那個豚肩

上。這一來，倒又博得合席的人都暗暗喝采不置。獨有那李大牛，見自己的本領，竟又爲他所蓋；更是覺著不得勁兒的了！

如是者，又坐上了一會兒。陳達忽含笑向柳遲問道：「柳兄此來，不是要向我取回那件東西麼？」柳遲見他竟向自己這般的問起來，倒暗讚一聲：這小子好漂亮！不待我向他詰問得，他倒自己先說了出來了！也祇好老老實實的回答道：「不錯！是要向陳兄索回這件東西！想陳兄也是懂得江湖上的義氣的，大概總能立刻見還罷？」好陳達，眞有工夫！他一見對方竟是這般的老實不客氣，不免又要小弄狡獪；祇見他先是哈哈一笑，然後方又說道：「照理呢，這東西本是從柳兄那裡取得來的；如今柳兄既然來向我索得，我當然須得立刻歸還。不過，要請柳兄想一想：柳兄從前恐怕也有些對不住我的地方；而我所以斗膽敢在柳兄前幹上這件事，也是要以此事爲由，可使柳兄明白到我這層意思呢！」

他末後這幾句話，眞比刀鋒一般的犀利，卻把一個膽大包身的柳遲也呆著在那裡了！暗想：他所謂對不住他的事情，大概就是指冒人家的名兒呢！但此事祇有自己心內知道，要在人面前剖白起來，將錯就錯的幹了去，何嘗是眞要冒人家的名兒呢！但此事祇有自己心內知道，要在人面前剖白起來，越剖白得厲害，越是給人家笑話！沒有法子可想，他祇好這般的說道：「這祇可說是彼此的誤會，或者也可說是我一時之錯。也罷，聽你如此說來，莫非在交出這件東西以前，還有什麼條件要向我提出麼？」陳達笑道：「你這人倒好聰明，也好漂亮！不錯！我在交出這件東西以前，還有上不大不小的一個條件。」柳遲道：「那麼，就請你把這條件說了出來罷。天下的事，最怕是沒有條件；有了條件，事情就好辦得多了！」陳達道：「我的條件，也是平常之至！這件東西，既是我由你那裡盜了來的；那如今你要收回原物，仍須從我這裡盜了回去。我們姑以三天或是五天爲限，你道好不好？」

柳遲聽說要教他在三天或是五天之內，把這東西盜了回去，倒又覺得很有興趣了；想上一想之後，便說道：「這樣的辦法，倒也很公平！我們就以三天爲期罷。」陳達又說道：「可是我還有一句話，要

向你附帶的聲明一下：倘然你在三天之內不能得手，此事便作已了論；此後不論如何，你不能再向我提起這個問題了！」柳遲道：「這是當然的。不過還有一層，你須得明白：這東西並不是屬之於我的；我三天之內不能得手，果然不能再向你說什麼話；祇是這東西的原主兒，倘然要和你辦起什麼交涉來，我可不能負責！」陳達道：「哦！那原主兒或者還要和我辦什麼交涉麼？好！那不要緊！本來我既得了這件東西，他不來找著我，我還要去找著他，他肯來和我辦交涉，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情了！你放心，我決不會叫你擔負上什麼責任的。」說完，又哈哈大笑不止。

柳遲也不管他，卽向他們作別了，逕自下山而去。到了晚上，柳遲一切準備停當，又穿上了夜行衣，復向白馬山而去，要依照了他們口頭所訂的條約，實行盜取那個碧玉搬指了。好在，這山上的路徑，他在日間拜山的時間，早已瞧看得明明白白；所以在這時一點也不感到什麼困難。而且照樣子瞧去，這班小嘍囉們似已得到了李大牛或是陳達的命令，故意對於巡邏上，不似往昔這般的注意；好讓他容容易易的走上山去，得到一個盜取這碧玉搬指的機會。因此一點不費什麼手脚，就到了這大寨之前了。

可是，當他伏在屋上，祇向檐前伸出一個頭來，向著下面一望時，卻把他駭上了一大跳！原來：這聚義廳中，四處都是燦爛的燈光，照耀得如同白晝，好似有上了什麼大聚會似的。隨又聽得一陣笑語聲，從廳中隨風度出；細聽，卻就是陳達的聲音，正在那裡說道：「我以爲這件事，我們應該做得漂亮一些，不但對於巡邏上應該鬆懈點，便是這件目的物，也　而白之的放在這張桌子上，可以一望卽見。他如果眞有本領的，儘可跳了下來，把這東西攫之而去呢！」接著，又聽得另一陣笑聲，這大概是那李大牛所發。一陣笑聲之後，並聽他在說道：「你自以爲這是一種很漂亮的舉動；其實照我看來，卻也不盡然。這件東西，這麼坦而白之的放在桌上，雖說是可以使他一望卽見，不必再費找尋的工夫；然我們這般人不見得全是死人，會眼睜睜的瞧著他把這東西攫了去，而不加以阻止。那麼，他要當著我們這許多人，施展這一點兒的手脚，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

他們似已知道柳遲來到了檐前，故意這麼的說笑著，問答著，使他明白上一切的情形的。

當下，柳遲當然一句句都聽在耳中；不覺又暗想道：「誠然！要當著這許多人施展出這神出鬼沒的手段，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我有上很輕捷的一副身手，要我像一頭猴大的這麼急猱而上，又急猱而下，倒也並不甚難；所可慮的，燈光點得這般的輝煌，當我施展出這一個身手時，萬不能逃去他們的視線。如今祇要想個方法，能把這廳中的燈火一齊熄滅了去，爲時不必過久，二三分鐘已足；這件目的物，就不怕不攫到我的手中來了！」他一想到這裡，倒又想起他的師傅金羅漢來。金羅漢的本領眞是了得，百步吹燈，在人家已視作一樁絕技；他卻滿不在乎，祇要略略運上一股氣，將口一張時，不論有多少盞的燈火，一時間都要熄給他看呢！然而懊悔當時沒有向師傅學習得這種本領；如今要用得著這樣一項本領時，卻是無法可想了。

不料，就在他這麼沉思的時候，忽發見了一個奇蹟！這個奇蹟，便是這滿堂的燈火，他很想一口把來吹了去的；他自己雖沒有本領去實行，卻已有人代他幹了去了！頓時，便聽得廳中很有上一陣騷亂，都在那裡亂嚷亂叫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廳中所有的燈火，會一齊熄滅了去！這難道是給風所吹熄的麼？然而，那裡有這大的風，而且就是風，也不見得會這般的湊巧；熄得連一盞燈都不賸！」

當下，那幾個首領，如李大牛、陳達等一班人，似乎比大衆能鎭靜一些；不住的在那裡禁壓著他們，連說：「快靜靜兒的，別如此的喧鬧！」但這件事究竟太不平常了，把大衆驚駭得幾乎要發狂；一時間要禁壓他們，那裡還會有效！祇有那柳遲，卻樂得不如所云，依著他的意思，很想乘著這個好機會，馬上跳了下去，摸索到了廳事中，憑著一點敏捷的手法，就把這碧玉搬指攫了來呢！可是，他剛在這麼的想，遲疑著還沒有向下跳的時候，忽又聽得廳中起了一片異乎尋常的喧叫；原來，剛才熄了去的燈火，現在又一盞盞的亮起來了，又恢復了先前的原狀了。

這滿堂的燈火一齊熄了去，還可諉之於大風；現在居然不必人家去點得，又會一齊亮了起來，未免

太嫌不經！大衆雖欲不極口稱怪，也不可得了！陳達是何等有經驗的一個人，知道此滿堂燈火之一熄一亮，其中大有蹊蹺！看來一定是敵方暗弄狡獪，供在桌中的那個碧玉搬指，無論如何是不保的了。果然，他剛一想到這裡，忙伸手向桌中供放搬指的地方，約莫著摸了去，竟是摸上一個空！不免連說：「完了，完了！」正在這個當兒，這燈火卻又重復亮了起來；他不由自主的，又向桌中一望，方知這失敗已成爲確確鑿鑿的事實；原來，置放這碧玉搬指的所在，已是空空如也，那裡還見到這搬指的一點影子呢！不由自主的驚喊了一聲。

但就在這喊聲剛了的當兒，忽聞得一個蒼老的聲音，在什麼地方說道：「眞是活見鬼！誰希罕你這碧玉搬指！你不妨自己瞧瞧，那搬指不是還好好的套在你的拇指上麼？」這一來，不說陳達聽了這話，果見那搬指好好的套在自己的拇指上，應該如何的駭異；單說柳遲這一喜可就大了！知道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他老人家已來到這裡！自己正苦著孤掌難鳴要取回這搬指，很覺棘手；如今有他老人家到來，還怕什麼事辦不了呢！正在想時，忽覺有人在他肩上輕輕拍了一下。忙仰起首來，就著星月之光一瞧，祇見金羅漢，已慈眉善目的，站立在他的身旁。慌得他也忘記了是在敵人的屋上，卽爬在屋瓦之上，向著他師傅磕起頭來。金羅漢忙一把將他攙扶起來，很簡單的說道：「我們走罷，不要再待在這裡了！」

柳遲對於師傅的命令，當然不敢怎樣的違背；但頗顯露著一種躊躇的神氣，意思是在說：「那麼，這搬指怎樣的辦法呢？難道聽他放在那姓陳的手中，不去取他回來麼？」金羅漢好像早已明白了他的心事，便一點不在意的，笑著說道：「這本來不是你的東西，自有原主會和他們來交涉；何必定要由你的手中取回來。」說到這裡，略停一停，又接著說道：「而且有緣的終是有緣的，決不在這件東西在不在你的手中。你放心罷，你和他見面的日子正長呢！不過，你的婚姻註定了晚成，現還不到那時候！」這一說，更說中了他的心病，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再也不能說什麼了。隨又聽金羅漢向著下面，高聲說道：「陳兒！這個搬指本來不是我們的，不妨由你暫時保存著；將來自有原主來和你辦這交涉。我

們可要告辭了。你也不必多所驚動罷。」說後，側耳一聽，廳中仍是寂然，並不見有一個人出來答話。看來這一班人，也都是銀樣蠟槍頭的膿包，見了這種神奇的事蹟，嚇得他們都是疑神疑鬼的，不但沒有人敢出來探望上一下，竟連搭一句白的勇氣，也一點沒有呢！

金羅漢見了這種情形，不免微微笑上一笑；即挈同了柳遲，離開了白馬山，來到一所破廟中！看去似已久不有人居住的。金羅漢拉了柳遲一同在一個破舊的拜墊上坐下後，突然向他問道：「我來到白馬山上，你也覺得有點突如其來麼？你可知道，我究竟爲了什麼緣故？」柳遲道：「這事雖像有點突如其來；然出之於你老人家，也就不算什麼一回事！照我想來：大概是你老人家算知我要上白馬山去辦這件交涉，生怕我一人有失，所以特地趕了來呢！」金羅漢把頭搖搖道：「不是的。照你的本領而講：雖不算高到怎樣，然和那姓陳的一相比，也不見得就會輸在他的手中！倘然祇爲那個，那我是可以放下一百個心的！」柳遲道：「你老人家既不爲這個，那爲什麼要巴巴的趕到這裡來？我可有些算不出來！請你老人家就爽爽快快的告訴了我罷。」

不知金羅漢說出些個什麼話來？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五九回　論前知羅漢受揶揄　著先鞭祖師遭戲弄

話說柳遲這個問句一出，金羅漢不覺笑道：「哈哈！你的記性怎麼如此不濟？今年打趙家坪的日子又要到了，你難道已是忘記了麼？」柳遲不免暗叫一聲：「慚愧！」打趙家坪的這一件事，果然不論是在他們自家的崑崙一派中，或是在敵方的崆峒一派，沒有一個人不當作天大地大的一樁大正經；一等打趙家坪的日子快到來，雙方都在惶惶然的準備著，各求所以制敵取勝之道。

直至大家打過之後，這一年的勝負已是判明，方把這一樁心事暫行放下，等待明年再來。差不多年

年如是。獨有他自己，對於這樁事情的觀念，素來要比較別人來得淡一些，也不自知其所以然。同時復又想到：這幾年來，這一年一度的械鬪，雖仍在照例舉行著；然並沒有怎樣的大打，仍是由平江瀏陽二縣的農民爲主體，偶然有幾個崑崙派和崆峒派中人參加其間罷了。

今年卻不然！崑崙、崆峒二派，都想借著打趙家坪的這個題目，大家鈎心鬥角的，做上一篇好文章，分上一個誰高誰下。因爲，在這幾年之間，雙方在暗地裡不免又起了不少的糾紛，都是摩拳擦掌，有上一種躍躍欲試的神氣呢！而在崆峒派一方，聽說還要把紅雲老祖請了來，這已是宣傳了好多年，而沒有實行的。今年倘竟見之於事實，崑崙派自不甘示弱，也要有上一番相當的對付。那麼，在今年這一次的打趙家坪中，可不言而喻的，就要有上空前未有的一場大戰了。

柳遲一想到這裡，不免脫口而出的，問道：「聽說他們今年還要把紅雲老祖請了來，不知這個消息也確不確？你老人家大概總是知道的罷？」金羅漢還沒有回答，不料，忽有一個很大的聲音，從神龕後面傳了出來道：「這個他老人家恐怕也不能有怎樣確實的回答。我卻有八個字可以回答你，這叫做：『確而不確，不確也確。』你祇要把這八個字細細的一參詳，也就可以知道一些個中的消息了！」這一來，柳遲是不必說起，當然是給他怔驚得什麼似的！金羅漢雖是閱歷既深，神通又廣，什麼都是不在他心上的一個人；然見說這幾句話的那個人，在先既是匿在神龕的後面，偷聽他們的說話，現在又突如其來的，攔住了他們的話頭，說出這一番似帶禪機，非帶禪機的話來；顯然是一個不安本分之徒，而要在他們的面前賣弄上一下本領的！不免在略略一呆之下，又在暗地有了一點戒備！

在這時候，那個人也就在神龕後面走了出來了；卻並不是怎樣驚人出衆的一個人物，而是衣衫襤褸，滿面酒容，背上了一個酒葫蘆，一望而知的嗜酒如命的一個酒徒！見了他們二人，即很客氣的拱上一拱手道：「多多有驚了！」金羅漢卻祇微微的一點頭，即向他問道：「你剛才所說的那八個字，究竟是一種什麼意思，倒要向你請教？」那酒徒一聽到這二句話，好像把他樂得什麼似的，立時哈哈大笑了起來

道：「像你金羅漢，那是海內爭稱的一位有道之士；難道連我這個酒鬼江南酒俠所說的話，都不能了解得麼？」

這酒徒眞是有趣，他不但認識得金羅漢，並把他自己是什麼人，也都說了出來了。江湖上有上這麼的一尊人物，金羅漢在以前也曾聽人家說起過不少次；現在聽說他就是江南酒俠，不免向他打量上好幾眼。卻又聽那江南酒俠接著說道：「你倘然眞是不懂的話，我不妨把那八個字再改得明顯一些，那便成爲：『來而不來，不來也來』了。」把這兩句話如此的一改，果然再要明顯不有，中間祇含著有兩個意思：一個是，紅雲老祖現在還在來與不來之間，沒有怎樣的一種決定；那一個是，紅雲老祖的來與不來，沒有多大的關係，就是來了，也不見得會出手的！

至是，金羅漢再也忍耐不住了；便大聲向他問道：「照你這話說來，紅雲老祖便是來了，也是不會出手，仍和不來相等的，是不是？但是，這個我尙不能知道；你怎麼又會知道的！」在這句話之下，顯然有上一種依老賣老的意思；以爲你是一個什麼東西！難道我所不能前知的事情，倒會給你知道了去麼？江南酒俠卻好像一點也不理會似的，祇淡淡的一笑道：「這或者是各人所修的道有不同，不！這句話也不對！照著一般的情形講，大凡道德高深之士，都能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就現在的這樁事情而論，祇在幾天之後，就可見到一個分曉的；我們怎又會不知道呢？不過，照你這番的解釋，還不見得全對。痛快的說一句：他此番是不會出馬的了。」一壁說，一壁逕向著廟外走了去。

而就在這冷靜的態度之下，很平凡的幾句說話之中，已把金羅漢的一種驕矜之氣折了下來了！只落得他們師徒二人，眼睜睜的望著他漸行漸遠的一個背影，是猜料不出，究是他的前知的工夫確能高人一籌？還祇是醉漢口中所說的一種醉話？誰知，當他剛一走到廟門口，又像想得了一樁什麼事情似的，突然的轉身走了回來，笑嘻嘻的向著金羅漢問道：「眞的，我還有一句話忘記問得你。你們在這廟中待著，不是等待著笑道人到來麼？」

這個問句，在柳遲聽得了，還不覺得應該怎樣的注意；以爲這也祇是隨口問上一句的，誰又不知道，笑道人和他們師徒是常在一起兒的呢！而在金羅漢一聽聞之下，不免又是突然的一呆！不錯！他的所以到這破廟中來，確是和笑道人有上一個約會，而有幾句要緊話要彼此當面談一談。但這件事連在柳遲的面前都沒有提起得，怎麼又會給這酒鬼知道？難道這酒鬼的前知的工夫，確是高人一籌，什麼事情都是瞞不了他麼？一壁祇好木木然的，反問上一句道：「你要問這句話，是一種什麼意思？」不料江南酒俠又在極平淡的話語之中，給上金羅漢很驚人的一個答語道：「我一點也沒有什麼別的意思，祇是偶然據我所知，笑道人已是到了平江，不再來這裡的了。所以，我也順帶的知照你們一聲，讓你們可以不必呆等下去呢。」他把這話一說完，好像已盡了他的一種義務似的，便又回過身去，向著廟外走去了。

但這一壁廂他雖是走了，那一壁廂卻使得金羅漢好生發起呆來。兀自在想道：「我原來和笑道人約好了在這廟中會面的，怎麼在未赴此約之前，笑道人就到了平江去？就算是爲了要緊事，不得不就去平江，卻也得通知我一聲；怎麼我尚沒有知道，反會給這酒漢知道了去呢？」金羅漢一想到這裡，不覺連連把頭搖著道：「不對，不對！這是決計不會有的事！照此看來，這酒鬼大概是崆峒派所遣派來的一個奸細；生怕我和笑道人見了面，議出了什麼對付他們的好辦法來；所以用上這麼的一個計策。不過，倘然眞是如此的一個用意，他們未免太是笨極！我就算是在這廟中和笑道人會不到面，難道不能在別處會到面麼？難道他們在這次打趙家坪以前，又能用什麼方法阻隔著我們，使我們連一次的面都會不到麼？」

正在想時，忽見有白燿燿的一道劍光，從天際飛了來，目的正在他們所坐的那個地方。不覺疑懷頓釋，笑指著向柳遲說道：「你瞧！這不是笑道人的那柄飛劍麼？大概有什麼書信帶來給我了！即此而觀：那廝所說的話，倒是很有一點兒的意思呢！」說時，那飛劍早把傳來的那封書信，遞在金羅漢的手中，又管自飛了回去。一瞧之下，始知笑道人果然已是到了平江，不再到這裡來，教他們快些兒也去呢。於是，金羅漢暗中對於江南酒俠，更是驚嘆一個不置，知他確有上一種不可思議的前知工夫，並不是在那

裡胡吹的！同時，他們師徒二人，也就借了一個遁，瞬刻間已是到了平江。

平江人爲了他們是幫打趙家坪而來，早已替他們備好了一個極大的寓所在那裡；他們一派中的人，也已到得很不少。崆峒派的一方，卻是由瀏陽人作著東道主，盡著招待的義務；一切的情形，也和這邊差不多，祇是到的人還要比這邊來得多，那是還請來許多本派以外的人的緣故。

他們一到了平江人所預備著的那個大寓所中，笑道人即迎著金羅漢，向他說道：「了不得？這一次紅雲老祖果眞要出馬了！我一聞得了這個消息，生怕他馬上就要到來，攻我們的一個措手不及；所以就飛快的趕了來，也來不及到那廟中去繞上一個彎子了。」金羅漢因爲已有了江南酒俠的先入之言，並在證實了笑道人果已到了平江的這一件事上，深信江南酒俠是不打什麼誑語的；即一笑說道：「你這個消息是從那裡得了來的？我看不見得會確實！或者祇是崆峒派的一種宣傳，也未可知呢！」笑道人道：「不！這是千眞萬確的一個消息，那裡是什麼一種宣傳！你老人家請瞧：現有紅雲老祖討伐我們崑崙派的一道檄文在此！別的都可以假，難道這檄文也可以假得來的麼？」說時，便把那道檄文，遞在金羅漢的手中。

金羅漢一瞧之下，果然在那檄文之中，把崑崙派中的幾個重要人物，都罵得體無完膚。他紅雲老祖實在爲太瞧不入眼了的緣故，所以今番毅然決然的要出馬一下，和崆峒派合在一起，向他們崑崙派討伐起來了！就文詞寫得這般激情風發的上面瞧來，紅雲老祖這一次來是來定的了；出馬也是出馬定了。若照江南酒俠所說，紅雲老祖來是來的，卻不見得會出馬，這又那裡會成事實的呢！於是，把一個金羅漢弄得疑疑惑惑的，也祇好默然了下來。

不料正在這個當兒，卻聽得有一個人在著空中，說道：「這有什麼可以疑惑得的！我既已說了他不見得會出馬，那他本人就是硬要出馬，在事實上也是有點做不到的！你難道還不能信任我麼？」聽他這一派很稔熟的聲音，明明說這話的，又是江南酒俠！金羅漢不覺低低的說道：「了不得！那廝又出現了

！瞧他現在的這種口氣，好像他的能耐大到了不得了，紅雲老祖一切的行動，都要聽上他的指揮呢！」一壁又把剛才的那番事情，約略的對著笑道人說上一說。

笑道人卻仍把江南酒俠目作一個妄人，並不怎樣的信服，即大聲回答道：「你這廝倒是好大的口氣！但是，紅雲老祖來也好，不來也好，出手也好，不出手也好，我們是一點沒有什麼關係的！你還是把這個消息去報告給他們崆峒派知道罷！」笑道人把這話一說，卻聽得江南酒俠哈哈大笑道：「不錯！這卻是我的多事了！現在，紅雲老祖已是到了半路上，我也就趕快的迎了去罷，不然，讓他平平安安的到這裡，出馬來和你們一交鋒，我此後不論說什麼話，就要一個錢都不值的了！」言後，寂然，看來果真已是趕了去了。

那麼，江南酒俠究竟是趕了去，把紅雲老祖迎住了沒有呢？哈哈！且慢！讓我不是如此的寫，姑先從紅雲老祖這一邊寫了起來。單說紅雲老祖受上了崆峒派的邀請，要他去幫助他們，和崑崙派打趙家坪，已是不止一次了；卻總爲了臨時發生什麼阻力，一次都沒有實行出得馬。在今年，他卻已是有了一個決心：無論如何，要幫著崆峒派，和崑崙派大大的打上一場的了！又爲了好久沒有出得洞來，頗想借著這個機會，在外面遊覽上一番。所以，早幾日他就動身上了路；而且，既不騰什麼雲，也不借什麼遁，祇是騎了一匹白馬，緩緩的在道上走著。不認識他的人，又誰知道，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紅雲老祖呢！

這一天，他仍是這麼的在道上行走著，一路上賞玩風景，好不心曠神怡！不料，忽有一樣什麼東西，在他這騎馬的屁股後面重重的撞上了一下；倘然不是他而換上了別人的話，一定是要給他撞下馬來了！紅雲老祖不免要從馬上回過頭去，向著後面望上一望。卻見他這騎馬的後面，緊緊的跟上了一頭驢子；那頭驢子高大得異乎尋常，竟是和馬有些差不多。在那驢子的上面，卻伏著了一個衣衫襤褸的漢子，好像對於騎驢子，完全是一個外行；所以這麼很不像樣的伏著在上面。而剛才的那一下，大概也是因他騎得不合法，而誤撞在馬屁股上的。當紅雲老祖一回過頭來望著，他似乎也知道是自己做錯了事情了；登

時惶恐得什麼似的，便左一個拱，右一個揖，口口聲聲的，祇是向著紅雲老祖賠著不是。

紅雲老祖畢竟是修過了不少年的道的，要比尋常人多上些兒涵養工夫；豈屑和此等細人，計較這些個小事？便也一笑置之，策馬復行。誰知，行不到多久時候，又是這麼猛然的一撞，比先前那一下還要來得厲害，險些兒擋得他栽下馬背來！再回過頭去一望時，仍然是那頭高大的驢子緊跟在後面；仍然是那個衣衫襤褸的漢子，露上一臉子惶恐的神氣，仍然是那麼的左打拱，右作揖，不住的賠著不是。紅雲老祖見了，不免暗暗覺得又好氣又好笑！然仍不忍向他斥責著。一鞭揮處，這騎馬早如騰起雲，駕起霧來的一般，飛也似的向前跑去了。一壁也暗暗的在想道：

「驢和馬，是不具有同等的脚力的；剛才祇為了我的馬跑得太慢了一些，所以會讓那驢子緊緊的跟隨在後面，會讓那驢子的頭撞到馬屁股上來。如今我放足了轡頭，這麼快快的一跑，無論那驢子是如何的會跑，恐怕也要望塵莫及，趕都趕不上的了！」

心中正自得意著，忽聞得一片「啊呀」、「啊呀」直叫的聲音，又是起於他的馬後；看來又有什麼亂子鬧出來了！在這個情形之下，他當然又要回過頭去望上一望。卻眞是出於他的意料之外；最最打先射入他的眼簾中來的，仍是那頭高大的驢子，仍是那個衣衫襤褸的騎驢漢子；再經他仔細的一瞧時，更使他加倍的駭詫了起來！原來他這騎馬的一個尾巴，不知怎樣一來，恰恰是圓圓一圈的，把那驢子的頸纏著了；因此，當這馬放開了四個足，飛快的向著前面跑，也就自然而然的，把那驢子帶著了在一起跑了去！但是，這還是一種偶然的情形，算不得什麼希奇！所最奇的，照理驢子的脚力，是無論如何趕不上馬的；這馬既是這麼飛也似的跑著，後頭的驢子祇要一個趕不上，就要連人帶驢，傾跌在地上了！可是，試一瞧現在的情形，那漢子雖是「啊呀」、「啊呀」的連聲直叫著，卻依舊安然的伏在驢背上；那驢子更是把四蹄展開，沒有一點趕不上的樣子！由此看來，這一人一驢，倒大概都是很有上一點來歷的呢！

紅雲老祖究竟是何等樣子的一個人，什麼事能瞞得了他？在他如此的一個觀察之下，也就對於那個騎驢的漢子的一種用意，有些瞧科出來了！便把手一拱，微微的一笑道：「朋友！我們各趕各的道，原是河水不犯井水的；閣下如何要向我開上如此的一個大玩笑！我現在算是認識了你閣下就是了。」紅雲老祖雖是這般低頭服下的說著；那漢子好像滿是不賣這筆帳，又好像不懂得他這幾句話的意思的，仍在口中咕嚕著道：「這明明是你把我開上一個大玩笑，怎麼反說是我開你的玩笑呢？你瞧，是你的馬在前，我的驢在後；又是你那馬的尾巴，勾著了我這驢子的頸項，決不會是我的驢子把頸項去反湊著馬尾巴的；那麼，這事實不是再明顯也沒有了麼？不過，我是不愛和人家拌什麼口舌的；就讓我自己認上一個大晦氣，走了開來罷！」他說完這話，輕輕的把那驢子的頭向後一拉，就從馬尾巴中脫了出來，不再相纏在一起了。

紅雲老祖也不愛和那漢子多說得什麼，便又揮起一鞭，讓自己這匹馬向著前面飛跑了去。不過，他這一次卻老到得多了，時時的把一顆頭向著馬後望了去，瞧瞧那頭驢子，究竟還跟在不跟在他的後面？果見在一轉瞬之間，已是相距得很遠很遠，最後連小小的一點黑影子，都是瞧不到的了！他方始深深的噓了一口氣，好似把身上的一種重負釋放了下來的！實在在這一馬一驢追隨之間，那漢子和他歪纏得也太夠了！不料，他偶向前面望上一眼時，忽又見一頭高大的驢子，平伏了一個人在上面，緩緩的在走著；那驢子，那驢子上的人，都和先前的那一人一驢，很有幾分的相像的！不由得不又使他怔上了一怔！不知現在的這一人一驢，是否就是先前的那一人一驢？且待下回再說。

第一六〇回　悲劫運幻影凜晶球　斥黨爭讜言嚴斧鉞

話說紅雲老祖好容易避去了那騎驢漢子的歪纏，不禁深深的噓上了一口氣，好像釋去了身上的一種

重負似的！但當他偶向前面望上一眼時，不料又見有一頭高大的驢子，驢子上仍是這麼平伏著一個人，緩緩的在道上行走著，而和先前的那一人一驢，看去又頗有幾分相似；這倒又把他怔住了！一壁兀自想道：

「奇怪！難道那廝倒又到了我的前面去了麼？但是，我剛才也曾屢屢的回頭向馬後望著，祇見把他那頭驢子拋得很遠很遠，漸漸的至於不能再瞧見；怎麼，在一轉眼之間，又趕到我這匹馬的前面去了呢？這恐怕是不會有的事情罷！也罷，且不管他是怎樣，更不管究竟那廝不是那廝；好在現在我是在後面，不是在前面了！祇要我不把這馬趕上去，總是保持著這麼的一個距離，大概也就不會再有什麼麻煩找到我身上來了！」

可是，紅雲老祖雖是定下了這麼一個很老到的主意；誰知這匹馬倒又不由得他作起主來，任他怎樣的把那繩緊緊的扣住，不讓牠跑得太快，卻已是發了野性似的，一點兒也扣牠不住，依舊飛快的向著前面跑了去！這一來，紅雲老祖不免在心中暗暗的叫著苦，並怪自己今天怎麼如此的不濟事，這一匹馬都駕御不來了！而就在這扣不住繮兒的中間，早已到了那頭驢子的後面，猛然的把一個馬頭，撞上了驢子的屁股上面去。

這一撞眞不尋常！竟把伏在上面的那個人撞下了驢背來！幸而還好，那個人的一腳，還勾在驢背上，方始免去傾跌到地上來。當他重行爬上驢背之際，也就回過頭來望上一望。

紅雲老祖一瞧見他的面貌，倒不免暗吃一驚道：「果眞就是那廝麼？這倒眞有些兒奇怪了！他的那頭驢子，明明是拋落得很遠在我後面的，怎麼在一轉眼間，就又會趕到了我的前面去了呢？難道他是抄上了什麼一條小路嗎？」那漢子似也已瞧到了紅雲老祖那種吃驚的樣子，便笑著問他道：「這在前面走著的又是我，大概是你所萬萬料想不到的麼？這就叫做：人生何處不相逢了！不過，你這麼的把我撞上一下，未免撞得太厲害了一點；不是我剛才也曾連一接二的把你撞上兩撞的，我眞要大大的和你辦上一

個交涉呢！現在是一報還一報，還有什麼話講啊！罷，罷，罷！仍再是大家走了開來罷！」他說完這番話後，又接上一陣哈哈大笑，即將兩腿緊緊的一夾，那驢子又飛也似的向前跑去了。

在這裡，紅雲老祖免不得要對那漢子大大的注意了起來；覺得那漢子今天這麼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歪纏著，決不是什麼偶然的事！而且，除了向他歪纏之外，還發現了許多奇異的事情：像那拋在後面的驢子，爲什麼會超到了前面去？或者還可說那漢子是抄著一條小路，這且不去說他。但自己的這匹馬，又爲什麼會無端的拉都拉不住，向著前面狂奔了起來，竟撞在那頭驢子的屁股上面，等到這麼的一撞以後，倒又安靜下來了！這中間很是有一點蹊蹺，好像是那漢子在暗中使著一個什麼法的一般！而他自己在事前卻一點沒有防備到！照此看來，莫非那漢子是有意要找著他尋釁麼？祇爲了他的態度很是謙和，恐怕不見得就肯罷手，看來正有不少的花樣錦在著下面呢！照理他當然不會懼怕那漢子；然他是什麼樣不會怎樣的計較得；所以至今尚沒有什麼事故鬧出？然那漢子既是有意的要向他尋釁，不把目的達到，的一個人，何苦失去身分，和這種妄人去纏個不休！還不如想個法子，避去了那漢子，不要同在這一條道上行走罷！

紅雲老祖這麼一想時，也就從馬上走了下來。把這馬繫在樹上以後，即駕起一片雲來，向著天空中飛了去。心中卻覺得十分的得意道：「好小子！算你是有本領，竟這麼一再的找著了我！但現在我已駕起雲來，不在道上行走著了；看你還有沒有什麼方法來找我！」正在想時，忽聽得有一個大聲，起於他的耳畔道：「駕雲打什麼緊！這當然仍是有方法的！」同時，又覺得有一個人，從他的身背後撞了來。至是紅雲老祖心中倒也有些明白，知道大概不是別人，定又是那廝找了來。回過臉去一瞧時，果然不出所料，不是那漢子，又是什麼人！這時候，他也不把那漢子當作什麼尋常的人物了，也不再顧到自己是如何的一個身分了；覺得避既是避不了，怕當然是大可不必的，還不如爽爽快快的，和那漢子鬬上一鬬罷！祇要鬬得那漢子吃不住逃跑了，這事情不是就結了麼？於是，把眼一鼓，惡狠狠的望著那漢子，大

有馬上就動手的一個意思。

那漢子卻祇是笑嘻嘻的道：「啊呀！原來是你閣下！想不到又在這裡見面了！剛才我說是：人生何處不相逢；現在我可要說一句：上窮碧落下黃泉！你道：這句詩說得對不對呀？」紅雲老祖聽了，卻更是露出一派憎厭他的神氣道：「咄！不要多說這些個閒話了！我且問你：你這般的跟著了我，究竟是一個什麼意思，不妨向我說明了出來！」那漢子這才露出一副十分正經的面孔來道：「哦！這一句話可把我提醒了！我確是爲了一樁很正經的事情，要找著了你談上一談呢！現在，請你跟著我走罷！」

他說完這話，祇見他輕輕的向前一聳身，他足下所踏的那一片雲，早已越過了紅雲老祖的那一片雲，浮向前面去了。這時候，紅雲老祖的心中，卻是好生的有氣；想：這東西不但是十分的混帳，那架子也未免太是大了一點了！我和他是素不相識的，就是到了如今，他也不知道我是誰，我也不知道他是誰，那裡會有什麼正經事要談！就是眞有什麼正經事要談，也該向我說明一句，所要談的是一件什麼事，又到那個地方去談；看我究竟願意不願意？怎樣他如今既不說明一切，也不求得我的同意，就好像上司命令下屬似的，敎我跟著了他就走呢！照這般的一個情形，未免太使我難堪了一點罷？紅雲老祖一想到了這裡，也就上了脾氣，不能像以前這麼的有涵養工夫了；決計不跟著了那漢子一起走，也不願和那漢子談什麼話！祇要那漢子眞是有本領的，儘管來找著他就是了！可是，紅雲老祖的心中，雖已是有上了這樣的一個決定；但不知怎麼的，今日的一樁樁的事情，都不能由他作得一分半分的主，當他要把自己足下的那一片雲掉了過來，換上一個方向浮去時，卻總是把他掉不過頭來，並好像已和那漢子的一片雲連成爲了一起似的；儘自跟了前面的一片雲，一直的浮了去，再也沒有什麼方法可想！

在這裡，紅雲老祖不免老大的著急了！知道：自己今天已落入了人家的掌握之中，人家的法術要比自己大得多了呢！因爲，講到了法術的這一件事，最是不可思議的。譬如現有二個人都同是會上法術的；倘然這一個人的法術，竟是大過了那個人，把那個人的法術蓋過了；那麼，那個人祇能乖乖的聽著這

個人的擺佈，不能有一點兒的反抗。如欲報上這一個仇，至少須待之十年八年之後，當他已學會了比這個人更大的一種法術；否則，是無能為力的了。紅雲老祖是懂得這個情形的；當下，落得裝出一種很漂亮的神氣，一點兒的反抗都不有，即跟在那漢子的後面，直向前方而進。不一會，到了一所屋子之前，那漢子把雲降下，紅雲老祖也跟著把雲降下；隨又跟著了那漢子，走進了那所屋子中。瞧那樣子：一半果然是出於自動；一半也有些不得不然之勢。

　　相將就座以後，那漢子笑著說道：「紅雲道友！你對於今天的這樁事，不覺得太是奇怪了一點麼？又我的舉動，不也嫌太是冒昧了一點麼？然而，你要知道：你紅雲老祖是具有何等廣大神通的一個人；我倘然不是如此的辦法，又怎能把你請到這所屋子中來！如今，居然能把你請到，我江南酒俠的這個面子，可真是不小，實在是萬分榮幸的一樁事情啊！」紅雲老祖至是方知那漢子便是最近在江湖上活動得十分厲害的那個江南酒俠，以前卻是沒沒無聞的！不禁暗叫一聲：「晦氣！想不到像我這麼威名赫赫的一個人，今天竟會跌入了這個酒醉鬼的手掌之中，並竟會一點兒也展佈不開呢！」一壁卻仍裝出一種十分漂亮的神氣，也笑著說道：

　　「我想這些個話，請你都不必講了罷！你儘可老老實實的說，為了什麼事情，你把我弄了到這裡來的？其實，再要痛快一些，你連這話都不說也使得！因為，你就是不說，誰又不知道你是受上了崑崙派之託，來作上一個說客，要勸我退出局外，不去幫助崆峒派的呢！你道我這話說得對不對？」

　　江南酒俠見紅雲老祖竟是這般從容不迫的說了起來，倒也暗暗的有些心折；覺得這紅雲老祖果然是名下無虛，不愧為一個頭兒尖兒的人物；在如此窘迫的一個境地之中，詞鋒還能如此的犀利呢！至今，他的話講得對講得不對，卻又是另外的一個問題了！於是，他在哈哈一笑之後，方又說道：「你這番話然而不然！說我要勸你退出局外，那是對的；說我是受了崑崙派之託，來作什麼說客，卻是不對！然而，這尚是次要的一個問題，不妨隨後再談。我的所以請你到這裡來，卻還有上一個主要的問題呢！現在，

請瞧瞧這裡罷！」說時，便伸出一個指頭，向著對面指去。眞是奇怪！這時候紅雲老祖好像已是受了他的法術似的，便也不由自由的，跟著了他所指之處，把一雙眼睛望了過去。卻見：在對面的一張桌子上面，放上了很大很大的一個水晶球；球上卻有一個個的幻象，陸續的映現了出來。

這些個幻象，不但是十分的顯明，還是十分的生動；倘然連續的看了起來，定要疑心到已是置身在眞實的情境之中，不會再當他們是什麼幻象的了。在這當兒，更使紅雲老祖吃上一驚的，恰恰在這球上，又赫然的現出了一個人來。一瞧之下，不是他的二徒弟方振藻，又是什麼人呢？再一看，從那面又走來了一個人，卻正是他的小徒弟歐陽后成。師兄弟倆驟然一見面之下，好似不勝驚喜的樣子，卽密密切切的談了起來。但是談不上一會兒，大家都各向後面退上一步，並握拳透爪的，各把自己的一個拳頭擧起，向著對方揚上一揚，大有武力解決的一個意思。顯然的，是談到了一樁什麼事，大家談得不大投機，已是翻了腔了。

至是，那圖上的幻象忽一閃而滅，又把另一幅的幻象換了上來。那是二派的人馬在對壘，一派的首領正是方振藻，一派的首領也正是歐陽后成。他們在比武之外，還又在鬥著法，直廝殺得一個烏煙瘴氣。到後來，還不是兩敗俱傷，每一方都是死傷了不少人？再下去，又另換了一種情形；卻是有不知多少國的夷兵殺了進來，大炮轟處，排槍放處，正不知有幾千幾萬個百姓，給他犧牲了去！直至屍積如山，血流成河，傷心慘目，有非言語所能形容的了！最後的一幅，卻是一個烈焰飛騰的大火坑；那些夷兵，都立在高山之上，一點沒有惻隱之心的，把一個個鮮活靈跳的人，遠遠的向著那火坑中擲了去；那最後的一個，面目特別的顯得清晰，卻就是紅雲老祖自己。

紅雲老祖瞧到了這裡，忽聽江南酒俠大聲問道：「在這球上所現出來一幅幅的東西，你都已瞧到了麼？這是空前未有的一個大刼，不久就要實現了！想來你也是早有所知的！不過，據我想來，你是這個事件中最有關係的一個人；憑著你的這種力量，倘能在事前努力上一下，或者能挽回這個刼運，而把一

切都消滅於無形！你也有意幹這一件大功德麼？」紅雲老祖聽了，連連把頭搖著道：「太難，太難！這是註定了的一個大刼，又豈是人力所能挽回的！就是我！也正是應刼而生的；一待在火中化去，算是轉了一刼，倒又可幹上一番事業了。」江南酒俠把眉峰緊緊的一蹙道：「這個我也知道，如此一個大刼，那裡是人力所能挽回？不過，這一來，無辜的小民未免犧牲得太多了！豈真是個個都在刼數之中的！我們總得在事前想上一個方法，能多救出一條性命，就多救出一條性命，也是好的！」

紅雲老祖道：「這件事我們或者還能辦得到。不過，歐陽后成已不是我的徒弟，現在轉入了銅脚道人的門下了；我還得和銅脚道人去商量一下。祇是有一句話可以預先奉告的：我們如有一分力量，就儘著這一分力量，切切實實的幹了去，不使你怎樣的失望就是了。」江南酒俠聽他說得如此的懇切，不覺又露出了幾分喜色來；忙走了過來，和他握一握手道：「如此，我替數百萬生靈，在此向你請命，向你致謝的了。好！如今這一個主要問題，總算已得到了一個答案！我們再來討論那個次要問題。不過，要討論那個次要問題，就得把崑崙崆峒二派的領袖，都請到這裡來了！」說著，在一聲口嘯之下，就有二隻仙鶴，翩然飛到庭中停下。

江南酒俠走向前去，向牠們輕輕的吩咐了幾句話。這二隻鶴便又舉翮飛去，一轉眼間，已負了二個人來了。這二個人，一個正是崑崙派的領袖金羅漢；一個正是崆峒派的領袖楊贊化。這時候，他們臉上都露上了一種錯愕的神氣，怎麼糊裡糊塗的一來，已是到了這個地方，並有紅雲老祖在座，似乎連他們自己都有些不明不白的！而金羅漢是認得江南酒俠的；一見又有他在這裡，更預料到這不是什麼一樁好事情了！江南酒俠請他們就座後，便臉色一正，說道：「我請你們到這裡來，並不為別的事情；祇是請你們從今年起，永遠不要再打趙家坪了！須知道，平江、瀏陽二縣農民的年年打趙家坪已是極無聊的一樁事；你們以極不相干的人，更從而助甲助乙，也年年的幫著他們打趙家坪，這更是大無聊而特無聊的了！你們祇要細細的一想時，大概也要啞然失笑罷！現在，請你們瞧看這裡！」

他說時，一雙眼睛，卽向著水晶球上望了去。這二派領袖同著紅雲老祖，也不由自主的，跟著他各把眼睛都向水晶球上望了去。江南酒俠卻又在說道：「在每一年的打趙家坪中，平江、瀏陽二縣的農民，不知要死傷去多少人！打敗的，這一年的倒霉，可不必說起；就是打勝的，雖是在這一年之中，得佔這趙家坪爲己有，然終覺得是得不償失呢！」這時候，水晶球上，也便現出一幅傷心慘目的寫眞來，在這些農村中，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有受傷的人躺著了在那裡。江南酒俠復說道：「便在你們二派之中，也何嘗不有死傷者？試想，修道是何等艱苦的一樁事；不料，經上了不少年苦苦的修鍊，卻爲了這麼一件不相干的事，而受下了傷，甚而至於死了去，這又是何苦呢！」

這時候，水晶球上卻沒有什麼幻象映現出來，祇有寫上怵目驚心的十二個大字，那是：「多年修鍊，毀於一旦；何苦何苦！」江南酒俠卻依舊又說了下去道：「再講到你們的所以要幫著他們打趙家坪，無非爲了你們二派，私下也積下了不少的嫌隙；藉此就可以見上一個高下，彼此都可洩上一下憤。然而，照我看來：這多少年來，你們積下仇怨的時候果然很多很多；攜手合作的時候也未嘗沒有。如今，祇把這一樁樁的小仇怨牢牢的記住，卻把攜手合作的舊歷史忘了去；這恐怕也是我們修道人所不該應有的一樁事情罷？」這時候，在這水晶球上，卻又像翻看陳年帳簿似的，一幅幅的，把他們所有攜手合作的舊歷史，都映現了出來了。至是，江南酒俠卻又把他注在水晶球上的眼光收了回來，總結上一句道：「所以從各方面講來，你們幫著打趙家坪，都是不大應該的。現在，你們也肯接受下我的這個請求，永遠停止了這樁事情麼？」一壁說，一壁又把眼光向著他們掃了一下。不料金羅漢和著楊贊化，竟是不約而同的回答道：「這些個情形，我們那裡會不知道，何煩你來說得！而且，你又是什麼人，配來干涉我們的事，配來說什麼應該不應該！哼！這眞太豈有此理了！」

紅雲老祖在旁雖沒有說什麼，卻也很有點贊成他們這番話的意思。於是，江南酒俠也冷笑上一聲道：「好！不干涉你們的事，就不干涉你們的事！不過，你們現在的第一樁事，就是要出得這所屋子；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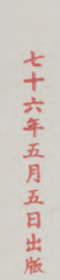
然是不能的話，便永遠軟禁著在這裡了！還說什麼打趙家坪不打趙家坪呢！」這幾句話一說，可把他們三人激怒起來了；也就老實不客氣的，立起身來，各自覓尋出路。可是，儘他們用盡了種種的法術；在無形中，總好像有一樣什麼東西擋著在那裡，不能任他們自由出走！方知：江南酒俠的法力，實是要高出他們數倍；也祇好廢然坐下了。

江南酒俠方又笑嘻嘻的問道：「現在如何？也肯接受下我的這個請求麼？」他們沒有方法可想，祇好把頭點點。江南酒俠便又露出十分高興的樣子道：

「如此，我不揣冒昧，就替你們把這打趙家坪的事件，結束一下罷！在這個事件中，細一追究他為什麼會如此的擴大起來？那楊天池的暗放梅花針，和著常德慶的煽惑瀏陽人，都不能說是沒有幾分的關係的；所以，他們二人要算得是罪魁禍首！現在，依我的意思：且讓他們在趙家坪跪上三日三夜，以謝歷年來為了這件事而受到犧牲的許多人罷！」說時，突然的伸出手來，向著水晶球一指。果在球上，又赫然的映現出一幅寫眞來；卻是楊天池和著常德慶，直挺挺的跪在趙家坪的那塊坪地之上了。大概這時候趙家坪的坪地上，這二人果眞是這麼的跪著罷？於是，他們三個人也默默然沒有什麼話可說，實在是江南酒俠的法力，太過高於他們了！

而打趙家坪，原是本書中最重要的一個關目；現在，這打趙家坪的事件，既已是有上了一個結束，那平江、瀏陽二縣的農民，就是再要一年一度的繼續的打著，但既沒有崑崙、崆峒二派的劍俠參加其間，便不會再有什麼好看的花樣錦鬧出來！本書藉此機會，也就結束了下來，不再枝枝節節的寫下去了。

七十六年五月五日出版



精裝二冊　特價五〇〇元

著作人：平江不肖生
發行人：徐　進業
出版者：文化圖書公司
印刷所：文化圖書公司
發行所：文化圖書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〇號
郵撥：〇〇〇二七七七八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六六號



